大正二年四月七日印刷
大正二年四月拾日發行
大正二年四月廿五日再版發行

（漢文大系第拾五卷奥付）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服部宇之吉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編輯者 合資會社冨山房編輯部

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發行者 坂本嘉治馬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印刷者 平井登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印刷所 凸版印刷株式會社本所分工場

發兌元
（明治廿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合資會社 冨山房
電話本局 長一〇三六 四一三〇 四四四二
振替貯金 東京五〇一

山口重紀識

同津侍醫

瀨尾昭敬書

荀子增注跋終

（漢文大系第十五卷總紙數八百〇四頁）

荀子增注跋

傳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成。非一丘之木。誠哉是言也。山夫子正荀子編。筑水先生增注之。當時有東野黑川惟清・東海黑川成之者而訂之。及先生再閲之。横須賀土屋型重訂之。未終業而歿。於是熊本櫻山恭武・野鹽野知哲。共拾其遺。以授先生嗣子久保謙。謙筆之以示掖齋翁。翁鑒裁之。而後始復漢代之舊。傳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成。非一丘之木。誠哉是言也。剞劂既成。將公諸世。故列敍其與勞者姓名。以附卷末。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呂夏卿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終

簋ハ墮ナリ。

第ハ次第ヲタツルナリ。

校者二人ノ官銜姓名ハ増注本ニ無シ。

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増 伯音霸。下同。）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増 王于況反。）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亾。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増 易以豉反。）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増 爲于僞反。傳直戀反。）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増 荀卿新書以下。舊本無之。蓋本于元本者也。今據狩谷望之所藏宋本補之。以復劉光祿之舊。非特復楊評事之舊也。）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

臣 王子韶同校

至二漢興一以下十七字下文法二孫卿一也ノ下ニアルベシ。

屬ハ接續スルナリ、禨ハ惡ナリ。

亂俗二字增注本ニハ無シ。

處子ハ處士ナリ。

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增後胡豆反。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亾。增夫音扶。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集盧文弨曰。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亾國亂君相屬。增屬之六反。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集盧文弨曰。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數萬言而卒。增推它雷反。行下孟反。數所矩反。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集盧文弨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增處昌呂反。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增盡津忍反。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集盧文弨曰。案。宋本盧作盧。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

已ノ字増注本ニハ無シ。

浮丘伯ハ漢代魯詩ノ學ノ因リテ出デシ所ナリ。

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亾。【増】夏戸雅反。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集】盧文弨曰。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 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増】遺于季反。下同。 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増】復扶又反。下同。 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集】盧文弨曰。宋本脱已字。今據史記補。 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増】見賢遍反。下同。 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増】喜許紀反。下同。說音稅。下同。 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増】難乃旦反。卒遵聿反。下同。 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増】行下孟反。 安貧賤。孟子者亦

校讎ハ校正對勘スルナリ。

中孫卿書ハ中即チ漢ノ宮中祕府ニ藏セル孫卿ノ書ヲ云フ。

箸ハ著ト同ジ、著錄スルナリ、殺ハケヅル、靑ハ竹ノ靑キ處、簡ハ竹ヲ編ミダルモノ、定ニ殺靑簡ニハ竹ノ靑ヲケヅリテ、字ヲ刻スルノ意ナリ。

稷ハ齊ノ城門ノ一ノ稱呼ナリ。

五十ハ十五ニ作ルヲ可トス。

祭酒ハ長老ナリ、孫卿二字增注本ハ重ネズ。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增使所吏反。下使者同。向許亮反。下同。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增重直龍反。定箸三十二篇。增箸與著通。皆以定殺靑簡。書可繕寫。增殺所戒反。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集盧文弨曰。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集盧文弨曰。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年十五。鼂公武讀書志所引亦同。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增三息暫反。齊人或讒孫卿。〔孫卿〕集盧文弨曰。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增相息亮反。下相秦。秦相・江都相幷同。人或謂春申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

增右荀子舊目錄也。

紀綱ハ増注本ハ綱紀ニ作ル。不レ知ハ善ヲ知ラザルナリ。

増注本新書ノ下ニ十二巻ノ三字アリ、今集解本ニ從ヒテ除ク。

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脩道正行。足以爲紀綱。 [集]盧文弨曰。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增]紀叶平聲。 嗚呼賢哉。宜爲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闔閭擅彊。[增]接輿楚賢人。佯狂者。箕子紂庶父。佯狂爲紂奴。田常陳敬仲之後。傾齊者。○闔戶臘反。 爲惡得福。善者有殃。[增]殃於良反。 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脩德厚。孰謂不賢乎。 自爲說者已下。或荀卿弟子之辭也。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 [集]盧文弨曰。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増注本ハ及ノ字ヲ如ニ作リ、也ノ字無シ、鮐ノ字前議兵篇ニ見ユ。

刺ハソシルナリ。刑・秦・冥・成・傾ヲ一叶韻トス。

距ハ拒、不受ハ召ニ應ゼザルナリ。慮・治・使・覩・受ヲ一叶韻トス、以下押韻之ニ倣フ。

懷將二字増注本ハ將懷ニ作ル、視ハ示ナリ。

白ハ明、徒與ハ徒黨ナリ。

過ノ字増注本ハ遇ニ作ル。

刑。【増】鮐字解于議兵篇。○鮐七六反。【補】荀卿不如孔子。固不待言矣。誰爲此說乎。是其弟子欲尊師。而造此言也。禮曰。儗人於其倫。曰孔子弗過。曰德若堯舜。曰宜爲帝王。不倫之儗。取笑於大方。而無益於尊師也。後之阿所好者。亦可以爲誡矣。　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詘約。【増】詘舊作絀。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詘與屈同。　天下冥冥。行全刺之。【増】行下孟反。下同。　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増】舊本不下有不字。今據宋本除之。○知音智。下其知同。　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増】覩丁故反。　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集】盧文弨曰。懷將聖。宋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　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増】將懷當易地。視與示通。○佯音羊。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増】詩大雅烝民篇。　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増】徒與弟子也。　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集】盧文弨曰。所過。宋本作所過。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増】遇當作過。議兵篇作過。謝墉曰。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　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増】治直吏反。叶平聲。　德若堯禹。世少知之。

入ハ土中ニ歸スルナリ、不息ハ不悳ニテ自カラ德トセザルナリ。

爲說者以下ハ荀子ノ弟子ノ其師ヲ贊スルノ辭ナリ。

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增】樹臣庚反。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集】劉台拱曰。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竝作不言。王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爲息。息當爲悳。悳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悳字作悳。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悳。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悳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悳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己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之後。未詳諸御己之諫也。【集】盧文弨曰。諸御己。舊本譌作諸卿己。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郝懿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猛馬雙聲。疑卽一人。而據說苑。此人年代在前。楊注云。是也。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族譜。閔子馬卽閔馬父。係魯雜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萊人。無庸牽合。【增】本注御字。舊皆作卿。今據本書改之。○并音併。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亾也。【增】知音智。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也。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

黎黑ハ勞苦シテ顏色凍梨ノ如ク黑ナルヲイフ、其所ハ其ノ履行スル所卽禮義ナリ、紀ハ綱紀、廢ハ廢棄ナリ。語ハ古語、繒丘ハ鄫丘ニテ古徐州ノ域、封人ハ封疆ヲ掌ル官ナリ。

瘉ノ字增注本ハ愈ニ作ル。

未知ハ既ニ人ノ下タレドモ、未ダ人ノ下タルノ道ヲ知ラザルナリ。

乎ノ字增注本ニ無シ。抇ハ掘ルナリ。

貧。舍佚而爲勞。增舍音捨。佚與逸同。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爲梨。謂面如凍梨之色者也。補黎亦黑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集盧文弨曰。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語曰。繒丘之封人。繒與鄫同。鄫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繒縣屬東海。集郝懿行曰。繒卽鄫國。姒姓。在東海。漢志。繒縣屬東海郡。是也。繒丘封人。列子說符篇。作狐丘丈人。韓詩外傳七。及淮南道應訓。竝與說符同。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當別有依據。〔發首倆語曰。知必述成文。〕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增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妬丹故反。妬俗字。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瘉卑。每益祿。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禮瘉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集盧文弨曰。瘉與愈同。元刻卽作愈。增三息暫反。施始豉反。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於爲人下。未知其益也。增家語作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韓詩外傳。作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蓋此似脫文。本注其益恐誤。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抇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

ナリ、本注十二人ノ上ノ五字ノ衍文、增注本ニ從ヒテ除ク。

貌ハ上文ノ貌ト同ジ、禮貌ナリ。

越踰ノ踰ハ衍、越ハ過ナリ。

物ハ事物ナリ。

幾ハ危ナリ、汝ノ下ノ其ノ字集解本ニハナシ。

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集盧文弨曰。注衍十八人所見者五字。說苑敬愼篇無。增本注十二人上。舊有十八人所見者五字。今據本書除之。

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 於是千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

吾所以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 十八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增亡音無。

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 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既無執贄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爲之貌。尤加謹敬也。增貌禮貌也。補下士位卑。故如意禮貌之。

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人不知。則以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集俞越曰。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爲越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爲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卽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亦以然故連文。是其證也。楊不達然故之義。故爲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卽因此矣。增舊本人作人人。今據元本除之。補人人以爲。周公忘勢。越位下士。

士至而後見物。 物事也。

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 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增幾音機。

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 仰魚亮反。增如翟黃者是也。

正身之士。不可驕也。 增如段干木者是也。

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

察ハ明察ナリ。聞ハ問ヒ聞クナリ、物少至ハ事物ノ知識ヲ得ルコト少キヲイフ。

還贄ハ敢テ當ラズトシテ還スナリ。

貌執ハ禮貌ヲモツテ接待スルナリ。

請畢事ハ其人ヲシテ十分ニ說キ述べシムル

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士。楊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為不辭。乃以日字為曰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曰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增】越踰謂越等位而見至賤。不字當在無字下。

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

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

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

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少則意淺矣。聞或為問也。【集】王念孫曰。聞即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旅象傳及王風〕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增】聞或為問。是也。

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

【增】語魚據反。

我文王之為子。

為文王之子也。

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

周公先成王薨。未宜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之耳。

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

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哀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士之中也。百人羣夫之中也。【集】盧文弨曰。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訛。【增】韓詩外傳曰。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

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

禮。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嚮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

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

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集】先謙案。文義不當有者字。此緣上下文者字而誤衍。

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

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

無辨ハ善惡ヲ辨ゼザルナリ。

窶モ亦小ナリ。

均者ハ人ト均敵スルモノナリ。

淺ハ智識ノ淺近、コレ徒ニ自己一身上ノミニ愼ミテ、廣ク他人ニ接セザルナリ。

聞之ノ句ハ聞之、無不越日見士ニ作ルベシ、越日ハ一日ヲ過コシ費スナリ。

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孔子曰。寬則得衆。亦謂人愛悅歸之也。補其所出之政。無辨別是非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集郝懿行曰。窶者貧也。窶之爲言局也。釋名云。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楊惲傳謂。窶數不容鼠穴。其爲局小可知。滑稽傳云。甌窶滿篝。甌窶亦狹小之言耳。王念孫曰。楊分窶小爲二義。非也。窶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窶小也。韓子詭使篇。惇愨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窶。言世人皆尚詐僞。故見惇愨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窶小也。釋名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洒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窶數者。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案。物在盆下。謂之窶數。亦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賦。劣厥僂窶。亦是短小之意。詩傳以窶爲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增窶又小也。○窶其矩反。補注盆當作險。**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增知音智。**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愼密。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智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集盧文弨曰。曰宋本作日。注過一日。語疑有誤。觀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士與己踰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士厚爲之貌。故人人皆以爲越踰。則越踰者過士所應得之分云耳。俞樾曰。楊注。周公聞之古也。越

自爲ノ爲ノ字ハ衍。

振ハ救ナリ。

志ハ識ナリ、記ナリ、而ハ汝、子ハ伯禽ナリ。

集解本已ノ上ノ也ノ字ナシ。

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謂蘬亦古之虺字。即其例也。增中直衆反。蘬許鬼反。

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上爲字衍。集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六作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新序一作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取師取友。取皆作擇。而俱無得疑者存一句。疑即師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疑者也。今書仲虺之誥。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識。不知此句不可缺也。增王于況反。己音紀。補自爲猶自謂也。君意以爲得師也。下同。徂徠曰。前疑後丞之疑。謂補佐也。

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增幾音祈。

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振舉。集王念孫曰。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竝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楊注於義未該。增振振救也。

○伯禽將歸於魯。

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爲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

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

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增志音誌。

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

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愼謹密也。集先謙案。好自用者。蓋過事以身先人。故其傳以爲美德。而周公以爲爭。楊云。好自務其用。語未晰。增好呼報反。下同。

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

君子

天地ノ體制ハ一定シテ變ラズ、日月ノ運行ハ自然微ニシテ人之ヲ知ラザルナリ。

賁ハ墳ニテ、大ナリ。

在二一隅一ハ一部分ニ居ルナリ。

聞ハ告グルナリ。

不穀ハ不德トイフガ如ク、自カラ謙シテイヘルナリ。

中蘬ハ仲虺、今ノ書經ニ僞文仲虺ノ誥アリ。

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集郝懿行曰。微者隱也。勸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蓋日月之行。人之所不見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徐。然而出無怠止之時也。集盧文弨曰。元刻作安徐而出。無然字。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集郝懿行曰。賁當音符分切。義與墳同。墳者大也。盛於內。則大於外。而形著於四海矣。增賁彼僞反。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爲又。增本注不字恐如誤。○夫音扶。補形當作刑。孝經。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四海包四夷。天下謂九州。或曰。邪當作耳。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增當丁浪反。下同。朝直遙反。下同。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增嘗舊作常。今據宋本孫鑛本改之。楚莊王名侶。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增申公亦猶葉公白公。僭稱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也。集郝懿行曰。蘬音丘追切。此讀詡鬼切。即仲虺也。如蘬字從鬼聲。而音爲潰。韓非說林下篇。蟲有蘬者。顏

兩失ノ字皆逸ト讀ムベシ、是ノ字ノ下以ノ字ヲ補フベシ。

銜ハ新序ニ從ヒテ御ニ作ルベシ、御者ノ姿勢正シキヲイフ、朝禮畢ハ朝廷ノ禮ヲ十分盡クセルナリ。

歷ハ經ナリ、不已ハムリニ強ヒテ馬ヲ使フナリ。

少進ハ少シク其ノ說ヲ進メテ述ブルナリ。

此篇專ラ堯舜以下古聖賢ノ問答ヲ錄シ、末ニハ弟子ノ荀子ヲ贊スルノ辭ヲ附ス。致ハ取ルナリ。

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增造七到反。下同。父音甫。下同。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集盧文弨曰。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王念孫曰。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增新序・家語。是下有以字。是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增上時掌反。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集郝懿行曰。楊注非。此讀宜斷。體正禮畢相屬。上句言馭之習。下句言馬之習也。朝與調古字通。毛詩言調飢。卽朝飢。此言馬之馳驟皆調習也。增驟仕救反。騁敕景反。朝直遙反。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增已止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增啄陟角反。攫俱縛反。詐側嫁反。

堯問篇第三十二

集盧文弨曰。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增舊本無篇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恐天下不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增致來致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勌。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

信モ任ニテマカスナリ。

曰ノ下ニ子亦聞ノ三字ヲ補フベシ、東野子ハ下ノ東野畢ナリ。

失ハ逸ナリ。

校ハ校人ニテ馬ヲ養フコトヲ掌ルモノ、兩驂ハ兩外側ニ在ル馬、列ハ裂ニテ、分裂シテ奔逸シ去ルナリ、兩服ハ轅ヲ挾ミテ中央ニ在ル兩馬ナリ。

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信亦任也。集郝懿行曰。此蒙桓公用賊。文公用盜而言。賊謂管仲。盜謂里鳧須。故云。任計不信怒也。信古以爲伸字。不讀本音。新序雜事五。信作任。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集盧文弨曰。案家語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王念孫曰。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先謙案。善馭當爲馭善。倒文。注氏各本誤民。從虞・王本改正。補定公魯君。名宋。家語東上有子亦聞三字。是也。此蓋脫文。補顏子簞瓢而樂。未嘗見魯君。且定公時年尚少。莊子。定作莊。淵作闔。音義。莊公衞君。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爲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補舊本謁下有之字。今據宋本除之。兩驂列。兩服入廐。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廐。集俞樾曰。楊注以七字作一句。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鞅而去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廐中矣。故曰兩驂列。〔句〕兩服入廐。補家語。列作曳。列疑引字誤。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爲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補其舊作則。今據宋本・韓本・孫鑛本・家語新序改之。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

健ハ强力人ヲ兼ヌルモノ、詌ハ拑ニ作ルベシ、人ヲ脅シテ敢テ言ハザラシムルモノナリ。啍ハ諄ト同ジ、多言スルモノナリ。

强力人ヲ兼ヌルハ貪欲ノ心アレバナリ。

調ハ調節度ヲ得ルナリ、服ハ服習スルナリ。

有ハ又ト讀ム、豺ハ增注本ニ犲ニ作ル、尒ハ邇ト同ジ、賊ハ管仲ナドモ嘗テ桓公ノ敵タリシナリ。

取健。健羨之人。無取詌。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集盧文弨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鉗。鉗下作無取啍。啍。增詌古暗反。無取口啍。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諄憎。諄之閏反。王肅云。啍啍多言。或曰。詩云。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敎誨。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集盧文弨曰。注末舊作諄諄倫也。訛。今訂正。郝懿行曰。詌蓋譌字。說苑尊賢篇作拑。是也。拑訓脅持。家語五儀解作鉗。亦假借字耳。口啍。家語作啍啍。王肅注。多言也。韓詩外傳四。鉗作佞。口啍作口讒。恐亦譌字。當作口讒。讒者銳也。今說苑正作銳。是矣。楊注引作口叡。叡銳蓋以音近故譌耳。其引說苑無取拑下。脫去數字。遂不可讀。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健羨之人多貪欲。詌忌之人多悖亂。讒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爲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拑者。無取健者。無取口銳者。拑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健者必兼人。不可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皆大同小異也。集盧文弨曰。口叡。今說苑尊賢篇作口銳。郝懿行曰。健無貪義。不知何字之譌。楊注甚謬。韓詩外傳作健驕也。說苑。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以此參證。可知作貪必譌字矣。拑者利口捷給。變亂是非。故云亂也。誕者誇大。故說苑云。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補貪謂貪功也。即兼人之意。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增服言服乘以閑練之也。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有讀爲又。尒與邇同。增犲與豺同。家語作譬之豺狼。不可邇。

○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鞮也。盜亦賊也。以喩士信愨。則仇讎可用。不信愨。則親戚可疏。增管仲射桓公中鉤。故曰賊。文公之豎頭須。竊藏以逃。已而又用之。故曰盜。語曰以下別章。故明

二ツノ不至ノ不ハ共ニ衍文ナルベシ。

委ハ周ノ冠ノ名、章甫ハ上ニ見ユ、仁ハ人ノ字ニ作ルベシ。蹴然ハ色ヲ變ズル貌、號ハ胡ニ作ルベシ、資衰ハ齊衰、苴杖ト共ニ前禮論篇ニ見ユ。

黼衣黻裳ハ祭服、前ニ見ユ。

肆ハ市肆、折ハ折閲ニテ前ニ見ユ、長者ハ長厚ノ人、カカル狡猾ナ手段ヲナスト然ラザルトハ、其人ノ性質ヨリモ其ノ從事スル術ニ關スルヲイフ、竊ハ察ナリ。

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增仁當作人。音之誤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爲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苴音疽。增家語。資衰作衰麻。是也。案喪服。斬衰苴杖。齊衰削杖。不得言齊衰苴杖。○衰七雷反。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爲黼。黑與青爲黻。禮。祭致齊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裳刺繡而已。增黼音甫。黻音弗。茹汝據反。葷許云反。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爲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爲市。而販者不爲非也。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爲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爲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爲長者之行。則亦不爲市買之事。竊宜爲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增折折閱之折。已見前。竊與察通。莊子齊物論。竊竊然。音義以爲察察。可見。○好呼報反。長竹丈反。○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

焉而ノ而ノ字增注本ニハナシ、下ノ四句同ジ、而ハ訓シテ能トナスベシ。

應ハ順應ナリ。

日昃ハ日ノカタムキタル時ナリ、諸侯ノ子孫ハ外國ヨリ魯ニ奔リ來リテ仕フル者ヲイフ。

虛ハ墟ナリ、則ハ列ニ作ルベシ、蓋ノ字ハ衍トスベシ。

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阼與胙同。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集]盧文弨曰。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並同。而當訓爲能。若以爲衍。不應五句皆誤。楊注王霸篇云。而爲皆語助也。又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宜建侯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爲能。詳見淮南人閒篇。[增]俛與俯同。焉於虔反。下同。君昧爽而櫛冠。昧闇也。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增]冠古亂反。[補]初曉暗昧爽涼之時也。平明而聽朝。[增]朝直遙反。下同。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增]不應。不當理也。家語作失理。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懼脩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增]日昃。日過中而傾側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爲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集]盧文弨曰。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庫也。郝懿行曰。虛墟古今字。新序四作虛列。此虛則。即虛列之譌。蓋者苦也。言故虛羅列。其間必有聚廬而居者焉。觀此易與亡國之感。[增]家語無蓋字。此衍。君以此思

務ハ冒ニテ帽子ナリ、拘領ハ曲ツタルエリナリ。

胙階ハ胙階ニテ、主人ノ昇降スル階ナリ、欀ハタルキナリ。

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増三息暫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爲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集郝懿行曰。尚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古讀冒務音同。拘讀若句〔音鉤〕。故其字通。鄭注。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按。句者曲也。韓詩外傳三云。舜麗衣而黝領。黝之訓爲曲。即此句領矣。増淮南子曰。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注云。鍪頭著兜鍪帽。冒鍪務古音通用。○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増長竹丈反。寡人未嘗知哀也。増舊本未上有寡人二字。今據元本除之。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欀棟。俛見几筵。其器

辨ハ徧ナリ。

繆繆肫肫ハ錯雜多端ノ貌、不可循ハ衆人ノ従ヒガタキヲイフ。

嗣ハ司ナリ、萬化ヲツカサドルナリ。

淺然ハ淡然ニ作ルベシ、深リ事理ヲ究メザル貌、鄰ハ大聖ノ盛德ノ輪廓クライノ處ナリ。

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也。【集】郝懿行曰。辨與辯同。辯者治辯也。辯與平古字通。荀書多假辨爲辯耳。此上言辨乎萬物之情性。義亦同。似不宜訓辨別。王念孫曰。辨讀爲徧。言其事大則徧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爲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徧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兪樾曰。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下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平議大戴記。【增】辨讀爲徧。【補】大戴記辨作配。

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

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增】此一句恐有誤矣。【補】大戴記作雜乎雲蜺。總要萬物。家語作化行如神。蓋有脫誤。

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爲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訰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訰訰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訰訰。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訰之閏反。【集】郝懿行曰。大戴記作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穆穆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繆古字通。純肫聲相借耳。注竝失之。【增】繆不必爲膠。【補】大戴記作穆穆純純。古字通用。深遠純粹之貌。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衆人不能識其意。【集】郝懿行曰。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緜緜相續。而不可測識也。大戴記作若天之司。莫之能識。司與嗣。職與識。蓋亦聲借字耳。其義則司職皆訓主也。王念孫曰。嗣讀爲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楊注失之。

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集】盧文弨曰。淺然。大戴作淡然。郝懿行曰。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此言百姓不識不知。謂帝力於我何有耳。【補】大戴記。淺作淡。言不知其澤之厚。即王者之民皥皥如也。家語作下民不知其德。視者不識其鄰。王肅曰。鄰以喩畔界也。此有脫文。

若此則可謂大聖矣。

本ハ本質、自然ニ規矩準繩ニ中レバ、強ヒテ本質ヲキリケヅル必要ナキヲイフナリ。

怨財ハ蘊財ニテ、タクハヘル財物ナリ。本注中ノ之佐ノ二字ハ衍。

然不ハ然否ナリ、本注中ノ之ノ字衍トスベシ。

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集】郝懿行曰。楊注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中規矩準繩。然皆闇與理會。不假斵削。而喪失其本眞。所謂漸近自然也。【增】中陟仲反。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蓄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宛。古蘊苑通。此因誤爲怨字耳。【增】本注之佐二字衍。【補】注無宛下脫財字。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慈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乏。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集】盧文弨曰。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本。當出後人所改。郝懿行曰。楊注得之。而義猶未盡。怨宛皆從夗聲。此同聲假借也。音轉而爲苑。又轉而爲蘊。此雙聲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爲字誤耳。考工記云。眡其鑽空欲其窓也。〔音於阮反〕鄭司農注。窓讀爲宛。彼北林之宛〔音鬱〕。此即怨宛相借之例也。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韞丘即宛丘。此即苑蘊相借之例也。蘊與韞音義同。大戴記作。躬爲匹夫而願富。〔句〕貴爲諸侯而無財。義與此別。【增】施始豉反。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集】先謙案。然不猶然否。與取舍對文。注中之字衍。【增】不方有反。舍音捨。【補】大戴記作然不然。是

ハ一定シテ操守スル所アルナリ。

所知ハ當ニ知ルベキ所ナリ。

所謂ハ所言ニテ當ニ言フベキ所ナリ。

所由ハ由ツテ行フ所ナリ。

不可易ハ我ノ一定固有スルモノニテ易フベカラザルナリ。

猶然ハ前ニ猶若トアリシニ同ジ、ユツタリシタル貌、他人ヨリ見テ敢テ及ビガタク見エズシテ、而モ及ビガタキハ君子ナリトナリ。

懿行曰。美善義同。而有淺深。大戴記作雖不能盡善盡美。韓詩外傳一作雖不能盡乎美著。家語五儀解作備百善之美。三書皆本此而各異。韓詩外傳。此下多有缺略。增盡津忍反。處昌呂反。

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增故知音智。下故知知通之知竝同。補言詳審其所已知也。下所謂所由。皆倣此。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集郝懿行曰。謂猶言也。審其所當言。則言不謬妄。注非。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集郝懿行曰。由道也。道行也。謂務審其所常由行。不差忒也。注亦非。增行下孟反。下行既行中同。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受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增膚方于反。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增家語卑賤作貧賤。是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爲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集郝懿行曰。猶然即油然。家語作油是也。孟子。油油然與之偕。言無以異於凡人也。注失之。補家語作如將可越。而終不可及。此脫五字。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

以爲己憂ハタダ自カラ憂フルノミナルヲイフ。

勤行ハ動行ニ止交ハ止立ニ作ルベシ。

如流ハ外物ノタメニ誘ヒユカルル狀ヲイフ。

五鑿ハ五情、正ハ政、爲政ハ種種作用スルナリ。

有率ハ一定シテ循ヒ行フ所アルナリ、有處

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集兪樾曰。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爲瘉也。爲有瘉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己憂者瘉己憂也。得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瘉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楊注失其義。增己音紀。補二十字一句。大戴記。色色作邑邑。下知作能。邑邑與悒悒同。憂也。言心無遠慮。故不知以不能託身於賢人爲己憂也。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倀倀失據也。集盧文弨曰。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郝懿行曰。大戴記。勤作動。交作立。韓詩外傳四同。動行與止立對。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注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外傳作動作。增大戴禮・韓詩外傳。止交作止立。是也。補大戴記。勤作動。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貴重者。增不能辨貴賤故也。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爲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集郝懿行曰。如大戴記・韓詩外傳俱作而。而如古通用。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集盧文弨曰。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郝懿行曰。楊注五鑿五情是也。莊子六鑿相攘謂六情可證。王念孫曰。楊後說以五鑿爲五情。頗勝前說。增今韓詩外傳。爲正作無政。大戴禮作爲政。作爲政者是也。此當與政通。○鑿在報反。補正政通。言五官役心也。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隅。言有所執守也。集郝

葷ハネギ、ニラノ類ナリ。

斬衰菅屨杖ハ皆前禮論篇ニ見ユ。

五儀ハ五等トイフガゴトシ。

色色ハ邑邑ノ誤、悒悒ニテ不安ノ貌ナリ。

於食葷。

端衣玄裳、卽朝玄端也。絻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葱薤之屬也。〔集〕先謙案、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所以祭也。故志不在於食葷。此下文黼衣黻裳者不茹葷、資衰苴杖者不聽樂。二喩正同。〔增〕王肅曰、端衣玄裳齊服也。愛曰、葷物齊者所禁也。言服其服、則不思食其所禁。○夫音扶、葷許云反。

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

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寸、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增〕衰七雷反。啜與歠同、川悦反。

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補〕家語、此下有盡此而已乎五字。

○孔子曰、人有五儀。

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集〕郝懿行曰、儀者匹也。匹者猶儔類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卽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先謙案、儀猶等也。說見王制篇。

有庸人、有士。

〔補〕家語、作有士人。謂其德可以爲士之人也。

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色色謂以己之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擧矣。〔集〕盧文弨曰、大戴禮作志不邑邑。郝懿行曰、色當爲邑。字形之誤。大戴記作志不邑邑。楊注甚謬。邑邑與悒悒同。悒悒憂逆短氣貌也。曾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增〕色色不可讀。家語作心不存愼終之規。韓詩外傳作心不能知先王之法。

不知選賢人

思ハ門弟子ナドノ追慕スルナリ、有ハ財アルナリ、與ハ賜與セラルルナリ。

也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此ノ篇ハ主トシテ魯ノ哀公ト孔子トノ問答ヲ記ス。

取之ノ取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章甫ハ殷ノ冠、絇ハクツカザリ、絇屨ハカザリアルクツナリ。紳ハ大帶、搢ハ插ナリ、前ニモ見ユ、此ノ字或ハ比ノ字ノ誤、比ハ皆ナリ。

端衣玄裳ハ齋戒ノ服ナリ、路ハ大車ナリ、

同。補言窮時無施與者也。家語作窮莫之救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集盧文弨曰。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増大戴禮・家語。之上有取字。是也。補論猶撰也。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増志訓記識非也。古之服。言先王之法服也。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増舍音捨。下同。鮮息淺反。下同。補舍如舍命不渝之舍。處也。言志古道。服古服。而爲非理之行者寡也。

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絇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集王念孫曰。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竝於義爲長。兪樾曰。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其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増夫音扶。笏音忽。補大戴記。而上有帶字。此作皆。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

反ハ反リ求ムルナリ。

夫子ハ孔子ヲ指ス。

雜ハ雜駁ニテ、種種ノ人物ノ入リ來ルヲイフ。

使ハ君ノタメニ使役スルナリ。

端ハ正ナリ。

當反諸己。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增反反求也。迂遠也。○己音紀。○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集盧文弨曰。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增本注弟子當作孔子。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集郝懿行曰。尚書大傳略說。及說苑雜言篇。竝有砥厲之旁多頑鈍句。增檃栝正枉之器。○夫音扶。檃音隱。

○孔子曰。增舊本無此三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君子有三恕。集顧千里曰。盧文弨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孔子曰三字。今依顧說。從宋本增。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增少詩照反。下同。長竹丈反。下同。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增施始豉反。下

適ハ瓋ト讀ム、瓋モ瑕ト同ジ、「キズ」ナリ、情ハ實情ニテ蔽ヒカクス所ナキナリ。

淸揚ハ淸冷發揚、輟然ハハツキリト聲ノ絕エ止ル貌、コレ君子ノ辭ヲ出スニ喩フルナリ。

雕雕ハ雕飾シテ文采アルナリ。

言ハ我ナリ。

不長ハ不能ノ如シ、長ズル所ナキナリ。

臨財ハ財物ノ事ニ關係スルナリ。

撓乃教反。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集郝懿行曰。瑕者玉之病也。適者善也。凡物調適謂之適。得意便安。亦謂之適。皆善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同。此句作瑕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古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孫曰。適讀爲謫。經傳通以適爲謫。謫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說見管子。尹知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擧難篇。寸之玉。必有瑕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即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爲調適之適。失之。增適讀爲瓋。呂氏春秋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瓋。瓋亦瑕也。○見賢遍反。扣之其聲淸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有辭辯。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淸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集郝懿行曰。雕雕章章。皆文采宣著之貌。語意猶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喩君子比德。增鄭玄曰。言我也。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己。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爲人所輕。集郝懿行曰。長謂敬長。非謂不長厚也。楊注失之。兪樾曰。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增長竹丈反。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集郝懿行曰。臨財之信。如鮑叔之與管仲。三者在身。曷怨人。

巢ノ上ノ增ノ字增注本ニ無シ、得ハ人ノ獲ル所トナルリ。

珉ハ玉ニ似テ非ナルモノナリ。

栗ノ上ノ縝ノ字集解本ニ無シ。

栗ハヒキシマレルナリ。

廉ハ稜ナリ、劌ハ傷害ナリ、行ハ堅キ操行ナリ。

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堀穴其中。堀穴卽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堀爲堀。猶以厥爲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彼作堀穴。此作堀穴。乃古書以聲音段借之常例。若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增夫音扶。鼈必列反。鼉太多反。黿音元。

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增舊本巢上有增字。今據元本除之。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增爲于僞反。夫音扶。下同。

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縝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集謝本從盧校。栗上有縝字。王引之曰。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縝字。則正文之無縝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縝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刪。增禮記家語作縝密以栗智也。王肅云。縝密緻塞貌。○縝之忍反。知音智。

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回也。廉而不劌行也。劌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增劌九衛反。行下孟反。折而不撓勇也。雖摧折而不撓屈。似勇者也。增

遠ハ道ヲ失スルコト遠キナリ、反ハ道ニ背反スルナリ。

雝ハ壅ト讀ム、涓涓タル小流ノ時ニフサガズバ、江河ノ大ヲナスニ至リテ之ヲ如何トモスベカラズトナリ、其云益乎ハ何ノ益モナキヲイフ。

曾元ハ曾子ノ子ナリ。

堀ハ窟ト同ジ。

親爲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集】盧文弨曰。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補】言疏遠內人親近外人也。

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 【增】呼火故反。 **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 謂失之遠矣。【增】遠迂遠也。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 反謂乖悖。【集】王念孫曰。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卽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源水水之泉源也。雝讀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嘆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愼其初。追悔無及也。【集】盧文弨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謙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篇。【增】逸詩也。說文曰。涓小流也。家語云。涓涓不壅。終成江河。蓋謂至成江河。欲壅之無益也。轂居輪之中央。而承三十輻者也。以言所承既破。則雖大之無所施也。已敗舊作以敗。今據宋本改之。大息舊作太息。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塞悉則反。重直用反。

○**曾子病。曾元持足。** 【增】病疾困也。禮記曰。曾元曾申坐於足。 **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 曾元曾子之子也。【集】盧文弨曰。大戴禮作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增】語魚據反。志音誌。 **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 堀與窟同。【集】兪樾曰。堀下當有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亦以窟穴對橧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

未得ハ志ヲ達スルヲ得ザルナリ、意ハ希望ナリ、理想ナリ。

此篇ハ禮ニ基ヅク所ノ法度ノ行爲ニツキテ說述ス。繩ハ繩墨ノ正ナリ、公輸ノ巧モ此正ニ加フルコト能ハズトナリ。

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爲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增】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爲治之意。【集】先謙案。得謂得位也。樂其意。自有所樂也。楊注非。【增】樂音洛。下同。既已得之。又樂其治。【集】先謙案。治謂所事皆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集】盧文弨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增】輸式朱反。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增】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

水ノ多キハ人ノ畏ルル所ナルヲ以テ、衣服ヲ盛ニスレバ人ノハバカリサクルニ喩フ。由ノ字下文孔子曰ノ下ニアルベシ。

猶若ハ猶然ノ如ク、ユツタリトシタル貌。

兩ノ奮ノ字ハ愼ニ作リ、華、伐ノ上皆不ノ字ヲ加フベシ、華ハ譁ナリ、色知ハ顏ツキニ知ツタ相ヲスルナリ、有能ハ自分ニ才能アル如ク思フナリ。

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耶。言服盛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衆水之多乎。【集】盧文弨曰。今說苑作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增】今說苑作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

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充盈猛厲也。由。告之畢。又呼其名。丁寧之也。【集】俞樾曰。楊注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擧其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也。【集】郝懿行曰。猶若說見哀公篇猶然下。

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增】志音誌。語魚據反。

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集】俞樾曰。韓詩外傳作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即譁之省文。兩奮字皆昚字之誤。乃古文愼字也。昚誤爲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增】行下孟反。下同。知音智。下則知既知同。

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

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增】夫音扶。惡音烏。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增】己音紀。

子

喪服、此ヲツケナガラ板ヅクリノ床ノ上ニ臥スルハ、禮ニアラザルナリ、故ニ子路疑ヒテ之ヲ問フ。

徒ハ獨ノゴトシ、特ノ意ナリ。

非ハ謗ナリ。

裾裾ハ衣服ヲ盛装セル貌。

昔者ノ二字家語ニ夫ニ作ルモノ是ナリ、㟭ハ増注本ハ岷ニ作ル。

濫觴ハ水涓滴滴ノ小水、僅ニ杯(觴)ヲ泛ブルニ足ルノミナルヲ云フ。

津ハ水ノ滿チタル渡場ナリ、放ハ方ニテ、イカダナリ。

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集先謙案。華嚴經音義下。引劉熙云。徒猶獨也。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增爲于僞反。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增謂當作以。上文作以。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訕上。增邑家語作國。

○子路盛服見孔子。增見賢遍反。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襜也。集盧文弨曰。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恕篇作倨倨。郝懿行曰。裾裾說苑雜言篇作襜襜。裾與襜皆衣服之名。因其盛服。卽以其名呼之。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又作倨倨。則其義別。昔者江出於㟭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增李周韓曰。濫謂汎濫。小流貌。觴酒醆也。謂發源小如一醆。愛曰。昔者二字。家語作夫。是也。〇岷眉貧反。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曰。方舟設附。韋昭曰。方並也。編木爲附。說苑作方舟。方附也。詩云。方之舟之。集盧文弨曰。注設附。舊本作投柎。今據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

衣ハ衣服ノ供給、繆ハ盡力盡策スルコト、此レ等ハ十分盡セリトモ不敬不遜不順ナレバ、父兄ハ汝ニ信賴セザルベシトナリ。

此三者ハ栗所曰ク上ノ不敬不遜不順ナリト。何以ノ以ノ字ハ衍。

志ハ誌識ト同ジ。

國士ハ國中有力ノ士ヲイフ。

入ハ己ノ家ニ在ルナリ、出ハ世ニ出ヅルナリ。

章ハ彰ニテ著ナリ。

練ハ三年ノ喪ニ一周忌ノ祭ヲ終リテヨリ後ノ

播種。胼謂手足勞駢併也。胝皮厚也。丁思反。增胼亦皮厚也。手曰胼、足曰胝。○胼步田反。養羊尙反。下同。補注胼下脫胝字。駢當作胼。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紕繆也。與讀爲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綢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衣予教予。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斯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通。不相欺也。皆與此不同也。集盧文弨曰。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卹。卹疑聊之譌。此云教予。疑是飲予之譌。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己與。不汝欺。與此所引亦不同。增今韓詩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卹。是也。○與音餘。女音汝。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集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增物茂卿曰。以字衍。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增語魚據反。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擧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增行下孟反。下同。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

増注本ハ也ノ字無シ、

分明ノ事理、對フルコト易シトナリ。

胼胝ハヒビアカギレノ生ズルナリ。

問。故不對。例見于哀公篇。○三息暫反。

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

[増]語魚據反。鄉許亮反。

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

[集]盧文弨曰。有讀爲又。[増]猶言何有於對。言易對也。

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

[増]家語。作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擧。王肅曰。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爭側迸反。乘實證反。

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

[増]家語。三人作五人。孔安國孝經傳曰。五人。謂天子所命之孤卿。及國之三卿。與大夫也。

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

[増]家語。二人作三人。孔安國孝經傳曰。三人謂家相宗老側室也。

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集]盧文弨曰。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

樹栽植。藝

彫萃ハ傷顇ナリ。

不匱ハ不乏ニテ、別ニ幸福ヲウクルヲイフ。

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叚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未得叚借之旨。【增】衷讀爲忠。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

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爲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集】先謙案。乃衷乃義乃敬下。羣書治要皆有也字。【增】本注君子當作孝子。【補】注親爲脩飾君子下。疑脫孝子二字。

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愼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

【增】傳直戀反。

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

彫傷也。萃與顇同。雖勞苦彫顇。而不敢懈惰失敬也。

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

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集】王念孫曰。則與卽同。說見釋詞。【增】則字衍。○難乃旦反。惡烏路反。【補】愛疑當作衷。

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增】詩大雅既醉篇。毛萇曰。匱竭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

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集】盧文弨曰。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竝同。【增】哀公失其

麗ハ施スナリ。

文ハ美麗ナリ、コトサラニ斷絕シタル木ヲ用ヒ、技巧ヲ施シテ美麗ニセルナリ。

此篇ハ主トシテ孝子ノ道ヲ述ブ。

使ノ字增注本ハ接ニ作ル、言以類接ハ發言義例ニ合シテ相承接シ、敢テ奇怪ニ至ラザルナリ。

衷ハ中心ノ忠誠ヲ以テ親ニ事フルナリ。

無也。【集】王念孫曰。嘗讀爲當。〔當嘗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阨。說苑至公篇。當作嘗。〕言太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當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當有說之意。楊訓嘗爲曾。失之。【增】本注說上當補有字。

官致良工。因麗節文。

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集】王念孫曰。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顧命・呂刑傳・士喪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

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

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增】夫子亦云。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行下孟反。下同。【補】言子弟之行也。

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

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

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恠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集】盧文弨曰。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增】接舊作使。今據元本改之。○夫音扶。

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

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集】郝懿行曰。衷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爲善也。兪樾曰。衷與忠通。言孝子

桑落ハ困窮ヲ云フ、此ノ困窮中ニ將來大ニ爲スアルノ精神ヲウベシトナリ。

魯廟ハ魯ノ太廟、周公ヲマツレル處、北堂ハ神主ノ在ル所ナリ、鄉ハ嚮ナリ、九ハ北ニ作ルベシ、蓋ハトビラナリ、被ノ字皆彼ニ作ルベシ、繼ハ𢇍ノ字ニ作ルベシ、絕ノ古文ナリ、有說邪ハコトサラニ斷絕シタル木ヲ用ヒテ造リシモノカトナリ。

昔ヨリ說アリトナリ。

吾不得之桑落之下乎哉。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集〕盧文弨曰。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郝懿行曰。桑落索郎反語也。索言蕭索。郎言郎當。皆謂困窮之貌。時孔子當阨。子路慍恚。故作隱語。發其志意。楊注說固可通。而與上言曹莒會稽等義差遠。〔補〕舊本無乎哉二字。今據宋本補之。○女音汝。〔補〕庸安猶胡寧。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集〕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郝懿行曰。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有北堂。亦所以居主。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被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爲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爲彼。蓋音盍。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集〕王念孫曰。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爲𢇍。字之誤也。說文。𢇍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爲韻。𢇍爲古文絕。而此文以𢇍絕並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卽用韻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卽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卽滅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卽形也。皆與此文之𢇍絕並用同例。今本𢇍作繼。則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斷亦絕也。〔補〕未既舊作吾亦未。九蓋被作被九蓋。今皆據元本改之。既盡也。未盡觀而止也。被有舊作彼有。不合本注。今據宋本改之。○鄉許亮反。還音旋。復扶又反。蓋戶臘反。與闔同。下如字。

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嘗說。今則

通ハ一身ノ通達ナリ。

衰也ノ也ノ字ハ衍文トス。

爲ハ善ヲ爲スナリ。

佚ハ出奔スルナリ。

遇世者衆矣。【集】兪樾曰、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增】芷字解于勸學篇。【補】家語、非作不。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求通。【增】爲于僞反。下爲窮同。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爲樂天知命。【增】衰也之也恐衍。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爲善不爲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增】語魚據反。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增】重直龍反。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棲於會稽也。【增】呉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王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後越反伐呉而滅之、遂霸諸侯。詳見春秋左氏傳及國語。會稽山名。○句古侯反。會古外反。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爲所不禮。【增】桓公無不見禮之事。爲喪亡立志也。本注所不字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作常逸者。【增】思息吏反。【補】説苑、佚作約。呉越春秋范蠡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女庸安知

藜羹ハアカザノアツモノ、不糂ハ不糝ト同ジク、米ツブヲ入レザルナリ。

隱ハ窮困ナリ。

材ハ天然ノ材質ナリ。

分段。下兩條同。增曾則登反。贅之瑞反。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糂與糝同。蘇覽反。增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補糂當作糂。言不煮於竈也。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增家語隱作窮。似是。○累力軌反。行下孟反。下同。

孔子曰。由不識。集盧文弨曰。家語在厄篇作由未之識也。吾語汝。增語魚據反。汝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增比干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汝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集盧文弨曰。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逄誤。增關龍逢夏桀時忠臣。諫桀而被殺。汝以諫者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集俞樾曰。案。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增舊本諫上有為字。今據宋本除之。子胥死在春秋哀公十一年。○磔陟格反。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增夫音扶。下同。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

量ハ坑、主ハ注ト讀ム、似法ハ自然ニ法度アルニ似タルナリ。

概ハマスカキナリ。

淖約ハ綽約ト讀ム、ヤサシキナリ、ヤサシクテ細微ノ處ニ通達スルハ察者ノ密ニ似タルナリ。

鮮絜ハ清潔、水ニ入リテ洗ハレタルモノハ何物タリトモ清潔トナルナリ。

舊言ハ昔日ノ談ナリ。

垤ハ蟻ヅカニテ、小ヨリ漸ク大キク高クナルナリ、丘ハ止リテ進歩セザルナリ、肬贅ハコブヤイボナリ、具然ハ滿足ノ貌ナリ。

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薌呹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同。駍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薌讀與響同。呹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呹疾貌也。余日切。正與佚字同音。古無呹字。故借佚爲之耳。增響舊作嚮。今據宋本改之。

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爲注。量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增家語作至量必平。是也。○量力讓反。

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

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爲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浸淫微通。達於物。似察者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微達。

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增絜與潔同。

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

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敎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敎人也。

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增曾則登反。

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增處昌呂反。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增已亦止也。○垤音絰。

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肬贅結肉也。莊子曰。以生爲負贅懸肬。肬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集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

アルニヨリテ、彼ノ稽首シテ敬テ致シ來ルナリ、此ノ如クナレバ遠方ニアルモノタリトモ來リ服セザルハナカルベシトナリ。

水大ノ大ハ衍文ナルベシ。

埤下ハ卑ク下ルナリ、裾拘ハ方ト曲ノ意ニテ、水ノ或ハ方タリ或ハ曲タルナリ、理ハ卑下ノ理ナリ、本注說苑ヲ引ケル所、增注本ハ宋本ニ從ヒテ而モ者ノ字無シ。

洸洸乎ハ水ノ涌キ出デテ光アル貌、淈盡ハ竭盡ノ意ナリ。

佚ハ王氏ノ說ニ依リテ呹ノ字ト讀ム、疾キナリ。

古文叚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增】伊發語辭。【補】此孔子說詩之辭。疑有脫誤。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偏與諸生。謂水能偏生萬物。爲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遍與而無私者。【集】王念孫曰。案。偏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楊注云偏與諸生。謂水能偏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竝同。【增】夫音扶。

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集】盧文弨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倨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譌。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增】今說苑與本注異也。【補】拘句同。樂記曰。倨中矩。句中鉤。

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爲混。混水至之貌。淈讀爲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集】王念孫曰。楊讀洸爲混。混混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洸洸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洸字作洸。與浩略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尙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先謙案。說文。洸水涌光也。作洸洸義通。似不必改作浩浩。

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集】王念孫曰。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讀爲呹。〔音逸〕呹疾貌也。言其相應

任負車ハ物ヲ載セタル車ナリ、陵遲ハ傾斜勾配ノ緩ナルヲイフ。

馮ハ登ルナリ。世之陵遲ハ世運ノ漸次衰退ニツクヲイフ、世運衰退スレバ、法度頽壞シテ人ノ陵越スル所トナルノ虞アリ。眷焉ハ顧視スル貌、周ノ盛ナル時、政道均齊、砥ノ平ノ如ク、賞罰不偏、矢ノ直ノ如シ、其ノ衰ニ及ンデヤ、此二者皆陵遲ヲ致ス、是ニ於テ回顧シテ涕泣スルニ至ルトハ哀ムベキニアラズヤ。

子ハ孔子、伊ハ下民ヲ指ス、稽首ハ我ニ道德

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漫也。王肅云。陵遲陂阤也。【集】盧文弨曰。案。淮南子泰族篇。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池邐。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爲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陵遲盧說是也。說文。夌夌徲也。其字本作夌則非謂丘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卷。

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集】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增】馮音憑。

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增】夫音扶。

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也。【增】今詩眷焉作睠言。舊本潸焉作潸然。今據宋本改之。毛萇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補】以下別是一章。詩邶風雄雉之篇。【集】盧文弨曰。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增】毛萇曰。瞻視也。

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爲其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集】俞樾曰。如楊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爲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子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爲稽首。此文稽首當爲稽道。皆

往ハ從ノ誤ナルベシ。

邪民不從ハ躬行不從ニ作ルベシ、自カラ先ヅ正道ヲ實踐スルニ民之ニ從ハザルアレバ、始メテ刑ヲ用フトナリ。

氐ハ本ナリ、基本ナリ、均ハ平、維ハ維ギ持スルナリ、庳ハ毗ト讀ム、輔ナリ、試ハ試用ナリ、粟所曰ク是以ヨリ不用ニ至ル十二字詩曰ノ上ニアルベシト。

制ハ法ヲ以テ驅リテ之ヲ制縛スルナリ。

或爲殫。元刻作或爲憚。與家語同。【增】單或爲憚。爲是。家語作以威憚之。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

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集】盧文弨曰。往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竝同。【增】往猶歸也。【補】綦當作朞。與期同。家語作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

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

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姦邪。【集】王念孫曰。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卽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爲邪。[見隸辨。案。躬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增】邪似嗟反。

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氐本也。庳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補】韓詩外傳。此下有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十一字。

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增】錯七路反。

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

【增】制當作刑。字似而誤。家語。墮作陷。是也。

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

【增】邪不勝。猶言不勝邪。○勝音升。

三尺之岸。

失之ハ道ヲ失スルナリ。犴モ獄ナリ、罪不在民ハ上ニ立ツモノノ責任ヲ問フベキヲイフ。

嫚令ハ平素ノ敎令ヲ怠慢ニスルナリ、謹ハ嚴ニスルナリ、生ハ物ノ生ズルナリ、今ノ字ハ嫚ノ上ニ在ルベシ。

即ハ施シ行フナリ。

庸ハ用ナリ。即予ハ自己ノ思ヒノママニ爲スナリ。未有順事ハ未ダ先ヅ敎ヲ布キアラザルヲイフ。

陳ハ布ナリ、服ハ行フナリ。

綦之ハ賢ヲ尙ブヲ極ハルナリ、單之ハ不能者ヲ憚ジテ十分ニ之ヲ盡スナリ。

季氏宰。孔子慨然歎曰。增慨歎貌。○慨丘蓋反。嗚呼。增歎辭。上失之下殺之。增家語作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敎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二十三字。是也。辜罪也。其可乎。不敎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增犴音岸。字又作岸。治直吏反。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賊害人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集盧文弨曰。生也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王念孫曰。今字當在嫚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嫚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增家語作徵斂無時暴也六字。不敎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已止。即就。增已當作亡。音無。家語作政無二字。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敎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敎之不至也。增家語。予作汝心二字。似是。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敎之。若不可。增言不化從也。尙賢以綦之。增綦當作惎。左傳曰。楚人惎之脫扃。杜預曰。惎敎也。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憚。集盧文弨曰。家語始誅篇。作尙賢以勸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此注單

羣小ハ多クノ小人ナリ、慍ハ怒ラルルナリ。

不別ハ裁判セザルナリ、舍ハ赦ナリ。語ハ孔子ノ嘗テ語リシコトアルヲイフ。

公誅管叔。增管叔、家語作管蔡。太宰純曰、管蔡二國名。管叔名鮮。文王子。武王弟。周公兄也。蔡叔名度。周公弟也。愛曰、尚書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林。以車七乘。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並未聞也。集盧文弨曰、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增太公呂望。本注先王。舊作夫王。今據本書正之。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增悄七小反。慍紆問反。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增別彼列反。補家語、孔子下有同狴二字。不別謂不別置父子也。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圍將不得爲寡君老。增老猶翁也。曲禮曰、自稱曰老夫。豈尊稱哉。○舍音捨。下同。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增語魚據反。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增冉子名求。字子有。時爲

撫ハ幠ニテ掩ノ義ナリ。

挹而損之ハ斟酌シテ極端ニ至ルヲ防グナリ。

此門人ハ家語ニハ子貢ニ作ル。

不與ハ此ノ五ツノ内ニ入ラザルナリ。

險ハ陰險、辟ハ邪僻、記醜ハワルイ事ヲヨク記憶スルナリ、澤ハ外面ニツヤヲツケテ美シクミセルナリ。

營ハ熒ト讀ム。

反是ハ善ニ背反スルナリ。

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矣。集盧文弨曰。據注則撫乃幠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增知音智。被皮義反。撫音幠。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爲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增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又曰。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比此加詳。○相息亮反。朝直遙反。少詩照反。下同。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爲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增夫少音扶。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增語魚據反。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增與音預。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爲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增險不平也。○行下孟反。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爲熒。熒衆惑衆也。彊剛愎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增家語。彊下有禦字。是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

此ヨリ以下末ニ至ル五篇、荀子及其弟子傳聞ノ雜事ヲ記錄スルモノナリ。

篇名ヲ宥坐トセルハ篇首ニ宥坐ノ器ヲ論ズルニヨル。

欹器ハ傾キテヒツクリカヘリ易キ器具ナリ。

宥坐之器ハ今ノ說苑ニヨレバ右坐ノ器ニテ、坐ノ右ニ置キテ戒トナスノ器ナリ、或ハ宥ヲ以テ侑ニ同ジトシ、勸ノ義トナス。

挹ハ酌ナリ。

持ハ維持シ行クナリ。

荀子卷第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已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增]坐才臥反。下同。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宗]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增]太宰純說。家語曰。韓詩外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王應麟云。[補]欹當作攲。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集]盧文弨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愼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增]家語。注上有試字。是也。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增]吁歎辭也。○喟苦位反。吁音訏。惡音烏。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補]家語。此下有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十九字。此脫。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民俗淳厚詛誓ヲ待タズシテ化成ス。盟ハ血ヲススリテ將來ノ約ヲ成スコト、詛ハ過去ノ事ヲアゲテ神ニ祈リテ約ヲ成スコトナリ、三王ノ時ニハ詛誓アリトモ未ダ詛盟ヲ要スルニ至ラズトナリ、交ハ交換スルナリ。

詛不レ及二三王一。涖レ牲曰レ盟。謂下殺レ牲歃レ血、告レ神以明約上也。[増]杜預曰、詛以二禍福之言一相要。○詛莊據反。交二質子一不レ及二五伯一。此言下後世德義不レ足。雖二要約轉深一、猶不上レ能レ固也。伯讀曰レ霸。穀梁傳亦有二此語一。[増]質陟利反。[増]穀梁傳作二二伯一。注云、齊桓晉文。

荀子卷第十九終

不レ待亡ハ待タズシテ直ニ亡ブナリ。

セミヤカゲロウナドツマラヌ物ヲ擧グルハ、飲食ヲ十分ニセル人ヲシテ反省セシメントスルナリ。

孝己ハ前ニ見ユ。

所レ辟ハ避ケ去ツテ往ク所ナリ、本注ノ移動ハ增注本ニ從フ。

惟惟ハ唯唯ナリ、何デモヘイヘイト聽キ從ヒナガラ、身ノ亡ブルニ至ルノハ、蔭デ誹ルコトヲヤメザルニヨルナリ。

誥ハ告ナリ詔ナリ、誓ハ約束ナリ、五帝ノ世

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

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衡反。集謝本從盧校。作無三王之治。王念孫曰。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既已定法度而言。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改。增有讀爲又。之法舊作之治。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

蜉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喩人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爲治。不得苟且如蜉蝣輩也。集郝懿行曰。二句義似未足。文無所蒙。容有缺脫。汪中曰。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增蜉音浮。蝣音游。補此二句以蟬與蜉蝣。喩死亡之速也。

○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

增孝己殷孝宗武丁子。有賢才。其母蚤死。高宗惑後母之言。放之而死。○己音紀。知音智。

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

辟讀爲避。言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增已見臣道篇。大有異同。本注舊在則字上。誤。今移之。○長竹丈反。

惟惟而亡者。誹也。

惟讀爲唯。以癸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補榮辱篇作快快而亡者怒也。

博而窮者。訾也。

已解於榮辱篇。

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增俞與愈同。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脩德在己。所遇在命。增已見非十二子篇。○己音紀。補此四句當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之下。

誥誓不及五帝。盟

誥誓以言辭相戒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

所ノ事ニテ我ガ事トシテ能クスル所ナリ、疏知ハ通知、操ハ操守、僻ハ偏僻ナリ。

類ハ規範類例ニ合シテハヅレザルナリ。

ドノ多言二字増注本ハ多少ニ作ル、詰然ハ哲然ト同ジク知アル貌。

拾遺ハ途ニ落チテアル物ヲヒロヒトルナリ、串ハ習、無分ハ之ヲ取ルベキノ權限ナキナリ、夫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分義ハ分限義理ナリ、天下ハ複雜ナイフ。

唯ノ字増注本ハ雖ニ作ル、特ハ殊、予ハ承認スルナリ。

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而亾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辯而操僻。謂聽察其辯。所操之事邪僻也。操七刀反。集 兪樾曰。仕疑任字之誤。莊子秋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捷矣。増 察辯謂察察之辯。操志操也。○塞悉則反。操如字。亡音無。惡烏路反。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乖越。此聖人也。増 類謂類于法度。

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然雖辯。小人也。喆當爲湎。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爲楷也。集 先謙案。而當訓爲如。通用字。増 多少舊作多言。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喆與哲同。哲然智慧貌。補 喆喆通爭辯貌。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古患反。増 惡烏路反。分扶問反。下同。

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集 先謙案。容受也。

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増 舊本有下有夫字。今據元本除之。○治直吏反。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爲與。集 盧文弨曰。唯。元刻作雖。王念孫曰。唯即雖字。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増 雖舊作唯。今據元本改之。予猶許也。

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増 謂人共許其巧也。

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

泔ハ米ノ汁卽チシロミヅニ漬ケルナリ、奧ハ燠ニテ、アブルナリ。

曾子前ニ上ノ法ヲ用ヒテ親ニ魚ヲ供シタルコトアリシヲ想ヒ出セルナリ、固ヨリ良法ト信ジテカクナシタルノミ、別ニ意アリテナセシニアラザルナリ。

遇ハ抗敵スルナリ。

塞而避ハ我ガ短所ヲ蔽ヒ避クルナリ、所仕ハ

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集】盧文弨曰。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宜於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爲傷人。說文。奧宛也。宛奧也。奧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甄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鬱韭鬱麴之鬱。〔鬱韭見說文䕩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此條見龍城札記。〕王念孫曰。米泔不可以漬魚。盧謂以米汁浸漬之。非也。泔當爲洎。周官士師。洎鑊水。鄭注曰。洎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正義曰。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然則添水以爲魚汁。亦得謂之洎。洎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爲洎。彼言多洎之。少洎之。卽此所謂洎之矣。以洎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於食。故曰。洎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目。與自字極相似。故洎誤爲泔耳。〔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澍弗布。甘字作目。見漢隸字原。〕奧亦非烹和之名。盧訓奧爲鬱是也。釋名曰。⿰月奧奧也。藏物於奧內。稍出用之也。彼所謂⿰月奧。卽此所謂奧之矣。然盧謂奧與宛鬱同音。則非也。奧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奧者。以宛鬱釋奧則可。讀奧爲宛鬱則不可。【增】泔謂以潘水漬之也。奧讀爲燠。謂炙而畜也。○泔音甘。奧於六反。

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曾子異也。【集】先謙案。曾子養親至孝。當時或進此魚。而未知其傷人。親沒後。始聞此語。故觸念自傷。楊注未得其義。【增】傷其聞之晚也六字。荀卿之言也。

○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可彊欲當人所長而辨爭也。【增】長如字。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

單ニ言語上ノ信ナルモノハ、タダ推定ノ間ニアルノミ、區蓋ハ丘蓋ニテ丘ハ齊ノ方言ニテ確ニハ知ラザルノ意、蓋ハ未ダ實際ノ證明ヲ經ザル蓋然ニ止マルモノナリ。

數ハ一定ノ道理ナリ。

說ハ悅ト讀ム。

甌臾ハ甌窶ニ作ルベキガ如シ、狹小ニシテ小高キ地ニテ即チ土手ナリ。

家言ハ偏見ヲ以テ一家ノ言ヲ成スモノ、儒ハ上ノ知者ヲ承ケト知ルベシ。

死ハ盡ナリ。

據元本除之。○遠于願反。補大戴記無也生二字。

○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集郝懿行曰。此二句已見上。疑立皆當為言。形近之譌。楊注說立非也。區蓋者。古讀區若丘。注引漢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此說是也。論語記孔子言。蓋皆疑而未定之詞。如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皆疑詞。故謂疑者。曰丘蓋。以音同借為區蓋耳。楊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二說皆得其意。但語未明晰耳。顏師古注。以蓋為發語之辭。亦非。

○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智者。集盧文弨曰。事智者。元刻作了知也。增知音智。

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增說說並音稅。不說音悅。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甌臾皆瓦器也。揚子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閒。謂罃為臾。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或曰。甌臾窊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溝。汙耶滿車。褭駰云。甌窶傾側之地。汙耶下地也。耶與臾聲相近。蓋同也。窶力侯反。汙烏孤反。增呂氏春秋曰。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與此意同。○甌音謳。

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增惡烏路反。

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增韓子曰。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與此死同。○度待洛反。

○曾

出ヅルコト能ハザルニ喩フ。

藍苴路作ハ栗所曰ク濫狙露作ト讀ムト、濫狙ハウロウロスルナリ、濫露作ハ人ニ示ス樣ニ事ヲスルナリ、僄ハ懦ト同ジ、ヨワヨワシテ人ト爭ハザルモノハ、仁者ノ風アリテ其實仁者ニアラズトナリ。

辟ハ譬ナリ。

大小ハ上ノ仁義禮善ノ多少ヲ以テ言フ。

下ノ乘ノ字ハ衍文。乘ハツケコムコトナリ、己ヨリ出ヅルモノハ己ニ反ヘルナリ。

也ノ字增注本ニハ無シ、纖ハ少シバカリノ事ナリ。

然也。【增】將與獎同。處昌呂反。

○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爲姐、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爲狙。伺也。才野反。【增】知音智。【補】疑當作監狙詐。謂伺察欺誑也。

僄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懦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集】盧文弨曰、僄與懦同。從宋本。【增】易以豉反。

悍戇好鬪、似勇而非。悍兇戾也。戇愚也。丁絳反。【增】好呼報反。鬪都豆反。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增】所謂富潤屋、德潤身也。○辟音譬。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棄國捐身之道也。【集】盧文弨曰、捐、宋本作損。今從元刻。【增】捐舊作損。今據宋本・元本改之。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埶而來。乘埶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集】王念孫曰、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眺始出尚書省詩注、引如淳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增】也舊作已。今據宋本改之。【補】而來二字、當在其出下。下乘字衍。言凡事乘我之出而來者、乃其出者反入也。即出乎爾者反乎爾之意。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集】盧文弨曰、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王念孫曰、宋龔本同元刻。汪從之。【增】流言不知其所由來之言也。蓋流言多譖讒。故絕之。舊本由生下有也字。今

蚤甲ハ爪ノ甲ニテ小ナルヲイフ。

有ハ相保有スルノ義ナリ。

均ハ不均ナリ。

友トシテハ善人ヲ擇ブベキナリ。

將ハ扶ナリ、後ヨリ推スナリ、冥冥ハ昏クシテ見エザル貌、小人ト處レバソレガタメニ蔽ハレテ、光明ノ正道ニ

嫗日暮國門已閉、不得入、而宿于門下之女也、仍案、後門卽不逮門也。○後胡豆反。補注君子二字衍、而人下脫無字。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也。集盧文弨曰、蚤者叉字之叚借。叉甲同義。爪訓覆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爲一條。郝懿行曰、此章言子夏貧無衣而不仕者、以時君大夫皆驕慢、故衣雖縣鶉、而自甘。叉引柳下惠與後門同衣。意可見矣。叉言得利如叉甲、而喪其手掌。言仕之利小而害大也。楊注甚明。盧氏欲分段似失之。補喪息浪反。

○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愼取友。集謝本從盧校、作匹夫者。王念孫曰、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友者所以相有也。有與友同義。相有謂不使喪亡。集郝懿行曰、有者相保有也。詩云、亦莫我有。友有聲義同。古亦通用。如云、有朋自遠方來。有卽友矣。補杜預曰、有親有也。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補有舊作友。今據宋本改之。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補性惡篇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夫音扶。焉於虔反。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集盧文弨曰、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求字。若有注、可不費辭矣。先謙案、善人使人善也。楊注非。補舊本友下有求字。今宋・元二本皆無、則後私加之者也。故刪之。論語曰、以友輔仁。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

人其ノ行ニ於テ足ラザル所アルニカカハラズ、自カラ以テ足ラズトシテ心ニ殘念ニ思フコトヲ知ラザルハ、徒ニ言說ヲ多クシテ行ヲ顧ミズトナリ。

饘ハ「カタガユ」、粥ハ「ウスガユ」、豎褐ハ短キ麤衣ナリ、取此ノ此ハ上ノ自カラ慊トセズシテ多言スルヲ指ス。

縣鶉ハ懸鶉ニテ鶉ノ尾ノ方ノ毛ガナクナリシヲ云フ、着物ノツリアガツタ樣ニ喩フ。

仕ハ祿ヲウルヲイフ。

後門者ハ日暮レテ門限ニ遲レテ入ル能ハザル婦人、同衣ハ寒キガタメニ之ヲアタタメヤラントテナリ、平素ヨリ高潔ノ聞エアレバカカルコトアリタレバトテ人ノ疑ヲウケズトナリ。

則是齎盜糧。借賊兵也。盧說亦未了。增 敎不善人以道。則以道爲行惡之具。故云爾。○借子夜反。

○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

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集 郝懿行曰。嗛不足也。言人不知自歉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副。楊注失之。嗛與歉古字通。荀書多以嗛爲歉。楊氏不了。此注支離妄說。亦由訓嗛爲足。遂不顧文義之難通耳。增 言不足于行者。過言以文之也。濫過浮過也。○行下孟反。補 白鹿曰。內不自足。而有所恥者。以言自掩。故其言濫過。

○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乎。增 安取此猶言安取此義也。○饘之然反。補 言何取非禮不進非義不受之義乎。自設問。而擧子夏之言以解之也。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增 正字通曰。鶉尾特禿。若衣之短結。故凡敝衣曰衣若縣鶉。○夏戶雅反。縣胡涓反。鶉音純。復扶又反。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柳下惠魯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尙無疑恠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集 盧文弨曰。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蓋卽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王念孫曰。案。鍾山札記又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增 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蓋言

教至ハ既ニ十分教ガ出来居ル故ニ常人ヨリハ早ク冠シ、冠スレバ直ニ治ヲ聽クヲカルナリ。

眞ニ君子ト稱スベキ人アリテ、ソレヲ好ミテ己モ其人ノ如クナラントスル者ハ、コレ實ニ今教ヲ施スニ足ル人ナリ、カカル人アリテ之ニ教ヲ施サザルハヨロシカラヌコトナリトナリ、其人也ノ也字ハ上ノ其人ノ下ニアルベシ。

明言匹夫。則殆謂卿之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爲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間秀士。自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爲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爲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矣。增五當作四。士當作仕。

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　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後治事。不敢輕易。集郝懿行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者。異於常人。由其生質本異。其教又至。故能爾也。傳謂。國君十五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於時魯侯年才十二。則太早矣。荀子所言。當是古法。增冠古亂反。補九當作五。穀梁傳注。譙周曰。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言匹夫年及四十。學熟材成而後仕。如人君之子。則早冠聽政者。保傅備。教養至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　句。增絶

其人。　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增好之。謂好學也。其人謂可教之人也。也字當移人下。○好呼報反。下同。

其人也而不教不祥。　祥善。集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注說同〕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盗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先謙案。人有好善之誠。我不以善告之。是不祥也。

非君子而好之。　句。增絶

非其人也。　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增非其人。謂非可教之人也。

非其人而教之。齎盗糧。借賊兵也。　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盗賊之兵糧。爲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齎與資同。兵五兵也。集盧文弨曰。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盗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王念孫曰。此言能好君子。則爲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爲不祥。若所好非君子。則爲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

度ニシテ禮ニ止マリテ過サザルナリ。

誠ハ禮ニ止マルノ誠心、可比於金石ハ立派ナルヲイフ、內ハ納ナリ。

以ハ用、汙上ハ汙君、引ハ引退ナリ。

快ハ意ヲホシイママニスルナリ。

士ハ仕ナリ。

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增】好呼報反。傳直戀反。【補】傳曰當在國風上。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增】其聲不淫不傷。能得中正。故可內於宗廟。○內音納。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為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集】俞樾曰。下文云。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據此則貴師而重傳下。疑有闕文。【補】此上疑脫則人有憚。人有憚七字。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肆意。【增】重直用反。輕牽政反。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仕。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為卿士也。【集】郝懿行曰。士者事也。五十曰艾。服官政。然後可以任事也。俞樾曰。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者。蓋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

壙ハ墓所ノ丘壠、皋如ハ高キ貌、嵮如ハ顚如ニテ土ノ蔽ヒカブサレル貌、鬲如ハ鼎ノ類ノ上小ニシテ下大ナル貌、皆人ノ最後ノ休息ニ適スルヲ示ス、死スレバ休息テウ、君子小人皆生前ニハ大ニ勞スベキテイフナリ。

好色ハ國風關雎ニツキテイフ、止ハ欲ヲ適

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增】毛萇曰。宵夜。乘升也。鄭玄曰。爾女也。○綯徒刀反。

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

壙丘壠。皋當爲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嵮與塡同。謂土塡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集】盧文弨曰。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訓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嵮讀爲顚。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鬲者矣。列子嵮如作墳如。如大防也。郝懿行曰。皋猶高也。言皋韜在上也。嵮即顚字。顚俗作巓。因又作嵮耳。鬲鼎屬也。圓而弇上。此皆言丘壠之形狀。故以如字寫貌之。皋如蓋若覆夏屋者。嵮如蓋若防者露標顚也。列子天瑞篇作墳如。墳大防也。鬲如蓋若覆釜之形。上小下大。今所見亦多有之。注竝非。劉台拱曰。今列子作睪如也。宰如也。睪即皋。豈楊氏所見本異邪。睪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破皋爲宰矣。王念孫曰。家語困誓篇。亦作睪如也。王肅曰。睪高貌。【增】家語曰。自望其廣。則皋如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王肅曰。皋高貌也。壙而高冢是也。楊倞爲宰非。○鬲與隔同。【補】壙墓穴也。不合言望。家語作望其廣。則皋如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廣橫也。檀弓曰。廣輪揜坎。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從即輪也。皋。王肅曰。高貌。隔當作墑。管子。沙土之次曰五墑。五墑之狀。纍然如僕纍。注。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纍也。墑如亦附纍意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集】郝懿行曰。休息一耳。此別之者。亦猶檀弓記言君子曰終。小人曰死之意。子貢始言願得休息。孔子四言焉可息哉。必須死而後已。於是子貢悚然警悟。始知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死。作而歎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言人不可苟生。亦不可徒死也。【增】休息互文也。

○國風

壹ハ專一ナルナリ。

居レ之ハ位ニ居ルナリ、誣ハ君ヲ誣ヒアザムクナリ、受レ之ハ祿ヲ受クルナリ、如レ學ハ其ノ學ブ所ノ如ク行フモノナルガ故ニ、學ハ愼マザルベカラズトノ意ナリ。

息レ事レ君ハ仕官シテ學問ヲヤメテ休息シタシトナリ、執レ事ハ事務ヲ執ルナリ、恪ハ深クツツシムナリ。

不レ匱ハ手ヲツクシテ行キワタラヌ所ナキヲイフ、錫ハ賜、爾ハ汝、類ハ善ナリ、幸福ナリ。

刑ハ法、禮法ヲ我ガ一人ノ妻ニ立テテ他ニ及ボスナリ、妻ハ唯ダ一人故ニ寡妻トイフ。

攝ハ輔佐ナリ。

諷方鳳反。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壹專一也。亟急也。已力反。○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增居之居位也。受之受祿也。○誣音無。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集郝懿行曰。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增如猶於也。呂子曰。人之困窮。甚如饑寒。韓子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爲于僞反。補言出仕者必當如其所學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息。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增毛萇曰。恪敬也。○焉於虔反。下焉下並同。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所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

子贛ハ卽チ子貢、列士ハ立派ナル人ヲイフ、好レ士ハ士タルヲ好ムナリ、天府ハ身ニ得ル所多キヲイフナリ、不レ言ハ言說セザルナリ、不レ立モ不レ言ニ作ルベシ。

親ハ特ニ深ク親シクスル所、卽チ師友等ノ如シ、方ハ方向方針ナリ。

諷ハ詩書ヲ諷誦スルナリ、暗誦スルナリ、論議ハ討論研究、可ハ性質ノヨキナリ、成ハ完成ナリ。

作井里之困。據盧說。則厥與困一物。皆謂得石如門限木耳。王念孫曰。盧本段說。見鍾山札記。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晏子春秋雜篇同。〕爲天子寶。作爲天下寶。〔又引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於義爲長。下文亦云。子贛季路爲天下列士。增謝墉曰。案厥同橛。說文。橛門梱也。梱門橛也。荀子以厥爲橛。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愛曰。子字恐下誤。

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增家語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仲由卞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又曰。性鄙而不達於變通。○贛與貢同。被皮義反。

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增好呼報反。補士當作之。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未嘗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集王念孫曰。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爲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以豉反〕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隸書言字或作音。〔若𠁁作𠁁。詹作詹。善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半而爲立。〔秦策。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今本言譌作立。〕楊曲爲之說。非。增大戴禮曾子制言。及立事載之。不立作不言。似是。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增多知謂多所知也。無親無親友也。好多而無定。謂日變所好也。不與謂不與爲友也。○好呼報反。補親疑當作新。言多知故事。而無新得也。

○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質。未爲成人也。集王念孫曰。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增少內則所謂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是也。壯謂三十也。○少詩照反。

ケルタメニ用フル革ナリ。

蘭・茝・槀本皆香草、漸ハ漬ス、蜜醴ハアマザケ、香草ノ香アルガ上ニ更ニ之ヲアマザケニ漬シタルモノハ、以テ一佩玉ト交換スルノ價値ヲ生ズトナリ。

可讒而得也ハ可得讒之乎ノ意ナリ、香酒ハ賢臣ノ感化ヲイフ。

和ハ史記ニ所謂和氏ナリ、厥ハ橛ナリ、初メテ此ノ玉ヲ得タル時ハ其ノ尊キヲ知ラズ、視テ里門ノシキミノ木ト同ジク足ニテフミスグルバカリノミ、天子ハ天下ニ作ルベシ。

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鄭云。幬冒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蚤讀爲爪。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增】五月疑衍文。幬采當作幬革。字似而誤。○乘實證反。大音泰。檃音隱。

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愼之。

爲移其性。故不可慢。

蘭茝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

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爲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集】盧文弨曰。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說苑・家語略同。麋醢作鹿醢。案。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滫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卽易之。各書俱一意。注非。【增】茝昌改反。

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

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爲美。或爲惡。皆在其所漸染也。【集】郝懿行曰。正君者好是正直之君。讒言甘而易入。如飲醇醪。令人自醉。故以漸於香酒。譬況之。【增】香酒美酒也。以比賢者。而與之通。可讒而得也。猶言可得讒耶。【補】此疑有誤。

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愼也。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

【增】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

【增】詩衞風淇澳之篇。毛萇曰。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瑳七多反。字又作磋。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

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集】盧文弨曰。案。厥同橛。說文。橛門梱也。梱門橛也。荀子以厥爲橛。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郝懿行曰。晏子春秋雜上篇。

胥命ハ唯ダ相命ジテ約言ヲ申ブルノミニテ、別ニ盟ヲナスニ及バザルヲイフ、屢〻盟ヘバ盟ノ効能ウスラグナリ、爲ハ治ナリ、相ハ禮ヲ贊シ成スナリ。

言爲可聞ハ他人ノ聞キテヨロシトスルコトヲ言フナリ。

說ハ悅ト讀ム。

假ハカリ託スルナリ。

示諸檃栝ハ之ヲタメ木ニハメ置キテシツケヲツケルナリ、幬菜ハ幬革ニ作ルベシ、車輪ノ轂ナドノシツケヲツ

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集郝懿行曰。說過者大言不作。誠言者貌言若誠。補大峯曰。誠恐誓字誤。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增詩小雅巧言之篇。補徂徠曰。心猶意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相謂爲人贊相也。增心同舊作同心。今據宋本・元本・韓本・孫鑛本・標注本改之。○相息亮反。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爲。斯爲孝子也。增行下孟反。下同。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爲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增從家語・晏子・說苑共作送。此蓋誤。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增庶人即小人。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歟。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爲寘。檃栝矯揉木之器也。言寘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爲蓄。謂轂與輻也。言矯揉直木爲牙。至於轂輻皆敝。而規曲不反其

在是ハ君ノ心常ニ道ニアルヲイフ。

漢ハ漢水、雨ハ小ナリトモ連リニフリ積メバ遂ニ河ヨリアフレテ、近傍ニ潜出スルニ至ルナリ。

盡而ハ盡者ニ作ルベシ。

求之ノ之ハ道ナリ。

言ハ自カラ言説スルナリ、敎ハ弟子ニ傳授スルナリ、倍ハ倍キ反スルナリ、畔モソムクナレド叛ト同ジク、倍ヨリハ輕シ、内ハ納ナリ、塗ハ途ナリ。

行爲ニ於テ不足ヲ感ズルハ言説アマリニスグルヲ以テナリ、誠言ハ行ヲ誠ニセザルヲイフ。

文是茵席也。雨文雖異而實同。增難乃旦反。補細席猶言綺席。謂不忘平生之言也。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爲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爲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集郝懿行曰。此語譌誤。不可讀。楊氏曲爲之解。似違蓋闕之義。兪樾曰。漢字疑衍文。雨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是其義矣。補疑當作雨集。漢有潛。潛水名。漢之別流也。

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聞遠。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集先謙案。而盡者之誤。四句一例。增夫音扶。盡小津忍反。聞音問。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謂之畔。畔者倍之半也。增畔與叛同。

敎而不稱師謂之倍。敎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集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叛者反之半也。不稱師同。而罪異者。言謂自言。敎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然坐大。背棄師門。名敎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古矣。增倍蒲悔反。

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增呂氏春秋曰。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內音納。朝直遙反。

○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太過。故行不能副也。增行下孟反。補說過二字倒。

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

蛻ハ蟬ノヌケガラ、幡然ハ翻然、常ニ舊套ヲ脫却シテ速ニ進化スルヲイフ、效ハ學ビナラフナリ、無レ留レ善ハ善事アラバ直ニ之ヲ行フナリ、無レ宿レ問ハ疑アレバ直ニ問フナリ、究レ難ハムヅカシキ事ヲナシトゲルナリ、如レ窮ハ窮ニ處ルガ如ク志ヲ勵マスナリ、以ニ是非ニ對ハ我ガ意志主張ヲマゲザルナリ。

險窮ハ阨窮、不レ失ハ平素ノ操守スル所ヲ失ハザルナリ。

不レ苟ハカリソメニ其ノ從事セル所ヲステザルナリ。

細席ハ茵席ニテ昔自カラ踐ミタルモノニテ、茵昔ノ言ハ卽チ平生習ヒタル言ナリ。

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爲堯舜。故以喩焉。六貳之博。卽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集盧文弨曰。貳當作蓺。聲之誤也。卽六經也。增下文曰。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仍案。六貳當六經誤。夫荀卿說王道者也。豈以六博求財哉。

○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幡與翻同。增蛻音稅。又音退。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也。增出尺類反。無留善。有善卽行。無留滯也。無宿問。當時卽問。不俟經宿。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事究其難。增盡津忍反。

○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集先謙案。君子不以窮達易心。故立志常如窮時。雖君相問。必以正對。楊說非。

○君子險窮而不失。不失道而隕獲。集盧文弨曰。險窮卽阨窮。增險與阨同。孟子曰。阨窮而不憫。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侉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爲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集盧文弨曰。案。廣韻。侉痛呼也。安賀切。宋本作錡。字書無攷。今從元刻。郝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假借爲絪。絪又譌爲細耳。王念孫曰。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絪馮。如淳曰。絪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卽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兪樾曰。郝王之說塙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譌。荀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絪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

差ハ差等ヲツケルナリ。

知レ人ハ賢人ヲ知リテアゲルコト、知レ事、職事ヲ辨ズルコトナリ、以レ事詔ハ事事ニ命令スルナリ、農精ニ於田ニノ語前解蔽篇ニ見エタリ。

問ニ堯舜ニハ卽チ先王ノ道ニ質ストイフニ同ジ、無レ有ハ已ニ道藝ナキナリ、天府ハ天ノ藏府ニテ道藝ノコモレル處、下文ノ六藝コレナリ。

增注本ハ先王ノ上ニ曰ノ字無シ。

六貳ハ六藝ニ作ルベシ、卽チ六經ヲイフ。

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增差楚宜反。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增詳于解蔽篇。○賈音古。

○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增謂先知也。○治直吏反。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者。增卞皮彥反。晉人欲伐衞。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衞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者。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增有不知。則可問于堯舜。蓋謂求于先王之道也。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集兪樾曰。案。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卽是堯舜。無有而求。卽是天府。下文贅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爲六藝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眞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藝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眞入天府而求之也。增無道藝。則可求于天府。蓋謂就賢者而學經也。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爲堯舜。增堯舜雖沒。其道猶存。是與堯舜存同。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

モ自カラ行ヲ修飾スルナリ。

二者ハ好義ト好富トナリ、亂ノ上ニ治ノ字ヲ脫ス、衢ハ分岐ナリ。

栗所曰ク絕ハ施ニ作ルベシ、恥・施・舊・背四字押韻ナリ、傾施ハ空施トイフガ如ク、惠施ヲナスナカレトナリト、分背ハ背クナリ。湯ハ殷湯、旱而禱ハ年ノ旱ニ値ヒテ雨ヲ禱ルナリ、不節ハ調節ヲ得ザルナリ、極ハ困難ノ極ナリ、苞苴ハ賄賂ナリ。

義。則民闇飾者、言上好義、則民雖處隱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篇、樷宓子賤治亶父、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即所謂民闇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士闇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闇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鹽鐵論錯幣篇、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即用荀子而小變其文。〕増羞當作義。字似而誤也。言上好義、則人人自脩其行。闇謂人之所不見也。○好呼報反。下同。補好羞當作羞貧。蓋因下句誤加好字。後脫貧字也。闇當作閣、與掩同。言上羞貧、則民掩貧乏、而務華飾也。

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樂〕劉台拱曰、二者二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増衢道之所枝分也。亂上疑脫治字。○衢其俱反。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増傾絕矣三字忍衍。○背音佩。補傾絕。白鹿曰、疑當作負施。

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樂〕先謙案、節猶適也。謂不調適。說見天論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増與音餘。下同。雨于符反。下同。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増說苑、榮作營。是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與起也。鄭注禮記曰、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増說苑、與作昌。義似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増無主乃亂。故立君。○為于僞反。故古者

理セズト也、場ハ稼穡ヲナスノ地、圃ハ王氏ノ說ニ從ヒテ圃ニ作ルベシ、蔬菜ヲツウル處ナリ。以上皆自身手ヅカラセズシテ適當ナル人ニ任シテ民ト利ヲ爭ハザルナリ。

然故ハ然後ト同ジ、財ハ則ニ作リテ下ノ貧窶ノ句ニツヅクベシ。竄手ハ手ヲツケテ仕事ヲナスルコトノ出來ルナリ。

文王以下數句前仲尼篇ニ見ユ。

任ハ負擔、不能ハ負擔ニ堪フルコト能ハザルモノナリ。

羞ハ義ノ字ノ誤、闇飾ハ人ノ見ザル所ニ於テ

曰圃即楊注所本。兪樾曰。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不得留遷如商賈也。此云冢卿不脩幣。注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冢卿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敝字之誤。施當爲杝。古同聲叚借字也。杝即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籬杝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杝。木垣曰柵。說文木部。杝落也。冢卿不脩敝杝。謂籬落敝壞。不脩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爲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增場亦樹菜蔬地。當春夏生埴之時謂之圃。秋冬築此蓄其物謂之場。蓋皆於園地爲之。故曰場園。周禮曰。以場圃任園地是也。

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

集王念孫曰。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爲句。則字下屬爲句。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然後民不困財。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爲非。當從今本。

貧窶者有所竄其手。

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集先謙案。有所竄其手。猶言有所措手也。楊注失之泥。羣書治要。作有所竄其中矣。疑以意改之。增樂音洛。施始豉反。窶其矩反。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

竝解在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增文王以下自一章。不與上文同。本注非。案語助。○卒遵聿反。

○多積財而羞無有。

羞貧。

重民任而誅不能。

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集先謙案。重民任。謂虐使之。增鄭玄以任訓賦稅。見禮記檀弓篇。補能耐通。

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增行下孟反。下同。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

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脩飾也。集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爲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

作用モ亦熱心ニ注意スルノガ肝心ナリトナリ。

通ハ商人ノ如ク融通シテ利殖スルナリ。

息ハ繁殖サスルナリ、錯質ハ贄ヲ執リテ人ノ臣トナルナリ。

冢卿ハ上卿、不脩幣ハ俞氏ノ説ニヨリテ不脩敝帷ニ作ルベシ、帷ハ籬ナリ、即チヤブレタルマガキヲ自ラ脩

之求箴也。集俞樾曰、楊説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乎。眸當讀為眊。説文目部、眊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牟冒也。眸之與眊、猶牟之與冒矣。説文又有督、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敄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卞隨、舉牟光。即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増箴與鍼同。眸亡侯反。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増去起呂反。下同。好呼報反。下同。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増治直吏反。重直用反。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財貨也。増喪息浪反。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貿遷如商賈也。増韓詩外傳、通上有言字。下二句、作驕馬之家、不時鷄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繁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贄。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馬乘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増錯七路反。質音至。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蔬菜曰園。謂若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集王念孫曰、場園當為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為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及射義鄭注、竝云、樹菜蔬

孟子七篇中ニ見エズ、漢書藝文志ニ孟子外書四篇アリトアレバ、或ハ其ノ中ニアリシモノカ、荀子ノ書必ズシモ悉ク孟子ヲ排スルニアラザルヲ知ルベシ。

擧ハ政事ヲ擧ゲ行フナリ。

氏羌ハ皆西夷ノ名、虜ハ捕虜トナルナリ、係壘ハ繫累ニシテシバリツナガルルナリ、死者ヲ焚葬スルハ其ノ俗ナリ。

秋豪ハ秋毫ナリ、微細ノ義ニ用フ、靡ハ靡弊セシムルナリ、幾ハ豈ト讀ム。

箴ハ針ナリ、益明ハ視力ヲ加フルナリ、眸而見之ハ眸ヲコラシテ注視スルナリ、思慮ノ

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增齊宣王名辟彊。陳敬仲之後也。孟子曰。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三息暫反。○公行子之之燕。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子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增之之。上語助。下往也。○行戶郎反。燕於賢反。下同。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志卑者輕物。物事。增輕牽政反。下同。輕物者不求助。不求賢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擧。既無輔助。必不勝任矣。增擧謂擧賢也。補言燕君不求助。必不擧用賢士。蓋子之之燕。其志在求仕。故曾元告之如此。○氏羌之虜也。謂見俘掠。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爲累。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增列子曰。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登遐。然後成爲孝子。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卹其大。而憂其小。與氏羌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讀爲豈。集陳奐曰。案。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念孫曰。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糜靡。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增靡靡弊之靡。○夫音扶。下同。今夫亾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

八十以下數語禮記王制篇ニ見ユ、齊衰大功ハ前ノ禮論篇ヲ參照セヨ。

不レ事ハ政ニ從フヲ免セラルルナリ。

不ハ來ニ作ルベシ、諸侯ニ從ヒテ新ニ其ノ采地ニ從リ來ルモノナリ、昏ハ婚ナリ、朞ハ期ニテ一年ナリ。

子ハ孔子、續然大夫ハ剛強不屈ニシテ大夫ノ節アルナリ。

管仲既ニ天子ノ大夫タルニ足ラズンバ、餘ノ三子言フニ足ラザルヤ知ルベキノミ。

事ハ政事、攻ハ攻メ除クナリ、此ノ一條今ノ

○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 不當爲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入采地。【增】齊音咨。衰七雷反。 與新有昏。朞不事。 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也。【增】不事謂不從政也。禮記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朞音基。

○子謂子家駒。句。【增】 續然大夫。不如晏子。 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然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集】盧文弨曰。續然大夫。四字未詳。郝懿行曰。續古作賡。賡之爲言庚也。庚然剛強不屈之貌。言不阿諛也。【增】續然纏綣從公貌。補未詳。注慶當作遂。 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 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增】用者主辨用。而無文之謂。 子產惠人也。 【增】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不如管仲。 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 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至用仁義也。【增】知音智。 野人也。 【增】禮記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 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爲王者佐。【集】郝懿行曰。此謂管仲尙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爲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是。【增】此獨論管仲耳。不及於四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

商容ハ殷ノ賢人、表ハ旌表チタツルナリ、鄕ハ向フナリ。

毎國俊士アレド上ニ居ル人之チ用フルコトチ知ラザルナリ。

遂ハ水中渉ルベキ徑路ナリ。

用ハ增注本ニ以ニ作ル。

服ハ行フナリ、先民ハ先世ノ賢者、詢ニ于芻蕘ニトハ薪取リナドノツマラヌ賤シキ者デモ我ノ疑アルトキニハ就イテ謀ルトナリ。

法ハ一定ノ規範、類ハ類例ナリ。

理ハ事理、相守ハ相聯關制約スルナリ。

應ハ應ヅ當ル所アルナリ、相順ハ政教習俗ノ相順應スルナリ。

○飲於鴆反。食祥吏反。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鄕善矣。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鄕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增鄕許亮反。補注築當作樹。

○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也。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亾人好獨。以喩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亡由於好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也。集洪頤煊曰。遂當作墜。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作溺者不問墜。郝懿行曰。墜古今字。先謙案。詩載馳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遂曰跋涉。二遂字與此義同。晏子作墜乃誤文。洪據以爲說非。增好呼報反。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增芻側愚反。蕘如招反。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集郝懿行曰。類猶比也。古謂之決事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慶賞刑罰通類。亦然。楊注未明晰。盧分段竝非。二句又見王制篇。兪樾曰。古所謂類。卽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理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爲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也。增應猶當也。本注百姓二字似衍。補注百姓當作百事。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增順謂順類也。

蘙ハ穢ト同ジ。

理ハ治ナリ。

十教ハ七教ノ誤ナルベシ、六禮七教皆禮記王制篇ニ見ユ、集解及増注ニ引ク所ノ如シ。

樾曰、交讀爲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妒昧之臣。是交譎與妒昧、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增交讀爲狡。

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薉與穢同。孽妖孽。言終爲國之災害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國賴其言而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知榮辱。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增家猶言每家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鄕・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導謂教導之也。十或爲七也。集王念孫曰、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鄕・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十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爲十教、失之。增在國中之謂大學。在鄕黨之謂庠。在郊遂之謂序。禮樂志曰、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是也。十字或爲七、爲是。禮記曰、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詩小雅緜蠻卒章。

文貌情用ハ禮論篇ニ見エタル文理情用ト同義ナリ、下數句モ同篇ニ散見セリ。

以人ハ人才ヲ推擧スルナリ。

復トハコレマデ正道ヲハヅレタ事ヲナシ居タルヲ一變シテ正道ニ復スルナリ。

奉トハ主旨トスルコトナリ、交ハ狡ナリ。

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巂。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集】王引之曰。大之當為六。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為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增】而大舊作而六。是據三十六字私改之者也。今據宋本・元本・孫鑛本・標注本改之。

○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 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集】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為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案。王謂文貌猶文理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竝引作文貌。是其證。【增】此當從禮論篇注。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 【增】索色白反。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 並解於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衞社稷。人謂擧賢也。【補】論語云。能致其身。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

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 掩閉公道。謂之暗昧。【增】公猶君也。○妒丹故反。

奉妒昧者。謂之交譎。 交通於譎詐之人。相成為惡也。【集】兪

字ノ下ニ止ノ字アルベシ、夫ヨリ妻ヲ稱シテ内トス、既ニ内人アリトモ性慾ヲ節制セザルベカラズ、故ニ十日一御トス、御ハ侍ナリ。

面ヲ視ルハ顏色ヲ伺フナリ。

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氷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昏禮。故云氷泮逆女。殺所介反。集盧文弨曰。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並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婚期。家語所說亦同。匏有苦葉所云。迨氷未泮。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逮氷泮言。郝懿行曰。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未省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謬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御。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側十之形。因轉寫致誤歟。[五古文作乂]王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摽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為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兪霜降逆女者。家語本命解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冰泮殺內者。呂子上農篇云。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農不出御。謂急農事皆野處也。十日一御者。為之也。本注所說。已失正文意。又失詩義。失詩義者。不關荀卿書。故不辨之。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

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

蓋臣於君前視

設衣ハ謙衣ノ誤ニテ常服ナリ。

咸卦ハ䷞艮下兌上ノ卦ナリ、艮ハ山、兌ハ澤、又艮ハ少男、兌ハ少女ナリ。

始ハ事ノ始ナリ、必ノ字增注本ハ則ニ作ル。

和樂ハ和鸞ニ作ルベシ、此ノ一段正論篇及禮論篇ヲ參照セヨ。

律ハ音樂、習容ハ容儀ヲ習ハシ修ムルナリ、士ハ出ニ作ルベシ、出勤スルナリ。

秋霜降リテヨリ以後冬期農事ノ暇ニ嫁娶ヲナシ、春氷解ケテ以後ハ之ヲ止ムトナリ、殺ノ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增本注說卦。當作序卦。今見周易序卦傳。文少異。咸感也。以高下下。增艮為山。兌為澤。○高下遐嫁反。下男下同。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後相成。○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敬反。增重直用反。補聘士亦以高下下。其重始與親迎同。禮者人之所履也。增所履行也。失所履。必顛蹷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增禮記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蹷音厥。○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增權稱錘也。故人無禮不生。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事無禮不成。增事謂祀與戎。國家無禮不寧。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和樂之聲。此言珩珮之聲。和樂人心也。增樂當作鸞。字之誤也。禮論作鸞。步中武象。趨中韶護。珮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集顧千里曰。案。疑或說是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為證。增中陟仲反。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珮聲。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脩立之名也。集先謙案。士當為出。說見上。補士當作出。玉藻曰。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氷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氷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

ニ先ンズルヲ許サザルナリ。
吉事ハ宗廟ノ祭、朝廷ニ出ヅルコトナド、尊ハ人爵ナリ。
不レ得ハ聖人ノ禮法ヲ得ザルヲイフ、汪氏君臣以下ノ四十一字ヲ以テ下文國家無レ禮不レ寧ノ下ニアルベシトナス、或ハ然ラン。
享ハ聘問シ往ク時携ヘ行キテ獻ズルミヤゲ物ナリ、私覿ハ使者ガ公ノ事終リテ私ノ謁見ヲ爲スナリ。
言語ハ此處ニハ主トシテ賓客ニ對スル言語ニツキテイフ、穆穆ハ和敬ノ貌、皇皇ハ美明ノ貌、濟濟ハ多士ノ貌、鎗鎗ハ蹌蹌ニテ士ノ多クナラビ行ク貌ナリ。
訕ハソシル、亡ハ逃亡シ去ルナリ。
粱ハキビアハノ類ナレド、粱肉トイヘバ美味ナル米ト肉トヲイフ、酒アマザケノ類ハ顏色マデ變ズル故ニ此ハ辭スベシトナリ。
寢ハ居室、ソノ制廟屋ノ構ニスグベカラズ、

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帛以請覿。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覿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増】覿徒歷反。見賢遍反。【補】注以珪璋三字。當移享奉上。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増】此與賓客言之狀也。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蹌同。濟濟多士貌。蹌蹌有行列貌。【増】濟濟蹌蹌。謂出入進退之儀也。○朝直遙反。濟子禮反。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謗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肸。衛侯之弟鱄。怒謂若慶鄭也。【増】訕所諫反。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増】三息斬反。

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也。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増】食上祥吏反。下如字。辟音避。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麤。設宴也。【集】王念孫曰。設當爲讌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讌宴也。（今注文讌字。亦誤作設。）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證。【増】設當作燕。字似而誤。禮記曰。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故曰見夫婦也。【増】見賢遍反。

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

平衡ハ跪キテ手ヲ前ニ出シ頭ヲ垂レテ手ニ至ル、即チ水平ニアルナリ、下衡ハ兩手地ニ至リ頭ハ兩手ノ上ニ至ルナリ、稽顙ハ頭直チニ地上ニ觸ルルナリ、稽ハ留、留メ置クナリ、顙ハ額ナリ。

大夫ノ其ノ臣ヲシテ己ヲ拜セシメテ稽首セシメザルハ、家臣ヲ尊敬スルガ故ニ然ルニアラズ、稽首ハ君ノ己ヨリ受クルモノナレバ、己ハ之ヲ避ケテ其ノ臣下ヨリ之ヲ受ケズトナリ。

一命ハ初任ノ官、即チ公侯ノ國ニテハ士ナリ、齒ハ年齒ノ順ニヨリテ坐立ノ列次ヲ定ムルナリ、士ノ時ニハ尚ホ鄉人ト同列ニ在ルナリ、再命ヲ受ケテ大夫トナレバ鄉人ト齒ヲ論ゼズ、タダ親族ノ間ニ於テ之ヲ論ズルノミ、三命ヲウケテ卿即チ上大夫トナレバ族人ト雖モ之ト年齒ノ高下ヲ問ハズ、親族中七十歲ノ老人アリトモ此ノ卿

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集】郝懿行曰。拜者必跪。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顙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增】下遐嫁反。【補】陳祥道曰。稽首。首至手而稽留焉。稽顙則首至地矣。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

辟讀爲避。【增】禮記無所字。是也。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

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增】周禮黨正職。作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據此考之。齒於鄉。交于鄉人以齒列也。非特鄉飲酒之時也。【補】雖當作唯。言三命不齒於族。唯其七十者不敢先也。禮祭義曰。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注引此。而有改雖。枉就其說。何也。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補】此上下疑有缺文。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爲序。【增】吉事謂祭祀也。古者五禮以祭事爲吉禮。尚尊。文王世子所謂。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也。尚尊舊作上尊。今據宋本元本改之。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

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增】富國篇。無君臣不得不尊六字。夫婦作男女。驩作歡。○少詩照反。長竹丈反。

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集】注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寧之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文而誤。

○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珪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

事ヲ治ムベキヲ言フナリ。策ハ竹ヲ編ミテ警戒ノ辭ヲ書シタルモノナリ。配ハ匹敵スルナリ、接ハ知ヲ以テ物ノ來ルヲ迎接スルナリ、豫ハ豫想シ豫防スルナリ、二策ハ上ノ第一策ニ次ゲル第二策ナリ。閭ハ里門、慶弔相接シテ至ルベク油斷ハデキヌナリ、禍福ノ出入ニ一定ノ門戸ナキナリ。耕者耦立ハ二人ナラビ立チ未ダ並ベテ耕スナリ、式ハ車ノ前方ノ横木ニテ此ニ憑リカカリ頭ヲ俯シテ敬意ヲ表スルナリ、十室之邑ハ十軒バカリ家ノアル村ナリ。殺ハ禽獸ヲ田獵スルコト、大蚤ハ其ノ餘リ時期ニ先ダツコト、朝ハ朝廷ニ出ヅルコトナリ。動斯陷ハ擧動スルゴトニ皆禍ニ陷ルナリ。

中卿若宗伯也。增先悉薦反。下同。補接承也。如承待事至然。

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擧。增後胡豆反。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也。二策第二策。

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冠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補敬儆通。

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增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亦此意。

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集先謙案。羣書治要。作務哉務哉。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增家語云。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耦吾口反。下遐嫁反。

○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爲陵犯也。朝太晚爲解弛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爲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集王念孫曰。或說是也。前說非。增殺恐祭誤。禮記曰。祭祀不祈。不麾蚤。鄭玄曰。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大音泰。朝直遙反。補殺疑當作祭。聲之誤也。大蚤謂未及旦明也。少牢饋食禮。請期。宗人曰。旦明行事。

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

ナリ。
三者ハ上ノ居仁以義等ノ三ツナリ。
貨財ハ死者アル時ニ贈ル貨財、衣服ハ死者ニ着セル衣服、玩好ハ死者ノ好メルオモチヤノ類、玉貝ハ死者ノ口内ニ入ルルモノナリ。
佐生ハ遺族ヲ助クルナリ。
送死ハ死者ニ贈ルナリ。
贈リ物ヲナシ弔ヲナスニハ、死者ノ尚ホ柩尸ニアリ遺族ノ尚ホ悲哀ニシテ居ル間ニ早クスベキモノデ、時期ヲ過スハ不禮トナルヲイフ。
吉行ハ目出度キ事へ行クコト、五十ハ一日五十里ノ速度ニテ行ク、犇ハ奔ト同ジ、喪ニ奔セテ赴クニハ速度ヲ加フルナリ。
政之輓ハ政ヲヒキ行ク車ノ如キヲイフ。
如之何云云ハ大位ハ天下安危ノカカル所、天子已ニ位ニ即ケバ早ク悲憂ヲ含テ天下ノ

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爲本。終成於禮節也。增本謂治國家之大經。末謂威儀節奏。詳見左傳昭公五年女叔齊之言。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爲道。○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竽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賵賻。知死則襚唅。集盧文弨曰。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襚。增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襚。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增送猶贈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增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蓋未葬之稱。不及悲哀。謂已卒哭也。周平王踰年而歸惠公仲子之賵。春秋非之。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犇喪亦宜行遠也。禮記犇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增犇古奔字。○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增輓音晚。補輓綩同。引車紼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爲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爲賊害。策編竹爲之。後易之以玉焉。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爲捷。速也。

處ノ字居ニ作ルベシ、非禮ノ禮ハ仁ニ作ルベシ、仁モ必ズ施スベキ所ニ施スベシ、卽チ節度ヲ要スルナリ、是レ禮ノ仁ヲ行フニ缺クベカラザル所以ナリ。

不レ理ハ條理ナキナリ。敢ハ果斷敢行スルナリ。

不レ知ハ不レ和ニ作ルベシ。

和ハ調和シテ行フナリ。

發ハ内部ノ調和ノ精神ヲ外部ニ發表スルナリ。

致一ハ極致ハ一致スルヲイフ。

反レ本ハ仁義ニ復ルナリ、成レ末ハ禮節ヲ成ス

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也。仁非其里而處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爲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集盧文弨曰。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郝懿行曰。虛讀爲墟。墟里人所居。因借爲居字。非居聲之誤也。王念孫曰。虛當爲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說同。又引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劉說同。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增桃源藏曰。禮當作仁。或云。虛當作處。下文云。處仁以義。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也。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補以下文推之。敢當作節。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爲和。集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隸書和字或作和。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楊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失之。增知或爲和。是也。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八音。則不成樂也。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增致猶極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增處昌呂反。補推恩而不理之反。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禮。然後爲義。補遂理而不節之反。制禮反本成

行也者トハ眞ニ人ノ行爲ト稱スルニ足ル者ハトノ意ナリ。
賜予ハ物ヲ施與スルコト、宮室ハ一家ノ內一家ヲ視テ一小國トナスナリ。
勿面ハ愛情ヲ顏色ニ出スナカレトノコト、勿貌ハ氣ノ毒相ナ顏付キヲ見セルナトノコト、勿彊ハ强ヒテ無理ヲスベカラズトナリ。
禮經ハ禮制ヲ載セタル書物ヲイフ、皆禮也ノ三字增注本ニハ背禮者也ニ作ル。
親ハ親戚、故ハ故舊、庸ハ功、殺ハ差等ナリ。
倫ハ理ナリ、次第ナリ。
節ハ節度、序ハ次序ナリ。

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集】郭嵩燾曰。宮室與國家對文。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門梱之內。庭戶之閒。盡一家之人言之。楊注誤。【增】予音與。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曾子。【集】郝懿行曰。此出曾子立事篇。荀稱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優以辭色。勿彊謂匪怒伊敎。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非。【增】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古屋鬲曰。勿彊學記所謂。道而弗牽也。○彊其兩反。【補】面疑當作靦。貌藐通。輕小也。

○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亾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集】盧文弨曰。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也。誤。【增】背字舊作皆。後人私改者也。今據宋本元本改之。背禮者也。猶言背禮者耶。檀弓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亡音無。背音佩。

○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

不可太質。故爲之飾。【增】驩歡同。禮論作歡。

○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

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增】禮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

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

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增】禮記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長竹丈反。

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

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也。【增】禮記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

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

五十ノ人ハ父死ストモ一定ノ禮制ヲ悉ク行フヲ要セズ、七十トナレバ唯ダ衰ヲツクレバ可ナリ。

昏禮ニ壻親ラ往イテ女ヲ迎フルヲ親迎トイフ、壻ノ父寢ニ在リテ南ニ向ヒテ立チ、壻ハ其ノ前ニ來リ跪キテ訓戒ヲ聽ク、醮ハ酒ヲ酌ンデ酬酢セザル一種ノ禮、相ハ助クルノ義、妻ヲ云フ、宗事ハ宗廟ノ祭事、隆率ハ其ノ妻ヲシテ婦道ヲタツトビテ從ハシムルナリ、先妣ハ母、有常ハ其道ヲ守リテ變ズルコトナカレトノ意。

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于大塡。顓頊學于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跗。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集盧文弨曰。案。新序五。太塡作大眞。古今人表作大塡。錄圖作綠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威子伯。時子思作鈘時子思。增今新序。大塡作大眞。錄圖作綠圖。成子伯作威子伯。時子思作鈘時子斯。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衰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集郭嵩燾曰。五十不成喪。卽檀弓五十不致毀也。增衰七雷反。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增士昏禮。作承我宗事。○迎魚敬反。鄉音向。相息亮反。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勗率。鄭云。勗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增唯舊作惟。今據宋本改之。士昏禮能作堪。敢上有不字。無矣字。○能音耐。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在禮也。增夫音扶。行也下孟反。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增長竹丈反。弟大計反。賜予其宮室。宮室妻子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

時ハ物ヲ用フルニ其ノ時ヲ得ルコト、宜ハ適宜ナルコト、敬交ハ敬文ニ作ルベシ、驩ハ歡ト同ジ、心ノウチトクルヲイフ。

表ハ目標ヲ建ツルナリ、表亂ハ亂ノ中ニ禮ノ標準ヲタテテ目的トスルナリ、郝氏以テ亂タルヲ表明スルトスルハ非ナリ。

舜ノ臯陶ニ告グルノ語、孔子ノ心ノ欲スル所ニ從ヒテ矩ヲ踰エズト言ヒシト同意、大標準サヘ示シ置ク以上ハ強ヒテセズトモ天下自然ニ治マルトナリ。

禮ナルモノハ一般ニ人ヲシテ相當ノ人格ヲ備ヘシメンガタメニ興ルモノニテ、必ズシモ專ラ聖人ヲ養成センガタメニハアラズ、但ダ聖人モ固ヨリ禮ニ依リ之ヲ學ンデ成就セシニ外ナラズトナリ、古聖王ノ師事セシト稱スル人ニツキテハ劉向ノ新序ヲ參考スベシ。

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爲敬文。此敬文誤爲敬交。猶彼敬文誤爲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增今詩。指作旨。唯作維。驩歡同。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

表標志也。此明爲國當以禮示人也。集郝懿行曰。天論篇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爲亂而後人不犯也。增去起呂反。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虞書舜美皐陶之辭。言皐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喩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皐陶也。集郝懿行曰。此語今書以入大禹謨。維字作俾。荀所偁則未知出何書也。又解蔽篇偁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舜曰。彼援道經。皆不偁書。兪樾曰。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尙書爲說。乃曰引之以喩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皐陶也。失之矣。增治直吏反。補此引舜之言。以明聖人從心所欲。而其身自治。不待以禮制欲也。

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

補成聖當作聖人。因下文而誤也。言賢人以下。可由禮以成聖也。

不學不成。

禮本爲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增爲于僞反。補此句屬下章。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敎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

問士ハ問事ニ作ルベク、人ニ事ヲ問ヒタヅヌルナリ、璧ハマルキ玉、瑗ハ一方ニ孔ノアケル玉、絶ハ訣別シテ顧ミザルナリ、玦ハ環ノ切レタルモノ、反ハ決絶セントシタルモノヲ後ニ還スニテ、環ニモ還ノ意アリ。

設ハ設ケ施スヲ必要トスルナリ、役ハ仁心ヲ運用スル役ナリ、盡ハ禮ヲ以テ善ヲツクスナリ、天施ハ自然ノ施設ナリ、聘禮志ハ今ノ禮記ノ聘禮記ニ當ルベシ、幣ハ物品、財ハ金錢ノ類、侈ハ多ク用ヒスギルナリ、殄ハナクスルナリ、禮云ノ語ハ論語ニ見ユ、徒ニ玉帛ヲ以テスルモノハ眞ニ禮ト稱スルニ足ラザルヲイフ。

指ハ旨ニテ美ノ意、偕ハ齊等ニテトトナヒツツクシキナリ、外形美ナリトモ適用敬文等ヲ得ザレバ、禮ト稱スルニ足ラザルヲイハンガタメニ、此ノ詩ヲ引ク、

以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衞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珪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珪召諸侯。召臣以瑗歟。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集】郝懿行曰。士卽事也。古字通用。楊注不誤。而語未明晰。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以璧爲摯。如魯哀公執摯於周豐也。【増】聘人。徵辟人也。蓋古徵士之禮。有如此者耳。絕人以玦。晉獻公賜申生以金玦之類。反絕以環。晉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于夷吾之類。共見晉語。【補】問卽問人於他邦之問。士疑當作人。江田子錦曰。注衞侯子貢。當作楚子郤克。此混二事。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

人主根本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爲國以仁爲先也。【増】知音智。【補】言人主設立仁心焉。則知者可役矣。禮文可盡矣。亦本立而道生之意。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集】盧文弨曰。案。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増】今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禮云以下見論語。古屋鬲曰。殄當作歾。與殁沒通。○志音誌。

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集】俞樾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

端後端共ニ稜角アルモノ、荼ハ之ニ次ギ前端圓クナリテ後端ノミ角ヲ成シ、笏ハ更ニ之ニ次ギ前後兩端皆圓曲ヲナシテ稜角ナキナリ。

彫弓ハ彫刻ヲ施シタル弓、彤弓ハ朱塗ノ弓ナリ。

相見ハ出會、介ハ副ナリ。

教出ハ教士ニ作ルベシ、平素教養セル子弟ヲ多ク率キテ行クナリ。

仁ハ仁厚ノ人、之ヲ留守居ニアツルナリ。

聘ハ徵スルナリ、珪ハ上圓ク下方ナル瑞玉、

禮也。 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珪。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剡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圜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然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增】玉藻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其形則詳于考工記玉人職。又案。大夫笏以魚須文竹。見玉藻。本注器用之器可疑。○珽音挺。笏音忽。【補】注器當作服。然上脫挺字。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彫謂彫畫爲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增】大雅行葦詩。敦弓既堅。毛云。敦弓畫弓也。釋文敦音雕。又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者。其義見左氏文公四年傳。○彤徒冬反。

○諸侯相見。卿爲介。 相見謂於郊地爲會。介副也。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爲上擯。出會則以卿爲上介也。【增】相見謂朝會之時也。

以其教出畢行。 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集】王念孫曰。教出當爲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文與此同也。下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當爲出。言必聽律習容而後出也。〔楊云。聽律謂聽佩聲。使中音律也。〕玉藻云。習容觀玉聲乃出。〔鄭注曰。玉佩也。〕是其證也。隷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溷。〔隷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敖省作敖。賣省作賣。款省作款。皆是也。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傳寫多誤。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作諜士。管子大匡篇。士欲通。吏不通。今本士譌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皆其證也。〕楊說皆失之。【增】教教衞。謂所教武衞之士。大戴禮出作士。是也。畢行一師畢行也。定公四年左氏傳曰。君行師從。杜預曰。二千五百人。或曰。教下脫衞字。

使仁居守。 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

駕ハ車駕ノ備ヘナリ。

輦レ輿就レ馬ハ急ニ發シテ馬ノ來ルヲ待タズ、輿ヲ人ニヒカセテ行キ、馬ノ居ル所ニ至ルナリ、牧ハ郎チ其ノ處ナリ。

山冕ハ山ノ模樣ヲ畫キタル冠、玄冠ハ黑キ冠、裨冕ハ前富國篇ニ見ユ、韋弁ハ皮冠ニテ韋ハナメシ皮ナリ。

御、服皆用フルナリ、珽ハ笏ノ最モ大ニシテ前

未レ可レ信也。太微垣有レ屏。四星在ニ端門內ニ。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レ屏。惟皋門無レ之。應門內有レ屏。故宁在ニ門屏之閒ニ。門卽應門也。其言甚辨。見ニ所レ著求古錄ニ。今採ニ其說ニ存レ之。增本注浮思卽罘罳。博雅曰。罘罳屏也。○諸侯召ニ其臣ニ。臣不レ俟レ駕。增論語曰。君命召。不レ俟レ駕行矣。顚ニ倒衣裳ニ而走。禮也。增毛萇曰。上曰レ衣。下曰レ裳。詩曰。顚ニ倒之ニ。自レ公召レ之。增詩齊風東方未明篇。天子召ニ諸侯ニ。諸侯輦レ輿就レ馬。禮也。輦謂ニ人輓ニ車。言不レ暇レ待ニ馬至ニ。故輦レ輿就レ馬也。增輦力展反。詩曰。我出ニ我輿ニ于彼牧ニ矣。自ニ天子所ニ。謂ニ我來ニ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ニ馬於牧地ニ。鄭云。有レ人自ニ天子所ニ。謂ニ我來ニ矣。謂下以ニ王命ニ召上レ己也。此明ニ諸侯奉ニ上之禮ニ也。增出尺類反。○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謂ニ畫ニ山於衣ニ而服レ冕。卽衮冕也。蓋取ニ其龍ニ則謂ニ之衮冕ニ。取ニ其山ニ則謂ニ之山冕ニ。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曰レ龍。次二曰レ山。次三曰ニ華蟲ニ。次四曰レ火。次五曰ニ宗彝ニ。皆畫。裳四章。次六曰レ藻。次七曰ニ粉米ニ。次八曰レ黼。次九曰レ黻。皆絺。鄭注覲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レ上。其餘爲レ裨。以ニ事尊卑ニ服レ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レ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ニ裨冕止ニ於大夫ニ。士已下不レ得レ服也。韋弁謂下以ニ爵韋ニ爲レ韠而戴ニ弁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增物茂卿曰。諸侯玄冠。大夫裨冕。當ニ是諸侯裨冕。大夫玄冕。彼此互誤。愛曰。覲禮曰。侯氏裨冕。司服職曰。卿大夫之服。自ニ玄冕ニ而下。如ニ孤之服ニ。是物氏所レ據也。然荀卿富國篇曰。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玄裷衣冕。卽司服職衮冕也。然則此玄冠。當ニ據ニ富國篇ニ作ニ玄冕ニ。裨冕本注是也。唯鄭云。當レ作ニ倞ニ云。非ニ鄭說ニ也。韋弁。富國篇及司服職。皆作ニ皮弁ニ。韋弁則王者兵事所レ服也。或是皮弁韋弁同物。而王者兵事服ニ士服ニ矣。補山冕疑ニ兗冕之誤ニ。注鄭云當レ作ニ此云ニ。天子御レ珽。諸侯御レ荼。大夫服レ笏。

此篇ハ荀子ノ語錄トモ見ルベキモノニテ、內容雜駁ナレドモ前半ハ專ラ禮ヲ論ジテ三禮ト出入スルモノ多シ、篇名大略ナルモノハ篇首ノ語ヲ取リタルモノナリ。

大略ハ大凡大率トイフガ如シ。

王者ハ國ノ中央ニ都シテ居レバ、四方ノ旁邊ヘ里程均一ニシテ朝貢ヲ便ナラシムルヲウルナリ。

天子ハ外ヲ見ルヲ好マザル故ニ門ノ外ニ塀ヲ設ケテ障蔽トシ、諸侯ハ外ノモノノ內ヲ窺フヲ好マザルガ故ニ門外ニ塀ヲ設クトナリ、屏ハ今支那ノ家屋ノ前ニアル照壁又ハ影壁ト稱スルモノニテ、我ガ國ニテハ目カクシノ類ニアタル。

荀子卷第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九。[集]盧文弨曰。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間一格。以識別之。[增]此篇間有似抄錄者。不特荀卿語也。本注九舊作七。今據舊目錄改之。

大略　擧爲標首。所以起下文也。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增]王于況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詐側嫁反。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增]近如字。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倞謂不欲見內。不察泉中魚之義也。[集]郝懿行曰。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也。蓋屏之制。如今之照壁。釋名云。屏自障屏也。蒼頡篇云。屏牆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外內也。荀書每援禮文。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即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鶚氏箸論。深是高說。以爲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

荀子卷第十八終

嫫母力父皆古ノ醜婦ナリ、力父ハ、增注本刁父ニ作ル。

明・聰・凶・同ヲ一叶韻トス、明ハ蒙ト叶音ナリ。

結句上天ヲ呼ンデ訴ヘテイフ、世ノ乖戻此ノ如シト雖モ、我ガ上天ハ必ズ此ニ贊同一致セズシテ我ガ正道ニ與シタマフナラント。

字之誤。楊未省照耳。汪中曰。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增】子都美男也。謝墉曰。明是閭字之誤。楊未省照耳。【補】漢詩外傳亦作子都。

嫫母力父。是之喜也。

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力父未詳。喜悅也。【集】盧文弨曰。力父俗本作刁父。今從元刻。與韓詩外傳四同。【增】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悅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手黃帝。刁父蓋醜男也。〇嫫音摸。刁音貂。父音甫。

以盲爲明。以聾爲聽。以危爲安。以吉爲凶。

【集】郝懿行曰。以危爲安。韓詩外傳四。作以是爲非。

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言惑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增】戰國策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布與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聽。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與此異。【補】徂徠曰。滔滔皆是意。

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吳師道曰。鎬通。〕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趙以爲上卿。〔後語作上客。〕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鄙語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聽。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外傳末引詩。作上帝甚滔。無自瘵焉。〕郝懿行曰。琁即瓊字。韓詩外傳四作璇。非。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

雜布麤布。【集】王念孫曰。此謂布與錦襍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說文。布枲織也。〕言美惡不分也。楊以襍布二字連讀。而訓爲麤布失之。【增】雜言雜二者。

閭娵子奢。莫之媒也。

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娵。楚詞七諫。謂閭娵爲醜惡。蓋一名明娵。漢書音義。韋昭曰。閭娵梁王魏瞿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爲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爲之媒也。娵子于反。【集】盧文弨曰。明是閭。

異ハ區別スルコトナリ、此ノ句ハ美惡精粗チ辨別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ニ喩フ。

閭娵ハ古ノ美女、子奢ハ詩經ニ見エタル子都ニテ鄭ノ美男ナリ、莫ニ之媒ニハ、カカル美女美男ナルニカカハラズ之ガタメニ媒チナスモノナシトナリ。

天不忘トハ天必ズ我ヲ助クルアラントノ意ナリ、共ハ拱、將ハ將ニ來ラントスルナリ。聖人手ヲ拱シテ待ツ、治マルベキ時運必ズ近クメグリ來ルナラントナリ。以上鄉ヨリ將ニ至ル十九字一叶韻。

與ハ予ナリ、反辭ハ疑問ニ對シテノブルモノナリ、疑・辭・歎一叶韻、曰ハ增注本也ニ作ル。以下小歌ナリ。

塞ハ蹇ノ字ニ作ルベシ行カントスル路ノ險難ナルナリ、是レ道ノ行ハレザルニ喩フルナリ

詘約ハ窮乏、集解本ハ絀約ニ作ル、衍ハ蕃衍ニテ、ハビコルナリ。

服ノ字般ニ作ルベシ。

琁玉ハ赤キ玉、瑤珠ハ美ナル玉ナリ、此ノ句ハ君子ヲ用フ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ニ喩フルナリ、佩・異・媒・喜ヲ一叶韻トス。

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應而懈惰。故以此勉之也。【增】弟子似荀卿自稱。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集】俞樾曰。如楊注。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增】將行也。言聖人雖拱手。天時變則幾行也。當待之耳。○幾音祈。【補】疑是錯誤。當作聖人共手。天不忘也。弟子勉學。時幾將矣。言亂極反治。古今之常理也。故聖人雖不用乎世。然天豈終忘斯民乎。弟子當勉學。時運之反。其幾將不久矣。幾將將然也。孟子曰。齊其庶幾乎。正與此同。通雅云。歎後語。是也。

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及疑惑之人。故更願以亂辭敘之也。【增】與讀為予。反反命之反。謂答辭也。【補】與當作予。朱子曰。此為弟子承勉學之訓。而詰問之詞。

其小歌曰。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摠論前意也。【集】盧文弨曰。曰各本多作也。有一本作曰。今從之。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大道也。【集】俞樾曰。楊注以遠方為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增】塞道壅塞也。○塞悉則反。【補】塞當作騫。正名篇云。永思騫兮。騫與衍般叶韻。

仁人詘約。暴人衍矣。衍饒也。【集】盧文弨曰。衍不與塞服為韻。服字本有作般者。則塞或蹇字之誤。【增】詘舊作絀。今據宋本改之。○詘與屈同。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讒人般矣。般樂也。音盤。【增】服與塞叶。鼻墨反。

○琁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琁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為佩。說文。琁音瓊。【集】盧文弨曰。瑤。說文本訓美石。楊所據乃誤本也。如孔安國曰美石。而今本禹貢注。亦皆誤為美玉。又曰。此章在遺春申君書後。此書但載其賦。

惡マレテ、武器ヲ整備シテ自ラ戒ムルヲ要ストナリ。

將將ハ集リ來ル貌ナリ。

螭ハ龍ニ似テ黄ナルモノ、蝘蜓ハトカゲ、ヤモリノ類ナリ。

郁郁乎ノ三字ト拂乎ノ二字ト置キ換フベシ。拂乎ハ相合ハザル貌ナリ、昭昭乎郁郁乎皆孔子ノ盛德ニツキテイフ、皓天ハ卽チ昊天、元氣ノ大ナル天ノ謂ニテ皓天ヨト呼ビカケテ訴フルナリ、不復ハ時勢益〻非ニシテ正ニ復セザルヲイフ、彊ハ限、千歲以下ハ荀子自カラ獨リ慰藉スルノ語、反ハ上ノ復ト同意、必ズ復スルコトアルナルベシト自ラ解スルナリ。

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集王念孫曰、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爲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作戎、與貳相似。]戒兵與懲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增朱熹曰、革甲也。言無私心而治有罪之人、乃反恐爲讎所害。而常爲兵革以備之也。愛曰、本注謂字衍。○兵叶補芒反。補無私疑當作爭利。蓋因上文而誤。言小人爭利而誣人以罪。乃警備兵革以謀之也。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爲蹡蹡進貌。集郝懿行曰、將者大也。逸詩云、如霜雪之將將。此言道德純備之人、讒口方張。不能用也。王念孫曰、楊後說讀將將爲鏘鏘、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磬筦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囂囂。箋云、囂囂衆多貌。義亦與將將同。增將將讙貌。○將音鏘。

仁人絀約。敖暴擅彊。

絀退窮約。增絀讀爲屈。下同。敖與傲同。

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天下幽晤凶險如此。必恐時賢不見用也。增英叶音央。

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

說文云、螭如龍而黄。北方謂之地螻。蝘蜓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蝘蜓。鴟梟之惡。反以爲鳳皇也。增螭抽知反。蝘於顯反。蜓徒典反。皇通作凰。

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

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盲言人莫之識也。增知音智。明叶音芒。拂音佛。行叶戶郎反。

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

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爲卒。增孟子亦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疆舊作彊。今據宋本改之。

弟子勉學。天不

以下佹詩、賦篇ノ附錄ナリ、佹詩トハ危殆ノ事ヲ陳ブルノ詩ナリ。

鄕ハ方向ナリ。

幽晦ハ小人ニ、日月ハ君子ニタトフ。

反見從橫ハ見謂從橫ニ作ルベシ。

人ノ上タル者ハ公利ヲ愛スベキニ、今ノ人ハ反ッテ己ヲ利ストナリ、重樓ハ高樓、疏堂ハ風通シノヨキ家ナリ。貳ハ戒ニ作ルベシ、罪人ニ對シテ公平ニ刑罰ヲ加フルニ反ッテ人ニ

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皆不脩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爲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增】佹讀爲危。詩中皆陳危殆之事。○治直吏反。叶平聲。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鄕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鄕如字。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喩百官弛廢。旦暮晦盲。言無甄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隕墜。旦暮昏霧也。【增】殞與隕同。【補】後語。殞作隕。幽晦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爲照。【補】後語。晦作闇。古本蓋如此。觀注可見。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集】郝懿行曰。藏古作臧。荀書皆然。橫古作衡。上言連衡。亦然。此皆俗人所改。王念孫曰。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見謂二字。卽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循。於天下不見謂脩。賈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邶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今本謂譌作渭。據正義改。〕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爲反見。不知楊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增】謂爲小人所反覆也。○從音蹤。橫叶音黃。志愛公利。重樓疏堂。【增】公字未詳。朱熹曰。愛猶貪也。竊取公家之利。以爲己有。而反得華屋以居也。○重直龍反。無私罪人。憼革貳兵。憼與儆同。備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儆

始生ハ鐵礦タル時ナリ、成功ハ已ニ鍼ト成リタル時ナリ、尾ハ鍼ニ通シタル絲ナリ、剽ハ鍼ノ尖ナリ、頭ハ尖端ナリ、銛ハ鋭利、趙ハ超、趙繚ハ非常ニ長クメグルナリ。

結ハ絲ノ結ビツクナリ、來・時チ一叶韻トス。箸ハ鑽ニテヤジリ、キリノ類、鍼ノメチ穿ナアケルモノ、管ハ鍼チ納メ置ク管ナリ、起・已・母・裏・理チ一叶韻トス。

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爲鐵則鉅。爲箴則小。【增】夫音扶。鉅與巨同。

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剽眇末之意。四小反。【補】剽與標通。

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讀爲掉。掉線長貌。言箴掉尾而線也。掉徒弔反。【集】郝懿行曰。趙之爲言超也。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超騰。是也。趙繚搖掉疊韻之字。今時俗語。猶以搖掉爲趙繚也。【增】周頌曰。其鏄斯趙。以薅荼蓼。毛萇曰。趙刺也。【補】頭卽剽也。此剽字。宋本作尾爲是。趙與掉通。繚或作繆。疑趙繚與綢繆同。言纏綿布帛也。

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其結尾線。然後行箴。【增】來叶音財。

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爲亟。亟急也。

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尾邅廻盤結。則箴功畢也。【增】古屋鬲曰。尾生謂施線於箴也。

簪以爲父。管以爲母。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禮記曰。箴管線纊也。【集】盧文弨曰。簪當爲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郝懿行曰。古之簪。形若大箴耳。箴肖簪。故父之。管韜箴。故母之。兪樾曰。簪當爲鐕。禮記喪大記。用襍金鐕。正義曰。鐕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箴。方其未成箴之時。則箴亦一鐕而已矣。故曰。鐕以爲父。作簪者叚字耳。若是首笄之簪。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簪當爲鑽。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此尤曲說。箴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襍志。誤矣。【增】謝墉曰。簪當爲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錄以備一考。○母叶音姥。【補】簪當作鐕。玉篇。無蓋釘也。或疑簪鐕古通用。猶箴之與鍼耶。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理也。

箴。

俯ハ即チ今ノ眠ノコトナリ、暑・雨・父ヲ一叶韻トシ、起・已・理ヲ一叶韻トス、事ハ事歴經過、已ハ終ナリ。

第五章箴ノ賦。

箴ノ尙ホ鐵鑕タルノ時ハ山阜ニ在リ、既ニ鍼トナリテ家ノ中ニ在ルナリ、穿窬ハ盜賊ノ壁ヲ穿チ牆ヲクグリヌケ行ク如ク、鍼ノ衣物ヲ縫ヒ行クナリ、合離ハ離レタル衣物ヲヌヒ合スナリ、從ハ縱、衡ハ橫ナリ、亡ハ用ヒラレザルトキハ藏セラレテ形ヲカクスナリ。

惡淫。不得言喜淫。太平御覽資產部五引。作疾淫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淫同意。楊云。淫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兪樾曰。楊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淫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淫而惡雨。蓋人疑蠶性惡淫。不得言喜淫。故妄改之。言疾淫。又言惡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增祭義曰。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是亦惡雨露。故使之燥也。○喜許意反。

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互言之也。增愛嘗觀其生卵時。自有牝牡。相交而生之。楊倞解未盡之也。○蛹音勇。蛾音我。補蠶化爲蛹。蛹化爲蛾。兩有牝牡。互言之也。

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

夫是之謂蠶理。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理也。集郝懿行曰。理者條理也。夫含生賦形。各有條理。條者似智。理者似禮。蠶鍼爲物。條理尤深。莫精於蠶。莫密於鍼。所以二賦語已皆言其理者也。

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山阜鐵所出也。處於室堂。增處昌呂反。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爲智。不盜不竊。

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增孔安國曰。穿穿壁。窬窬牆也。○窬音瑜。離力智反。行叶戶郎反。

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子容反。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爲從。東西爲衡也。增以已通用。既也。○衡戶庚反。叶音黃。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遍反。增覆扶又反。見如字。補徂徠曰。不見以爲賢良也。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臣

繭出來上レバ身ハ殺サステラレ、絲ヲ供給スレバ其ノ住家タル繭ハ滅亡ス。

耆老ハ蛾、後世ハ後身ニテ種ナリ、コレ蛹ニツキテイヘルナリ、人類ハ絲帛ヲ以テ利トスレド鳥類ハ之ガタメニ害セラル。

五泰ハ少昊以下ノ五帝占ハ驗ナリ。

女好ハ柔婉ノ意、傳說ニ蠶ハ龍ノ精ニシテ馬ト同氣ナルモノトス、又其ノ頭馬ニ似タリ、故ニ馬首トイフ、少壯ノ時ハ桑ヲ以テ養育セラレ老後ハ虐遇セラルルナリ、蛾ハ蠶ノ父母ナレド蠶トナレバ牝牡ノ別ナシ、以上、首・壽・老・壯ヲ一叶韻トス。

蠶ハ冬陰ニ伏藏シ陽氣ヲ待ツテ化出シ來ル。繭タルノ時ハ亂雜ナレド絲トナリテハ文理ヲアラハシ來ル、游・絲・治ヲ一叶韻トス。

喜レ溼、惡レ雨ハ蠶ヲ描キタテル前後ニヨリテ別アルナリ。

食。故曰與暴爲鄰也。集王引之曰。如楊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憯。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慘蠶憯聲相近。故曰與暴爲鄰。補蠶與殘音近。故云。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

繭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繭盡。是家敗。

棄其耆老。收其後世。

耆老蛾也。後世種也。

人屬所利。飛鳥所害。

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

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

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集盧文弨曰。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王念孫曰。敗世害泰古音。竝屬祭部。非惟不與五支之去聲通。竝不與六脂之去聲通。此盧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攷。增五帝之五疑衍。

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

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爲馬。故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增夫音扶。下同。與音餘。下同。

屢化而不壽者與。

不得終其壽命。

善壯而拙老者與。

壯得其養。老而見殺。增老叶音塿。

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

爲蠶之時。未有牝牡也。增牝頻忍反。又扶志反。

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

游謂化而出也。集兪樾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此文游字。獨不入韻。疑滋字之誤。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草木庳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也。楊以化而出釋游字。誼亦迂曲。非獨於韻不協也。

前亂而後治。

繭亂而絲治也。增治直吏反。叶音平聲。

夏生而惡暑。

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增惡烏路反。下同。

喜溼而惡雨。

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集王念孫曰。蠶性

億忌ハ意忌ト讀ム、疑忌ノ義ナリ、雷霆震怒猝ニ至リテ萬物ヲ殺傷シテ疑ヒ忌ム所ナシ、以テ下民ノ不德ヲ懲サントス。

私置ハ偏頗ナル處置ヲスルナリ。

忌、置、字、雨、暑ヲ一叶韻トス。

雲斂ムレバ地間ニ託シ、發スレバ宇內ニ遊ブ、風ト並ビ行クハ友ノ如ク、雨ヲ生ジテ子ノ如シ、雲ノ德ノ廣大ナル至精至神ナリ。

第四章、蠶ノ賦。

儵儵ハハダカニテ毛羽ナキ貌。

絹帛ノ功用天下ニ被ルナリ。

蠶ノ音ハ殘又ハ慘ト通ジ、暴ト似タリ、故ニ名號不美トイフ。

使牢固蔽塞。則不可也。暴至殺傷。補此句可疑。而不億忌者與。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而果決不測也。集王念孫曰。億讀爲意。〔意億古字通。說見前測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爲億度。則分億與忌爲二義。失之矣。增億恐意誤。陳丞相世家曰。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本注或曰與抑同五字。宜在注末。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集王念孫曰。置讀爲德。言功被天下。而無私德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並作置。鄭云。置當爲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爲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偪塞忌置爲韻。忌讀如極。〔左傳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置與德同。增被皮義反。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寒。在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雲所以潤萬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則明也。

○有物於此。儵儵兮其狀。屢化如神。儵讀如其蟲倮之倮。儵儵無毛羽之貌。變化卽謂三俯三起。成蛾蛹之類。補注變化當作屢化。功被天下。爲萬世文。文飾。增被皮義反。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增蠶以爲帛。帛以養老長幼。○養羊尙反。長竹丈反。名號不美。與暴爲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

大而不塞ハ雲氣ノ體大ニ彭脹瀰漫スルモ、而モ能ク行ク處ニ通達シテ閉塞スルコトナキヲイフ。

不窕ハ十分ニ大空間ヲ滿タシテ間隙ナキナリ、郄穴ハ隙穴ニテ、小サキ空間ナリ、小空間ニ入ルトモ推シアフコトナシ、此レ上ノ不塞ヲ承ケテ言フ。

訊ノ音ハ「シツ」、上ノ塞偪、下ノ塞ト共ニ叶韻タリ、手紙ニテ音信ヲ通ズルヲ訊トイフ、雲ノ往來甚ダ速ナル故、音信ヲ託スルニ適スルガ如キモ、雲ハ超然トシテ高ク擧リテ人ノ依託ナドヲ受ケザルヲイフナリ。

不可爲固塞トハ雲氣ノ往來晦冥ナル時ハ、其狀塞リ滯ルガ如ク見ユルモ、其中ニ神妙ノ變通アリテ、遂ニ之ヲシテ固滯厳塞ニ歸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ベシトナリ。

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集王引之曰。楊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爲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莊子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罔億度卽妄意度。鄭注少儀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增意讀爲億。億則屢中之億。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故曰不塞。增夫音扶。塞悉則反。下同。與音餘。下同。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窕讀爲篠。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郄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篠他弔反。集王念孫曰。楊訓窕爲深貌。又以窕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宇而不窕爲句。窕者間隙之稱。言充盈大宇而無間隙也。偪不容也。偪與窕義正相反。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鐘小者不窕。大者不摦。窕則不咸。摦則不容。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摦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窕。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窕不滿密也。義竝與此同。增杜預曰。窕細不滿。本注宇下宜有不字。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集盧文弨曰。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注或作託訓。亦似誤。王念孫曰。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宇而不窕。窕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偪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爲訊託。仍不合韻。增此亦押韻於末字上。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雖往來晦暝。掩蔽萬物者

極ハ至ナリ、攭ハ雲ノ旋リメグル貌、反ハ卽チ反旋スルナリ。

卬卬ハ雲ノ高クシテ雨ヲ降サントスル貌、蹇ハ攓ニテ取ナリ、天下ノ人皆之ヲ望ンデ取リ用フル所アラントスルナリ。

雲行キ雨施スコト徧ク、ステテ顧ミザル所ナシ。

惽憊ハ昏昧ニテ雲氣ノ往來變化晦暝測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ルナリ。

極ハ亟ト讀ム急ナリ、速ナリ。

弟子ハ荀子自カラ卑謙シテイフ、君子ノ此ノ事ヲ陳ベテ聞カシクレンコトヲ願フ、若シ言ツテクレルナラバ之ヲ測度推量セントナリ、意ハ億度ノ億ト讀ム。

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矩禹爲韻。寓下不得有宙字。楊注釋宇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明甚。增元本盈大作充盈。宇宙作大寓。是也。然非注意。故暫從宋本。

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

念孫曰。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爲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至之遠也。攭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梟氏。鍾縣謂之旋。程氏易疇通藝錄曰。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枘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矣。水經唯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蠡臺。續述征記曰。回道如蠡。故謂之蠡臺。是凡言蠡者。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攭兮其相逐而反也。楊說皆失之。增極猶至也。

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

卬卬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集兪樾曰。楊注非是。蹇當讀爲攓。方言。攓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卬卬兮天下之咸攓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卽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意不貫矣。增卬舊作卬。今據宋本改之。○蹇紀免反。

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

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也。

往來惽憊。通于大神。

惽憊猶晦冥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憊困也。人困目亦昏暗。故惽憊爲晦冥也。增物茂卿曰。惽昏通。憊昧通。○憊蒲拜反。

出入甚極。莫知其門。

極讀爲亟。急也。門謂所出也。

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

雲所以成雨也。

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

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

ハ秦寧ニ作ルベシ。眞ニ君子ノ知ト稱スベキモノハ寛平ノ事ニ安ンジテ、險峻狹隘ナル手段チバ危ブミ避クルモノナランカトナリ、此ノ一段ハ狄、敵、迹、適チ以テ韻トナス。狄ハ逖ニテ遠ザクルナリ、脩潔ナルモノチ親ミ近ヅケ、雜汙ナル者チウトンジ遠ザクルナリ、其ノ智深ク內ニ藏ストモ外自カラ敵ニ勝ツノ賊アルナリ、揜ハ襲ヒツグナリ。待レ之ハ智ヲ待ツナリ、精、榮、寧、平チ一叶韻トナス、君子ノ智アレバ血氣ハ其ノ精粹チ得、意志ハ其ノ華榮チ得ベク、百姓モ亦此君子ノ智チ待ツテ安寧チウルナリ。疵、知チ一叶韻トナス。第三章、雲ノ賦。周靜ハ周密定靜ナリ、致レ下ハ至ツテ下方ニ在ルナリ、綦高ハ極メテ高キニ在ルナリ、圓方ハ雲物ノ方圓ノ變化ノ判然タルチイフナリ、大盈ハ充盈ニ作ルベシ、寓ハ宇ト同ジ、四方上下チ宇トイフ。

狄者邪。智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集】王念孫曰。親近也。狄讀爲逖。逖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逖同。此言智之爲德。近於脩潔而遠於穢汙也。楊說皆失之。【增】狄讀爲逖。遠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揜迹者邪。揜襲。【增】舊本能上有不字。今據宋本韓本除之。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增】行如字。或下孟反。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靈。榮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集】王引之曰。疵知爲韻。疵下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知。【增】知音智。下同。○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增】居謂密雲相低時也。綦極也。鉅與巨同。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之圓方也。【增】中陟仲反。【補】言其形狀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也。【集】盧文弨曰。藝文類聚。大參作大齊。注天地相似上。似脫一與字。【增】本注謂下當有與字。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大於大宇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倉云。四方上下爲宇。上云。大參天地。此又云。盈大宇宙。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集】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宇而不窕。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既與下大宇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楊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大宇。又曰。呂・錢本作盈大乎寓宙。蓋本作充盈

本章ノ題目ナリ、下章皆之ニ倣フ。
第二章、智ノ賦。
隆ハ古降ト通用ス、示ハ施ニ作ルベシ、予フルナリ、民、均、賢三字叶韻ナリ、帝ハ常ノ字ノ誤、天ノ智ヲ人ニ予フルコト厚薄アリテ常ニ均齊ナルコト能ハザルガ故ニ、湯武桀紂ノ差アルヲイフ、以亂ハ智ヲウクル薄キヲ以テ亂ルナリ、涽涽ハ混混ト同ジク水ノ絶ヘズ流ルル貌、以テ智ノ活動ニ譬フ、淑淑ハ水ノ清ク湛ヘタル貌、以テ智ノ靜止ニ譬フ、皇皇ハ智ノ外部ニ發シテ明ニシテ美ナル貌、穆穆ハ其ノヨク萬物ニ接シテ和順ナル貌ナリ。
周流ハ智ノ作用ノ偏ク行キワタルナリ、不崇日ハ不終日ニテ、一日モカカラヌ内ニ早クスムナリ、以上皆智ノ本質妙用ヲ形容ス、脩ハ身ヲ脩ムルナリ、穿室ハ他人ノ屋壁ヲ穿チテ盜ヲナスナリ、大ハ智ノ大ナル作用ナリ、行義ハ行儀、寧泰

雲蠶箴儆之。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物萬物也。集王念孫曰。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爲降。說見墨子尚賢中篇。]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予也。增物謂智也。補隆當作降。或厚或薄。帝不齊均。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亦不能齊均也。集王念孫曰。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卽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補言其微妙也。皇皇穆穆。涽涽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集兪樾曰。淑淑訓美。則與涽涽不倫矣。淑當讀爲踧。文選長笛賦。踧踧攢仄。注曰。踧踧迫蹙貌。海賦。葩華踧沑。注曰。踧沑蹙聚也。踧踧之誼。亦猶是耳。增淑說文訓淸湛。然則涽涽淑淑。如濁如清貌。○賢叶胡鄰反。補言其盛大也。注言緒。當作言語。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崇充也。言智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遍也。增物茂卿曰。崇終也。○曾則登反。君子以脩。跖以穿室。跖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爲泰寧。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智常欲就利遠害。增用智寬平則安。險隘則危。○夫音扶。下同。隘叶音益。補能知寬平之爲安。險險之爲危。所以爲君子之知也。脩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

賦ハ詩ノ一體、此篇屈原ノ辭賦ノ後ヲ承ケテ古詩ノ一變セルモノナリ。
第一章禮ノ賦。大物ハ暗ニ禮ヲ指ス、末ニ至リテ之ヲ明言ス、以下之ニ倣フ、章ハ模樣、以壽以葬等ノ以ハ禮ヲ以テナリ、粹ハ純ラ禮ニ依リテ他術ヲ混セザルナリ、無一ハ毫モ禮ノナキヲイフ、臣ハ荀子自身ニテ假リニ自カラカカル大物ノ何タルヲ知ラズトシテ聖王ニ質問シ、又聖王ニ託シテ自カラ之ガ解ヲナスナリ、章、明、葬、彊、亡、王、一叶韻ヲナス。采ハ華美ノ色采ナリ。簡然ハ大ナル貌、致ハ至ナリ、極ナリ、理ハ文理ナリ、所不ノ不ハ否ナリ、不敬ナリ。性ハ惡ナルガ故ニ禮ヲ得ザレバ禽獸ノ如シトナリ、雅似者ハ正シクシテ道アルモノニ似タル者ナリ。體ハ身ニ體シテ行ヒウベキナリ、采、理、似、海、體、禮、一叶韻ヲナス、獨立ノ禮ノ一字ハ

舊作二十二。今亦降在下。今據舊目錄改之。〔補〕漢書藝文志云。孫卿賦十篇。此篇載五篇。蓋取其半也。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補〕注夫人下脫事字。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增〕死葬之以禮。○明叶音芒。葬叶平聲。城郭以固。三軍以彊。〔增〕晉文公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蓋有禮而後強故也。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爲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辭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增〕粹謂一於禮也。駁謂相雜也。○而王于況反。駁邦角反。伯音霸。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爲解禮意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歟。〔增〕夫音扶。與音餘。下同。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增〕理文理也。禮記曰。簡而文。○易以豉反。致音至。下同。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增〕不不敬也。○不補美反。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增〕曲禮曰。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似字不穩。暫從舊說。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有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

禮。〔集〕盧文弨曰。此目上事也。如禮記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增〕題上事。下知

本注此以上云云ノ語ハ非ナリ。君教ハ上ノ五聽ノ教法ナリ、律ハ定律規則ナリ。將ハ行フナリ。鈹滑ハ前ノ正名篇ニ滑鈹トアリシト同義。私請ハ私謁ナリ、舍ハ措クナリ、巧拙ナドニ心ヲ勞セズ皆マジメニ自分ノ適宜ノトコロヲ以テ事ニ從フナリ、以ト宜ノ間ニ所ノ字ヲ補フベシ。謹脩ハ謹循ニ作ルベシ、謹ミテ一定ノ成法ニ循ヒテ之ヲ守ルナリ。制變ハ變動ノ起ルニアタリテ之ヲ裁制シテ適宜ノ處置ヲ施スナリ、論ハ一定ノ倫序ナリ、律貫ハ世世ヲ一貫スル定則ナリ。此篇ハ人生ニ切要ナル諸物ヲ賦シテ之ヲ表章シ、附スルニ佹詩ヲ以テス。

謂君聽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視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集郝懿行曰。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視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注似未了。補謂君明也。徂徠曰。言其觀察法不法之事。乃著見其所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此以上君論有五之事也。補此承上四句。而言君之耳目既明。則吏敬奉法令也。**君教出。行有律。**五倫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增行下孟反。補言君之教令出。而行之有法律也。**吏謹將之。無鈹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鈹與披同。滑與汩同。言不使紛披汩亂也。集郝懿行曰。正名篇有滑鈹。此言鈹滑。其義同。皆謂骫骳滑亂之意。漢書淮南厲王傳。骫天下正法。顏注。骫古委字。謂曲也。枚乘傳。其文骫骳。骳與鈹同。謂曲戾也。滑盜與猾同。謂攪亂也。增將行也。鈹滑已解正名篇。補將奉行也。無鈹滑。猶言無敢伸縮也。鈹亦當作皴。**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集盧文弨曰。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拙。增朱熹曰。以下疑脫所字。○舍音捨。**臣謹脩。君制變。**臣職在謹脩。君職在制變。集王念孫曰。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為韻。〔此以諄元二部通用。凡諄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增謹脩押韻於末字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集盧文弨曰。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增思恐惡誤。○論盧困反。

賦篇第二十六

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三十二。增本注三十二。

作ルベシ、政務ノ一二人ノ手ニ歸スルコトナキヲイフナリ。

聽之經トハ政ヲ聽クノ道ニシテ上ノ五聽ヲ承クルナリ、情ハ實情ナリ。

參伍ハ錯綜ニテ種種ノ材料ヲ多ク調査スルコトナリ。

得ハ賞刑當ヲウルナリ、反誠ハ詐僞ナキニ至ルナリ。

言有節ハ訟者ノ言ニハ曲節アルナリ、信誕ハ誠信ト虛誕トナリ、必ハ必ズ當ルナリ。

上通利ハ上ニ居ルモノノ眼識鋭利ニシテ洞通スルヲイフ、即チヨク法ナキ處ニ法ヲ認メ、目直接ニ視ザル處ノ事ヲモ洞觀シ盡スヲウルナリ。

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續當爲績。主執持當爲孰主持。莫不理績。孰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孰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私王。並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績誤作續。孰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顧千里曰。五聽疑卽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刑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脩領。謂五章爲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爲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君論有五之事也。亦非也。【增】周禮小司寇職曰。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好呼報反。謀叶音糜。

聽之經。明其請。

請當爲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集】盧文弨曰。案。請古與情通用。列子說符篇。楊朱曰。發于此而應于彼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又墨子書多以請爲情。先謙案。經道也。說詳勸學篇。下文兼賞刑言。則聽非聽獄之謂。謂聽政也。王制篇。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卽參伍明謹。施賞刑也。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信誕分也。無遺善。無隱謀。隱遠至也。明其請者。彼云。凡聽威嚴猛厲。則下不親。和解調通。則嘗試鋒起。故非明其情不可。【增】請與情通。

參伍明謹。施賞刑。

參伍猶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

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

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僞也。【增】復扶又反。

言有節。稽其實。

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增】節叶音聖。【補】節當作飾。言民有僞飾。當稽其實也。

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如日。

【增】情情實也。

上通利。隱遠至。

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補】

キテイフ。它師ハ師它ニ作ルベシ、既ニ君上ノ法ニ從ヘバ外ニ師ヲ求ムルノ必要ナシトナリ。陳ハ陳スベキ所ノ道法ナリ、刑ヲ行フコト此ノ道法ニカナフヲイフナリ、銀ハ垠ト通ズ、分限ナリ、臣下各〻其ノ分限ヲ守ルヲイフ、臣下濫ニ分限ヲ越エテ刑ヲ用フルナドノコトナクバ、其ノ私家ノ權自然ニ輕クナルナリ。禍ハ過ナリ、有律ハ一定ノ法律アリテ濫ニ輕重ヲ許サザルナリ、此ノ如クナレバ君權下移ノ虞ナシトナリ。祺基二字地ヲ易フベシ、明有祺トハ如何ニシテ吉事アリウベキヤヲ明ニスベシトナリ。論議ハ論辨議定スルコトナリ、五聽ハ上ノ五ケ條ノ要件ヲ指サス、聽ハ政ヲ聽クコトナリ、脩領ハ脩メ治ムルナリ、理續ハ理續ノ誤、續ハ事ナリ、百官各〻其ノ事ヲ理治スルナリ、主執持ハ執主持ニ

以大姦為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為俄。故儀亦可為俄。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為。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為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為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它文以間之。殆不足據也。【補】不為猶非為也。言禁止不可為之事也。

莫不說教。名不移。

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

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

孰敢以他為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集】郝懿行曰。它師二字誤倒。當作師它。則與儀為移皆韻矣。【增】人君之榮辱。在脩之與不脩。非他有師法也。之指上所陳之法也。○離力智反。【補】言上之法禁嚴明。而民莫不悅政教。故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敢以他技異術為師法乎。

刑稱陳。守其銀。

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集】王念孫曰。楊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谿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底遂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奭云。率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

下不得用。輕私門。

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增】門叶音民。

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

禍亦罪也。【增】禍當作過。○分叶孚巾反。

請牧祺。明有基。

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集】俞樾曰。上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此文亦當作請牧基。明有祺。傳寫者誤倒基祺兩字耳。據楊注。所見本已倒。【補】白鹿曰。當作請牧基。明有祺。博按。明有祺。言主明察必有吉祥也。

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

五聽折獄之五聽也。脩領謂脩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也。【集】盧文弨曰。脩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刻。注同。王念孫曰。領猶治

治方ハ治國ノ方術ナリ、君論ハ君倫ト讀ム、君ノフミユク道ノ意ナリ、約ハ簡約、昌ハ盛ナリ、君倫ノ五ケ條ハ臣下職・守其職、君法明・君法儀、刑稱陳ノ五ナリ。

相使ハ臣下ガ人民ヲアチラコチラヨリ勝手ニ使ハスルナリ。

一ハ事ヲ其ノ事業ニ力ヲソソグコトヲウルナリ。

利益ガ下民ニ偏及スレバ下民皆上ヲ仰グベシ、卬ハ仰ナリ。

私得ハ既ニ私惠ナクバ私富モナキナリ。

論ハ倫ト讀ム、倫序ナリ、表儀ハ一定ノ秩序ナリ、方ハ方向ナリ、莫得貴賤ハ擅ニ貴賤ヲ定ムルコトヲ得ザラシムルナリ、私王ハ王ニ佞スルナリ、禁不爲ハ君ノ立ツル所ノ法ニシテ、一定ノ儀型アラバ其ノ禁ズル所下皆敬ンデ爲サザルヲイフ。

敎ハ上ノ敎道、名ハ一定ノ名分ナリ。

修離皆君上ノ法敎ニツ

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爲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增論盧困反。下論有同。明叶音芒。補徂徠曰。臣下職一也。守其職二也。君法明三也。君法儀四也。刑稱陳五也。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餐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增本農也。極盡也。禮記所謂。財恒足。是也。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增謂守職者厚之也。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增服叶蒲北反。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仰於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卬與仰同。宜亮反。集王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說非也。往當爲佳。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維。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住。與佳相似而誤。增卬舊作卯。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得讀爲德。在禮。家施不及國。故曰孰私德。君法明。論有常。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增明叶音芒。補論如論定然後官人之論。言君之法制顯明。而論議功過。嚴正有常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佞於王乎。補私王謂私擅威權。以自貴也。君法儀。禁不爲。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爲惡。集兪樾曰。禁不爲惡而止。曰禁不爲。則辭不達。注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衺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叚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離ハ遇フナリ、カカルナリ、而ノ字增注本ハ以ニ作ル、獨鹿ハ屬鏤ノ劍ニテ、呉王夫差ノ子胥ニ賜ヒシモノナリ、棄ハ身ヲ棄テラルルナリ、本注ノ罣ノ字增注本ハ垩ニ作ル。

以下第五章。

氏卽據以爲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先謙案。俞說是。【增】朱熹曰。衷對當作對衷。乃與韻叶。愛按。古人有押韻於末字上者。下文謹脩及雲賦託訊類可見。不必顚倒者。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鏤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罣麗。此當是自到之後。盛以罣麗。弃之江也。賈云。罣麗小罟也。【集】盧文弨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它說附益之。罝。韋昭云。當爲垩。此衍罝字。而又訛垩作罣。宋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郝懿行曰。黃縣蓬萊間人。皆以獨鹿爲酒器名。此言獨鹿。蓋爲革囊盛尸。所謂鴟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垩麗。音義相近。而與屬鏤義遠。若作剄而屬鏤。語復不詞。王念孫曰。後人讀獨鹿爲垩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言剄而獨鹿。故讀爲垩麗。謂是既到之後。盛以垩麗。而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剄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辯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橐甲以見子南。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增】離遇也。以舊作而。今據元本改之。屬鏤垩麗二說。雖未知孰是。屬鏤有據。則當從之。本注國語上疑脫或曰二字。○江叶音工。

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喩意。識如字。亦讀如志。【集】顧千里曰。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尚少四字。【增】戒叶音計。治直吏反。【補】徂徠曰。脫四字。

○請成相。言治方。言爲治之方術。【增】相叶平聲。

君論有五。約以

規諫ハ正人ノ規正シ諫諍シクルルコトナリ、嗟我何人ハ荀子自カラ嗟歎スルナリ、欲衷對ハ欲遂衷ニ作ルベシ、我レ君ノタメニ忠悃ヲ遂ゲツクサントスルモ、言ノ從ハレザルヲ奈何セント歎ズルナリ、衷字ハ從・凶・江ト韻ヲナス。

孰公長父。卽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爲郭。【集】盧文弨曰。案。古郭虢字通。郭公長父。卽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虢公長父也。作郭字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注連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系。字書皆無攷。墨子所染篇作厲公。王念孫曰。之者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衙實難。桓景實難。卽是難。兪樾曰。之難厲王流于彘七字爲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爲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第四句六字。其第七句五字。豈能以子弟二字屬下爲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爲句。厲王流于彘五字爲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先謙案。兪說是。【增】孰或爲郭爲是。與虢通。古屋鬲曰。竹書曰。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又呂氏春秋曰。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長竹丈反。父音甫。難乃旦反。

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長父奸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於彘。【增】彘直吏反。周幽厲。所以敗。

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增】歎己獨不遇時也。

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集】郝懿行曰。對字失韻。疑封字之形譌。衷封者。言中衣內懷藏封事也。王念孫曰。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爲剖衷。言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卽剖衷之謂。欲剖衷。言不從。卽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爲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誤爲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兪樾曰。王氏改欲衷對。爲欲剖衷。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讀爲遂。爾雅釋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江漢篇。對揚王休。蕩篇。流言以對。毛傳並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爲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楊

後必有三字一句，有ハ又ト讀ム、又タ過アルナリ、恨後遂過不肯悔七字一句、恨後ハ很愎ノ誤ニテ强情ニテ人ノ言ヲキキ入レザルナリ。

詐態ハ詐慝ト讀ム。

如ハ知ニ作ルベシ、人ノ詐慝アルノニ上ニアルモノ之ガタメニ法ヲ備ヘテ防禁ス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ナリ、利ハ相ノ字 改ムベシ。斂ハ聚ナリ。

輔埶ハ輔弼勢位、制ハ讒夫ヲ制スルナリ。孰公ハ郭公ニ作ルベシ、郭公長父皆周厲王ノ嬖臣ニシテ遂ニ亂ヲナシテ厲王ヲ逐フ。

爲是。補故辜通。言世之失道既已如此。已若無責人以救之。我獨善其身。則豈得無罪乎。

不知戒。後必有恨

恨悔也。集盧文弨曰。後必有三字爲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爲韻。王念孫曰。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鬩恨也。孫炎本作很。〕後當爲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誤。〕復與愎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趙策。愎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言很愎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謚法篇曰。愎很遂過曰刺。增謝曰。後必有三字爲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爲韻。

後遂過。不肯悔。

不肯悔前之非。補有疑當作敗。恨後。當作很愎。遂過猶遂非也。

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

集王念孫曰。態讀爲姦慝之慝。下人之態同。〕言言語反覆。則詐慝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以態爲慝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僞態。又曰。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僞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爲慝。非姿態之態也。

人之態。不如備。

如當爲知。言人爲詐態。上不知爲備。增詐態如張儀州侯之所爲。事見于臣道篇。○詐側嫁反。補如依注爲知。備當作憊。疲困也。言小人之詐態。爲之百方。不知其疲勞也。

爭寵嫉賢。利惡忌。

利在惡忌賢者。集王念孫曰。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利當爲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增惡烏路反。

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

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增妒丹故反。妒俗字。匿叶女利反。

上壅蔽。失輔埶。

失輔弼之臣。則埶不在上。

任用讒夫。

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

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厲公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

更ハ自カラ行ヲ改ムルナリ、何覺時ハ悟ル時ナカルベシトナリ。

苦ハ災ナリ、指ハ方向ナリ、中ノ字增注ハ忠ニ作ル、揜ハ掩ナリ、門戶ハ人言ヲ納ルルノ道ナリ。

莫ハ冥寞ナリ、無終極ハヤム時ナキナリ、比周ハオモネリツクナリ。

度ハ標準ナリ、辟回ハヨコシマナリ。

無尤人ハトガメ責ムル人ナキヲイフ、下ノ獨ノ字刪ルベシ、豈無故ハ必ズ出來事アルベシトナリ。

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爲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郝懿行曰。盧斷聖知二字。屬下爲句。是也。阪爲先者。阪猶反也。所行反側頗僻爲先。先古音西亦與下韻。王念孫曰。阪爲先先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㞢。說文。㞢字從儿㞢。(儿與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㞢。寫者誤加儿耳。㞢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爲韻。【增】桃源藏曰。據倞注阪爲先當作阪先爲。支灰古音通。爲字於韻亦當。愛曰。後語聖字屬下句。物氏亦云。當屬下看。今詳觀本注。倞時亦似作阪先爲而聖字屬下句。故謹改句。○難乃旦反。

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集】盧文弨曰。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增】知音智。謀叶音麋。更音庚。

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 不能闢四門也。【集】盧文弨曰。中元刻作忠。古通用。兪樾曰。中讀爲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竝段中爲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爲忠。蓋以中衷忠三字義竝通耳。【增】忠舊作中。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後語亦同。○悟叶上聲。下叶音戶。塞悉則反。

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 莫冥寞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增】悖步沒反。又補對反。

是非反易。 【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比周欺上。惡正直。 惡烏路反。下同。【增】比毗志反。

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 辟讀爲僻。【增】途叶去聲。

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 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己豈無事。己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集】盧文弨曰。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增】無尤人謂無尤之者也。獨字或說

玄王ハ契ノ追號ナリ、昭明ハ契ノ子ナリ。

論擧當ハ人ヲ論ジテ擧ゲ各々其ノ材ニ當リタルナリ、下ノ擧ハ與ト讀ム、卞隨ト牟光ハ莊子ニ見ユ。

道古賢聖ノ句中四字ヲ脫ス、基ハ基業。

願陳辭ノ上ニ三字ノ一句ヲ脫ス、以下第四章。隱諱ハ陰險トイフガ如シ、良ハ長ニ、由ハ用ニ作ルベシ、鮮無災ハ必ズ災アルヲイフ。

阪ハ反側頗僻ナリ、聖ハ增注本下句ニ屬シテ讀ム、從フベシ。

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爲堯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增 契息列反。明叶音芒。

居於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卽砥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增 砥之履反。

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爲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十四世也。

天乙湯。論擧當。身讓卞隨擧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集 俞樾曰。擧當讀爲與。古擧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擧則從。鄭注曰。故書擧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擧直。徐廣曰。擧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卞隨與牟光。作擧者叚字耳。增 論盧困反。當丁浪反。叶平聲。卞皮彥反。

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增 道由也。補 下蓋脫四字。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集 王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增 據文例。世字上當有三字句而押韻。○惡烏路反。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集 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疾賢良。諱由姦詐。鮮無災。亦四字七字句。王念孫曰。良當爲長。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注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爲句。長由姦詐鮮無災爲句。無良字。先謙案。王說是。宋台州本。謝本。竝作由。浙局本作用。蓋臆改。但依注作用爲是。蓋由用形相似而誤。增 詐側嫁反。鮮息淺反。災叶音菑。補 隱當移由上。言陰用姦詐也。

患難哉。阪爲先。聖 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集 盧文弨曰。患難哉。阪爲先。二

甽ハ畎ト同ジ。

鴻ハ洪水、抑ハ遏ムルナリ、下ハ低地ヘ推シ下スナリ。九河三江並ニ尚書禹貢ニ見ユ、通ニ十二渚ハ十二州ヲ肇ムルナリ、小州ヲ渚トイフナリ。

傳ハ敷ナリ、增注本ハ溥ニ作ル。

橫革、直成モ人ノ名ナリ、此句一字ヲ脫ス。

曰。心字衍。

擧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甽與畎同。增甽公犬反。

得后稷。五穀殖。增書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棄后稷名。趙岐曰。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

夔爲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蹌蹌也。增夔巨眉反。

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增契息列反。弟大計反。

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

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增辟婢亦反。共音恭。

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案禹貢。導弱黑漾沇淮渭洛七水。又有濰淄其道。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渚。未詳其說也。集郝懿行曰。共工蓋主水土之官。禹抑鴻水。故假言逐去之。非實事也。通十二渚。即肇十二州也。小州曰渚。故假渚言之。注皆未了。增禹貢曰。北播爲九河。孔安國云。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韋昭曰。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

禹傅土平天下。傅讀爲敷。孔安國云。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增下叶音戶。

躬親爲民。行勞苦。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增爲于僞反。

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橫革直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皐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集盧文弨曰。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皐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眞窺即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竅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竅。傳寫誤爲窺耳。直與眞亦形似。呂氏語見求人篇。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增橫革·直成人名也。呂氏春秋曰。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陶即皐陶。化益即伯益誤字。眞窺即直成轉訛。橫革即二人之名而已。困學紀聞亦有此說。○陶音遙。補爲上疑脫以字。

契

氾ハ廣ナリ汎ト同ジ。

不レ德ハ自カラ以テ德トセザルナリ。南面ハ天子ノ位ニ居ルナリ。

尙レ得ハ德ヲ尙ブナリ、予ハ天下ヲユヅリ與フルナリ。

心ノ字刪ルベシ。

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增讓叶平聲。重直用反。輕牽政反。行下孟反。明叶音芒。

堯讓賢。以爲民。爲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增賢叶胡鄰反。爲于僞反。

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增施治豉反。

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自歎。增推德擧舜也。○能叶音尼。推它雷反。治直吏反。叶平聲。

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增德叶音帝。辭叶去聲。

妻以二女。任以事。增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任以事。謂歷試諸難。○妻七細反。

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委任羣下。無爲而理。增大音泰。

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集王念孫曰。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禹下爲韻。〕非有深意也。楊反以過求而失之。增下叶音戶。

尙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爲德。增推它雷反。

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爲與。集郝懿行曰。予者相推予也。予與古今字。增仇音求。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集王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氾論篇。論衡祭意篇。竝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增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蓋以爲舜之事。補徂徠

反ハ及ニ作ルベシ。

不老ハ常ニ新ナル氣象アルナリ。

佼モ形ノ好キナリ。

竭ハ篇章ノ盡クルナリ、不蹷ハ辭ニ窮スル所ナキヲイフ、道之ハ此ノ言ニ由リテ行フナリ。

宗トスルハ尊ブノ謂ナリ、此ノ句三字ヲカク。

以下ヲ第三章トス、道ハ由ナリ。

也。神卽精神之神。**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爲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集】王引之曰。相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增】人叶音情。**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爲治當日新其美。無休息。【增】治直吏反。【補】聖王治天下之道。千載不易。猶神仙顏色之美。老而不變也。**君子由之。佼以好。**佼又交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增】祖考謂祖及考也。**成相竭。辭不蹷。**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顚蹷之辭。蹷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蹷。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集】王念孫曰。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說失之。【補】注弘順。後語注作和順。**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爲害也。【集】顧千里曰。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尙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亦應十一字。今存七字。尙少四字。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喩意。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爲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增】宗讀爲尊。【補】徂徠曰。脫三字。

〇**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集】王念孫曰。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爲道。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共五句爲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增】相叶平聲。**堯舜尙**

貳之ハ禮ノ道ニ專一ナルコト能ハザルヲイフ、弃ハ全ク之ヲ棄ツルナリ、形ハ刑、詰ハ治ムルナリ。

平ノ音、古讀ンデ偏ノ如シ、端ハ正ナリ、象ハ似ナリ、而ノ上ニ一ノ字ヲ補ヒ看ルベシ、專ラ禮法ニ歸スルヲイフナリ、抴ノ字ハ非相篇ニ見エタリ。

王ハ聖王ヲ指ス、芻豢ハ肉食ヲイフ。

仁人ノ人ノ字ハ衍トスベシ、仁ノ一字ニテ仁人ノ意ナリ。

治之經ハ政治ノ大法大道ナリ。

志ハ本志ナリ。

誠之ハ此本志ニタガハザル樣ニスルナリ。

好ハ治ノ道ヲ好ムナリ、有ハ又ト讀ム。

藏ハ胸中ニ藏スルナリ、思ハ治道ヲ思フナリ、精ハ心ノ精純ナリ、神ハ心神明ニ通ジテ渾成スルナリ。

則用心固。○結叶音吉。

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 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悔慢也。或曰。形當爲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苛暴也。【集】郝懿行曰。形與刑古字通。詰者治也。書云。度作刑以詰四方。【增】形字或説是也。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聖人心平如水。

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 而有埶之上。疑脱一字。言既得權埶。則度己以繩。接人用抴。功業必參天也。【集】郝懿行曰。而有埶句之上。疑脱人字。蓋與聖人人字相渉而誤脱也。此以平傾人天相韻。古讀平如偏也。【增】抴字。注在非相篇。○天叶鐵因反。【補】而上疑脱敬字。埶當作執。上文云。君子執之。心如結。

世無王。窮賢良。 無王者興。賢良窮困。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 【集】郝懿行曰。二句當爲七字一句。王引之曰。下人字渉上人字而衍。上已言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補】下人字衍。

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 【增】豢胡慣反。行叶戸郎反。

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 【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治直吏反。下同。

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 【增】左傳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

治之志。後埶富。 爲治之意。後權勢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增】治直吏反。富叶音費。

君子誠之。好以待。 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增】好呼報反。待叶音地。

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 敦厚也。有讀爲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增】處昌呂反。思叶去聲。

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增】好呼報反。【補】乃汝也。精卽精神之精。下篇云志意之榮

伏戲ハ伏羲ニ同ジ。

凡成相ヨリ以上ヲ第一章トシ、以下ヲ第二章トス。

栗所曰ク　凡ハ請ノ字ノ誤ナルベシト、今之ニ從フ、法方ハ治法ノ方向、後王ハ文武ヲ指サス。

季子ハ莊子ニ出ヅ、惠施ト同時ノ人ナルベシ

不詳ハ不祥ニテ不善ナリ。

一ハ荀子ノ道即チ禮法ヲ指サスモノト知ルベシ。

如ノ結ハ堅固ナルヲイフ。

死。鄭注。疑猶恐也。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記勸學篇。懼作疑。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皐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楊未喩疑字之義。兪樾曰。爾雅釋言。疑戻也。郭注曰。戻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犱之叚借。說文七部。犱定也。定故爲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讒人陂險則與上意不貫矣。增 鄭玄曰。極猶已也。愛曰。不平曰險。不正曰詖。朱熹曰。讒人必欲毀之。使人君疑於此人。然後己得行其姦詐也。

基必施辨賢罷。

罷讀爲疲。集 王念孫曰。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同義。

文武之道同伏戲。

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帝王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義同。增 此謂古今道不異也。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

集 郝懿行曰。爲古讀如譌。與施罷戲皆韻。增 治直吏反。

○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

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爲至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敎。不必拘於古法也。集 先謙案。浙局本。注法爲大字。故各本改。增 治直吏反。補 復即復古之復。言至治之極準在復文武之道。百家之說不可用也。

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

愼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云。季眞之莫爲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爲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爲祥。集 王念孫曰。祥詳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增 呂子有度篇又有季子。韓說非。詳或爲祥。是也。補 韓非子曰。李惠宋墨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季當作李。謂老子也。

治復一。脩之吉。

增 復一復於一也。所謂一則治。兩則亂。是也。○治直吏反。補 即復後王也。

君子執之。心如結。

言堅固不解也。增 毛萇云。言執義一。

誅之ハ紂ヲ誅スルナリ、呂尚ハ太公望、招麾ハ部下ヲ指揮スルナリ。

百里奚ハ國滅ビテ秦ニ遷リ穆公ノ用フル所トナル、配ハ匹敵スルナリ、五伯ハ前ニ見ユ、六卿ヲ置クハ天子ノ事ナレド秦ハ之ヲ設ケタリ。

逆斥ハ拒ミ退クルナリ。

展禽ハ柳下惠ノ本名ナリ、楚ノ春申君ハ荀子ガ知遇ヲ受ケシ人ナリ、此人殺サレテ其ノ奉ズル所ノ教道中途ニシテ廢サレシ、基業盡ク墮壞ニ歸シタルヲイフナリ。

牧ハ養ヒ治ムルナリ。堯ノ言行ハ萬世ノ後ニアルモ尚ホ目ニテ見ルガ如キモ、讒人ノ甚シキカタクナナルモノハ、是非ヲ顚倒シテ之ヲモ疑フニ至ルトナリ、此ハ堯ノ言行ヲ指サス。

觀其心。剺音枯。○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揮也。〔增〕呂尚謂太公也。姓姜。氏呂。名尚。○懷叶胡威反。

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爲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增〕禍叶許詭反。　穆公得之。彊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爲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增〕得舊作任。今據宋本改之。後語同。左氏傳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孟明百里孟明視也。施施設也。○施叶上聲。　世之愚。

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逆拒斥逐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厄陳也。〔增〕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初陽虎虐匡人。而孔子狀類陽虎。故拘之。○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諡曰惠。居於柳下。三絀謂惡烏路反。

爲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爲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集〕盧文弨曰。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郝懿行曰。此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爲蘭陵令。蓋將借以行道。迨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亡。基亦輸矣。輸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曰。楊說輸字之義甚迂。輸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說本汪氏。見丙申校本。先謙案。注三絀下。宋台州本有謂字。〔增〕三息暫反。絀論語作黜同。勑律反。　請牧基。賢者思。牧治。〔增〕賢者宜思也。〔補〕牧疑當作技。技與搸同。擊也。蓋勸役夫。擊壤以築基也。　堯在萬世。如見之。〔增〕所謂沒世不忘。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陂與詖同。言當疑此讒人傾險也。〔集〕王念孫曰。疑恐也。畏也。旣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禖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飮酒食肉。皆爲疑

愛下民ハ下愛レ民ニ作ルベシ。

賓ハ賓服スルナリ。孽ハ災ナリ。

飛廉及其子惡來共ニ紂王ノ佞臣、一般小人ノ賢能ヲ妬ミ害スルモノノ代表者トシテ言フ、知レ政ハ政ヲツカサドルナリ。

易レ鄉ハ方向ヲ變ジ干戈ヲ倒ニスルナリ、啓ハ微子ノ名ナリ、立ニ其祖一ハ之ヲ封ジテ宗廟ヲ立ツルナリ。

歸ハ從ヒ來ルナリ。累ハ縲ト讀ム。

反。近巨斬反。塞悉則反。　易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爲賢。增謂上下有別也。〇賢叶胡鄰反。　上能尊主。愛下民。集王念孫曰。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增愛下當易地。　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增賓賓服也。　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蹙。孽災也。蹷顛覆也。　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增重直用反。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增妬丹故反。妒俗字。能叶妬來反。　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集盧文弨曰。臺下宋本有榭字。元刻無。以韻讀之。元刻是也。今從之。郝懿行曰。能讀如泥。來讀如黎。臺讀如題。皆古韻。增舊本臺下有榭字。今據元本除之。　武王怒。師牧野。增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〇怒叶去聲。野叶音墅。　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迴向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啓微子名。下降也。鄉讀爲向。增下遐嫁反。叶音戶。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集俞樾曰。楊注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爲廟。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奪。古誼之湮久矣。增立字恐誤。　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爲縲。書曰。釋箕子之囚。增紂淫虐。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

反其施ハ其ノ施行スル所ニ照シテ考ヘ合ハスベシトナリ。

上同ハ徒ニ雷同スルヲ尙ブナリ。

罷ハ罷士ニテ疲弱役ニ立タザル者ナリ。

比周ハオモネリツクナリ、還ハ營ト讀ム、マドハスナリ、施ハ設クルナリ。

主執移ハ君主ノ權下ニ移ルナリ。

字不入韻。疑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尙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布基。愼聽之。欲人愼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愼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增〕人叶音兒。〔補〕勸役夫布土爲堂基也。徂徠曰。布基。基畢輸。牧基。基必施。意者成相歌中。本自有此語。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

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增〕禮記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治直吏反。叶平聲。災叶音滋。

論臣過。反其施。

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豉反。〔集〕先謙案。言論人臣之過。當反其所施行。卽下所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也。楊以施爲施惠非。〔增〕施謂己所施行也。反反求諸其身之反。言正己而不責於人。○過叶音規。施如字。蓋六麻四支古音同。四聲不叶。故音之。他倣此。

尊主安國。尙賢義。

〔集〕郝懿行曰。施古讀如莎。義古讀如俄。此皆古韻。餘可類推。兪樾曰。義讀爲儀。儀亦賢也。尙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尙賢儀。言崇尙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

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

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尙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增〕義叫平聲。禍叶許規反。〔補〕朱子曰。上與尙同。己自愚暗。又欲使人同己。

曷謂罷。國多私。

假設問答。以明其意。罷讀爲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增〕舊本多上有明字。今據宋本元本除之。楚詞後語引此亦無。

比周還主。黨與施。

還繞。〔集〕王念孫曰。還讀爲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爲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還秩下。〔增〕比阿黨也。周密事也。與亦黨也。施施設也。比毗志反。還音旋。〔補〕周亦比也。

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埶移。

〔增〕蔽塞不得通于君也。移謂勢在權臣也。○遠于願

第一節ハ相・殃・良・倀ヲ韻トナス、以下之ニ倣フ。

愚闇ヲ重ネ言ヘルハ語意ヲ強クセンガタメナリ、無相ハ手引シテタスクルモノナキナリ、倀倀ハマゴツキウロタヘル貌。

請布基ハ基業ヲ陳ベ布クコトヲ說カントナリ、愼聖人ノ人ノ字韻ニ合セズ、兪氏ノ說ニ從ヒテ愼聽之ニ作ルベシ。

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謳以相勸勉。亦擧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卽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襍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必以盧說爲謬。何也。先謙案。兪說近是。王以成相爲成治。於漢書之成相襍辭。及本篇云託於成相以喩意義未洽。郝氏讀相爲平聲。尤非。[增]此篇例三字二句。七字一句。四字一句。又七字一句。以變韻。然間有不如例者。蓋古書之體也。○相息亮反。篇內成相同。[補]此篇言基不一而足。基者堂址也。成相蓋相杵築基之歌。卽本邦俚俗所謂地築音頭也。當時有此辭。荀子擬而作之。故曰託於成相以致意。白鹿已有此說。亦與愚見合。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增]朱熹曰。相助也。擧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不相杵是也。禮記曰。鄰有喪舂不相。鄭玄曰。相謂以音聲相勸。○相叶平聲。[補]首句三字押韻。

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集]盧文弨曰。案。愚闇重言之者。卽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注似尙有脫誤。又墮字卽隓字之俗。說文於隓下作許規切。下有墮注。爲篆文。又載隓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繹尙書元首叢脞之韻可見。王念孫曰。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惑闇。[增]此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也。墮壞也。本注此字恐闇誤。十二字一句。[補]第二句三字押韻。第三句四字。第四句三字。押韻。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

[補]第五句四字。第六句四字。

何倀倀。

倀倀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倀丑羊反。[增]倀倀已見脩身篇。[補]第七句三字。押韻。一章七句。四韻。二十四字。下倣此。

請布基。愼聖人。

愼讀爲順。

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集]郝懿行曰。基者設也。愼者誠也。言請布陳設施。必在誠用聖人也。詩云。考愼其相。愼訓誠。相訓質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卽成相名篇。篇中相字俱讀平聲。釋言云。基設也。篇內皆同。注云基業失之。顧千里曰。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爲歧異。非原文耳。兪樾曰。人

此篇ハ相トイフ一種ノ樂曲ニ託シテ、人君ノタメニ戒辭ヲ陳ブルモノナリ。

相トハ勞役ノ事ヲナス際ニ力ヲツケルタメニ音頭（オンド）ヲ取リテ歌フモノナリ。

此篇五章ヨリ成リ、每章押韻ニヨリテ更ニ節ヲ分ツ、每節皆四句ヨリ成ル、首句三字、次句三字、第三句七字、第四句十一字ナリ。

荀子卷第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襍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喩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襍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襍語。故降在下。【集】盧文弨曰。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爲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卽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卽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襍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解。亦此體。王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襍辭。案志所載成相襍辭。在漢人襍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爲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爲樂器之舂牘。斯爲謬矣。以相爲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擧舂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瞽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竝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請布基。請牧基。皆言成治之方也。與請成相同義。下文云。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卽成治也。又云。治之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喩意者。成相爲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喩意。非謂託於矇瞽諷誦之詞也。兪樾曰。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擧舂牘爲言。既以爲樂器。又以爲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卽舂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舂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

荀子卷第十七終

兼此ハ上ノ仁義節忠ヲカヌルナリ、備ハ德備ハルナリ。

一自善ハ上ノ四者ハ皆以テ自身ヲ善クスルタメニ供フルナリ。

本注伐ノ下ノ爲ノ字ハ衍。

致用其功ハ天下衆人ノ力ヲカリ用フルヲ得ルナリ。

有ハ上ノ道德才能アルナリ。

淑ハ善、不忒ハ差ハザルナリ、此詩ヲ引キテ以テ聖人自カラ身ヲ善クシ、其ノ儀表ヲ以テ天下ノ人マデモ兼ネテ善クスルニ至ルニ喩フルナリ。

能勉此則爲忠也。說文心部。慔勉也。是慔其本字。慕其叚字。此用本字。**兼此而能之**作慔。因譌爲愼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惇愼下有於字。補愼如字。亦通。**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爲德備也。**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爲也。集郝懿行曰。上言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備矣。德備而不矜伐於人。一一自然盡善。非聖人不能也。先謙案。楊注未順。郝說增文成義。既言備。又言一一盡善。於文爲複矣。自猶己也。德備而不以己之一善自矜。非聖人不能也。增本注末爲字衍。**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增大禹謨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夫音扶。下同。**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喩正身任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增忒他得反。

等ハ等級ヲタツルナリ。

流ハ留ト讀ム、留滯ナリ。

施行ハ恩施徧ク行キワタルナリ。

長幼序アレバ年ノ老少ニ隨ヒテ勞逸ヲ異ニスルガ故ニ、事業大ニハカドリテ休息スルヲウルナリ。

仁ㇾ此ハ上ノ尙賢使能等五ツノ事ヲヨロコビ愛スルナリ。分ハ上ノ五事ヲ分別シテ適宜ニ處理スルコトナリ、節ナルモノハ生キルモ死スルモ皆此ノ五事ニ於テスルナリ、惇愼ハアツクシテシタガフナリ。

也。【增】倍蒲悔反。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增】王于況反。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集】王念孫曰。流讀爲留。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繫辭傳。旁行而不流。釋文。流京作留。荀子王制篇。無有滯留。韓詩外傳作無有流滯〕楊以流爲邪移。失之。【增】長竹丈反。下同。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增】本注各上恐有脫文。不然恩惠二字衍。〔〕悖步沒反。又補對反。【補】注各上脫行而二字。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集】郝懿行曰。捷者接也。夫少長有禮。晉人知其可用。洙泗無斷。魯俗覘其尤美。故知長幼循其序。而後事業有所歸。捷與接同。言相接續而成。故人得休息也。捷不訓速。楊注恐非。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悅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悅此五者。則可以爲仁。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爲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爲此五者死生。則爲名節也。忠者惇愼此者也。惇讀爲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集】郝懿行曰。愼者誠也。言能惇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也。〔說見不苟篇〕俞樾曰。厚與順。誼不倫。楊說非是。敦愼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云。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慔慔勉也。釋文慔亦作慕。是敦慕竝爲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慔此者也。敦慔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

冢ハ山頂ヲイフ、憯ハ曾ナリ、懲ハ止ムルナリ、此詩ヲ引キテ上ノ族滅世襲ナドニヨリテ小人ノ君子ノ位ヲ占メテ禍亂ヲナスニ譬フルナリ。

論ハ論議、知レ所レ貴ハ下文ノ所謂賢者ヲ貴ブヲイフナリ、利ハ事業ノ通順ナルナリ、所レ養ハ賢者ニ祿ヲ與ヘテ養フガ如キナリ、所レ出ハ由リテ行ク所ノ方向ナリ、動ノ字ハ衍文トスベシ。

知レ所レ貴ハ周公之ヲ知ルナリ、知レ所レ利ハ管仲之ヲ知ルナリ。

レ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ニ其隱而難レ察者。性惡篇曰。當試去ニ君上之勢。當試卽嘗試也。楊謂ニ身當ニ賢人之號。失レ之。古多以レ當爲レ嘗。說見ニ墨子天志下篇注。增舊本子上有ニ後字。今據ニ元本ニ除レ之。物茂卿曰。列從是蔭襲也。愛曰。當字後說爲レ是。○行下孟反。

以レ族論レ罪。以レ世擧レ賢。雖レ欲レ無レ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レ谷。深谷爲レ陵。哀今之人。胡憯莫レ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レ冢。崒者崔嵬。高岸爲レ谷。深谷爲レ陵。言レ易レ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レ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ニ以ニ道德ニ止レ之。增崒子恤反。

論レ法ニ聖王ニ。則知レ所レ貴矣。論議。法效ニ聖王ニ。增論盧困反。下同。以レ義制レ事。則知レ所レ利矣。以レ義制レ事則利博。增晉語曰。義以生レ利。論レ知レ所レ貴。則知レ所レ養矣。事知レ所レ利。則動知レ所レ出矣。養謂ニ自奉養ニ。所レ出謂ニ所レ從也。集陳奐曰。案。養取也。知レ所レ養。知レ所レ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ニ取義ニ。注。養謂ニ自奉養ニ。失レ之。俞樾曰。四句相對成レ文。下句不レ應レ多ニ動字。注亦不レ及ニ動字之誼ニ。則動字衍文也。補則下疑脫ニ靜字。養謂レ養ニ其德ニ也。下云。無レ所ニ往而不レ用。是也。

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ニ周公ニ也。無レ所ニ往而不レ聽。補白鹿曰。無上疑脫ニ公論二字ニ。知レ所レ貴也。桓公之於ニ管仲ニ也。國事無レ所ニ往而不レ用。知レ所レ利也。增呂氏春秋曰。有司請ニ事於齊桓公ニ。桓公曰。以告ニ仲父ニ。有司又請。公曰。告ニ仲父ニ。若レ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レ君。吳有ニ伍子胥ニ。而不レ能レ用。國至ニ于亡ニ。倍レ道失レ賢

分然ハ介然ニ作ルベシ、堅固ノ說ニテ即チ誠心堅固ニシテ上下相通達スルノ意ナリ。致明ハ至明ナリ。

一人ハ天子ヲ謂フナリ。

以族ハ族人ニ及ボスコト、以世ハ世襲ノ法ヲ用フルナリ、三族ハ父、己及ヒ子ノ昆弟ナリ、夷ハ滅ナリ。

刑均ハ他人ト等シク連坐スルナリ。

當ハ嘗ニ作ルベシ。列從ハ地位ヲイフ。

叔之比者。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集郝懿行曰。怒蓋盈溢之意。與踰義近。楊氏無注。或以恚怒爲說則非。王念孫曰。怒踰皆過也。淮南主術篇注。踰猶過也。方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弩。又曰。弩猶怒也。是怒即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補大峰曰。怒當依上文作過。

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滯。集先謙案。分然又說見儒效篇。

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集俞樾曰。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補沮再呂反。致讀爲至。

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尙書甫刑之辭。補曲禮曰。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左傳曰。天子曰兆民。○傳直戀反。

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秦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爲貶。譏世卿也。

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補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集盧文弨曰。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補鄭玄注儀禮曰。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物茂卿曰。刑均是連坐也。

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爲嘗也。集王念孫曰。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案。先祖當賢。即先祖嘗賢。作

之由ハ而猶ト同意、請ハ情ノ叚借字ニテ、實ヲアカシテ僞ヲ言ハザルナリ。

富。賊害不可以爲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謙案。壽謂年命短長。人自賊害者。非其壽命本如此也。〔增〕知罪之不免。○夫音扶。下同。

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

道謂政令。〔增〕道謂禮義法制。好謂安富壽長。惡反之。○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

自請刑戮。〔集〕謝本從盧校。世上有治字。盧文弨曰。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故字。王念孫曰。無治字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即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兪樾曰。請當讀爲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叚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誕也。論語所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即此情字之義。先謙案。王說無治字是也。今從諸本刪正。〔增〕舊本世上有治字。今據元本除之。之與而同。由與猶同。

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

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

不當則爲下所侮賤。〔增〕當丁浪反。

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

言當罪而用賢。歸于至公也。謂若殛鯀興禹。殺管叔封康

シテ相對敵スルモノナシ、故ニ主客ノ禮ヲ修メズ、適ハ敵ニテ相對スナリ、相者ハ贊禮ニテ禮ヲ助クル人ナリ。

見ハ明ニ作ルベシ、人ニ委ネテ自カラ一一手ヲツケズ、故ニ萬事ヲ處理シテ周到ナルヲウルナリ。

佚ハエツタリトセルコト、愈ハ愉快ナリ。

分義ハ名分大義ナリ。

大ノ字刪ルベシ。

兩ツノ人ノ字刪ルベシ、自カラ生命ヲ賊害シテ短クスルハ自然ノ壽命然リトナスベカラザルハ、世人ノヨク知ル所タリトナリ。

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者。【增】官人不必喉舌之官。語待相者而詔也。僖二十八年左氏傳曰。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蓋王在其坐。而不自詔者。待官人之義耳。○相息亮反。【補】徂徠曰。官人當是倌人。說文。小臣也。博按。周官。小臣掌王之小命。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增】見疑當作明。○知音智。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爲愉。【增】佚與逸同。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增】詘與屈同。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集】先謙案。羣書治要。流作沈。二字通用。說見勸學篇。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增】分扶問反。行下孟反。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集】俞樾曰。楊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倒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不言犯太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莫敢犯上之禁。無大字。【增】羣書治要無大字。是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集】王念孫曰。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爲

靡ハ漸次ニ感化シテ習慣トナルナリ。

傳曰ハ古語ノ傳ハレルナリ。靡而已ハ唯ダ靡ノ由來スル所ヲ見レバ靡ノ成ス所ヲ知ルベキヲイフナリ。

此篇ハ人君ノ民ニ臨ムノ要点ヲ論ズ、篇名ノ君子ハ本注ニ從ヒテ天子トスルヲ可トス。天子ニハ后アリテ妻ナシ、后ハ後、妻ハ齊ノ義アリ、天子ニハ後ニ在ル者アルモ匹敵スル者アルベカラザルヲ示ストノ意ナリ、天子ハ四海ノ内ヲ以テ家トナ

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增行下孟反。下同。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誑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也。增處昌呂反。詐側嫁反。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增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文異而義同。補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增傳直戀反。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爲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增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後者不齊等之言。補告人二字倒。當作天子無妻人。告無匹也。徂徠曰。妻去聲。言天子不以其女妻人。蓋王女下嫁。必以同姓諸侯爲主。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爲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

前必ハ必前ニ作ルベシ。

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葱・闕・錄・曶。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劒名。皆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劒以色爲名。曹植七啓說劒云。雕以翠綠。亦其類也。曶劒光采慌惚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劒至利則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耶鉅闕。皆吳王闔閭劒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印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卽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劒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劒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集盧文弨曰。曶舊本作智。譌。今改正。注同。增劒之名義。今不可知。本注亦似傅會。○闔戶臘反。邪音耶。鉅音巨。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增斵丁管反。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騹讀爲騏。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離卽列子盜驪也。集王念孫曰。騏驥之爲騹驥。猶耄期之爲耄勤也。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說見致士篇隱忌下。楊云騹讀爲騏是也。而云謂青驪文如博棊則非。增顏師古漢書注云。華騮言其色如華之赤。華騮卽驊騮也。驥。說文云。千里馬。孫陽所相者。纖當作鐵。字似而誤。離讀爲驪。月令有鐵驪。綠耳耳綠色。字亦作騄駬。○驊音華。騮音留。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集王念孫曰。前必有。本作必前有。前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竝引作必前有。加之以造父之駛。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增造七到反。父音甫。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增儒效篇曰。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故心雖辨知。必求賢師友。○夫音扶。知音智。得賢師而事之。

禮ハ體ノ字ニ作ルベシ、齊信ハ中信ニテ卽チ忠信ノ意、大トスルハ重ンズルナリ。

援ハ引キ退クルナリ。

恬ハ安ンズルナリ、廣解ハ廣ク辯解スルナリ、苟ノ下、免ノ字ハ增注本ニ無シ、然不ハ然否ナリ、下ノ然ノ字ハ刪ルベシ、情ハ實情ナリ。

鉅黍ハ史記ニ見ユル距來ノ弩ナルベシ。

排檠ハ弓弩ヲ正シクスルノ器ナリ。

葱闕以下其ノ名義一一審ニ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モ皆古ノ名劍ナリ。

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集】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然獨坐。【增】傀然後說爲是。此章大意似孟子浩然之氣。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

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集】王念孫曰。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爲中信。是其證。齊信與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優差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非整齊於信之謂。【增】禮當作體。脩身篇曰。體恭敬。而心忠信。齊信字見康王之誥。○輕牽政反。下同。

賢者敢推而尙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

尙上也。援牽引也。【增】推它雷反。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

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增】廣讀爲曠。解古賣反。

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

【集】盧文弨曰。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王念孫曰。此亦汪氏中說也。汪又云。苟免或是注文混入。先謙案。不然然字衍。說見儒效篇。【增】舊本苟下有免字。今據元本除之。【補】期猶必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拒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埶勁。足以拒於來敵也。【集】郝懿行曰。性惡篇末。自繁弱鉅黍以下。皆言身有美質。亦須師友漸靡而成。然則性質本惡。必資師友切劘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惡。皆執一偏而言。若就渾全而論。自當善惡竝存。所以孔子語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善惡分焉爾。故曰。羣言淆亂。衷諸聖也。王念孫曰。案。作鉅黍者是。說見史記蘇秦傳。【增】杜預曰。繁弱大弓名。愛曰。本注司馬貞當作舊注。

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

排檠輔正弓弩之器。檠巨京反。

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

不恤ハ顧ミザルナリ。

中ハ中正ノ道ニテ即チ禮義ナリ、此ニ依リテ身ヲ正シクスルナリ。又先王ノ道ヲ奉ジテ、其ノ遺意ヲ履行スルナリ。

俗ハ沿ニ作ルベシ、循フナリ。

仁ノアル所ニハ貧窮アリトモ無キト同ジク、仁ノナキ所ニハ富貴アリトモ無キト等シキナリ。

同ノ字刪ルベク、苦ノ字ハ共ニ作ルベシ。

傀然ハ人ニ倚ラズ獨立シテ居ル貌。

其義則未詳。

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增中謂禮也。禮記曰。夫禮所以制中也。

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疑也。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集兪樾曰。楊注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兪可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竝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誼。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侶。傳寫者因而致誤耳。先謙案。王念孫云。不俗不習也。說見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兪說亦通。增物茂卿曰。俗當作沿。

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爲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集盧文弨曰。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注非。王念孫曰。此注中說也。見丙申校本。增亡音無。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也。集王念孫曰。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增孟子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是也。○樂音洛。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傀偉。大貌。公回反。

齊給便敏ハ辯論ノスバシコキナリ、無類ハ統類ナキナリ、雜能旁魄ハ雜駁ナル仕方ノ廣ク種種ノ事ニ行キワタルヲイフ、毋用ハ實用ニ適セザルナリ。析速ハ堅白論ナドノ如ク辭ヲ分析シテ捷速ナルコト、粹孰ハ精熟セルナリ、不急ハ急ノ役ニ立タヌナリ。

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集】郝懿行曰。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隱也。言若闇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尚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譌。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戴𢧢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爲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是其義也。【補】論或爲倫爲是。論語曰。言中倫。佚與俗義同。列也。

其言也謟。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

言謟行悖。謂言行相違也。【集】盧文弨曰。宋本謟作諂。悔作悔。今從元刻。俞樾曰。多悔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尚速有悔於予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痗。悔乃叚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痗。釋文曰。痗本作悔。【補】悔舊作侮。今據宋本・元本改之。○行下孟反。悖步沒反。又補對反。

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毋用。

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集】盧文弨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郝懿行曰。類者善也。旁魄即旁薄。皆謂大也。【補】淮南子曰。酙酌萬殊。旁薄衆宜。即與此旁魄同。毋用舊作無用。似無害。然宋本・元本共作毋用。則後人私改之者也。故正之。

析速粹孰而不急。

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所著論甚精孰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集】謝本從盧校。析作折。注同。郝懿行曰。折速者言轉折疾速也。粹與萃同。聚也。萃孰言論薈萃而練孰也。此皆以言語爭勝。故下遂云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析速。案。楊注云。析謂析辭。今本注文亦譌作折。案。析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析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併注文改正。郝說非。【補】析舊作折。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觀本注。古作析明也。

多言ナレバ紊レ易キモ、聖人ハ然ラズシテ文章粲然トシテ鄙陋ナラズ、統類截然トシテ矛盾混雜ナキナリ、一ハヨク統一ヲ得ルナリ。
徑ハ簡易、論ハ倫ト讀ム、倫序アルナリ、佚ハ秩ト讀ム、次序ヲ立ツルナリ。
聖人ノ辨ズル所廣大ナルガ故ニ、多言ニツキテ言ヒ、士君子ハ稍ヤヒカエメナルヲ要スルガ故ニ少言ニ就キテ言フ。

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擧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擧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補此證性惡也。然堯舜之時有此議論乎。亦齊東野人之言也。注性原當作原性。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

增知音智。下同。

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擧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

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擧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增終日議句。其所以言之句。

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

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者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

無害ハ妨ナキナリ。

工人ノ農事ヲナシ農人ノ賈事ヲナスコト、上ノ小人ノ君子タリ君子ノ小人タルヲウベシト同一例ナリ。

能不能ハ實際ニツキテイヒ、可不可ハ道理ニツキテイフ、明矣ハ爲スヲ得ルノ理アルモノ必ズシモ爲ス能ハザルノ理是ニ於テ明ナリトナリ。

美ハ善ノ如シ。人情ハ普通俗人ノ情ナリ。妻子具以下數語管子ニモ見ユ、是レ實際堯舜問答ノ語ナリヤ否ヤヲ定ムベカラズ。

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集盧文弨曰。故塗之人可以爲禹下。元刻有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十一字。宋本無。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增以其有可爲之理故也。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事業增相爲謂工爲農事。賈爲匠事也。○賈音古。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增而舊作則。今據元本改之。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工賈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僞爲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增遠矣其下。似脫未嘗二字。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

伏ハ服ト通ズ、服膺スルナリ、術ハ道ナリ。加日ハ日ヲ積ミカサヌルナリ、縣久ハ久シキニ亘タルナリ。積ハ積習ナリ。可以ハ自カラ爲スヲウルナリ、不可使ハ他ヨリ爲サ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小人ハ自カラ恣睢ニ安ンジテ移ラザルガ故ニ君子タルコト能ハズ、君子ハ自カラ禮ヲ守リテ變セザルガ故ニ小人タラザルナリ、各、自カラ安ンジ守ル所アルヲ以テ、小人ヲ君子トナラシメ、君子ヲ小人トナラシムルヲ得ズ、乃チ塗ノ人モ禹タルベキノ理ハアリナガラ、實際ニ於テハ必ズシモ禹タルヲ得ザルナリ。

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熟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也。集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補伏服古通用。服習也。淮南子原道訓曰。海外賓伏。四夷納職。漢書息夫躬傳。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索色白反。縣胡消反。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爲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爲而不可使爲。以其性惡。補言人自有可以積之質。而其不肯者。不可强使積。非因性惡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

慢ハアナドリテ無視スルナリ。

塗之人ハ道路ニ在ル尋常ノ人。

理ハ道理ナリ。

質ハ性質、具ハ才能ナリ。

唯ハ雖ニ作ルベシ。

不然ノ二字ハ下ノ今ノ字ノ下ニ在ルベシ。

本旨。增具當作且。字之誤也。○別彼列反。補當作孝敬具文。

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禮義、則爲曾・閔。慢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補此以下至其不可以相爲明矣。別爲一章。論人性皆有可以爲善之資。即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自是正當議論。亦足以見性惡之說相矛盾。蓋他篇之文錯簡在此也。

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增質性也。具才能也。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爲雖。增邪音耶。下同。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集兪樾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上文云。今

生之ハ瓦チ生ズルナリ。

曾參閔子騫ハ共ニ孔子ノ弟子ニシテ孝チ以テ聞ユ、孝己ハ殷ノ高宗ノ太子ニシテ親ニ事ヘテ一夜ニ五タビ起キタリトイフ。

綦ハ極ナリ前ニ見ユ。不如ノ上秦人ノ二字チ加ヘテ看ルベシ、孝具ハ孝共ノ誤ナルベク、共ハ恭ト通ズ、敬父ハ敬文ニ作ルベク、前ニ見エタリ。

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集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則此句内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猶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增舊本無猶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埏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增從放縱也。○從子用反。下同。睢香萃反。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增本注曾參上脫曾騫二字。○騫起虔反。己音紀。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集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爲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

禮義積僞云云ハ禮義ハ人爲ノ力ヲ積ミテ成レル者ナリト雖モ、皆初ヨリ人ノ本性ニ具備ルモノナルガ故ニ、之ヲ外部ヘ發生スルコトヲ得トナリ。埏ヤ斲ヤイヅレモ人爲ノ方法ヲ要ス、學バザレバ行フベカラザルナリ。

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增〕烝通作蒸。治上如字。下直吏反。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僞所爲。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集〕先謙案。禮義積僞者。積作爲而起禮義也。楊注非。

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僞然後成者也。〔增〕夫音扶。下同。埏音羶。

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爲譬。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增〕舊本性上有本字。今據元本除之。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增〕舊本跖下有也字。今據宋本除之。

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爲又。〔增〕邪音耶。

凡所

頃ハ少頃ニシテ少シノ間ナリ。古ハ過去ノ事、節ハ符節ノ節ニテ彼此定度合フナリ、徵ハ徵驗ナリ、シルシアルナリ。

論ハ論義、辨ハ辨說、合ハ合理、符ハ符節ノ正、驗ハ徵驗ナリ、下ノ有ノ字增注本其ニ作ルハ非ナリ。設ハ施設スルナリ、張ハ更張ニテハリヒロゲルナリ。

與ハ增注本與ニ作ル、與ハ之ニ從ヒ與ミスルナリ。

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爲須。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集郝懿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古必以今事爲符信。四語董子書偁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爲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卽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驗。或言符信。一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卽驗也。增物茂卿曰。節卽符節之節。愛曰。漢書董仲舒傳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之爲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爲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後可施行也。增案下文。其符之其似衍。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集謝本從盧校。與作與。王念孫曰。呂錢本。與皆作與。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與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故檃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增檃音隱。爲于僞反。

法正ハ法度規矩ナリ。

今當試云云ハ試ニ人民ノ勝手ニヤラシテ見ヨトノ意ナリ。倚シテ觀ルハ傍觀スト イフガ如シ、相與ハ相互ノ關係スルコト如何ヲイフナリ。

譁ハ多數ノ勢ヲ以テサワギ立テテ少數者ヲ推シツブスナリ。

有讀爲又。惡音烏。增以下似脫爲字。○邪音耶。

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爲不然者。爲人之性惡也。增不然者。不如是也。白鹿曰。惡下疑脫明矣。其善者僞也七字。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增爲之于僞反。治之如字。下之治同。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埶。集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當試猶嘗試。說見君子篇。增當試當作嘗試。字之誤也。○去起呂反。下同。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集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兮。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氾論篇曰。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增本注後說是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諠譁之。不使得發言也。集俞樾曰。如楊注。譁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爲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譁字。當讀爲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增譁字恐有誤。或云。誣誤。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

薄ハ性情ノ薄キモノナリ。無之中有之中ノ之ハ於ノ如シ。

及ノ字ハ求ニ作ルベシ。

性惡ニシテ善ナラズ、故ニ善ナラント欲スルノミ、若シ初ヨリ善ナラバ何ゾ善ナルヲ求メン。

生而已ノ生ノ字增注本性ニ作ル、性而已ハ性ノママナリ。

悖ハ道ニ悖ルナリ、在己ハ自己身上ニ存スルナリ。

正ハ正義、理ハ修理アルコト、平ハ公平ナルコト、治ハ治定スルコトナリ。誠以ノ以ハ以爲ノ意ナリ。

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增】爲于僞反。下爲性同。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埶於外也。【增】物茂卿曰。苟無之中。苟有之中。之猶於也。愛曰。及當作求。音之誤也。○夫音扶。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增】彊其兩反。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性而已。謂不矯僞者。【集】盧文弨曰。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矯而爲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增】在字恐誤。或云當作不。○悖步沒反。又補對反。○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言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增】治直吏反。下同。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

其ハ而、異ハ過ノ誤ナルベシ、性ニツキテイヘバ聖人モ衆人ト同ジクシテ特ニ過ギ越エタル所ナシ、聖人ハ人爲ノ力ノ加ヘ方ニ於テ衆人ニ卓越スル所アルナリ。

人有ノ人增注本ハ無シ。拂奪ハサカラヒウバフナリ。

讓乎國人ハ緣モ無イ國人ニモ讓ルナリ。

文云。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增]舊本起下有於性二字。宋本有於信二字。今據元本除之。[補]於性二字衍。元本除之。是也。荀子言僞。其立言之意固已明矣。楊倞引老莊毀仁義爲詐僞之言以證之。憒憒甚矣。　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集]兪樾曰。同於衆。卽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補]其當作而。異當作過。　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　聖人過衆。在能起僞。[增]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意同。古屋鬲曰。其不異於衆五字恐衍。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佛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柫。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集]盧文弨曰。拂奪。宋本作佛奪。注同。兪樾曰。楊注違戾之訓。旣得之矣。讀拂爲柫。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爲柫乎。柫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色部。艴慍怒色也。此拂字疑艴之叚音。言兄弟必艴然爭奪也。先謙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淺人緣下文兄弟相拂奪。妄加之。[增]假猶譬也。本注或曰以下非。○拂音佛。　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

偽故ハ人爲ノ事ナリ。

事ハ上ニ見エタル事ト同ジ、勉强スルナリ。

生於二字衍ナリ。

徵ハ徵證ナリ。

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

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增】此工人木工也。與上不同。

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爲之。如陶人工人然也。【增】舊本聖上無於字。今據宋本補之。

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增】體四枝也。○夫音扶。好呼報反。下同。

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增】事字已見上文。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集】王引之曰。偽音爲。謂之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皆其證。

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增】不同性偽不同也。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偽也。

偽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集】謝本從盧校。作偽起於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義。下

代ハ尊長ニ代リテ勢チ取ルナリ。

二行ハ譲ト代ナリ、反レ性悖レ情ハ卽チ人爲ナルチイフ。

故ハ本ナリ、固ナリ、始ナリ。

埏レ埴ハ粘土チ打チテ引キノバスナリ。

工人ハ陶人ニ作ルベシ。

人之性三字上文ハ土之性、下文ハ木之性ニ作レバ、意義最モ明ナリ。

也。【集】兪樾曰。注不釋長字。蓋以爲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爲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爲粻。爾雅釋言。粻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粻。鄭箋曰。粻糧也。見粻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

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增】論語所謂。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長竹丈反。

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增】行下孟反。悖步沒反。又補對反。

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何從而生。惡音烏。

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

故陶人埏埴而爲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

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爲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爲之也。或曰。工人當爲陶人。故猶本也。【集】王念孫曰。楊後說以此工人爲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埏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僞。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豈

明ト聰トハ目ト耳トガ天性トシテ具備スル所ニシテ、勉學シテ得タルモノニアラズ。孟子ノ意ハ人ノ性モト善、之ヲ失フニヨリテ惡トナルトナリ、荀子之ニ對シテ人ノ生後ニ其生レナガラノモノヲ失フニヨリ、善トナルトナスナリ。若シ孟子ノ言ノ如ク天然ノ性ヲ善トスレバ、其ノ生レタルママノ朴ヲ、其ママニ美トシ善トシテ觀ルコトトナルナリ、利ハ善ノ如シ、果シテ其說ノ如クナラバ、コレ禮文辭讓ノ人爲ノ修飾ニヨリテ成ルモノト、耳目ノ自然ニ聰明ノ能ヲ備ヘタルモノトヲ同一視セントスルノ謬論タリトナリ、長ハ尊長ナリ。

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增】夫音扶。下同。離力智反。下同。

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增】喪息浪反。下同。

曰。若是則過矣。

【增】荀卿尤孟子之言。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偸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集】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人性。生而已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增】此荀卿學孟子之言也。失而喪之。失喪本性也。【補】言人之性。任其自然而不用矯飾則日離其朴資之純。必失喪而至於殘賊淫亂。是性惡明也。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集】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僞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二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增】夫生而失喪本性者。性惡之徵也。

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

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爲天性也。

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

故曰目明而耳聰也。

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僞使之也。【增】曰字衍。【補】故曰二字衍。使夫以下三十六字一氣讀。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

文學ハ學問ナリ、恣睢ハ我儘ナリ。

孟子ノ語ハ荀子ノ孟子ノ意ヲ斟酌シテ作リシモノナラン、人ノ天性善ナレバコソ勉學スルコトニモナルナレトナリ、此ハ荀子ノ意ト反ス、荀子ハ勉學スレバコソ善キ性ノ人トモナルナレトスルナリ、性僞之分ハ天然ノママノ性ト人爲ヲ加ヘテ成レル性質トノ差別ナリ、天之就ハ正名篇ニ見エタリ、事ハ事トシテツトメナスコトナリ、天然ニ存スルモノニテ人力ニテ勉學シテナセルモノニアラザルヲイフ。上ノ在人ノ人ハ天ニ作ルベシ。

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增道猶由也。非十二子篇。性情作情性。是也。注詳見于彼。○睢香萃反。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增舊本無也字。今據元本補之。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是也。增分扶問反。下同。

凡性者天之就也。增就猶成也。禮記曰。天命之謂性。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大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集盧文弨曰。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楊意。卻只作事。增事猶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之事。謂脩飾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增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增事而之而與之通。

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

犯分ハ分限ヲ犯ス、亂理ハ條理ヲ亂スナリ。

枸木ハ鉤木、曲リタル木ナリ、檃栝ハ曲リタル木ヲタメ直ス器、即チタメギナリ、烝ハ蒸ト通ズ、烝矯ハムシテ矯メ直ス法ナリ、鈍金ハナマクラ金ナリ、礱厲ハ砥石ニカケテ磨クナリ、厲ハ礪ト通ズ、利ハ切レル樣ニナルナリ。

偏ハ偏僻、險ハ平正ヲ失スルナリ。

擾化ハ馴ラシ化スルナリ。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集】兪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增】分扶問反。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增】治直吏反。下同。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爲鉤。曲也。下同。檃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增】檃音隱。烝通作蒸。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厲皆磨也。厲與礪同。【集】盧文弨曰。注礪舊作勵。誤。【增】礱盧紅反。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集】王念孫曰。廣雅。險衺也。成相篇曰。險陂傾側。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增】偏偏頗也。險不平也。○悖步沒反。又補對反。下同。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抑也。擾馴也。【增】導舊作道。今據宋本改之。○爲之于僞反。今之人化

此篇ハ人ノ生レナガラノ天性ハ朴質粗惡ナルモナレバ、宜シク人爲ノ力ヲ加ヘテ脩飾シ以テ美善ニ至ラシムベシトナシ、孟子ノ性善說ト反對セリ。
楊注惟聰ノ間增注本ハ天生ノ二字アリ。
人之性ハ人ノ生レナガラノ自然ノ性、其定義已ニ上ノ正名篇ニ見ユ、僞ハ人爲ニ成ルモノ、マタ正名篇ニ見エタリ。
順是ハコノ生レナガラニ利ヲ好ムノ性ニ放任シテ、人爲ノ制裁ヲ加ヘザルナリ。
辭讓ハ辭退謙讓ノ禮節ナリ。
疾惡ハ人ヲ嫉ミ惡ムナリ。
有好聲色ノ四字ハ增注ニ從ヒテ注文ノ誤リテ本文ニ入レルモノト見ルベシ。

荀子卷第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集】盧文弨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乂。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增】此篇蓋爲折孟子而作。舊本闕本注天生二字。今據本書補之。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集】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僞作爲也。僞與爲古字通。楊氏不了。而訓爲矯。全書皆然。是其蔽也。先謙案。郝說是。荀書僞皆讀爲。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僞。尤其明證。【增】僞謂以禮義師法矯本性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增】二字句。故爭奪生而辭讓亾焉。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增】好呼報反。下同。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亾焉。疾與嫉同。惡烏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集】先謙案。下有字疑衍。【增】有好聲色四字。似注文誤入正文。【補】下有當作而。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亾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集】先謙案。論語八佾篇集解。從讀曰縱。下同。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無稽ハ根據ナキナリ、不見不聞ハ幽隱ニシテ公明正大ナラザル也、宋鈃等ノ云爲スル所此ノ如シ、此ノ四句以テ本篇ヲ總結スルモノナリ、楊注ニ云フ所ハ非ナリ。

之心治天下。則其爲天下必多。而爲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爲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即私之誤也。先謙案。王說是。注中和字。乃後人因正文誤私爲和。而羼入之。楊所見本蓋不誤。[增]加天下以此志行加天下也。○爲子僞反。[補]加天下於此人也。觀焉字可見。

夫是之謂重己役物。

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己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

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愼。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愼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集]盧文弨曰。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指。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治己治人之指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以雍而潰矣。[增]不見不聞。亦皆無稽之意。不師古而新作之者也。宋鈃輩所說是也。故著諸篇末。○行下孟反。

荀子卷第十六終

爲ニ物役一ハ外物ニ使役セラルルナリ。傭ハ備ノ誤ニテ、滿色ヲイフ、下ノ傭モ同例ナリ、各種ノ物備ハルヲ云フ。蔬食ハ疏食ニ作ルベシ、紃ハ麻ニテ編メルヒモナリ。栗所曰ク藝林伐山ノ宮室部ニ荀子ヲ引キテ局室蘆簾ト云ヒ、注ニ局室ハ室ノ碁局ノ如キナリトアリト、コレ王氏ノ說ト參照スベシ、屋室ハ局室、廬庾ハ蘆簾ニ作ルベシ、局室ハ狹キ家ナリ、蘆ヲ以テ簾トナス、廉ハ簾ト通ズ、葭稾蓐ハ葭稾ヲ以テ蓐トナスナリ、此蓐ヲ筵ノ上ニ敷キ其上ニ几ヲ置クナリ、尙ハ卽チ加ナリ、埶列ハ勢威爵列ナリ。如是ハ上ノ如キノ志行ノ人ヲ以テトノ意、加天下ハ天下ノ上ニ置キテ天子タラシムルナリ、其和樂ハ其私樂ニ作ルベシ、楊注ノ私和樂ノ和ノ字削ルベシ。

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俞樾曰。無足謂刖者也。乘軒戴絻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跔卓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未得其義。增舊本盜上有夫字。今據元本除之。乘上無雖字。今據元本補之。下其與作與其。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軒大夫車也。無足謂窮亡者也。○夫音扶。下同。

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己爲物之役使。增脩身篇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己音紀。

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保之人。亦可養目。增傭當作備。下同。其字之誤也。解蔽篇曰。目視備色。耳聽備聲。

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紃之履麤麻屨也。集盧文弨曰。蔬食當作疏食。增食音嗣。麤七奴反。紃似倫反。

屋室廬庾葭稾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廩庾者葭蘆也。以蘆爲屋室。葭稾爲席蓐者。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集王念孫曰。以廬庾爲屋室。而云屋室廬庾。則文義不明。且與葭稾蓐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蘆簾稾蓐。於義爲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蘆簾稾蓐。謂以蘆爲簾。以稾爲蓐也。屋室蓋局室之誤。廬庾蓋蘆簾之誤。簾廉古字通。稾蓐與蘆簾對文。則稾上不當有葭字。且葭即蘆也。又與蘆相複。增物茂卿曰。以葭稾所織之蓐。加諸几筵也。

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埶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增古屋鬲曰。勢列權勢爵列也。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爲天下必多。爲己之私和樂少矣。集王念孫曰。和當爲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言以是不貪

平簟ハ蒲席竹席ナリ、嚮ハ饗、享ト通ズ、嗛ハ慊ト通ズ、快ナリ、足ナリ。

而得ノ二字ハ增注本ニ無シ、問ハ間ニ作ルベシ、假而ハ假如ニ同ジク、タトヒト訓ズ、タトヒ暫時間之ヲ快シトストモ到底憂恐ヲ離ルルコト能ハズトナリ。

粥ハ育ト通ズ、養ノ意ナリ。

心憂恐シテ首ヲ畏レ尾ヲ畏ルレバ盜ト異ナラズ、軒ハ大夫ノ車、絻ハ冕ト同ジ、僥倖ニシテ軒ニ乘リ冕ヲ戴クコトヲ得タリトテ、彼則（無足）ノ者ガ行ク能ハザルト異ナル所ナキナリ、夫ノ字增注本ニ無ク、雖ノ字集解本ニ無シ。

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增】行下孟反。下其行同。恐丘隴反。下同。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嚮讀爲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嗛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爲嗛於志。嗛口簟反。【集】兪樾曰。平乃席名。故與簟竝言。說文艸部。蒻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竝可爲證。【增】輕煖狐裘之屬。平簟簟第之平者。○豢胡慣反。黼音甫。黻音弗。簟徒點反。【補】嚮饗同。受也。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暫以爲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集】王念孫曰。得問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也。得問當爲得閒。古莧反。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嗛。卽使暫時得閒而嗛之。而其不嗛者仍在也。【增】假下舊有而得二字。今據元本除之。問己問人也。【補】問當作閒。言假使得其間隙而暫足萬物之美。終亦不能離忘其憂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爲耶。問之辭。【增】粥育古音通。養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增】樂音洛。下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集】盧文弨曰。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

道ハ客觀ニ於テ一定セルモノ、內自擇ハ主觀ニ於テ勝手ニ決スルナリ。

易者ハ物ヲ交換スルモノナリ。

從道而出 ハ可不可ノ謀ヲ發スルナリ。

道ニ離レテ勝手ニ決斷スレバ損失アルノミナリトナリ。

嫌ハ慊ト讀ム、快樂滿足ナリ。

有嘗試云云ハ上ニ述ベタル義ヲ更ニ他ノ語ニテ試ミ言フナリ、觀隱ハ隱レタル誤謬ヲ觀察ス、其察ノ察ハ衍文、難察ハ論者ノ辯ヲ駁スルナリ。

內心ニ道理ヲ輕ンズルモノハ情必ズ外界ノ物欲ニ馳スルモノナリ、此クノ如キ者ハ內ニ憂フルニ至ルベシ、不重ノ間當ニ外ノ字アルベシ。

也。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增】離力智反。下同。

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喪息浪反。下同。易謂以物相易。【增】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儒術是也。【增】出出謀發慮之出。○出尺類反。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

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終遇禍也。【增】嫌讀爲慊。快也。足也。○累力軌反。

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爲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集】王念孫曰。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增】其察之其衍。【補】下其字衍。

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爲道之精微【集】顧千里曰。案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爲同例也。【增】本注爲字當爲謂。○輕牽政反。重直用反。下同。

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

小家珍說ハ宋墨ナドノ自カラ珍重ガリテ誇ルコトナリ。

常人ノ好惡取舍ハ純全ヲ得ルコト能ハズ、故ニ其ノ動作必ズ常ニ一定ノ權衡標準ヲ用ヒザルベカラザルナリ、動而ノ句增注本ニ不可以ノ三字無シ。俛仰ハ秤ノ竿ノ上ガリ又ハ下ガルナリ、重キ物ヲ懸クレバ分銅ノ方上ガリ、輕キ物ナレバ分銅ノ方下ガル、然ルニ秤ガ正シカラザレバ人ハ竿ノ上ガリ下ガリヲ見テモ輕重ヲ定メヌトナリ。事ノ可否ヲ判斷スル權ガ正シカラザレバ、己ノ欲スル所ヲ滿タセバ禍之ニ伴フモ、人之ヲ知ラズシテ欲スルトコロヲ得ルヲ以テ福ト爲ス、己ノ惡ムトコロモ己ニ克チテ行ヘバ、福來ルニ人之ヲ知ラズシテ己ノ惡ムモノナルガ故ニ禍ト爲ス。

以道爲不可。而不從之。雖益去欲寡欲之說。豈治哉。○治直吏反。

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

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增〕知音智。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

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秤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遣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集〕王念孫曰。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不與權俱。則必爲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增〕舊本不上有不可以三字。今據元本除之。粹精也。未嘗粹而來也。禍託於欲也。未嘗粹而往也。福託於惡也。與權俱。則無禍託於欲。福託於惡之過也。○去起呂反。惡烏路反。

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

衡秤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縣於仰。輕縣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增〕俛與俯同。〔補〕江田子錦曰。注重懸下脫於仰輕懸四字。

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

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秤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爲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爲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

假ハ譬ナリ、無多ハ南方遠キモ遠シト爲サズ、甚ダ南ヲ欲スルヲ云フ、無寡ハ北方近キモ近シト爲サズ、甚ダ北ヲ惡ムヲ云フ。

損益二字當ニ其處ヲ易フベシ、道ニ從ヘバ欲ヲ去ラザルモ亂レズ、道ニ從ハザレバ欲ヲ去ルモ治ラザルヲ云フ、治亂ハ欲ノ有無多少ニアラズ、道ニ從フト否トニアルヲ云フ。

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增物茂卿曰。欲南無多者。欲南之心未切也。以喩好道之淺也。惡北無寡者。惡北之心甚也。以喩惡禍之心切也。愛曰。假猶譬也。〇爲于僞反。下同。夫音扶。下同。離力智反。下同。補多寡謂路程之遠近也。言欲南之心甚深。故南方雖遠。而不爲遠。惡北之心至切。故北方雖近。而不爲近也。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語意正同。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爲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喩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增此亦與上文同句法。皆假借而喩無不從道者之意也。本注非。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增可道以道爲可也。損之損去欲寡欲之說也。言可道而從之。則雖損去欲寡欲之說。豈亂矣哉。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若合道。雖爲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爲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增言

天之就ハ天賦ノ自然ニヨリテ成ル者、質ハ本質内容、應ハ情ノ動ク所以ノ感應作用ナリ。欲ハ其欲スル所ノ目的必ズ得ベキヤ否ヤヲ考ヘタル上ニテ動クニアラズ、然ルニ欲望ノ性質ハ其目的物ヲ以テ得ベキモノトシテ求ムルニ至ルハ自然ノ事ナリ。

明ニ得ベキモノナリト認定シテ其ノ欲望ヲ指導スルハ知慮ノ作用ニ屬ス、守門ハ卑賤ノ人、欲ハ卑賤ノ人ニモアリ、性ノ具ハ生レナガラニシテ具備セルモノナリ。

求可節也トハ其ノ希求スル所思慮ヲ以テ節制スルヲウルナリ。所求不得云云ハ衍文アルニ似タリ、當ニ所求得者、節求也トシテ解スベシ。楊注ノ賤者ハ増注本ハ貴賤ニ作ル。道ハ合理ノ中道、近ト節トハ極度ニ至ラザルナリ。

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集】謝本從盧校。無所字。盧文弨曰。以欲爲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爲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錢呂本・世德堂本。竝作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存所字。【增】舊本欲上有所字。爲上有以字。今據元本除之。【補】以爲疑當作不待。

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導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增】道音導。知音智。【補】道由也。知下脫之字。言以爲可得而從其所欲。知之所必出於此也。

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增】去起呂反。下同。

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增】性之具猶言生而備具者也。○盡津忍反。下同。

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肆之也。

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爲之也。

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集】盧文弨曰。注賤者。舊本作貴賤。訛。今改正。【增】所求不得慮者。猶言不得慮所求者也。本注所說。不合正文意。謝墉貴賤改作賤者。亦非倞意。【補】此句疑有誤。宜言所求不慮不得者節求也。

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

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度心之計。亦受於天。故曰所受。【集】兪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卽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郭嵩燾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聽命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漓其眞。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楊・兪說皆非。【增】元本多作計。無固難類所受乎天七字。據本注而除之者也。然非其舊也。故今以爲衍文。而不除之。【補】一字衍。多當作可。言天生之欲制於心慮之所可。而不敢妄求。因不可得如天生之所欲也。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增】惡烏路反。下同。【補】從當作舍。

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爲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爲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集】先謙案。此文卽以上生死明之。所欲有過於生。而動不及於求生者。心之中理止之也。故欲雖多。不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者。如鬬很亡身之類。心之失理使之也。故欲雖寡。無止於亂。此在心不在欲也。楊注似未全通。

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爲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增】中陟仲反。

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

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增】亡音無。下同。

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

所受乎天以下二十二字恐クハ後人ノ傍ニ加ヘシモノ本文中ニ誤リ入リタルナルベシ、諸子彙函之ヲ刪リ去レルハ可ナリ、諸家之ヲ存セントスルモノ皆曲說タルヲ免レズ。

從生成死ハ生クルノ道ニヨリテ死ニ到ルナリ、蓋シ其道ヲ誤ルニヨリテ生ヲ求メテ生クベカラザレバナリ。欲過之云云ハ欲ハ十分否多過ギルホドアリテモ、實際ノ動作ハ之ニ及バザルコトアルハ、心ガ理ニヨリテ之ヲ制裁スルガタメナリトナリ。

治亂ハ動作ノ合理ト不合理トニ在リテ、情欲ノ多寡ニアラズ、宋鈃ノ說竟ニ不可ナリ。

有欲ト無欲トハ相反シテ頗ナ異ニス、生者欲アリ死者欲無シ、生者欲アレバ之ヲ無ナラシムルコト能ハズ、欲ハ之ヲ道メ節スレバ可ナリ、欲無キガ故ニ治アルト云フベカラズ、若シ無欲ナレバ治マルト言ハバ、人皆死者ダラザレバ治マラザルカ。欲ハ人ノ情性ノ必然ノ數ヨリ來リ、治亂ハ寧ロ理性選擇ノ適否ヨリ起ル、情欲ノ多寡卽チ治亂ヲ爲スニアラズ。欲ハ天性自然ニ發作スルモノニテ未ダ目的ノ確カニ得ラルベキヲ思慮シタルモノニ非ズ、求ニ至リテハ其果シテ得ベキヤ又當ニ求ムベキヤヲ理性ニ質シ、其ノ可トスル所ニ從ヒテ之ヲ決行スルナリ、卽チ求ハ思慮判斷ヲ經タルモノナリ、欲ト求トノ對比ハ下文ニ至リテ益〻明ナリ。受ニ乎心ニ也ノ上、所ノ字アルベシ、本註ノ天性有欲云云ノ九字ハ增注本ニ無シ。

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爲多欲者所困。故能道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治亂所繫。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也。集王念孫曰。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生性字相近。又因下文有生死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卽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爲文。下文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爲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楊曲爲之說。亦非也。增治直吏反。下同。補生者有欲。死者無欲。異其類也。

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增數舊作所。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注同。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集盧文弨曰。宋本注多膳字。今刪正。兪樾曰。待字衍。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楊注不釋待字。故知爲衍文。郭嵩燾曰。待字不可少。人生而有欲。不待其可得而後欲之。此根於性者也。若無待字。則文不成義。兪說非。下同。增不待不得。無求之而至也。從所可。從所願而求也。

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天性有欲。心爲之節制。集兪樾曰。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竝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增受上似脫所字。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

芴然ハ忽然ニテ、原本スル所ナキ貌、嘖然ハ爭ヒサワグ貌、不類ハ統類ヲ成サザルナリ、諮諮然ハ多言ノ貌、沸ハ沸騰シテカマビスシキナリ。

窮藉而無極ハ名辭ノ道ヲ深ク履ミ行ヘドモ一向要領ヲ得ザルナリ、貪ハ名聞ヲムサボルナリ。

此詩已ニ儒效篇ニ見ユ。

以上ヲ正名篇ノ本論トナシ、以下ハ其餘論トシテ視做スベク、主トシテ宋子ノ寡欲說ヲ駁ス、語意前ト重複スル所アリ。

道欲ノ道ハ論語包咸注ニ治ト解セルニ從フベシ。

以爲己寶。訒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爲難說耳。君子不用也。增訒音刃。己音紀。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補頰言貌。而不類。諮諮然補重言貌。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疏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賾同。深也。諮諮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又諮諮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增彼彼愚者。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增窮藉而無極。謂雖窮履而不可極也。○藉如字。舊音非。補藉布陳也。言窮陳其辭而無中正之理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爲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增易以豉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爲鬼爲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增已見儒效篇。○蜮音域。靦土典反。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爲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爲有欲者所困也。增語魚據反。下同。去起呂反。道音導。凡語治而待寡欲

漫ハ漫漫ニテ長キ貌、騫ハ行キガタキ貌、不慢ハアナドラザルナリ、愆ハ過ナリ、何恤ハ憂フ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渉然ハ廣ク物ニ行キワタル貌、俛然ハ俯シ從フ貌ニテ引キマトメルコト、類ハ統類ヲ成スナリ、差差然ハ複雜ナル貌、齊ハ齊一ニ歸スルナリ、當ハ恰當ニスルナリ、白ハ明白、名辭ハ今日所謂名辭ト命題トナリ、志義ハ意義、使ハ意義ヲ交通セシムル使令ナリ、使者ナリ、舍ハ措クナリ、極ハ中ナリ、正シキトコロヲ云フ、訒ハ說キガタキ不用ノ語ナリ。

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人人不能奪。利或爲和。【集】兪樾曰。楊說非也。吐當爲咄。形似而誤。從士從出之字。隸書每相亂。若敫從出。而今誤爲敫。賣從出。而今誤爲賣是也。咄者詘之叚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爲咏。諳之爲喑。吟之爲訡。嘖之爲謮。是也。詘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詘。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詘而不奪。利而不流。詘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増】吐字未詳。或疑當作予。淮南子曰。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利或爲和。爲是。禮記曰。和而不流。○處昌呂反。

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辯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増】騫病貌。或曰。當作蹇。蹇難也。【補】騫思貌。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補】涉謂博涉。俛然而類。差差然【補】有次序也。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増】白明也。俛與俯同。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増】通通志義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舍音捨。下同。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補】極中正也。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

顒顒ハ恭シキ貌・卬卬ハ志氣盛ナル貌・珪璋ハ皆玉ノ類・令聞令望ハ皆德望名譽・豈弟ハ愷悌ト同ジ、心ノオチツキヤスラカナルコト、此ノ詩ヲ引キテ聖人ノ辯說ハ泰然トシテ世俗ノ詭辯者流ノ紛紛辯爭スルト異ナル所アルヲ形容スルナリ。祅辭ハ妖辭ナリ、仁心ハ博愛ノ心、學心ハ人ニ學ブ心持、公心ハ偏頗ナラヌ心、非譽ハ毀譽、治ハ冶ニ作ルベシ、惑ハスナリ、

不レ賂ハ媚ビ諂ハザルナリ、傳ハ徂徠云フ便ニ作ルベシト、便僻者ナリ、不レ利ハ利トシテ用ヒザルナリ、不レ貳ハ專ラ其ノ道ニ居ルナリ、吐ハ詘ニ作ルベシ、困屈ストモ志ヲ奪フベカラザルナリ、利ハ通達・流ハ流淫ナリ。

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集兪樾曰。楊說冥窮之義甚爲迂曲。窮當讀爲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聘禮鄭注作鞠窮。是其證。增舊本是下有以字。今據元本除之。○覆扶又反。

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增毛萇曰。顒顒溫貌。卬卬盛貌。豈弟樂易也。○顒魚恭反。卬五綱反。聞音問。豈開在反。弟大計反。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祅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騁辭辯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辯也。以公心辯。謂以至公辯它人之說是非也。增長竹丈反。少詩照反。祅與妖同。出尺類反。說音稅。

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爲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也。增舊本動下有乎字。今據元本除之。○譽音餘。

不冶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也。集王念孫曰。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爲冶。冶字之誤也。不冶觀者之耳目。謂不爲祅辭以惑衆人之耳目也。〔祅辭見上文。〕冶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本。蠱音冶。劉良曰。蠱媚美容儀也。舞賦。貌嫽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冶卽蠱惑之蠱也。不冶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辯說。不求夸眩於衆人。則所見本當是冶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衆矣。以是明之。

不賂貴者之權埶。不爲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埶也。增不賂言不賂遺權貴之人也。補賂謂諂媚也。

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也。辟讀爲僻。增利字疑當作和。辟字疑當移辭上。

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

請ハ情ト讀ム、實ナリ、質ハ本ヅケタダスナリ、合文ハ文理ニ合スルニテ一定ノ法式ニ一致スルナリ、盡故ハ充足ノ理由ヲ具備スルナリ、無所竄ハ皆此ノ正名辨說ノ法式中ニ束縛セラレテ免ルルコト能ハザルヲイフ。

白道ハ道ヲ明ニスルナリ、冥窮ハ冥躬ト讀ム、說世ニ行ハレザルガ故ニ、タダ其道ヲ明ニシテ躬ヲ幽處ニ隱スナリ、辯說也ハ辯說ノ道ナリト解スベシ。

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失之。增工宰恐主宰誤。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 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爲理國之常、法條貫也。

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 言經爲說。成文爲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 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集王念孫曰。楊說質請甚迂。質本也。繫辭傳原始要終。以爲質也。曲禮禮之質也。鄭虞注竝曰。質本也。請讀爲情。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喻。情即是實。實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楊注。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曰。請當作情。又墨子尙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爲情。增質請而喻。正所請而喻也。或云。請情古音通。不過不過差也。合文其所言合文理也。正道正其道也。○悖步勃反。又補對反。盡津忍反。補質正也。請當作情。言正其情實而喻之也。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 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辯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

累ハ名ヲカサネツラネテ文飾ヲナシ、美麗ニ發表スルナリ。

累實ハ異實ノ誤、名辭ナルモノハ個個ノ異ナレル事物ヲ表明スルモノナリ。

辭ハ今ノ斷定（又ハ命題）ノ形式ヲ成スモノニテ、異ナレル二概念（又ハ名辭）ヲ連ネテ一意義ヲ發表スルモノナリ、論ノ字ハ喩ニ作ルベシ。

不異實名ハ論理學上ノ所謂同一律ヲ守リテ推理ヲ進行セシムルナリ、動靜ハ卽チ思想ノ運用ナリ。

期命ハ言フトコロガ能ク實ニ合スルナリ。

心之象道ハ思考進行ノ方途ナリ。

工宰ハ主宰ト云フガ如シ。

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爲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儷同。配偶也。集盧文弨曰。注麗與儷同。舊本脫與儷二字。今補。増累而成文。牛曰一元大武。冢曰剛鬣之類。本注同上。舊脫儷字。今謹補之。或曰以下非也。○累力軌反。

用麗倶得。謂之知名。淺與深倶不失其所。則爲知名。増物茂卿曰。用質也。麗文也。

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爲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異實也。使實各異也。増本注或說爲是。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兼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卽位之一意也。集王念孫曰。論當爲諭。字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以諭之。今本諭誤作論。諭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喩。下文曰。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喩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喩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楊說以春秋云論公卽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増論當作諭。與喩同。本注亡實當作異實。

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喩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辯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以喩是非之理。辯者論一意。辯者明兩端也。増喩動靜者。譬如禽獸。謂之禽。謂之獸者。名也。謂之飛。謂之走者。所以喩動靜。卽辯說之所司也。本注常字似衍。補注不唯兼異常實之名。常字衍。疑正文有脫字。動靜猶言作用。

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爲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爲辯說之用。補謂所期約而命之名也。

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辯說所以爲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所明。則辯說也。集象有象物形狀而通之之義。故通言之官。謂之象胥。仍案。辯說者。心有所思慮。則象而通之導之者也。下文志義之使也之意。補人心形象道理而說之也。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集陳奐曰。工宰者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官主君也。解蔽篇曰。心者形

馬非馬ノ誤ニテ公孫龍ノ論ナリ、馬ハ形ヲ以テ言フ、白馬ハ色ヲ以テ言フ、二者同ジカラズト爲ス、皆概念ニ拘泥シテ實ヲ顧ミザルモノナリトナリ。

其所受ハ名ヲ受クル所ノ實、其所辭ハ其人ノ言フ所ナリ、言ト實ト相當ラズ、其誤明ナリトナリ。

辟言ハ僻言ナリ。

分ハ名分ナリ。

道ハ聖人ノ定メタル道ナリ、故ハ道ヲ制スル理由ナリ、所謂由ラシムベク知ラシムベカラザルノ意ナリ。

章ハ明、論ハ先聖ノ定論格言、辯埶ハ辯説ノ謂ナリ。

荀子自カラ辯説ノ巳ムヲ得ザルニ出ヅルヲ説クナリ。

用ハ實用ナリ。

問反。補注亂名。當作與亂名者。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

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集郝懿行曰。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偕之大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增夫音扶。易以豉反。補言以道一民不難也。或曰。一當作化。

故明君臨之以埶。道之以道。

道達之以正道。增道之音導。下象道同。

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埶惡用矣哉。

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辯埶也。辯埶謂說其所以然也。集盧文弨曰。以注末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埶乃辨說之譌。注埶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爲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埶語。而誤涉耳。先謙案。據盧說。注皆作辨埶。今繙謝本者。竝作辨說。誤據虞・王本改正。增命與名通。下同。論與倫通。物茂卿曰。勢當作說。乃音之訛。○惡音烏。

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埶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

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也。增說音稅。下辨說及後說同。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

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明。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

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

無期命辯說。則萬事不行。故爲用之大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

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

ル目的ニ反シテ人ヲシテ曉ラシメガタキモノタラシメタルモノナリ。

山淵平ハ已ニ不苟篇ニ見エ、情欲寡ハ正名篇ニ見エタリ、食ノ美ハ唯ヽ口ニ適フニアリ、芻豢モ美ヲ加ヘズ、聲音ノ美ハ耳ヲ悦バスニアリ、豈ニ必ズ大鐘アリテ然ル後ニ樂ノ美アリト爲サン、此等ノ論ハ唯ヽ實際ヲノミ見テ山淵情欲等名辭區分ノ根據ニ背反セルモノナリ。

親其孰調ハ上ノ山淵ハ平カ不平カナド何レノ說カ認識上ノ根據ニ一致セルヤヲ觀察スルナリ。

非而謁ハ詳ナラズ、楹有牛ハ楹有矢ノ誤カ、墨子經說上、莊子天下篇等ニヨリ儀禮郷射禮記ヲ參シテ考フルニ古矢ヲ射ルニ楹間ヲ過グ、而シテ矢ハ行カザルノ時アリ、即チ矢未ダ嘗テ動カズトシテ此語アルナラン、亦ぎりしあ哲學ニ見ル說ト同ジキナリ、馬非馬ハ白

鍾。今據宋本改之。○彖胡貫反。樂音洛。補言以不平爲平。以不寡爲寡。以甘爲不甘。以樂爲不樂。此皆迷惑於用實。以混亂其名者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補無當作而。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爲下。以下爲高。若觀其精熟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也。集郭嵩燾曰。此三惑仍承上言之。用名以亂名。則驗其所緣以爲同異。而調使平。用名以亂實。則驗其制名之原。而觀其所以爲辭受。荀用此三者。以明諸家立言之旨。所以爲正名也。此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與前文不合。明無字衍文。增觀其孰調。謂觀彼所言。與古來所稱。孰調也。考本注意。似古無無字。

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增非而謁。楹有牛。恐是當時所辯。而不他見者耳。補上馬字上脫白字。

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增物茂卿曰。其所受者。謂其所受名之實也。愛曰。其所辭者。謂其人之所言也。○悖步沒反。又補對反。補名約即約之以命實。謂制名之樞要也。蓋獸者大別名也。於獸中分別之曰馬。又於馬中分別之曰白馬。是所以制名共定約也。如夫白馬非馬之說。驗之於制名定約之義。則其名實相悖可知矣。

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爲僻。增離力智反。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增分扶

云フヤウニ言フベケレドモ實ハ猶ホ二ナリ、人ノ老幼變ズルガ如キハ一實ナリ、實ハ事物ノ實體ヲ指ス、數ハ一トカ二トカ單複ノ數ナリ。

狀同ノ二字增注本ニハ無シ。

見侮以下三種ノ誤謬ヲ擧ゲテ駁正ス、見侮ノ語ハ宋子ノ唱フル所已ニ正論篇ニ見ユ、侮ト云ヘバ辱ナルコト明ナリ、辱ト爲サズトハ不可ナリ、聖人不愛己ハ墨子ノ兼愛ノ說、殺盜ノ語ハ墨子及ビ莊子ニ見ユ、墨子ハ聖人身ヲ苦メテ天下ノ民ノ爲メニ盡ス、是レ人ヲ愛シテ己ヲ愛セザルナリト爲セリ、又盜ヲ殺スハ人トシテ殺スニアラズ盜トシテ殺スナリト爲セリ、其說ノ誤謬ハ人ト言ヘバ必ズ己ト相對シ己ヲ除外スト思フニアリ、聖人ノ人ヲ愛スト云フハ廣義ニテ己モ含メル人類全體ヲ云フナリ、盜本ヨリ人ナリ、墨子之ヲ知ラズ、イヅレモ名辭ヲ制定ス

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增】標注本刪去本注見侮以下六十七字。蓋以其煩雜難解乎。所引莊子。今作殺盜非殺。與本注異。○己音紀。【補】聖疑當作惡。去聲。言嫉惡人。則人亦嫉己。是嫉人卽不愛己也。此用惡人之名。以混惡己之名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熟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集】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卽以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其孰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楊讀孰爲熟。而訓爲精熟。則義不可通。【增】孰舊作熟。今據宋本改之。下同。觀其孰行。謂觀彼所名。與古來所名孰行。禁之謂驗其非而禁之也。本注非。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卽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卽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爲高。以泉爲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爾。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爲平。奚爲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爲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爲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增】鐘舊作

固ハ本來、一定等ノ義ナリ、固宜ハ初ヨリ一定セル合宜ノモノ、約之以命トハ約束ニヨリテ名ヲ命ズルナリ、俗成ハ某名ハ某實ヲ指スト云フ用法ガ一般ニ通ズルコトニナルヲ云フ、異ニ於約ニハ約束ニ異ナル用法ヲ爲スヲ云フ、名無ニ固實ニトハ命名ノ初メニアリテ言ヘバ馬ヲ牛ト云ヒ、鳥ヲ虫ト云フモ可ナリ、此名ハ此物ヲ指サネバナラヌト本來定ツタ譯デハ無イトナリ、命實ノ實ハ衍文ナルベシ、有ニ固善ニノ有ハ無ニ作ルベシ、徑ハ直截ニテマハリクドクナキコト、易ハ平易曉リヤスキナリ、不拂ハ思想ノ交換ヲ妨ゲザルコトナリ。狀ハ形狀ナリ、所ハ其空間ニ於ケル位置ナリ、二匹ノ白馬ハ同ジク白キ馬ナレド各〻別ニ空間ヲ占ムルヲ以テ二物ナリ、一人ハ老幼ニヨリテ形狀ヲ變化スレド矢張一物ナリ、形狀同ジクシテ位置異ナル物ハ合セテ二白馬ト

因而致誤。先謙案。兪說是。【增】物茂卿曰。偏當作偏愛曰。至於無別。謂別之而又別之。至於不可析別也。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爲天。則人皆謂之天也。【集】先謙案。注固宜。各本誤故宜。今正。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集】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楊必當有注矣。【增】物茂卿曰。先王制名之始。以天名天。以地名地。與萬民相約。

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

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卽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增】物子以有字爲無誤。以上文例見之。似有理。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

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增】謂若虎豹之鞹。與犬羊之鞹。雖同狀。其實異所也。

有異狀而同所者。

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

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

【增】八字一句。【補】可上疑脫狀同而不四字。宋本而上有狀同二字。若然。可別也三字似衍。

雖可合。謂之二實。

卽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增】謂虎豹鞹犬羊鞹之類也。

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

狀雖變。而實無別。爲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爲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補】異下脫狀字。注異所當作異狀。

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

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

此制名

猶使異實者ノ異ハ同ニ作ルベシ。

徧擧ハ一切ノ物ヲ盡ク擧ゲ示スナリ、「物」ナル概念ハ最高類ニ居リ即チ最大ノ普通名辭(大共名)ナリ、下屬ヨリ段段概括シテ高位概念ニ進ミ、遂ニ最上類ニ至リ、最早概括スベキモノナキ最高位概念(無共)ニ及ンデ止ムナリ、有ハ又ト讀ム。

此偏擧ノ偏ハ偏ニ作ルベシ、上ノ偏ガ普遍ナルニ對シテ特殊ヲイフ、「物」ナル類概念ノ下ニ大別名トシテ鳥獸ハ草木土石ト相對ス、更ニ鳥獸ヲ別ケテ鶴雁犬猫等ニ及ボスコトヲ得ベシ、但最下ノ單獨概念ニ至リテ復タ別ツベカラザルナリ。

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爲異實也。增不可亂也一句。當在故字上。於文爲順。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擧。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爲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集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增本注後說是也。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擧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爲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集王念孫曰。共則有共之有讀爲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楊說失之。增有共至於無共。謂共之又共之。至於他無可共者也。補徂徠曰。共之共。言共之又共之也。博按。共名總名也。譬如禽獸草木。其類之共名也。又共禽獸曰動。共草木曰植。又共動植曰物。物者大共名也。又欲推而共之。而無復異類之可以共者。則共名至是而止。是至於無共。然後止也。下文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倣此。

有時而欲偏擧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擧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集王念孫曰。案。此偏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爲主。故曰偏擧之。此條以異爲主。故曰別擧之。〔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雉。雇有九雇。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有讀爲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偏擧。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偏擧而誤。楊說皆失之。兪樾曰。此偏字乃偏字之誤。上云偏擧之。乃普偏之義。故曰大共名也。此云偏擧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偏與偏形似。

不然ノ然ハ衍文ナリ。知ハ認知、説ハ分説ナリ、此句反語法ヲ用ヒテ五官簿之而知、心徵之而説、人謂之知ノ意ヲ見ハスナリ。既ニ上ノ知覺作用ト思考作用トニヨリテ事物ノ同異ヲ區別スレバ、隨ツテ之ニ相當ノ名ヲ命ジテ辨別ニ便ニスル也、即チ先ヅ同類ノ事物ニハ同一名辭ヲ用ヒ、異類ノ事物ニハ異ナレル名辭ヲ用フルナリ、此ヨリ以下制名ノ樞要即チ規範標準ヲ説ク、單ハ單一名辭ノ類ニテ兼ハ複合名辭ノ類、例ヘバ「馬」ナル名辭ヲ單トスレバ之ニ白ナル屬性ヲ加ヘタル「白馬」ハ兼トナルナリ。白馬ト馬トハ指ス所ニ別アリ、此レ相避ナリ、然レドモ時有リテ然カク差別スルヲ要セザル時ハ白馬亦單ニ馬ト稱ス、馬ト稱スルモ牛羊ナドト相混ズルコト無ク、實ニ害ナシ。

徵知即心也。下文云。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説。即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爲五官之譌。因五官譌爲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補】當簿猶言主司也。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説。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説。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集】王念孫曰。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言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説。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能爲五官。能即態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爲五官。形體即形態。郭嵩燾曰。王説非也。簿猶記錄也。心徵於耳目。而後有知。所聞所見。心徵而知之。由耳目之記籍其名也。與耳目相接而終不知其名。心亦能徵之耳目。而莫能言其名。則終不知而已。莫不然謂之不知。然亦語詞。不必爲衍文。【增】然字衍。本注耳目鼻口心心字。當體字誤。【補】此五句疑有衍文。當作五官簿之而知。心徵之而説。人莫不然。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然後隨而命之。

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增】命之謂制名也。

同則同之。異則異之。

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

單足以喩則單。單不足以喩則兼。

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喩曉也。謂若止喩其物。則謂之馬。喩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集】盧文弨曰。注復名。宋本作複名。案。復亦與複通用。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

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增】本注雖共之雖衍。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

上文皆外物ヲ視聽等ニテ區別認識スルヲ以テ言ヘリ、此處ハ自己身體ノ情ト物ノ我體ニ觸レニ生ズル感覺トヲ以テ云フ、疾ハイタミ、養ハ癢、滄ハ寒冷、滑ハスベスベシタルコト、鈹ハ皺ニ作ルベシ、ヒビワレスル如クザラザラスルヲ云フ、輕重ハ物ノ重量ニツキテイフ。

說ハ分說、故ハ理由ニテ合シテ思考推理ノ作用ヲ指サス。

徵知ハ徵據認識ニテ、耳ニ於ケル印象感覺ニ徵據シテ聲音ヲ認定スルガ如キナリ。

當簿ハ簿冊ニ錄スルナリ、天官即チ五官ガ各〻其ノ印象感覺ヲ登錄シ彙類スルニヨリ、心ハ此ノ感覺ノ彙類ヲ材料トシテ之ヲ統整シテ正確ナル概念ヲ作成スルナリ。

以酒爲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庮字之誤。庮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官內饔及內則竝云。牛夜鳴則庮。先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說文。庮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內則注曰。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僖四年。今左傳作蕕。杜注。蕕臭草。〕羶腥臊漏庮。竝見周官禮記。則酒酸必漏庮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爲暑浥之酸氣。亦失之。[増]酒字或說似是。

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

疾痛也。養與癢同。滄寒也。滑與汩同。鈹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鈹當爲鈒。傳寫誤耳。與澁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滄初亮反。又楚陵反。[増]滑皮膚滑利也。鈹當作皸。漢書趙充國傳。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蓋肌膚枯燥而不滑者。常坼裂也。故對滑字。輕重身之輕重也。○皸居運反。[補]鈹當作皺。不滑利也。八者觸於形體而別異之。亦猶聲色之於耳目也。

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

說讀爲悅。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集]先謙案。說者心誠悅之。故者作而致其情也。與性惡篇習僞故之故同義。二字對文。楊注非。[増]古屋蒿曰。說故猶死生之說。幽明之故之說故。○樂音洛。惡烏路反。

心有徵知。

徵召也。言心能召萬物而知之。

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

緣因也。以心能召知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爲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集]兪樾曰。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竝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身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徵知。此當云然而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

色理ハ皮膚ノ色澤文理ナリ、此ノ類ハ視覺ニヨリテ區別認識ス。

調竽ハ調節トスベシ。

鬱ハ鬱悒ノ類ニテ香ノ盛ナルモノナリ、腥ハナマグサシ、臊ハアブラクサシ、洒酸ハ漏廇ニ作ルベシ、腐敗シタル惡臭ナリ。

同一類。同一情也。意億同。料度也。疑擬同。像也。言凡人同類同情。則其耳目鼻口心體之億料萬物亦同。故相與比方其所億料。而像似其物。以制其名。然後民相通用。是所以共其所約之名。以相期定也。

形體色理以目異。

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集】王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竝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之。【補】此以下言天官之意萬物也。

聲音清濁調竽奇聲。

【補】亦以歌樂言。

以耳異。

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革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管。是竹爲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異也。奇聲。萬物衆聲之異者也。【集】盧文弨曰。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爲之辭。兪樾曰。笙竽之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爲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玉篇・廣韻竝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竽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調竽當爲調節。竽節字皆從竹。故節誤爲竽。禮記仲尼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疏。節制也。檀弓篇。品節斯。疏。節制斷也。是節爲制也。調者。說文。和也。聲音之道。調以和合之節。以制斷之。故曰調節。與清濁同爲對文。奇聲與下奇味奇臭對文。楊・兪說皆非。【増】竽字恐誤。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

奇味衆味之異者也。【増】鹹戸緘反。酸先丸反。

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

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皫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暑浥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爲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螻蛄臭者也。【集】盧文弨曰。洒從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王念孫曰。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

人ノ心ニ喩ル所、實ハ相同ジカルベシトナリ、異物云云ハ物相異ナレバ名亦異ニシテ隨フテ實モ異ナリ、實異ナレバ名モ異ナリ、名實深ク相結バル、故ニ名ヲ異ニシテ實ヲ別ツトナリ。

不喩ハ他人ヲシテ己ノ意志ヲ通曉セ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困廢ハ事ヲ行フ能ハザルナリ。

天論篇ニ耳目鼻口形態ヲ天官ト云ヒ、心ヲ天君ト云フト云ヘリ、此處ノ天官モ亦五官ヲ指ス、而シテ五官ノ知ルトコロハ心之ヲ徵シテ知ル、名此ニヨリテ立ツナリ。

同類同情云云ハ物ノ種類性質同ジキモノハ五官ノ之ヲ知ルコトモ同ジ、故ニ一物ニ就キテ作リシ觀念ヲ他物ニ比方應用シテ通ズ、故ニ同ジク一名ヲ以テ之ヲ稱シ、其名ニヨリテ心ニ想フトコロハ相同ジトナリ、約名ハ相約シテ立ツル名ナリ、約ノ義ハ下文ニ詳ナリ。

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集郝懿行曰。玄卽眩字。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迷系交結。而難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卽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爲胡涓切。而所說皆非。先謙案。楊注之非。由失其讀。異形離心交喩句。異物名實玄紐句。離心交喩。謂人心不同。使之共喩。下文所云。名聞而實喩也。異形者離心交喩。異物者名實眩紐。此所以有名也。補玄眩通。紐謂交結不分也。

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喩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

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爲之分辨。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增困不通也。廢不成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分扶問反。或如字。別彼列反。下同。

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喩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

有名之意在此。

然則何緣而以同異。

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

曰。緣天官。

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

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各爲制]名也。集盧文弨曰。注末名也上。宋本有各爲制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今本命下有實字。辯見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增比方之疑似。謂疑者似者。比方而喩之。是約名之所以起也。補同類同情。謂天下之人。皆

名ハ一種ノ約束ニ外ナラズ、故ニ名約ト云フ、一旦某名ハ某事某物ヲ指スト定メタル以上ハ謹ミテ之ヲ守ルヲ云フ。

誦數ハ聖經ヲ誦說スルモノナリ。

舊名辭ノ適當ナルモノハ沿用シ、不適當ナルモノハ改作ス。

緣以ノ以ハ增注本ハ有ニ作ル。所爲有名ハ名辭制定ノ必要ナル所以、所緣以同異ハ種種名辭ノ區分アル根據理由、制名之樞要ハ名辭ヲ制定スル標準規範ナリ、以下段ヲ逐ヒテ此ノ三件ヲ說明スルナリ。

此處六字ヅツニテ句トナスベシ、異形云云ハ人各〻其形ヲ異ニスルヲ以テ心亦離ル、然レドモ名約一タビ定レバ同名ニ見聞スレバ、各

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增〕治直吏反。〔補〕謂所約定之名也。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集〕先謙案。誦數猶誦說。說見勸學篇。〔增〕形舊作刑。亂下有也字。今據宋本・韓本改之除之。勸學篇曰。誦數以貫之。謂誦經也。○慢與漫同。〔補〕數謂詩書禮樂之文。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集〕先謙案。舊名上所云成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辭。以亂正名也。既循舊名。必變新名。以反其舊。作者變也。禮記哀公問鄭注。作猶變也。楊注未斷。〔增〕本注作上似脫改字。

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之舉其大綱。故制爲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爲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集〕謝本從盧校。作有同異。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宋龔本同〕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增〕本注欲之之衍。〔補〕凡制名之目不一。曰同。曰異。曰單。曰兼。曰共。曰別。其所以制之者有義焉。謂之制名之樞要。下文然後隨而命之。至此制名之樞要也。即詳說此義也。

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增〕離猶別也。異形離心。言物物異形。人人別心也。○離力智反。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爲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

節ハ時節、遇ハ適合ナリ。

以上ハ人ニ關シタル散名ニシテ、後王ノ用ヒテ成名トナスモノナリ。

聖人ノ道行レテ衆人ノ意志相通ジ、名ニヨリテ實ヲ求ムルニ、同名必ズ同實ニ歸シテ相亂ルコト無シ。

作名ノ名ノ字衍、人ノ字增注本ハ民ニ作ル、爲ハ私造スルナリ。

道ハ由ルナリ、迹長ハ成績長久ニノコルナリ。

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命。然。集先謙案。節猶適也。說詳天論篇。增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爲堅白之說。以是爲非。斯亂名之尤者也。補徂徠曰。此結上文。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愼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增道王者之道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敎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集盧文弨曰。今本新序缺此文。王念孫曰。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道而擅作。作下無名字。卽其證。先謙案。爲與僞同。增下民字衍。禮記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今新序闕本注所引。○量力讓反。故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集顧千里曰。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爲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丈反。增道猶由也。○易以豉反。下同。長如字。

正ハ期待卽チ當てにする義ナリ、孟子ニモ此ノ用法アリ、正利云云ハ利ヲ當テニシテ行フヲ事ト云フトナリ、正義云云ハ義ヲ目的トシテ爲スヲ行ト云フトナリ、事ハ必ズシモ倫理批判ノ對象トナラズ、行ニ至リテハ正シク倫理批判ノ對象ナリ。

所以知云云ハ知ノ體ヲ以テ云ヒ、知有所合云云ハ知作用ヲ呈シテ知ルトコロアリテ事理ニ合スルヲ以テ云フ、謂之知ノ知ト謂之智ノ智ト異字同義ナリ。

智所以能云云ノ智ハ增注本ハ知ニ作ル、此字ハ衍文ナリ、楊注能ヲ耐ト爲スハ非ナリ、此處上文ノ知ト同例ナリ、能ハ動作ノ力ヲ云フナリ。

性ハ上文ノ性ト異ナリテ生ノ義ナリ、傷ハ害。

書之法而訾之者衆矣。下兩而爲承上文。亦必本是而謁。

正利而爲。謂之事。爲正道之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之事也。增正謂正之。下同。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計其利。語意全同。補徂徠曰。正利正義。皆期待意。公羊傳戰不正勝之正。

正義而爲。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奸邪。行下孟反。集兪樾曰。廣韻。正正當也。正利而爲。正義而爲。猶文四年左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增謂正義乎否乎。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補血氣心知之知。

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集盧文弨曰。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爲智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先謙案。在人者明藏於心。有合者遇物而形。下兩謂之能同。增所以知之在人者。猶言所以知辨是非之在人者也。○知之如字。知知並音智。下知者同。補合猶應也。智當作知。下知謂才知也。下文能倣此。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有所能。在人之心者。謂之能。能才能也。集盧文弨曰。句首智字衍。注當云在人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增物茂卿曰。知字衍。

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爲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集郝懿行曰。案。楊注能耐古通。此語非是。楊既知爲古字通矣。何必上爲能。下爲耐。強生分別。卽如上文二知二智。亦是強生分別。古本必皆作知。如僞爲之例也。若依楊注。則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運・樂記二篇。竝用耐字。鄭康成注。耐古能字也。此蓋楊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所出。既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禮運注。〕然則鄭意亦不以爲定論也。且以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又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偁能傑也。又云。耐或彡字。不言爲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先謙案。二僞二知二能。竝有虛實動靜之分。知皆讀智。能皆如字。不分兩讀。楊說非也。增能如字。

性傷謂之病。傷於

在人者ハ人身ニ關スル名辭ニテ上ノ萬物ニ在ルモノニ對ス、生之所ニ以然ニ者ハ人生ノ必然ニ具備スル所ノモノ、性之和ノ性ハ生ニ作ルベシ、生之和ハ天地ノ生氣ノ和ヲ受ケテ人生ズルヲ云フ、精合云云ハ內ニ在ル精氣ガ外物ト合シテ知覺ノ作用トナリ、心ガ事ニ感應シテ動キ、二者ノ作用ガ事卽チ營爲セズシテ自然ナルヲ性ト云フトナリ、事ノ解ハ下文ニアリ、此處一名兩解アルハ一ハ體ヲ以テ一ハ用ヲ以テ言フナリ。人性自然ノ好惡等ヲ情ト云フト也、情ノ好ム所ハ心直ニ之ヲ得ントセズ、情ノ惡ム所モ心直ニ之ヲ去ラズ、其可否ヲ考ヘテ取舍ヲ決スルヲ慮ト云フ、能（卽チ動作ヲ爲スカ）思慮ニ從ヒテ動クヲ僞ト云フ、僞ハ人爲ノ義ニテ眞僞ノ僞ニアラザルコトハ此ニテ明ナリ、僞ヲ反復シテ意志ノ修練サレタルモノヲ僞ト云フ。

也。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 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爲通。而不改作也。【增】謂因諸夏之名。譯而通之也。

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分散在人者。【增】在人者。謂在人之形體者。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人生善惡。固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增】禮記曰。天命之謂性。與此同意。【補】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集】先謙案。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生之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儷。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之而誤。注人之性性當爲生。亦後人以意改之。【補】言性之和氣感應自然。亦謂之性。後解承前解。前體後用。下文僞知能倣此。

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人性感物之後。分爲此六者。謂之情。【增】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樂音洛。【補】情實心也。六者性之自然。實而無僞。後世所謂人情也。後儒以動靜體用說性情。非古之言也。

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 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增】然猶言爲是也。【補】白鹿曰。然如是也。爲去聲。下同。

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 僞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爲矯拂其本性也。【集】郝懿行曰。荀書多以僞爲爲。楊注訓僞爲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與此能爲之爲。俱可作僞。【補】白鹿曰。能才也。下同。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 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集】盧文弨曰。此僞字元刻作爲。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僞卽今爲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爲耳。後儒但知有眞僞字。昧古六

篇名ハ論語子路篇ナル孔子ノ語ニ取ル、內容ハ名辭制定ノ必要ヨリ說キ起シ、概念ノ構成法ヲ認識ノ基礎ヨリ論明シ、以テ當時所謂名家者流名實ヲ混亂スルノ弊ヲ矯正セント欲スルモノ也、墨子ノ說ト相並ビテ周末ノ論理思想ヲ窺フニ足ルベシ。
成名ハ一定通行ノ名辭ニテ、主トシテ國家ノ制度等ニ關スルモノヲ云フ。
刑名ハ墨劓剕宮大辟等ノ名ナリ、爵名ハ公侯伯子男等ノ名ナリ、殷ハ大夫以上ヲ爵トシタルモ、周ハ士以上ヲ爵トセリ、卿大夫士亦爵ナリ、文名ハ種種ノ節文威儀ノ名目、禮ハ周ノ禮經ナリ。
散名ハ一般ノ事物ノ名ナリ、此等ハ地ニ因リテ異ナルヲ以テ、諸夏卽チ中國ニ於テ一定慣用セル名辭ヲ標準トシテ、四方ノ語ニ當テ嵌メ卽チ譯シテ通ズルヤウニスル。

荀子卷第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集〕盧文弨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增〕正名仲尼言之。荀卿本之。而作此篇也。

後王之成名。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謂節文威儀。禮卽周之儀禮也。〔集〕郝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卽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增〕文名謂水曰清滌。酒曰清酌之類也。禮謂周室損益前代而定者也。散名〔補〕散如間散之散。爵名・刑名・文名皆出於王制。而官之所專用也。萬物之名則不然。故曰散名也。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集〕郝懿行曰。曲期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儷。楊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郝云。曲期二字下屬。是也。而解爲委巷非也。下文云。命不喩。然後期。期不喩。然後說。注。期會也。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喩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喩者。則說其所以然。是曲期者。乃委曲以會之。萬物之散名。從諸夏之成俗。以委曲期會於遠方異俗之鄕。而因之以爲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增〕曲期二字屬下句。○夏戶雅反。〔補〕期約定也。言委曲相約。以定物之名

ヲ成スコトアルハ、宜露ニヨルニアラズシテ隱密ニヨルナリ。
反ハ還リ去リテ來ラザルナリ、邇ハ近ナリ、墨ハ暗、蒼ハ栗所云フ鳥獸蹌蹌ノ蹌ノ如ク讀ムベク、舞ヒ動ク貌也ト、人君タルモノ、暗昧ヲ以テ明トナセバ、小人其機ニ乘ジテ志ヲ舒バスコトヲ得ベキヲイフナリ、幽ハ隱暗、險ハ危難ヲナスナリ、而蒼ノ而ノ字ハ增注本ハ其ニ作ル。
臣民ノ明明トシテ下ニ在ルハ、人君ノ赫赫トシテ上ニ在ルニ由ルナリ、是レ明君蔽ハレザルノ福ヲ述ベタルナリ。

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集】先謙案。注中四爲字。皆當作而。

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

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爲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爲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集】盧文弨曰。正文墨以爲明。元刻明作朗。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郝懿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爲明。以黃爲蒼。所謂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二語見後漢文苑傳〕趙高欲爲亂。以靑爲黑。以黑爲黃。民言從之。〔語見禮器注〕此正上幽下險之事。【增】墨嘿默同。狐狸其蒼。謂臣下蒼然闇君。如狐狸化形以惑人也。本注言其之言。宜移若字上。○遠于願反。下同。【補】墨卽幽也。蒼茂也。

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

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集】先謙案。讒言上而字衍。或說非。

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增】引此詩以喩人君赫赫在上。故臣民明明在下也。

荀子卷第十五終

成ハ成道、得ハ徳ヲ得ルナリ、幾ハ行爲ノ發原スル所卽動機ナリ。

廣焉ハ曠焉ニテ遠キ形容、自妨ハ上ノ無益ナル種〻ノ事柄ニ妨害ヲ蒙ムルコト、少頃ハシバラクノ間、干ハ犯シ入ルナリ。往ハ過去、來ハ將來、邑憐ハ悒憐ニテ同情ヲ寄セテイタミ惜ムコトナリ、此處ハスベテ現在修道ニ益ナキ事ハ皆放棄シテ顧ミザルヲイフ。

周ハ周密、秘密、隱蔽ナリ、泄ハ漏泄ナリ、明君ノ云爲スル所公明正大ニシテ固ヨリ世ニ宣露ス、故ニ秘密ヲ恃ンデ成就スルナドノ必要ナク、隨ツテ又其事ノ世ニ泄レタルガタメニ、敗ルルナドノコトナキナリ、闇君ハ全ク之ト相反ス、闇君ノタマタ

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增】物而之而。舊作以。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志與識同。禮記曰。博聞强識而讓。〇志音誌。【補】析辭分析言辭也。論衡曰。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言物當作分物。謂分堅白石爲三之類。

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集】兪樾曰。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卽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爲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爲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增】憂戚之無益於吉凶禍福之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〇幾音機。

則廣焉能弃之矣。【補】廣曠通。謂空虛胷中。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廣讀爲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集】王念孫曰。案。能讀爲而。曠焉而弃之。謂遠弃之也。〔楊注。廣讀爲曠。遠也。〕古多以能爲而。說見釋詞。【增】干犯也。謂以非意犯心胷中也。〇干古寒反。【補】于之二字倒。不須臾留之於胷中也。

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唯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快也。憐讀爲客。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悒快客惜之心。此皆明不爲異端所蔽也。【補】當作悒遴。遴古客字。

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增】則猶而也。〇否補美反。

〇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爲成。以漏泄爲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增】韓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蓋當時法家之言。適足以害。故折之。

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爲成。以隱蔽爲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

能レ之ハ此等四ツノ事ノ說ヲ能クスルナリ。撓滑ハカキミダスナリ、彊鉗ハ强ヒテ求ムルナリ、詬ハ恥、恣睢ハホシイママニスルコト、幾ハ近ナリ。

推擠ハツキ落スナリ。析レ辭ハ辭說ヲ曲析スルナリ、察ハ精察スルナリ、言レ物ハ分レ物ヲ作ルベシ、分析シテ論ズルナリ、彊志ハ强記ナリ。

是卽合王制者。可以爲隆正也。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增治亂直吏反。下治亂同。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

滑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辯幾利。謂妄爲辯說。所近者惟利也。集王念孫曰。方言。鉗惡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彊鉗者。旣彊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詬恥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杜盧注竝曰。詬恥也。字或作訽。昭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訽。杜注曰。訽恥也。又作㖃。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㖃。盧注曰。㖃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漢書路溫舒傳。作國君含詬。詬訓爲恥。故曰。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詬。王注。詬恥也。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彊力忍訽。高注。訽辱也。淮南氾論篇曰。忍訽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訽。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謑訽。卽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謑恥也。或作謑詬。謑詬恥也。或作訽。廣雅作謑詬。楊注以謑訽爲詈辱。亦失之。俞樾曰。大元元瑩篇。箝知休咎。范望注曰。箝求也。鬼谷子有飛箝篇。其文曰。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箝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以鉗人口釋之。非是。增案皆語助。撓與擾同。亂也。詬恥也。○彊其兩反。睢香萃反。幾音祈。補方言。鉗惡也。

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愼・墨・宋・惠之屬。增推它雷反。好呼報反

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辯。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

非以持是ハ己ノ非ヲ是ナリトシテ強ヒテ立テ通スナリ。察孰ハ深察シテ事情ニ熟シタルナリ、分是バ己ハ非ナガラモ、其ノ中ヘ是ヲ取リ込ミ來リ己ノ非ヲモ是ト同ジクミセルナリ。脩蕩ハ己ノ非ヲ脩飾シ運用スル(蕩)ニ是ノ看板ヲ以テスルナリ、誕ハ多言ナリ、以上皆是非相對シ、是ハ即チ上ノ聖王ノ制、或ハ聖王ノ制ニ合スルモノヲ指サス、其ノ意下文ニテ明ナリ。

二ハ二道、一般ニ是トセラルルモノモ非トセラルルモノモ、皆其反對ノ方面ヲ考フルナリ、其ノ眞ニ是ナルモノハ上ノ聖王ノ制ニ合シタルモノナラザルベカラズトナリ、王制ヲ以テ標準トセザルモノハ是非曲直ヲ判斷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爲非。以持制是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甚其非。以分爲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增】察孰疑當易地。孰讀爲熟。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爲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爲是也。【增】蕩字恐衍。【補】標注云。知當作枝。徂徠曰。蕩字衍。知當作蕩。傳按。知疑矯字之缺也。矯詐僞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誕。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誕。誕多言也。詩曰。無然誕誕。【集】王引之曰。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爲攫。字之誤也。攫謂攫取之也。不苟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攫盜而漸〔漸詐也。說見尚書述聞。民與背漸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攫。脩讀爲滌〔周官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爲滌濯之滌。〕謂滌蕩使潔淸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攫。有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賊。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滌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淮南原道篇曰。偶睦智故。曲巧僞詐。竝與此知字同義。〕辯利而不以言是。則謂之誕也。楊說皆失之。【補】誕當作訑。與詑同。欺也。言非如是。故曰訑也。

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爲是者而非之。以爲非者而察之。【增】本注非之當作察之。○傳直戀反。【補】下是當作卽。言天下有二道。不察是則察非。察謂・學而明之也。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補】言傳所謂是非者。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之謂也。上文五者皆察非而不合王制。如愼・墨・宋・惠之屬是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爲隆正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集】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補】

猶不レ知レ錯ハ長ク無益ノ學ヲ修メテヤムルコトモ知ラザルナリ。止ハ丁度ヨキ所ニ止マルナリ、至足ハ至極圓滿ナリ、聖ハ聖人ノ道ヲ指サス、倫ハ人倫ノ道ヲ指サス、王ハ王者ノ道ヲ指サス、制ハ法度ヲ指サス。

法ニ其法一ハ增注本治ニ其法一ニ作ル、統類ハ法ノ統體類例、象效ハカタドリナラフナリ。

是、之ハ皆上ノ聖王ノ制ヲ指サス。

有レ知ハ智アルモノナリ、非以慮レ是ハ己レ非ナルヲ以テ、相手ノ是ナルヲ慮リテ心配スルナリ、懼ハオザケノツケルモノナリ。

者後人所レ改。【增】已助辭。

學

【集】郭嵩燾曰。學字當レ斷レ句。學レ焉至レ老。而不レ免二於愚一。則執レ一之不レ足二相通一也。

老身長レ子。而與二愚者一若レ一。猶不レ知レ錯。夫是之謂二妄人一。

錯置也。謂二廢捨一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レ知レ廢二捨無益之學一。夫是之謂二愚妄之人一也。【增】長竹丈反。錯七路反。夫音扶。下同。

故學也者。固學レ止レ之也。惡乎止レ之。曰。止二諸至足一。曷謂二至足一。曰。聖也。

或曰。聖下更當レ有二王字一。誤脱耳。言人所レ學。當下止二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一。不上レ學二異術一也。聖王之道。是爲二至足一也。【增】惡音烏。

聖也者。盡レ倫者也。王也者。盡レ制者也。

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增】倫倫類也。勸學篇曰。倫類不レ通。仁義不レ一。不レ足レ謂二善學一。○盡津忍反。下同。

兩盡者足三以爲二天下極一矣。

所二以爲一至足一也。

故學者以二聖王一爲レ師。案以二聖王之制一爲レ法。法二其法一以求二其統類一。以務レ象二效其人一。

統類法之大綱。【集】謝本從二盧校一。重二一類字一。盧文弨曰。法二其法一。元刻作レ治二其法一。王念孫曰。元刻無二下類字一。案。元刻是也。法二其法一以求二其統類一。以務レ象二效其人一。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二一類字一則隔二斷上下語脈一矣。宋本下類字即涉二上類字一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依二元刻一刪。【增】案語助。治舊作レ法。類字重。今據二元本一改レ之除レ之。

嚮レ是而務士也。類レ是而幾二君子一也。

幾近也。類二聖人一而近レ之。則爲二君子一。士者脩飾之名。君子有二道德一之稱也。【增】幾音祈。下同。

知レ之聖人也。

知二聖王之道一者。

故有レ知非レ以慮レ是。則謂二之懼一。

自知二其非一。以圖二慮於是一。則謂二之能戒懼一也。【增】知音智。下同。【補】知去聲。懼疑當レ作レ惡。古文惡作レ𢙣。懼作レ愳。字似而誤。言下有レ智二於爲一レ非。以二謀慮一傾中正道上者。謂二之惡一也。此以下五者皆言二爲レ非之事一。

有レ勇非

已以正事ハ既ニ此有無ヲ誤ルノ際ニ於テ、其ノ事ノ如何ナルヤヲ定ムルガ故ニ蔽ハレテ惑フナリ、傷ニ於溼ニ以下脱誤アリ、傷ニ於溼ニ而痺、痺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ニ作ルベシ。痺ハ腰ナドノシビレル病、當時迷信ノ俗、此病ニ罹レバ鼓ヲ擊チ豚ヲ烹テ神ニ禱リテ癒エンコトヲ求メシナルベシ、敝ハ敗、費ハムダニ費ヤス、愈ハ癒ニ同ジ。人ノ性ヲ知レバ之ヲ推シテ物ノ理ヲ知ルコトヲウルナリ、此ノ語中庸ニ見ユルモノト合ス、疑止ハ定止ニテ一定ノ處ニ止マルナリ、偏ハ研究ノユキワタルナリ。貫理ハ物理ヲ研究シテ廣ク貫習スルナリ、已ハ徂徠曰ク矣ト通ズト、浹ハ周ク通ズルナリ、此ノ處學ノ要領ヲ得ザルヲ難ズルナリ。

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

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

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愈讀爲愈。集郝懿行曰。傷於溼而病痺擊鼓。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王念孫曰。自鼓痺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痺。痺而擊鼓烹豚。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楊云。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增莊子曰。民溼寢則腰疾偏死。案。鼓痺當作鼙一字。蓋以上有傷溼字。誤爲二字。又加疒耳。敝舊作弊。今據宋本改之。○已音紀。喪息浪反。

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愼墨之蔽亦猶是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增禮記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

疑止謂有所不爲。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爲凝。集郝懿行曰。疑止說已見王制篇。荀書多作凝止。皆俗人妄改之。惟此未改。楊注疑或爲凝。蓋俗誤久矣。兪樾曰。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疑或爲凝。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

貫習也。浹周也。子叫反。或當爲接。集兪樾曰。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浹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竝訓終爲已。僖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先謙案。荀書以挾代浹。此亦當爲挾。作浹

決ハ判斷スルナリ。

明月而宵ハ明月ノ晩ナリ。
卬ハ仰ト同ジ。
背而走ハ怪物ヲ後ニシテ走ルナリ。

感忽ハ恍惚トイフガ如シ、疑玄ハ疑眩ニテ疑ヒマドフナリ、正ハ定ニ作ルベシ、誤リテ認定シテ鬼トナスナリ、此ノ瞬間實ニ錯覺妄覺ノ生ズル際ナリ。

補人謂他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增人舊作辰。於義似是。然宋本元本皆作人。則後人私改之者也。故正之。人即其人。謂瞽者也。且上文例亦然。補用當作目。精睛通。有人焉。以此時定物。補定美惡有無。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慎墨之屬也。增當丁浪反。夫音扶。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朮。能致風雨者也。其爲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增善猶女子善懷之善也。明月而宵行。增而與之通。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卬與仰同。增鬼魅皆怪物也。○魅莫覬反。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弃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集盧文弨曰。正文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增背走反走也。舊本家下有者字。今據元本除之。○背音佩。補背影而走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慌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集郝懿行曰。感讀爲撼。解已見議兵篇。玄讀爲眩。荀書皆然。王念孫曰。正當爲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增物茂卿曰。正訓定。下同。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爲無也。有無謂以無爲

頣歩ハ半歩、澮ハ小溝ナリ、小之閨ハ宮門ノ小ニシテ城門ニ似タルモノナリ。

厭ハ目ニ指ヲアテテ掩ヒ視ルナリ、漠漠ハヒツソリトシテ聲ナキナリ、哅哅ハ大ニ喧シキナリ、埶ハ事情、官ハ耳目ノ作用ノ謂ナリ、美惡ハ水ニ映レル我ガ顏ノ美醜、玄ハ我ガ目ヲ眩スルナリ、用精ハ目精ノ誤、卽チ目睛ナリ。

爲後人也。【集】兪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後耳。【補】林當作木。後當作候。言見植木。以爲佇立而候己者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增】植林疑當作植木。淮南子曰。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醉者越百歩之溝。以爲頣歩之澮也。頣與跬同。半歩曰跬。澮小溝也。【增】考工記曰。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頣音頍。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集】郭嵩燾曰。説文。閨特立之戸。上圜下方。似圭。故以城門擬之。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閨爲宮門之小者。不得徑謂之小門。楊注未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哅哅。埶亂其官也。厭指案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哅哅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埶亂耳目之所主守。哅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增】山上舊作山下。今據宋本・韓本改之。○下遐嫁反。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爲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增】舊本望上有而字。箸皆作著。今據宋本除之改之。○上時掌反。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埶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爲眩。【增】玄字本注或説爲是。下文疑玄同此。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

濁明ハ心ノ光明未ダ十分ナラザルモノ、外景ハ外界ノ事物ニ映射スルナリ、內景ハ內部精神界ヲ透シテ映射シ毫モ蔽障ナキニテ、卽チ至人ノ境ニ入ルモノナリ。

兼ハ慊ニテ滿足セシムルナリ、聖人ハ自然ノ性情ニ由リテ道ニ合ス、上ノ諸人ノ如ク人情ニ外レテ強ヒテ爲サザルナリ。

無爲ハ故意ニセザルナリ、無彊ハ強ヒテセザルナリ。

思ノ恭ハ上ノ虛壹而靜ヲ承ケ、思ノ樂ハ上ノ何彊何忍何危ヲ承ケ以テ此ノ一段ヲ結ブ。不清ハ明瞭ニ認ムル能ハザルナリ、然否ハ肯定スベキカ否定スベキカナリ、冥冥ハ日暮ニ喩ヘ暗クナリタル貌ナリ、植林ハ立テル木、俊人ハ立人ニ作ルベシ。

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爲。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跡。清謂虛白。【集】兪樾曰。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卽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增】淮南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因考此二句言至人者發天地水火氣於內外而已。○景音影。【補】淮南子曰。火曰外景。水曰內景。言明之濁者。其景照外。明之清者。其景含內。蓋以外景喩危。內景喩微也。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集】先謙案。縱當爲從。聖人無縱欲之事。從其欲。猶言從心所欲。【增】兼疑當作慊。快也。足也。言從心之所欲。快情之所至也。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爲謂知違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強制之萌也。【增】無爲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是也。無彊縱其欲快其情而制。是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也。【集】郝懿行曰。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彊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楊注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道當爲通。楊本不誤。俗人依論語妄改。故誤耳。性與天通。語出晉書。【增】樂音洛。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

可謂微乎是設問、下文之ニ答フ。

惡敗ハ德ヲ敗ルヲニクムナリ、彊矣ノ下未及思也ノ四字アルベシ。

眞ニ學ヲ好ムニ至レバ必ズシモ掌ヲヤカズトモ眠ムクナルコトナカルベキナリ、忍ブハ好ムニ如カズトナリ。

可謂能自彊矣ハ衍文、未及思也ハ上文ニ移シテ見ルベシ、聞則云云五字ハ衍文ナリ。

蚊ノ上ニ遠ノ字ヲ加ヘテ見ルベシ、危ハ自カラ危懼警戒ヲ加フルナリ、微ハ精妙ノ極ナリ。

至人也ハ至德ノ人ノ境涯ナリ。

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增】則通之則、猶而也。○敗必邁反。其思息吏反。下之思同。聞音問。下同。遠于願反。下同。

思仁若是。可謂微乎。

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

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

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也。【增】韓詩外傳曰。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其母止之。於是孟子自責。不去婦。與此不同。○惡烏路反。下同。出人類反。彊其兩反。【補】下衍文未及思也四字。當在此下。

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

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寢臥。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則自無寢。焉用焠掌乎。【集】郝懿行曰。當依楊注。作未及好思也。先謙案。楊・郝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增】焠音翠。

闢耳目之欲。

【補】上疑脫空石之人四字。

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

【補】此句有衍脫。當作而遠蚊蝱之聲六字。

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

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集】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蝱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燾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焠掌則及身矣。蚊蝱之聲。即係之耳目者。二句究屬一義。不應分言。故知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是也。此承上觙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可謂微也。楊・郝說竝非。

夫微者至人也。

惟精惟一如舜者。【增】夫音扶。下同。

至人也。何

是ハ諟ト通ズ、視ルノ義、庭中ニ鼠ノ出デクル程沈靜ナル境ニ在リテハ人ノ心モ自カラ靜マリ凝ルベク、大聲アゲテ歌フベクモアラジ、此レ人ノ靜ニ心ヲ潛メテ一事ヲ思フ境涯ヲ形容セルナリ。

空石ノ中ハ石窟ヲイフ、思ハ石窟ニ在リテ專心ニ射ノ道ヲ靜思スルナリ、兪氏ノ說ニヨレバ、射ハ射覆ニテ物ヲフセ置キテアテル法ニテ古代ヨリ存スルモノ、今ノ千里眼ノ類ナリ。

闢ハ避クルナリ、蝱ハアブナリ、精ヲ挫クハ精神ノ統整ヲヤブルナリ。

文弨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訛。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爲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爲相。爾雅釋蟲。諸盧奚相釋文。相舍人本作桑。隷書桑或作桒。乘或作乗。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爲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楊云。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增本注乘雅舊作乘馬駕上有一字。今案本書作乘雅作駕。注云雅一作特。故謹改之。蓋作特者當是。特則杜字。以音誤耳。○造七到反。父音甫。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是當爲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集盧文弨曰。正文矣字。元刻作乎。郝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潛修其中而深思者。我何可以歌詠亂之乎。荀義當然。注似失之。增是與諟通。又與題通。視也。○惡音烏。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

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觙。觙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喩耳。

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

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集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卽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荊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爲廋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者。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卽謂此也。非眞援弓而射之也。

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蝱之聲。閑居靜思則通。

挫損也。精精誠也。闢

小サキ物タリトモ外ヨリ心ヲ引キ傾クレバ、正ヲ得ルコト能ハザル也、庶理ニ字増注本ハ麤理ニ作ル、粗末ナル道理ニテ上ノ大形ト相對ス。

乘馬ハ四匹ノ馬ヲ用ヒテ車ヲヒカシムル也、兩ハ兩道ニ志スナリ。

大字無義。上言槃水見鬚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大形疑當爲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明二字互誤。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増清清濁之清。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言此者。以喩心不一於道。爲異端所蔽則惑也。集盧文弨曰。庶理。宋本作麤理。今從元刻。増麤理對大形之正。元本作庶理。非也。○麤七奴反。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集盧文弨曰。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箸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増好呼報反。下同。頡戶結反。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増后稷名棄。夔舜之典樂。○夔巨眉反。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註云。黃帝臣。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増倕書作垂。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雅作駕。集盧

幾ハ萌兆ナリ。

槃水ハ淺キタラヒノ水ナリ、正錯ハ正シク置クナリ、湛ハ沈トヨム、泥カスナリ、理ハ皮膚ノキメナリ。鬒チ增注本鬚ニ作ル。大形ハ上ノ鬚眉膚理ナド細キモノニ對スルモノナリ、大形ノモノモ正シク照シ見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イフ。

郝懿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頤所采竄也。唯允執其中一語。爲堯授舜。舜授禹之辭耳。【增】古人引書者。或曰先王之令。或曰西方之書。或曰傳。或曰道經。何也。先儒皆疑古文尚書。後人集古語以補者多。且人心道心。亦頗似道家者流之語也。【補】道經未詳何書。梅頤古文尚書有此語。蓋取乎此。此語本旨不可知也。荀子所引之意。言凡人之治心。以危懼之誠。道人之養心。以微眇之幾。引以證上文也。或疑道經道家之書。此篇曰道。曰道人。皆謂其道也。此獨稱道家之書哉。

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幾萌兆也。與機同。【集】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爲安榮者。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蚊䖟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

湛讀爲沈。泥滓也。下同。【增】槃與盤同。錯七路反。

則足以見鬒眉。而察理矣。

理肌膚之文理。【集】郝懿行曰。鬒古止作須。今俗作鬚。理上當脫膚字。榮辱篇及性惡篇竝云。骨體膚理。是矣。【補】理上疑脫膚字。

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

【集】先謙案。

シ。

賈ニ精シキ者ハ部分ノ知識アルノミニテ各物ヲ各物トシテ取扱フノミ、一貫シタル道理ニハ暗シ、兼物物ハ既ニ一貫シタル道理ニ通セル上ニ、特殊ノ物ヲ特殊ノモノトシテ取扱フコトヲ得ル也、壹ハ專一ナリ、官ハ萬物適處ヲ得テ差錯スル所ナキナリ。

舜ハ躬ミヅカラ直接ニ事ヲ人ニ告ゲ、一一サシヅ、ルナドノコトナキナリ。

處一危之ハ舜ノ事ヲ行フヤ身ヲ專一ニ置キテ常ニ危ブミテ警戒ヲ加フルナリ、榮ハ安榮、滿側ハ滿溢シテ人皆之ヲ知ルナリ、養一之微ハ心ヲ專一ニ養ヒテ機微ニアルナリ、故ニ心ハ安榮ナルモ此點ニテハ人之ヲ知ル能ハザルナリ。

道經ハ古代ニアリテ道ヲ說キタル書ナルベシ、古文尚書大禹謨ニ此語ノ見ユルハ、梅頤ノ荀子ヨリ取リテ竄入セシモノナリ。

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用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補曰字衍。

精於物者以物物。

謂能各物。

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集盧文弨曰。注各字。舊本皆作名。訛。今改正。下同。增物茂卿曰。以物物。兼物物。上物字皆謂治物也。補以字衍。

精於道者。兼物物。

謂能兼治各物其一物者也。

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

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

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

在心爲志。發言爲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增論盧困反。補論猶撰也。以正大之志。行所明論之事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

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

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爲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偪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競競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未萌也。集王念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竝同義。增處一之危。謂善處人心之危。使安也。養一之微。謂善養道心之微。使明也。榮矣而未知。未詳。恐不知榮華之在身之謂也。○處昌呂反。補此以下別爲一章。論治心之術。非論舜之事也。滿側猶言滿四邊也。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集

貳スベカラズトハ若シ貳スレバ、頃筐モ滿スコト能ハザルヲイフナリ、枝ハ樹ノ枝ノ如ク分ルナリ、傾ハ一筋道ヲ進マズシテ他ヘ傾キ向フナリ、贊ハ上文ノ例ニヨリテ參トスルヲ可トス、下文ヲ以テ考フルニ此ノ句ノ上ニ壹於道ノ一句ヲ脫スルニ似タリ、然ラズバ贊稽ノ二字着落ナカルベシト栗所ノ說ナリ。其故ハ其ノ從事スル一ツノ事ナリ、美ハ善ノ如シ、類ハ從事スル事類、不可兩ハ一事類ニ限ルベキヲイフ、一ハ一道、壹ハ專一ニスルナリ、師ハ師長ナリ、賈師二字增注本ハ市師ニ作ル。

三技ハ上ノ田、市、器ノ三技、三官ハ田師以下三師ノ職ナリ、道ハ理ナリ。精於物者也五字ハ上ノ器師ノ下ニ在ルベ

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釆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集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懷在於寘周行。意不在於事釆。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增易以豉反。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集郝懿行曰。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之意。郭嵩燾曰。荀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惟無貳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貣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下文緊相承。注不當作貣。王說非也。增贊字以上文例。則當參誤。下同。義亦稍勝。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增盡津忍反。類不可兩也。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敝也。增知音智。補美當作義。言身欲盡其事。則義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爲師長也。集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增市舊作賈。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古屋鬲曰。下文精於物者也五字。當移師字下。〇賈音古。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集盧文弨曰。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爲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俞樾曰。精於物上。疑當

心容ハ心ノ形容、容體、擇ハ選擇取捨、無禁ハ禁止スルモノナク、全ク自己ノ意ノママニ自由ニ選擇スルヲウルナリ、其物ハ心ニアラハレ來ルモノニテ當ニ選擇スベキモノ、雜博ハ種々雜多ノモノヲ受納シテ之ニ接スルナリ。

情ノ字增注本ハ精ニ作ル、精ノ至ハ精神ヲ聚中スルニテ、此ニ依リテ選擇スレバ、雜博ノ物ニ接ストモ惑フコトナキナリ。

卷耳ハミミナ草、頃筐ハ底ノ淺キカゴ、懷フ人ハ文王ヲ指ス、我ハ大姒、周行ハ道路、寘ハ置ニテ、文王天子ノ使トシテ外征ノ路ニアルヲ云フナリ、卷耳ヲトレドモトレドモ、底淺キ籠ニダモ滿スコト能ハザルハ、心ガ又王ノ方ヘ分タルルガ故ナリ。

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愼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集】郝懿行曰。墨與默同。云者言也。或默或語。皆可力劫而威使之。申當作信。而讀爲申。荀書皆然。陳奐曰。案。墨與默同。楚辭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增】墨嘿默同。詘與屈同。申與伸同。

故曰。心容。補句 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集】先謙案。此承上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離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十二子篇容辨異之容。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襍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句。楊失其讀。【增】心容說心之形容也。莊子曰。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是也。擇擇是非也。無禁。無有禁之者也。楊倞帶則字者非也。雜博不擇是非。先見之也。【補】言心之情狀。無爲物所蔽禁。則其擇是非也。必自見明矣。

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也。【集】盧文弨曰。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元刻作精是也。作情者精之借字。脩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汙。注精當爲情。此荀書精情互通之證。【增】精舊作情。今據元本改之。注同。【補】言來接之物。雖紛雜博多。而其情之至。則一而不貳也。

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集】盧文弨曰。注卷耳苓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本依廣雅。改作枲耳。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爲訓耳。【增】懷人大姒所思念之人。謂文王也。周行周道。同謂道路也。此時文王受天子之命。征討而在道路。於是大姒作詩曰。雖采卷耳。不盈頃筐。非不易得。不易盈。天子以文王置道路。我心貳之故也。○頃音傾。寘支義反。行戶郎反。

頃筐易滿也。卷

スルチカルナリ。

疏觀ハ通觀、情ハ眞相、參稽ハ驗考、度ハ制度、材官ハ材質ニ因リテ適用スルナリ。

制割ハ制裁、大理ハ天下ノ大治、裏ハ裹ノ誤ナルベク、宇宙コレガタメニ包マルルナリ、睪睪ハ皞皞ニテ廣大ノ貌、廣廣ハ曠曠ト讀ムベシ、涫涫ハ湯ノ沸ク貌、涫涫紛紛ハ極メテ複雜多端ナルチイフ、形ノ字韻ニ合セズ誤アルベシ、顧千里ハ則ノ字ナルベシトナス、八極ハ八方ノ極ナリ。

形ハ形體、身體ナリ、神明ハ精神ナリ。

劫ハ迫ナリ、墨云ハ默シ又ハ言フナリ、詘申ハ屈伸ナリ、意ハ意義、辭ハ容レザルナリ。

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也。【集】郝懿行曰。見讀爲現。現者示也。論讀爲倫。倫者理也。言萬物莫有形而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增】見賢遍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集】盧文弨曰。元刻論作聞。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增】處昌呂反。治直吏反。經緯天地。而【補】而字衍。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爲理。材或爲裁。【增】材裁通。王制篇曰。序四時。裁萬物。裏恐裹誤。字形頗似。莊子曰。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爲皞。皞皞廣大貌。涫涫沸貌。紛紛雜亂貌。涫音官。又音貫。【集】盧文弨曰。正文上夫字宋本無。顧千里曰。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睪讀爲皞例之。則此句廣讀爲曠也。孰知其形。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增】舊本是上有夫字。今據宋本元本除之。○恢枯回反。夫音扶。惡音烏。【補】廣當作曠。與上句重。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爲百體所使也。【增】出尺類反。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

夢劇ハ上ニアル夢中ノ妄覺ヤ、意識ニ統一力ナキ時狂起スル觀念ナドノ類ヲイフ。

謂之、作之則、道者ノ下ノ三ノ之ノ字皆衍文ナリ。

心ノ虛ニシテ靜ナルヲ以テ道ヲ知リ得ベキコト、上ニ述ベタルガ如シ、是レ亦此處ニ謂フ所ノ道ヲ求ムル所以ノ者ナリ。

須ハ須用ナリ、人ノ字ハ入ノ誤、心能ク虛ナレバ善ク外物ヲ受納スルヲウルナリ、マタ心道ニ專一ナレバ道盡サザルナク、心沈着平靜ニシテ浮動セズ、ヨク道理ヲ明察スルヲウベキナリ。

體ハ體認スルナリ。

見ハ顯、論ハ倫ト讀ム、苟モ形ヲナスモノニシテ我ニ顯ハレ來ラザルナク、其ノ我ニ顯ハレ來ルモノハ皆倫理秩序アリテ亂レズ、是レ皆我ガ大淸明ヲ以テ察知

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夢想像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像囂煩。而介於胷中。以亂其知。斯爲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增知如字。或音智。

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

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壹而靜也。增古屋鬲曰。謂之二字衍文。

作之則

增物茂卿曰。作之則當屬上文。言虛一而靜。以此爲法則也。

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

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之。集王引之曰。楊訓將爲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强爲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者卽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事如請事斯語之事。〕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盡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增人當作入。字似而誤。以文例考之。二之字衍文。不然則靜上當有之字。三者字。入字。盡字句。補須求也。餘增注與愚見合。

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

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增知道察。知道行。謂知道而察之。知道而行之也。補兩道下似脫而字。

虛壹而靜。謂之大淸明。

言無有壅蔽者。集盧文弨曰。元刻無大字。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

臧ハ觀念ヲ包藏貯蓄スルヲイフ。

滿ハ兩ノ字ノ誤ナリ、解下ニ見ユ。

知ハ感覺知覺ノ類、志ハ記憶ナリ、記憶ニ依リテ種種ノ觀念ノ自然ニ人心中ニ存セルニカカハラズ之ヲ虛トイフハ、其ノ既有ノ舊觀念徒ニ浮動セズ、以テ將ニ受納セントスル新觀念ヲ防害スルコトナケレバ、虛ト同ジケレバナリ。

同時ニ種種反對ノ觀念ヲ受納シテ、彼此衝突矛盾セシムルコトナク、ヨク之ヲ統一シ行クナリ。

偸ハ偸慢ニテナマケルナリ、自行トハ觀念ガ束縛ヲ受ケズシテ自發シ、妄動狂奔スルナリ、使ハ制御シテ使役スルナリ、謀ハ謀慮思考スルナリ、以上皆心意活動ノ寸時モ間斷ナキヲ明ニスルナリ。

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爲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包藏。然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爲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爲志。增志記也。○志音誌。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集謝本從盧校。作己所臧。盧文弨曰。己所臧。元刻作所已臧。郝懿行曰。臧古藏字。將者送也。受者迎也。言不以己心有所藏。而妨害於所將送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臧三字。錢本・世德堂本。竝作所已臧。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改。增家語曰。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周易咸卦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補大峰曰。人既多有記憶。而又更有見聞。則得亦記憶之。是不以所先藏。妨害所後藏。所謂心之虛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增有異有好憎也。淮南子曰。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補異謂辨別物之不同也。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集先謙案。夫猶彼也。知雖有兩。不以彼一害此一。荀書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楊注未晰。增夫一所好也。此一所憎也。言不以所好之非。害所憎之是。唯義所在。補譬之兼學文武者。兩專意而講習之。然不以講武之專。害修文之專也。心臥則夢。偸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偸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集先謙案。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爲夢然無知。非。故心未

夫何以知ハ上ノ心不可以不知道ヲ承ケテ言フ、果シテ右ノ如クンバ、智ト云フベカラズノ意ナリ、下ノ何患不知ノ知モ亦智ノ義ナリ。曰ノ字兪氏ノ說ニ從ヒテ衍トスベシ。

論非道ハ非道ノ人ヲ論ズルナリ。

故治之要一句上ヲ結ビ下ヲ起ス。

虛一ハ虛心ニシテ邪念ナク專一ナルナリ、靜ハ浮動セザルナリ。

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王念孫曰。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見上。〕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楊云。必有妬賢害善。

夫何以知。

問何道以知道人也。集兪樾曰。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妬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為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為問辭。失之甚矣。補白鹿曰。下脫道人二字。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

集兪樾曰。曰字衍。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為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為答辭。妄加曰字。

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

必能懲姦去惡。集盧文弨曰。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為之說。王念孫曰。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為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增治直吏反。下同。

何患不知。

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補知疑當作治。

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

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增疑衍人字。

曰。心。

在心無邪。補白鹿曰。注虵足。

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

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集郝懿行曰。壹者專壹也。轉寫者亂之。故此作壹。下俱作一。

心

兼陳ハ一切事物ヲ悉ク陳列スルナリ、此ノ陳列ノ中間ニ一標準ヲ懸ケ置キテ、判斷取捨スルナリ、衆異ハ上ノ欲惡始終等、倫ハ倫理秩序ナリ、恣ハ心ノ欲スルガママニスルコト。

知ノ字ハ衍。

增注本ハ與不道人ノ道ノ上ニ可ノ字、下ニ之ノ字アリ。

正對上道之一隅言之。榮辱篇云。安知廉恥隅積。亦以隅積對文。與此可互證。楊以成積爲舊習。誤甚。【增】卿大夫稱家。此蓋言孔子僅在一大夫之位。得周道而擧用之也。成積見儒效篇。謂積文學。積禮義。積善也。【補】亂當作𤔔。古治字也。疑當作正。一蓋百字之缺也。言孔子仁知且不蔽。故不惑於異術。唯學治術可足以爲先王之道者。而正百家之學。得文武之道。擧而用之也。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揣其輕重也。【增】惡烏路反。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爲可。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補】十六字句。言人情不欲己得自恣之勢。而反守其所不好。以禁其所好也。謂人君也。可謂合意也。【增】可制曰可之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集】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增】疑衍知字。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害善。【集】盧文弨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無可

所、嗛ハ慊ト同ジク快ナリ、數ハ術數ナリ、便ハ便宜ナリ、論ハ辯論ナリ、因ハ自然ノママニ因襲スルナリ。
一偶ハ一端一部ヲ觀タルモノナリ。
常ハ一定不變ナル者、體ハ本質トスルナリ、變ハ一切事物ノ變化、盡ハ包擬スルナリ。
擧ハ道トハ卽チ是ナリトシテ提示スルナリ。
曲知ハ一曲一偏ノ知、墨宋ノ類ナリ。
亂ハ治ナリ、亂術ハ天下ヲ治ムルノ法ナリ、爲ハ脩爲スルナリ、先王ハ先王ノ道ヲ指スナリ。
一家ハ孔子ノ一人一身、周道ハ周ノ治道、成積ハ常世既成ノ習慣ナリ。

數矣。由執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執而去智。則盡於逐便。無復脩立也。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增論盧困反。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補具猶術也。皆道之一隅也。增舊本此下有而字。今據宋本除之。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擧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也。增夫音扶。下同。盡津忍反。補猶偏知也。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昧。況大道乎。故以爲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集先謙案。而或作五。從宋台州本正。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補句。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集郝懿行曰。亂者治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一字。包治亂二義。注非。增亂術謂壞禮崩樂之類也。蓋下學而上達之意。一家補句。得周道。擧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擧。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集郝懿行曰。一家得周道句。擧而用之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攷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先謙案。郝讀是也。言孔子爲春秋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以擧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其不蔽於成積也。儒效篇云。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道由積而成。故謂之成積。不蔽於成積者。猶言不蔽於道之全體也。

用ハ實用實利ヲ主トスルナリ。文ハ上下貴賤ノ等級禮文ナリ。

宋子ハ人ノ情モト欲寡キモノナリ。欲多キモノニアラズトナスコト正論篇ニ見エタリ。コレ衣食賞祿ヲ得ントスルハ、人ノ情タルヲ解セザルナリ。

法ハ刑名、刑名ヲ以テ天下ヲ制御スレバ、賢者ナクトモ天下ヲ治ムベシトスルナリ。

勢ハ權勢。不知知ハ才知ニ待タザルベカラザルヲ知ラザルナリ。

辭ハ形式上ノ言辭、實ハ實際ト一致スルコトナリ。

天ハ天然自然無爲ノ道、人ハ人爲ノ道也。

用ハ上ニアリタル墨子蔽ハル所ノ用、唯ダ實用實利ノミニ依據シテ之ヲ道トスルハ、道ノ一部分タル利ヲ盡スニ止マルノミナリ、以下數條亦同意。

俗ハ俗人ノ欲望スル

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竝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它書罕見。而字又叚孟爲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增孟賓起字也。案左氏昭公二十二年傳。賓孟終以黨子朝見殺。故曰亂家。蓋亂己家也。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

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增俞樾曰。古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失之。增得當作德。

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愼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爲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

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埶。以刑法取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愼子意同。下知音智。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

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

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天謂無爲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

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

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集先謙案。如注道字下屬。謂之二字無著。此言由用而謂之道。則人盡於求利也。下竝同。數者道之一隅。而墨宋諸人。自以爲道。所以爲蔽也。楊失其讀。

由俗謂之道盡嗛矣。

俗當爲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簟反。集盧文弨曰。盡利矣。盡嗛矣。元刻兩矣字。俱作也。今從宋本。

由法謂之道盡數矣。

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

持ハ扶持、輔翼ナリ。

能ノ字増注本ハ彊ニ作ル。

彊モ勉强スルナリ。

賓孟ハ賓萌ニテ客民ノ謂ナリ、戰國時代ニ諸侯ノ間ニ往來シテ賓客トナリタル人ナイフ、下ニ例トシテ擧ゲタル墨子宋子等ノ輩即チ是ナリ、荀子ハ此等ヲ斥シテ亂家トイフ、世ヲ亂ス諸家ノ謂ナリ。

嘗有之也。増背音佩。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増召音邵。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集盧文弨曰。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叶。王念孫曰。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竝作能。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彊。今依王說從宋本改能。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勉之言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彊其亮反。増傳直戀反。彊之其兩反。舊音非。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集兪樾曰。楊注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擧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愼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

載ハ戴ト通ズ。

無東。與通爲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逸周書周祝篇。惡姑柔剛。與明陽長爲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爲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爲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鵩鳥賦。或趨西東。與同爲韻。而今本作東西。答客難。外有廩倉。與享爲韻。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增】此詩首疑當有一句。○夫音扶。簫與秋叶。樂音洛。【補】于當作竽。竽笙類。三十六黃。用竹爲之。形參差。象鳥翼。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

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云。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罰不善者。善者胡爲畏。王少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集】盧文弨曰。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淫辭篇。亦載此事。一事罪之。作而時罪之。【增】鞅於丈反。

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

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爲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史門者。謹爲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驩謂齊主曰。王大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驩也。蓋爲唐鞅所逐奔齊也。【集】盧文弨曰。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輜車。本書作輼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驩。又內儲說下云。戴驩・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鞅所逐也。或說似牽合。【補】注與李史下。脫語者有間李五字。

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爲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也。

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

【增】相息亮反。

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亾者。自古及今。未

シメザルナリ、治レ之ハ心ヲ治スルナリ、九有九牧皆九州ヲイフ、致ニ其珍一ハ各ゝ其地方ノ珍物ヲ貢献シ來ルナリ。

備ハ完全ナリ、形ハ身體ナリ、鳳ハ雄、凰ハ雌、秋秋ハ蹌蹌ノ如ク、パタパタト飛ビ舞フ貌、干ハ楯、有レ鳳有レ凰ハ有レ凰有レ鳳ニ作ルベシ、鳳ト心ト協韻タリ。

主當作正。言正其心而慎治之。不蔽於姦邪也。

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

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

遠方莫不致其珍。

增 珍謂其方賄也。西旅獻獒。肅愼貢楛矢之類。

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

集 盧文弨曰。案。元刻作天下哭。

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補 字典。心叶桑鳩反。

逸詩也。爾雅。鷗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蹌蹌謂舞也。干楯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集 王念孫曰。有鳳有凰。本作有凰有鳳。秋簫爲韻。鳳心爲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爲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爲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鵬。而古音蒸侵相近。則朋・鵬二字。亦可與心爲韻。秦風小戎篇。以膺弓縢與音爲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爲韻。生民篇。以登升歆今爲韻。魯頌閟宮篇。以乘縢弓綅增膺懲承爲韻。皆其例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有鳳有凰。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已誤。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竝作有皇有鳳。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文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不達。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衞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爲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爲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西

怨非ハ怨ミ誹ル、不レ用ハ上ノ用ヲナサザルナリ。九牧之地ハ九州、各州ニ牧アルナリ、虛ハ墟ト通ズ、荒廢セル古跡タラシムルナリ。

旆ハ大ナル旗、紂王首ヲ武王ニ斬ラレテ此ニ懸ケラレシ也、身ハ自身、不二先知一ハ其ノ蔽ノ結果ノカクナルコトヲ豫メ悟ラザルナリ、監ハ鑒ト同ジ、主二其心一ハ自カラヨク其ノ心ヲ守リテ邪惡ニ至ラ

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啓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己姓之國也。增妲丁達反。己音紀。

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爲上用也。非或爲誹。增非或爲誹爲是。○去起呂反。賢良退處而隱逃。增如伯夷太公者。○處昌呂反。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爲墟。增喪息浪反。

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耳。灊音潛。集王念孫曰。案。作鬲山者是也。鬲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爲今和州治。其西有歷湖。即淮南俶眞篇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即鬲山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是鬲歷古字通。楊以鬲山爲灊山之誤。非也。魯語。桀奔南巢。韋注曰。南巢楊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是南巢地在漢之居巢。不在灊縣也。且廬江有灊縣。而無灊山。今以鬲山爲灊山之誤。則是以縣名爲山名矣。尤非。增竹書紀年。殷湯二十年。夏桀卒於亭山。禁弦歌舞。然則作亭山者非誤也。

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增縣胡涓反。

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增舊本無人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塞悉則反。篇內蔽塞皆同。

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愼治之。主其心。言不爲邪佞所惑也。增主無主乃亂之主。補

故ハ古胡ノ字ト同ジ、胡ハ何ナリ、故爲レ蔽ノ一句、問チ設ケテ下ノ十蔽ノ總冒トナスナリ、增注本ハ數ニ作ル。

相ニ爲蔽ハ甲ノ乙チ惑ハシ、乙ノ甲チ惑ハスナリ、公患ハ共通ノ患累ナリ。

得レ與。釋文。得京本作レ德。論語泰伯篇。民無ニ得而稱一焉。季氏篇作レ德。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小施而好ニ大得。逸周書作レ德。楊說失レ之。增德當レ作レ得。呂氏春秋曰。得道之人不レ可レ驕也。

亂國之君非ニ之上一。亂家之人非ニ之下一。豈不レ哀哉。上下共非。故可レ哀也。

○故爲レ蔽。數爲レ蔽之端也。集謝本從ニ盧校一作ニ數爲レ蔽。盧文弨曰。正文數。宋本作レ故。郝懿行曰。案。數當レ作レ故。故語詞也。此句爲ニ下十蔽總冒。作レ數。於レ義爲レ短。王念孫曰。作レ故者是也。呂錢本竝如レ是。注言ニ數爲レ蔽之端一者。數所主反。下文言ニ人之蔽有ニ十。故先以ニ故爲レ蔽三字一。總ニ冒下文一。然後一一數ニ之於下一。注言ニ數爲レ蔽之端一。亦是總ニ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レ故。不レ作レ數也。若云ニ數爲レ蔽。則不レ辭甚矣。元刻作レ數。卽涉ニ注文一而誤。兪樾曰。故猶レ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レ察ニ尚賢爲レ政之本一也。下文作ニ胡不レ察ニ尚賢爲レ政之本一也。是故與レ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レ有レ行。故不レ送レ公。亦以レ故爲レ胡。故爲レ蔽猶レ云ニ胡爲レ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爲ニ問辭一。下文欲爲レ蔽云云。乃歷數以レ應レ之也。元刻涉ニ注文一而誤。作ニ數爲レ蔽。盧氏從レ之。非。先謙案。郝・王說是。今從ニ宋本一改正。故訓レ爲レ胡。兪說是也。增數所矩反。

欲爲レ蔽。惡爲レ蔽。始爲レ蔽。終爲レ蔽。遠爲レ蔽。近爲レ蔽。博爲レ蔽。淺爲レ蔽。古爲レ蔽。今爲レ蔽。此其所レ知所レ好。滯ニ於一隅一。故皆爲レ蔽。增惡烏路反。

凡萬物異。則莫レ不ニ相爲一レ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爲レ蔽。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增夏戶雅反。下同。

桀蔽ニ於末喜斯觀一。集郝懿行曰。斯觀無レ攷。楚語云。啓有ニ五觀一。謂ニ之姦子一。然則斯觀豈其苗裔。補末。國語作レ妹。而不レ知ニ關龍逢一。以惑ニ其心一。而亂ニ其行一。末喜桀妃。斯觀未レ聞。韓侍郎云。斯或當レ爲レ掛。掛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爲ニ桀佞臣一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ニ有施一。有施人以ニ末喜一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增行下孟反。下同。

誠心ハ本心ナリ、內心ナリ、自爲ハ己ガタメニスル所アラントスルナリ、姤繆ハ疑惑ノタメニ蔽ハレテ正道ヲニクミアヤマルナリ、迨ハ逮ナリ、及ナリ、正道ヲアヤマリテ邪道ニ入ラントセル故ニ異端ノ人アリテ、巧ニ其ノ己ノ方ニ近キ所ヨリ手ヲツケテ、之ヲ邪道ニ誘ヒ入ルルナリ。

既ニ邪道ニ蔽ハルレバ、自分ノ習慣トスル所ノミヲ善キモノト思ヒテ、人ノ惡ク言フヲ聞クヲ喜バザルナリ。倚ハ偏倚、異術ハ己ト異ナレル他人ノスルコト。此ニ就テハ善キ評判ノアルヲ喜バザルナリ、治ハ治道、雖ハ離ニ作ルベシ。離走ハ背馳トイフガ如シ、輟ハ止ナリ、使者ハ蔽者ニ作ルベシ。

德ハ得ト通ズ、此ノ正道ヲ得タルノ人ハ、上下ヨリ非トセラレテ容レラレザルナリ。

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姤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姤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辨則惠氏誘之也。【集】郝懿行曰。迨者及也。注訓近。則借爲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增】迨不可訓近。當是殆字誤。或疑楊倞時未誤。故訓近。其後并注文而誤。○姤丹故反。妒俗字。【補】白鹿曰。姤當作始。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姤於異術也。【集】盧文弨曰。案。傍觀元刻作倚觀。【增】倚字或說爲是。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姤謬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集】郝懿行曰。雖當依注作離。此乃形譌。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爲是。不輟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隸書離雖相似。說見淮南天文篇〕前說非。【增】雖或作離爲是。與治離走。同于與義分背句法。輟止也。○己音紀。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集】兪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尙且不見不聞。況於鼓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爲蔽。惡爲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是。【增】不使焉。謂不役心於所見聞也。況比也。況於使者乎。謂難比役心者也。本注論字當作諭。與喩同。【補】使字不通。恐當作在。卽大學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德道之人。有賢德也。【集】王念孫曰。德道卽得道也。〔剝上九。君子

此篇ハ專ラ治心辨物ノ道ヲ精論シテ、當時學者ノ異端曲說ニ掩蔽セラレタルヲ解明セントスルナリ。

一曲ハ一部偏僻ノ曲說、大理ハ天地萬物ヲ包攝スル全體ノ大道理ナリ。

治ハ蔽ヲ治メテ之ヲ去ルナリ、經ハ常道ナリ、兩疑ハ二心アリテ疑ヲ懷キテ躊躇シ、專ラ正道ニ歸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正道ハ唯ダ一ツアルノミ、聖人ノ心ハ唯ダ一正道ニ向フノミナリ。百家ハ諸子ナリ、一方是ナレバ一方ハ非、一方非ナレバ一方ハ是ニシテ、是非一定スル所ナシ、理亂亦然リ、治ノ字增注本ハ理ニ作ル。

荀子卷第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增】此篇文辭奇古。誤脫許多。尤難解者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集】先謙案。是時二句。當在如有物壅蔽之也下。【補】猶一偏也。莊子曰。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

治則復經。

【補】未詳。

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集】兪樾曰。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竝后匹嫡。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爲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注。則疑卽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增】下文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呂氏春秋曰。一則治。兩則亂。仍案。治字恐當一字誤。兩疑則惑矣。一本作兩則疑惑矣。爲是。言人雖壅蔽闇理。一則復經。兩則疑惑矣。○治直吏反。下同。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增】孟子曰。道一而已矣。無兩心。謂惟精惟一。此二句結上文。以益明執一之美。而起下文是非治亂。以論兩而蔽者。

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

【集】盧文弨曰。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增】理治也。

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

以上治世ニ就イテ論ズ、今之ニ反シテ亂世ノ徵證ヲ擧ゲテ、禮樂ノ愼マザルベカラザルヲ明ニス。

組ハ組織文アルヲ尙ブヲ謂フ、婦ハ態貌ノ女子ニ似タルヲ謂フ、利ハ功利ニ汲汲タルヲ謂フ、雜ハ純粹ナラザルヲ謂フ、險ハ亂世ノ音ハ怨ンデ怒ルヲ謂フ、匿ハ陰邪、采ハ文采ノミニテ正實ナラザルヲ謂フ、無度ハ贅澤ニ過グルナリ、瘠ハ儉薄ニシテ至ツテケチニスルナリ、墨ハ卽チ墨子ノ薄葬ノ法ニテ、瘠墨トツヾケテ極メテヒドキ仕方ナルヲ示ス。

增汲汲于貨財。感滌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也。

其行雜。增雜雜汙也。○行下孟反。其聲樂險。集先謙案。廣雅釋詁。險衺也。增險者不平之謂。樂記所謂。感滌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也。其文章匿而采。集先謙案。匿讀爲慝。邪也。說見天論篇。匿增當作䋣。音之誤也。說文云。䋣繁采色也。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集郝懿行曰。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爲道也。瘠亦儉薄之意。增禮論篇。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墨墨子也。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增亂世以下不似此篇之語。先儒疑之。○治直吏反。

荀子卷第十四終

ハ笙ヲ吹ク人、三ハ南陔ナドノ三曲ヲ吹クナリ、間歌ハ歌ト笙ト相代リテ起ルナリ、合樂ハ歌瑟及笙ナドノナラビオコルナリ、告ハ樂正ニ告グルナリ、樂正ハ更ニ賓ニ傳ヘ告ゲテ退出スルナリ、是ニ於テ又二人ヲシテサカヅキヲアゲテ之ヲ賓介ニササシメ、禮ヲ怠ル虞アルヲ以テ、司正即監視者ヲ置ク、故ニ和樂ノ中ニモ嚴肅ナル作法アリテ、亂雜トナラザルヲウルナリ、沃洗者ハサカヅキヲソソギアラフ者ナリ。

弟ハ少ナリ、少長皆惠澤ヲ被リテ遺棄スル所ナキヲ言フナリ、以上皆立禮此ヨリ坐シテ安宴ニ入ル、脩ハ擧グルナリ、無數ハ無算ニテ所謂無算爵ヲ行フナリ、朝ハ朝政ヲ聽キテ後ニ此ノ禮ヲ行ヒ、暮ニハ早ク禮ヲ畢リテ、又政ヲ始ムル妨トナラヌナリ。

終遂ハ禮節此ニ至リテ成就スルヲ謂フナリ。

燕ハ宴ト通ズ。

人擧觶于賓介。乃立司正焉。知其能相樂而不流也。【增】儀禮曰。作相爲司正。鄭玄曰。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樂音洛。下同。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集】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弨曰。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焉字下屬爲句。說見劉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增】舊本無洗字。今據元本補之。禮記・家語亦有之。終於沃洗者。及無算爵。主人之贊者皆與。是也。遺遺脫也。○少詩照反。長竹丈反。下同。弟大計反。下同。降脫屨。升坐。脩爵無數。【增】孔穎達曰。脩爵無數。謂無算爵。脫舊作說。今據宋本・韓本改之。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增】朝夕朝廷聽治之時也。不廢之者。卒朝而飲。先夕而罷。暮舊作莫。今據宋本改之。○廢朝直遙反。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增】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賓介不答拜。鄭玄曰。終遂猶充備也。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集】盧文弨曰。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增】行下孟反。

○亂世之徵。【集】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其服組。【集】先謙案。書禹貢馬注。組文也。服組。謂華侈。【增】組未詳。其容婦。【增】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其俗淫。【增】淫亂也。其志利。

齊フルモノナリ。要ハモトムルナリ、俯會ハ俯仰會合、節ハ節度ナリ。

譁譁乎ハ譁譁乎ト同ジク、諄諄乎トイフガ如ク、ネンゴロニヨク行キワタルナリ。

鄉ハ鄉飲酒ノ禮ヲ指ス、其ノ詳ハ儀禮ニ存ス。

主人ハ鄉大夫、親速ハ自カラ其家ニ就イテ召スナリ、學士ノ最モ賢ナルヲ賓トシ、次ナルヲ介トス、門ハ庠ノ門ナリ、衆賓ハ拜スルヲ要セズ、賓介貴ニシテ衆賓ハ賤ナリ。

拜至ハ主人ノ賓ノ至ルヲ拜スルナリ、主人先ヅ酒ヲ酌ンデ賓ニ獻ジ、次ニ賓ヨリ主人ニ酢シ、又次ニ主人ヨリ賓ニ酬スルナリ、介ニ對シテノ禮ハ稍ヤ省略ヲ加フ、衆賓ニ至リテハ一層省略シ、主人ヨリノ獻ノミニテ止ムナリ、隆ハ尙ビ加フ、殺ハ下シ減ズ、辨ハ別ナリ。

工ハ瞽矇、三ハ鹿鳴等ノ三篇ヲ歌フナリ、笙

字有誤。暫錄字義。以待知者。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集盧文弨曰。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爲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增鄉言鄉飲酒禮也。其禮今存于儀禮。○易以豉反。下同。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增鄭玄曰。速謂就家召之。

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集盧文弨曰。兩皆字。元刻作自。與禮記同。增鄉飲酒禮曰。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別彼列反。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增拜至。主人以賓升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是也。初主人先酌而獻賓。謂之獻。賓卒爵。酌而報主人。謂之酢。次主人酌而自飲。洗爵而又酌。以進賓。謂之酬。

及介省矣。增不拜洗。不自酌之類。

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集謝本從盧校。無降字。盧文弨曰。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增禮記・家語。受下有爵字。是也。舊本無降字。今據元本補之。禮記・家語亦有之。○酢才各反。殺所介反。下同。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增工瞽矇也。三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終也。

笙入三終。主人獻之。增笙吹笙者也。三終吹南陔・白華・華黍。三終也。

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增間猶代也。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各代相起。故曰間歌。合樂謂歌樂與衆聲共作。其詩則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三也。○間古莧反。

工告樂備。遂出。增工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以告賓。乃降。○告古毒反。

二人揚觶。增鄉飲酒禮曰。使二

一月ノ音、物開ケ地牙ス、故ニ管トイフトアリ、又釋名ニ籥ハ躍ナリ、孶分ノ音ニテ、萬物振躍シテ出ヅトアリ、此等ニ由リテ推セバ、發猛ノ義ヲ抑スルニ足ルベキナリ、塤ハ壎ト同ジク土ブエ、篪ハ竹ブエ、翁博ハ蓊渤トイフガ如ク、塤篪相和スル盛大ノ貌ヲ形容セルナリ。

易ハ樂ンデヤスラカナルナリ。

婦好ハ柔ニシテシトヤカナルナリ、敬所曰ク、婦ヲ靜ニ作ルベシト亦通ズ。

清ハ清朗、盡ハ極ナリ。

天道兼ハ上ニ所謂俯仰周旋四時ニ似タルアリトイフモノ是ナリ、凡ソ奏樂ノ始マルヤ、先ヅ鼓ヲ擊チ、奏樂中亦常ニ鼓ヲ以テ聲音ノ調和ヲ得シム、故ニ君ト稱スルナリ。

鞉ハ鼗ニ同ジク小サキフリツヅミナリ、拊鞷ハ禮論篇ノ拊膈ト同ジカルベシ、椌楬ハ柷敔ニシテ桶ノ如キ樂器ニテ、之ヲ擊ツテ拍子ヲ

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增物茂卿曰。麗者羣音之所附麗。如萬象之麗乎天。實者。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注。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愛曰。鼓似天。故曰大。鐘似地。故曰統。廉制謂其聲硜硜如有隅角也。簫當作肅。卽肅雍和鳴之肅。筦與管同。發發强。猛猛厲。塤與壎同。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篪。翁未詳。或曰。與蓊通。蓊博盛大貌。婦好謂柔婉也。天道兼。左氏隱公五年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然則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天道兼也。冢田虎曰。鼓無當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故曰樂之君也。○麗力知反。籥音藥。塤況袁反。篪音池。易以豉反。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增似水謂其聲淡也。舊本無笙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簫字衍。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集郝懿行曰。拊鞷。禮論篇作拊膈。其義當同。又簫和與竽笙筦籥相儷。亦皆樂器名。所未聞。先謙案。簫和二字衍。說見上。增鞉柷當作鞉鼓。下有椌楬。豈可上有柷敔乎。字之誤也。毛萇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鞷字書不見。謝墉本作鞷。亦誤。當作革。拊革。拊搏。搏拊一物也。孔安國曰。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椌楬舊作控揭。非。今據宋本・元本・韓本改之。禮記曰。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鄭玄曰。椌楬謂柷敔也。孔安國曰。柷敔所以作止樂也。○鞉音桃。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增詘與屈同。信讀爲伸。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增要邀也。謝墉本俯作附。是也。○盡津忍反。筋音斤。要於遙反。悖步沒反。又蒲對反。衆積意謘謘乎。○盧文弨曰。元刻無意字。謘說文作謘。云。語諄謘也。直离切。元刻正同。郝懿行曰。此論舞意與衆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熟謘謘然也。增謘。說文曰。語諄諄也。音直尼反。愛案。此五

於乎ハ嗚呼ト同ジ、不得成ハ樂ノ道遂ニ成ルヲ得ザルナリ。營ハ熒ト通ズ、惑ナリ。聲樂之象四字ハ以下一節ノ題目、下文ニ云フ鼓ハ天ニ似、鐘ハ地ニ似タリト、天ニ似タルガ故ニ大ナリ、下文又云フ鼓ハ其レ樂之君カト、君ニ象ルガ故ニ衆音ノ麗キ來ルコト、萬物ノ天ニ附クガ如キヲ知ルナリ、鐘ハ地ニ似タルガ故ニ、地ノ庶物ヲ統ブルガ如ク、亦能ク衆聲ヲ統ブルヲ得ルナリ、又鐘聲ノ鏗鏘充實スル、亦地ノ庶物ヲ充實スルニ似タルアル也、故ニ鐘ハ統實トイフナリ、敬所曰ク、淮南子ニ鐘音充トアルニヨリテ、統ハ充ニ作ルベシト、亦通ズ、磬ハ石ニテ作リシモノニテ稜角アリ、故ニ廉トイフ、磬ノ聲硜硜トシテ辨別ヲ立ツルニ足ル、是レ制トイフ所以ナリ、簫ハ肅ノ誤、筦籥皆竹ブエ、筦ハ管ト同ジ、説文ニ管ハ十

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

【集】盧文弨曰。勉元刻作免。古通用。【增】勉舊作免。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賦篇曰。弟子勉學。天不忘也。營與熒通。惑也。言毋爲墨子所惑。○惡鳥路反。於乎音嗚呼。

聲樂之象。鼓大麗。

【集】盧文弨曰。宋本作天麗。先謙案作大者是。鼓之爲物大。音亦大也。麗者。方言三郭注。偶物爲麗。説文。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臯鼓・晉鼓皆兩面。

鐘統實。

【集】先謙案。統者。鐘統象樂爲君。樂叶圖徵曰。據鐘以知君。鐘聲調則君道得。實者成實也。五經通義曰。鐘秋分之音。萬物至秋而成也。【補】統當作充。淮南子曰。鐘音充。

磬廉制。

【集】先謙案廣雅釋詁。廉棱也。磬有隅棱曰廉。禮記樂記疏。制謂裁斷也。磬以明貴賤親疏長幼之節。是有制也。詳白虎通禮樂篇。下文莫不廉制。亦謂舞之容節。莫不廉棱而有裁斷也。

竽笙簫和。

【集】王引之曰。簫當爲肅。言竽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遝衆賢。罔不肅和。是也。竽笙肅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三句相對爲文。今本肅作簫者。因竽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筦籥似星辰日月。今本竽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

筦籥發猛。

【集】先謙案。樂書集解引王肅曰。猛起發揚。是發猛同義。

塤篪翁博。

【集】俞樾曰。翁當爲滃。文選江賦曰。氣滃渤以霧杳。翁博猶滃渤也。博與渤。亦一聲之轉。

瑟易良。

【集】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云。其容良。注良謂樂易也。是易良同義。

琴婦好。

【集】郝懿行曰。鼓天麗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以終篇。俞樾曰。賦篇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補】婦當作靜。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歌清盡。

【集】先謙案。盡者反復以盡之。

方ハ道ナリ。

樂ハ人情ヲ一致和合セシメ、禮ハ事物ヲ區別セシムルモノニテ、此ノ二者ノ統合ニヨリテ一切ノ人心ヲ統率スルコトヲ得ベシトナリ。

樂之情ハ樂ノ精神、禮之經ハ禮ノ要係ナリ。

乃其德也ハ兪氏モト乃斯聽也ト作リシモノニシテ、下ノ不此聽也ト相對ストナス、上下ノ韻及文義ニヨリテ推スニ、其說中ラズトモ近シトイフベシ。

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尚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爲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增鄭玄曰。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旋謂舞者。○行成下孟反。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增金鐘也。石磬也。絲琴也。竹簫管也。○樂音洛。樂者樂行及下導樂如字。

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增治人之道。莫盛於樂。

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增別彼列反。

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增去起呂反。

墨子非之。幾遇刑也。增幾殆也。○幾音祈。

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增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補大峰曰。乃下疑脫成字。下不得成。言不得成德。與此相應也。

亂世惡善。不此聽也。集顧千里曰。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兪樾曰。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

紳ハ前ニ見ユ大帶、端ハ周ノ朝ノ服、章甫ハ殷ノ冠、韶ハ舜ノ樂、武ハ武王ノ樂ナリ。

女ハ姦ニ作ルヲ可トス。

成象ハ歌舞ニ現ハレ來ルナリ。

善惡ハ上ノ順逆ナリ。

羽ハキジノ羽、旄ハ旄牛ノ尾、共ニ舞人ノ執ルモノナリ。

清明ハ聲ニツイテイフ、聲ハ氣ナル故ニ天ニ象ルナリ、廣大ハ樂ノ體即チ鐘鼓等ニツイテイフ、體ハ質ナル故ニ地ニ象ルナリ、俯仰周旋ハ舞ノ節ニツイテイフ、節ハ序ナル故ニ四時ニ似タルナリ。

美善相樂四字、增注本ハ莫善於樂ニ作ル。

治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增】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衞音趨數煩志。○治音也。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增】紳大帶也。端玄端也。章甫殷冠也。韶武已見。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愼之。【增】物茂卿曰。女當作姦。○出尺類反。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增】姦聲卽鄭衛之音也。周禮曰。正聲緩。物茂卿曰。成象謂形於歌舞也。○治直吏反。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愼其所去就也。【增】相象象於樂也。○和胡臥反。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集】盧文弨曰。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增】羽翟羽。旄旄牛尾。舞人之所執也。周禮樂師有羽舞旄舞。○樂音洛。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集】盧文弨曰。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集】謝本從盧校。作莫善於樂。盧文弨曰。宋本作美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

序官ハ周ノ官制ヲ云フ、以下數句王制篇ニ見ユ、誅賞ハ詩商ニ作ルベシ。

其移ノ句、上ノ其感ノ句ト一例ニ、其ノ移風俗易ト作ルベシ。

應ハ節度ニ應ズルナリ。

軸ハ冑、嬰ハ頸ニ繫クルナリ、行伍ハ兵士ノ列ナリ。

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集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為審詩商之誤。說詳彼注。增王制篇。誅賞作詩商。是也。注詳見于彼篇。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集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儷。當是其感人深。其移風俗易。與富國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即是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增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補下蓋脫也速二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增應應節也。○夫音扶。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行下孟反。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增聞之者悲。○齊音咨。衰七雷反。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集俞樾曰。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為愓。荀子書多用愓字。脩身篇曰。加愓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愓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榮辱篇曰。愓悍憍暴。注亦云。愓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人之心為之動蕩。故曰。使人之心愓。愓傷形似。因致譌耳。先謙案。說文。冑。司馬法作䡴。又見議兵篇。增甲鎧也。嬰繫於頸也。冑兜鍪也。傷疑當作壯。音之誤也。○行戶郎反。姚

音ニ清濁アリ、楚ハ南ニアルノニ北ニ向ツテ此ニ行カントスルモ、行カルベキ道理ナシトナリ。

爲ニ之文ーハ文飾ヲナシ雅頌ヲ制定スルナリ。

嬰ハ觸ルルナリ。

至足ハ十分ニ滿足スルナリ。

白ハ前ニ見ユ、顯明ヲ致スナリ、師ハ君師ナリ。

妖冶ハ妖冶ニテ淫聲ヲイフ、險ハ艱險不平ナリ、流僈ハ流蕩慢易ニテ、ミダレテシマリナキナリ。

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集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增北求北向而求也。楚則在南。舊本無欲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補禮記・史記作禮樂可謂盛者矣。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增化言移風易俗也。故先王謹爲之文。增謂制雅頌。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增呂氏春秋云。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衷中同。又周語云。細大不踰曰平。肅肅敬也。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增彊國篇。嬰作攖。同。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增樂音洛。下不樂・所樂同。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集先謙案。師長也。說詳儒效篇。補師當作君。是王者之始也。增師君師。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增姚冶已見。險不平之謂。周禮典同曰。險聲斂。慢舊作僈。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慢。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是也。○冶音也。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

而志、而容、而行ノ三ツノ而ノ字、皆則ノ字ノ如ク看ルベシ、干戚ハ盾斧、莊ハ嚴恭、行ハ行キ巡ル、綴ハ舞者ノ行列ノ位地、兆ハ其ノ外ノ方ノ地面、要ハ會シ協ハシムルナリ、征誅ハ莊正、齊干戚ノ何レモ、征誅ニ必要アルニヨリテイフナリ、紀ハ綱紀ナリ、軍旅モ亦禮ノ一ツナリ。二ツノ所ノ字衍文。

以治也。補禮記・史記作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因按。上足以二字衍。蓋因下文而誤加也。一道謂樂也。治萬變。卽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

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增而猶則也。干盾。戚斧。武舞所執也。鄭玄曰。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要會也。○要於遙反。行列戶郎反。

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增二所字衍。

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增鄭玄曰。紀總要之名也。補史記作天地之齊。爲是。齊中正也。下得其齊同。

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集盧文弨曰。禮記齊作儕。郝懿行曰。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儕。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增鈇莝斫刀也。鉞斧也。得齊謂喜怒中節也。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

其ハ聲音ヲ指サス、廉ハ高キ鋭キ聲音、肉ハ太キ聲音。

方ハ道ナリ、墨子ニ非樂篇アリ、音樂ヲ排斥ス。

豬飼敬所ノ族長ハ族黨ニ作ルベシトノ說ニ從フベシ。

一ハ人情ヲ一貫スル所ノ道、即チ下文ノ一道ニテ、上ノ和敬、和親、和順等皆一ツノ和ニ歸ス、故ニ和ヲ以テ樂ノ要件ト定ムルナリ、比物ハ金石革木ナドヲ排比スルニテ、此ニヨリテ其ノ調節ヲ適宜ニ修飾スルナリ。

率ハ循フナリ、調節宜シキヲ得レバ、種種ノ變化ニ適應スルヲ得ベキナリ。

作論而不息。是也。荀書多以諰爲葸。此又以諰爲息。皆假借也。【增】流猶淫也。文。下文合奏以成文。是也。禮記・史記・諰作息。是也。蓋息俗作諰。故誤爲諰耳。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集】盧文弨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增】孔穎達曰。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愛曰。省謂省約。節奏義見上。○肉如又反。

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

【增】邪邪僻。汙汙穢。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集】盧文弨曰。墨子書有非樂篇。【增】鄭玄曰。方道也。愛曰。墨子作非樂篇以非之。故荀卿說先王立樂之本意以尤之。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

【增】宮中之小門。謂之閨。其內父子兄弟所居也。○長竹丈反。少詩照反。【補】禮記義疏云。長當作黨。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

【增】一謂律也。國語曰。以律平聲。【補】禮記義疏云。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鐘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鐘則十二律之和定。

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

【集】盧文弨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郝懿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增】鄭玄曰。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比毗志反。【補】合奏。禮記・史記作節奏合。言聯合節奏。以成一曲之文也。

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

【增】率循也。一道謂律也。言可以循一道也。雖萬變亦可

此篇ハ音樂ノ起原、必要、用法、效驗等ヲ概論ス、篇中ノ諸節、禮記、家語、史記等ノ諸書ニ雜出ス、或ハ云フ古樂經アリ、荀子此ニ據リテ敷演立論セシナラント。

所ニ必不レ免ハ自然ニ無キヲ得ザル所ナリ。

性術ハ性情心術、人ノ道ニ於テ性情心術ノ變化多シト雖モ、聲音動靜ヲ以テ盡スコトヲ得ベシトナリ。

不レ爲レ道ハ不レ爲レ導ニテ、之ヲヨキ方向ニ導ビクコトヲセザルナリ。

制ハ制定ナリ、流ハ流淫、文ハ文章アヤ、諰ハ息ノ俗字、諰ヨリ轉訛セシモノナリ。

荀子卷第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

【集】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增】此篇楊倞注亡。今全補之。○論盧困反。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增】人之情不能不有歡樂之時。故曰不免。○夫音扶。下同。樂上如字。下音洛。下無樂·樂則·不樂·以樂皆同。【補】自篇首至著誠去僞禮之經也。見禮記樂記及史記樂書。文互有異同。而中間挿入駁墨子數語。蓋據古樂書。以辨墨子之非樂也。

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增】孔穎達曰。內心歡樂。發於聲音。則嗟嘆咏歌是也。形於動靜。則手舞足蹈是也。輔廣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歎。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補】禮記作人之道也。鄭注云。人之所爲也。

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增】不導之。則感於姦聲。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故亂。○道音導。下同。

先王惡其亂也。【增】惡烏路反。

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增】是則所以使防姦聲近正聲之方也。

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集】盧文弨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諰。乃諰字之訛。莊子人閒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諰。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郝懿行曰。諰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

荀子卷第十三終

主人ノ進ムル物ハ尸必ズ皆之ヲ取リテ食フナリ、如或嘗之モ神ニ就イテイフコト上ノ如シ。利ハ佐食ナリ、爵ヲ擧ゲテ酒ヲ進ムルニ、利ヲシテ之ヲナサシメズシテ、主人自カラ之ヲナスハ、禮ヲ重ンズルナリ。有ハ侑ト通ズ、勸ムルナリ、尊ハ樽ナリ、易服ハ祭服ヲ喪服トスルナリ、去之ハ神ノ此處ヲ去ルナリ、狀ハ樣子ニテ、形影モナキトコロニ己ノ心ニテ父祖ノ神ガ見エルヤウニ思フナリ、此クテ祭ノ禮文成ルナリ。

禮未聞。或疑當作除。一誤作涂。以涂塗同。遂爲塗耳。周禮山虞職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齊舊作齋。今據宋本・韓本改之。○齊側皆反。補塗當作除。脩治掃除宗廟也。

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

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尸祭之。又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嚌之。如神之親嘗然也。

毋利擧爵。

當云無擧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集兪樾曰。案。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衆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於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擧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擧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當云無擧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增毋音無。

主人有尊。如或觴之。

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也。補舊解不妥。竊疑。毋字衍。利謂佐食也。尊當作奠。觴之謂飲人以酒也。言尸與主人及佐食。互相獻酢。如神賜之觴然也。

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

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增禮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

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 補句。 影。然而成文。

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增狀形象之也。○夫音扶。補徂徠曰。影然即狀乎無形意是也。言其饗嘗觴去。象狀無形之神。宛如影然。以成禮文也。

韶ハ舜ノ樂、夏ハ禹ノ樂、護ハ湯ノ樂、武ハ武王ノ樂、酌ハ一ニ汋ニ作ル、酌桓ハ皆周頌ノ篇ノ名、箾象ハ文王ノ樂、箾ノ字ハ徂徠曰ク箾ト簫トモト一字ナルニヨリ、讀者箾字ノ側ニ簫ノ字ヲ註シ入レタルモノ、遂ニ正文トナリタルナリト、徂徠又曰ク、詭ノ字ノ下當ニ於ノ字ヲ加ヘテ看ルベシト。

齊衰ハ斬衰トスベシ、以下數語上ニ見ユ。

敦ハ諄ト通ズ、諄ハ惡ムナリ。

視日ハ日ノ吉凶ヲ筮シテ祭ヲ定ムルナリ、涂ハ除ト讀ム、脩除ハ修治埽除スルナリ、饋ハ熟シタル牲ヲ供フルナリ、薦ハ黍稷ヲ進ムルナリ、告祝ハ尸ヨリ辭ヲ祝ニ告ゲテ主人ニ傳ヘシムルナリ、如或饗ハ神實ニ此ノ祭ヲ饗クルガ如シトナリ。

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悖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鐘鼓韶夏之屬。箾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酌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集王念孫曰。箾象即左傳之象箾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箾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即箾字之誤而衍者。增韶舜樂。夏禹樂。濩湯樂。左氏傳曰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曰。皆文王之樂。○夏戶雅反。護與濩同。樂音洛。是君子以下十六字一句。下同。

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悖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增齊當作斬。○齊音咨。衰七雷反。枕之鴆反。

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悖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爲文飾。集盧文弨曰。案。方言七。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敦與諄音義同。增稱尺證反。敦與憝通。杜對反。惡烏路反。

卜筮視日。齊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於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集王念孫曰。涂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涂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涂也。增郊之祭。氾埽反道。使新土在上。見禮記。宗廟之祭。脩塗之

舒ビザルナリ、臣子タルモノ、其君親ノ不在ヲ思慕シテ、感動憂鬱シ、其ノ感動憂鬱スルコト時アリテ起リ來ルトナリ。

人ノ和樂セルヲ見テ、反ツテ感動ノ起リ來ルハ、君親ノ此ノ和樂ヲ同ジウ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ヲ思ヘバナリ、大動ハ情大ニ感動スルナリ、屈然已ハ非常ノ感ニ打タレテ、ナニモデキズ茫然トシテ居ルノミナリ、不嗛ハ徒ニ上ノ如ク茫然トシテ何モナスコトナクシテハ心中ニアキ足ラザル所アルナリ、文ハ禮文ナリ。

此情ノ字亦上ノ如ク積ニ作ルベシ。

爲守ハ世世ノ習慣トシテ奉守スルナリ。

能無時至焉。愅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唈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僾唈也。郭云、嗚唈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時而至也。愅音革。唈音邑。僾音愛。集盧文弨曰、唈、宋本作悒。案爾雅作唈。陸德明釋文作悒。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唈。郝懿行曰、愅與革、詭與恑並同。恑變也。革更也。此言祭者思慕之情。愅恑皆變動之貌。唈僾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雙聲爲義。增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又曰、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是也。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增夫音扶。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嗛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集先謙案、志各本作至。荀書至志同字。然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增案語助。下同。○屈求勿反。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增爲于僞反。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也。故

繇其期ハ、期限ヲ遠クシ、十分ニ時日ヲ給シテ、禮文ヲ損セザル樣ニ施設セシムルナリ。

須ハ期ヲ待ツコトナリ。士ノ字ハ集解本ニ無シ。

情ノ字宜シク王氏ノ說ニ從ヒテ積ニ作ルベシ、志意思慕ガ內心ニ積ンデ、外ニ祭ニ發スルヲ云フナリ。

愅ハ變、詭ハ異、皆感動シテ容貌ノ變ハルコト、唈僾ハ憂鬱ニテ、氣

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楊彼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增問在殯三月何故也。

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集王引之曰。繇讀爲遙。〔凡從䍃之字。多竝見於蕭尤二韻。故傜役之傜。漢書多作繇。歌謠之謠。漢書李尋傳作繇。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繇。〕遙其期。謂遠其葬期也。足之曰。謂足其日數也。楊誤讀繇爲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增繇讀爲遙。遙遠也。足之二字疑衍。王霸篇云。佻其期日。○重直用反。錯七路反。期音基。補言遙其葬之期。而使足其容文備物之日也。下文所言卽是。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集王引之曰。須者遲也。〔論語樊須字遲〕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訓待失之迂。補須當作頃。間也。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集王念孫曰。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爲積。字之誤也。〔儒效篇。師法者所得乎情。楊注。或曰。情當爲積〕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唈僾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情亦當爲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慊也。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

愅詭唈僾。而不

三年ニテモマダ十分ニ畢ツタトハ言ヘナイトノ意ナリ。

妾ノ子、母死シタル時、父他ノ妾ニ命ジテ母タラシム、之ヲ慈母トイフ、乳母ハ乳ヲ與ヘシダケナリ、慈母ハ衣服ヲ與ヘシダケナリ、曲備ハ以上ノ事ヲツブサニ皆備ヘ與フルナリ、得之失之等ノ之ノ字皆君ヲ指ス。

三年ヨリモ進メテ、モツト長ク鄭重ニシタキモ、禮ニ節限アルガ故ニ致方ナシトナリ、上ノ社ハ祭ノ名、下ノ社ハ土神、上ノ稷ハ祭ノ名、下ノ稷ハ穀神、此ノ二祭各〻タダ一神ヲ祭ルノミ、若シ天子行フ所ノ郊ノ祭ニ至リテハ兼祭スル所廣シ、以テ君ノ行フ所ハ廣ク兼ネ行フ所アルニ喩フルナリ。

殯ハ棺ニ納メタル後、葬ノ前ヲ云フ。

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增】喪服傳曰。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飲於鴆反。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增】案喪服傳。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此云九月者。或誤字。或傳聞之異也。○衣於既反。被皮義反。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被。【增】備舊作被。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注同。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增】岡白駒曰。文謂禮也。○治相吏反。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者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增】左氏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又曰。土正曰后土。郊者幷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爲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喩君兼父母者也。【集】郝懿行曰。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爲神。則謬矣。郭嵩燾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爲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義至矣下。言社以報社。稷以報稷。郊者幷百神而盡報之。皆志意思慕之積也。【增】百擧大數之言。郊祀百王。卽禮記祭法篇郊嚳郊鯀郊冥之類是也。幷於上天者。言郊祭天而配之也。古屋鬲曰。故社以下二十二字。疑當在上文郊止於天子之上。○幷讀爲併。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之也。【集】王

情ハ誠眞、貌ハ威儀、盡ハ極、相率ハ臣下ニ就イテイフ。

愷悌ハヤハラギタノシム、君子ハ君ニ喩フ。彼君子者ノ子ノ字刪ル可シ、説ハ理由ナリ。

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集盧文弨曰、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增禮記下象作法。是也。舊本無理盡矣三字。今據宋本・韓本・禮記補之。禮記所以上有之字。是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集郝懿行曰、率者循也。循人子爲父母喪三年推之、爲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謙案、辨亦治也。楊注非。增舊本無曰字。今據謝本補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增詩大雅洞酌篇。毛萇曰、樂以强教之、易以説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説焉。集兪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説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説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集王念孫曰、作食者是也。下文兩食字、並承此食字而言。增本注或謂當作或爲。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飼。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

ル、舍ハ已ニ文理ヲ成シタル以上ハ、服ヲサシ置キテ、ソレ以上ニイツマデモ進マシメザルナリ。

分ハ二ツニ分クルナリ、三年ノ喪ハ期ニシテ小祥シ、再期シテ大祥シ、二十七箇月ニシテ喪ヲ除ク、三年ヲ二期ニ分クルヲ云フナリ。

期ハ齊衰一年ナリ。

徧ハ變ニ作ルベシ。

九月ハ大功ノ喪ナリ。

使不及ハ父ノ三年母ノ期ニ及バザル樣ニスルナリ。

三年ハ斬衰、隆ハ禮ノ上ノ極、小功ハ五月、緦麻ハ三月、喪服ノ最モ輕キモノナリ、象ヲ天地ニ取ルトハ、天地ノ變易ニ取リ、時間ニヨリテ喪服ヲ制定區分スルナリ、則ヲ人ニ取ルトハ、其ノ人ノ資格ニ從ヒテ禮法ヲ差別スルナリ。

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爲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集】郝懿行曰。此云安爲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三案一安。禮記三年間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增】安語助。○爲于僞反。舍音捨。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增】期音基。下同。斷丁亂反。【補】至親謂大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妻子・兄弟之子也。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增】已舊作以。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禮記同。禮記徧作變。皆是也。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也。宇中者謂萬物。【增】本注宇上當有在字。○更音庚。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增】案語助。下同。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乃三年爲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增】再舊作載。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禮記亦作再。【補】言父母親於至親。故加隆於期。以爲再期也。由三年而期。故曰分曰斷。由期而三年。故曰加曰倍。上下相推。以明三年與期之義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增】以舊作已。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也。【補】使其恩不及至親之期也。故三年以爲隆。緦麻・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間廁其間也。古莧反。情在隆殺之間也。【增】間如字。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

リ止メルナリ。

反鉛ハ反沿ト同ジク反循、反巡ノ意ナリ、躑躅ハ足ブミシテ進マザルナリ。

爵ハ雀ト同ジ、啁噍ハ鳥ノ哀シサウニ鳴ク貌、頃ハ時間ナリ。

無窮ハ悲哀ノ情ニ就イテイフ、此ノ情ヲ餘リ過ゴスハ不可ナルガ故ニ三年ニ節スルナリ、徂徠曰ク禮記ニ愚ノ字ヲ訛シテ患ニ作リ、陋ノ字ヲ脫シ、縱ノ字ヲ從ニ作ル、荀子ノ禮記ニ勝ルヲ見ルベシ、而ルニ世人荀子ヲ知ラズ、何ヲ以テ能ク六經ヲ讀マンヤト。遂之ハ哀戚ヲ過シテ節度ナキナリ。安ハ禮記ニハ焉ニ作

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集】先謙案。則猶若也。說見議兵篇。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鄕。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其故鄕。徘徊回旋飛翔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蹰不能去之貌。【增】鄕舊誤作卿。今正之。徘徊鳴號。謂鳥。躑躅踟蹰。謂獸。○夫音扶。下同。號戶刀反。躑直隻反。躅直錄反。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也。燕爵與鷦雀同。【增】禮記作小者至於燕雀。是也。啁噍哀鳴之貌。頃猶閒也。○啁竹包反。噍音焦。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增】知音智。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增】與音餘。下子與同。曾則登反。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駟之過隙。言速也。鄭云。喩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增】朱申曰。遂其心之所欲。則無除喪之期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

殺レ生ハ殉死ヲイフ。

三年之喪何也以下、古今之所レ一也マデ禮記三年問ト略ゝ同ジ。

情ノ輕重ヲ稱リテ禮文ヲ制定シ、因ツテ以テ吾人群類ヲ表章シ各種禮節ノ差別ヲ一定スルナリ。

無適ハ徂徠曰ク、亦猶ホ不易ノ如ク、理此ニ極マリテ它ニ適クベカラザルヲ言フナリト。

齊衰ハ栗所曰ク、禮記間喪ニ父ノ爲ニ苴杖シ母ノ爲ニ削杖スト。アレバ、齊ハ斬ニ作ルヲ優レリトスト、斬衰ハ父ノタメニ服スルモノナリ、苴杖ハ竹ノ自然ニ死シテ黑クナリタルモノニテ作リタル杖ナリ、飾ハ表章ナリ、復レ生ハ生活ノ事ニ立チ反リテ着手スルナリ、斷ハ服ヲ着ルコトヲ切

此云。刻レ死而附レ生謂二之墨一。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レ生無レ度。其送レ死瘠墨。又以二瘠墨一連レ文。則墨非二墨子一明矣。補注墨上脫二墨謂二字一。 殺レ生而送レ死。謂二之賊一。 殉葬殺レ人。與レ賊同也。 大象二其生一以送二其死一。使二死生終始。莫レ不二稱宜一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增稱尺證反。補好疑當レ作レ盡。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レ情而立レ文。 鄭康成曰。稱二人之情輕重一而制二其禮一也。增稱尺證反下同 因以飾レ羣。 增句 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レ可二益損一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 羣別 謂二羣而有一レ別也。適往也。無レ往不レ易。言レ所レ至皆不レ可レ易二此術一。或曰。適讀爲レ敵。集謝本從二盧校一作二不是一。郝懿行曰。依レ注是當レ爲レ易。轉寫之譌。或曰。適讀爲レ敵。亦通。先謙案。各本譌レ是。據二宋台州本一正作レ易。增鄭玄曰。羣謂二親之黨一也。愛曰。無適亦不易之意。○別彼列反。 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レ情而立レ文。所三以爲二至痛極一也。 創傷也。楚良反。日久愈遲。互言レ之也。皆言二久乃能平一。故重喪必待二三年一乃除。亦爲レ至痛之極。不レ可二朞月而已一。 齊衰苴杖。居レ廬食レ粥。席レ薪枕レ塊。所三以爲二至痛飾一也。 禮記。斬衰苴杖。苴謂以二苴惡死竹一爲二之杖一。鄭云。飾情之章表也。增禮記齊作レ斬。是也。謝墉本。本注禮記上有二齊衰二字一。斬衰上有二作字一。似レ補。○齊音咨。衰七雷反。枕之鴆反。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レ盡。思慕未レ忘。然而禮以レ是斷レ之者。豈不下以二送死有一レ已。復レ生有中レ節也哉。 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レ生

シ。

抗ハ壙ノ上ニ施スゴミヨケ、折モ同ジ物ニテ抗ノ下ヲ承クルモノ、共ニムシロニテ製ス、槾茨ハ壁茨ノ如ク塗リタルクサブキノ屋根、番ハ藩ニテマガキ、閼ハ垣ナリ。

周藏ハ棺ノ外ニ椁ヲメグラシ、椁ノ外ニ翣蔞、翣蔞ノ外ニ更ニ抗折ヲ施シナドシテ埋藏スルナリ、形ハ形體ナリ、銘ハ生前ノ功ヲ器物ニ書キツケルコト、誄ハ生前ノ功德行狀ヲアゲテ稱スルコト、繫ハ帝繫、世ハ世本ナドノ類ニテ系圖譜諜等ナリ。

刻死ハ死者ヲ送ル禮ヲ減損スルナリ、附ハ附ケ益スナリ、墨ハ墨子ノ道ナリ。

記毋𢘅毋敖。大戴作無荒無傲矣。增本注幬讀爲帳四字。宋本作壔讀爲幬帳之幬。以此考之。似古幬作壔。故楊倞注之。作幬則不須注也。○無音呼。翣所甲反。

抗折。其須以象槾茨番閼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鄭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本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朽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壓茨也。槾莫干反。番讀爲藩。藩籬也。閼謂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槾茨藩閼也。集盧文弨曰。舊本注引士喪禮多脫誤。今補正。增宋本注橫三縮下脫二十六字。元本注脫二十五字。世德堂本因之。其義不通。今愼據儀禮正文及注補之。物茂卿曰。番閼之閼。恐是垣音之轉。如焉氏之與閼氏。補槾梠也。釋名。梠謂之槾。槾綿也。綿連榱頭使齊平也。茨疑當作榱聲之誤也。番閼未詳。

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爲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增周者國子高所謂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是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爲諡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諜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集兪樾曰。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增誄力軌反。

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集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

無ハ幠ト讀ム。幠帾倶ニ棺ヲ覆フモノニテ、幠ハ上ニ帾ハ下ニアリテ幕幄ニ似タリ、絲嶌ハ字義詳ナラザルモ亦喪車ノ飾ナルベシ、或ハ嶌ヲ讀ンデ魚トナシ銅魚ナリトナス、嶌ハ此ト咼ト二字ニ分ツベシ卽チ絲池魚トナリテ絲ハ之ヲカクルモノ也ト、縷翣ハ蔞翣ノ誤ニテ上ノ翣蔞ノ解ヲ參照スベシ、菲ハ草ヲアミテ作レル蔽蓋、幬ハ帳、尉ハ楊注ニ罻ト讀ミ網ニテ、亦帷帳ト共ニ垂ルルモノナルベシ、徂徠ハ曰ク、尉ハ幄ノ字ノ誤ト、或ハ然ラン、幬ノ字本ト壔ト作リシコト、增注ノ宋本ニ據リテ論ズルガ如クナルベシ

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茀棺上。因以爲飾也。禮記問喪篇。雜斯當爲笲纚。聲之誤。此誤正同。兪樾曰。版者車轓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屛。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轓謂之輙。版與輙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既爲衍字。則斯茀連文。楊云。茀卽茀也。然則斯與茀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與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鞎字從艮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艮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靳字之誤。靳之本義爲當膺。而古或借爲鞎。廣雅釋器。弸䡬謂之靳。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弸䡬之靳。卽與革前謂之鞎也。惟其在前。故繫於䡬也。此以版蓋靳茀並言。版卽輙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在車上。靳在前。茀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靳字本當作鞎。而借用靳。亦猶齒本字。本當作齗。而太元密次八。琢齒依齦。則借用齦。齦者齧也。非齒本也。艮斤聲近。故字得通耳。乃靳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補斯疑卽鞎字誤。

無帾絲嶌縷翣。其貇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爲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衾。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嶌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緌。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緌。鄭云。以正采羽注於翣首也。嶌讀爲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爲柳。蔞字誤爲縷字耳。菲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爲扉。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菲讀爲屝。戶扇也。幬讀爲帳。尉讀爲罻。罻網也。帷帳如網也。集王念孫曰。幠者柳車上覆。卽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僞荒。鄭注曰。荒蒙也。鄘風君子偕老傳曰。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以上鄭注。荒幠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幠。帾卽素錦褚之褚。幠帾皆所以飾棺。幠在上象幕。帾在下象幄。故曰。其貇象菲帷幬尉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菲帷幬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閟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幠大也。有也。是幠與荒同義。幠從無聲。荒從巟聲。巟從亡聲。荒之轉爲幠。猶亡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幠大東。禮

ノセテ送リテ埋ムルナド、スベテ實用ニ供スルニアラザルヲ明ニスルナリ、金ハ鈴ノ類、革ハ靷（車ノ前ノ革カザリ）ノ類、靷ハ馬ノ胸ニ在ルモノ、此等ハ輿馬ヲ御スル道具ナレバ、他ノ物ト倶ニ埋メルコトヲセズ、故ニ不入トイフナリ。哀ハ孝子哀戚ノ情也。

壙ハ墓中、壠ハ冢、須ハ形ナリ。版ハ轓ニテ車傍ニ出シタルドロヨケ、蓋ハ車上ノ蓋。斯ハ靳ノ字ノ誤、靳ハ鞎ノ借字ニテ車前ノ革カザリナルコト上ニ解キタリ、象ハ衍文、棉ハ茀ニテ車後ノ戸ナリ。

趨者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靷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胷。或曰。須讀爲邈。像也。今謂畫物爲須。下須皆同義。〔集〕盧文弨曰。趨者下。俗閒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靷舊誤作車軼。今據爾雅改正。王念孫曰。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鞗革也。說文鞗作鋚云。轡首銅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寅簋文作鋚勒。焦山鼎作攸勒。伯姬鼎作攸勒。宰辟父敦作攸革。爾雅曰。轡首謂之革。故曰。金革轡靷。楊以金爲和鸞。失之。又曰。革車靷也。宋本鞅譌作軮。今本譌作軼。盧又改軼爲靷。皆與金革無涉。〔增〕須古貌字。下同。趨讀爲藐。藐靈也。與塗車也。禮記曰。塗車藐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古屋鬲曰。而藏之・而不入二而字訓則。金革即士喪禮役器甲冑干笮是也。本注靷字。舊作軼。宋本作鞅。今據爾雅改。靷車前飾・

象從道。又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也。〔增〕此二句承上文而言之。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增〕重直用反。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須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鬼器。塗車芻靈。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須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須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增〕須字本注非。棺椁其須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戶也。〔集〕郝懿行曰。版蓋者棺椁所以象屋。旁爲版。上爲蓋。非車之版蓋也。斯疑縦之音譌。縦與纚同。象非衍字。拂與茀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

罋ハ甕ニ同ジ、廡ハ甒ト通ズ、罋甒皆瓦器ナリ、鬼ニ供スルモノナルガ故ニ中ニ酒類ヲミタサザルナリ。簟席ハ竹席ナリ、牀第ハ上ニ見ユ、斲ハ斲ノ俗字、切リ削リテ飾ヲツケルナリ、不成物ハ器物ノ用ヲナサザルコトニテ、顏ヲ洗フナドノデキザルナリ、薄器ハ竹葦ノ類ニテ製レル器具、不成內ハ不成納ト同ジク、其中ニ物ヲ納ルルコト能ハズ、唯ダ外形ダケヲ具ヘタルナリ。均ハ調ナリ。生器ハ生活ニ入用ノ器具弓矢盤盂ノ類、此類今不用ナレド尚皆具ヘテ葬地ニ至ルハ、恰モ生キタル人ノ他方ヘ引越シ行ク道行キノ如クスナリ。

䫉ハ貌ナリ、形ナリ、簡單省略ニシテ必ズシモ全備セズ、形ダケヲ作リテ餘リ力ヲ入レテ精巧ノモノトハセズ、又其ノ作リシ諸器ハ輿ニ

舊作縱。注同。今改之。○毋音無。縱音徙。

罋廡虛而不實。 士喪禮。罋三。醯醢屑。甒二。醴酒。皆有實。此云虛而不實。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罋。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盧文弨曰。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見既夕篇中。鄭云。古文甒皆作廡。【增】廡與甒通。

有簟席而無牀第。 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增】簟徒點反。第側里反。【補】禮經不見棺中有簟席。葬有杭席。既窆。加之棺上。以承杭木。

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木不成於雕斲。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籩無縢也。味當作沬。沬靧也。【集】郝懿行曰。內與納同。古皆以內爲納。內者入也。入即納也。非內外之內。注誤。注云。內或爲用。用字於義較長。檀弓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曰。案作用者是。內即用之譌。注前說非。【增】斲丁角反。

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 鄭云。無宮商之調也。

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 輿謂輁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輁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祖。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補】禮記云。君葬用輴。謂載棺適墓。非埋之也。輁軸輴國車。皆不駕馬。三禮不見車埋而馬反之事。此甚可疑也。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 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他道也。【集】郝懿行曰。徙者遂也。象徙道者。謂如將遂居然耳。亦不忍死其親之意。注似未了。【增】物茂卿曰。象徙道。言象生時遷徙也。○徙思爾反。

略而不盡。䫉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 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䫉形也。言但有形䫉。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

瑱ハ充耳ニ新シキ綿ヲ用フ。

生稻ハ米ナリ、槁骨ハ貝ナリ、此飯唅ニ食スベキモノニアラズ、是レ生人ノ法ト異ナル所ナリ。

褻衣ハ平日用ヒシ衣、設ハ脱ナリ、襲トハ尸ニ衣ヲカサネ着セルナリ、紳ハ大帶、縉ハ搢ト同ジ、笏ヲ帶ニ挿ムナリ、鉤ハ帶留メナリ。

掩面ハ練帛ニテ首ヲ裹ミテ面ニ至ルモノ、儇目ハ士喪禮ニ出デタル幎目ト同ジカルベク、黑キ「キレ」ヲメグラシテ目ヲオホヒ二項ヘ結ビツケルモノナリ、男子ハ冠セズ、婦人ハ笄セズトナリ。

名ハ銘ニテ、旌ニ某氏某ノ柩ト書シテ重ノ上ニ懸ケ置ク、重トハ木ニテ作リテ神ヲ依ラシムルモノナリ。

薦ハ進、器ハ明器卽チ鬼器ニテ下文ニ出ヅルモノ、鍪ハ冠卷（カンムリマキ）、縰ハ髮ツヽミナリ。

別出栗字也。

充耳而設瑱。

士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纊新綿也。【增】瑱土見反。

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

生稻米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增】禮記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飯符晚反。

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

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扱笏於帶。鉤帶帶之鉤。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集】盧文弨曰。正文說字。疑當作設。王念孫曰。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作設。【增】士喪禮曰。疾病外內皆掃。徹褻衣。加新衣。是也。○說與脫通。稱尺證反。

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

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鬠而不笄。謂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略也。【增】士喪禮注曰。掩裹首也。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然則裹首者至面。故曰掩面。又士喪禮曰。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鄭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然則不冠笄者。謂男子不冠。而婦人不笄也。○儇音旋。冠古亂反。

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

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爲之。長三尺。夏祝取飯之餘。爲粥。盛以二鬲。縣于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于重。謂見所書置于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柩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增】書其名。置于其重者。則名不見而柩獨明。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也。本注失義。○見賢遍反。

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

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捲如兜鍪也。縰韜髮者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鍪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增】縰

以生者ハ生キテ居ル樣ニシテトノ意ナリ、如死如生ハ或ハ死タリトモ或ハ生タリトモトノ義。

鬠ハ組ヲ以テ髮ヲ括ルナリ、體ハ爪ヲキリ鬚ヲ剪ルナリ、飯ハ死者ノ口中ニ米ヲ入ルルコト、唅ハ士ニテハ尸ノ口中ニ貝ヲ入ルルコト、大夫以上ニテハ璧玉ノ差アリ、生執ハ生術ノ誤ニテ、生道即生キタ者ニ行フ法ナリ、濡櫛ハ濕ヒタル櫛ナリ、三律ハ三タビカクナリ、三式ハ三タビ拭フナリ。

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論聖人能弁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増毛萇曰。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嶽岱宗也。鄭玄曰。王行巡狩。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秩于山川。皆以尊卑禮祭之。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集郝懿行曰。案。檀弓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兪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可知此文之譌。當據以訂正。増禮記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是也。

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鄭云。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爲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持之事。執或爲持。増執當作術。音之誤也。術道也。○卒遵聿反。鬠古外反。又音括。下同。

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爲栗。濡濕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末世多不備禮也。集盧文弨曰。注枇髮。舊本枇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筮十三物。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古枇作比。漢書有比疎。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郝懿行曰。枇當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蟣蝨爲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栗音同。注內栗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

シ、苫ハ編藁ニテ藁ハ藁ト同ジ、席ハ薪ヲ用ヒ枕ハ土塊ヲ用フルナリ。

兩情ハ上ノ吉凶愉憂ノ情、人生ハ人性、人性中ニ端緒要素ヲ含ムナリ。

類レ之ハ類ニ觸レテ之ヲ長ズルニテ吉凶ニヨリテ愉憂ノ情ヲ發作セシムルガ如シ、順比ハ順適附會ナリ、宋本ハ此ノ下ニ純備ノ二字、則ノ下ニ更ニ則ノ字アルモ今増注本ニ從ヒテ之ヲ取ラズ、順孰ハ禮ニ從ヒ熟シタルナリ、材朴ハ材質ノ素樸ナルモノナリ、僞ハ原本ノ素質ニ人爲ノ力ヲ加フルナリ。

聖ノ上ノ成ノ字ハ増注本ニ從フ、就ハ成ナリ。

辨ハ辨治スルナリ。

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増】禮記曰。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今此作席薪者。薪亦草也。與苫同耳。左氏僖公十五年傳。秦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樓而履薪焉。亦與此席薪同。○越音活。第側里反。屬之玉反。枕之鴆反。

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増】生讀爲性。

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吡志反。【増】夫音扶。盡津忍反。

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爲作也。【増】孰古熟字。熟禮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之往。【集】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爲絢也。僞即爲字。之不訓往。注非。下云。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僞合一。斯乃聖人所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即此所謂性僞合矣。【増】朴與樸同。標注本無本注之往二字。是也。

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増】一字屬下句。舊本聖上無成字。文義不明。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増】治直吏反。

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

卑ハ弁ノ字ノ誤レルモノ、弁ハ籀文ノ弁ノ字、絻ハ冕、故ニ弁絻皆ニカムリナリ、文織ハ文彩アル絲ノ織物、資ハ齊衰ニテ裳ノ下ヲ縫ヘル喪服、麤布ニテ之ヲ作ル、故ニ資麤ト云フ、絰ハ麻ノ帶ニテ喪服ニツケルモノ、菲繐二字ハ顚倒セルナルベシ、繐ハ細カクシテ疎ナル布ニテ作レル喪服、菲ハ屝ニテ菅ニテ作レル履、斬衰ト共ニ用フルモノ、斬衰トハ齊衰ト對シ、裳ノ下ヲ縫ハザル喪服ナリ、菅屨ノ二字ハ古屋氏ノ説ノ如ク後人菲ノ字ヲ解シテ書キ入レタルモノナルベシ。

疏房檖貌等ハ已ニ上ニ見ユ、茨ハ屋ヲ蓋フ草、其ノ相連屬セルガ故ニ屬茨トイフ、倚廬ハ木ニ倚リカカリ一方ハ地ニツキタル小屋ナリ、席薪ハ禮記ノ寢苫ト同

楊注。餰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尚未倒。故以餰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增]古屋高曰。酒漿之酒當作水。上已有酒醴。不可再言酒。○豢胡慣反。餰與饘同。之然反。鬻讀爲粥。之六反。

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絻與禕冕同。衣禕衣而服冕也。禕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爲文章也。資與齊同。即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繐繐衰也。鄭云。繐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集]盧文弨曰。注鄭繐布。今儀禮無布字。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曰。天子袾裷衣冕。諸侯元裷衣冕。大夫禆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禆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禆冕言之。楊以卑絻爲禆冕。未是也。卑絻疑當爲弁絻。卑即今弁字。弁絻黼黻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絻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絻黼黻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絻爲弁絻之誤。說文。覍冕也。籀文作弁。或作卉。今經傳皆作弁。而覍卑卉三字遂廢。此卑字若不誤爲卑。則後人亦必改爲弁矣。[增]菲與屝通。草履也蓋斬衰之屝。以菅作之。齊衰以藨蒯作之。繐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也。其制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既葬則除之。菅屨即菅菲。斬衰者所履也。事皆見儀禮。然已言菲。則不可再言菅屨。古屋高曰。菅屨二字。疑是後人解菲字所加耳。○織音志。衰七雷反。繐思惠反。[補]菲如菲飲食之菲。謂疏惡之繐也。

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疏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爲廬。謂一邊著地如

ルカ、ドレホドノ瘦トナレバ帶ヲ短ク見セルコトガ出來ルカナド、徒ニ外形ノ毀瘠ニ心ガタルナリ、有為ハコトサラニ作リ為シテ、名利ヲ求メントスルナリ、莊子外物篇ノ演門ノ人ノ例ノ如シ。娩澤ハ顔色ノ潤ヒタルナリ、萃惡ハ顔色ノヤツレテアシクナリタルナリ。

譈ハ傲ト同ジク傲ハ戯謔ニテ、傲笑ハオドケワラフナリ、諦ハ啼ト讀ム。

餰鬻ハ饘粥ト同ジ、「コキカユ」ト「ウスキカユ」トナリ、菽ハ豆、藿ハ豆ノ葉ナリ、魚肉二字ハ兪氏ノ説ニ從ヒテ餰鬻ノ上ニアルベシ、魚肉ヨリ上ノ芻豢等ハ吉ニ屬シ、餰鬻以下ハ凶ニ屬ス、酒漿ノ酒ハ水ニ作ルベシ。

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

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眞情。將有作爲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集盧文弨曰。注演門未詳。集舊本文下無也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本注演門地名。莊子外物篇曰。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是也。○量食音嗣。要與腰同。

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顔色者也。

說讀爲悅。豫樂也。娩媚也。音晚。澤顔色潤澤也。萃與顇同。惡顔色惡也。發見也。集王念孫曰。娩讀若問。娩澤顔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娩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顔色者也。內則免薨。鄭注。免新生者。薨乾也。釋文免音問。娩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薨。猶此文之以娩澤對惡萃也。楊讀爲娩娩之娩。分娩澤爲二義。與萃惡不對矣。

歌謠譈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譈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譈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爲啼。管子曰。豕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反。集盧文弨曰。案春秋繁露執贄篇。羊殺之不諦。淮南精神訓。病疵瘕者。踐踊而諦。竝以諦爲啼。

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

餰鬻菽藿。喪者之食。集郝懿行曰。藿豆葉也。說苑十一。藿食者尚何與焉。是菽藿皆卑賤之所食也。王念孫曰。酒漿當爲水漿。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食也。餰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酒字卽涉上酒醴而誤。兪樾曰。王說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餰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屬吉。餰鬻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餰鬻下。則吉凶不倫矣。

代御ハ上ノ相反スル諸事皆其ノ時ニ應ジテ、カハルガハル適宜ニ擧ゲ行フナリ。

麤衰ハ喪服ナリ、此處對文ノ例ニヨレバ、麤惡ト作ラザルベカラズ、下ノ立麤衰亦然リ。

瘠弃ハ身ヲ瘠セ毀チテ棄タル程ニスルナリ。哀戚ハ憂戚ニ作ルベシ、隘懾ハクルシミテ氣ヌケノスルナリ。情ノ變ハ恬愉憂戚ノ如ク、貌ノ變ハ文飾麤惡ノ如シ、難ハ度ヲスギテ人ノナシガタキヲナスナリ、要ハ腰ナリ、量ハイクラ食スレバ瘠セ

而禮兼而用之。時擧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集】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音庚〕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擧而代御也。方言曰。蒔〔郭音侍〕更也。古無蒔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說林篇云。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帝者也。〔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太平御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牋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更爲適者也。〔適讀爲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或言時爲或。言代爲或。言更爲是。時代皆更也。〔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故曰。時擧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集】王念孫曰。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皆見上文。麤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麤衰一事。不得改麤惡爲麤衰也。下注云。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則楊所見本已誤。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增】哭舊作哀。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衰七雷反。下同。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窕讀爲姚。姚冶妖美也。【增】冶音也。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增】惰舊作墮。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弃。【增】瘠薄也。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懾猶戚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增】隘隘窘。懾失氣也。孝經云。三日而食。敎民無以死傷生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爲斯。【增】別彼列反。外是姦

生ノ設ハ生人ニ備フル品物、直ハタダニ、安レ生ハ生キテ居ル人ノ心ヲ安ンズルナリ。
凡ハ一般ナリ、大要ナリ。變而飾ハ殯ヤ斂ヤト變ズル毎ニ異ナル飾ヲ加フルナリ、動而遠ハ殯ヨリ斂ナドヲ經テ葬ニ至ルマデ、擧動ニ隨ツテ遠ザカリ行クナリ、久而平ハ時漸ク久シキヲ經バ、ダンダン平常ノ起居ニ復スルナリ。
惡ハイヤガルナリ。
尒ハ邇ト同ジ、アマリ接近スレバ、狎レモテアソブノキライアリ。
忘ハ之ヲ意トセザルナリ。
嫌ハ疑ナリ。
遂ハ遂ゲ成スナリ。
優レ生ハ生ヲ養フナリ。

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類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之也。【補】三月殯於家者。蓋非但留死者。以使安居於生者之間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凡謂常道。【集】盧文弨曰。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增】凡大凡也。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增】禮記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惡烏路反。下同。尒則翫。尒與邇同。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增】忘當作怠。字似而誤。一朝而喪其嚴親。【集】俞樾曰。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增】喪息浪反。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生養生也。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哀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補】考本注意。滋字似古作茲。○斷丁管反。下同。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

殯ハカリモガリ、斂ハ屍ヲ收藏スルナリ。幸ハ僥倖スルナリ、ドウカシテモツト長クイキテ居テモラツタレバト願フナリ、持ハ維持セントスルナリ、殯斂ノ具ハ死後ニ作リ、生前ヨリ備ヘ置クニアラズ、備家ハ富家ヲイフ、踰日ハ右ノ具ヲ作ルタメニ一日間ヲ置クナリ、服ハ喪服ナリ。告遠者ハ遠方ニ訃告スルモノ、損ハ減ナリ。

節ハ禮節、文ハ外形ノ文章。

月朝ハ月初、月夕ハ月末、宅ハ幽宅即チ墓所ナリ。

其義止ハ行フコトヲ許サザルナリ、其義行ハ止マルコトヲ許サザルナリ、須ハ貌ト同ジ、形狀ナリ。

氣。或疑俟即候字誤。此亦可以證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厭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增】禮記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祀之心。是也。○恐丘隴反。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增】卒遵聿反。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集】郝懿行曰。備具也。皆也。物皆饒多夙具。故謂富家為備家。郭嵩燾曰。備家不詞。當即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踰日而殯。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增】節禮節也。文章也。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集】郝懿行曰。夕與昔古字通。昔者舊也。舊已卜宅。月朝乃卜日也。王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增】月朝猶月旦也。謂月朔也。月夕其夕也。後漢有月旦評。謂月朔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死。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須以

刑餘ハ一度刑ニアヒタル後ノ人。三領ハ前ニ見ユ。三揃ナリ。昏ハ日暮。殣ハ行キ倒レテ埋ムルコト。今之ニ倣フナリ。凡緣ハ平常ノトホリノ服ニテ別ニ喪服ヲ用ヒザルナリ。

反ハ葬ヨリ反ヘルナリ。節ハ一定ノ時ナリ。衰麻ハ喪服ナリ。平ニ反ルハ平常ノトホリニスルナリ。始ニ復ルモ本ノトホリトノ意ナリ。

不ニ相厭ニハ不ニ相掩ニニテ吉凶相犯サザル樣ニスルナリ。紸ハ注ト讀ム。注ㇾ纊ハ禮記ニアル屬ㇾ纊ニテ、纊ハ綿ナリ。綿ヲ死者ノ鼻ノ下ヘツケテ、其動クヤ否ニテ息ノ絕エザルヤ否ヤヲウカガフナリ。閔ハ疾ノ甚シキニテ卽チ病ナリ。

動州里。增族黨謂宗族鄕黨也。周禮。二十五家爲里。二千五百家爲州。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也。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路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尙或殣之。今昏殣如掩道路之死人也。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絰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爲緣身者也。集郝懿行曰。按。緣身今俗亦有此語。增刑餘罪人不可有椁。椁當作厚。正論篇有棺厚之語。殣猶埋也。凡緣未詳。本注餘死之死疑衍。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集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爲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本始也。晉語注。始本根也。反其本。卽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又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爲本失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增衰七雷反。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爲注。注纊卽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紸當爲絓。絓古化反。以爲黈字。非也。集兪樾曰。楊注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覯閔既多。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竝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增禮記曰。屬纊以俟絕氣。謂置新綿鼻下。以其動靜候息絕也。〇夫音扶。補聽候也。禮記云。屬纊以俟絕

增注本注ニハ衣謂ニ衣衾ノ衣衾ノ二字、及ビ食謂遣車云云ノ數字ナシ、上禮記ノ下集解本所謂ノ二字アリ。

爲人願ハ人ノ志ヲミタスナリ。

屬ハ會合セシムルナリ、通國ハ好通同盟ノ國、脩士ハ已ニ君道篇ニ見ユ、一鄕ハ一萬二千五百家ヲイフ。

族黨ハ一族鄕黨ナリ。

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 衣謂衣衾。禮記。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比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食謂遣車所苞遣奠也。翣菨當爲翣蔞。鄭康成曰。翣蔞棺之牆飾也。翣以木爲筐。衣以白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鄭云。必先纒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集】盧文弨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衣字統衣衾而言。楊注本作衣謂衣衾〔此釋正文衣字〕。衣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食謂遣車所苞遣奠也。〔此釋正文食字〕。宋本正文食字誤而爲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增】翣所甲反。

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 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 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 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集】王念孫曰。屬合也〔四屬字義竝同〕。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韋注。屬會也。楊注失之。【增】屬猶會也。屬大夫謂同盟之諸侯使大夫來會于葬也。脩士見君道篇。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屬之玉反。下同。 庶人之喪。合族黨。

リ、前ニ獲ニ作ル、隆ブ所ハ君、親ム所ハ父母ナリ。

再復スベカラザルハ二度トデキヌナリ。

瘠ハ禮ノ不足ナルヲイフ、前ニ滿中ノ瘠トアリシト同ジク、イヤシミノノシリテイヒシナリ、十重ハ七重トスベシ。

正文ノ衾ハ食ニ作ルベシ、衣ハ葬祭ノ衣衾ノ類、食ハ死者ニ供スル牲ナド、數ハキマリ、翣婁ハ翣蔞ニ作ルベシ、棺ノ外ノ筐ニカブセタル布ノ飾ナリ、文章ハ色彩模様等ノ等差ナリ。

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爲鬪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集】王引之曰。隆尊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補】王霸篇穀作獲。賤役之名。其字雖異。其義全同。以音近。或作穀也。【補】隆尊也。謂君也。親謂父母也。

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增】物茂卿曰。一者一次也。○復扶又反。

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增】荀卿不足於禮謂之瘠。

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云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集】郝懿行曰。十當作五。古五作㐅。與十形近易譌。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然天子七重。於古無文。作五或猶近之。而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鄭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與此復不同。若依鄭義推之。此重數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枚擧。）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夫減而爲三也。楊注非。【增】十重莊子作七重。是也。此誤。再舊作載。今據宋本・韓本改之。○重直龍反。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

有是ハ域是ト讀ムベシ、域ハ居ルナリ。

中ハ中流ナリ、周挾ハ周浹ナリ、周匝ナリ、アマネキナリ。

度ハ法度、獲ハ其ノ宜シキヲウルナリ。

慢ハ輕ンジアナドルナリ。倍叛ハ道ニソムク也。臧ハ前ニ見ユ、奴ナリ、穀ハ乳母或ハ婢ノ類ナ

也。厲鶩疾鶩也。史記作廣鶩。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廷已解於上。[增]鶩舊作鶩。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注同。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泯無所知者。[集]王念孫曰。是謂禮也。有讀爲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域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域也。漢書律厤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索隱。域居也。[增]是指禮義。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爲彷徨。猶徘徊也。挾讀爲浹。匝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匝。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增]史記無其中之其。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高大之德。則爲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增]詩小雅楚茨篇。○卒遵聿反。○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增]姦人斥墨子。○夫音扶。下夫是同。倍蒲悔反。下同。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

爲用ハ禮ノ用トナスナリ、文ハ車服等文飾ノ別ナリ。

隆殺ハ或ハ厚クシ或ハ薄クスルコトナリ。

情用ハ精神ノハタラキナリ。

雜ハ情文相交ハルナリ、中流ハ中道ノ如シ。

上ノ中ハ中等ノ禮、下ノ中ハ中流ニテ隆ト殺ノ間ノ普通ノ程度ナリ。

是ハ禮ナリ。

壇宇宮廷已ニ前ニ見ユ、住所ヲイフナリ。

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車服旗章爲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爲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爲要。隆豐厚。殺減降。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貴也。〔增〕要樞要要領之要。本注非。○殺所戒反。下同。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集〕先謙案。史記理作貌。用作欲。下同。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尚玄酒。本於質。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增〕文理繁。如禮記所謂酒淸人渴而不敢飲是也。情用繁。如父黨無容是也。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襍。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襍。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淸濁相混也。〔集〕王念孫曰。襍讀爲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竝行而相會也。集襍古字通。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襍。論衡別通篇。集糅非一。卽襍糅。楊未達假借之旨。俞樾曰。襍讀爲帀。古襍與帀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襍。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襍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然則竝行而襍。言竝行而周帀也。楊注非。先謙案。中流猶中道。下有複句。可互證。揚注非。〔增〕下文本注曰。中流禮之中道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增〕盡津忍反。處昌呂反。步驟馳騁厲鶩。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

不足禮ハ禮ヲ重ンゼザルナリ、無方ハ無隅ノ如シ、隅ハ廉隅ニテミガキテ稜角アルナリ、禮ヲ以テ自カラミガカザレバ、キハダチタル所ナク、即チ無方ナリ。

加好者焉ハ如好之者焉ニ作ルベシ、既ニ能ク慮リ能ク固キガ上ニ、更ニ此ノ禮ノ中道ヲ好ムモノナリ。

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集】先謙案。史記理竝作貌。喪作嗛。【增】此斥它囂魏牟。恣睢。非十二子篇楊注曰。矜放之貌是也。○睢香萃反。

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增】誠猶正也。○縣胡涓反。詐側嫁反。

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集】郝懿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稜角。士知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恥。故喪其隅者也。王念孫曰。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鄕。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曰。足當爲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脩身篇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先謙案。王前說是。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增】索色白反。

能慮能固。如好者焉。【集】先謙案。史記者作之。此句當作加好之者焉。史記引刪者字。荀書奪之字也。無之字。則語不圓足。王制篇云。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

斯聖人矣。【增】好呼報反。

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

隆ハ前ニ見エタル隆正ナリ。

本末ハ上ノ情文ノ關係ヲ承ケテ言フ、相順ハ代勝ナキナリ。

終始ハ上ノ稅悅佼ノ關係ヲ承ケテ言フ。

以ハ而ノ如シ、至文ニシテ上下貴賤ノ差別アリ、至察ニシテ證說スルコトヲカルナリ。

此處前ノ非十二子篇ヲ參照スベシ、入ハ此ノ禮理中ニ入リ來ルナリ、溺喪等ハ論者自身ニ就テ言フ。

隊ハ顛墜スルナリ。

顧千里曰。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記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爲證。先謙案。貳乃貣之誤字。說見天論篇。大戴禮作貸之則喪。張參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爲貣。呂覽・管子・史記。皆以貣爲忒。【增】大戴禮無物字。今按本注意。似此書古無物字。○喪息浪反。下而喪同。

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

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增】極皇極有極之極。

本末相順。

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集】兪樾曰。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竝從川聲。故得叚用。

終始相應。

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殺與脫略。是終始相應也。【增】史記作終乎稅。故司馬貞說是也。荀子作終乎悅。則貞說不可取也。終始本末互文也。

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鴻殺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集】王念孫曰。以猶而也。〔說見釋詞。〕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爲悅。尤非。【增】以字不可係別字說字也。○別彼列反。說如字。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

【增】治直吏反。

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亾。小人不能測也。

【集】先謙案。測史記誤則。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

【增】斥惠施鄧析。【補】溺沈滅也。

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

【增】斥愼到田駢。○僻音僻。

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

隊古墜字。墮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

ズ、越ハ發越ノ聲ヲ出サシメンガタメニ瑟ノ底ニ開キタル孔ナリ、通越ハ此ノ越ノ孔ヲ疏通ジテ廣クシ、其ノ發聲ヲ遲鈍ナラシムルナリ。

梲ハ稅ニ作ルベシ、收斂ニテヒキシムルコトナリ、文ハ文飾、校ハ恔ニ作ルベシ、悅校ハ悅恔ニテ悅快悅樂ノ意ナリ。

情ハ精神、文ハ形式ナリ、形ナクシテ情ノミトナレバ、太初ノ簡素ト同ジキニ至ルナリ。

昌ハ盛、當ハ適當ニテアヤマラザルナリ。

貳ハ貳ニ作ルベシ、貳ハ忒ト同ジク差ノ義、禮ニタガフナリ、喪ハ亡ブナリ。

史記亦無。明此之字衍。尚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增】鄭玄曰、倡發歌句也。孔穎達曰、三歎謂擊瑟贊歎美者。但有三人歎之耳。言歎者少也。愛曰、尚與尚玄酒之尚同。拊之膈、史記作拊膈。此蓋衍之字。白虎通曰、拊革著以糠。搏拊・拊搏・拊膈・拊革、蓋一物也。○縣胡涓反。越音活。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滅。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集】盧文弨曰、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史記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据增。郝懿行曰、梲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稅者斂也。校當作恔。恔者快也。孟子於人心獨無恔乎。趙注恔快。是矣。此言禮始乎收斂、成乎文飾、終乎悅快。【增】宋本梲作稅。今案此篇據史記、當讀爲脫。校字衍。悅索隱曰、和悅人情。且考禮記禮減而進、以進爲文。然則史記作終乎稅者亦非也。【補】大戴記、作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爲是。隆卽大隆。

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爲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

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

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其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補】以字承三者。言先王之禮、或隆或殺、以歸大一也。亦是上文兩者成文、以歸大一之意也。若至備者、不歸大一、則不可謂大隆矣。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增】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當丁浪反。

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於禮。喪亡也。【集】

不文ハ不反ニ作ルベシ、禮記間傳ニ喪中ノ種々ノ容貌哭聲ヲアゲタル中ニ、斬衰ノ哭ハ往イテ反ラザル如クストアリテ、哭聲ノ後ノ消エテ反ヘラザル也、清廟ノ歌篇ハ詩ノ周頌ニアリ、一人唱ヘテ三人ノミ歎ズルハ和スル者ノ寡キナリ、倡ハ唱ト同ジ、縣ハ懸ナリ、唯ダ一鍾ノミヲ用フルハ簡單ナリ、拊膈ハ樂論篇ニアル拊鞷ニテ共ニ樂器ノ名、韋ニテ作リ中ニ糠ヲ入レタルモノニテ極メテ簡單ナルモノ、拊ノ下ノ之ノ字ハ刪ルベシ、尙ハ上ト同ジクタツトブノ意、朱絃ハ練リタル絃ニテ發スル聲濁リテ清カラ

注非也。末字當爲末。素末一事。素集一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爲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末者幦之叚字。上文絲末。楊注曰。末與幦同。禮記曰。君羔幦虎犆。鄭云。覆笭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卽素幦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幭。幭與幦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幬之叚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幬。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釋文曰。幬本或作幗。是幬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槩山其獸多麋鹿麏就。郭注曰。就雕也。然則以就爲幗。猶以就爲雕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幬。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麻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小斂主人始絰。散垂之。既成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增按士喪禮。散帶垂。牡麻經。故曰散麻。○絻音冕。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尙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唱。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爲簡略也。尙拊之膈。未詳。或曰。尙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卽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尙古樂所以示質也。楊子雲長楊賦曰。拮膈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爲擊。或曰。膈當爲拊。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曰。拊膈謂懸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通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爲戛。集盧文弨曰。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郝懿行曰。樂論篇。以拊鞷與鞉柷椌楬相儷。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爲之。實以糠。膈彼作鞷。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類。不得依此注以膈爲擊也。若長楊賦之拮膈鳴球。則又借拮膈爲戛擊。楊注爲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縣之一鍾句。尙拊膈句。文誤倒耳。尙者上也。鍾聲宏大。言不貴彼而上此聲之近質者也。先謙案。不文當作不反。盧說是也。大戴禮鍾作罄。與磬同。拊膈作拊搏。無之字。

俎ニアルサカナニテ、尸去リシ後之レヲ置ク、故ニ嘗メズト云フ、三臭ハ三侑ニ作ルベシ、三人ノ手傳代ルガハル來リテ飯ヲ尸ニススメ、尸三飯シテ既ニ飽キタル故ソレ以上ハ食セザルナリ。

大昏ハ天子ノ婚禮、齊ハ齋、齋戒シテ神ヲマツル、發ハ開始ナリ、尸ハ神尸、未入尸ハ祭祀ニトリカカル初ナリ、始卒ハ死ンダバカリノ時ニテ、未小斂ハ未ダ死者ニ衣服ヲ着セザル時ナリ、イヅレモ始マリノ簡素ナルヲイフ。

素未集ハ素末幬ニテ素幦帳ト同ジク、上ノ絲末ト略ボ同意、色彩ナキオホヒノ類ナリ、麻絻ハ麻ニテツクレル質素ノ冕冠ナリ、散麻ハ麻ノ帶ニテ之ヲチラシ垂ラスナリ。

之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集兪樾曰。楊注利爵不醮。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醮。蓋據大夫儐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啐。示祭事畢也。先謙案索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與楊注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者皆禮之終。增利爵謂佐食者所獻之爵也。儀禮。謂佐食者爲利。成事之俎。禮成尸出。而後餕于室中西北隅之俎也。其見有司徹篇。臭今史記作宥。是也。宥與侑同。三宥不食。卽特牲饋食禮。及三侑而尸不食。反黍稷于其所。是也。其義皆取既飽不能食也。故曰一也。

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廢齊也。司馬貞曰。廢齊。謂昏禮父親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也。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集盧文弨曰。案。古廢發音同通用。兪樾曰。齊當讀爲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先謙案。孔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食尸未入之前。爲陰厭也。增以士昏禮及昏義考之。昏禮。先設對席對黍稷對爵合卺。夫婦齊陳之。謂之未發齊。發開始也。及其婿迎婦而入。對筵而坐。共牢而食。合卺而酳。而後夫婦親始成。謂之發齊。且如妻者齊也之齊。自有相對之義。史記作廢齊者非。補發齊未詳。蓋謂親迎未出門也。

大路之素未集也。補未當作末。卽絲末之末。與幦同。大戴記作幭。史記作幬。卽幭字之訛也。集字衍。

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補大戴記作散帶。謂不絞要經之垂也。

一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曰。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絻績麻爲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衮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幬。司馬貞曰。幬音稠。謂車蓋素帷。亦質之也。集盧文弨曰。注末舊本作亦質者也。兪樾曰。楊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

ハ食用、親ハ親切鄭重ニスルナリ。

大一ハ太一ト讀ム、太初ニ同ジ、大隆ハ其ノ禮ノ至高至盛ナルヲイフ。

下俎ノ字、增注本豆ニ作ル。

豆ハ高坏（タカツキ）ニ似テ祭物ヲ載スル臺ナリ、一也ハ皆本ヲ貴ビテ古ノ簡素ノ意ヲ存スルコトノ同ジキヲイフ、以下ノ一也皆之ニ倣フ。

利ハ儀禮ニ所謂佐食ニテ祭尸ノ飲食事ヲ補佐スル人、爵ハ利ノ献ズル所ノサカヅキ也、不醮ハ盡クサザルナリ、即チ利ヨリ尸、祝等ヲ經テ之ヲ飲ミ盡サズシテ置キ、祭事ヲ終ル也、成事ノ俎ハ禮ヲ成シ終リテ後室隅ニアル

用謂可用食也。【集】盧文弨曰。大戴禮。𪗋作嚌。史記嚌下有先字。俞樾曰。楊注𪗋讀爲嚌。此因大戴記而誤也。𪗋當爲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𪗋讀爲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尚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嚌。疑卽躋之壞字。史記禮書。嚌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嚌字耳。【增】大戴禮・史記。𪗋作嚌。是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文謂脩飾。理謂合宜。

兩者合而成文。

【集】郝懿行曰。文理一耳。貴本則溯追上古。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

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

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增】夫音扶。【補】大隆猶言至善也。貴本親用。兩者合而成禮之文。以歸禮之本。治國之極準。莫隆於此。故名之曰大隆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

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集】先謙案。下俎字。大戴禮・史記作豆。大羹盛於登。俎豆盎通言之。

利爵之不醮也。

【補】利爵謂佐食所獻之爵也。醮醻通。盡爵曰醻。少牢饋食禮曰。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祝。祝受祭酒奠之。

成事之俎不嘗也。

【補】司馬貞曰。成事卒哭之祭也。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也。

三臭之不食也。

【補】臭大戴記作侑。侑勸食也。特牲饋食禮曰。尸三飯告飽。祝侑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鄭注云。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

一也。

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所。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史記作三侑

十ハ七ニ作ルベシ、天子ハ七世ノ廟ニ禮事スルナリ。一乘ヲ出スノ地ハ十里ナレバ五乘ノ地ハ五十里ノ地トナルナリ。本注ノ菜ハ增注本采ニ作ル。持ハ恃ニ作ルベシ、恃手而食者ハ農工等ノ力ヲ勞シテ衣食スルモノナリ。積厚ハ功績ノ多キナリ。上ノ積厚ハ削ルベシ。大饗ハ先王ヲアハセ祭ルナリ、玄尊ハ玄酒ニテ水ヲイフ、尚ハタツトビテ上ニスルナリ、俎ハツクヱノ上ニ載スルナリ、大羹ハ肉汁ノ饌菜ヲ以テ調味セザルモノ、イヅレモ古ノ簡單質素ナル飲食物ナリ、本ハ飲食物ノ原初ナリ、饗ハ四時ノ廟ノ祭ナリ、醴ハアマザケ、祭ハ月ノ祭、齊ハ嚌ニテ升ノ意、上ノ尚及先ト同義、庶羞ハ神ニススムル種種ノ品物、用

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集先謙案。大戴禮・史記皆作七。增大戴禮・史記十作七。是也。有一國者事五世。增禮記曰。諸侯立五廟。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集盧文弨曰。注菜俗閒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增乘實證反。下同。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集先謙案。持手。大戴禮作待年。史記作有特牲。禮記曰。庶人祭於寢。增持手。大戴禮作待年。史記作有特牲三字。今按。持當作恃。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集盧文弨曰。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曰。不重者是也。上文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增宋本表作別。大戴禮同。可從。補大戴記・史記。不重積重二字。十六字一句。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祫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者也。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增大羹音泰。下大羹大廟大路同。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以玄酒為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增飯符晚反。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讀為嚌。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至庶羞而致飽也。

道ハ通ジテト讀ムベシ。

於諸侯。【集】先謙案。史記作社至諸侯。索隱言。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說文。社地主也。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案。止字義不合。當作至。至止形近而誤。楊所見荀子本。亦作至於諸侯。若作止於諸侯。不訓爲自諸侯通及士大夫矣。

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蹈。亦作啗。司馬貞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倞謂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啗耳。【集】盧文弨曰。史記集解本。道及作函及。郝懿行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則社之禮。下達庶人。道謂通達也。王念孫曰。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啗二字。皆非也。楊以道爲行神。亦非。道及者覃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謙案。史記作函及士大夫。集解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大戴禮作導。導亦通也。今此爲啗者。當以導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大昕云。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嘾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嘾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導。說文。禫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禫服也。導與禫通。則亦與覃嘾通。而啗又與嘾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爲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卽覃及是也。大雅蕩篇。覃及鬼方。爾雅。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臽。〔今作陷〕。啗從臽得聲。是臽與啗古同聲。故鄒本作啗。卽臽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卽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臽字本作臽。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臽。故經史中臽字多譌爲函。〔說詳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讀】道訓通爲是。禮記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通及大夫士明矣。本注所引史記。今作函及士大夫也。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集】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無。以上下文例之。當有。今據補。【讀】舊本無也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故有天

說ハ悅ナリ。

一ハ專一ナリ、之ハ斯ノ事即其ノ爲ス所ノ事ナリ、兩得ハ禮義情性共ニ得ルナリ。

禮有三三本一ヨリ以下數段、大戴禮ノ禮三本篇ニ見ユ。

天ハ天ニ配スルナリ。

不壞トハ廟ヲ毀タザルナリ、常宗ハ永世遷ラザルノ大宗ナリ、別ハ特別ニスルナリ、始ハ祖先ナドノ事、得ハ德ト讀ムベシ。

郊ハ天ヲ祭ル禮ナリ。社止ノ止ノ字坿注本至ニ作ル、天子ヨリ以下諸侯士大夫マデ皆社ヲ立ツルヲウルナリ。

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說讀爲悅。言苟以情悅爲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增樂音洛。故人一之於禮義。補之指上文四養。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增之於二字。一於字意。○喪息浪反。下同。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君師者治之本也。增治直吏反。下同。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增惡音烏。三者偏亾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其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懷。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增壞毀廟也。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增禮記大傳篇可幷攷。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集盧文弨曰。得大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謙案。此上是貴始之義。史記作所以別貴賤。貴賤治德之本也。傳鈔致誤。增別彼列反。下同。補別字恐衍。郊止乎天子。集先謙案。史記作郊疇乎天子。索隱。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而社止

大路ハ上篇ニ見ユ、天子ノ車ナリ、倍至ハ信至ニ作ルベシ、信至教順ハ極メテ馴レタル上ニテトノ義ナリ。

出死ハ前ニ見ユ、力ヲ出シ死ヲ決スルナリ、要節ハ自ラ檢束シテ節操ヲ守ルナリ、君ノ爲メニ斯クスルガ卽チ反ツテ我ガ祿ヲ受ケテ生ヲ成ス道トナルナリ。出費用ハ交際ノタメニ財ヲ用ヒルナリ。

生之爲見ハ徒ニ生バカリヲ望ムナリ、若者ハ如此者ナリ。

偷儒ハ非十二子篇ニ見ユ、儒ハ集解本ハ宋本ニ從ヒテ懦ニ作ル。

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補】注龍首銜軛。史記注。銜作衡。似訛。

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爲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集】盧文弨曰。史記。倍至作信至。先謙案。倍當依史記作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楊注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良之極。【增】史記倍作信是也。

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孰知其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集】盧文弨曰。此注舊本有譌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士字。【增】史記正義曰。孰知猶審知也。○夫音扶。下同。出尺類反。下同。【補】史記。熟作孰。孫鑛曰。作誰字解爲長。

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集】郭嵩燾曰。用上疑奪文。或作出費制用。四句爲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

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

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增】言恭敬辭讓似勞。禮義文理似戾情。然務之則終身得安。而情性得全也。

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爲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爲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

苟怠惰偷儒之爲安。若者必危。儒讀爲懦。言苟以怠惰爲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集】盧文弨曰。偷懦。非十二子篇作偷儒。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偷懦。皆非。先謙案。宋台州本。安下有居字。據注似正文本有居字。【增】儒汝朱反。又乃个反。

寢兕ハ伏シタル兕ナリ、持虎ハ特虎ニ作ルベシ、一ツノ虎ナリ、共ニ天子ノ車輪ニ畫ケルモノトス。

蛟韅ハ蛟ノ形ヲ畫ケル革ニテ馬ノ腋ニカクルモノ、注ノ馬服ハ增注本馬腋ニ作ル。

絲末ハ絲幦ニテ絲ニテ織リナセルオホヒ也。

彌龍ハ弭龍ニテ車ノクビキノ末ヲ龍首ノ形トシタルナリ、本注ノ文ノ字增注本交ニ作ル、龍首衡軛ノ衡ハ增注本ニ從フ、集解本ハ衡ニ作ル、養威ハ威望ヲツクルナリ。

刻作絲。皆誤。今改正。元刻練斿作練旒。與今爾雅同。郝懿行曰。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叚借。古多借信爲神。此又借信爲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可相通。楊氏不知叚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往如此。【增】史記旗作斿是也。周禮司常職曰。交龍爲旂。熊虎爲旗。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斿音旒。

寢兕　謂武士寢處於甲冑者也。【增】兕徐吏反。

持虎。　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劉氏云。畫虎於旌竿及楯等也。【集】盧文弨曰。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盭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增】淮南子。持虎作伏虎。謝墉曰。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愛今按謝墉所引。似畫與前與左右。輪則特朱之。

蛟韅　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鮫魚皮爲之。【集】盧文弨曰。史記蛟作鮫。古字通用。注馬服乃馬腋之誤。徐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上下文虎兕龍一例。勝徐說。【增】據史記注。本注馬腋上脫當字。○韅呼典反。

絲末　末與幦同。禮記曰。君羔幦虎犆。鄭云。覆笭也。絲幦蓋織絲爲之。幦亡狄反。【集】盧文弨曰。絲末史記無。【增】本注笭字。孔疏訓軾。集韻爲車中筵。訓笭篁。【補】末當作帓。與幦幭同。

彌龍。所以養威也。　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衡軛。【集】盧文弨曰。彌卽說文之𨏒。廣韻引說文云。𨏒乘輿金耳也。讀若渳水。一讀若月令靡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卽重較也。徐廣說爲得之。繆龍。史記作璆龍。索隱云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衡軛。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衡軛當從史記注作衡。軛爲是。郝懿行曰。金耳者金飾車耳也。於倚較上刻爲交龍之形。飾之以金。以養威重。

芬苾皆香ナリ、黼黻管磬等皆前ニ見ユ。

疏房ハ採光通風ニ適シタル家、檖䫉ハ邃廟ニテ深宮トイフガ如シ、越席ハ蒲ニテ作レル席、笫ハユカダナ、几筵ハツクエ、ムシロナリ。

稱ハ適宜ナリ。

睪芷、錯衡、和鸞等皆上篇ニ見エタリ、睪ハ增注本睾ニ作ル。

龍旗ハ龍ヲ畫ケル旗、旒ハ旗ト同ジ、旗ニ附ケル細長キ帛ナリ、信ハ神ニ同ジ、神變ノ德ナリ。

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盉。蓋因其可以盉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爲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盉字遂廢。此盉字若不誤爲香。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增】史記無調香二字。似是。○象胡慣反。【補】香當作和。

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增】椒子消反。彫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增】注見富國篇。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䫉。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䫉古貌字。檖䫉未詳。或曰。檖讀爲邃。䫉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䫉讀爲邈。言屋宇深邃緜邈也。笫牀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集】先謙案。宋台州本注緜作緬。【增】疏房檖䫉。本注前說是也。○越音活。下同。笫側里反。【補】檖䫉讀爲邃廟。爲是。虞箴曰。民有寢廟。人之所居亦曰廟。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增】好呼報反。別彼列反。曰。【集】先謙案。史記禮書。作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增】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長竹丈反。差楚宜反。

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集】盧文弨曰。睪芷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茝。臭亦皋之誤。【增】大音泰。下同。睪音澤。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增】中陟仲反。護與濩同。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龍旗畫龍於旗。爾雅曰。素陞龍於縿。練斿九。旗正幅爲縿。斿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集】盧文弨曰。注正幅爲縿。宋本縿作緇。元

此ノ篇ハ先ヅ禮ノ起原ヨリ說キ起シテ、禮ノ行ハル所以ヲ述ベ、喪祭ノ諸禮ヲ詳論ス。

度量分界ハ或ル一定ノ程度制限ヲ云フ。

分ハ制限ヲ加フルナリ、制限アリテ始メテ欲ヲミタスノ道ヲ得ルナリ。

窮、屈皆竭盡ノ義、欲ヲ得ンガタメニ物ヲツクシ、又物ガ欲ヲ惹キテ際限ナク起ラシムルハ皆不可ナリ、物ト欲トハ相待ツテ長ク維持スルヲウベシトナリ。

芻豢五味ハ前ニ見ユ、調香ハ原ト調盃ト作ル、調和ト同ジ。

荀子卷第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爲比。〔增〕論盧困反。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力嚮反。〔集〕先謙案。宋台州本無此四字。有分扶問反四字。〔增〕分扶問反。下分也同。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增〕史記無亂則窮三字。義似優。先王惡其亂也。〔增〕惡烏路反。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也。〔增〕史記持作待。似是。○屈求勿反。〔補〕長謂長養也。下文承之云。故禮者養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集〕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盃。說文。盃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盃。所以養口也。盃與香字相似。故盃誤爲香。而楊注不釋盃字。則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曰。鬻與羹同五味盃羹也。博

是ハ人ニ作ルベシ。

嚴然ハ儼然ナリ。

文曲ハ文典ニ作ルベシ、文章編述ナリ。

惡烏路反。 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 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 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 以人之情爲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 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 【增】是當作人。 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 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 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 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 文曲文章也。【集】王念孫曰。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爲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典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 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藝文志] 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增】曲當作典。非十二子篇曰。終日言成文典。 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增】治直吏反。

荀子卷第十二終

皆ハ世人ヲ指ス、宋子ノ論ハ人情本ト欲少シ、然ルニ自ラ欲多シト爲シテ、其欲ヲ遂ゲントス、是レ過ナリトナリ、是レ其非戰論ノ根據ナリ。

譬稱皆タトヘ言ナリ。

情欲之寡ハ情之欲寡ニ作ルベシ。

爲欲ノ欲ハ衍文、爲ハ下文ニ屬ス。

綦ハ極ムルナリ。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少爲內。集謝本從盧校。作欲爲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呂本作而以己之情爲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爲欲多。己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爲欲多。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爲欲多。增己音紀。

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爲情之欲寡也。集王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

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集盧文弨曰。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作亦以人情爲不欲乎。先謙案。前說是。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增爲欲之欲衍。綦極也。○佚與逸同。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集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綦。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增貴字疑衍。○好呼報反。

爲ノ字衍トスベシ。

詘ハ屈、容チ屈シ辱チウクルナリ。

改レ之ノ之ハ上ノ聖王ノ法ナリ。

塼ハ摶ナルベシ、摯ツナリ、塗ハ泥ナリ、摶塗ハ泥チ固メルナリ、僬僥ハコビトナリ。

蹎跌ハツマヅキヒツクリカヘルナリ、頃ハ少頃ニテシバシノ間ナリ。

止レ之ハ其ノ説チ息メシムルナリ、體チ傷ヅクルトイフハ、大辱チ受クルニ至ランチイフナリ、得ハ復ナラン。

榮。有埶辱無害爲堯。有埶榮無害爲桀。義榮埶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埶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爲治也。士大夫主敎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集王念孫曰。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爲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卽以爲俗。今本成上有爲字。乃涉上三爲字而衍。呂本無爲字。禮論篇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成上亦無爲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增十一字一句。説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王以榮辱爲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爲己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説必不行也。增案語助。○詘與屈同。爲于僞反。楊讀如字。己音紀。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僬僥而戴太山也。塼塗以塗壘塼也。僬僥短人。長三尺者也。集盧文弨曰。塼俗字。荀書當本作摶。摶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增謝墉曰。塼當本作摶。○塞悉則反。蹎跌碎折。不待頃矣。蹎與顚同躓也頃少頃也。集郝懿行曰。蹎者僵仆也。經典俱假借作顚。唯此是其本字。注云。蹎與顚同。蓋不知顚乃假借耳。增跌蹷也。○蹎多年反。跌音絰。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説也。傷其體。謂受大辱。集盧文弨曰。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㝵爲礙。亦有所本。兪樾曰。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耳。言子宋子之説。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貢ハ受クル所ノ貢賦ナリ。

捽搏ハ頭ヲツカンデ手ニテ撃ツナリ、捶笞ハ皆杖ニテウツ、臏腳ハ膝ノ骨ヲキリ絶ツナリ。

枯モ磔ニテ共ニハリツケナリ。

藉靡ハシバリツナガルコト、舌纆ハサルグツハヲ施スコトニテ共ニ刑人ニ加フルモノナリ。

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埶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埶謂埶位也。增行上孟反。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榮。增舊本榮下無之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相息亮反。流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爲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增詈力智反。捽才忽反。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腳古腳字。臏腳謂刖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增笞音痴。斬斷枯磔。斷如字。枯棄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疈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集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增枯讀爲辜。辜亦磔也。漢書刑法志。諸死刑皆磔於市。景帝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謂張其尸也。○斷丁管反。藉靡舌纆。藉見陵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縻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鏁相連繫也。舌纆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擧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增藉靡舌擧未詳。不可强說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埶榮。而不可以有義

邪ノ字ハ集解本ニ無シ、與ハ擧ナリ。

病ハアシキナリ。

隆正ハ標準ナリ。

名象ハ名義法象ナリ。

言議ハ言論、期命ハ約束シテキメルコトナリ。

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爲有益於人邪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爲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集】盧文弨曰。注論宋本作謂。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余謂與讀爲擧。擧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擧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増】與以古通用。【補】與字衍。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集】先謙案。隆正猶中正。下文大隆即大中也。說見致士篇。【増】隆正即下文王制是也。立王制以爲權衡。以合之者爲是。以不合者爲非。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増】名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名。○分職扶問反。下之分犯分分也同。【補】聖王之制也。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爲法。【集】王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爲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爲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補】名號也。義見正名篇。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爲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爲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埶榮者。有義辱者。有埶辱者。志意脩。德行厚。

解人之惡侮ハ侮辱ヲ惡ム心ヲ去ラシムルナリ。

金舌弊口ハ金口弊舌ニ作ルベシ、金口ハ唫口、唫ハ口急ナルナリ、弊舌ハ大ニシヤベリテ舌ヲヤブルニ至ルナリ。

水溝也。增 央當作缺。字之誤也。瀆竇古字通用。句瀆作句竇。又左氏襄三十年傳、伯有自暮門之瀆入。音豆。是其徵也。缺竇蓋可潛踰之穴。家語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是也。補 央當作決。決瀆決出水之溝也。

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鬭者。惡之故也。增 喪息浪反。 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鬭。不知宋子之論者也。 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鬭。知宋子之論也。 然則鬭與不鬭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增 亡音無。 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 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 如字。說讀爲稅。增 夫今字恐倒。○夫音扶。下同。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喩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鬭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爲噤。集 盧文弨曰、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遒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爲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兪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唫。說文口部、唫口急也。弊讀爲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唫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爲後人改竄故歟。補 弊當作敝。言使宋子以金爲口舌。至其敝壞。說而不已。猶無益於世也。通雅引此作金口敝舌。似是。

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智也。增 下知音智。下不知知慮同。 知其無益也。直以

子宋子ハ前篇ニ見エタル宋鈃ナリ、其意ハ他人ヨリ侮ラルトモ決シテ其ノ我ガ辱ニアラザルコトヲ知レバ、人ト鬪フニ至ラザルベシ、鬪フハ此ヲ知ラザルニヨルトナリ。

鬪爭ハ惡ムニ起ル、辱トスルヲ以テ理由トセズ、故ハ理由ナリ。豈鉅二字ニテ「アニ」ト讀ム、複語ナリ。

央ハ鈌ニ作ルベシ、鈌瀆ハ鈌竇ニテ潛グリ踰ユベキ溝穴ナリ。

以此譏之。集盧文弨曰。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淖。又誤爲潮。增潮當作淖。泥也。注同。蓋一誤爲淖。以淖與潮同。故再誤爲潮耳。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增傳直戀反。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爲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增鬪都豆反。下同。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爲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鬪。必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集謝本從盧校。注豈下無速字。王念孫曰。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言庸鉅。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楊讀鉅爲遽。而云豈速遽知。失之。盧刪注速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增。增豈詎詳注于王制篇。○詈力智反。鉅與詎通。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

不得使ハ人ヲ使フコトヲ得ザルナリ。

屈ハ盡クルナリ。

巨人ハ大人、脯ハ「ヒモノ」、炙ハ「アブリモノ」。

抉口ハ墓中ノ屍ノ口ヲ開キテ其中ニ含マセタル玉ヲ取ルナリ。倮ハ裸ト同ジ、薶ハ埋ト同ジ。

齕ハカムナリ。

潮陷ハ淖陷ニ作ルベシ、泥中ニ陷ルルナリ。

問反。夫亂今而後反是。增夫音扶下同。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增以無法使。以無法使下也。以無度行。以無度行事也。○知音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增屈盡也。○屈求勿反。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增餧與餒通。奴罪反。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增安語助。○行下孟反。炙音蔗。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集先謙案。有讀爲又。增有音又。雖此倮而薶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薶哉。不可得葬薶而不發。增倮與裸同。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增齕齧也。○齕下沒反。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增舊本無曰字。今據宋本補之。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背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

涂ハ塗ナリ、遺ハ路ニ遺シタルモノナリ。

丹矸ハ丹砂、曾青ハ銅ノ精、樹ハ墓穴ノ中ニ立ツル木ナリ、琅玕・龍茲・華覲イヅレモ極美ノ玉ナリ、實ハ右ノ木ノ實トナスナリ。

詭ハ責ナリ罪ナリ、求利ノ罪ヲ恐ルルヨリハ、本分ニ悖リタル行爲ヲ羞ヅルコト強キユヱニ、人ノ墓ヲ發カズトナリ。

則其餘無不讓也。【集】郝懿行曰。吐者棄也。〔倉頡篇。〕此蓋極言菽粟之多耳。非食而吐之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糴米肥賭。非聖世之事也。【增】淮南子作部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賈音古。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

【集】郝懿行曰。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蓋必申商之法。有此禁令。故荀擧以爲言。

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衣食足。知榮辱。

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

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增】古葬用珠玉。事見周禮典瑞職。

犀象以爲樹。

樹之於壙中也。【增】樹音豎。

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

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末詳。覲當爲瑾。華謂有光華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衞侯朔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衞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椁中。或曰。茲與髭同。【集】郭慶藩曰。上言以爲樹。下言以爲實。蓋謂植樹犀象。而以珠玉爲之實也。上言琅玕。下言華覲。則龍茲非席明矣。列女傳之龍疏。亦列於珠玉之間。不得爲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爲珠玉名。猶左昭二十九年傳所稱龍輔爲玉名也。楊訓實爲實於棺椁失之。

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集】郝懿行曰。詭者責也。言抇人冢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詭訓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爲責也。俞樾曰。詭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先謙案。郝說是。以犯分爲羞。非畏罪責也。【增】分扶

シロムキテ去ルナリ、職ハ主ナリ、競ハ人ヲ制セント競フナリ、此詩ヲ引キテ世ノ學者徒ニ說ヲナシテ、自カラ殃ヲウクルヲ申言ス。

三領ハ三揃ナリ、葬田ノ田ハ衍ナルベシ、農耕スベキ地ニハ葬ラザルヲ云フ、亂今ハ亂レタル今世、扣ハ掘ト同ジ。

扣不扣云云ハ後世ハ人ノ墓ヲ發ク者アリ、故ニ深ク葬ルノ必要アリ、此俗說者ハ之ヲ思ハズトナリ。

下ノ足ノ字ハ衍ナリ。

生ハ生養ナリ、當厚ハ富厚ニ作ルベシ、優猶ハ優裕ノ如シ、以有餘ハ餘ノアルニヨリテトノ意ナリ。

刺ハ探シ取ルナリ。

吐クハ菽粟ノ多キヲ言フナリ。

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噂沓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爲此者主由人耳。增背音佩。○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也。增此閻斥墨子。世俗之說。詳見呂子節葬安死二篇。葬田之田衍。葬不妨田。成子高所謂擇不食之地而葬是也。○大音泰。厚胡豆反。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增扣亦與掘通。下同。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其意必有所云爲也。增爲干僞反。楊音如字。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集盧文弨曰。下足字衍。增下足字衍。觀謝墉說亦同。○重直用反。下同。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又有禁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集王念孫曰。當厚二字不詞。楊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秦策。勢位富厚。下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增當當作富。猶疑裕誤。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集俞樾曰。楊蓋以刺爲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探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句耳。非有異義也。增刺七亦反。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

羿蠭門已ニ王霸篇ニ見ユ。

撥弓ハハネカヘリタル不正ノ弓、中ノ下ニ微ノ字ヲ補ヒ、中微トスルヲ可トス。

王梁ハ王良ト同ジ。辟ハ躄ト同ジ。

作者ハ以上ノ世俗ノ説ヲナスモノ、學者從ヒテ之ヲ傳述スレバ、必ズ殃ヲ受クルニ至ルベク、此ノ説ヲ非トシテ辨明スルモノハ慶福アランナリ。

嵬ハ災害、噂沓ハ相對シテサワガシクウワサシテ談話スル貌、背ハ其相手ニナラズシテウ

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增狂妄之說。夫音扶。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增蠭音逢。門蒙古音通用。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集陳奐曰。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增戰國策曰。弓撥矢鉤。注云。撥反弓也。增韻云。撥振開也。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躄同。必亦反。增梁良互通。王充論衡亦作王梁。〇造七報反。父音甫。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嵬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集俞樾曰。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深疾世俗之說。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增非者謂非嵬說者也。補言如作說者不善。則學之者受其害。知其非而不學之者。則有免害之慶也。此言邪說之害。不與上文相接。蓋錯簡也。故作者以下至此之謂也三十六字。當移篇末應見侮不辱章之下。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

傳ハ傳述ナリ、小ハ國、大ハ天下、至ハ上ノ至重至佚等ヲ指サス。

朱ハ堯ノ子丹朱、象ハ舜ノ弟ノ名ナリ。

嵬瑣ハ極メテツマラヌモノナリ。

致仕者。與天子異也。補三代時未聞諸侯有老者。孟子曰。堯老而舜攝。竹書紀年。夏帝不降遜位于弟扃。是天子有老也。且唐虞之際。天子奉養。豈如是其盛乎。荀子之言過於騁辯矣。

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埶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

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增傳直戀反。

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小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增以尊讓卑者逆也。匹敵相讓者順也。至不至。謂天子至重至佚至愉。諸侯不至重至佚至愉也。變猶異也。舊本無者字。今據宋本補之。

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

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不愚不移。是也。增也舊作矣。今據宋本改之。補罪如非赤子之罪之罪。謂咎也。

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

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言嵬瑣之人。縱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集先謙案。鬼瑣猶委瑣。說見前儒效篇。云英傑化之。鬼瑣逃之。亦以英傑鬼瑣對文。增鬼五每反。下同。

今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

軶ハ增注本軛ニ作ル、クビキナリ、納ハ軜ニテ內轡ナリ。
諸侯ハ或ハ天子ノ車ノ輪ヲ扶持シ、或ハ左右ヨリ車ノハコヲ挾ンデマモリ、或ハ馬ヲ導ビキナドスルナリ、編ハ列ニ加ハルナリ、元士ハ上士ナリ。
庶士ハ軍士、介ハ甲ヲツケルナリ。
不ノ字ハ上句ニ屬シテ讀ムベシ、否ト同ジ。

三公奉軶持納。軶轅前也。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鋈以觼軜。集盧文弨曰。注內轡。舊作內軜。今據說文改正。增本注內轡舊作內軜。今據說文改之。○軶音厄。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增持輪周禮齊右職所謂王乘則持馬。是也。先馬。道右職。王式則下先馬。是也。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在五等之列者。增禮記曰。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庶士介而夾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集謝本從盧校作坐道。注二夾字。竝作坐。王念孫曰。宋呂本作庶士介而夾道。錢本及元刻。夾道竝誤作坐道。而盧本從之。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軶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增杜預注左氏傳曰。坐猶守也。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之甚也。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增持扶持也。○與音餘。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集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老也。猶詩之言永錫難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老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非。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案。此當作猶有善於是者不與。不讀為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竝非。增不字或說為是。舊本無是下者字。今據宋本補之。○樂音洛。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

宗ハ大宗伯ニテ祭祀ヲ掌ルモノ、祀ハ祝ニ作ルベシ、大祝ニテ福祥ヲ祈ルコトヲ掌ルモノ。

大路ハ天ヲ祭ル時用フル車、路ノ下ノ趨ノ字ハ増注本ニ從ヒテ削ルベシ、越席ハ蒲ニテ作レル「シキモノ」ナリ。側ハ天子ノ身邊、載ハ置、睪芷ハ香草ナリ。

錯衡ハ色色ニ文采ヲ施シタルランカン、テスリナリ。和鸞共ニ車上ニ備ヘツケタル鈴ニテ、其ノ鳴ル聲ニテ車ノ歩趨ノ調子ヲ整フルナリ、武象韶護共ニ樂ノ名、騶ハ趨ナリ。

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生所爲是也。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増]戶室戶也。覡胡歷反。

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爲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也。掌祈福祥。[集]盧文弨曰。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改正。[増]門謂廟門也。[補]注門謂國門。因宗祝有事。而爲此解也。然此章極言王者奉養之盛耳。不必拘爲解也。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越席結蒲爲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案。禮以大路越席爲質素也。此云養安。以爲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爲重也。[集]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云。蒲草爲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養體也。[増]大路雖素。非天子不乘。故荀卿以爲盛飾。○越音活。

側載睪芷以養鼻。睪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集]先謙案。史記作側載臭茝。索隱引劉氏云。側持也。臭香也。茝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自隨也。其餘則否。今以側爲邊側。載者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増]睪音澤。

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軝錯衡。毛曰。錯衡文衡。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當爲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皆以鸞和爲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増]中陟仲反。護與濩同。

雍ハ天子樂章ノ名、徹ハ饌ヲ取リサゲルナリ、乎ノ字ハ集解本ニアリ、五祀ハ周禮膳夫職ノ徹于造ノ造ニ當ル古竈ト通用ス、食事終リ雍ノ音樂ト共ニ饌ヲ竈ノ邊ヘサゲ來ルナリ。

執薦者ハ君ニススムル物ヲトリアツカフ人ナリ。

張ハ帳帷、容ハ小曲屏風ノ類、依ハ扆ニテ堂上戸牖ノ間ナリ。

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鼙而食。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鍾伐鼙。正釋伐鼙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鼙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九引淮南。正作伐鼙而食。【增】代當作伐。睾與皋鼙同。考工記云。鞸人爲皋鼓。注。大鼓也。淮南子曰。鼙鼓而食。奏雍而徹。又詩云。鼓鐘伐鼙。合而觀之。代字伐誤無疑。睾舊作睪。考本注意。古作睾明也。故今改之。其實則睪睾同字也。

雍而徹乎五祀。

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增】徹下舊有乎字。今據宋本除之。○徹音撤。【集】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爲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盎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呉語。係馬舌出火竈。呉越春秋作出火於造。〔王念孫云。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巳篇。燦竈泄井。禁藏篇作造。〕專言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當乎。

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礿祠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戸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爲待。【集】劉台拱曰。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補】此節言天子飲食之盛。不可雜以祭祀之事。五祀二字疑有誤。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衞容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戸牖之間謂之扆。依與扆同。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戸牖間。負之而坐也。【集】盧文弨曰。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攷正。郝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爲三。王念孫曰。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增】張與帳通。帷帳也。容當從郭璞說。【補】張帳通。幄帳也。尚書顧命云。狄設黼扆綴衣。傳云。

畏事者ハ勞苦ノ事チ畏レ憚ルモノナリ。

佚ハ逸ナリ、詘ハ屈ナリ。

五采ハ青黃赤白黑、間色ハ二色ノ混ジタルモノ、大牢ハ牛ナリ。

曼ハ緩ニテ樂ノ名、饋ハ食チ進ムナリ、樂チ奏シテ食チ進ムナリ。

代睪ハ伐皐ニ作ルベシ、皐ハ鼛ト古通用ス、「大ツヅミ」ナリ。

增注本ハ本注ノ皐モ睪ニ作ル。

形益衰而智益盛。○舍音捨。

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

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爲聖王亦然也。增書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荀子蓋欲排禪讓之說。故反經以起此論。

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

增佚與逸同。詘與屈同。

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

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增被寢衣也。○衣如字。補衣被並去聲。猶言飲食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大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爲綦。極也。增重直用反。下同。大音泰。下大路同。

曼而饋。

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集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粲進膳。列人持器。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饋。謂祭也。論衡明雩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增周禮大司樂職。有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之聞。按。曼讀爲縵。磬師職有縵樂。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又學記有操縵之語。

代睪而食。

皋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皋讀爲槀。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睪。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睪而食。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代之。集盧文弨曰。案。正文睪。本作皋。故注一云。皋未詳。再云。皋當爲槀。即所謂蘭茝槀本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旁皋。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濞。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睪。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睪即皋字。下云側載睪芷。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睪。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主術訓。鼛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鼛皋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睪當爲伐皋。主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鼛。考工記韗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

三公ハ宰相、如歸ハ人心ノ歸往スルナリ、復ハ一旦衰頽シタルモノヲ回復スルナリ。

傳任ノ標準ハ唯ダ聖ニアリ、子ニ傳フルモ宰相ニ傳フルモ異ナル所ナシトスルナリ。

一ㇾ隆ハ一人ヲ至尊トスルナリ。

子ガ聖ナレバ子、三公ガ聖ナレバ三公、何レニシテモ天子死スレバ、聖ニシテ天下ノ事ニ任ズル者自然之ニ代ハル、禮義ノ大分此コニ盡クス、禪讓ノ用ナシトナリ。

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集先謙案。厭然謝本誤厭焉。據宋台州本正。增然舊作焉。今據宋本改之。鄉往日也。○朝直遙反。下同。更音庚。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豈爲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增物茂卿曰。天下如歸。謂如歸其家也。言安也。矣舊作也。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補如往也。振如振旅之振。整也。言天下往歸舜禹。如復歸其家。而振整之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增此非重也。上謂父子相繼。此謂三公相易。唯其徙朝改制爲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政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爲擅讓也。補難疑當作異。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集先謙案。一隆者天下之人有專尊也。注非。論當爲決。說見儒效篇。增一隆謂天下無二尊也。致士篇曰。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致順以下九字。疑有誤。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增任音壬。分扶問反。盡如字。楊讀津忍反。非。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增呂氏春秋曰。人之老也。

死而ハ死後ニ至リテトノ意ナリ。

圖ノ字決ノ字ニ作ルチ可トス、決ハ決擇分別スルナリ。

載ハ行、僞ハ爲ニテ作爲ナリ人爲ナリ、飾ハ脩飾ナリ、兼ハスベテトノ意、爲民ハ庶民タラシメ官ニ用ヒザルナリ。

在後ハ在ニ後子ニニ作ルベシ、聖タルモノカ現在ノ天子ノ後嗣者ニアレバ、天下尚ホ之ニ歸シテ叛離セザルベシトナリ。

朝ハ朝ニ居ルモノ、厭然ハ順從ノ貌、鄉ハ曩ノ日ナリ。

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也哉。增惡音烏。下惡用同。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也。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決德而定次。集盧文弨曰。舊校云。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謙案。作決者是。說見儒效篇。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增舊本無使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載猶行也。補載任也。民字衍。宋本民上有使字。非也。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則兼以爲民。僞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爲民也。集先謙案。僞與爲同。謂作爲也。增僞謂禮也。所謂以禮制心。聖王已沒。增已舊作以。今據宋本改之。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集俞樾曰。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爲重出矣。增離力智反。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

ハ本ト王室ト緣遠シ、然ルニ之ヲ近キ地ノモノト同一ニセネバ、王室ノ命ガ行ハレザル證ナリト言フハ一概ノ論ナリトナリ。

溝中之瘠ノ二句ハ下文東海之樂ノ下ニ在ルベク、兩也ノ字及則ノ字ハ刪ルベシ。

溝中之瘠ハ乞食ノ類ニテ智慮ノ淺キ者ヲ云フ。

坎井ハヤブレタル井、鼃ハ「ガマ」「カハヅ」ノ類ナリ。

擅ハ禪ト同ジク禪位スルナリ。

有ハ又ト讀ム、至尊ナル故ニ與ニ相ユヅルニ足ル人ナキナリ。

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集】郝懿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畫揣摩。不必無失也。【補】磨當作摩。注磨韓子作摩。注云。摩者旋而轉圓也。以是推之。轉規以畫圓。則必切摩。若以摩病規者。是徒求全而不知權也。蓋當時謂求全而不知權者。曰規摩之說也。

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羸瘠者。以喻智慮淺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集】兪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鼃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倒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

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鼃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鼃戶蝸反。【集】盧文弨曰。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増】與謀舊作以謀。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知音智。樂音洛。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墠亦同義。謂除地爲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爲。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擅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増】此篇荀子一家論。不可拘書序。【補】擅當作襢。與禪同。禪亦讓也。孔子曰。唐虞禪。與壇墠之墠字義並殊。

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敵位之名。若上下相縣。則無與讓矣。有讀爲又。【増】夫音扶。下同。

道德純備。智

斥候ノ役ニアタルナリ。

侯衛ハ侯圻ヨリ衛圻ニ至ル地方、賓服ハ來賓シテ服事スルナリ。

要ハ要束スルナリ、荒ハ荒忽ニテアテニナラヌナリ。

以上各服相去ルコト各〻五百里ナリ。

祭ハ日日ノ祭ニテ祖考ヲ祭ルナリ、甸服ノモノハ其供物ヲ貢ス、祀ハ月一回ノ祭ニテ、侯服ノモノハ其供物ヲ貢ス、享ハ四時ニ行フ祭、賓服ノ者其供物ヲ貢ス、貢ハ年ニ一回ノ祭、要服ノ者其供物ヲ貢スルナリ、王ハ王ノ代更リタル時ニ朝シ來ルナリ。

終王ハ新王ツギ立ツ時ニ來ルナリ。

至ハ制ニ作ルベシ。

規磨ハ規摩ニテ、一概ニカクナルベシカクナルベカラズト定ムルヲ云フ、楚越ハ地遠ケレ

侯侯圻。衛衛圻。自侯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

蠻夷要服。職方氏。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敎。要一昭反。

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鎭服・藩服也。韋昭云。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

甸服者祭。【增】日有貢。侯服者祀。【增】月有貢。賓服者享。【增】四時有貢。要服者貢。【增】歲有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墠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集】盧文弨曰。曾祖今韋注作曾高。顧千里曰。終字疑不當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王不言終明甚。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衍。【增】大行人職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愛曰。上四服雖不來見。猶有貢獻。故要服六歲一見。而歲有貢。獨荒服非來時則不貢。道遠故也。又案國語無終字。此衍。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增】漢書韋玄成傳曰。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

夫是之謂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爲志。所以志識遠近也。【集】王念孫曰。至當爲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埶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增】至當作制。字之誤也。

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

等ハ等差ヲツクルナリ。榶ハ酒ヲモル盌、柯ハ盂、一革ハ一枚ノ革ナリ、以用同ジ。本注ノ謂穀張ノ穀ノ字、增注本ニ殼ニ作ル、今集解本ニ從フ。

諸夏之國ハ中國內ノ諸國、服ハ事フルニテ王者ニ服事スルナリ、儀ハ制ナリ法ナリ。同服不同制ハ同ジク一王ニ服事スルモ、其制異ナリトナリ、下文ニ制ノ異ナルヲ說ク。封內封外ハ邦內邦外ニ同ジ、天子ノ邦畿ノ內外ヲ云フ、甸服ハ治田ノコトニ服事スルモノナリ。侯ハ侯ニテ王ノタメニ

稱遠近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增近舊作遁。今據宋本改之。等貢獻之法。世異也。故禹貢。及大行人職。及此所謂皆不同。宜幷攷也。

故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盌謂之榶。盂謂之柯。或曰。方言。榶張也。郭云。謂穀張也。集盧文弨曰。案。方言。盌謂之櫂。宋本荀子注正作櫂。但與正文似不合。盂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盂。至榶張也之榶。方言作搪從手。此注恐有傳會。郝懿行曰。注引方言盌謂之榶。盂謂之柯。葢楊所見古本如是。今本榶作櫂。宋本荀子注已作櫂。或唐以後人據方言改耳。一革二字。雖未能詳。然攷史記貨殖傳。適齊爲鴟夷子皮。索隱引大顏云。若盛酒者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據此知鴟夷以革爲之。吳語。盛以鴟鴺而投之於江。韋注。鴟鴺革囊。參以揚雄酒賦。則鴟夷乃酒器。范蠡適齊而爲鴟夷子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榶。衛人用柯。文義正合。先謙案。以用同義。承上貢獻言。各以其土物也。增本注榶字。今方言及宋元二本皆作櫂。盂宋本作或。榶張之榶。方言從手。是也。穀張當作㲄張。廣雅云。㲄張也。

土地形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

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集郝懿行曰。儀與義同。義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猶中庸言同軌同倫。王念孫曰。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正與此相反。增服事也。謂服事王者也。○夏戶雅反。補儀禮儀也。

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爲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增下文所說。即其不同制者也。

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爲天子服治田也。集盧文弨曰。案。周語。封俱作邦。古封邦通用。增封國語作邦。下封外之封同。

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也。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

侯衛賓服。韋昭注國語曰。

治則刑重云云ハ治世ハ重刑ヲ亂世ハ輕刑ヲ用フル義ニテ、以テ世ノ謬說ヲ破スルナリ。

犯治犯亂ハ犯スコトガ治世若クハ亂世ニ於テスルナリ。

世輕世重ハ或ル世ニテハ輕ク或ル世ニテハ重キナリ。

征暴誅悍。治之盛也。【增】悍舊作捍。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增】宋本同下有也字。似是。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增】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與此不同。蓋荀卿欲折象刑妄說。故立此論耳。且其重非重也。言正當也。【補】言治世用重刑。亂世用輕刑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集】郝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補】漢志輕下有也字。宋本同。此二句覆說上二句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增】此亦與古文尚書意異。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集】先謙案。至猶極。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埶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

徵未ハ未來ヲ懲ラスナリ。

並ハ方ニ通ズ、亂今ハ亂レタル今世ナリ。

報ハ應報ナリ、以レ類相從ハ善ハ福ヲ得、惡ハ禍ヲ得ルナリ。

稱ハ平衡ナリ、失稱ハ二ツノモノガ相當ラヌナリ。

稱ハ相當ナリ。

旆ハ旗ナリ。

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爲懲。未謂將來。增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下惡惡同此。補漢書刑法志。上有將以二字。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爲此說。增漢書並作方。古字通用。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集先謙案。稱權稱也。失稱謂失其平。楊注非。增哀公篇失稱作不應。義同。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增夫音扶。下同。當丁浪反。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集謝本從盧校。作赤旂。王念孫曰。呂本作赤旂。錢本旂作旆。注旂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案解蔽篇云。紂縣於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錢本改。赤旆。盧・王本同。增斷丁管反。夫

慅嬰ハ澡纓ト讀ムベク上ニ劓ノ字ヲ脱ス、ハナ切リノ刑ニアタルモノハサラシ木綿ニテ冠ノヒモヲツクラスナリ。

共ハ宮ノ誤、宮刑ニアタルモノ、艾畢ハ艾韠ニテ、アヲ白キ前タレナリ。

菲ハ剕ト讀ム、足切ル刑ニアタルモノ、對ハ紂ニ作ルベシ、紂屨ハシク枲屨ニテ麻ノクツナリ、殺ハ死刑ニアタルモノ、赭衣ハ赤土ニテ染メタル衣、不純ハ緣ヲツケズニ置クナリ。

本注ノ以履紂ノ履ノ字、増注本復ニ作ル、今集解本ニ從フ。

法志云。犯黥者皂其巾。屋鬲曰。慅嬰上當有劓字。楊注澡嬰當作澡纓。愛曰。從古屋氏說。則與下文注所引慎子符矣。慅本注為草。是也。

慅嬰。 當為澡嬰。謂澡濯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繰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繰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增】古

共艾畢。 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紱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為韠也。【集】盧文弨曰。注紱當作韍。【增】物茂卿曰。共即宮誤。愛曰。是亦與慎子符矣。謝墉曰。注紱當作韍。

菲對屨。 菲草屨也。對當為紂。傳寫誤耳。紂枲也。慎子作紂。言罪人或菲或枲為屨。故曰菲紂屨。紂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屨。傳曰。藨蒯之菲也。【增】物茂卿曰。菲即剕誤。愛曰。是亦與慎子以復紂當刖符矣。

殺赭衣而不純。 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紂當刖。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集】劉台拱曰。共當作宮。菲當作剕。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刖罪以紂屨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郝懿行曰。此皆謂古有象刑也。墨一名黥。此墨黥謂以墨畫代黥。不加刻涅。慎子所謂畫跪當黥也。〔按。今本作幪巾當墨。〕慅嬰慎子作草纓。草與慅。蓋音同假借字耳。詩之勞人草草。即慅慅矣。共艾畢者。共當為宮。亦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韠。〕艾讀當與刈同。蓋斬艾其韠以代宮刑也。對屨慎子作履紂。〔今作菲履。〕蓋誤。紂枲履也。對當為紂。菲當為剕。殺赭衣而不純。純緣也。殺殺罪也。今慎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布衣即赭衣。無領即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慎子以為有虞氏之誅。尚書大傳以為唐虞之象刑。竝與此義合。王念孫曰。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慅嬰上。蓋脫劓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劓知之。【增】物茂卿曰。斬殺則赭衣而不純也。愛曰。是亦與白虎通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及晉書刑法志。大辟之罪。誅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符矣。本注復紂當作履紂。○殺如字。

治古如是。 世俗說以。治古如此。

是不然。以

奪ノ上ノ可以二字脱ルベシ。

治古ハ治マリタル古ノ世ナリ。象刑ハ實際肉體ヲ害セズ、タダ外貌形象ヲ特異ニシテ恥シムルナリ。黥ハ幪ニ作ルベシ、イレズミノ刑ニアタルモノハ之ニ代フルニ黒布ヲ以テ頭ニカブラスルナリ。

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集先謙案、以下竊國竊天下例之。兩人字當衍。下文有擅國。無擅天下。句例亦同。可以有竊國。不可有以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增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與此全同。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集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衍。補下云。竊可以得國。此似衍可以之者四字。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增據上下例。曰國下當有者字。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也。增漢刑法志論之曰。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治直吏反。下同。墨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黑巾幪其頭而已。集盧文弨曰。注幪。俗本作懞。今從說文・玉篇改正。下同。增古屋鬲曰。墨黥。楊注爲墨幪。是也。墨墨刑也。幪巾也。愛曰。白虎通云。犯墨者蒙巾。又晉書刑

與ハ黨與ナリ、刳ハ裂クナリ。

容ハ保有、數ハ道ナリ。

傴巫ハセムシノミコ、跛匡ハ跛覡ニ作ルベシ、ビツコノカンナギナリ、前ニ見ユ。

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爲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爲龜鏡也。增與黨與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集王念孫曰。楊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增數猶道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集盧文弨曰。古以疇爲儔。楊注未是。郝懿行曰。疇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兪樾曰。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壽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卽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卽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壔保也。凡作疇作壽。皆壔之叚字。補疇儔通。以四海爲儔匹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匡讀爲尪。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尪。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尪。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尪大自以爲神異也。集兪樾曰。大乃而之譌。而大篆文相似。因而致誤。注云。猶巫尪大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增跛舊作跂。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匡當作覡。王制篇曰。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傴郁禹反。故可以有

合ハ服ナリ。

未嘗有說ハ從來此カル說ハ無シトナリ。

其人ハ適任者ヲ以テストナリ、至辨ハ極メテ禮義ニ明ナル人ナリ。

縣ハ衡ニテハカル也、權稱共ニ「ハカリ」ナリ、至意ハ志意ト讀ムベシ。

之ノ字衍ナリ。

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增宋本上天下下有之字。似是。然則以湯武爲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墮損湯武耳。集郝懿行曰。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爲弒。非有說也。直爲妄言詆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先謙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衍。墮之郝說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衆。富國篇云。非將墮之也。議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與此文皆當訓爲毀。注云墮損。其義未諦。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至彊者。乃能勝重任。增任音壬。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增能明禮義之謂至辨。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僞。不能和輯也。增舊本和作知。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考本注。似古作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子況反。增盡津忍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知權稱之縣。揔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爲志意。集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說見儒效篇。其行之爲至亂也。集王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爲相對爲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荀子書。行爲字皆作僞。今作爲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增之字衍。○知音智。下有知同。行下孟反。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

暴國ハ暴君ナリ、誅ハ上ニ謂フ所ノ賢諸侯ガ之ヲ誅スルナリ。

獨夫ハ助ケナキ一夫ナリ、孟子ニモ此語アリ。

去天下ハ桀紂ノ方ヨリ天下ヲ去ルナリ。

師。師長。【增】據周禮。以賢得民謂之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卽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集】先謙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此以安代則字用。暴國獨侈。安誅之者。暴國獨侈。則誅之也。此能字緣上下文能字而衍。【增】安語助。【補】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然也。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增】本注非字當作言。○去起呂反。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增】分扶問反。行下孟反。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爲殺君乎。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集】先謙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台州本正。【增】由因也。效驗也。徵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增】禮記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

遂ハ墜トヨムベシ。

埶籍ハ前ニ見ユ、勢位ナリ。

宗室ハ本家本元ナリ。不材ハ不才ニテ役ニタタヌナリ、不中ハ不中正ナリ。

令不行云云ノ上ニ蓋シ小者ノ二字ヲ脱スルナラン。

罷ハ前ニ見ユ、無氣力ニテ役ニ立タヌナリ、縣ハ繫ニテ天下ノ人心ヲサカケツナグナリ。

君師ハ君主師長ナリ。

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古未有矣。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增夏戶雅反。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集先謙案。遂讀爲墜。說見王制篇。增遂疑當作逐字之誤也。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埶籍之所在也。集先謙案。埶籍猶埶位。說見儒效篇。增埶籍已見。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集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增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中蓋不偏頗也。○材才同。中如字。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增遙遠也。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增自古者至此。釋謂桀紂今親有天下。則不然之義。聖王沒。有埶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埶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集先謙案。注弱不任事。各本任誤在。據宋台州本正。縣天下謂持天下之衡。說詳彊國篇。楊注非。增罷音皮。下同。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

玄ハ隱幽知リガタクスルナリ。

常ハ嘗トヨムベシ、二ノ天下ハ並ニ天子ニ作ルベシ、籍ハ位ナリ、已ニ前ニモ見ユ。

不ノ字删ルベシ。

在ハ屬ナリ。

天下謂云云ハ謂ニ天下在ニ桀紂一則不レ然ノ誤ナルベシ。

畏已。【增】惡如字。己音紀。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尚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增】荀卿所引康誥也。本注非。且今書無一明字。【補】此蓋因下詩而誤衍一明字。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增】荀卿意。唯取明明在下一句。則本注故赫赫以下九字可删。【補】以注推之。舊有赫赫在上句。今脫之耳。此證上下明而易知之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增】耳疑當作耶。君道篇云。可詘邪哉。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簒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集】盧文弨曰。案。常當爲嘗。籍當爲憑藉之藉。下文云。執藉爲執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增】常讀爲嘗。蓋桀紂祖先皆有天下之籍。故曰嘗。【補】常嘗同。有當依儒効篇作履。蓋因下文而誤也。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集】先謙案。兩天下之籍。並當作天子之籍。說見儒效篇。常有謂世相及。親有身爲天子也。上盧說非。則不然當作則然。說見下。【增】謂桀紂當時親有天下之籍。則不可也。何則不才不中。人民既去。夫亦何籍之有。【補】親字不可曉。當依下文作謂。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集】王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楊曲爲之說。非是。【增】謂字當在天下上。劉辰翁曰。天下謂上別本空八字。當是闕一句。【補】劉辰翁云。別本此上空八字。博按。宜言謂桀紂在天下則然。謂天下在桀紂則不然。

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集】郝懿行曰。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

明示セバ、下ノ者之ニ從ヒテ事チ治ムトナリ。

易直ハ險曲ノ反對ナリ、一ハ統一ナリ。

玄ハ眩ニテ眩惑スルナリ。

漸モ詐ナリ。

比周ハ下ノ人互ニ相親ミテ、實情チ上ニ隱シ合フナリ。

賤ハニクミキラフナリ。

郝懿行曰。辨與辨同。非辨別之辨。增治直吏反。下同。

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增易以豉反。下同。

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

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爲眩。惑也。下同。集郝懿行曰。玄與眩同。注後說是。

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集郝懿行曰。漸讀爲潛。潛與漸。古音同字通。潛者深也。潛詐者謂幽深而險詐也。先謙案。漸亦詐也。說見不苟篇。增漸字解于脩身篇。○漸音潛。下同。詐側嫁反。下同。

上偏曲。則下比周矣。

增比吡志反。

疑玄則難一。

疑惑不知所從。故難一也。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人人懷私相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

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

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矣。

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

貴猶愛也。賤猶惡也。補故字衍。

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

畏則謀上。

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

此篇ハ世俗ニ行ハルル種種ノ謬說ヲ辨ジ正スナリ。

主道ハ人主タルノ道、利密ハ隱密ニシテ臣下ヲシテ知ラシメザルヲ便利トスルナリ。

唱ハ唱首ナリ、儀ハ儀表模範ナリ。

有ハ胥字ノ誤ナリ、マツト訓ズ。

宣明ハ顯明ナリ、辨ハ治ナリ、上ノ人其道ヲ

荀子卷第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增論盧困反。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集先謙案。楊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正文。增當時法家隆行。其蔽失於密。故荀卿辨之。不然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密豈不可哉。補管子曰。先王貴周。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申韓之道。亦人君使人不知其意。荀子所辯論是也。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言機事耳。讀者勿混。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謂下法上之表儀也。集先謙案。周語。儀之於民。韋注。儀準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

增嘿與默同。宋本作默。

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

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効上。是不相須也。集先謙案。有當爲胥。字之誤也。據注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甚。詩桑扈疏。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篇趙注。胥須也。是胥須字義竝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即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誤。

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

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集

荀子卷第十一終

墨子ハ平等主義ニ偏ス、畸ハ差別ナリ、宋鈃ハ人ノ本性ハ寡欲ナリトナス。

無門ハ向上進歩ノ途ナキナリ、貴賤不分ハ大ニ發展シテ高位ニ至ルモノモナケレバナリ、平等無差別ナレバ政令實施サルル能ハズ、人皆欲少ナラバ之ヲ誘導シテ、化ニ至ラシム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詩ヲ引ケル意ハ、偏好偏惡ノ不可ナルガ如ク、スベテ一方ニ偏シタル主義ハ所謂道貫トナスニ足ラザルヲイフナリ。

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愼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

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書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爲伸。增 詘與屈同。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增 畸音羈。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胡泠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集 盧文弨曰。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兩爲字開之。不可謂衍文。今幷下一爲字。皆從宋本。增 本注是少當作見少。

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補 無進入之方也。

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增 此謂勢位齊。則政令不行也。

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

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喩偏好則非遵王道也。增 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水行ハ行レ水ニ作ルベシ、表レ深ハ深キ處ニ標チ立テテシルシトスルナリ。

後宮ハ内ニテ朝廷ハ外、朝廷ハ内ニテ國民ハ外、國民ハ内ニテ他國ハ外、内外一定スル所ナシ。

一偏ハ一部分ニテ一片トイフガ如シ、一物ハ一類ノ物ニテ人類ノ如キ亦然リ。

愼子ハ退嬰消極主義、老子ハ柔屈主義ニ偏ス、信ハ伸ナリ。

不レ可レ爲。匿謂ニ隱ニ匿其情一。禮者明ニ示人一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集王念孫曰。隱匿與ニ大惑一。義不ニ相屬一。楊曲爲ニ之說一。非也。匿與レ慝同。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百匿傷ニ上威一。竝以レ匿爲レ慝。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レ匿。明法解匿作レ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ニ東方一。謂ニ之仄慝一。書大傳慝作レ匿。慝差也。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引レ此。忒作レ慝。而釋レ之曰。民用僭差不レ壹。董仲舒雨雹對曰。無レ有ニ差慝一。言ニ大惑生ニ於差慝一也。上文曰。亂生ニ其差一。正謂レ此也。道貴レ乎レ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レ從。畸則不レ可レ爲。慝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讀爲レ慝。慝邪也。言ニ文章邪慝。而多采飾一也。鄘風柏舟傳曰。慝邪也。漢書嚴安傳。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湻曰。采飾也。增古屋鬲曰。畸讀爲ニ中立而不レ倚之倚一。愛曰。畸奇倚古音通。脩身篇云。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云。南方有倚人。大宗師篇云。畸人者。畸ニ於人一。而侔ニ於天一。皆通用故也。

水行者表レ深。表不レ明則陷。表標準也。陷溺也。集俞樾曰。水行當作ニ行水一。行水者表レ深。與ニ下文治レ民者表レ道一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ニ禹之行レ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補深當レ作レ淺。謂ニ濟渡之處一。

治レ民者表レ道。表不レ明則亂。禮者表也。非レ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レ使ニ世昏闇一也。補不レ用レ禮。則使ニ世昏迷一也。

故道無レ不レ明。外內異レ表。隱顯有レ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ニ朝聘一。內謂ニ冠昏一。所ニ表識一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レ常言レ有ニ常法一也。如レ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集郝懿行曰。外內皆謂ニ禮也。禮有ニ內心一。有ニ外心一。竹箭有レ筠。禮之外心也。松柏有レ心。禮之內心也。注非。增外謂ニ朝廷一。內謂ニ後宮一。蓋宮朝異レ表。則民人不レ迷。

○萬物爲ニ道一偏一。一物爲ニ萬物一偏一。愚者不レ能レ盡ニ一物一也。增愚者闇指ニ下諸子一。愚者爲ニ一物一偏一。而自以爲レ知レ道。無レ知也。以レ偏爲レ知レ道。豈有レ知哉。

愼子有レ見ニ於後一。無レ見ニ於先一。愼到 本黃

因物ハ天然ノ物ニノミ依賴スルナリ、騁能ハ才能ヲハタラカスナリ、思物而物之ハ未ダ得ザル物ヲ思フテ已ニ得タル如クスルナリ、理物ハ現ニアル物ヲ整理スルナリ、生ズルモノハ天ナリ、成スモノハ人ナリ、錯人ハ人事ヲサシ置キテ天事ノミヲ思フナリ、情ヲ失フハ實情ニ反スルナリ。

道貫ハ王道一貫ノ條綱ニテ禮是ナリ。一廢一起ハ百王施設スル所ニ就イテイフ、理ハ治ナリ。

亡ビザルハ國亡ブルニ至ラザルナリ。

差ハ條貫ノ差謬ナリ。

中ハ適中不偏、畸ハ偏倚、匿ハ差ナリ、邪ナリ。

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爲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増物之徒以爲物。而不治辨之也。此文說思物之無益。理物之有益。以示任天不如助天以人也。補言徒思慕物之美。而視以爲他物。不如我理物而實有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爲。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亦無益也。増大天以下。斥老莊之徒。知任自然。而不知自勉也。解蔽篇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錯七路反。○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補百王無變者。孔子所謂。殷周所因。馬融以爲三綱五常者。人道之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増理貫謂治禮也。不亂國不亂也。補或曰。理當作知。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爲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集郝懿行曰。逸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蓋荀此語所本。上云。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道卽禮也。貫之大體。未嘗亡也。増以禮貫其大節。則國不亡。補貫者道之不易者。故其大體雖衰亂之世。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増治直吏反。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

不白ハ天下ニ顯明セザルナリ、命ハ生命トスル所ナリ。

盡ノ字增注本ニ無シ。

制之ノ制ハ裁ノ字ニ作ルヲ可トス、徒ニ天ヲ尊崇シテ其ノ萬有ノ豐富ナルヲ思慕シ羨ムハ、自カラ物ヲ畜積シテ之ヲ裁制シテ、我ガ實用ニ供スルニ如カズトナリ。

頌ハ頌美讃歎スルナリ、天命ハ天ノ命ズル所卽チ天ノ與フル所ノ物ナリ、時ハ四時、待ハ春ニアリテ何事モセズ空シク秋ノ收穫ヲマツガ如シ、使ハ使役スルナリ。

今本且睹作旦睹。誤。與此同。增物茂卿曰。珠玉不睹乎外。言在璞也。○睹丁故反。

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亾矣。

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亾之道也。集先謙案。盡字無義。衍文也。彊國篇。四語與此同。無盡字。增舊本亾上有盡字。今據羣書治要除之。本注多詐當作傾覆。○王于況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詐側嫁反。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

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集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爲裁。思裁爲韻。頌用爲韻。待使爲韻。多化爲韻。思裁二字。於古音竝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爲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卽因注內制之而誤。增物畜猶言畜物也。○畜勅六反。補徂徠曰。言以物畜天。制而用之也。以天爲一物。乃荀子大見處。博按。周之季世。文之弊極矣。附託天象。敷衍五行。荒唐迂闊之說。紛然起焉。王公貴人爲之眩惑。措人而思天者衆矣。政之不脩。職此之由。荀子有見于此。故著此篇。以辯夫思天之無益而有害。此亦救世之論也。然其言激切痛快。不知所裁。先王敬天之旨。幾乎熄矣。所謂矯枉過直者也。其末流之弊。有不可言者矣。韓非。李斯之出於其門。不亦宜乎。余爲荀卿深惜之云。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桷。任材而用也。

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增使之謂役使四時也。

因物而多之。孰與騁

切瑳ハ切磋ト同ジ。

雩ハ雨請ヒナリ。

食ハ蝕、救ハ社ニテ太鼓ヲ伐ツテ之ヲノゾカントスルナリ、求ハ福ヲ求ムルコト、文ハ内部ノ人情ヲ外部ニ文飾スルナリ、爲神ハ福ヲ求ムルナリ。

也ノ字增注本ニナシ。

輝モ輝ナリ。睹ハ暏ニ作ルベシ、明ニ著ルルナリ。

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集 郝懿行曰。切瑳言務學也。韓詩外傳二云。夫子之門內。切瑳以孝。與此義合。磋古作瑳。今作磋。增 禮記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瑳與磋同。夫婦如字。舍音捨。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

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增 雩羊遇反。下同。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

得求得所求也。言爲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增 文公十五年左氏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擧。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爲于僞反。文音問。下同。

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順人之情。以爲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

增 赫明也。

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

增 輝光輝。

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

集 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爲暏。說文。暏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暏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暏乎外。亦謂其光采之箸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暏。故暏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暏也。

而不ノ不ハ亦ノ字ニ作ルベシ。

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祅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祅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邦。其說甚爾。其菑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不可畏也。當作亦可畏也。）蓋星隊木鳴。乃天地之變。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祅。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祅也。其說甚邇。其菑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矣。楊不知不爲亦之誤。故欲顚倒其文耳。　外傳曰。星隊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祅最可畏也。曰。何謂人祅。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案。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人妖之上。是牛馬相生二句。乃人妖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謂人妖。明矣。增 畜許又反。

可怪也。而不可畏也。

集 盧文弨曰。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六畜作祅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其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

書謂六經也。可爲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增 傳直戀反。補 書下疑脫而字。如春秋書隕石鷁退。而不說其應是也。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

本事ハ農桑ノ業ナリ。宋本ニ據リテ考フルニ、下文ノ勉力ノ三句ハ、本事不理ノ下ニアルベシ。

則ノ字刪ルベシ。

亂ハ人ノ興スモノ、三者ハ上ノ三妖ナリ。錯ハ交錯ナリ。此ノ三人妖ノ說ハ甚ダ卑近ナレドモ、其災害ハ甚ダハゲシキナリ、勉力ハ人民ヲ勞役スルコト、牛馬相生ハ牛馬相混ジテ生ルルナリ。

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增】羅音狄。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增】舉錯廣言作輟也。本注非也。○錯七路反。下同。禮【集】王念孫曰。案。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內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父子上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詩外傳亦無。【補】白鹿曰。則字衍。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集】先謙案。羣書治要三。謂人祆下。並有也字。下無安國下有矣字。棄而不治下有也字。【增】內外無別。謂男女雜居也。相疑恐有姦淫也。○別彼列反。下同。離力智反。難乃旦反。祆是生於亂。【補】於字衍。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置此三祆於國中。則無有安也。【集】王念孫曰。錯交錯也。〔說文。作逪云。这逪也。〕言此三祆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爲措置之措。失之。其說甚邇。其菑甚慘。邇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墜木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增】菑音裁。【補】白鹿曰。錯猶迭也。下疑脫至字。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集】盧文弨曰。宋本此段在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菑甚慘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此是祆由人興。故曰。祆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之上。〔楊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菑甚慘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云。此二句承六畜作祆之下。〕且刪去楊注。而各本及盧本從之謬矣。今錄呂本原文於左。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

並世起ハ、一世ノ中並ビ起ルナリ。

已ハ甚、人祆ハ人事ノ妖ナリ。

楛耕ハタガヤシカタノアシキナリ、耘耨失歲ハ楛耘失歲ニ作ルベシ、歲ハ豐年ナリ。

薉ハ穢ナリ、アレタルナリ。

糴ハ買込ム米ナリ。

晝於義爲長。楊注望文生訓耳。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且訓黨爲頻。於古無據。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爲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爲不詞。余謂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黨竝與儻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晝見。晝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之儻見。增羣書治要。黨作儻。古字通用。儻或然之辭。莊子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夫音扶。下同。

是無世而不常有之。 集先謙案。羣書治要。常作嘗。是也。

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 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

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增險者不平之謂。

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 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祆也。增物茂卿曰。物之已至。對上物之罕至。已甚也。○祆與妖同。下同。補謂既至不去。

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 楛耕謂麤惡不精也。失薉謂芸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薉與穢同。集盧文弨曰。耘耨失薉。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楛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頗難通。郝懿行曰。耘耨失薉。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與上句相儷。是也。此蓋轉寫之譌。不成文義。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楛耘失歲。上對楛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耘耨失薉。則文不成義。歲之爲薉。乃涉下文田稼薉惡而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強爲之說。而不可通。增楛音鹽。補耘當作楛。韓詩外傳作枯。即楛字誤。

田薉稼惡。 增舊作田稼薉惡。今據宋本・羣書治要改之。韓詩外傳薉作穢。同。

糴貴民飢。道路

錯ハ置ナリ、舍ナリ。

一也ハ敬慕スルコト如何ノ一ニアルナリ、縣ハ懸隔スルナリ。隊ハ墜、木鳴ハ古代村社ノ木鳴リテ偉人出ヅルノ説アリ。

而ノ字增注本ニ無シ、下亦同ジ。黨見ハタマタマアラハルルナリ。

【集】兪樾曰。敬當爲苟。說文苟部。苟自急敕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苟字。因誤爲敬耳。【增】己音紀。下同。

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置。【增】錯七路反。下同。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己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徼幸而不求己。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增】縣懸隔也。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集】兪樾曰。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𥘵。社鳴實卽其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憂也。【增】顏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恐丘隴反。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墜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集】郝懿行曰。黨宜訓朗。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韓詩外傳二。黨作

道ハ由ナリ。

何恤ノ上、禮義之不レ愆ノ一句脫セリト知ルベシ、何恤ハ何ゾ顧視シテ畏レンヤトイフガ如シ。

菽ハ豆ノカユナリ、節然ハ遇然ニ然リトナリ。

心意ハ志意ニ作ルベシ。

在レ我者ハ我ガ範圍内ニアル事柄ナリ。

俗間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先謙案。小人下羣書治要有之字。以上文例之。有之字是也。文選荅客難用此文。亦有之字。增句上舊無之字。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東方朔傳。及字典注所引。補之。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

道言也。君子言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增道由也。

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集兪樾曰。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荅客難篇。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亦其證也。增東方朔傳。何上有禮義之不愆五字。左氏傳作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比此爲詳。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飮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節謂所遇之時節也。集劉台拱曰。正名篇。節遇謂之命。兪樾曰。節猶適也。說詳彊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竝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增乘實證反。知音智。下同。啜昌悅反。

若夫心意脩。

集王念孫曰。心意當爲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志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一例。尤其明證。

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

增心意疑當作志意。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夫音扶。行下孟反。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

官人ハ天地四時陰陽ヲ知ルベキ官司ノ人、守天ハ天地ノ事ヲ掌ルナリ、自爲守道ハ人君自己ノナスベキ人ノ道ヲ固守スルナリ。瑞厤ハメデタキ暦ナリ。

啓ハ開キ起スナリ。

荒ハ大ニスルナリ。

三ノ而ノ字集解本ニ無シ。輟ハ止ナリ。

匈匈ハサワガシキナリ。

衍。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増物茂卿曰。官人守天。謂上文志於天地四時陰陽。皆有官司也。自爲守道者。君唯守人道也。○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厤。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集郝懿行曰。堯典。厤象日月星辰。此瑞厤即厤象也。象謂璿璣玉衡。神其器。故言瑞。増瑞字未詳。物茂卿曰。蓋尊暦詞。○治直吏反。下同。補瑞疑當作環。暦歷同。疑下脫於天二字。言日月星辰環繞經歷於天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増呂氏春秋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長竹丈反。畜積收藏於秋冬。増畜勅六反。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言皆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之以明吉凶由人。如太王之能尊大岐山也。増詩曰以下。注詳于王制篇。岡白駒曰。引之者。言聖人輔天地之化育也。主意在上二句。○大音泰。○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増輟止也。○爲于僞反。下同。惡烏路反。下同。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而輟行。匈匈喧嘩之聲。與訩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集盧文弨曰。三輟字上。

ハ役ニタツナリ、曲ハ偏ク盡スナリ、人事ヲ盡スヲ天ヲ知ルトイフトナリ。
所不爲ハコトサラニナサザル所、卽チ天ノ如キヲイフナリ。

志ハ知ナリ、吾人ノ天ニツキテ知ルベキモノハ、其現ハレタル象ノ明ニアテニスベキモノニ止マルナリ。

見宜ハ現ハレタル土宜ノ五穀ヲ蕃殖セシムルニ適スルモノナリ。
見數ハ春作リ秋斂ムル一定ノ數、事ハ仕事ヲスルナリ。
見知ハ見和ニ作ルベシ、アラハレテ感知セラルル和氣ナリ。

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曲盡也。〔增〕行下孟反。楊讀如字。〔補〕行謂躬行。此三句以身上言。

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

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爲。如天地之成萬物。若偏有所爲。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爲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增〕本注亦猶二字衍文。〔補〕不費巧於無用。是其所以爲大巧也。下文倣此。

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

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集〕兪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卽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竝同。此卽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楊訓志爲記識。非。〔增〕已止也。見象見明之象緯也。○志音誌。下同。見賢遍反。下同。

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

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增〕本注所以之以衍。

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

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爲知其生殺效之。爲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爲和。〔集〕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爲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增〕知或爲和。是也。上文云。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本注所以之以

中虛ハ身體ノ中間、天君ハ天ノ與ヘタル身體ノ君主、財ハ上文ノ地ノ財ニテ五穀ナド植物ノ類ナリ、其類ハ人類ナリ。
順ニ其類ニ者ハ人類ノ生活ニ順適スル者ナリ。

所ノ爲ハ人ノ爲スベキ所ノ事、天地官ハ天ハ天ノナスベキコトニ任ジ、地ハ地ノナスベキコトニ任ズルナリ、役

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治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爲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增財如字。地有其財之財。其類謂人也。補禽獸草木。與人異類。裁而用之。飲食衣服宮室器械。於是資焉。以養人類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以上。並論天所置立之事。以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爲也。增順其類者。謂奉養利于身者。逆其類者。謂奉養害于身者。補謂當作以。聲之誤也。之往也。言順養類之道者。以自往就福。逆養類之道者。以自往就禍也。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語與此類。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補不務其養也。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增背音佩。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蓄滋也。增喪息浪反。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脩故違天之禍。補注不脩故故當作政。聖人淸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補其字衍。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增其所爲人職也。其所不爲天職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脩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也。補言天地爲之官。萬物爲之役也。其行

ル、遞炤ハカハルガハル照ラス、代御ハ代ルガハル字內ヲ制御スル、大化ハ萬物ヲ化スルナリ。

和ハ和氣、養ハ風雨ノ類ナリ、天ノ事ハ其ノ事理原因ハ見ルベカラズシテ、タダ其ノ結果ヲ見ルベシ、所以成ハ形迹、無形ハ事理、謂天ハ謂ニ天功ニ作ルベシ。

不求ハ人事ヲ措キテ妄ニ天事ヲ窮ムルコトヲ求メザルナリ、形ハ人ノ形骸、神ハ魂氣ナリ、臧ハ藏ト同ジ、天情ハ自然ノ情トイフガ如シ、形能ハ形態ナリ、形體トイフガ如シ、五官皆外物ニ接スルモ各〻特別ノ能力アリテ代用スルコト能ハズトナリ。

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廻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增 隨旋謂衆星隨天而旋也。天一晝夜而一旋。御治也。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遍音第。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爲神。若有眞宰然也。增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也。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集 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增 無字衍。本注或曰以下非。

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脩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增 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樂音洛。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爲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者也。集 王念孫曰。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爲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態即形也。言耳目鼻口形能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爲用也。古字能與耐通。〔說詳唐韻正。〕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能。〔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易林无妄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多態謂淫巧。〕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口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態。增 官孟子所謂耳目之官是也。

心

亂世タリトモ、其ノ天ヨリ四時ヲウクルコトハ、治世ト異ナラザルニ人ノ之ニ順應スルノ道アシキ故ニ禍ヲ招クナリ。

如是者ハ天道ニ就イテイフ、深、大、精ハ人ノ知慮等ヲ以テ言フ、其人ハ上ノ至人ヲ指ス、加ハ天ニ向ツテ我ガ知慮技能查察ヲマジヘテ妄ニ云爲スルナリ。

參ハ參同及ビ鼎立相對ノ意アリ、人ニハ治アリ、人ノ治ヲナサズシテ妄ニ意ヲ天ノ事ニ加ユルハ、其ノ天地ニ參スル所以ノ基礎ヲ失フナリ。

隨旋ハ相隨ヒテメグ

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增】倍蒲悔反。祅怪未至而凶。【集】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祅是生於亂。卽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爲至人。【增】分扶問反。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增】夫音扶。下同。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治。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增】下文云。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是也。【補】其人二字當移雖深上。言其人知慮雖深。唯修人事。而不加慮於天道也。徂徠曰。雖深雖大雖精。皆屬其人說。是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增】禮記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與此同意。舍其所以參。謂不勤其治也。物茂卿曰。願其所參者。謂妄求參天地也。○舍音捨。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

渴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祆ハ妖ナリ。

禍。　貳即倍也。【集】王念孫曰。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似。說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貳當爲貣。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貣字多誤作貳。說見管子勢篇。〕貣與忒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貣。史記宋世家。二衍貣。竝以貣爲忒。字本作忒。又作貸。說見管子勢篇。〕又作慝作匿。說見後匿則大惑下。〕忒差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貣作貳。則非其旨矣。楊不知貳爲貣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忒。足正楊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爲貣。貣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忒。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貸之則喪。是其證。〔貸見上注。〕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爲貣。言差忒則生疑惑也。貣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惑也。〔匿與慝忒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爲韻。畸爲爲韻。匿惑爲韻。此以枝知爲韻。傾精爲韻。貣惑爲韻。忒貣慝匿竝通。故貣匿竝與惑爲韻。貳則非韻矣。〔貣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弍聲。於古音屬脂部。〕【補】不貳專一也。即妄行之反。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　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癘疫所不能加之也。【集】劉台拱曰。渴字衍。飢當作饑。此承上文而言。彊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祆怪不能使之凶。王念孫曰。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衍之正文加之。【增】祆與妖同。

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　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集】兪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屰字之誤。屰即今逆字。說文干部。屰不順也。辵部。逆迎也。是逆爲逆迎之逆。屰爲順逆之屰。其順逆字本作屰也。養略而動屰。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增】動罕謂動搖罕少也。

扞ハ犯、不見ハ顧ミルニ暇ナキヲイフ。

拔戟ハ鞘ヨリ拔キタルホコナリ。

務ト爲サザルニアラズトハ、心ニカケヌトイフ譯デハナシトノ意、疾養ハ痛癢、急ナモノヲ先ニシ、緩ナモノヲ後ニスルハ已ムヲ得ザルコトナリ。

此篇ハ天人ノ分ヲ明ニシテ、人事ヲ盡シテ天道ニ順應スベキヲ論ズ。

天行ハ天道ナリ。

應ハ人ノ天道ニ順應スルナリ。

養ハ養生、動ハ運動ナリ。

脩ハ循ニ作ルベシ。

貳ハ貣ニテ忒ト同ジ、差ナリ。

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補曠廢也。言不可檢視郊草之廢芸鋤也。

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

扞蔽也。扞蔽於胸。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集王念孫曰。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胸。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俠傳。扞當世之文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補捍扞通。抵冒也。

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

不言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作枝。集郝懿行曰。拔讀如少儀毋拔來之拔。鄭注。拔疾也。釋文。拔王本作校。然則此注拔或作校亦可。注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戟之名。增拔戟脫室戟也。左氏襄公十年傳曰。右拔戟。○斷如字。

非不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疾痛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爲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增論慮困反。

天行有常。

天自有常行之道也。集俞樾曰。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卽天道有常。楊注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爲增出矣。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吉凶由人。天非愛堯而惡桀也。增爲于僞反。治直吏反。下同。其治治者如字。

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本謂農桑。增太史公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彊其兩反。

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

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增動時謂動搖得時也。華佗曰。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

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

順ハ愼ナリ。

節ハ節度ナリ、節制シテ適度ニスルナリ。

情ハ實情ナリ、爲ハ治ナリ。

倍ハ背ナリ。

瞻曠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糞ハ掃除、自分ノ居宅サヘ掃除ノデキヌ時ハ、郊外ノ草ヲ芟ルコトハ猶更デキヌトナリ。

增舊本無人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增和胡臥反。故爲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爲愼。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增五子之歌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舊本無人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順與愼通。節卽謂限禁也。集兪樾曰。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爲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非是。

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

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增情猶實也。

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增治直吏反。倍蒲悔反。

故爲人上者。必將愼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愼或爲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集郝懿行曰。糞者坌之假借。坌變作拚。少儀曰。埽席前曰拚。經典俱通作糞。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闌入此句中也。據楊注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卽其證。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

不可勝悔ハ悔ユルコト多キヲイフ。

託ハ記ニ作ルベシ、霸者ノ善ハ明著ナルモ、爾來少キ故ニ、其時時ニ記スコトヲウベシトナリ。

輶ハ輕、擧ハ行フナリ。

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增時謂四時也。以譬諫於王者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憂。亾國至亾而後知亾。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擧。言甚多也。增勝音升。下同。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集俞樾曰。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增託當作記。字之誤也。謂霸者之善。雖著明。猶可以時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集王念孫曰。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俞樾曰。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增言王者之功名多。雖日志之。猶有餘也。○志音誌。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增重貴也。董仲舒曰。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也。增舊本無之字。今據宋本及詩補之。○鮮息淺反。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增夫音扶。下同。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有趨姦之心矣。增無限禁故也。○趨七住反。此姦人之所以起也。

無レ儒ハ儒術ヲ用ヒズシテ術數ヲ用フルナリ、粹ハ全ク儒術ヲ用ヒテ術數ヲ混セザルナリ、駮ハ混ナリ、無レ一ハ少シモ儒術ナキナリ。

積微云云ハ小ヲ積ムニハ日日之ヲ謹ムベキヲ言フ、小事ハ常ニアリ、大事ハ稀ニ來レバナリ、敖慢ハアナドル、興レ之ハ之ガタメニ奮興スルナリ、敦比ハ增註本ハ熟比ニ作ル。數ハシバシバ、縣日ハ日ヲカケツラヌル、爲レ積ハ小事ヲ積ミカサネタルナリ。

善レ日ハ善ク其ノ日ソノ日ヲ用ヒテ忽略ニセザルナリ、補漏ハ平素ヨリ手入ヲセズシテヤブレモルルニ至リ、急ニ之ヲ補足スルナリ、大荒ハスベテ治メザルナリ。

敬レ日ハ日日ノ事ヲ敬ミテ行フナリ。

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衆異不得相蔽。皆縣衡連言。王制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一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爲天下持平。如縣衡然。荀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卽謂縣衡天下。楊訓縣爲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正用荀書縣天下義。增偶偶衍一字。○數所矩反。盡津忍反。

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增王于況反。駮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增駮伯各反。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當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案郝懿行曰。敦讀如堆。敦比者敦迫比近。叢集於前也。注似未了。先謙案。敦比治也。義具榮辱篇。增好呼報反。敖五到反。夫音扶。比毗志反。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增縣胡涓反。下同。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敝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增王于況反。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增敬日謂日日敬事無曠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霸

國ハ都城ナリ、其門ハ己ノ門ナリ。

增注本間ノ上ニ朝ノ字アリ、其ハ甚ニ作ルベシ、間ハ朝廷閑暇ナリ、恬然ハ安ラカナル貌、治ハ治ムベキ事務ナリ。

數ハ前篇ニ見ユ、術數ニヨレルナリ。佚ハ逸ナリ。

則ハ反ッテトイフガ如シ。是數具ハ以上數個ノ條件ナリ。縣ハ權衡ノ義ナリ。

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爲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增】言不過權貴之門也。

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增】比呢志反。倜他激反。下同。

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莧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增】舊無朝間之朝。據宋本・韓本補之。朝間謂朝廷閑暇也。本注朝間舊作其間。音作也。今一從宋本改之。○朝直遙反。間音閑。【補】徂徠曰。其當作甚。間閑通。是也。家語曰。至其庭。庭甚清閑。亦可證也。宋本作其朝間。於義爲短。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增】數猶術也。

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增】佚與逸同。治直吏反。

雖然則甚有其諰也。諰懼。【集】盧文弨曰。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諰也。

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集】先謙案。楊訓縣爲聯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荀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竝同。王霸篇云。禮之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解蔽篇云。

明堂ハ王者ノ諸侯ヲ朝セシムル處ナリ、於塞外ノ三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假ハ至ナリ。

增注本二ノ子ノ字無シ。

流汙ハ淫濁ナリ。

挑ハ姚ト讀ムベシ、姚冶奇異ナリ。

不楛ハ堅固ナリ。

令行於天下矣。增復扶又反。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集王念孫曰。楊前說是也。後說皆非。增明堂者王者朝諸侯之堂。義詳見于禮記明堂位篇。舊本殆上有使字。今據宋本除之。○為于僞反。朝直遙反。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增假今解于非十二子篇。○假音格。○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睢。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集盧文弨曰。案。杜注無南字。增應於陵反。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溉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集盧文弨曰。案。周語。郤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增挑讀為姚。非相篇曰。美麗姚冶。奇衣婦飾。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廨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

剡然ハ侵削蠶食ノ貌、苓ハ地名ナリ、趙ハ秦ノ界ニ松柏ヲ樹エテ塞トナス、今秦此ニ據ルナリ、負ハ背ナリ。

反文ハ禮文ニ復ヘルナリ。

聽咸陽ニハ秦ノ都咸陽ニテ政ヲキクナリ。

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眞定。或曰。苓當爲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謂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今秦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爲固。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秦之彊能危殆中國。殆或爲治。【集】先謙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議兵篇。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諰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集】盧文弨曰。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集】盧文弨曰。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是也。俞樾曰。案。此汪氏中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彊殆中國下。王念孫曰。案。上文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爲文。是於湯武言威彊。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彊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彊殆中國二句又承威彊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彊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增】謝墉曰。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彊。復用文理。【增】反孟子蓋亦反其本矣之反。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增】案語助。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增】謂於咸陽聽政也。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增】錯七路反。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

使讎人役ハ上ノ使ニ說レ己者使ト相對ス。

與俱ハ併屬ナリ。

在楚者ハ楚ノ地ヲ占領セルモノニテ、此ノ地カヲ以テ齊ト界スルナリ。

圍津ハ圉津ニ作ルベシ。

剡爲起屨之貌。然則剡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剡手以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顏注。剡利也。亦非。增伺舊作司。有音注。今據宋本改之。安語助。物茂卿曰。賈誼傳剡手以衝仇人之胸。語勢正同。謂民人兒女。無兵刃者。皆懷報仇心也。剡。說文。銳利也。本注亦字衍。○間古晏反。

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

秦能使讎人爲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集先謙案。言秦之役楚。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增案皆語助。

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

曷謂廣大乎舜禹也。

增謂舊作爲。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

封畿之內。

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

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集盧文弨曰。羨音夷。先謙案。沙羨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增與俱以下疑有誤。○羨音夷。或作羨同。

北與胡貊爲鄰。西有巴戎。

巴在西南。戎在西。皆隸屬秦。

東在楚者。乃界於齊。

謂東侵楚地。所得者。乃與齊爲界也。

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

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集盧文弨曰。慮音廬。先謙案。地理志作隆慮。避後漢殤帝諱改。林慮故城。即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山氏。縣即臨慮矣。增有舊作在。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慮音閭。

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圍當爲圉。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圉津。傳寫爲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無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垝圉聲相近。疑同。垝居委反。

彊兵ノ術ハ一時進ムトモ、終ニ止リテ行ハレズ、仁義ノ術ハシカラザルナリ。

廣ハ地ノ廣サナリ、校ハ計校ナリ、諰諰然ハ憂フル貌、軋ハ壓ナリ。

使ハ役使ナリ。

父ハ楚懷王ヲ指ス、擧ハ拔キトラルルナリ、負ノ廟ハ襄王ガ祖先ノ廟主ヲ負フナリ、可ハ敵ノウツ可キナリ、間ハ敵ノ間隙、剡ハ起ツルナリ。

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集盧文弨曰。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先謙案。廣王本作介人。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爲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集盧文弨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郝懿行曰。彊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爲秦發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增勝音升。下同。諰諰然諰思里反。增本注詳于議兵篇。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增恐丘隴反。下同。軋烏黠反。下同。己音紀。下同。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集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處當有曰字。而今脫之。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集俞樾曰。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增上乎字衍。下使役使也。補下使當作役。下云。使讎人役。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爲避。增事又見于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一年。及韓子初見秦篇。語多故不載。本注廟下疑脫一廟字。視可伺間。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間隙也。剡亦斬也。集盧文弨曰。元刻。伐也下有司音伺。間隙也六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剡剡起屨。正義。弁急也。是剡

渠ハ城ヲ守ル器、衝ハ城ヲ攻ムル器、此等ノ道具モ土穴中ニ推シ入ルレバ、其效用ヲ致ス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安樂二字ハ轉倒スベシ。

歾ハ刎ナリ。

安樂皆君ノ身上ニ就イテイフ、价人ハ大ナル人、大師ハ大德ノ人、藩垣ハ我ガ保障トナルナリ、价ハ增注本介ニ作ル。

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補己行當作己說。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衡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衡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衡閑閑。韓子曰。奏百貍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衡。不若堙內伏櫜。或作距衡。蓋言可以距矢石。集盧文弨曰。案。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貍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平城距衡。不若堙穴伏橐。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櫜橐互異。疑此櫜字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橐字。與韛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增渠渠答。守城之器。衡蒙衡。攻城之器。事見尉繚子及淮南子。言雖有渠衡之利器。入穴而求之。則不能得焉。以譬知求利。而不知其方者也。按本注所引韓子。今刻奏百上有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八字。內作穴。櫜作橐。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爲也。增急求利而不恤身行。故羞之。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增樂音洛。下同。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集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爲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竝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不合。增物茂卿曰。安樂當作樂安。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歾當作刎。集王念孫曰。案。說文歾或作殁。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殁頭乎王庭。殁頭即刎頭也。歾刎皆從勿聲。故歾又讀爲刎。史記循吏傳。石奢(即石渚)自歾而死。索隱。歾音亡粉反。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歾爲刎。而刪去其音(矣)。是歾字兼有殁刎二讀。無煩改歾爲刎也。增舊本無也字。今據宋本補之。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

トベバ、僅ニ四五萬人以上サヘアレバ彊勝ヲ得ベキナリ、隆ハ崇ブ所ナリ、脩政ハ脩正ナリ。

爭與ハ與國又ハ同盟國ヲ我方ニ引キ入レントスルナリ。

損ハ減、足ラザル所ハ上ノ信ト脩正ナリ。

言有兵四五萬以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

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

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待地廣也。荀卿常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集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卽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爲正。言必自脩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卽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卽上所謂禮義。對下汙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謙案。王說是。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平正卽平政。王霸篇。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卽隆正。與此一例。

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

陶當爲檮杌之檮。或曰。當爲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集先謙案。陶誕義具榮辱篇。增陶字解于榮辱篇。爭舊作相。今據宋本・韓本・元本改之。○比眦志反。

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

突謂相陵犯也。

然則是弃己之所以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以不足。以重己之所以有餘。

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增舊本安字・不字・有字上無以字。今據宋本補之。○己音紀。重直用反。

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

增悖步沒反。又補對反。

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咶與舐同。經縊也。音徑。救縊而引其足。縊愈急也。集先謙案。二語與仲尼篇同。增辟音譬。下同。咶音士。

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

倜然ハ超然ノ如シ、反然ハ飜然ニテ、ヒックリカヘル貌。

辟稱比方皆タトヘクラブルナリ、統之ハ天下ヲ統制スルナリ。

而往ハ以上トイフガ如シ、若シ大ニ信ヲタツ

也。籍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圖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竝與此同。盧云。埶籍謂埶力憑籍也。亦非。見正論篇。先謙案。王室爲天下所宗。故云宗室。增淮南子云。履勢位。受傳籍。

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

其數億萬。增人下疑脫衆字。○數所矩反。下同。

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

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增倜他激反。

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

反音反翻。翻然改變貌。惡烏路反。

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

假設問答。

無它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

汙漫謂穢汙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烏路反。漫莫但反。

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

辟讀爲譬。稱尺證反。

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

統制治也。

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

而往猶以上也。

爲四三ハ三四ニ分裂スルナリ。

假城ハ人ヨリカリタル城ニテ、久シカラズシテ復タ人ニ歸スベキモノナリ、增注本然ノ字無シ。

曷若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兩者ハ勝人ノ道ニヨリテ天下ヲ歸セシムルト、勝人ノ勢ニヨリテ天下ニ笑ハルトノ二ツナリ。

世ハ世繼ギナリ、埶籍ハ勢位ナリ、宗室ハ本家本元トイフガ如シ。

乘我。 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弊。【集】兪樾曰。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先謙案。言一國作謀。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

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 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三。** 【増】劉辰翁曰。斷而爲四三句。案。議兵篇。楚分而爲三四。【補】句。

國若假城然耳。 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集】兪樾曰。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爲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爲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譌爲三。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竝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兵篇云。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參三同也。（勸學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羣書治要作三省。是參三同字之證。）據此。荀子本書必有作四三者。三四・四三。總謂國之分裂。不爲定數。此文亦言齊必斷而爲四三。與議兵篇楚分而爲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爲一句。楊注失其讀。兪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補】假如假山之假。言壤地分裂。國城如非其眞也。

必爲天下大笑曷若。 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爲何如也。【集】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埶而言。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爲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

兩者孰足爲也。 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埶。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爲也。【補】問兩者孰可爲乎。何如也。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 世謂繼世。

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 埶謂國籍之所在也。【集】王念孫曰。案。楊注本作埶位圖籍之所在也。禮運。在埶者去。鄭注。埶埶位也。是埶與位同義。儒效篇。履天子之籍。楊彼注曰。籍謂天下之圖籍也。故此注亦曰。埶位圖籍之所在。今本位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爲圖籍。非

●託王ハ此ノ君子ニ託スルニ王ノ事ヲ以テスルナリ。

國ハ國內ノモノナリ。

以爲ノ以ハ衍文ナリ。

女主ハ君主ノ妻妾ノ類ナリ。

三ノ之ノ字皆於ニ同ジ。

縣ハ繫、鰌ハ前篇ニ見ユ、迫ナリ。

鉤ハ增注本ハ鈎ニ作レリ、鈎ハ引ツカケテ奪ヒ取ルナリ、西壤ハ西境ノ地、乃ハ又ノ字ニ作ルベシ。

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增長竹丈反。少詩照反。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增朝直遙反。下同。好呼報反。下同。相國舍是而不爲。安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之埶。集先謙案。以字疑衍。增安語助。○舍音捨。則女主亂之宮。補謂君王后也。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增詐側嫁反。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增縣胡涓反。大燕鰌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鰌蹴也。藉也。如蹴蹈於後。莊子風謂蛇曰。鰌我必勝我。本亦或作蹭吾後也。增鰌字解于議兵篇。○燕於賢反。鰌七六反。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增宋本鉤作鈎。注同。似是。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集俞樾曰。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

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集盧文弨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千里曰。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增舊無此七字。今案。對公孫子之言。至固字終。而無此七字。則不應下文。故據宋本補之。○說音稅。相息亮反。

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以用也。增處昌呂反。補宋本此上有荀卿子說齊相曰七字。今按。全書皆言孫卿。此獨言荀卿。疑是宋人之所補也。楊倞時既有此文。必無以公孫子爲齊相之誤。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增索色白反。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補以當作之。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爲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增以道之道訓由。本注遵達疑道達誤。○夫音扶。下同。相息亮反。下同。相兼如字。己音紀。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有之矣。亶讀爲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集王念孫曰。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然則胡不敺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敺謂驅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勢誤也。增敺與驅同。求仁厚通明之君子。而

應ハ應報ナリ。

享ハ受ナリ。

墮興功之臣ハ功名手柄ヲタテントスルモノノ志ヲコボツナリ。親族ニ刑戮ニアヒタル者モナキニ、徒ニ自己ノ無功ヲ言ヘルタメニ、子孫マデモ何等ノ光榮ヲウクルコトデキヌトハ、餘リ人情ニ外レタル仕方ナリトナリ。

案ハ則タルコト前ニ解キタリ。

一人爲之也。自古皆然。增言非楚王一人爲之也。○夫音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增惡皆如字。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爲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擧大事。立大功也。增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增博疑當作擧。成成功成勞成績之成。家田虎曰。享猶享國享祀之享。受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增益爵。晉悼公反役。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之類是也。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增沮再呂反。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與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慙恥於心。增墮許規反。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集盧文弨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增僇與勠同。補僇戮通。說文。勠幷力也。言福澤不及族黨也。案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增案語助。廉舊作廉。今據宋本改之。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

致命ハ復命スルナリ、舍ハ子發ノ名、屬ハ會スルナリ。

誡ハ教誡ナリ、主威ハ主君ノ威力ナリ、徒擧ハ出軍ノ動作ナリ。

譏ハ荀子ノ譏議スルナリ、固ハ固陋ナリ。

引巫山下。有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九字。○將子匠反。補此章始擧公孫子語。而繼之以譏之曰發駮。與韓非子難勢篇。始擧愼子語。而繼之以應愼子曰發難。體裁正同。非與公孫子面對而論之也。公孫子。卽其人所著書名。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云。七十子之弟子。疑是此書。楊倞誤連下章說齊相者。以爲一章。故以爲公孫子齊相。而與荀卿同時之人。因疑爲孟嘗君客公孫成。不知其人先荀卿遠矣。

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

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己之功也。增之於也。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

舍子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集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爲請者。屬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浙局本依注改理。非。注自避唐諱。增屬猶會也。○舍音捨。下同。補屬猶從也。言子發與其稗將俱受其土地也。謙曰屬也。

既楚發其賞。

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增淮南子曰。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裂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注云。踰越勝之也。

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擧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

誡敎也。凡發誡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擧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衆也。增物茂卿曰。徒擧者徒軍擧兵也。

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

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衆威。此以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以下荀卿之辭也。

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補固謂執一而不通也。注其致命難。當作其致命雖難。

夫尙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リ下ニ臨ミテ制馭スルナリ、振ハ震ヒ畏レシムルナリ。

讙敖ハサワグ、刑ハ黥ニ作ルベシ、前篇ニ灼黥トアリ、火ニテヤキイレズミチスルナリ。

賁潰ハ奔リツヒユルナリ。

增注本滅亡ノ下也ノ字ナシ。

子發ハ楚國ノ臣、西ハ而ノ字ニ作ルベシ。

有其下。振動。增古屋鬲曰。居上制下。是形也。以尊馭卑。是勢也。愛曰。振與震同。威也。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讙喧嘩也。敖喧噪也。亦讀爲嗷。謂叫呼之聲嗷嗷然也。五刀反。增刑疑當作黥。王制篇及議兵篇曰。若灼黥。若仇讎。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爲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潰。集郝懿行曰。賁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作憤。此作賁。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增比頻志反。賁與奔同。離力智反。補賁潰通涌起也。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爲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集盧文弨曰。案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反。西當爲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增案戰國策。本注所

スルガ如キナリ。

羸ハ盈ニテ上ノ寛大ニスルニヨリテ下民ノ氣ミツルナリ。

執拘ハ束縛スルナリ、最ハ冣ニ作ルベシ、民ノ聚マルナリ、閒ハ手ヌルクシタルタメニ間隙ヲ生ズルナリ。

以上ノ如ク偏シタルヤリカタニテハ、敵ニ中道ヲ得タルモノアレバ、此民此國ハ直ニ奪ハレテ我ノ有ニアラザルナリ。

非ノ上ニ故ノ字アリト心得ベシ、形埶ハ上ヨ

歷。〔集〕郝懿行曰。黔與奄同。奄然猝乍之貌。而與如古通用。奄然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皆言暴察之威所劫。韓詩外傳六。黔作闇。而作如。劉台拱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爲如。小雅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增〕而如也。韓詩外傳作闇如雷擊之。如牆壓之。〔補〕黔奄通。忽也。

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集〕盧文弨曰。正文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增〕舊本畏上無致字。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羸則敖上。稍羸緩之。則傲慢羸音盈。〔集〕盧文弨曰。俗本上字在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郝懿行曰。羸猶盈也。此言百姓被威劫脅。則氣怯而致畏。放縱寬舒。則氣盈而敖上。羸與羸同。羸有餘也。有餘卽弛緩。故注訓羸爲緩。〔增〕羸讀爲羸。韓詩外傳作意則傲上。舊本上字屬下句。今據宋本改之。○敖五到反。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集〕郝懿行曰。最依字書。應作冣。音才句切。卽古聚之假借字也。俗作最非。韓詩外傳六作聚。是矣。王引之曰。說文。冣積也。徐鍇云。古以聚物之聚爲冣。冣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冣。故書傳中冣字。皆譌作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卽冣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冣。今譌作最。（楊所見本已然）辯見經義述聞。〔增〕韓詩外傳最作聚。是也。○閒古晏反。

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集〕俞樾曰。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爲適。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竝其證也。上文言劫則致畏。羸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竝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旣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爲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楊注之非。〔增〕韓詩外傳無此一句。此蓋有誤。〔補〕敵擊之。則民見奪其氣也。

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

命ハ生命トスル所ナリ。

幽険ハ陰険ナリ。

分義ハ名分義理、擧措ハ事業ヲナスコト、形ハ刑ニ作ルベシ、刑ハ法アルナリ。

帝ハ上帝ナリ。

信ハキツト間違ナク行フナリ、必モ必ズ遂グルナリ、黭然ハ猝ニ至ル貌、而ハ如、厭ハ壓、卒急ニクヅレテ人ヲ壓

度在内。不能訓節奏。爲有法度。說見富國篇。増國語曰。摩厲之於義。増天論篇作君人者是也。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亾。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亾也。集盧文弨曰。正文及注亡字上。元刻竝有盡字。宋本無。増險字解于王制篇。舊本亾上有盡字。今據宋本・韓本除之。○王于況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詐側嫁反。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増狂妄謂狂亂妄行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増分扶問反。下同。擧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集郝懿行曰。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人利人皆有法。不爲私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増錯七路反。下同。補愛利之政。著見於國。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増夫音扶。下同。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擧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比。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黭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黭黒色。猶闇然。黭烏感反。厭讀爲

此篇ハ彊國ノ道ハ義ヲ尙ブニアリテ力ヲ尙ブニアラザルヲ論ズ。
刑ハ型、范ハ範即チ範ニテ、共ニ物ヲ鑄ルイカタナリ、金錫ハ劍ヲ作ル材料、工冶ハ工師、火齊ハ火ノアンバイナリ。
剖ハ開、莫邪ハ古ノ名劍。
剝脫ハ付着セルカスナドヲトリ去ル、砥礪ハトギミガクナリ。
盤盂ハ金ダラヒ金ノ盆ナリ、劙ハ切リ割ル、刎モ切リサクナリ。
彊國之剖刑ハ彊國ト成ル一定ノイカタヨリ開キ出サレタルナリ。
嬰ハ增注本攖ニ作ル。

荀子卷第十一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集郝懿行曰。刑與型同。范與范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增本注刑與以下十六字。舊誤在下文莫邪已下。今移之。○刑與型同。范與範同。錫星歷反。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剝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剝脫謂刮去其生澁。砥礪謂磨淬也。增本注淬字疑誤。○剝邦角反。斷丁管反。剝脫之。砥礪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劙制也。音戾。劙盤盂刎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盤盂皆銅器。猶剸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集盧文弨曰。劙宋本作劙。元刻作劙。皆訛。今改正。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如彊國之初開此也。增彊國之國當作固。例在王霸篇。本注如字疑誤。或云。當移此上。未穩。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增攖觸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集先謙案。節奏包法

荀子卷第十終

禁止ハ前ニモ見ユ、禁ツタルコトガ命ノママニ止ムナリ。

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增〕王霸篇。及正論篇。薄作亳。滈作部。皆百里之地也。〔增〕舊本無也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增〕夫音扶。

氏我ヲ信ズルナリ。

堅凝ハ固定ニスルナリ。

上地ハ上黨ノ地、足ノ字增注本ハ具ニ作ル、適ハ歸スルナリ、入ルナリ。

無彊ハ無疆ニ作ルベシ。

薄ハ毫ト、滈ハ鎬ト同ジ。

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集王引之曰。朞者周也。謂已周三年也。楊注非。兪樾曰。楊注迂曲。荀子書多用綦字。作窮極之義。此朞字蓋亦綦字之誤。已綦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誤。正論篇。期臭味。注曰。期當爲綦。得之矣。先謙案。兪說是。增已既也。○朞如字。楊音基。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兪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增王于況反。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集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增并讀爲併。下同。易以豉反。

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增魏世家昭王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

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具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拒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集盧文弨曰。注蕩疑作殆。增燕於賢反。數所矩反。

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彊。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彊而不可兼并者也。增末則字猶而也。家田虎曰。彊當作疆。言無限極也。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

除涂ハ塗ヲ掃除スルナリ、因ハ其民ヲソノマヽ我ガ民トスルナリ、襲ハ其處ヲソノマヽウケツギテ改メ移サザルナリ。

比ハ附キ來ルナリ。

兪ハ愈ナリ。

用貧ハ貧ノタメニナリ、掌ハ稟ニ作ルベシ、稟ハ廩ニ同ジク米グラ、窌ハアナグラナリ。

委ハ給スルナリ、接ハ接待慰撫スルナリ。

朞ハ稘ノ字ニ作ルベシ、極ムルナリ、信ハ

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涂治其道塗也。増行下孟反。下同。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集先謙案。襲亦因也。楊云。襲取其處。非。増襲猶襲位襲祿之襲。謂不徙朝改制。而因襲其處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増比毗志反。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兪彊。是以德兼人者也。兪讀爲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爲我勢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兪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増戎甲猶兵甲也。○養羊上反。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兪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地藏曰窌。掌窌主倉廩之官。窌匹孝反。集王引之曰。掌當爲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囷窌。楊彼注云。圜曰囷。方曰廩。彼言囷窌。猶此言稟窌。稟窌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窌之粟以食之。若云發掌窌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㨊。與稟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譌爲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増委猶給也。良有司猶言良吏也。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

旁辟ハ偏僻ナリ。

矜糾收繚之屬ハ自ラ賢トシ、ネヂケタルモノ、調ハ調和ナリ。

此ノ詩ノ解已ニ前君道篇ニ見ユ。增注本王猷ニ作ル。

屬。爲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愨也。增爲于僞反。下同。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爲僻。集先謙案。旁辟猶便辟。旁便雙聲字。增旁讀爲放。孟子曰。放僻邪侈。無不爲已。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矜謂夸汏。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化也。集郝懿行曰。收者拘也。繚者繞也。此謂矜嚴糾察。拘牽繳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繚非是。王念孫曰。案廣雅。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收竝從丩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爲收繩。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繚謂繚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繚猶紾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紾戾也。矜糾收繚。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相反。暴悍勇力。與愿相反。旁辟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繚。與調相反。楊說皆失之。補矜糾收繚。蓋矜夸自賢。與人乖戾。而不和協者也。非四項人。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皆化也。至一極一也。增夫音扶。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集謝本從盧校。作王猷允塞。徐方其來。盧文弨曰。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王念孫曰。案。謀猶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爲猶若字。猷爲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宋·錢本作猶〕徐方既來。呂·錢本竝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盧云注脫。亦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增詩。大雅常武篇。毛萇曰。猷謀也。箋曰。允誠也。既舊本作其。今據宋本改之。既盡也。言王謀猷誠充塞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塞悉則反。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

雕雕ハ昭昭ノ如シ、明カナルナリ。縣ハ懸ナリ。

爲ハ上文ノ如ク過ニ作ルヲ可トス。而順ハ順而トスベシ、順而暴悍云云ト下ニ續クベシ。

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持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亦皆以持養對文。增持扶持也。

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

雕雕章明之貌。集盧文弨曰。雕雕猶昭昭也。增縣胡涓反。下同。

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

增無舍時也。

所存者神。所爲者化。

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爲。民皆從化也。增存字。上文本注。是也。爲上文作過。是也。

而順

集盧文弨曰。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愿。爲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王念孫曰。汪氏中云。而順上疑脫九字。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爲之化而順。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見丙申校本。〕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兪樾曰。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竝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譌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先謙案。化而二字衍。此文本作所存者神。所爲者順。文義甚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二語。妄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遂不可通矣。增謝墉曰。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愿。爲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補白鹿曰。据下文推之。所存者神所五字衍。者字誤。當作爲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

暴悍勇力之

祓ハハラフナリ。

普通ノ習慣ヲ破ルモノ出デテ、人之ヲ惡ムニヨリテ刑起リ來ル、大刑ハ死刑、死刑ヲ受クルヲ利トスルモノハナカルベシ、故ニ必ズ自カラ行ヲ改ムルニ至ルベシトナリ。

戇ハ愚ナリ。

脩ハ循ニ作ルベシ。

持ハ扶持ナリ。

杜對反。若祓不祥。祓除之也。集盧文弨曰、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此敦當與諄同。王念孫曰、楊說敦惡、禮論篇同。又云、或曰、敦讀爲頓。頓困躓也。皆非也。說文、憝怨也。廣雅、憝惡也。康誥、罔不憝。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譈。法言重黎篇、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李注、憞惡也。譈憞敦竝與憝同。本篇敦惡與毒孽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爲厚。亦不得讀爲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憎所疾也。（諄郭音、之潤反。）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諄與敦、亦聲之轉。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增戇陟降反。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集王念孫曰、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溷。說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順。）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大射儀、順左右隈。今文順爲循。莊子天下篇、己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作順。）像上之志。而安樂之。增脩疑當爲循。君道篇作順。○樂音洛。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脩德者。增行下孟反。補注於是下脫循字。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增譽音餘。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集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之謂。臣道篇云、偸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

則至ハ增注本ハ至則ニ作ル。

霍焉ハ渙焉ノ如シ、離散ノ貌、已ニ離散スレバ上下ノ分亂ルルナリ。

德音ハ道德、先レ之ハ民衆ニ先ンズルナリ。次ハ適當ノ位次ニ置クナリ。

敦惡ハニクムナリ。毒孽ハワルイモノトシテ視ルナリ。

慮思慮也。率用猶謂率由也。阸舊作扼。考本注扼古作阸明也。故據宋本・韓本・孫鑛本改之。因按。除阸疑當隱阸誤。上文可徵。

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增舊本至則作則至。今據元本改之。則猶而也。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也。集盧文弨曰。大寇則至。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王念孫曰。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爲則。說見釋詞則字下。增處戰居鬪戰之地也。○處昌呂反。北與背同。音佩。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集先謙案。焉猶然也。上文云。滑然有離德。又云。渙焉離耳。渙霍滑三字。一聲之轉。增霍字已辨于上。

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爲道也。增也舊作者。今據元本改之。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增道言也。

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增先悉薦反。道音導。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增尚舊作賞。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王霸篇有此語。楊倞注賞當爲尚。而此不注。則倞時未誤必矣。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增申重也。以調齊之。長養之。增長竹丈反。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敦厚也。毒害也。孽謂妖孽。增物茂卿曰。敦憝通。愛曰。元惡大憝之憝。○以已通用。離力智反。惡烏路反。敦

威ハ嚴厲ナルモ而モ徒ニ試用セズ、刑モ設置セラルレドモ容易ニハ用ヒズトナリ、錯ノ字增注本措ニ作ル。

百姓ノ上ニ人ノ字ヲ脫スト知ルベシ。

焉慮ハ無慮トイフガ如ク大凡トノ意、率用ハ從ヒ用フルナリ、除ハ險ノ誤、險阸ハヒドク壓迫スルナリ。

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集】郝懿行曰。刑殺皆未聞。楊注謬。鯀死於殛所。非堯殺之。殛。古書本作極。極非殺也。上云。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強解。【讀】治直吏反。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集】王念孫曰。諸書無訓厲爲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猛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宥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讀】措備設也。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埶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讀】爲賞于僞反。詐側嫁反。下同。盡津忍反。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讀】據前文例。百姓上脫人字。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阸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狃之以慶賞之類。阸或爲險。【集】王念孫曰。此當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人百姓衆百姓也。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說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語詞也。〔說見釋詞。〕慮大凡也。〔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除阸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爲驅逐。非也。除當爲險。俗書之誤也。〔俗書險字作除。形與除相似。險與阸同義。馮衍顯志賦。悲時俗之險阸。是也。或作險隘。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阸或爲險。當作除或爲險。今作阸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阸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阸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讀】焉屬上句。

固モ亦塞ナリ、樹ハ立ナリ、機變云云ハ兵器ノ運用ヲ擴張セザルナリ。

明ハ衍、內ハ固ノ字ノ誤。

分鈞ハ鈞分ト改ムベシ、禮義ニヨリテ人民ヲヨク區分スルナリ。時使ハ時ヲ以テ使フナリ。

誅ハ俟ニ作ルベシ。

郵ハ增注本ニ尤ニ作ル。

薄葬。故不抇亂。今厚葬飾棺。故抇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抇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抇之。皆作抇字。知此拑字誤。

固塞不樹。機變不張。

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集〕先謙案。說文。固四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對文。上與險阻對文。彊國篇。固塞險。形埶便。固塞與形埶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楊注未了。機變二字平列。注云器械變動。亦未安。〔增〕樹如榆塞松柏塞。謂塞上樹木。以爲要害也。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

內當爲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集〕王念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衍。〔增〕外謂敵國。太宰純曰。明字衍。愛曰。舊本無它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明道而分鈞之。

〔集〕盧文弨曰。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王念孫曰。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增〕王制篇曰。制禮義以分之。然則道謂禮義也。史記・韓詩外傳。俱分鈞作鈞分。是也。〔補〕道音導。分鈞。史記作均分。言導民明辨。而分利均平也。白鹿曰。下云。明禮義以道之。

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

和胡臥反。〔增〕嚮讀爲響。

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

〔集〕王念孫曰。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制篇曰。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邪民。辨見宥坐。〕〔增〕由用也。

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

尤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集〕先謙案。史記郵作尤。威流作威行如流。〔增〕尤咎也。宋本作郵。古字通用。〇己音紀。

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

擧ハ拔カルトイフガ如シ。

刳ハ腹ヲサキヲルナリ。

必ニ其命ヲハ必ズ其生命ヲ全クスルコトナリ。

我兵ヲ用ヒルコトナクシテ敵直ニ屈服スルナリ。

不レ辨ハ作ラヌナリ。

拑ハ扣ニ作ルベシ。ホルナリ。

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然而秦師至。而鄢郢擧。若振槁然。擧謂擧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擧鄢郢也。增振字解于王霸篇。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謂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集盧文弨曰。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格之刑。格讀如庋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尙作格也。王念孫曰。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多用段說。故盧本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據所見之書。略擧一二焉。增刳猶剖也。尙書曰。剖賢人之心。列女傳曰。紂乃爲炮烙之法。膏桐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本注所引大誤。故詳之。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懍然悚慄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增命猶生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試用也。詘服也。增詘與屈同。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辦。集郝懿行曰。古無辦字。荀書多以辨爲辦。此注音義兩得之。溝池不拑。拑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拑當作扣。篆文扣字。與拑字相近。遂誤耳。集盧文弨曰。案。甘聲之拑。不當爲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扣。是也。正論篇。大古

宛ハ地名、鉅鐵釶ハ大ナル剛キ鐵ニテ作レル矛、慘ハ害ヲ與フルコトハゲシキナリ、蠭蠆ハ蜂ノトゲナリ。

輕利ハ敏捷鋭利、僄遬ハ嫖速ニテ勇健ナリ、卒ハ忽然トシテ至ルナリ、殆ハ危ナリ。

緣ハ繞ナリ。

鏗鎗闟鞈。李善注曰。鏗鎗鐘聲也。闟鞈鼓聲也。此文鞈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鞈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鮫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厲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竝爲一談也。

宛鉅鐵釶。慘如蠭蠆。

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釶與鍦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間。謂之鍦。言宛地出此剛鐵。爲矛慘如蠭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鍦音蛇。集盧文弨曰。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無自關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索隱云。鑽謂矛刃及矢鏃也。史釶爲施。慘爲鑽。故索隱以施屬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鞈如金石。卒如飄風。則荀子本書。文義較長。增此稱楚國金鐵美刀矛利也。○宛於袁反。蠭與蜂同。蠆敕邁反。

輕利僄遬。卒如飄風。

言楚人之趫捷也。僄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爲嫖。嫖姚之嫖。嫖驍勇也。遬與速同。增毛萇詩傳曰。飄風暴起之風。○卒蒼忽反。

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

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國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集盧文弨曰。垂沙。史記作垂涉。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垂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竝作兵殆於垂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則作垂沙者是。

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蹻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杜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蹻爲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爲盜。後爲楚將。集先謙案。史記引。三四作四參。參與三同。索隱誤以參字下屬。增蹻其略反。

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

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增左氏傳曰。楚

辨モ治ナリ、國ハ固ニ作ルベシ。威行ハ威ノ世ニ行ハルルナリ。總ハ歸スル所ナリ、增注本ハ揔ニ作ル。

鞈ハ金石ノ如キ堅キモノノヒビク聲ナリ。

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增索色白反。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辨別也。總要也。彊國謂彊其國也。集先謙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爲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爲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爲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增史記、國作固、是也。補辨亦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集盧文弨曰、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不由所以隕社稷也。集先謙案、史記隕作捐。

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增由因也。

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鞈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鞈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集王念孫曰、楊本作鞈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鞈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鞈防扞也。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改。尹注管子小匡篇曰、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禹謨本改爲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俞樾曰、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鞈爲堅貌、即引史記爲證。然鞈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鞈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䶂篆之古文。䶂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

便ハ便宜ナリ。

軍ハ君ニ作ルベシ、上ニハ大王トアリタリ。

諰諰ハ懼ルル貌。

一合ハ合シテ一ツトナルナリ。

軋ハ踐ミツケルナリ、本統ハ本領トイフガ如シ。

甲子ハ紂ノ亡ビタル日ナリ。

前行素脩ハ平素ニ於ケル行義ナリ。

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狃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之比也。增便便宜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增女音汝。下同。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爲便之也。補似便非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爲便也。補謂至極之便也。大學云。國不以私爲利。以義爲私。正與此同。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增樂音洛。輕率政反。爲于僞反。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集謝本從盧校。軍作君。盧文弨曰。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字。先謙案。凡在下作一句讀。不改軍爲君。說自可通。盧不當臆改。增太宰純曰。軍當作君。以音誤。上文云。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是也。○將子匠反。率所類反。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諰作鰓。蘇林曰。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先例反。張晏曰。軋踐轢之也。增諰彊國篇本注云。思里反。軋烏黠反。己音紀。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脩。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素已脩之。行讀如字。增甲子紂亡日。書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前行素脩。易所謂其所從來者漸也。是也。補放伐以前。平素脩行仁義之政也。今女不求之於

時雨ハ時ニ應ジテ來ル雨、說ハ悅ナリ。

德ハ王氏ノ說ニ從ヒテ義ノ字ニ作ルベシ。

詩語ノ下、尙ホ其儀不忒、正ニ是四國ノ二句アルベシ、儀ハ義ノ字ニ作ルベシ。

之兵、具有仁義。其德如神也。【增】說音悅。

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增】共音恭。【補】謬妄不足辨。**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增】左氏僖公十九年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夏戶雅反。**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至稱王。故以文武爲兩王也。【增】舊作二帝四王。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蓋考本注、古作四帝兩王明也。注蓋亦論三字、亦從宋本。【補】荀卿不應如是謬稱。必是後人傳寫之誤。楊倞回護爲說耳。今本作二帝四王爲是。**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集】王念孫曰、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爲德、以與服極爲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竝作義。**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增】四極、四方極遠之地。○施以豉反。**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鳲鳩之篇。【集】陳奐曰、案玩上文語意、其下尙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卽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爲義。王念孫曰、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增】今詩忒下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八字。以前文義考之、此章所引似脫八字。○忒他得反。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爲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

格ハ抵抗スルナリ、之ヲ撃タザルハ暫ク待テバ降参シ來ルベケレバナリ。

潛ハヒソカニ襲フナリ、不レ留レ衆ハ已ニ克テバ其地ノ民心服スルガ故ニ、守備隊ヲ留メ置ク必要ナキナリ。

出師ハ一時ヨリ長ビカズ、一時ハ三ケ月ナリ。

亂者ハ亂國ノ民、其政ハ上文ノ王者ノ政ナリ、其上ハ亂國ノ君、其至ハ上文ノ王者ヲ斥ス。

女ハ汝ナリ。

神ハ神ノ如ク人ニ見ラルルナリ。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增 誅其君弔其民。民皆服從。所以無戰也。城守謂未服其德者。不攻者待其服德也。如有苗是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尚侵伐乎。增 則猶而也。書曰。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是也。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集 先謙案。潛襲敵之不備。不留衆。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增 潛潛襲也。言王者之師。宜聲其罪以討之也。留衆謂已克之。留衆守之也。言王者所伐。其衆心服。不須守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增 時一時。謂三月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增 亂者亂國之民也。其政王者之政也。臨武君曰善。〇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非爲愛人循理。增 爲爭于僞反。補 有當作用。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增 女音汝。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增 惡烏路反。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補 言仁人

獵ハ躐ト同ジ、蹊ミアラスナリ。禽ハ擒ナリ、格ハ抵抗スルナリ、犇命ハ奔セ來リテ降ルナリ、不獲ハ俘囚トセヌナリ。捍ニ其賊ニハ其賊ノ爲メニ防禦スルナリ。順刃ハ刃ノ來ルニ應ジテ逃ゲ走ルナリ、貢ハ上將ニ獻ズルナリ。

服民ハ民服ト改ムベシ。

謌謳ハ謳歌、竭蹷ハ力ノカギリ急ギハシルナリ。

無ハ雖トヨムベシ。

師ハ師長ナリ。

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犇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俘也。犇與奔同。增奔命謂不交鋒刃。奔陣中而降者也。○禽與擒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捍其賊。謂爲賊之捍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偝之而走者。蘇讀爲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鬭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增事詳見于宋世家。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大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集盧文弨曰。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讋。當以此注爲正。增斷丁亂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集先謙案。服民當作民服。此誤倒耳。當封而封。當殺而殺。皆所以養生其民。故殷民服之。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竭蹷顚仆。猶言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增竭蹷已解于儒效篇。○謌與歌同。樂音洛。下同。蹷與蹶同。音厥。趨七住反。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增辟音僻。夫音扶。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従ハ順ニテ順當ニユクナリ。
戰如守ハムチヤニ進マヌナリ。
如戰ハ警戒ヲ加フルナリ。
如幸ハ僥倖ノ如ク思フナリ。
無壙ハ無曠ニテ怠ラヌコトナリ。
死鼓ハ鼓ト存亡ヲ同ジクスルコト、今ノ軍旗ヲ重ンズルガ如シ。
行列ハ軍隊ノ伍列ノ間ナリ。

臣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增先悉薦反。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增計謀也。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行如戰。增行謂行軍也。如戰謂警戒嚴整也。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增將子匠反。馭死轡。增馭與御同。宋本作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增行戶郎反。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增漢李陵傳。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順命爲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敎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

制號政令以下六術ナリ。

孰ハ熟ナリ、泰ハ吝ナラザルナリ。

君主ノ權ヲ以テスレバ將帥ハ之ヲ殺スベキモ、無理ニ不完ノ地ニ居ラシムルコト能ハズ、將ハ此場合ニ君命ヲ奉ゼザレバナリ、不完ノ地ハ不完全ニシテ軍ヲ行ルベカラザル所ナリ。

法則通リニスル故ニ、必ズシモ君主ノ喜ブ所トナラザルナリ、詐謀ヲ用ヒザレバ敵モ怒ルコトデキヌナリ。

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也。【增】伍參謂再三窺之。以丁寧之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集】王念孫曰。道當訓爲行。【增】道由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以下有六也。【增】夫音扶。下同。

無欲將而惡廢。【集】先謙案。無以所欲而將之。無以所惡而廢之。唯視其能否。無私好惡。荀書多以欲惡代好惡。【增】物茂卿曰。言勿貪將帥之權。而憂失之也。○將子匠反。下同。惡烏路反。無急勝而忘敗。【增】忘舊作亡。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無威內而輕外。【增】威內則士卒不懷。輕外則贈敵禽之道也。○輕牽政反。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彊使人出戰而輕敵。【增】如吳王夫差利與晉爭。而不知越之襲後是也。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孰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爲將之機權也。

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增】可以主權殺此將。而不可彊使之處不完。如白起知死不擊趙是也。○處昌呂反。下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增】欺百姓言出令不信也。又案。呂氏春秋云。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

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爲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增】謂以法律行之。不任喜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爲臣之至當也。【增】至臣猶言上

事ノ字增注本ニ無シ、成功ハ必ズシモ豫期スベカラズトナリ。

制號ハ命令ナリ。

處舍ハ居住スル處、收藏ハ財物ヲシマツテ置ク處ナリ。

伍參ハ錯雜ナル方法ヲ用フルナリ。

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敎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增闔戶臘反。句古侯反。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脩。若湯武也。增本統謂仁義也。補漢書作猶未本仁義之統。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亾。是其效也。增王于況反。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增問爲將者之道也。○將子匠反。下同。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集先謙案。言用人不疑。增知音智。行莫大乎無過。增行下孟反。事莫大乎無悔。集先謙案。當理而行。故無過。慮必先事。故無悔。增論語曰。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之。故無功。集盧文弨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間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楊・盧說非。補成不可必。謂其成功不可豫期也。補言事之成否。不可必期。若盡其道。則雖功不成。而無悔恨矣。無悔者。盡其道也。故曰止。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陵奪矣。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爲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

翕張ハ勢ノ弛張ナリ。

増注本ハ相君ヲ相若ニ作リ、注ニ相若云云ノ五字多シ。

相君ハ上ノ相長ト同意、イヅレモ伯仲ノ間ニアルナリ。

和齊ハ人心ノ統一ナリ、倚契ハ手足ヲヒク、司詐ハ伺詐ニテ欺詐ノ意ナリ。

已ニ和齊ノ域ニ入リタルモ、小齊ニアリテ未ダ大齊ニ至ラザルナリ。

曰。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彊國篇曰。威動海內。彊殆中國。殆治古字通。彊國篇。彊殆中國。楊注。殆或爲治。史記范睢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治諸侯。卽殆諸侯。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增治當作殆。字之誤也。王制篇云。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王霸篇云。彊殆中國。上文亦云。兼殆之耳。

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矣。翕斂也。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猶言代彊代弱也。集先謙案。宋台州本注。若作猶。增夫音扶。下同。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

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衞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爲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衞鞅秦孝公臣。封爲商君者也。繆蟣未聞焉。增蹻其略反。燕於賢反。繆音穆。蟣音幾。

是其巧拙彊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相若相似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集盧文弨曰。相君。元刻作相若。注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雅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改。

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

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爲挈。挈持也。掎挈猶言掎摭也。司讀爲伺。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卽掩襲之也。增富國篇。契作挈。義詳于彼篇。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

延、募選ハ兵卒ヲ招キツクルナリ、漸レ之ハ人心ヲ詐欺ニ進マシムルナリ。

齊ハ人心ヲ齊一ニ歸セシムルナリ。

王者齊一ノ兵ハ當ルベカラザルコト明ナレバ、之ヲ試ムルモノモナキナリ。

拱挹ハ拱揖ト通ズ、手ヲコマヌクナリ、指麾ハサシヅスルナリ。

大齊ハ大ニ整齊スルナリ、治ハ殆ニテ、アヤフクスルナリ。

詐。尙功利。是漸之也。 近當爲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埶詐謂以威勢變詐爲尙。此論秦也。尙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反。集 兪樾曰。楊云。近當爲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先謙案。漸詐欺也。說詳不苟篇。補 古屋鬲曰。募選謂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尙功利亦論秦人。漸謂勸進士卒也。○詐側嫁反。下同。 **禮義教化。是齊之也。** 服其心。是齊壹人之術也。 **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 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 **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 辟音譬。墮毀也。許唯反。 **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 一擧而定。不必試也。補 王者之兵。人皆知其不可當。故無試之者。 **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 誅其元惡。其餘獷悍皆化。而來臣役也。集 王念孫曰。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爲揖。案。揖與挹通。不煩改字。宥坐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揖。晏子諫篇。晏子下車挹之。挹即揖。諸本皆作挹。呂本挹作揖。盧因改爲揖。誤。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拱揖。今依王說改正。補 宋本。挹作揖。古字通用。 **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 補 今書紂作受。 **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 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齊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集 盧文弨曰。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王念孫曰。治讀爲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

イフ。

有遇之者ノ二句ハ專ラ湯武ニ就イテイフ、楊注ノ以魏遇秦猶ノ五字增注本ニナシ、焦熬ハコゲヤケタルモロキ物ナリ。

兼ハ以上數箇國ヲ通ジテノ意、干賞ハ求賞、蹈利ハ利ニ馳セ徇フナリ、傭徒鬻賣ハ日傭人ノ勞働ノ力ヲウリテ報酬ヲ受クルコトナリ、綦節ハ忠節ヲ極ムルナリ。諸侯ノ中ニ苟モヨク忠節ノ道ヲ勵マシテ盡スモノアラバ、則チ崛起シテ諸侯ヲ兼ネ亡スコトヲ得ベシトナリ。近ハ延ニ作ルベシ、招

齊魏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增標注云。衆彊異乎齊之烏合。長久異乎魏之衰耗。多地以正。異乎魏之稅寡。正謂征稅也。○正音征。

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集盧文弨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並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並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喩。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撨。廣雅釋詁曰。撨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撨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隆埶詐。尙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云云。則此有遇之者二句。專謂湯武之仁義無敵。楊注誤。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

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爲非之理者也。

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

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危也。兼危此數國。謂禽滅之。集盧文弨曰。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增節節制也。本注兼危也。舊作無危也。兼危此舊作兼此。今從謝墉說據正文改正之。

故招近募選。隆埶

秦人ハ秦ノ君ヲ指サス、陋阸ハ狹隘ニ同ジ、生活窮慼ノ意ナリ。

劫ハオビヤカシセマリテ出戰セシムルナリ、隱ハ後ヘ引込ムナリ、引込メバ貧窮ニテ困却セシムルナリ。

天ハ夫ノ字ノ誤ナリ、要ニ利於上ニ者ハ上ヨリ利益ヲ受ケントスル者ナリ。

此處ノ阸ハ迫リ窮ムルナリ。

得ハ戰ヒ勝ツナリ。

功賞ノ大ナル者ヲ長トナシ、敵ノ五甲首ヲ獲タルモノヲシテ、鄕里ノ五家ヲ支配セシムルナリ。

是最ハ秦ヲ齊魏等ニ比シテイフナリ、正ハ征ニテ、税ヲトリタツルコト多キヲイフナリ、數也ハ術數ニ由レルヲ

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集盧文弨曰。陋阸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陋阸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陋阸謂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阸。亦非地險。王念孫曰。楊注沿刑法志注而誤。増此卽與王霸篇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同意。言秦政其生養之道薄。而其使役之方急也。劫之以埶。謂以威勢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阸。謂隱蔽以險阸。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阸。隱藏其民於阸中也。集郭嵩燾曰。秦遠交近攻。侵伐無虛日。未嘗以險阸自隱也。劫之以埶。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阸。承上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又甚迫蹙之。使亟驁於戰。以邀賞也。下文阸而用之。正申此義。増漢書刑法志注。臣瓚云。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險狹之法。忸之以慶賞。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爲常。忸女九反。補忸狃同。狎昵馴伏之意。鰌之以刑罰。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鰌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蹭。七六反。集盧文弨曰。鰌亦音蹴。見彊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増鰌與蹴同。集韻云。迫也。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集顧千里曰。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増要於遙反。鬭都豆反。補漢書作其民。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阸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爲戰。而立功者衆也。集先謙案。阸而用之。彊國篇所云。如牆厭雷擊。下文除阸其下。獲其功用。義與此同。楊謂守險阸。非也。増阸狹隘也。補而下脫後字。平日生養狹隘。而後用於戰鬭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隷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隷鄕里之五家也。増長竹丈反。下同。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衆彊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

軸ハ冑ナリ。

日中ハ一日ニ滿タザル中ナリ。

中試ハ上文ノ士卒タルノ試驗ニ合格スルナリ、復其戶ハ其ノ徭役ヤ租稅ヲ免ズルナリ、利其田宅ハヨイ田地住宅ヲ與フルナリ。

此ノ士卒ハ數年ヲ經レバ衰弱ニ至レドモ、以上ノ優待ヲ直ニ取リアゲル譯ニハ行カズ、又更ニ新シク士卒ヲ造就セントスルトモ、十分ナルコトハムヅカシケレバ、矢張以上ノ特權ヲ與ヘザルベカラズ、因リテ國ハ貧トナルナリ。

於身之上。謂荷戈也。【集】盧文弨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牝服。先鄭司農云。服讀爲負。）故漢書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兪樾曰。服字實不可無。服者箙之叚字。說文竹部。箙弩矢箙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薇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盛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承負服矢五十个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先謙案。兪說是。【增】服與箙同。所以挿矢之器。○操七刀反。

冠軸帶劍。

軸與冑同。漢書作冠冑帶劍。顏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增】冠古亂反。

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贏負擔也。

日中一日之中也。【集】兪樾曰。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增】贏舊作羸。今據宋本及刑法志改之。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衆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集】盧文弨曰。注不征衆衆字誤。疑作稅。先謙案。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之如此。上所謂以度取之。【增】謝墉曰。注不征衆衆字誤。疑作稅。

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

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增】數所矩反。下數國同。易以豉反。

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

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

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

生民所生之民。狹陰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

敵ノ首一ツヲ得タルモノニハ、他ノ功ナキモノヨリ罪ヲ贖フタメニ出サシメタル錙金ヲ給與シテ、別ニ特定ノ賞與ナキナリ。

偸ハ脆、偸可レ用ハ一時用フベシトナリ。

無レ日ハ僅ニ一日ニ滿タザル中ニアルナリ。

市傭ハ市中ノ日傭ヒ人、幾ハ幾何ナリ。

武卒ハ武勇ノ士卒、度ハ一定ノ標準ナリ。

服矢ハ箙中ノ矢ナリ、戈ヲ肩ニ荷ヘバ戈ノ上半箙矢ノ上ニ至ルナリ。

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

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

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集郭嵩燾曰。此與秦首虜之法同。以得首爲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當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當贖。僅納錙金。以得首爲重。取決一夫之勇也。增漢刑法志。作得一首則得賜金。愛案。賜贖錙金。言使無功者出錙金贖其罪。而以其金賜有功者也。不然不可得言無本賞矣。補謂無復戶利田宅之賞也。

是事小敵毳。則偸可用也。

偸竊用之也。毳讀爲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集先謙案。晉語。其下偸以幸。韋注。偸苟且也。偸可用謂苟且用之。猶爲可也。楊注非。增偸苟且也。補事謂師役。戰國策所謂長平之事。郗下之事是也。

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

易序卦曰。渙者離也。

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

若飛鳥言無焉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集盧文弨曰。注言無焉依也。宋本作言無焉依而易也。今從元刻。增古屋鬲曰。若飛鳥。所謂烏合之兵也。

是亾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

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集盧文弨曰。正文其去。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增去舊作出。今據元本改之。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

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爲武卒。以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集汪中曰。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注非。

衣三屬之甲。

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衣於既反。屬之欲反。集盧文弨曰。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補考工記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

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

置戈

齊ハ合力スルナリ。

民不ノ民ノ字ハ増注本ニ無シ。

威者ハ人ニ畏レラルルモノ、侮者ハ人ニ輕ンジアナドラルルモノ、攻完ハ修理ノ足レルナリ。

窳楛ハキズアリテモロキナリ。

技擊ハ手腕ヲ以テ敵ヲ擊チ斬ルナリ。

致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彊。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増重祿厚祿也。禮記曰。忠信重祿。節節義也。○重如字。下同。

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士賢士也。増好呼報反。

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

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増說苑曰。布令信。而不食言。是也。

民齊者彊。齊謂同力。集謝本從盧校。作不齊者弱。王念孫曰。案。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是也。(宋龔本同。)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增民字。

民不齊者弱。

賞重者彊。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彊。輕易其賞。則弱也。増重與貴爵重賞之重同。厚也。輕反此。○輕如字。

刑威者彊。刑侮者弱。刑當罪。使人可畏則彊。不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彊。攻當爲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彊也。集盧文弨曰。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即依本字不改亦可。増攻。考工記。攻金攻木之攻。完。左氏隱公元年傳。大叔完聚之完。皆脩治之謂也。或曰。魏都賦云。物背窳而就攻。劉良曰。攻堅也。詩云。我車既攻。

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庾。楛濫惡。謂不堅固也。増楛音鹽。

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彊。増重直用反。輕牽政反。

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

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

設ハ用ナリ、道ハ術、行ハ方法ナリ。

將率末事也ハ將帥トナリミヅカラ兵ヲ率キルガ如キコトハ抑モ第二以下ノ事ナリトナリ、效ハ效驗ナリ。

卬ハ古ノ仰ノ字、不卬ハ上ヲ仰ギタツトバザルガ如キ、下民ハ用ヒテ國ヲツヨクスルニ足ラズトナリ、下ノ足ノ字ハ增注本ニアリ。效ハイタス、功ハ功利、重祿ハ祿ヲ與フルコトヲツツシミテ輕輕シクセザルナリ、上ハ尙ナリ、凡ハ大凡ノ事、一般ノ事ナリ。

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集郝懿行曰。發揚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坺。然則坺發蓋皆旆之同音段借字耳。韓詩外傳引。亦作旆。增今詩發作旆。新序同。是也。有讀爲又。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敎令也。行動用也。集王念孫曰。道術也。楊以道爲論說敎令。失之。先謙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增行下孟反。

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爲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敎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也。集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末事也。楊注誤。增將子匠反。補凡總括也。

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增治直吏反。下同。

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不卬不足仰也。下託上曰卬。宜向反。能敎且化。長養之。是足仰。集謝本作上不足卬。盧文弨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卬。衍足字。先謙案。盧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增本注不仰以下二十四字。標注本無。韻會仰字注所引。無不仰不足仰也六字。謝墉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卬。衍足字。

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補效

彼ハ敵國ノ君、其民、其上等ノ其ノ字皆敵國民チ斥ス、又ハ有トヨムベシ。

明ハ盛ナリ。

發ハ旆ト讀ム、大旗ナリ、有ハ又、虔ハ敬、鉞ハ大斧、秉ハ取ル、火烈ハ勢盛ナル貌、遏ハ止ムルナリ。

曰。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𥝩。丁果切。楊意埵讀爲𥝩。故音義與之同也。又卽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瀧涿謂之霑漬也。故楊云。涷瀧沾溼貌。舊誤作涷龍。今改正。通雅引北史云。宇文泰戰敗。敵兵追及。李穆以鞭擊泰曰。籠東軍士。爾主安在。籠東猶隴種。圜居以下二十六字。韓詩外傳作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補】夫音扶。下同。

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如畏灼黥。【補】好呼報反。下同。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集】盧文弨曰。豈又。新序作豈有。【補】又讀爲有。新序作有。○惡烏路反。

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補】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告古毒反。

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集】兪樾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亾。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補】先謙案。慮大氐也。說見王制篇。

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

止ノ字増注本正ニ作ル、圜居方止ハ對陣シテ動カザル時ナリ、盤石ハ磐石、角摧ハ角ガクダケトレルナリ。

鹿埵ハ首ヲ垂ルル貌、隴種ハ龍鐘ニテ涙ヲ下ス貌、東籠ハ涙ニテ衣ノ濕フル貌、孰レモ摧ケ敗レテ退却スル狀況ナリ、角ノ字ハ衍文。

東西曰延。嬰今攖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攖之者皆斷也。兌讀爲銳。謂直擣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曰。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鋋。誤字或叚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銳居。與下圜居爲儷。其義甚明。俞樾曰。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圜居而方止。此自以圜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圜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増古屋鬲曰。陣法有方圓曲直銳。延者直陣是也。物茂卿曰。兌銳通。

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圜居方止。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集盧文弨曰。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作圜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文以儷句耳。先謙案。郝說方止非也。說詳上。増謝墉本從新序。改正作止。○盤與磐同。

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

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埵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龍鍾也。東籠與涷瀧同。沾濕貌。如衣服之沾濕然。新序作隴鍾而退。無鹿埵字。集盧文弨曰。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穗。丁果切。楊意埵讀爲穗。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瀧涿謂之霑漬。廣韻。涷瀧霑漬也。故楊云。涷瀧沾溼貌。舊誤作涷隴。今改正。沾亦霑之誤字也。劉台拱曰。鹿埵上角字。涉上而誤衍。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埵隴種東籠。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見日知錄廿七。)引舊唐書竇軌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籠涷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埵龍鍾涷瀧。似皆失之。新序止有隴種。無鹿埵。増物茂卿曰。案助辭。冢田虎曰。角字衍。楊愼曰。鹿稑同。埵丁果反。鹿埵如禾稑下垂也。謝墉

仁人ハ仁人ノ兵ノ意ナリ。

扞ハ衛、頭ヤ胷ノウタルルガ如キコトアレバ、手ハ直チニ之チ保護ス。

十里ノ國チ以テ事チナサントスルニ、遠ク百里ノ外マデモ警戒ユキトドキテ、皆相傳ヘ告ゲ來リテ、我ト一ツトナルナリ、而ハ如ナリ。

傳ハ傳ノ誤ナルベシ、卽チ附ノ義ナリ。

延ハ延長、嬰ハ觸、兌ハ銳ナリ。

入焉焦沒耳。集王念孫曰。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故仁人上下説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增故仁人以下必有誤。新序作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將子匠反。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驚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集先謙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增扞衛也。黑瀧僚師曰。驚讀爲警。言雖詐而襲。上下相和如是。則必有知而告之者。故曰先警。昔者秦孟明襲鄭。鄭賈人弦高知而告之之類。是也。○覆扶又反。

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爲其耳目。或曰。謂間諜者。增呂氏春秋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百里之聽。下文彼必將來告之之意。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爲博。博衆也。而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集先謙案。傳爲摶字之誤。說見儒效篇。增傳疑當作傅。與附同。冢田虎曰。注明上脫聽字。與。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行列。言動皆有備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集盧文弨曰。延。新序作鋋。韓詩外傳三作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袤之延。

變詐ノ下ノ也ノ字ハ增注本ハ者ニ作ル。

路亶ハ羸憊ノ意ニテ、人民ノツカレヨワリタルナリ。

滑然ハ渙然ノ譌、渙然ハトケハナルル貌、離德ハ德ニ乖キハナルルナリ。

巧拙有レ幸ハ巧ナレ拙ナレ、僥倖ニテ害ヲ蒙ルニ至ラザルナリ、撓レ沸ハ沸騰セル水ヲカキマワスナリ。

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增道言也。君之所レ貴。權謀埶利也。所レ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レ可レ詐也。彼可レ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爲レ袒。露袒謂ニ上下不一レ相覆蓋一。新序作ニ落單一。集郝懿行曰。路亶。新序作ニ落單一。蓋離落單薄之意。楊注非。王念孫曰。路單猶ニ羸憊一也。上不レ恤レ民。則民皆羸憊。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ニ離德一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ニ天下一而路也。趙注云。是率ニ導天下之人一。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ニ羸困之路一。乃後人所レ改。辯見ニ管子五輔篇一。管子五輔篇云。匡ニ貧窶一。振ニ罷露一。資ニ乏絕一。韓子亡徵篇云。好ニ罷露百姓一。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潞。路・露・潞竝通。是路爲ニ羸憊一也。爾雅云。癉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癉。毛傳云。癉病也。病亦謂ニ羸憊一也。緇衣引ニ詩下民卒擅一。釋文。擅作レ亶。癉・擅・亶竝通。秦策。士民潞ニ病於內一。高注云。潞羸也。潞病與ニ路亶一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ニ落單一。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單事之教。或言ニ路亶一。或言ニ路單一。或言ニ落單一。其義一而已矣。楊說皆失レ之。增路讀爲レ露。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ニ離德一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ニ欺詐一者。皆如レ此之國也。集王引之曰。滑當レ爲レ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離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爲ニ離貌一。故曰渙然有ニ離德一。俗書渙字作レ渙。滑字作レ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爲レ滑。新序雜事篇正作ニ渙然有ニ離德一。韓詩外傳作ニ突然有ニ離德一。突乃奐之譌。渙奐古字通。文選琴賦注。引ニ蒼頡篇一云。奐散也。增新序滑作レ渙。下文亦有ニ渙焉離耳。霍焉離耳二語一。本注云。霍焉猶渙焉也。仍案。滑・渙・霍蓋古音通。舊本無ニ者字一。今據ニ宋本一補レ之。新序亦有。故以レ桀詐レ桀。猶ニ巧拙有一レ幸焉。以レ桀詐レ堯。譬レ之若下以レ卵投レ石。以レ指撓上レ沸。撓攪也。以レ指撓レ沸。言ニ必爛一也。新序作下以ニ指繞一レ沸。增羣書治要無ニ巧拙二字一。似レ是。○卵盧管反。撓與レ擾同。沸方味反。補幸冀望也。言詐之巧拙。可ニ以冀一ニ其勝一也。若レ赴ニ水火一。

感ハ撼ト通ズ、感忽ハ撼忽ニテスバヤキノ意、悠闇ハ深遠神祕ニシテ、窺ヒ知リガタキナリ。

道ハ言ナリ。

發。先之至。【增】敵發而後發。敵未至而先至。○後胡豆反。先悉薦反。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增】中陟仲反。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增】造七到反。父音甫。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集】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宋龔本同。)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曰。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羣書治要亦無善字。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乘勢爭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集】盧文弨曰。所行。新序三。作所上。【增】詐側嫁反。下。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弃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集】盧文弨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郝懿行曰。案。感讀如撼。撼撼古今字也。感忽搖疾之意。悠闇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兎之喩也。【增】本注立字舊脫。今從謝墉說補之。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

此篇ハ用兵ノ宜シク仁義ニ本ヅクベキヲ論ズ。

臨武君ハ楚ノ將、孫卿子ハ荀卿子卽チ荀子ナリ。

本注其故ノ其ノ字增注本ニ無シ。

要ハ要領奥義ナリ。

後レ之先レ之ノ之ハ敵ナリ。

荀子卷第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贏與王處京臺之下。更贏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鴈從東方來。更贏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以爲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新序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按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集]盧文弨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徵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贏楚策作更羸。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補]注劉向敍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此卽劉向孫卿子後敍文也。新序載此事。亦言臨武君。不言孫臏。後敍偶誤耳。增注本書末。據宋本載後敍。而此注敍字。改新序二字。豈向承他人之誤。而今不及檢耶。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若順太歲。反孤虛之類也。[集]先謙案。反各本譌及。據宋台州本改正。

下得地利。

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

觀敵之變動。後之

荀子卷第九終

論ハ倫ニテ倫理アルナリ、卽チ精微ノ道ヲ知リテ倫理ヲ離レザルナリ。
而回ノ而增注本則ニ作ル。
糞本ハ木ノ根ヲ壅グナリ。

水ハ源ヲ木ハ根ヲ忘レザルヲ以テ弟子ノ師ヲ思フニタトフ、通利ハ成業ナリ。
善言ニハ善事ヲ以テムクユ、讎モ報ナリ。
僭ハ與ヘスギルナリ。

有若以爲非夫子之言是也。增古屋鬲曰。陵。學記不陵節而施之。陵愛曰。犯謂犯先師所傳之義。

知微而論。可以爲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反。集郝懿行曰。論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增論如字。楊音非。

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

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集謝本從盧校。作水深則回。樹落糞本。盧文弨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回旋流也。糞壅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木本之意。兪樾曰。樹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鯨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兪說是。今從宋本。增舊本落下無則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增物茂卿曰。言及其通利。益知師之深也。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爲善則物必報之也。增詩大雅抑篇。讎亦報也。補此證弟子思師恩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集盧文弨曰。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增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又尚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也。

節奏ハ禮ノ行、陵ハ嚴密、生民ハ民ヲ生養スルコトナリ。

文ハ文采ナリ。

隆ハ極ナリ、標準ナリ。

博習ハ徒ニ博ク傳習スルナリ。

年六十ヲ耆、五十ヲ艾トイフ。

誦説ハ經ヲ誦シテ講説スルナリ、不陵不犯ハ師説ヲ守リテ敢テ異説ヲ立テザルナリ。

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集王念孫曰。楊說陵字之義。及下節奏陵而文注。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爲侵陵。誤與此注同。增陵稜通。言有廉隅也。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集郝懿行曰。陵者丘陵。喩高峻也。節奏以禮。言欲其高峻防踰越也。生民以田畜。言欲其寬饒不陝隘也。節奏陵而文。敦禮讓也。生民寬而安。樂太平也。王念孫曰。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萬章篇作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也。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增謂節奏嚴厲。而文飾著也。

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增治直吏反。重直龍反。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爲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預。**尊嚴而憚。可以爲師。**增憚見畏憚也。禮記曰。師嚴然後道尊。**耆艾而信。可以爲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集先謙案。不陵不犯。謂謹守師說者。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隆ハ極ナリ、中ナリ。

與ハ以ナリ。

初ノ年ニハ寛容ヲ以テ政ヲ始メ、三年ノ後政成績アルニ至リテ進退ヲ加フルナリ。

庸ハ用、卽ハスグニ行フナリ。

義ニヨリテ刑殺ヲ加フルハ不可ナケレド、刑殺ハ急ギテスベキ事ニハアラズ、唯ダ尙ホ反省シテ未ダ順道卽チ敎化ヲ行ハザルヲ自カラ責ムベキナリトナリ。

程ハ度量衡、準ハ標準、節ハ差等節度、數ハ計數、倫ハ次序ナリ。

音扶。

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

多容廣納也。

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

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集王念孫曰。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卽中也。楊以隆爲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王覇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爲崇高。亦失之。補隆謂中也。玉篇。隆中央高也。

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夫不敎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增與以古通用。

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先賞罰。後德化則亂。

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敎也。

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卽行之。當先敎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尙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增今康誥大有異同。

○程者物之準也。

程者度量之摠名也。

禮者節之準也。

節謂君臣之差等也。

程以立數。禮以定倫。

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增古屋高曰。數度量數制之數。

德以敘位。能以授官。

度其德。以敘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

能ク衆ノ心ヲ得テ事ヲ行ヘバ天モ之ニ感動シテ從ヒ助クベシ、和樂シテ仕メバ長壽ヲ得ベシ、誠信ナレバ萬事ニ明通スルコト神ノ如ク、夸誕ナレバ徒ニ精神ヲ勞シテ喪失スルナリ。

誠ノ上ニ不ノ字アルベシ。

燿ハ照ニテ、夜炬火モテ照ラシテ、飛ビ來ラシメテ取リ食用ニ供スルナリ。

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增動感動也。

美意延年。

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

誠信如神。

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增禮記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夸誕逐魂。

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矜夸姿誕作僞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集郝懿行曰。按。四句一韻。文如箴銘。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奢誕謾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先謙案。郝說是。今別爲一條。增夸誕已見不苟篇。○夸苦華反。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

集盧文弨曰。此句有誤。當作而在乎不誠用賢。王念孫曰。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要引書。多節刪而不增字。其引此文。誠上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增患如患所以立之患。謂人主之所爲患也。舊本言上有不字。今據宋本除之。補徐幹中論引此。必作不。意義甚明。宋本除不言之不。非也。

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

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增却退也。○夫音扶。行下孟反。下同。

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

增反舊作返。今據宋本。羣書治要改之。

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集郝懿行曰。耀俗燿字。燿者照也。燿蟬者。火必明。而後蟬投焉。蟬以陽明爲趨也。照蟹者。火必闇。而後蟹赴焉。蟹以陰闇爲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燿蟬。闇主蒐慝。如照蟹。

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

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增夫

本作ハ本始ナリ、要素ナリ。

曠ハ空ナリ、缺ナリ。

曰。險當爲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濯。皆是。王念孫曰。險乃儉借字。(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多稽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爲儉。)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山林茂正相反。【增】枯讀爲涸。險險阻也。冢田虎曰。言棲宿之危也。

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增】禮記曰。其人存。則其政舉。

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集】王念孫曰。楊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總要。相對爲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爲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廣雅同。)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相對爲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土始乂也。(竝見經義述聞。)

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增】總要猶言綱紀也。

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增】之字皆指君子。○治直吏反。下同。

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集】盧文弨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增】傳直戀反。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

並、尙ハ庶幾ナリ。

挾ハ前ニモ見ユ、浹ニ同ジ、貴名白モ前ニ見ユ、貴名天下ニ明白ニナルナリ、天下願ハ天下萬民之ニ從ハンコトヲネガフナリ。

集解本ハ宋本ニ據リテ魚龍ヲ龍魚ニ作ル。險ハ棲ムニ危險ナルナリ。

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叚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贐矣。爾雅釋詁。藎進也。藎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爲上。而不知盡之爲進。於古人叚借之義。未盡得也。增古屋鬲曰。尙猶不尙息焉之尙。庶幾盡其忠也。○方與並通。盡津忍反。補姦者必刑。故無試爲之者。

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集盧文弨曰。下似當別爲一條。先謙案。盧說是。今從之。增夫音扶。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挾讀爲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集盧文弨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訛。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日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制。顧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以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增行脩下孟反。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集郝懿行

禽犢之請ハ賄賂ヲ用ヒテ求ムルナリ、流ハ據リ所ナキナリ、愬ハ讒言、不官而衡至ハ來ルベキ路ニ由ラズ橫流シテ來ルナリ、明譽ノ譽ハ察ノ誤ナリ。

定其當而當ハ其ノ事實ニ當リタル所ヲ判定シテ外レザルナリ、士ハ王氏ノ說ニ從ヒテ出ニ作ルベシ。

忠言忠說等ノ意志ヲ明ニ上ニ通ゼントスルモノ並ビ起ッテ其ノ忠ヲ十分ニ盡サント希ハザルハナシトナリ、方ハ

所謂雍蔽也。意隱聲相近。意忌之爲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記。天地訢合。鄭注。訢讀爲熹。射義耄期稱道不亂者。大雅行葦傳作耄勤。左傳曹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荀子性惡篇。驊騮騹驥。卽騏驥。皆其例也。〕增近巨靳反。

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

行賂請謁者也。

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

補愬訴也。

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

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爲橫。橫至橫逆而至也。〇不官而衡至者。不由其官。而自他來者也。譖說文訓愬。故本注訓愬譖也。不必讒言也。補橫猶猥也。

聞聽而明譽之。

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爲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增譽疑當作詧。字之誤也。詧古察字。補徂徠曰。聞當作開。

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

士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集郝懿行曰。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謂事其事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字之誤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諸書中出字。或誤作士。說見大略篇〕敎出下。〕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丁浪反。〕猶實也。言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爲事。又訓事爲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先謙案。王說是。增士字彙曰。察也。理也。補士疑當作正。

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

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集兪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書高

小球大球已ニ前ニ見ユ、小國ハ小球ヲ、大國ハ大球ヲ贈リ來ル、下國ハ天下ノ諸侯、綴旒ハ表章ニテ人ノ仰ギ見ルモノ、此詩ヲ引キテ以上湯武ノ成功ヲ明ニスルナリ。

此篇ハ賢良ノ士ヲ招致スルノ道ヲ論ズ。

衡ハ廣ナリ大ナリ、顯幽ハ隱レタル理ヲ明ニス、重明ハ既ニ世ニ顯明セルモノヲ更ニ顯明ナラシムルナリ。

加累ハ人ニ言ヒカケヲシテ迷惑ヲカクルナリ、譖ハ讒言ナリ。

隱忌ハ人ノ德ヲ嫉ミ忌ムナリ、雍蔽ハ人ヲオサヘオホフナリ。

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爲救下國者也。增毛萇曰。綴表。旒章也。愛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諸侯所執以爲贄也。爲下國表章。謂人皆瞻之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增士舊作仕。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案本注。楊倞時未誤必矣。

衡聽顯幽。補猶言闡幽也。重明補易離卦象曰。重明以麗乎正。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擁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集俞樾曰。按楊注。衡平也。下文衡至注曰。衡讀爲橫。前後兩字異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竝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先謙案。重明猶書堯典之明明。此言用人之術。增幽謂幽隱之地。顯幽書所謂揚側陋也。明謂顯明之地。重明書所謂明明也。衡聽以下蓋五條也。本注非。○重直用反。下同。

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增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比毗志反。累力軌反。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集王念孫曰。楊誤分隱忌爲二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雍蔽也。隱忌即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忌。唯其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カリ行フナリ、險之平ハ忠臣ノ行險ナルガ如キモ遂ニ平ニ歸スルナリ、君禍亂ヲ起スガ如キコトアレバ姑ク聲ニ應ツテ服從スルモノモアリ、出死ハ身ヲ投ゲ出シ死ヲ決スルナリ。

過ハ君過ツナリ、通情ハ贊成スルナリ、增注本ハ通ヲ同ニ作ル。

和ハ徒ニ君意ニ和シ順フナリ、經ハ一定ノ主義ナリ、卹ハ顧視、狂生ハ桀紂ノ如キ人ナリ。

斬而齊已ニ前ニ見ユ、キリテ整ヘルナリ、不同而壹ハ常例ト異ニシテ而モ統一ニ歸スルナリ。

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增其行似險。而其實歸平也。權稱量其輕重也。

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

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亾也。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爲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增致盡也。○爭側迸反。出尺類反。夫音扶。下同。

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

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增被皮義反。

過而通情。集先謙案。君本過也。而曲通其情。以爲順善。

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增過君過也。

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集先謙案。狂是宔之借字。說見君道篇。增按君道篇。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如桀紂其人也。而飛廉惡來迷亂之。

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增傳直戀反。

詩曰。受小球大球。爲

レモ皆スベテノ物ニ對シテ信實ニシテイツクシムナリ、質ハ本質、統ハ綱領ナリ。

倫類ハ統類ノ如シ。臑ハ蠕ニテ微動、喘言蠕動ハ微微タル一言一動ナリ。

僭ハ僭越、賊ハ賊害、則ハ法則ナリ。

恭敬ハ禮ヲ成シ、調和ハ樂ヲ成スナリ。

臣タルモノ君ニ爭ヒ戾リテ忠ヲ盡スハ逆ニ似タレド、遂ニ順道ニ歸ス、通ハ即チ此ノ義ニ通達スルナリ、權ハハ

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增】夫音扶。

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統綱紀也。言以端慤自處。而待物也。【集】先謙案。注以。各本作已。據宋台州本改正。

禮義以爲文。用爲文飾。

倫類以爲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爲條理也。

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臑與勸學篇蝡同。喘微言也。蝡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爲法則也。臑人允反。【集】先謙案。蝡。集韻或作蠕。史記匈奴傳索隱。引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今正文及注作臑。是蠕之誤字。說文。臑臂羊矢。據注引勸學篇及音義。知楊所見本尚作蠕。不作臑也。【增】勸學篇無而一之而。是也。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爲人法則矣。【增】鮮息淺反。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

謹愼利也。鬭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愼而無鬭怒。【集】王念孫曰。樂利當爲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愼而無鬭怒。承上謹愼鬭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俞樾曰。樂利當爲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愼而無鬭怒。承上謹愼鬭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愼利也。疑利字屬謹愼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愼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違矣。先謙案。二說並通。

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增】鬭都豆反。

○通忠之順。忠有所壅塞。故通之。然而終歸於順也。【增】忠謂爭戾弼君也。其行似逆。而其實歸順也。通達其義也。【補】忠疑當作逆。蓋因下文致忠而誤。

權險之平。權用

狎ハアナドルナリ、不肖ノ人ヲ敬セズバ害ヲ招クベシ、暴虎ハ空手ニテ虎ヲウツ、馮河ハ徒足ニテ水ヲ渡ルコト、人皆此ノ二事ノ危キヲ知レド其他ノ危キコトヲ知ラズトナリ、此處ニテ他ノ危キ事トハ不肖者ヲ敬セザルコトニアタルナリ。

情ハ意味ナリ、タトヒ意味ハ違フトモ、イヅ

本改之。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於此也。集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愼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愼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增毛萇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愛曰。暴或與搏古音通。與孟子馮婦搏虎之搏同。○馮皮氷反。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

復ハ覆ニ作ルベシ、覆ヒタスクルナリ。

調ハ調節スルナリ。

偷合苟容、養交、皆上ニ見ユ。以之ノ之ハ衍。

賢人アリテ吾之ヲ敬スルコトヲ知ラズバ、コレ禽獸ト異ナラズトナリ。

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集〕俞樾曰。復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覆。〔補〕韓詩外傳復作覆。言以德覆翼之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集〕郝懿行曰。補之。韓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爲長。楊注非。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爲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増〕羣書治要無下之字。是也。○否補美反。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集〕先謙案。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苑誤也。〔増〕夫音扶。差初佳反。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増〕案語助。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集〕盧文弨曰。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誤。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増〕敬舊作能。今據宋本・韓

除其怨ハ惡人ヲ除キ去ルナリ。

曲得所謂ハ上ニイヘル化易闕内ノコトヲバ、カクシテツブサニナシ得ラルトナリ。

不順ハ君ノ順應シ來ラザルナリ、不疾ハ我ノ怠慢ナリ。

苦ハ勤苦ニテ上ノ敬忠ヲ包ム。

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荀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忻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增謂使君入其道也。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增怨謂怨君者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卽化易君性也。增所謂改其過以下之四事也。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集盧文弨曰。案。此逸書也。郝懿行曰。此逸書。楊以爲伊訓異文。非是。增今伊訓大有異同。○拂音佛。補書逸書。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爲或爲達。集盧文弨曰。故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勤忠敏之士。或構凶釁。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當爲善。字之誤也。(隸書。苦字作苦。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卽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先謙案。郝・王二說竝通。增故無德疑當作故不順。○墮許規反。補徂徠曰。苦當作敬。白鹿曰。脫亡忠二字。

○有大忠

曉ハ君ヲサトスナリ、然ノ字刪ルベシ。

化易ハ至道ヲ以テ君ノ性質ヲ變化スルナリ、關內ハ至道ニ入ルルナリ。

樸馬ハ未ダ馴サレザル馬、赤子ハ嬰兒、餧人ハ飢人、暴君ニ事フルコト手ヤハラカニシ又タ徐徐ト道ヲ說クベク、若シ之ヲハゲシクシ又タ急ニスレバ反ツテ害ヲ招クニ至ルベシトナリ。

因リテハ乘ジテトイフガ如シ。辨ハ變ト讀ム、故ヲ變ジテ新トナスナリ。

不至流湎。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爲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喩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集】兪樾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道。楊注不詞。【增】至道猶言入道也。不與君道篇至道同也。【補】以上疑脫喩字。**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爲開。傳寫誤也。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集】郝懿行曰。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佞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下文曰。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爲開。**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增】馭與御同。樸舊作撲。今據宋本改之。**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若食餧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集】鄭懿行曰。樸馬未調也。赤子難曉也。餧人毋速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逆遏其邪施之機閉。庶令回心易嚮。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恉。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之事也。改過辨故。入道除怨。其因之之權也。【增】言徐而諫之。不敢急爲也。本注前說非。○食祥吏反。餧與餒通。奴罪反。【補】言稍稍巽言導之。不遽告以禮義之正也。**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集】王念孫曰。揚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爲變。變其故。謂去

崇其美ハ其君ノ美點ヲ尊ブナリ。
違其惡ハ其君ノ惡キ所ヲ避ケテ言ハザルナリ。
以爲成俗ハ習慣ニヨリテ自然ニ以上ノコトヲスル樣ニスルナリ。
大命ハ大變革、防ハ防衞、躬身ハ句ヲ成サンガタメニ字ヲ重ネタルナリ。
防ハ集解本妨ニ作ル。
撟然ハ矯然、剛折ハ剛直ニシテ人ヲ面折スルナリ、端志ハ端正ノ意志、傾側ハ偏倚不正、調ハ調和、流ハ流湎ナリ。

〔舊注以削爲翦削誤與楊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蓋古者謂縫爲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集王念孫曰。違讀爲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也。〔辟與避同〕緇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爲避。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篇。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爲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增長竹丈反。

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防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集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爲成俗。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爲足句兼取韻。增防舊作妨。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言天降大命。將入此國。以此告人。則罪將及其身。宜緘其口以防身害也。唐風揚之水詩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亦此意。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集盧文弨曰。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撟彊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强哉撟。撟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增撟字見子上。補橋當作矯。志當作懿。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增案語助。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

信ハ伸ナリ、遠ハ大ノ如シ。

爪牙之士ハ勇猛ノ士、施ハ用、作ハ起ナリ。

處ハ適宜ニ處置スルナリ、彊垂ハ外國ト接スル邊鄙ノ地ナリ。

同ハ人ノ智ニ同シ、人ノ智ヲ用フルナリ。饗ハ享ト同ジ、盛ハ成ナリ、成功結果ヲウケ收ムルナリ。

補削ハ彌縫ノ意。

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増杜預左氏傳注曰、頗不平。○朝直遙反。頗普何反。

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

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集先謙案、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増遠猶大也。左氏昭公四年傳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

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集兪樾曰、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増施陳列之謂也。成相篇曰、六卿施。

邊境之臣處、則彊垂不喪。

垂與陲同。集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界垂。増處設置也。○處昌呂反。喪息浪反。

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

獨謂自任其智。増好呼報反。

明主尙賢使能、而饗其盛。

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集先謙案、盛成也。說見榮辱篇。楊注非。増盛讀爲成。饗與享同。彊國篇曰、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

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

滅掩沒也。増妬丹故反。妬俗字。

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

聖君無失。増爭側迸反。下同。

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

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諂諛則遂成闇君也。

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

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爲也。拂音佛。集盧文弨曰、拂讀爲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爲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撟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

重ハ權威勢力ナリ、功伐ハ功績トイフガ如シ、拂ハ君ノ意ニ違ヒテ事ヲナスモノナリ。

惑君ハ増注本ハ惑之ニ作ル。

趙及魏ノ下ノ也ノ字増注本ニ從ヒテ存ス。

設ハ用ナリ。頗ハ邪ナリ。

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稱其伐。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爲咈。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集盧文弨曰。注或讀爲咈。舊本咈作佛。訛。案說文。咈違也。今改正。増大戴禮曰。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本注咈字舊作佛。謝墉改之。今從之。反軍當作反君。之事二字。當移存趙下。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集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所尊所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集盧文弨曰。主惑二字。疑衍。増己音紀。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大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増比干爭紂。子胥爭呉王夫差。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事見平原君傳。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拂矣。集盧文弨曰。於趙於魏下。俗本竝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集先謙案。

吉凶ハ國ヨリ視、賢不肖ハ君ヨリ視タルモノナリ、志ハ君タルモノ之ヲ記憶スルナリ、稽ハ臣ヲ用フルコトヲ考フルナリ。

偷合ハ唯ダ目前ダケ人ノ意ヲ迎ヘテ合スルナリ、苟容モカリソメニ人ニイレラルルコトヲツトムルナリ、養交ハ私ニ多ク人ト交ハルナリ。

過謀ハ過テル謀、過事亦同意、殞ハ墜シ壞スナリ、具ハ事項ナリ、集解本ハ宋本ニ依リテ懼ニ作ル、今增注本ニ從フ。

比知ハ智ヲ合スルナリ、彊ハ強、撟ハ矯ナリ。

大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增〕吉凶舊作凶吉。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極言極於此域也。○大音泰。必謹志之而愼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愼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孟嘗君所至爲相也。〔集〕王念孫曰。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增〕脩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否補美反。〔補〕養私交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增〕殞墜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集〕盧文弨曰。父兄宋本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增〕父兄舊作父子兄弟。今據元本・羣書治要改之。父兄謂同姓大夫也。曲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爲智。〔增〕爭側迸反。下同。比毗志反。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彊其丈反。撟與矯同。屈也。〔集〕盧文弨曰。撟宋本作橋。卷內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矯。君雖不安。不能不

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增]死危言其臣死或危也。非論君也。下榮尊並同。

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

楚之州侯。

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受命於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

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增]對蘇秦言之。則作儀爲優。者字衍。

韓之張去疾。

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大后也。[集]盧文弨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竝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幷攷良傳補正。[增]本注襄哀王三字。從謝墉意。因良傳補正○去起呂反。

趙之奉陽。

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爲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及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敎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卽公子成非奉陽君也。

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集]盧文弨曰。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增]本注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

齊之管仲。晉之咎犯。

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

[增]孫叔敖已見于非相篇。

殷之伊尹。周之

兩以ノ字、增注本ニ無シ。

形ハ顯ナリ。

卒ハ卒然起ル事ナリ。齊給ハ前ニ見エ、敏捷ナリ。

接譽ハ接與ニテ猶ホ比類トイフカ如シ、無方ハ事物ノ起リ來ルコト常無キナリ、類推シテ複雜ナル出來事ニ應ズルナリ。

曲成ハ委曲成就、制象ハ制度法象ナリ。

必死必危等ハ用ヒラル臣ノ身上ニツキテイフナリ。

奪君之威權之謂也○比毗志反。

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 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集盧文弨曰。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 形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集盧文弨曰。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范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爲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爲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謙案。宋台州本影作景。增形下形於下也。富國篇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

應卒遇變。齊給如響。 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蒼忽反。增本注應事而至。疑當作事至而應。

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集俞樾曰。楊注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豈遂足應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先謙案。楊俞說皆非。譽卽與字。說見儒效篇。增物茂卿曰。接譽卽接豫。愛曰。譽與豫通。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

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簒臣者危。用態臣者亾。 增王子況反。

態臣用則必死。簒臣用則必危。 此言態臣甚於

此篇ハ前ノ君道篇ニ對シテ臣ノ道ヲ論ズ。
論ハ倫ト讀ム、倫類ナリ種類ナリ等類ナリ。
態臣ハ容態ヲカザリ作ルモノ、篡臣ハ君ノ政ヲウバフモノナリ。
一民ハ國民ヲ統一スルナリ。
距ハ拒ト同ジ。

說ハ人ヲ悅バスナリ。

卹ハ心ニカグルナリ。
環ハ營ナリ、營ハ惑ハスナリ。

荀子卷第九

臣道篇第十三

論人臣之善惡。【集】先謙案。論者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增】論盧困反。下同。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補】謂以佞媚之態事其君也。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增】難乃旦反。下同。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說音悅。或作悅。【補】下說功臣云。士信之。諸侯當作諸士。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爲容態。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環王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集】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皆是也。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卽營域。猶營繞之爲環繞。營衞之爲環衞。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楊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不還秩下。〕【增】恤猶思念也。比阿黨也。周密也。冢田虎曰。篡臣者篡

荀子卷第八終

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集盧文弨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增古語。

本ハ農業、末ハ工商ナリ。

論官ハ其ノ人物ヲ論定シテ相當ノ官位ヲ授クルナリ。

佚ハ逸ニテ無事ナルナリ。

執ハ勢位ナリ、出勢ハ力ヲ出シテ勢役ニ服スルナリ、貫日ハ日ヲ累ヌルナリ曲辨ハ委曲辨別スルナリ。

一日、集解本ハ宋本ニヨリテ一内ニ作ル、今增注本ニ從フ。

偏能ハ大體ヲ統括スルコトト反ス。

知尙賢使能之爲長功也。【增】長竹丈反。 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增】本言農也、末言商賈也。○材與財通。 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增】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無爭之爲便。 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集】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增】權物稱用。楊注已見于王霸篇。○稱尺證反。泥乃細反。 是卿相輔佐之材也。【增】舊本無也字。今據宋本補之。○相息亮反。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增】佚與逸同。治直吏反。王于況反。守舒救反。 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集】先謙案。道此道由此道也。 安値將卑埶出勞。【增】上道由也。安語助也。値讀爲植。與特獨直同。埶舊作執。今據宋本改之。出勞。物茂卿曰。自出力以就勞疲之事也。○出尺類反。 併耳目之樂。【集】先謙案。値與直同。併與屛同。彊國篇。併己之私欲。楊注。併讀曰屛。屛棄也。與此同。 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辨之。【集】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誤。【增】併讀爲屛。○樂音洛。 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增】綦極也。偏能一偏之能也。言人君當知大體也。 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

晻ハ闇ト同ジ。

材人ハ人ノ材質ニ因リテ之ヲ適用スルノ道ヲ論ズルナリ。

愿愨拘錄前ニ見ユ、正直ニツツシミツトムルナリ。

計數ハ計算、纖嗇ハコマカニツツマヤカナリ。

傳世ハ永世ニ傳フルナリ、

音旋。薄音迫。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增使所史反。晻與闇同。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亾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增詩。大雅文王篇。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濟子禮反。

○材人。集盧文弨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增材人論因人材施官之道也。愿愨拘錄。集盧文弨曰。榮辱篇。作軥錄。注謂軥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愨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增拘錄已注于榮辱篇。計數猶計算也。言利事折秋毫。如孔僅桑弘羊是也。纖細也。嗇吝嗇也。言細密其出納。不妄出也。○喪息浪反。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備之心。集盧文弨曰。元刻。脩飭作脩飾。增舊本。材作才。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分扶問反。守職循業。集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不敢損益。可傳世也。增舊本。損益作益損。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傳世疑當作世傳。言謹守其法。而不損益。可永世相傳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增爲于僞反。下同。知好士之爲美名也。增好呼報反。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

塡撫ハ鎭撫ナリ。

相與ハ相協約同盟スルナリ、相接ハ相交際スルナリ。

喩志ハ人君ノ旨ヲ他國ニサトシ告グルナリ、決疑ハ問題ヲ解決スルナリ。

不還秩ハ不還私ニ作ルベシ、還ハ營ト通用ス、反ハ叛ナリ。

應薄ハ急迫ノ事件ニ順應スルナリ、扞ハ抗抵スルナリ、然後可ノ三字集解本無シ、今增注本ニヨリテ存ス。

德音足以塡撫百姓。【集】盧文弨曰。塡卽鎭字。元刻作鎭。 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增】任委任國事也。 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增】左氏傳所謂。結其四援也。 然而不必相親也。【集】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 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喩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增】管仲執齊政。爲游士八十人。而使周游於四方之類是也。詳見于齊語。【補】決疑二字疑衍。 其辨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集】王念孫曰。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也。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厶。見下。）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爲厶。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補】徂徠曰。未詳。蓋不還舍與其屬謀。不待反命而獨斷也。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集】兪樾曰。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竝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偪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增】煩國之所煩苦。如子產爭貢是也。齊與劑通。劑翦截也。秩當作私。字之誤也。戰國策。應侯答蔡澤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注曰。還反顧也。反叛也。薄急迫也。扞扞格也。言事急迫。則知慮難出也。而今此人又能之。未嘗失其應也。○說音稅。齊才細反。斷丁亂反。難乃且反。還

嚮ハ室ノ北出窗ナリ。

慧ハ集解本惠ニ作ル、規ハ規度ニテハカルナリ。

國具ハ國器トイフガ如ク、國ノ用トナルモノナリ。

物故ハ死ナリ、則ハ而ノ如シ。

原ハ源ト同ジ、國事ノ起リ來ルコト絶ユル期ナキナリ、不レ應ハ相順應セザルナリ。

基ハ几ニ作ルベシ、几杖皆人ノ倚頼スル所トス。

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集盧文弨曰。嚮與向同。增嚮鄉向同。士虞禮曰。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鄭玄曰。鄉牖名也。又七月詩曰。塞向墐戶。毛萇云。向北出牖也。○便嬖婢緜反。下同。牖由久反。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慧足使規物。集盧文弨曰。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習也。荀書用便嬖。不作邪佞解。增慧。舊作惠。今據宋本改之。規規度也。○知音智。下同。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增國具猶言國器也。大略篇曰。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夫音扶。下同。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增則猶而也。按。漢書蘇武傳注。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三國志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愛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蓋本于此。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增如泉源。言無舍時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一物不應。亂之端也。補疑有脫誤。增不應謂失理也。家語曰。一物失理。亂亾之端。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增無曠庶官而後可。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集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綦。儀禮士喪禮。組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楊雄傳。履欃槍以爲綦。外戚傳。思君兮履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也。故以爲喻。增基疑當作几。篆文頗似。音亦相近。几杖人主之所倚者也。○相息亮反。下同。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

不見ハ見ル能ハザルナリ、不聞亦同意。

弛易ハ移易ナリ、齵差ハクヒチガフナリ。

拘脅蔽塞ハ困厄ニカカルナリ。

危ハ上ノコトヲ知ラザレバ困厄ニカカルニ至ルヲイフ。

便嬖ハ近習ノモノニテ必ズシモ佞人トセズ、

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增所愛謂子孫也。○牆之外目不見也。增隔牆則不能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增里之前猶言里之外也。言一里以外也。案呂氏春秋曰、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增守司謂所守所司也。言人之所聞見不過步武尺寸之間、而其所可見如是廣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集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易猶言弛慢。齒不正曰齵。齵差參差不齊。增元本弛作施。儒效篇有施易之語。楊倞訓移。今按弛施移古字通。論語君子不施其親。陸本作弛。史記衞綰傳、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是其徵也。齵齒差錯不齊貌。○易如字。齵五溝反。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增拘脅陽虎於季氏之類。蔽塞豎牛之於叔孫是也。言境內有所差錯弛易、而不知之、則爲邪臣所脅蔽之本也。○塞悉則反。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集王念孫曰、呂錢本其下有中字。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齵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脫中字。今依王說從宋本增。增言其所移易不可不知也。不知則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

故ハ故舊ナリ。

齫然ハ齳然ノ誤、齳然ハ齳然ト同ジク齒落ツル貌。

貴道ハ王道ヲイフ、下ノ欲ノ字ハ衍文。白ハ顯スナリ、是子ハ上ノ太公望ナリ、舉ニ是子ニ增注本舉ニ于是ニ作ル今集解本ニ從フ。

明ハ上ヲ承ケテ白ニ作ルベシ。

大道ハ大道ヲ履メル人ヲ指ス大功亦同ジ。隱ハ庇廕スルナリ、憐愛スル所ハ子孫ナリ。

親邪。則周姫姓也。而彼姜姓也。增史記世家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邪音耶。下同。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集盧文弨曰。齫當作齳。與齳同。韓詩外傳作齳。郝懿行曰。按。齫當依韓詩外傳四作齳。說文。齳無齒也。蓋篆文齳與齫形近而譌耳。增行年歷年也。齫。韓詩外傳作齳。按。齫當作齳。齳魚吻反。與齳同。無齒貌。齫苦本反。齒起貌。非齒墜貌也。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增下欲字衍。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集盧文弨曰。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增是子卽是人也。王霸篇誰子之子同此。補十九子無子字。下舉于是。作舉是子。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集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誤伯。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姫姓獨居五十三人。增五十三人。詳見于儒效篇本註。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集先謙案。呂覽圜道篇。高注。隱私也。增隱蔽也。猶庇廕也。其下猶

則ハ而ノ如シ。

數十ハ十數ニ作ルベシ。

失是ハ輔佐ヲ求ムルコトノ公ナラザルニ失スルナリ。

不利於所私トハ反ツテ其人ノ不利ヲ來タスナリ。

誣能ハ能力ナキニアルガ如クニシテ官職ニ在ルナリ。

俱害ハ君臣共ニ害ヲ蒙ルナリ。

倜然ハ常例ヲ超越スル貌、州人ハ韓詩外傳ニ從ヒテ舟人ニ作ルベシ、太公渭濱ニ釣セシニ因リテイフ。

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亾矣。增則猶而也。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集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增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荀卿時已無數十國。○數所矩反。下同。補韓詩外傳。有作無。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集先謙案。是謂用入不公。增失于其求輔佐不公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集先謙案。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注。本當爲大。與此正同。增賊夫人之子。故曰不利。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集先謙案。誣能自以爲能。大略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亾無日。俱害之道也。增一國滅亾。則君臣皆喪。故曰俱害。○詐側嫁反。夫之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增嬖舊作辟。今據宋本改之。○夫音扶。下同。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集郝懿行曰。按。倜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倜作超。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或假借字耳。兪樾曰。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增倜然注。見于非十二子篇。韓詩外傳。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作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乃知太公釣於滑濱時或乘小舟。以漁獵于其間也。此作州人。蓋以音誤耳。○倜他激反。豈私之也哉。以爲

不能制ハ人己ヲ制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然而ハ危亡ノ至ルニモカカハラズト、ノ意ナリ、若是ハ上ノ善射善馭ヲ得ントスルコトナリ。

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閒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兪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增】者字疑當在千里下。○馭與御同。下同。

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補】韓詩外傳。欲上有今字。 調壹上下。將【補】將字管下四句。 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增】非得其人。欲以法數驅使其民。以固城拒難。治世則能制人。人不能制己。卒然有不虞之事。則不可支也。○難乃旦反。治則直吏反。【補】此句不與上下連屬。恐有衍脫。宜言亂則無危辱滅亡之禍也。 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增】案語助。○相息亮反。便婢緜反。下同。比毗志反。己音紀。 豈不過甚矣哉。故有

位スルナリ、縣ハ計ルナリ、輕重共ニ權力ニ就イテイフ。

萬擧ハ平生一切ノ一擧一動ナリ、流慆ハ流淫ニテ沈湎ナリ。

守ハ道ヲ守ルコトナリ。

有之無之ノ之ハ以上擧ゲタル諸性質ナリ、誳ハ誣ノ誤ナルベシ、有ヲ無トシ無ヲ有トスルナリ。

伯樂ハ善ク馬ノ善惡ヲ見分ケ君子ハ善ク人ノ善惡ヲ見分クルナリ。

取之ハ之ヲ採用スルナリ。

及ノ字增注本ニ從ヒテ存ス、者ノ字ハ千里ノ下ニ在ルベシ。

【增】輕權輕人也。重貴重人也。權輕而懸貴重之人。議輕重者。多在闇主之朝也。○縣胡涓反。

是以萬擧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擧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

【增】所謂方物出謀。是也。

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

【集】盧文弨曰。流慆疑卽流淫。元刻作陷無流字。【增】舊本流慆作陷一字。今據宋本改之。

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

【增】如禮記所謂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也。言其能守道不爲利害變也。○離力智反。守舒救反。

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

【集】先謙案。廣雅釋詁。詘屈也。呂覽壅塞篇注。詘枉也。言白黑分明。焉可枉屈乎哉。【增】詘疑當作誣。字之誤也。言觀人如此。則其賢愚甚易知。豈可誣哉。○邪音耶。

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

【增】伯樂善相馬者。已見于前篇。○樂音洛。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

【增】射射上如字。下食亦反。中陟仲反。下同。縣故涓反。

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

【集】王念孫曰。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

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集】盧文弨曰。善馭下。俗間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宋呂・錢本竝如是。元刻世德堂本速

惡者ハ醜者、孽ハ「ワザハヒ」ナリ、害ナリ。

痤ハ「ヨウ」ヤ「ネブト」ノ類ニテ、衆人ヨリ視レバ妨害トナルニ譬トフ。

乎ノ字删ルベシ。

賊ハ汙邪ナルモノヨリ視タル賊ナリ。

參ハ參考スルナリ。

限禁シテ敢テ等ヲ越エザラシム。

成ハ成績ナリ。

日月ヲ久シクツミテ勉勵セシヤ否ヤヲ考ヘミルニハ結果ノ如何ヲ以テスルナリ、校ハ考ナリ。

臨尊ハ　尊キ者ノ上ニ

景音影。下同。

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集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衆人之痤。汙邪之賊。義竝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昭十年左傳。蘊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集先謙案。玉篇。痤癤也。增好美也。惡醜也。孽妖孽也。痤妨害之意。言正士之妨于衆人。猶痤疽之害于手足也。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集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兪樾曰。循乃脩字之誤。元刻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

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增以禮參考之。而其中之者賢。用人之法。禁之以等。集先謙案。彊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之以階級耳。增不敢越等而非議之。

行義動靜。度之以禮。增義字未穩。○行下孟反。度待洛反。智慮取舍。稽之以成。增稽考也。成如周禮獻素獻成之成。言素所計事之成也。○舍音捨。補成如周官大宰官成。謂成事品式也。日月積久。校之以功。增校考校也。自禁之至此。皆用人之法。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智。

辟ハ避ナリ。

相ハ宰相ナリ。
徑ハハヤク便ナリ。

得ハ相ヲウルコトナリ、其人ハ適當ナル相ナリ。
幸ハ冀フナリ。

六ハ大ノ字ノ誤ナルベシ。

賢者ヲシテ國事ヲナサシメ置キナガラ、天子ハ不肖者ト與ニ之ガヨシアシヲイフ、脩士ハ高潔ナル人ナリ。

恐ハ求ニ作ルヘシ。

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増惡烏路反。下同。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増要求也。○要於遙反。辟音避。曰。在愼取相。道莫徑是矣。集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身篇云。莫徑由禮義。與此同。増相佐良則國安榮也。徑捷徑也。○相息亮反。故智而不仁不可。仁而不智不可。既智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増智舊作知。今據宋本改之。不急得不智。得而不用不仁。増得謂得賢佐也。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増幸冀也。今人主有六患。集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増標注曰。六患宜作大患。補大峯曰。六當作三。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集先謙案。羣書治要。汙作奸。下同。雖欲成立得乎哉。増則猶而也。規規度之也。脩士。案韓非子。謂精潔之士。汙羣書治要作奸。下同。立。宋本。羣書治要共作功。皆似有味。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増直木影無可枉之理。而猶恐之。故曰惑。或曰。恐當作求。王霸篇可徵。○

命チ蒙ルモ因循シテ怠ルモノナリ。

固ハ習慣トナリテ固マルナリ。

五官各〻固定ノ職分アリテ勝手ニ相通用スルコト能ハズ。

探ハ慢ノ誤ニテ怠慢ナリ。

不留ハ事ノ捗ドルヲイフ。

止ハ自己ノ地位ナリ、集解本ハ宋本ニヨリテ正ニ作ル。

不視不慮不動ハ天子ノ百事ニ對シテ一一親カラセザルヲイフ、塊然ハ何モセズシテ居ル貌、胑ハ支ニ同ジ。

不待命而私爲事者。不逮時者。謂不用命而怠事者。○先悉薦反。補韓詩外傳說作謟。

人習其事而固。集先謙案。固者不移易之謂。易繫辭下傳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增國語所謂。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之意。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增借子夜反。

故職分而民不探。增謂職分既定。不待探索也。韓詩外傳探作慢。謂怠慢也。

次定而序不亂。集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㬅。與罙字略相似。故慢誤爲探。

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增言時達也。

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增止謂己所立之位也。益稷云。安汝止。亦與此止同。

百姓易俗。增夫音扶。下同。

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補韓詩外傳。怪作宄。

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增言其不躬親之待官人而後視聽也。

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集盧文弨曰。四胑。宋本作四支。增塊然無爲貌。補塊然正坐無爲之貌。

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增詩大雅抑篇。基基趾也。言有此恭人。而後德化可大行也。

○爲人主

至道大形ハ一節ノ題目ニテ道ヲ致スノ大要ナリ。
有常ハ一定普通ノ標準規範アルナリ、知方ハ趣向ヲ知ルナリ。
纂論ハ多數人ノ意見ヲ集メテ論議スルナリ。
克ハ勉ニテ勉ノ意ナリ。
兼聽ハ衆言ヲ兼ネキクナリ、齊明ハ万事ニ行キワタリテ通明スルナリ、序ハ次序ヲ立ツルナリ、材技官能ハ材質技術ヲ視テ、其ノ長所ヲトリテ適當ノ官ニ就カシムルナリ。
先時者ハ命ヲ待タズシテ妄ニ事ヲ作スモノ、不逮時者ハ既ニ

侈靡也。流流湎也。淫淫溺也。○行下孟反。稱尺證反。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公王。此之謂也。【増】治直吏反。○至道大形。【集】先謙案。言至道至於大形之時。【増】自此以下論道之大形也。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増】至讀爲致。尚賢使能。則民知方。【集】先謙案。知方。皆知所向。【増】知方。知所趣向也。纂論公察。則民不疑。【集】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繼也。纂論謂使人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善思。論不亂。【増】纂集也。公察無私也。【補】纂當作篹。與撰通。言上之所撰擇論定者。公正明察也。賞克罰偸。則民不怠。【集】王念孫曰。克當爲免。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偸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偸。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勉學。漢書辟宣傳。宣因移書勞勉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尚作勉。谷永傳。閔免遁樂。竝以免爲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偸。【増】韓詩外傳。克作勉。是也。偸怠慢也。言賞勉力者。而罰怠慢者。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集】先謙案。材以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即官能之義。【補】齊等也。言視聽不偏也。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増】羣書治要。材技作拔材。是也。息止也。○分扶問反。塞悉則反。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増】說音悅。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増】書。夏書胤征篇。此引之以明人君刑罰之正。先時者。謂

所同ハ普通一般ノ事ナリ。

增注本頭注ニヨレバ元本ニハ成珍ノ成ノ字ナケレバ、此ノ句ハ俞氏ノ說ニ從ヒテ備ニ珍怪ニ作ルベシ。

所衍ハアリ餘リテ爲ス所ナリ、卽チ贅澤スル所ナリ。

財ハ裁ニシテ、切リモリチスルナリ。

飾ハ衣服ニ等差チツケテ示スナリ。

其所ハ其ノ各自ノ身分立チ場ナリ。

爲異ハコトサラニ異樣ニスルナリ。

流淫ハ偏ニ沈湎スルナリ。

偏ハ行キトドクナリ。

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集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衍也。集盧文弨曰。衍俗閒本作術。先謙案。賦篇。暴人衍矣。楊注。衍饒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爲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衍及百姓同。增衍餘也。言天子至於庶人。衣食居處既充足。加之以文章珍備。其所有餘也。○重直用反。聖王財衍以明辨異。集盧文弨曰。財衍元刻作則術。增財讀爲裁。裁制其所餘。以明上下之別。言貴者文飾珍異備具。其次以班降之也。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增人人知己之位極也。左氏隱公元年傳曰。不如早爲之所。與此所字同。○長竹丈反。朝直遙反。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增分扶問反。補知字管下十八字。其所。謂聖王之所行也。王制篇云。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卽是此所字。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增靡

去ハ天下ノ人心之ニ背キ去ルナリ。

擅ハ專ナリ、官事ヲ專務トスルナリ。

論ハ諭ニ作リ、決ノ意タルベキコト儒效篇注ニ見ユ、即チ德ノ上下ヲ決シテ位ノ次序ヲ定ムルナリ。

使ノ下ノ其ノ字ハ刪ルベシ。

載ハ行フナリ。

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集】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增】舊本生養作養生。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賈音古。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集】先謙案。說文、擅專也。言得專其官事。【增】擅專也。專官專力于官、而無私也。言天子諸侯、以輔相得其人、爲己任。大夫士以專力于官事、保職業爲己任。○相息亮反。【補】三公一相、無所不總。大夫專領一官之事。士謹守其職也。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集】先謙案。論當爲諭。說見儒效篇。量能而授官。【增】論德。禮記所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是也。量能。乃司馬辨論官材、是也。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集】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增】載行也。【補】載仕也。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增】黼黻文章。雕琢刻鏤、詳見于富國篇本注。○差楚宜反。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

介人ハ善人、大師ハ三公、藩垣皆マガキ也。

班治ハ辨治ナリ。顯設ハ引キ立テ適當ノ處ヘ置クナリ。

藩飾ハオホヒカザリニテ身分相應ノ外形チ具フルナリ。四統ハ以上ノ四總要ナリ。倶ハ具トナスベシ。

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集盧文弨曰。介人。詩大雅板篇。介大。謂大德之人也。藩藩衞也。垣垣牆也。大師大衆也。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集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字。

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增生養與其利。除其害。使民衣食給足也。善班治人者也。集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禮注。古文班或爲辨。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增班治。各分其職以治之也。善顯設人者也。集兪樾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訓爲用矣。施義詳臣道篇。增量其才能而陳設之朝廷也。善藩飾人者也。增稱其位班而加文飾。使上下有別也。

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增樂音洛。下同。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倶。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增倶當作具。○夫音扶。下同。匹夫農夫大夫如字。補韓詩外傳。倶作具。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

好之ノ之ハ古ノ道ナリ。
于是ハ古ノ道ニ於テナリ、必ズシモ王氏ノ說ノ如ク是子ニ改メズ。
爲之ハ之ヲ脩ムルナリ。

少頃ハ須臾、輟ハ止ムナリ、得之失之ノ之ハ國ナリ天下ナリ、臧ハ善ナリ。

者ノ字王氏ニ從ヒテ衍トスベシ。

終身ハ其人君ニ就キテイフ。

作待。

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

補 韓詩外傳。作是子。

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

增 好之爲之。謂好爲古之道也。○好呼報反。下同。

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

集 王念孫曰。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擧之。故擧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

不爲少頃輟焉。

增 輟息也。言不須臾離道也。

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增 得之失之。皆指天下。

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

增 否不臧也。○否補美反。別彼列反。

是其人者也。

集 王念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

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

增 故事變也。魏有段干木。而秦不攻。衞孔子客。而趙簡子不攻之類。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曰。介人

情ハ實情ナリ。

胥ハ待、落ハ零落ナリ。

反ハ反顚スルナリ。

其人ハ適當ノ人ナリ。

蓄積ノ二字增注本ハ積蓄ニ作ル、學德ヲ蓄積シテ之ヲ自得スルモノ世〻之レアリトナリ。

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亡。即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亡。是其證。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不字。

危削滅亾之情。擧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

集盧文弨曰。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削滅亡之情。擧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枉蓋狂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俞樾曰。狂即㞷之叚字。說文土部。㞷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狴。本從㞷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為比。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枉生。枉亦㞷之叚字。增學皆也。○樂音洛。下同。補韓詩外傳。狂作枉。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

集盧文弨曰。胥須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樂作落。宋台州本作樂。是也。釋詁。呲劉暴樂也。大雅桑柔。捋采其劉。傳。劉爆爍而希也。箋。及已捋采之時。則葉爆爍而疏。樂爍同字。荀書作樂。與雅訓合。宋槧呂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盧失校。今正。餘詳致證。增胥須也。韓詩外傳作狂生者。不須時而滅亾矣。落殞落之落。

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

增反而先親愛其民。則四者自得也。

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

集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俗竝言之。蓋二者恆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美國。增其人存。則其政擧。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

增積積學也。蓄蓄德也。禮記曰。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擧。是也。宜擧此人以任政。得之自得之也。或疑得待誤。補或曰。得當

君射ヲ好メバ臣皆ゆがけヲツケテ之ニ倣フ。決ハ卽チゆがけヲツケルナリ、餓人アルハ人人食ヲ減ズレバナリ。

民之ノ之ノ字、增注本ニ從ヒテ存ス。

水方。集盧文弨曰。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盂也二句。王念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呂錢本並有民者水也句。既以槃喩君。則不必更以盂喩。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盂也二句。於義爲長。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三。並引作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增鄭玄曰。杅浴器也。蓋杅盂同耳。

君射則臣決。增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絃闓體也。戰國策曰。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

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增戰國策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蓋傳聞之異耳。〇好呼報反。朝直遙反。補莊當從戰國策作靈。

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〇君者民之原也。原淸則流淸。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集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之字。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當有之字。今依元刻刪。增己音紀。下同。爲于僞反。下同。

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集王念孫曰。元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

所以然ハ原理理由、材ハ實體實質ナリ。技ハ增注本伎ニ作ル。此ノ待ノ字亦增注本ニ從ヒ侍ニ作ルベシ。

義ニヨリテ選擇シテ一類トシテ聚マルナリ。

容ノ上寬ノ字ヲ加フベシ。

不閔ハ憂フルコトナキナリ。

用ハ周ノ字ノ誤。

行義ハ行爲主義トイフガ如シ。

儀ハ儀表ナリ、景ハ影ナリ、槃ハ盤ト同ジクタラヒナリ、盂モ盤ト同ジモノナリ、影ト水ハ民ニタトフルナリ。

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增】天地萬物。造化之事。非人之所知也。故不務說之。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集】盧文弨曰。待俗間本作侍。先謙案。依上郝說。待上亦當爲事上。其使下也。均偏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集】盧文弨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增】所謂方以類聚。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增】容上疑脫寬字。臣道篇曰。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增】窮達謂用舍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增】韓詩外傳。閔作窮。是也。○覆扶又反。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集】盧文弨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凝。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爲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增】用當作周。字之誤也。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增】行下孟反。塞悉則反。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增】智舊作知。今據宋本改之。○夫音扶。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增】禮記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增】儀儀表也。○景音影。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增】槃與盤同。沐浴器也。君者盂也。盂方而

動ハ一擧一動ナリ。

難ハ戁ニテ懼ルルナリ、鞏モ恐ルルナリ。

約ハ屈スルナリ。

態ノ字集解本ニ從フ。

徑ハ徑直ニテ眞直ニ行フナリ。

不レ失ハ宜シキニカナフナリ。

阿ハオモネルナリ。

飭ハ增注本ニ勑ニ作ル、戒メタダスナリ。

危ハ詭ニテ道ニ違フナリ。

故ノ字集解本ニ從ヒテ存ス。

齊給便捷前ニ見ユ、スバシコクサドキナリ。

周浹皆偏也。荀書浹多作挾。先謙案。此浹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

動無不當也。

增方皇讀爲彷徨。猶言徘徊。周浹謂無所不至也。○當丁浪反。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

增難讀爲戁。商頌長發詩曰。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爾雅曰。戁懼也。

集盧文弨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戁不竦之戁。鞏讀方言蛩烘戰栗也之蛩。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說皆失之。增鞏讀爲恐。

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

增約屈約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與此相發。

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

集謝本從盧校。態作應。盧文弨曰。變應。宋本作變態。郝懿行曰。變應。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爲變應。而不知其謬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普也。偏也。（說見周易述聞。竝受其福下。）言偏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爲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增並遇變應。臣道篇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意也。補大戴記。作應變而不窮。

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

增徑徑直也。言雖徑行不失也。

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

增阿阿從也。

其爲身也。謹脩飭而不危。

集盧文弨曰。修飾。元刻作修勑。案。飾與飭勑古皆通用。勑音賚。然漢已來。亦即作勅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飭其身。而不詭於義也。（淮南主術篇注。詭違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增舊本其下有所字。今據元本除之。謹下疑脫愼字。

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

增齊給便捷謂敏疾也。舊本變下有故字。今據元本除之。

其於天地萬物也。

レバ南方ノ徐國モ盡ク來リ歸ストノ意ナリ。

待ノ字増注本ハ侍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文ハ禮文ニテ主トシテ外貌ニカカル。

見ハ友ハ友愛ノ情チアラハスナリ、詘ハ屈ナリ。

流ハ流淫ニテ不規律トナルナリ、臨ハ高キヨリ妻ニ臨ミ觀ルナリ、辨ハ別ナリ。

自竦ハ自カラ責メテオソレツツシムナリ。

方皇周浹ハ巡行シテアマネクユキワタルナリ。

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増詩大雅常武篇。毛長曰。猷謀也。鄭玄曰。允信也。愛曰。既盡也。言王之嘉猷。信充塞上下。則雖不征伐。徐方自來服也。○夫音扶。塞悉則反。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増以禮分施。施有節也。偏偏頗也。○施始豉反。

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集郝懿行曰。待字誤。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事譌爲侍。又譌爲待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増侍舊作待。今據元本改之。

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集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増韓詩外傳。文作恭。似是。

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集盧文弨曰。元刻作不悖。増元本不苟作不悖。與左氏傳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意合。○見賢遍反。詘與屈同。

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増不流無流淫之行也。致臨而有辨。集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譌字。

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増竦畏敬貌。○恐丘隴反。竦息勇反。

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増此道指上事也。稽考也。○治直吏反。

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集郝懿行曰。方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

械ハ器械、數ハ法數ニテキマリゴトナリ、流ハ末ナリ。

謹ニ於臣子一ハ臣子タルノ身分ニ謹愼スルナリ。

藉斂ハ税ヲトリタツルナリ。

飾ハ飭ニテ戒飭ナリ。陵ハ陵厲ニテミガクナリ。

服ハ征服ナリ。

猶ハ增注本ニ猷ニ作ル、謀ナリ、王ノ謀マコトニ上下四方ニ充塞ス

冢田虎曰。此二句。繫乎上欺偏險鄙四件也。 故械數者治之流也。增械械器也。數法數也。 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增君子制法度。故云。 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淸則流淸。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增綦極也。 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集盧文弨曰。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增治直吏反。樂音洛。 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增藉斂已解于王制篇。○藉慈夜反。或如字。難乃旦反。 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集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 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增飾讀爲飭。正字通引此曰。陵淬也。○詘與屈同。 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集謝本從盧校。猶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猷作猶。又見議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兵。

衡石稱縣共ニはかりノおもり、石ハ百二十斤ノ重量ナリ、險ハ陰險トナルナリ。斗斛ハ皆ます、敦槩ハますかき、嘖ハ齊整ノ義ナリ。

鄙ノ字集解本ニ從ヒテ删ルベシ。

豐取ハ自カラ多ク取ル、刻與ハ少ナク人ニ與フルナリ、無度ハ齊整ノ反對ニテ亂暴度ナキナリ。

增 籌算也。所以計數要之器。鉤。正韻曰。與鬮同。荀子君道篇。探籌投鉤。鬮音鳩。

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

增 衡秤也。古者有五權。銖兩斤鈞石。以此與物對稱。知其輕重。猶五量之量物。蓋石重百二十斤之錘也。稱縣者。稱權之重而懸物也。○稱尺證反。縣胡涓反。

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

集 盧文弨曰。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棃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卽準槩。嘖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賾。京房作嘖。太元。礥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蹟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郝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爲長。槩卽杚也。所以平斗斛者。敦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補 敦疑當作敁。摩也。敦與頓通。敁亦作頓。或假借通用。言以斗解盛穀。而摩槩以平之也。徂徠曰。敦音準。槩類也。證以管子準者五量之宗也。按。管子所謂準卽準繩之準。言五量以平爲宗也。非槩類明矣。

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

增 斗斛量器也。敦集韻音準。桃源藏云。管子曰。準者五量之宗也。蓋亦槩類。愛曰。槩者平量之器也。嘖亦必平正之義矣。雖有諸說。未詳。故不載其字義。鄙字舊本無。今據元本・孫鑛本・標注本補之。

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

集 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弨曰。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鄙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嘖亦相反。嘖者齊也。說文。嫧齊也。嫧與嘖通。又說文。齰齒相值也。釋名曰。幘賾也。下齊眉賾然也。又曰。柵賾也。以木作之。上平賾然也。又曰。冊賾也。敕使整賾。不犯法也。竝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嘖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嘖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嘖爲情。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鄙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删鄙字。增

義ハ精神、正ニ法之數ハ法ノ條項ヲノミ守ルナリ。

埶ハ勢位ナリ。

索之使之ノ之ハ上ノ其人ナリ、休ハ事ナキナリ、敬忌ハ謹愼、擇ハ尙書懌ニ作レド今此正文ニ從ヘバ、適當ナル人ヲ選擇スルノ意ナリ。

符節ハ割符、契券ハ契約證文ナリ。

欺ハ欺騙スルナリ。

籌ハ籤、鉤ハ鬮ニテ共ニくじナリ。

偏ハ偏頗トナルナリ。

變。增言雖有法。不能應時而差用之也。　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增執拘其法。不知從時宜而權也。舊本博下有傳字。今據元本・標注本除之。孫鑛本亦以爲衍。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集先謙案。埶位也。說見儒效篇。　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增佚與逸同。治直吏反。下事治同。　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增如秦始皇是也。　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增索色白反。　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增書周書康誥篇。文大有異同。忌亦敬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增符節分六寸竹。各自持之。及後來。以其相合爲證也。契券皆約信之書。別之者。又以相合爲證故也。乘是而欺者。莊周所謂幷與符璽而竊之也。下偏險皆同意。○別彼列反。下同。好呼報反。下同。詐側嫁反。補後猶又也。　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集郝懿行曰。探籌。刻竹爲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掣籤。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彄。今有拈鬮。疑皆非是。愼子曰。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補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北史王勇傳。王勇與王文達・耿令貴。皆有殊功。拜上州刺史。州有優劣。令探籌取之。投鉤蓋擲錢投筊之類。　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

此篇ハ君ノ君タル所以ノ道ヲ論ズ。

君ニハ自カラ亂ル君アレドモ國ニハ自カラ亂ル國ナシ、亂君アリテ始メテ亂國アリ、徒法以テ治ヲ爲スベカラズ、法ヲ用ヒル人有リテ始メテ治ノ實擧ガル。

羿ノ後繼者モ同ジク羿ト稱シテ舊法ヲ守レドモ、ソノ人ニ非ザルガ故ニ、射必ズシモ常ニ中ラザルナリ。

不世王ハ後世永ク王タ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類ハ法ノ類、類例、法例皆唯ダ人ニ依リテ立チ、人ニヨリテ行ハルベシ。

端ハ端緒ナリ。

偏ハ偏ネク治スルナリ。

荀子卷第八

君道篇第十二

【集】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增】此篇楊倞注亾。今全補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集】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增】王制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故苟非有其人。則雖有法。與無法同。○治如字。羿之法非亾也。而羿不世中。【增】孔穎達曰。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愛曰。羿射法雖存。守其法者不世中也。○中陟仲反。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增】至桀而失王位。○夏戶雅反。王于況反。下同。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集】先謙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擧。說詳大略篇。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亾。【增】禮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亾。則其政息。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增】謂用其終爲始也。致士篇曰。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不能應事之

質朴ニ力チコメテハタラクナリ、寡能ハ一事ニ専ニシテ他事ヲ務メザルナリ、然而ハ然後ニ作ルベシ。

貨通財ハ貨財通ニ作ルベシ、貨財ハ貨物ナリ。

匱ハ乏ナリ。

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増富國篇。擧作與。是也。○朴與樸同。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集王念孫曰。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為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集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賓誤作賓。辯見王制篇。増通財倒。王制篇曰。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終

繩ハ法規ナリ。幾征前ニ見ユ、質律禁止ハ約束ノ書付ヲ用ヒテ、物價ヲ平均ナラシムル法ニヨリテ姦商ヲ禁止スルナリ。

時ハ適當ノ時節ニヨルナリ、佻ハユルヤカニスルナリ、巧任ハ巧能トイフガ如ク、ヨクスルコトナリ、楛ハ前ニ見ユ。

鄙ハヰナカ、刀布ハ前ニ見ユ、錢ナリ、朴力ハ

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集盧文弨曰。敬節。元刻作貴節。王引之曰。敬當作敄。敄與務古字通。〔說文。敄彊也。爾雅。務彊也。敄與敬字相似而誤。〕務節謂以節操爲務也。曲禮曰。士死制。務節與死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增節節義也。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取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增重直用反。

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爲政。董逋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增幾居希反。補幾上脫將字。

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增賈音古。下同。

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傜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遊。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集盧文弨曰。案。所引晏子。見襍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傜。兪樾曰。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不楛矣。增本注傜當作遙。故舊作欲。遊上有君字。今據晏子改之。○楛音盬。下同。

縣鄙將輕

故モ詐ナリ。

曲辨ハ委曲辨別スルナリ。

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集】王念孫曰。故亦詐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睦智故。曲巧僞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分詐故爲二義。失之。【增】詐故已解于王制篇。○行下孟反。好呼報反。詐側嫁反。下同。

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禮義爲成俗。【集】謝本從盧校。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增。【增】二十字一句。舊本無於字。今據宋本補之。○夫音扶。下同。朝直遙反。下同。

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集】郝懿行曰。案。辨古辯字。先謙案。虞王本作辯。下同。【增】辨治辨之辨。【補】言一一辯之。下文是也。

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

字ハ衍文、此語ノ意ハ吾ガ往イテ人ト與ミシテ協同スルコトニ注意スルノハ、人ヲシテ吾ガ方ヘ來ラシメンガタメナリトナリ。

尙ハ上、尙民ハ民ノ上位ニアラシムルナリ。非所ハ取ルベキ所ニアラザルナリ、巧ハ巧ニ其ノ非ヲカザルナリ。

正ノ字增注本ニ政ニ作ル、啖啖ハ上ニ解ス、食ハント欲スルノ貌ナリ。

三邪ハ上ノ小利ヲ見新ヲ好ミ人ノ有ヲ欲スルノ三事、匈中ハ胸中、事ハ國事ナリ。

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愼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集〕王念孫曰。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衍。據楊注云。審愼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增〕羣書治要無後適字。是也。此蓋衍。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尙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丘甲田賦之類也。〔集〕兪樾曰。按。非所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于沓。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增〕非所謂非所可取于民也。如君道篇以無度取於民是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古反。〔增〕好呼報反。下同。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幷呑之貌。〔集〕盧文弨曰。案。循正。本卷前作脩正。似脩字是。郝懿行曰。案。啖者嚪啖也。啖啖欲食之貌。上云。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脩古字通也。王引之曰。啖啖猶欲欲也。說文。欲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之有。楊云。啖啖幷呑之貌。則誤讀爲啖食之啖矣。先謙案。王氏雜志云。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脫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荀書。正政通用也。〔虞王本作政〕啖啖下應有然字。王說是。啖啖爲欲食貌。義自可通。不必如王說讀啖爲欲。〔增〕元本循作脩。宋本政作正。上文亦云。內不脩正其所以有。其義似穩。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增〕三邪謂見小利。好新。欲人之有也。匈與胸同。以用也。事國事也。不可訓任也。○斷丁亂反。若是

出死斷亡ハ死ヲ決スルナリ、不愉ハ不偷生ナリ。

悖ハ亂ナリ。

伛ハ尫ノ誤、僂ナリ。

司ハ伺、間ハ間隙ナリ、投籍ハ擲チ踐ムナリ。

審ハ愼ナリ、下ノ適ノ

人者衆辭也。柴誓曰。人無譁。鄭注曰。人謂軍之士衆。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衆。皆其證也。【增】據上文例。天字似衍。

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剩耳。【集】郝懿行曰。按。富國篇。作出死斷亡而愉。此作不愉。故楊云。不字剩。但攷古書。水旁心旁。易爲淆譌。故地理志。愼陽乃滇陽也。準是而言。不愉或不渝之形譌。亦未可定。渝者變也。其義自通。先謙案。楊郝二說並非也。愉讀爲偸。說具富國篇。羣書治要作偸。【增】已見于王制篇。○爲于僞反。下同。出尺類反。斷丁亂反。

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凌觸。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增】俳音排。悖步沒反。又補對反。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集】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

是故百姓賤之如伛。惡之如鬼。字書無伛字。蓋當爲尫。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尫豕。【集】郝懿行曰。按。伛當作尫。與鬼相韻。注引新序。〔今本無〕作賤之如尫豕。豕字衍耳。楊云。伛當爲尫。似不如依新序作尫爲長。尫形近伛。尫形略亦相近。【增】知音智。惡烏路反。

日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間伺其間隙。投擲也。籍踐也。一作投錯之。【增】司音伺。間古晏反。去起呂反。

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爲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爲得也。卒千忽反。【增】難乃旦反。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

循ハ增注本脩ニ作ル。同利ハ共同ノ利益ナリ。

次ハ次序ヲ立ツルナリ。

潢然ハ水ノ洋洋タル貌ナリ。

生ハ生活セシムルナリ。

天下ノ天ハ衍、人百姓ハ人衆ナリ、非理ハ前ニ不理ニ作ル。

之。之謂亾。湯武者循其道。集先謙案。虞王本。循作脩。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讀爲尙。增道音導。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增禮記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鄭玄曰。謂時賦稅。○重直用反。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大水貌也。集先謙案。潢然解在富國篇。增覆扶又反。長竹丈反。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辨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集王念孫曰。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彊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王霸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同。彼言衆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衆也。謂下之衆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衆百姓也。師彖傳曰。師衆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衆。是人與衆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

一法ハ大綱、一指ハ大方針ナリ。

飾ハ脩飾、分ハ職分、可ハ許可スルナリ。

索之ハ適任ノ人ヲ求ムルナリ、既ニ其ノ人ヲ得バ之ヲ使フニハワケモナキ事ナリ。用ハ適當ニ用ヒテ目的ヲ達スルナリ。

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増始皇本紀曰。三十五年。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是也。○好呼報反。下同。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論選擇也。指歸也。一法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皆謂綱紀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増相息亮反。下同。覆扶又反。下同。炤與照同。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増長竹丈反。下同。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脩飾使各當分。増朝直遙反。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増可許可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増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君道篇。人下有者字。是也。○索色白反。○用國者。集盧文弨曰。用各本作周。宋本元刻竝作用。増用舊作周。今據宋本元本改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

ンヅテ上ニ化ス、コレ卽チ治國ノ徵驗ナリトナリ。

當ハ適當ニスルナリ。

治不足ハ治ムルニ足ラザルナリ、卽チ事少クシテ治ムルナリ。

猶ノ上ノ過ノ字增注本ニ無シ。

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開讀爲闢。辟讀爲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於分定。集謝本從盧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曰。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删禮字。增化上舊有禮字。今據元本除之。○治直吏反。

○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增書曰。陟遐必自邇。理亦治也。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增夫音扶。是治直吏反。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集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猶不及也。今依王說。從元刻。增過字。增羣書治要。猶上有過字。是也。補大峰曰。依下文。似當作當一。不正百。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增悖步沒反。又補對反。下同。辟之

要守ハ要旨ナリ。

知者ハ人君ヲ指ス、爲之ハ賢ニ任ズル事ナリ。

舍是、道是及反是ノ是、共ニ賢ニ任ズルコトヲ指ス。

孔子ノ言ノ意ハ、智者タル人君ノ知ハ固ヨリ多シ、若シ能ク賢ニ任ジテ自ラ其智ヲ用ヒズ、少キヲ守レバ、遂ニ明察ノ功ヲ收ムベシ、愚者タル人君ガ自ラ用ヒテ賢ニ任ゼザレバ(守多)狂妄ニ陷ルベシトナリ。

聽ハ聽斷スルナリ、視ハ監視スルナリ。

閒ハ閑、辟ハ僻、邊鄙ニ居ル百姓モ自己ノ本分ヲ敬シ、國ノ制度ニ安

脩。懸鎮簾也。泰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增長竹丈反。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增守舒救反。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增桃源藏曰。之指知者。○知音智。下同。易以豉反。爲于僞反。補此知者謂賢臣也。言君能任賢。則知者爲之立功易也。舊說拘下文所引孔子之語而失之。舍是而孰足爲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皆不足爲也。增舍音捨。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增道由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增喪息浪反。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補以已通。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爲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增知皆音智。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增論語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也。○相息亮反。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

隆政ハ隆正ニテ標準ナリ、當ハ此標準ガ恰モ用ヒル人ニ合スルナリ。

所使要百事者トハ國相ヲ云フナリ。

要ハ總括スルナリ。

說ハ理由說明ナリ。

懸ハ樂器ヲカクルナリ、抏ハ玩ナリ。

尼。尤其明證。稱數義同。楊注誤。增使吏。君道篇作史吏。是也。○量力讓反。數於所矩反。

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

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集郝懿行曰。隆政下作隆正。是也。此隆政爲假借。楊注失檢。彊國篇以隆正脩政竝言。益知此注之非。蓋由望文生訓。恆坐此失。增政據上下文。當作正。朝直遙反。下同。

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

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增古屋鬲曰。要猶總會也。○要於遙反。下同。

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

增佚與逸同。

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

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爲君人也。集謝本依盧校。也上有者字。王念孫曰。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刪。增舊本機下有者字。今據宋本除之。

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

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增一人。謂所使要百事者。

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爲。

而爲皆助語也。增有讀爲又。而讀爲之。

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伯。

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爲霸。增召音邵。

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抏之

貫日ハ上ニ見ユ、累日ナリ。

人徒ハ前ニ見ユ、使ヒ人ナリ、等宜ハ等差適宜ナリ、挾ハ上ニ見ユ、浹洽ナリ。

使吏ハ使役スル所ノ吏ナリ、不足數ハ稱スルニ足ラズト言フガ如シ。

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集先謙案、以上文證之。當為共己。各本作其己。形近致誤。今從宋台州本改正。增賈音古。共音恭。己音紀。止與己通。

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增治直吏反。下國治同。分扶問反。下同。

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集郝懿行曰。荀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為事。如聯絡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叚羊為詳。又誤羊為平耳。楊注非。增上文平作詳。

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繇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浹。集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周挾即周浹。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為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為浹。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

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集盧文弨曰。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王念孫曰。作制數度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即制數。

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集先謙案。大君子君子之尤著者。猶聖人崇稱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尼篇兩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

若是二字衍文ナルベシ。

不理ハ無理、豪末ハ毫末、不加ハ無理ヲ加ヘザルナリ。

以是ノ是ハ下ノ上ニ親ムコトナリ、隆正ハ標準ナリ。

所以ノ以ハ衍文ナリ。

總方、共己皆上ニ見ユ。

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增】若是二字衍。○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以不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增】禮記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豪與毫通。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爲隆正也。【集】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說見致仕篇。【增】正論篇。說隆正之義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長竹丈反。【補】是謂愛下親上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增】省悉井反。分扶問反。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集】盧文弨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爲言可見。王念孫曰。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增】以字衍。○樞尺朱反。下同。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

上一ハ上偏ト同意ニシテ上ノ四件齊一ナルナリ。

序ハ厚ノ誤、天下ヲ有スルノ勢ヲ厚ク保テルモ、結局ハ匹夫トシテ身ヲ終フルコトスラカナハザルノ窮境ニ陷レルナリ。

存字。〔補〕以下文推之。上在字當屬上句。卽存字誤。下在字衍。

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集〕先謙案。上一下一。與上上偏下偏相對爲文。下云。四者齊。是謂上一。荀又自釋之矣。楊以一爲令行誤。〔增〕上一、一于治法。而無亂法也。下一反是。○王于況反。下以王同。

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集〕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案。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

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增〕法治舊作治法。今據宋本改之。而字可疑。○治直吏反。夫音扶。下同。

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集〕盧文弨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甲兵。

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增〕舊本甲作用。今據宋本·元本改之。

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

桀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埶。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卽序於有天下之埶。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集〕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隸書厚序相似。傳寫易誤。說見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彊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生義。而曲爲之說。〔增〕卽猶則也。物茂卿曰。序當作厚。厚於有天下之勢。見上。愛曰。見上。則仲尼篇是也。又案。彊國篇云。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索色白反。

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

罷ハ愚弱ニシテ役ニ立タヌモノナリ。

國在ハ國ノ存在スルナリ、上偏ハ治法アリ賢士アル等、下偏ハ亂法アリ罷士アル等ナリ、下ノ在ノ字ハ衍トス。

過擧第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爲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爲義。亦非。兪樾曰。覺當爲斆。玉篇引聲類曰。斆誤也。廣雅釋詁同。斆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過擧蹞步。而其斆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斆誤爲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涂過擧蹞步。卽覺其跌至千里。喩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屬爲句。諸說皆未當。〔増〕而當作不。篆文相似。故誤。或曰。而下脫不字。韻會衢字注引此注。以兩下有衢字。○衢其俱反。下同。蹞與跬同。音頍。跌音經。〔補〕覺疑當作竟。

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涂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歳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歳而不知求誠能之士。○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増〕治直吏反。或如字。罷音皮。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集〕王念孫曰。尋繹文義。並行下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又云。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増〕兩者並行而國下。疑有脫文。或曰。當補

廣蕩ハヒロクシテ差別ヲタテザル貌、偏ハアル一方ニ偏シカカハルナリ。

輕職ハ上ノ爭職ニ對セルニテ、自ラ職位ヲ惜ミ爭ヒナドセヌナリ、業ノ字王氏ノ說ニ從ヒテ衍トス。

還ハ卽ナリ。

若言ハ此ノ如キノ言ナリ。

衢涂ハ前ニ見エ、ワカレ路ナリ、過擧ハ足ヲ向ケ誤ルナリ、頣步ハ半步ナリ、跌ハ差ナリ、而ハ不ノ誤ナルベシ。

棄疎賤。擧用偏頗也。

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

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爲曠。誠能實能也。【集】王念孫曰。偏當爲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卽天論。或爲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竝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增】十九字一句。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集】王念孫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有矣字。【增】職業謂官職事業。輕謂不惜也。安語助也。○輕牽政反。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

還復。【集】王念孫曰。還至卽至也。還起卽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失之。

功一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

【集】盧文弨曰。元刻無焉字。【增】由與猶同。

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可以察如此之言也。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擧頣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

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相反。衢涂岐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頣。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擧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集】郝懿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末。形缺而譌。末者無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顧千里曰。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顚。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

間靜ハ閑靜ナリ。

睪增注本ハ畢ニ作ル、字ハ皋ノ字ヨリ轉ジ來ル、皋牢ハ牢籠ノ意ナリ。

不世絕ハ不絕於世ト同ジ。

偏舉ハ人ヲ舉ゲ用フルコトノ偏頗ナルナリ。

重間靜莫愉焉。間隙也。或讀爲閑。愉樂也。【增】間或說爲是。〇好呼報反。下同。佚與逸同。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睪牢未詳。睪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荊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睪讀如以薅荼蓼之薅。牢與漢書丘嫂轑釜之轑義同。皆料理斡運之意也。【集】盧文弨曰。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章懷注云。皋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皋牢。皋俗作皐。亦轉爲睪。郝懿行曰。案。干祿字書。睪俗皋字。蓋皋俗作皐。譌轉爲睪。又復加頭作睾。以別於睪。此正如漢成皋印文。作白下人。人下羊。又作皿下羊。展轉增譌。即此類也。皋韜爲覆冒之意。故皋牢亦爲牢籠。皆雙聲疊韻字也。馬融傳云。皋牢陵山。章懷注引此。即作皋字。是已。然攷睾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睾子佐禹。顏氏家訓。皐分澤片。蓋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育所偁近鄙別字者也。皋與宰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睾牢。楊注引新序〔今本無〕作宰牢。又列子望其壙。宰如此書大略篇作皋如。皆其證矣。王念孫曰。此字困學紀聞已辯之。【增】睾與皐同。馬融廣成頌。皐牢陵山。註。皐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皐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睪本作睾。今改之。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增】戇戇愚也。陋固陋也。〇戇直降反。樂音洛。下同。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集】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與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增】妬丹故反。【補】言任親貴。

臺謝ハ臺榭ナリ。

挾ハ浹洽ナリ。要ハ要約法則ナリ、幽ハ幽囚ナリ。侈離ハ侈麗ニテ奢侈美麗ヲ盡スナリ。

景響ハ影響ト同ジ。

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謝與榭同。【集】盧文弨曰。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書泰誓釋文云。臺榭本又作謝。郝懿行曰。謝榭古今字也。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左公羊俱作謝。穀梁作榭。釋文云。本或作謝。今經傳皆改謝爲榭矣。唯釋文及此書。猶存謝字。園囿甚廣。【増】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是也。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爲浹。洽也。【増】以與已同。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増】幽。孟子所謂。貴戚之卿易位之類。是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集】王念孫曰。楊分侈離爲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誃離也。說文曰。誃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僖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邵氏晉涵云。哆然離散之貌。侈誃哆同。【増】離讀爲麗。侈麗。富國篇所謂。淫泰夸麗。是也。周禮形方氏職。華麗亦作華離。離麗古字通故也。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響。【集】盧文弨曰。景俗作影響宋本作響。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増】舊本績作積。響作嚮。今據宋本改之。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

已ハ止マルナリ。

用知ハ知慮テ勞スルコトナリ。

以爲寶ハ聰明君子ヲ以テ寶トスルナリ。

也。○造七到反。下同。父音甫。下同。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服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增已止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增下射食亦反。中渉仲反。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增淮南子及作追。似是。欲得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集盧文弨曰。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彊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爲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脱得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增舊本無得字。今據宋本補之。本注故下。疑脱欲字。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增知音智。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明君以任賢爲寶。愚者以任賢爲難也。增致猶極也。下同。○易以豉反。處昌呂反。樂音洛。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集盧文弨曰。案正文物字。元刻無。增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

賢士一ハ賢士ノ爵位ノ頗適宜ヲ得テ齊ヘルナリ、天下盡ハ天下ノ重要ノ事ツクセルナリ。

竭埶ハ天下ノ勢ヲ盡クシテ悉ク我ニ歸向セシムルナリ、本注天下ノ下、増注本ニハ人ノ字無シ。

兩者ハ勢ヲ盡シ人ヲ盡スナリ。

後同先危ハ歸服ヲ後ルルモノハ先ヅ危亡ニアフナリ。

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増好呼報反。下同。

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爲用也。増一謂盡來仕也。具具備也。桃源藏曰。天下盡猶言天下事畢。

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勢盡於此矣。集先謙案。盧・王本注無人字是。

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

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増周易所謂後夫凶。是也。在春秋世。則如曹衞鄭之於晉文公似之者乎。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増詩大雅文王有聲篇。

○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蠭門即蠭蒙。學射於羿。羿蠭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蠭音逢。集盧文弨曰。案。史龜策傳。亦作蠭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爲鼉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逄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逢。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蠭門它書或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蠭門。漢藝文志作逢門。逢即蠭字之省。古讀蠭蓬同音。故逢蒙之逢。亦讀如蓬。廣韻。蓬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者屈服也。服之本義。事也。用也。屈服是其引伸之義。増門蒙古音通。

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増今韓非子無王良字伯樂之文。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之語。案。晉語有郵無正者。韋昭曰。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郵良即王良。御簡子者

宋本ニ從フ、共ハ手ヲ拱シテ無事ナルナリ。

若ハ此ノ如クナリ。出若入若ハ出入法ニ合スルコト皆以上ノ如キヲイフ。

負ハ自身ニ土地ヲ負ヒカツギテ來ルナリ、一人ハ中外ノ人民ヲ齊一スルナリ、荀壹ノ壹ハ增注本ニ一ニ作ル。

而議也。增方庶方。乃謂摠百官所掌之政事。而議之以裁斷也。

則天子共己而已矣。

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也。集先謙案。羣書治要。而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己而止矣證之。此亦當作共己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字。廣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增共己音紀。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

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增出若入若。據下文及羣書治要。當作若出若入。謂雖有一出一入。其大要莫不平均也。○治直吏反。

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

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增分扶問反。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

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

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

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

道足以一人而已矣。

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天下歸之也。

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

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集郝懿行曰。此言有人斯有土也。壹當爲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

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

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

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

能士者才藝也。增本注者當作有。也上當有者字。

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

秏ハ秏、顇ハ悴ト同ジ。

臧獲ハ奴婢ノ稱、執業ハ居處事業ナリ。

縣ハ懸絶ナリ、爲レ之ノ之ハ上ヲ承ケテ煩瑣ナル事務ヲ指スナリ。

官ニ施レ之トハ百官ヲ建テ以テ百事ヲ施設遂行スルナリ。

總ハ集解本摠ニ作ル、今增注本頭注引ク所ノ

國。天子。諸侯。集盧文弨曰。虞・王合校本。作天下謂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秏顇莫甚焉。秏謂精神竭。秏顇顚頓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臧獲奴婢也。方言云。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執業權執事業也。集盧文弨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王念孫曰。勢者位也。說見儒效篇勢在本朝下。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爲權勢。失之。臧獲無權勢。不得言與天子易權勢。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集先謙案。楊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彊國篇。增縣胡涓反。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集先謙案。施用也。官施之者。官之用之也。臣道篇。爪牙之士施。與此義同。楊訓施爲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楊以官爲建百官。亦誤。增禮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集郝懿行曰。自此至禮法之大分也。共十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增傳直戀反。賈音古。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總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總方

ツテ進ムナリ。

一ノ上功ノ字ヲ脱ス。

之主ノ之増注本ハ人ニ作ル、上ノ名堯禹ニ配スルノ人君ヲ指ス。

移之ハ仕事ヲ他ニウツシテナサシムルナリ、一守ハ自己一人ニテ守ルナリ。

治不足ハ事少ナクシテ治ス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或ハ天子トナルベク、然ラザルモ諸侯タルヲウベキナリ。

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爲務。不敢姦詐也。增相息亮反。鄉許亮反。

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

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集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下。名配舜禹。是其證。

之主者。集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王念孫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增人舊作之。今據宋本及羣書治要改之。

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增守舒救反。下同。

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增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下假嫁反。簟徒點反。

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而實反。

大有天下。小有一

校ハ計校ニテ數フルナリ、本注ノ校計增注本ハ計校ニ作ル、校ノ上別ニ校ノ字アルベシ、若言ハ如此之言ナリ。

貫日ハ累日、治詳ハ治理詳備ヲ得ルナリ、一日而曲列之トハ日ヲ積ンデ叮嚀綿密ニマトメタルモノヲ、一日中ニ委曲ヲ盡シテ辨別スルニテ、事務ヲ執ルノ敏ナルヲイフ。

樂ハ人君ノ樂ナリ。論ハ選定スルナリ、之ハ百吏ナリ、宿道ハ各自ノ行ク道ニ止リテ岐路ニ入ラヌナリ、鄉方ハ一定ノ方向ニ向

下。羣書治要有者字。以上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故憂患不可勝校也。計校。增急舊作荒。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勝音升。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爲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以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增有道有方法也。有職有職分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集劉台拱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孫曰。一日與貫日相對爲文。則日非目之譌也。君道篇作一日而曲辨之。(今本日譌作內。)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故書簿作辨。鄭大夫讀爲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爲辨。鄭司農讀爲別。諸子辨其等。燕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辨竝作別。樂記。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磬以立辨。樂書辨竝作別。又樂統同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則列爲別之譌也。王逸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先謙案。注一日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補詳如闇主好詳之詳。謂細目也。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增舊本所上有以字。今據宋本・韓本除之。○玩五亂反。樂音洛。下同。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鄉

佚ハ佚樂ナリ。

上ノ五綦ヲ養ハンニハ之ヲ養フノ具卽チ方法ヲ要ス、方法ハ國家ノ廣大富厚治辨彊固ニアリ。

得ニ其中一ハスベテノ樂ヲ治國ノ中ニ享受スルナリ。

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其。傳寫誤耳。佚安樂之也。集先謙案。虞・王本。注甚作其。增夫音扶。下同。匹夫役夫如字。佚與逸同。補心當作身。下云。形體好佚。

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固之道。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別事。集郝懿行曰。辨古辨字。辨謂備具也。下云。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辨爲辨。楊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竝非荀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增有如字。乘繩證反。治直吏反。

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集盧文弨曰。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增具具已解于王制篇。○難乃旦反。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增治直吏反。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集先謙案。羣書治要緩作忘。無者字。增治如字。下同。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集王念孫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竝作荒。盧從呂本。案。逸周書謚法篇曰。好樂怠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闇君

將將ハ交〻集リテ盛美ナル貌、以テ禮ノ文ニタトフ。

本注逸詩ノ二字增注本ハ下二句ノ下ニアリ。爲レ之ハ禮ヲ脩ムルナリ、下ノ爲レ之ノ之ハ集解本ニ無シ、存亡ハ禮ノ存亡ニテ隨ツテ國ノ存亡トナルナリ。爲爲レ禮也ノ四字增注本ハ不爲之則亡ノ下ニアリ。

由ハ增注本ニ猶ニ作ル。恬無耳目ハ靦トシテ面目無キヲ云フ。

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爲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增錯七路反。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

逸詩。集郝懿行曰。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說禮所以正國。而卽引詩又申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徧。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爲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爲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爲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讒口將將。王氏念孫引周頌執競傳。將將集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補白鹿曰。威嚴之意。詩大雅。應門將將。

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

增霜雪日月。皆比禮也。將章音通。明貌。

此之謂也。

爲爲禮也。集盧文弨曰。正文不爲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攷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攷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

集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言人君國危始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

亂則國危。治則國安。

增樂音洛。下同。治直吏反。

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

增治如字。

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

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集盧文弨曰。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猶同。俞樾曰。恬當作姡。字之誤也。爾雅釋言。靦姡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姡然也。是姡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靦面目。毛傳曰。靦姡也。鄭箋曰。姡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姡無耳目。猶言姡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姡。因誤姡爲恬。楊注卽訓爲安然。失之矣。增恬無耳目。安於無耳目也。○好呼報反。恬徒廉反。

夫人之情。

小巨分流ハ、小大各、其半ニ居ル、即チ中位ニアルナリ。

邮ハ顧念スルナリ、増注本ハ恤ニ作ル。

集解本ハ也亦ノ二字ナシ。

粋ハ純粋、駁ハ雑駁、無一ハ一ツノ用フベキ賢人モナキナリ。

既ハ増注本ニ故ニ作ル。

亾。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亾。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邮親疏。不邮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邮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增恤猶思念也。○夫音扶。巨用之補巨大也。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集先謙案。虞・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粋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亾。此之謂也。粋全也。若舜擧皐陶。不仁者遠。卽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卽綦小而亡者也。增駁伯各反。

○國無禮則不正。禮能正國。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集謝本從盧校。作正錯之。盧文弨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縣。

誤。援ハ引ナリ、安ハ案ト同ジク、則又ハ而ノ意ナリ。

而以ノ字增注本ニ無シ。

安靜也。固羣書治要作國爲是。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爲政。增安語助。○夫音扶。下同。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增彊國篇注曰。全謂全德。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增舊本。主作王。仁上無而字。今據宋本・元本・韓本改之補之。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增固舊作國。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相息亮反。下同。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增恐丘隴反。下同。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增安語助。下同。君道篇曰。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僻讀爲嬖。下同。便嬖注見于富國篇。○便婢綿反。下同。比毗志反。下同。綦之而

積ハ時ヲ經テ久シキヲツムナリ、持ハ維持スルナリ、國ハ世ト共ニ新ニナリユクナリ、故ニ時アリテ敝壞ヲ致スコトアリトモ、必ズシモ變更革命ナドニ至ルニアラズ、乃チ其行フ所ヲ改ムレバ、千歲堅固ニシテ大變動ナカルベシトナリ、憚憚ハ敝壞ノ貌。

玉ハ佩ブル玉、行ハ步行ナリ、佩玉ノ改マルト共ニ步行ノシカタヲ改ムルハ、物ノ宜シキニシタガヒテ改變スル也、昔ハ君臣佩玉ノ種類ヲ異ニシタリ。

一日ハ唯ダ一朝ニシテ沒シ、人ハ唯ダ今日ノ生アルモ明日ヲ保シガタシ、此ノ如キ轉變ノ間ニアリテ尚ホ能ク安然トシテ千歲不變ノ國アルハ、何ニヨリテ然ルヲウルヤ、固ハ國ノ

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集盧文弨曰。案。畝田。墨子作圃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閒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疑幝字之形譌。毛詩檀車幝幝傳云。幝幝敝貌。與此義合。敝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幝幝敝壞。而非變也。但改玉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玉字也。厭焉合一之貌。先謙案。郝說是。增湯之盤銘曰。苟日新。蓋非變舊法。如張湯之言。變弊俗違舊法者之謂也。戰國之時。不知此義。拘者泥其弊。商鞅之徒。變舊法。故荀卿論之。謝墉曰。按。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閒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愛亦從之。

改玉改行也。自是改一玉。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集盧文弨曰。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易訛。王念孫曰。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增定公五年左氏傳曰。改步改玉。補憚憚勞也。言國法者。人君世世所以新之者也。是憚憚勞心力者。非好變舊法也。亦唯改玉改行之義耳。此亦設問之辭也。

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爲黶。禮記曰。見君子。而後黶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此何故有黶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集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固作國。是也。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有千歲之國。語意緊對。增厭焉不動貌。標注本固作國。羣書治要同。似是。○厭益涉反。補厭

道ハ由ナリ、涂ハ塗ト同ジ、薉ハ穢ト同ジ、蕪穢ニシテアレタルトコロナリ。塞ハ道塞ガリテ通セザルナリ。

國錯ハ國ヲ安置スルナリ、封ハ國界ヲ立ツルナリ。

誰子ハ誰人ナリ。

故道ノ故ハ曰ノ字ノ誤ナリ。

增注本兩以字ナシ。

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甿幾及身。子孫誅絕。○爲于僞反。下同。錯七路反。下同。

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涂薉則塞。

不可不善爲擇道路。而道達之。薉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集】王念孫曰。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塗薉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竝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爲導達。失之。【增】下道音導。塞悉則反。下同。【補】道由也。下四道字同。

危塞則亾。

所以爲之善擇。【集】盧文弨曰。之字。元刻作王。案。此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不可不善爲擇。

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

非受之茅土。然後爲安。或曰。脩封疆。立城郭之謂也。【集】郭嵩燾曰。周禮溝封畿封。鄭注皆訓爲界。言非徒晝分疆界。君其國而子其民。遂可以立國也。【補】非謂擇土地而建邦國也。

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

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愼子曰。棄道術。舍度量。求以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增】道由也。與共爲之也。本注求以舊作以求。今改之。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亾國之法。與亾國之人爲之。則亦亾。

答辭也。道皆與導同。【集】王引之曰。故當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答辭。下文兩設問答之辭。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亡下。羣書治要竝有矣字。【增】韓非子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道由也。○道如字。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荀子多重叙前語者。叮嚀之也。

故國者。重任

擧ハ其ノ國ヲ滅スナリ、及以二字ニテ及ノ意ナリ、槁ハ枯木ナリ。

稽ハ考ヘアハスナリ。

增注本兩以字ナシ。

錯ハ措ナリ置ナリ。

以敗燕。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集】盧文弨曰。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增】詘與屈同。敗必邁反。燕於賢反。下同。中足以擧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擧謂擧其國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强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增】物茂卿曰。及以二字。只是及字意。佛經多有之。此其始。愛曰。振動搖之也。而身死國亾。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爲龜鏡也。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集】盧文弨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竝有之。以致其申重丁寧之意。似宋本爲長。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增】舊本主作王。仁上無而字。與下文不同。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補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爲措。【集】謝本從盧校。作錯之險。王念孫曰。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薉則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刪之字。虞・王本亦無。【增】漢書賈誼傳云。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

內不ノ內ハ衍ナリ、然ノ上啖啖ノ二字ヲ脫ス、啖啖然ハ食ハント欲スル貌、欲人之有ハ人ノ所有物ヲ我ノモノトセント願フナリ。

析ハ離析ナリ、乖離ナリ。

引ハ靷ニテ「ムナガヒ」ナリ、車ノ軸ヲツナギテ馬ニ引カシムルナリ、遊說ノ客ヲ多ク他國ニ送リ出スヲイフ。

作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也。增詐側嫁反。下同。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補以已通。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集王念孫曰。下文言啖啖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亦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誤循。見雜志第四。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案。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補然上脫啖啖二字。下云。啖啖常欲人之有。彼脫然字。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增輕牽政反。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亾。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增孟嘗君雖未至仁賢。當時之聞人。荀卿不可有此言。案。新序曰。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疑謂此人也。靖郭君田嬰。始封於薛者。見于戰國策。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綿綿不絶貌。引讀爲靷。靷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他國。以權詐爲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

國一ハ國家統一スルナリ、綦明ハ國家ノ主義又ハ國是ノ彰明スルナリ。

齺然ハ齒ノ上下ヨリ相向ヒ合フ貌。

殆ハ危ナリ。

齊ハ濟ニ作ルベシ。

謂若齊桓許救魯衛不遂滅之爲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爲基也。〔集〕郭嵩燾曰、綦當爲期之借字。所期約明白無欺。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爲霸。又如字。諸侯之長爲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爲伯。〔補〕以下文觀之。所謂五伯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也。然成相云。穆公配五霸。未知然否。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增〕非本以下解于仲尼篇。本注非。鄕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增〕鄕許亮反。審勞佚。審以佚待勞術也。〔增〕審勞佚。仲尼篇本注是也。○佚與逸同。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增〕畜敕六反。積子賜反。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也〕。齺齒相逆也。齺然上下相向之貌。齺士角反。〔增〕舊本無也字。今據宋本補之。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危中國。〔增〕闔戶臘反。句古侯反。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集〕先謙案。羣書治要齊作濟。〔增〕齊當作濟。羣書治要

部發ハ剖發ノ誤ニテ顯明ノ意ナリ。

齊ハ濟ナリ。

理ハ治理、奏ハ進ミ行ハルルナリ。

已ハ許諾セザルナリ。

要ハ要約又ハ協約或ハ同盟スルナリ。

約結ハ即チ要約ナリ、與ハ與國ニテ協約セル國又ハ同盟國ナリ。

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爲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箸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集】先謙案。部是蔀之渻字。易豐其蔀虞注。蔀蔽也。易略例。大闇謂之蔀。先蔀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發。【增】夫音扶。

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爲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增】本注取字可疑。

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增】舊本無王字。也字。今據宋本羣書治要補之。

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他故。但取濟於義也。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集】郝懿行曰。奏訓進也。此奏疑與湊同。湊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爲湊。廣雅。湊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獸釋文竝云。奏本或作湊。商子算地篇。名利之所奏。亦與湊同。【增】奏進也。又與湊同。

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

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

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

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

綦ハ極ニテ標準ノ意ナリ。

濟ハ以上ノ事全ク成就スルナリ。

襲然ハ終始合一シテ違ハザル貌。

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之猶其也。〔見下及釋詞〕。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增】首手又反。【補】主字衍。不然。上文之所與爲之所以爲布陳。兩之上。皆當加主字。宋本無上兩之字。非也。

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

綦當爲基。基本也。言以義爲本。仰魚亮反。【集】劉台拱曰。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爲基。又下文。國一綦明。楊注。綦亦當爲基。案。綦亦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補】大峰曰。綦極也。書曰。作汝民極。綦定者所以爲表極者定也。

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

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增】誠義乎志意。所謂誠心行義也。呂氏春秋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

箸之言語。

以義箸於言語。謂所論説皆明義也。

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

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集】先謙案。注以義。謝本作以善。據宋台州本正。

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既爲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集】王念孫曰。襲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並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爲相掩襲。未確。【增】案語助。○量力讓反。重直用反。【補】重因繼續之意。

如是則夫

白ハ明ニスルナリ。挈レ國ハ國民ヲ提醒スルナリ、呼ハ唱道ナリ、害レ之ハ他ノ事件ヲ以テ此ノ禮義ノ事ヲ妨害スルナリ。操然ハ落然或ハ落落ト同ジク石ノ固キ貌、心國ハ身國ノ誤ナリ。

之人二字衍文ナリ。布陳ハ列スルナリ。主ノ字ハ集解王氏ノ説ニ從ヒテ衍トス、極然ハ亟然ト言フガ如ク疾キ意、首鄕ハ歸嚮ナリ。

亾。【增】用猶爲也。○王于況反。下同。王者如字。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愼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擧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集】盧文弨曰。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增】呼猶唱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操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操讀爲落。石貌。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集】盧文弨曰。正文操。元刻從木。注作操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操從落而訓爲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操明矣。郝懿行曰。操本作櫟。此蓋借爲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操讀爲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确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礫礫耳。【增】心國當作身國。身國古對言。如下文身死國亡是也。【補】國疑當作志。［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擧義士也。擧皆也。所與爲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集】盧文弨曰。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增】舊本所上有之字。今據宋本除之。之人二字衍文。［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擧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增】舊本所上有之字。今據宋本除之。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鄕之者。則擧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意。謂不懷不義之意也。或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集】郝懿行曰。極與亟・㥛並同。㥛・亟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爲亟也。此極然猶云亟亟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

此篇ハ王霸兩道ノ成就スル所以ヲ並論ス、制ノ字ハ衍文。
天下之利用ハ天下ニ於テ用ノ最モ利ナルモノ、天下之利埶ハ天下ニ於テ勢ノ最モ利ナルモノナリ。
持之ハ人主ノ國ヲ保持スルナリ。
有之無之ノ之ハ皆國ヲ指ス。
綦ハ窮極ナリ。

荀子卷第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增用器用也。下文云。國者天下之大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埶之最利者也。增呂氏春秋曰。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勢利。不可不察於此。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集先謙案。兩也字。羣書治要竝作矣。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集盧文弨曰。正文及其綦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增舊本及上有有也二字。今據宋本・韓本除之。古屋鬲曰。綦謂極其大危大累也。下文綦之而亡。是也。○索色白反。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閔王爲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爲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謚。故與此不同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集先謙案。廣雅釋詁。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注增文以釋之。義轉迂曲。增物茂卿曰。必將道也。猶言必其道乎。將語辭。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

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擧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鬭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終

人民ヲ統一シテ暴國ニ當ルコト能ハズシテ、タダニヘツラヒオカミテ畏レ事ヘントスレバ、國ヲ維持シ、身ヲ保安スルニ足ラザルナリ、巧繁ハ巧敏ト同ジ、便佞ノ意ナリ。

不道ハ不由ナリ、カカル道ニヨラザルナリ。

致願ハ深ク願ツテ來リツクナリ。

暴炙ハサラシアブルナリ、名聲強國ニ赫赫タルヲイフ。

捶笞モ亦ムチウツナリ。

趨使ハ我ガタメニ趨走シテ使ヒヲスルナリ。

謙案。逢蒙視。王說是。詘要橈膕。楊說是。君盧屋妾。劉說是。增淮南子有籠蒙目視。高誘注曰。籠蒙猶眇也。䀹目視也。此所謂逢蒙視。蓋一類已。謝墉說亦同。君盧屋妾。猶謂欲為君盧屋妾。謝墉曰。君盧句疑有訛字。○爲于僞反。撓乃敎反。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 謂不能齊一其人。同力以拒大國也。

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 但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集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為敏。〔說文。繁字本作緐。從系每聲。而敏字亦從每聲。敏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辭天問。繁鳥萃棘。廣雅作鷩鳥。曹憲音敏。是其例也。〕巧敏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卽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矣。

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 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集王念孫曰。呂本以下有為字。乃涉注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錢本無為字。是也。道由也。言此事人之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注失之。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錢本。增道由也。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 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謂上下皆有禮。增朝有遙反。

百事齊於官。 百事皆有法度。

衆庶齊於下。 上政均平。故民齊一。

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 致極也。極願來附也。集王念孫曰。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義為長。增韓詩外傳。致願作願至。是也。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 名聲如日暴火炙。炎赫也。增暴音曝。

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 集先謙案。宋台州本作麾。

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

其ハ暴國ナリ。

國擧ハ國ヲ擧ゲテ盡ク暴國ニ與フルナリ。

嬰ハ繫クルナリ、逢蒙視ハ正視セザル貌、要ハ腰、詘ハ屈、𦝫ハヒカガミ、撓ハ曲、君ハ若ノ誤、由ハ猶ナリ。

南詮言篇。制國之錙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錘。〔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愼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錘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錘、二錘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竝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訓。鄭楊皆以八兩爲錙、失之。增應劭漢書注。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仍案、本注黍當作絫。○錙側其反。

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

集王念孫曰、韓詩外傳煩作順。於義爲長。補韓詩外傳、煩作順。

必至於資單國擧、然後已。

單、盡也。國擧、謂盡擧其國與人也。集先謙案、注單盡也三字、當在上文則貨寶單下。而交不結下。

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

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也。增辟音譬。處昌呂反。

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撓𦝫。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

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爲腰。撓曲也。𦝫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爲廬。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𦝫、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之也。集盧文弨曰、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君盧句疑有訛字。洪頤煊曰、逢疑作逄。下當脫髮字。郝懿行曰、逢蒙疊韻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聲。王念孫曰、逢蒙視微視也。淮南本作籠蒙目、目卽視也。今本衍視字。辨見修務篇。又賈子勸學篇、有風宝視。〔今本譌作宝蚉視〕風逢聲相近。宝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劉台拱曰、君盧屋妾、君疑作若。言詘要撓𦝫、若盧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廬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爲廬、因呼爲廬兒。先

箕翼ハ箕翼ニシテ星ノ名ナリ。

按ハ案ト同ジク語助ナリ。

儀ハ執義又儀型ナリ、不忒ハ道ニ差ハザルナリ。

無日ハ一日ヲモ過サザルヲイフ。十二粟ヲ一分トシ十二分ヲ一銖トシ六銖ヲ一錙トス、國土ヲ少シバカリ割キテ賂ヘバ一度已ニ割キ與ヘテ更ニ要求セラルルナリ。

否。爲忿者否。否不攻也。爲于僞反。則國安于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爲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集盧文弨曰。盤石卽磐石。旗翼以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增謝墉曰。盤石卽磐石。旗翼以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按起而制之。或曰。按然後也。增按語助。○治直吏反。喪息浪反。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鳲鳩之篇。○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集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增易以豉反。下同。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卽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絫之重爲銖。八兩爲錙。此謂以地賂彊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厭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彊垂以賂之。集盧文弨曰。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絫之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訂之。則當爲權十二分絫之重也。楊云。十絫之重爲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爲錙。又用禮記儒行鄭注。與說文六銖異。王引之曰。八兩爲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竝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

彼得之ハヨシヤ敵軍ガ我ガ軍中ニ於テ得ル所アリタレバトテトノ意、藥ハ㾏ニテ㾏ハ治ナリ。

畏ニ仇敵ハ我ト仇敵タルヲ恐レテ敢テ來リ攻メザルニ至ルナリ。

持ニ愼之ハ上ノ小弱ノ強大ニ事フルノ義ヲツツシミテモチ守ルナリ。

珪璧ハ聘ニ用フルタマ、碩ハ大ナリ、說ハ遊說ナリ、雅文ハ文雅ナリ。

彼ノ敵國ノ君モ上ノ如クスレバ忿ラントスルモ忿ルコト能ハズ、因リテ我ヲ攻メ來ルコトナシトナリ、忿之者ハ爲忿者ノ誤ナリ。否ハ攻メ來ラザルナリ。

顧命篇。敷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艸旁作蘴。乃古文叚借字。楊泥本字爲說。故失之。【增】午逆也。迎也。〇將子匠反。【補】聚會也。午午制也。蘴當作蒙。聲之誤也。言若敵來攻。會戰於境內。則保守險固。視可而動縱橫衝突。擊敗其軍。擒斬其將。如撥去蒙首之物也。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得不如所亡也。【集】俞樾曰。藥當讀爲㾏。說文疒部。㾏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叚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卽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

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爲仇敵。爲于僞反。

將脩小大强弱之義。以持愼之。

愼讀爲順。脩小事大弱事彊之義。守持此道。以順大國。【集】郝懿行曰。愼卽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讀愼爲順。今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

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

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

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

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稅。【集】郝懿行曰。雅者正也。後人雅俗相儷。則謂嫺雅。史記司馬相如雍容嫺雅。是也。荀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卽文雅耳。

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

【增】夫音扶。

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

【集】王引之曰。忿之當作爲忿。〔爲于僞反。〕上文云。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涉上文誰能忿之而誤。〔既言誰能忿之。則不得又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

爲名者否。爲利者

ハ誠ニ是ヲ行フナリ、窮閻漏屋ハ前已ニ見ユ、窮閻陋屋ト同ジ。

以國載之ハ國ヲ體シテ以上ノ事ヲ行フナリ。

遠擧ハ暴國ノ遠ク軍ヲ擧ゲテ來ルナリ、極戰ハ力ヲ極メテ苦戰スルナリ、國内ニテハ兵ヲ招聚シ、險固要害ヲ保チテ如何ニ進退スベキヤヲ靜觀スルナリ。

午ハ敵軍ヲ迎フルナリ、撥麷ハ煎ツタル麥ヲ指先モテハジケバ、カルクトビチルナリ、敵ヲ敗リ將ヲ捕フルノ易キニ譬ヘタルナリ。

此數事也。○紃似倫反。閻余廉反。補言用國之初。未可擧兵遠出。以伐他國也。

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增國國君也。載行也。行此數事也。本注非。

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

伐有道。祇成惡名。故不攻也。

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

集先謙案。備用猶械用。說見王制篇。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擧極戰則不可。

遠擧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增上下和同。而糧食不乏。故不可當也。○辟步亦反。

境内之聚也。保固視可。

其境内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集王念孫曰。楊讀保固視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内之聚也保固爲句。保安也。言境内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而衍。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者。午觸也。言境内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麷也。兪樾曰。王氏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讀。然彊國篇亦有視可司閒之文。舊說恐未可改。先謙案。見可而進。文義自明。兪說是也。

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

午讀爲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間以北。煮穜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喩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麷音豐。集盧文弨曰。此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種字作穜。此注宋本・元刻俱作種。種穜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穜麥耳。郝懿行曰。午者逆也。彼來而此逆之。取其將若撥麷者。熬麥曰麷。見籩人注。熬乾煎也。今謂之爒。蓋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去之甚易。荀義當然。籩人注又云。今河閒以北。煮穜〔直龍反。〕麥賣之。名曰逢。逢當音蓬。今江南人蒸稉米。曝乾爒之。呼米蓬。與鄭義合。知逢古音如蓬也。蓬謂蓬蓬然張起。此後鄭義。與先鄭異。楊注既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幷蔓引後鄭。又改其曰逢者爲麷。且云。據鄭之說。麷麥之牙蘖也。二鄭皆無此義。楊氏不知而妄測之。皆郢書燕說耳。兪樾曰。古義每存乎聲。麷既音豐。卽可讀爲豐。尚書

覺ハ悟ルナリ。

百里ノ國ハ小國ヲイフナリ。

伉隆高ハ禮義ヲ極ムルナリ。

期ハ基ニテ極ムルナリ。

紃屨ハ麻繩ニテ作レル麤末ナル屨ナリ、誠ハ是

浪反。惡烏路反。補白鹿曰。貪當作貧。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增喪息浪反。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增哀公七年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數所矩反。補韓詩外傳。作今無數十爲是。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案以爲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爲子僞反。集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增案語助。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爲也。行下孟反。伉隆高。伉擧也。擧崇高遠大之事。集王念孫曰。案楊說伉字之義非是。伉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子夏傳曰。亢極也。王肅曰。窮高曰亢。窮亦極也。〕宣三年左傳。可以亢寵。杜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伉字異而義同。〔桓九年穀梁傳。伉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伉。釋文竝云。伉本又作亢。論語陳亢。說文作陳伉。史記貨殖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漢書抗作亢。〕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伉・致・期皆極也。伉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王霸篇同。〕王制篇曰。致隆高。綦文理。皆其證矣。增伉隆高。見于王制篇。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爲綦。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補是上恐脫若字。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編麻爲之。麤繩之屨也。或讀爲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增誠是誠行

上下共ニ大ニ富ミテ財貨ヲ藏スル所ナキニ至ルトナリ。

陳積ハ久シクツミオキタル穀物ナリ。

本ハ民、末ハ君、末ニ并スハ君ノ方ノミナ取リ上グルナリ。

以レ國持レ之ハ一國ノ力ヲ以テ君ヲ載セ戴クナリ。

習見天下。以夫下爲誤。而改之。而於文義未詳審也。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集郝懿行曰。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臧。古藏字也。先謙案。上文兩言無所臧之。楊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意。此文兼言上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臧之。意與上同。注云上下不相隱非也。增濆字已見。交無所藏。卽不時焚燒。無所藏之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集郝懿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顧千里曰。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增陳謂舊穀也。漢書食貨志曰。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復扶又反。積子賜反。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蹷傾倒也。增夫音扶。下同。蹷音厥。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集顧千里曰。末下疑脫缺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集王念孫曰。持載也。中庸曰。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見下。先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爲至貪甚明。無煩贅文。貪疑爲貧。此言觀國之貧富有徵。伐本竭源。覆亡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謂之至貧也。貧貪形近而誤。增并與倂同。相息

縣ハ二千五百家、鄙ハ五百家、垣ハ牆ヲメグラシ、窌ハ地ヲ掘リテ穀ヲ藏スル處ナリ。

等賦ハ差等ニヨリテ賦ヲ制スルナリ、流ハ流通ナリ。

節ハ節約、開ハ開拓ナリ。

潢然ハ上ニ見ユ、天下ハ夫下ト改ムベシ。

念孫曰。案。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卽功字之誤。又衍一取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改正。增好呼報反。下同。

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衆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集盧文弨曰。元刻作赤芾。古通用。工商衆則國貧。農桑者少也。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爲限量。則物耗費。增量力讓反。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窌匹教反。增四甸爲縣。五酇爲鄙。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廩力錦反。下同。補謂四鄙之縣邑。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敘。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者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增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傳曰。時是也。本注非。補事業謂萬民之事業。周官冢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是也。貨謂凡百貨財也。等賦謂等差土地。以斂財賦。司徒云。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是也。上主米穀。故曰倉廩。此主百貨。故曰府庫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增節節用也。開謂開事業。以敘授民也。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集先謙案。此文上下對擧。下上下俱富。亦以上下對文。則下字上不應有天字。天當爲夫。字之誤也。荀書夫俱訓彼。此篇迭見。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貫下言之。故云彼下。後人

賢能齊シキ時ハ先ヅ親近故舊ノモノヨリ採用スルナリ。

已諾ノ已ハ諾ノ反對ニテ、キキイレヌナリ。

攻取二字集解本ハ删レリ、好レ功ハ功業ヲ立ツルヲ好ムナリ。

【集】盧文弨曰。案。爾雅釋言。淩慄也。郭云。淩懅戰慄。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郝懿行曰。陵懍雙聲。懍懍敬懼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淩兢恐懼貌也。然則淩兢陵謹。亦雙聲字。義皆可通。釋言。淩慄也。釋文引埤蒼云。棱慄也。然棱蓋淩之或體字。淩陵又皆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無正文。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爲假借。斯不惑矣。楊注望文生訓。以陵爲侵陵。則謬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陵嚴密也。說見致士篇。節奏下注解爲禮之節文。是也。樂論篇云。比物以飾節。合奏以成文。郝氏懿行云。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記。節奏合以成文。禮義節奏。亦同此義。【增】物茂卿曰。陵稜通。言有廉隅也。又案。致仕篇。節奏欲陵。亦此意。【補】致仕篇云。凡節奏欲陵。而民欲寬。注。陵峻也。陵與寬對。蓋嚴密之意。

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集】王引之曰。躁讀爲剿。剿謂狡猾也。方言曰。剿猾也。秦晉之閒曰猾。楚謂之剿。剿與躁古字通。商子懇令篇曰。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愿相反。躁與愨相反。是躁爲狡猾之義。非暴急之義也。

觀國之强弱貧富。有徵驗。徵驗言其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增】已謂其難諾者。止而不應也。禮記曰。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是也。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增】將子匠反。率所類反。上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集】謝本從盧校。作上好攻取功。盧文弨曰。元刻無攻取二字。王

信者ハ親ミ信ズル者ナリ。

俗ハ屬ノ誤、須孰ハ順孰ノ誤ニテ、ヨク習ヒナレタルナリ。

芒軔ハツカレ弱リタルナリ、僈楛ハ十分ニ心ヲ用ヒテ爲スニアラザルヲ云フ。

調議ハ相調和シテ政事ヲ議定スルナリ。

陵謹ハ嚴謹トイフガ如シ、陵ハ稜ト通ズ。

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愨。是闇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愨。所親信者不愿愨也。主闇。故姦人多容也。增朝直遙反。下同。便婢綿反。下同。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予。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精孰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孰極察。然後行。言不循易。急於貪利者也。增集愈樾曰。俗當爲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增須當作順。字之誤也。禮論篇有順熟脩爲之語。○相息亮反。下同。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爲荒。言不習熟也。軔柔也。亦怠惰之義。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凌辱也。增軔音與韌通。故本注訓柔。僈與漫同。楛與盬同。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增樂音洛。難乃旦反。好呼報反。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愨。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增易以豉反。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

不利而利之ハ先ヅ民ニ利益セズシテ唯ダ之ヲ利用スルナリ、不愛而用之ノ用モ利用ナリ、以下數句中ノ利ト用ノ字ノ用法之ニ倣フ。

疆易ハ疆場ニテ國境ヲイフ、端ハ一端ナリ、候徼ハ斥候巡邏、支繚ハ亂レテ統整セザルナリ、竟關ハ國境關門、盡察ハ苛察ニテ細利ヲ貪ルナリ。

露ハ敗レテ牆壁ナドナキナリ。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增】先利民而後用之也。【補】徂徠曰。不利民而吾取其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集】王念孫曰。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本作取天下者也。保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場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增】治直吏反。下治國同。否補美反。其候徼支繚。候斥候。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增】盡津忍反。下同。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集】郭嵩燾曰。候徼支繚。多疑而煩苦。竟關之政察。析利而苛細。知此之爲亂。可與言治矣。先謙案。郭說是。楊注淺陋。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露謂無城郭牆垣。主貪財。民貧力不足。故露也。【集】盧文弨曰。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作潞。說見管子振罷露下。【增】露舊作路。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

不レ類ハ類ヲ以テセズ、即チ功ト罪トニ當ラザルナリ、儉ハ險ニ作ルベシ。

次ハ適當ノ位次ニ置クナリ。

申重ハ叮嚀ニスルナリ、時ハ一定ノ時ニ於テナサシムルナリ、調齊ハ統一ナリ。

潰然ハ水大ニ至リテ光アルノ貌。

塞ハ音ソク、閉塞ニテ禁ジテ行ハシメザルコトナリ。

防表ハ已ニ前ニ見ユ、規範標準ナリ。

字相似而誤。〔韓子有度篇、厲官威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本厲字竝誤作屬。〕楊曲爲之說。非。增 屬、羣書治要作勵、則古作厲必矣。當從厲。

誅賞而不類。補 誅字恐衍。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爲險。險、險謂徼幸免罪、苟且求賞也。集 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羣書治要、儉作險。與楊注合。一作壹。與下同。補 險如怨而險之險。言下懷疑心、俗不平易、而民德不一也。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集 先謙案、晉語韋注、次行列也。次之謂使之就列。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增 次次序也。○重直用反。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集 先謙案、說文、潢積水池。詩、武夫洸洸。鹽鐵論繇役篇、引作武夫潢潢。是潢即洸借字。說文、洸水涌光也。水大則涌而有光。故以爲比。增 覆扶又反。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爲善者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增 邪音耶。易以豉反。其塞固。其所充塞民心者固。增 塞悉則反。補 塞音賽。徂徠曰、其道易、即其政令一也。其塞固、即其防表明也。其政令一、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增 天論篇曰、禮者表也。儒效篇、行有防表。亦指禮也。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集 先謙案、羣書治要、一二作壹貳。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爲譬。屮古草字。○

疾ニハ民ノ來リテ力ヲ致スコト急病ニ趨クヨリモ速カナルナリ、悅モ亦民ノ悅ブナリ、威ハ畏ルナリ。

三德ハ本注ノ前説ニ從フベシ、誠ハ誠實ニ行フナリ。

書ノ語、增注本ハ元刻ニ據レリ、懋ハ勉、和ハ調和、有疾ハ來リ應ズルコト疾ク速カナルナリ。

邪不勝ハ邪ノ多キニタヘザルナリ。勤屬ハ勤厲ノ誤ナリ、厲ハ勵ト同ジ。

忠信均辨。説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以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嬰累解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説讀爲悅。集王念孫曰。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説乎賞慶矣。對文。俞樾曰。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説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倒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説苑以蟹螺汚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增韓子曰。若天若地。是謂累解。物茂卿曰。急疾如國語急病讓夷也。愛曰。速乎急疾。謂民應之速於趨急病也。○長竹丈反。趨七住反。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三德謂調和累解。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響讀爲嚮。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增句。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調和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集盧文弨曰。元刻作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增勑與飭同。勤也。宋本・韓本作力。可以見矣。若語助。古文多有此例。蓋和若有疾。謂其應上之速也。議兵篇曰。下之和上也如影響。○和胡臥反。補言民趨事如急疾病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增猶言不勝邪。○勝音升。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欲反。屬或爲厲。集王念孫曰。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勤勵。勵即厲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

徙ハ增注本徙ニ作ル、上功利ヲ收メントスルモ下コボチクヅシテ成功シガタキヲイフナリ。

宛暍ハ蘊暍ニテ暑サニ中テラルルナリ。

富ハ福ト古通用スレバ富ニハ福ノ意ヲ含ムト知ルベシ。

出死斷亡而愉者已ニ上ニ見ユ、愉ノ上ニ不ノ字アルベシ。

均辨ハ均平ナリ。

累解ハ彼此聯關シテ解決スルナリ、速ニ乎急

二字衍。偏當作徧。

徙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荀求功利。旋卽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集】謝本從盧校作徙壞。盧文弨曰。徙壞元刻作徙壞。先謙案。元刻是。徙壞墮落相配爲文。作徙者徙之譌耳。今從元刻。【增】太宰純曰。徙下似脫毀字。今考本注。太宰氏說似是。【補】依注。徙當是毀字誤。

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注】以用。【集】先謙案。言二者皆不可也。

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曰蘊。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暍傷暑也。或曰。宛當爲奧。篆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遂誤耳。奧於六反。熱也。【增】使令使之使。○宛蘊通。或與菀通。暍於歇反。

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增】後胡豆反。

事成功立。上下俱富。【集】郝懿行曰。富與福同。古字通用。詩云。何神不富。富卽福也。此文不爲富言。故知爲福。上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此正上下俱受其福之意。

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集】郝懿行曰。辨與偏同。古字通用。荀書辨多同辯。辯宜訓治。楊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辨別爲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爲偏之假借。當訓周偏。而云明察。其失甚矣。王霸篇治辨之辨又與辨同。王念孫曰。辨讀爲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忠與信。調與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謙案。王說是。【增】辨與偏通。君道篇有均偏而不偏之語。○爲于僞反。出尺類反。斷丁亂反。

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

兒ヲ愛スル時ノ如ク、片言マヂリニテモノ言フ如クニシ、人民ヲ慈愛スルナリ。
饘ハカユノ薄キモノ、粥ハ濃キモノナリ、麮ハ大麥ノカユナリ。

姦治ハ不正ノ治ナリ、僮然ハ嘈然ニテサハガシキ貌、要時ハ其ノ時ヲ追フナリ、務民ハ民ニ種種ノ事ヲ強フルナリ。

長功ハ功利ヲ增長スルナリ、非譽ハ天下萬民ノ誹譽、恬失民ハ恬然トシテシテ民心ヲ失フヲ意ニ介セザルナリ。

不可ノ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偸偏ハカリソメニシテカタヨルナリ。

嬰兒語聲也。呪於佳反。嘔與謳同。【集】郝懿行曰。循與揗同。揗揗者謂撫摩矜憐之也。呪嘔者。玉篇廣韻竝云。小兒語也。上於佳切。下烏侯切。二字雙聲。葢爲小兒語聲。慈愛之也。史記韓信傳。說項王。言語嘔嘔。其意正同。嘔嘔卽呪嘔也。【增】呪嘔。本注及玉篇訓嬰兒語。則知憐愍之意。發於聲音矣。

冬日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麮。

麮煮麥飯也。丘擧反。【集】郝懿行曰。說文。麮麥甘鬻也。急就篇。甘麮殊美。奏諸君。是則夏日進麮。古人珍之。今登萊人煮大麥粥云。食之止渴。又祛暑。必大麥者。小麥性熱。大麥味甘。又性涼也。【增】麮疑當作瓠。字之誤也。劉向新序曰。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又案。字典注引。瓜作麥。然諸本皆作瓜。則疑字典誤寫者乎。

以偸取少頃之譽焉。是偸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

姦人爲治。偸取名譽。【增】物茂卿曰。姦治不正之治也。

僮然

【補】進趨貌。或曰。動衆貌。

要時務民。

僮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僮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彊民也。僮子牢反。要一饒反。【集】郝懿行曰。僮與酋音近義同。其訓皆爲終也。此言勞役不恤民力。經始卽欲要終。趨時亟也。先謙案。二說皆非也。文選魏都賦僮響起。李注。嘈與僮古字通。據此僮然卽嘈然也。廣雅釋詁。嘈聲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埤蒼云。嘈嘈衆聲也。僮然猶嘈嘈。紛雜之意。

進事長功。

益上之功利也。【增】長竹丈反。下同。

輕非譽。而恬失民。

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增】非誹也。恬失民。安於失民心也。○輕牽政反。

事進矣而百姓疾之。

事雖長進。而百姓怨。

是又不可偸偏者也。

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勞民之事也。【集】先謙案。不可二字衍文。上言是姦治者也。此言是又偸偏者也。二語相應。偸偏上不得有不可字明矣。此緣下文兩不可字而誤重。據楊注。所見本已衍不可二字。【補】不可

貌、簡簡ハ大ナル貌、反反ハシトヤカナル貌、來反ハ來復ナリ。

頓萃ハ頓頓ニテ困ジヤツルルナリ、愀然ハ憂フル貌。

天方薦瘥ニ句ハ上ノ刑罰重キヲ上ニ、天氣方ニ重ネテ降スニ疫病ヲ以テシ、民多ク死スル也、民言無嘉ニ句ハ人民ハ互ニ相弔スルノ辭ヲノブルノミニテ吉福ノ事ヲ言フモノ無シ、然ルニ汝之ガ爲メニ恩德ヲ以テ此喪亂ヲ止メンコトヲ思ハズ、アア如何セントナリ、大師尹氏ヲ責ムルノ詩ナリ。

垂事ハ强ヒテ民ノタメニ事業ヲ施スナリ。

拊循ハ前篇ニ見ユ、撫愛スルナリ、呴嘔ハ小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

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瑲瑲。皆聲和貌。穰穰衆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案】盧文弨曰。管磬瑲瑲。元刻作磬筦將將。案說文作管磬瑝瑝。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増】喤華彭反。將七羊反。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

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鬭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贍。雖以鬭爲非。日日爭競也。【増】鬭都豆反。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

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顇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顇。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案】王念孫曰。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褒洞簫賦。桀跖鬻博偏。以頓顇。頓卒頓萃。並與頓顇同。【増】頓僵也。○愀子了反。

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嗟奈何。薦或作荐。【増】嗟嘆也。○喪息浪反。

○垂事養民。

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案】盧文弨曰。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兪樾曰。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娷諉也。垂之爲委。猶娷之爲諉也。爾雅釋言。諉諈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諈。秦人曰諉。是諈諉疊韻。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諈之與諉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句〕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事者。卽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卽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非。【増】垂事施事業之謂也。【補】此下文進事務民之反。謂緩事務而姑息民也。

拊循之。呴嘔之。

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呴嘔

渾渾ハ水ノ絶エズ流ルル貌、汸汸ハ水ノ多キ貌、暴暴ハ積ミアゲテ高キ貌。

大ニシテ富ムハ萬物宜シキヲウレバナリ、民ヲ使ヒテ功アルハ賞行ハレ罰威アレバナリ、使而功ノ而字ハ增注本有ニ作ル。

喤喤瑲瑲ハ皆樂聲ノ調和セル貌、穰穰ハ多キ

互易。誤甚。今改正。下同。增于是。謝墉本作是于。下同。注于是作是于。是于作于是。以正文注語互易。誤甚。改之云。今當從之。○己音紀。下同。

皆知己之所畏恐之擧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增恐丘隴反。] 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絶也。渾戸本反。] 汸汸如河海。[汸讀爲滂。水多貌也。] 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增物茂卿曰。暴暴竊疑是多貌。如暴露然。] 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讀爲泰。優泰也。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集謝本從盧校。作使有功。劉台拱曰。使有功。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王念孫曰。宋呂・錢・龔本竝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盧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彊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先謙案。劉・王謂有當爲而是也。改使爲佚非也。大而富。承上萬物得宜言。使而功。承上賞行罰威言。文義甚明。不煩改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則不功。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字對文也。今從宋本改正。增宋本・韓本。有作而。古屋鬲曰。使恐佚誤。愛曰。王霸篇云。事至佚而功。補以墨術誠行之節推之。此當有脫文。使有功。當作愈有功。與愈無功對。宋本有作而。非也。] 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

敖然ハ熬然ニテ煎リアブル貌、天下ニ存シテ人ノ役ニ立ツモノ燒キ盡クサレタル如ク寡クナルヲイフ。

夫ノ字増注本ニ無シ。

芻ハ牛馬、豢ハ犬豕、五味ハ甘鹹酸辛苦、芬芳ハ香ヒ物ナリ。
漸ハ漬ナリ、前ニ見ユ。
是于ハ増注于是ニ作ル。

任。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字義亦同。注似未晰。【補】言能否混同。庶官無所勉勵。不可官使也。

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斯弊。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爲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燒焚然。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啜同。惡音烏。【増】爲于僞反。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集】先謙案。此句文義自在。若燒若焦下。倒裝文法。

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増】管主領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塞猶充也。【増】塞悉則反。下同。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増】豢胡慣反。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擧在是于也。故其賞行。擧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集】盧文弨曰。正文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注語

墮ハ增注本隳ニ作ル、ソシリコボツナリ。以上ノ如ク言フノハ敢テ墨子ヲソシリコボタントテニハアラズ、理論上カク言ハザルヲ得ズトナリ。

蹙然ハ憂ヒテ樂マザル貌。

瘠ハ飢渇スルナリ、不足欲ハ欲求ヲ滿足スルヲ求ムルナリ、賞不行ハ賞ノ道スタレテ行ハレザルナリ。

人徒ハ使ヒ人ナリ、均齊ハ君臣上下平等ニシテ區別ナキナリ、不威ハ君上ノ威儀立タヌナリ。

能不能云云ハ各人能クスル所ト能クセザル所トナリ、此ヲ別チテ適當ニ用フ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集】先謙案。不免者。言其實如此也。正論篇云。然則以湯武為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正與此文反對。【增】胡何也。(一)隳許規反。【補】言墨子非將欲隳毀天下也。然其說之不善。不免如此。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增】蹙子六反。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云。觳無潤也。義與瘠同。觳苦角反。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補】功事也。君上以勞苦為事也。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上下懸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集】盧文弨曰。舊本正文俱作則賞罰不行。賞字衍。今刪。【增】賞字衍。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集】先謙案。上言賢不肖。則此能不能就一人所短長言之。解蔽篇云。材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

ヲ以テ量ルハ非常ニ多量ナレバナリ。

六畜ハ前ニ見ユ、牛馬羊雞犬豕ナリ、一而剸車ハ一個デスラモ、車一ツヲ占ムルナリ、剸ハ專ト同ジ、亦前巳ニ見エタリ、一而成群ハ一類毎ニ群ヲナスナリ。

若煙海ハ多キヲ形容セルナリ。

夫有餘不足ノ有餘ハ衍文ナルベシ。

茱也。疏與蔬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也。集郝懿行曰。堇茱亦蔬耳。必別言之者。士相見禮。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鄭注。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注云。葷薑及辛茱也。然則葷茱先於百蔬。固有說矣。增葷音熏。

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剸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也。增一下舊有切字。今據宋本除之。○畜許又反。 黿鼉 補上脫然後二字。 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 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夭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皆得成羣也。增別孕別也。已見于王制篇。○黿音元。鼉大多反。鰌七由反。鱣上演反。別彼列反。

然後飛鳥鳧鴈若煙海。 遠望如煙之覆海。皆言多也。 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 昆蟲蚳螛蜩范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集盧文弨曰。注螛字誤。疑本是蝝字。 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 增勝音升。

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 增食祥吏反。 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 衣去聲。集先謙案。宋台州本有衣去聲三字。各本無。增繭古典反。

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集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荀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義求之。不足上不當有有餘二字。此緣上文兩有餘而誤衍。

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

孰ハ熟ナリ。

餧ハ飢ナリ。

然後ハ而又ノ意ナリ。

一本ハ一株ナリ。盆鼓ハ盆ヲ以テ量ナハカル「マス」トスルナリ、葷ハ臭キ辛キ菜ナリ、蔬ハ蔬ト同ジ、澤

夏小正曰。農率均田。農率田畯也。

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

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集】王念孫曰。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楊曲爲之說。非。【增】天下疑當作天地。字之誤也。

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餧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集】盧文弨曰。此下宋本提行。今案。當連爲一條。【增】夫音扶。覆扶又反。相息亮反。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

【集】王念孫曰。昭昭小也。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淮南繆稱篇。昭昭乎小哉。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補】白鹿曰。當作怊怊然憂貌。

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

非公共之患也。【增】爲于僞反。夫音扶。下同。

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

蓋當時以盆爲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衞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爲穫。【增】數所矩反。下同。

然後

【補】猶而又也。

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

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集】盧文弨曰。注以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增】謝墉曰。注數度以盆下。當有鼓。

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

葷辛

讎モ報ナリ。

掩地ハ撩地ノ誤ニテ地ヲ理ムルナリ、表畝ハ彼此田畝ノ區劃ヲ表明スルニテ、ヨク手入ヲスル意ナリ。
刺ハ刈除スルナリ、屮ハ古ノ草字ナリ、糞ハ糞土ナリ、長ハ增長ナリ、偸ハ苟モ生ヲヌスムナリ、將率ハ平時ニハ州長黨正等ニテ、戰事ニハ將帥トナルモノナリ。

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爲己利。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集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增上長上也。粥讀爲鬻。○倍蒲悔反。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增讎亦報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集先謙案。此明分與上明分使羣同義。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集王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撩之譌。說文。撩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撩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撩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撩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撩字俗書作撩。與掩相似而誤。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增分扶問反。補表猶高也。言覆土爲畝。刺屮殖穀。刺絕也。屮古草字也。增刺七亦反。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長其功利。增長竹丈反。和齊百姓。使人不偸。增偸薄也。○齊如字。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集兪樾曰。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即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賈疏曰。云因爲師帥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己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爲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即爲兩司馬。比長即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增將率未詳。疑當作農率。

不得ハ此ノ君ヲ得ザレバナリ、以長ノ以ハ此ノ君ノ故ヲ以テナリ。

掎挈ハムリニ引キヨセヒキ上グルナリ、伺ハ偵察シテアバキ出スナリ、靡敝ハ疲敝ナリ。

有功爲功。荀書自有此語。王霸篇。事至佚而功。彊國篇。不煩而功。君道篇。君子篇。不動而功。臣道篇。戾然後功。下文。使而功。及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

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增少詩照反。長竹丈反。養羊尙反。

今之世而不然。集先謙案。而猶則也。見釋詞。增而猶則也。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財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也。補刀布錢也。蓋謂口率出錢也。

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顚倒。以靡敝之。有讀爲又。掎撫其事。挈擧其過。伺候其罪。詐僞其辭。顚倒反覆也。靡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爲糜。糜散也。敝盡也。集盧文弨曰。案。禮記少儀。國家靡敝。釋文。亡皮切。正義。亦有靡散一訓。增左氏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杜預曰。掎其足也。挈提也。蓋掎者自後引之也。挈者在前提之也。○詐側嫁反。補靡損也。越語。靡王躬身。

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亾也。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

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

其所レ是ハ、百姓ノ親テヨロシトスル所ノモノ、其所レ得モ百姓ノ得ル所ノモノナリ。任ハ負擔、輦ハ車ヲ輓ク、集ハ成ル、蓋ハ皆、云ハ玆ニナリ、我ガ行裝已ニ成レリ、此ヨリ皆共ニ往イテ此君ニ歸センカナトナリ。

上ノ人德ヲ以テ下ヲ撫スレバ下ノ人力ヲ以テ上ニ事フ、役ハ使役セラルルモノ、待レ之而後功ハ君上ノ使役ヲ待チテ、始メテ功ヲアラハスナリ。

兪聲。爾雅。佻偷也。小雅鹿鳴傳作佻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偷。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亡。釋文竝音偷。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偷同。〔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偷。逸周書偷作愉。〕經傳中愉字或作偷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若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偷矣。

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

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集】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也字。【補】所是謂知仁德也。

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集】盧文弨曰。注末。宋本作云可歸哉。【增】言我行裝已成。當往而歸于此君。謂負任擔荷以來歸也。蓋云皆語辭。【補】蓋盍通。引詩以證其所得焉誠多。故民歸之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

君子以德撫下。故小人以力事上也。

力者德之役也。

力爲德所使役。

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

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集】王念孫曰。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槀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而天下成也。先謙案。王說辨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爲成。則百姓之力。訓爲百姓之功。上文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力字。又豈能訓爲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

爲ノ字ハ衍文ナリ。

其知慮ハ人君ノ知慮、治レ之ハ天下ヲ治ムルナリ、得レ之ハ人君ノ知慮仁厚德音ヲ得ルナリ、佚レ之ハ人君ヲシテ安逸ニシテ餘閑アラシムルナリ。

出死ハ身ヲナゲ出シ必死トナルナリ、斷死モ決死ノ覺悟ニテ盡瘁スルナリ、覆救ハ保護スルナリ。

藩飾ハフチトリヲシ、カザリタツルナリ。

帝ハ天帝ナリ。

愉ハ古ノ偸ノ字、卽チ盜ナリ、愉ノ上不ノ字ヲ脫ス、不レ愉ハ生ヲヌスマザルナリ。

韓本・羣書治要除之。○王于況反。

養萬民。兼制天下者。集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作兼利天下。以文義推之。兼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譌。王霸篇云。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楊注。制衍字耳。制利因相似誤衍。卽其證。

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增爲字衍。

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增德音有令聞之謂也。他篇不引詩中語者倣此。

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集先謙案。羣書治要。兩知字並作智。增治直吏反。爲于僞反。下爲之同。

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謂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制也。言制其死亡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集盧文弨曰。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先謙案。宋台州本不缺也字。羣書治要同。增斷亡如韓非子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之斷。亦謂決死也。○出尺類反。下同。覆扶又反。補厚卽仁厚也。

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

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歎。集王念孫曰。愉讀爲愉。愉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愉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以愉爲歎愉之愉。下文爲之出死斷亡而愉。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爲古偷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偷薄字本作愉。從心

觀ハ外觀ノ美麗ナリ。

竽ハ笙ニ似タル笛ナリ、和ハ和氣ナリ。

養徳ハ相當ノ節禮ヲ履行スルナリ、辨輕重ハ上下尊卑ノ區別ヲ立ツルナリ。

雕琢其章ハ雕琢ヲ以テ其ノ文采ヲ成スナリ、相ハ質ナリ、亹亹ハ勉强ノ貌。

重色以下皆人君ノナス所ナリ。

固以為ノ以為ハ天下ノ萬民此ノ人君ヲ尊崇シテ、以テカク〳〵トナスナリ、故ニ人君ノタメニ此ノ色味財物ヲサヽゲルナリ。

材ハ裁ナリ、制裁ナリ。

人。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觀古亂反。集盧文弨曰。不求其觀。言非以此為觀美也。補不求外觀之美。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補晏子所謂。君子聽之。平其心。心平德和也。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衞音也。增和和樂之和。補不求悅耳之音。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彫牆之類也。增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無室曰榭。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勸勉之貌。言雕琢為文章。又以金玉為質。勉力為善。所以紀綱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增今詩彫作追。亹亹作勉勉。古音通也。○相息亮反。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增夫音扶。下同。衣於既反。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集先謙案。王天下。王字無義。此自屬人君言。不得更言王天下。王當為一字之誤也。儒效・王制・王霸・君道・彊國諸篇。屢言一天下。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語意正與此同。亦作一天下。尤其明證。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集先謙案。非十二子・儒效・王制・富國諸篇。並作財萬物。材疑當為財。羣書治要作裁。王制篇一作裁。增特下舊本有所字。今據宋本・元本・

管ハ主管ナリ。
美レ之ハ人君ノ生活狀態ヲ善美ニスルナリ。
等異ハ等差ヲツケルナリ。
美惡ハ衣食住生活狀態、厚薄ハ穀祿ノ多少ナリ。
聲ハ聲聞、文ハ禮文、順ハ順序次第ナリ。

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增分扶問反。下同。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增本利對樞要。宜如字。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增管主領也。○樞尺朱反。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集盧文弨曰。美之安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增美之謂美人君之宮室衣服飲食也。下文安之貴之皆指人君。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補分別貴賤。而等差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集王念孫曰。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佚樂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卽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增美惡謂宮室衣服。厚薄謂穀祿多少。○佚與逸同。下同。樂音洛。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爲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爲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集兪樾曰。聲字衍文。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謙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以明其文。而通其順。若無分割等異。則無文不順。卽仁無所施矣。楊注非。增冢田虎曰。聲名聞也。標注曰。上下有章。謂之文。不敢凌越。謂之順。愛曰。謂仁者政事之文章。及其順序如此也。補仁疑當作

法數ハ刑從ナリ。

出入ハ支出ト收入トヲ適合セシムルナリ。

稱數ハ適宜ノ計數ナリ。

由是推之ハ上ノ稱數ヲ標準トシテ推シ行クナリ。

幸ハ僥倖ナリ。

讀爲庸。動也。國語曰。功庸以稱之。

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

君子用德。小人用刑。增禮記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與此相發。數條目也。○上時掌反。

量地而立國。

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内九十三國也。

計利而畜民。

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

度人力而授事。

謂若一夫受田百畝。增度待洛反。

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

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出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爲出。使覆蓋不乏絕也。集王念孫曰。爾雅曰。弇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奄同也。弇奄掩揜竝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揜爲覆。蓋失之。增勝音升。出尺類反。揜與掩同。

必時臧餘。謂之稱數。

足用有餘。則以時藏之。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增數員也。非術數之數也。

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

上下所爲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徼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增朝直遙反。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

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增平均齊之謂也。蓋荀卿別有制。以從時宜。不可以禮典之義。强解此文也。

省商賈之數。

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增賈音古。

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集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增夫音扶。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

康誥ハ尚書ノ篇名、引ク所ノ文、原文ト同ジカラザル事諸注說ク所ノ如シ、姑ク今引ク所ニヨレバ、人民ヲ弘覆スルコト天ノ如クニシテ德ニ順ヒテ行ヘバ、人民慶アリテ、隨ツテ汝ガ身ヲモユタカニスルニ至ルベシトナリ。若ハ順、乃ハ汝ナリ。

稱ハ度ナリ、等ナリ、別ナリ。

袾裷衣ハ朱袞衣ニテ朱ノ地ニ龍ヲ畫キタル衣、天子ノハ升龍降龍、諸侯ノハ降龍ノミ、冕ハ冠ナリ、玄ハ黑ナリ、裨冕ハ卑冕ナリ。

皮弁ハ皮ニテ作レル冠ナリ。

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謂之撟捎。淮南要略。覽取撟掇。高注云。撟取也。卽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注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增以無疑字倒。標注曰。糾譎賦斂刻急之意。

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集盧文弨曰。宋本正文幷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增宋本身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今康誥作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謝墉曰。宋本正文幷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覆扶又反。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集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上言裕民以政。下結云。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應爲一段。舊本是盧說非也。今正。增長竹丈反。差楚宜反。

故天子袾裷衣冕。袾古朱字。裷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朱袞以朱爲質也。衣冕猶服冕也。增案周禮司服職。袾裷卽大裘而已。物茂卿曰。衣當屬上。注非。

諸侯玄裷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

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已下亦服焉。鷩冕絺冕皆是也。增案司服職。卿大夫得服玄冕而下。則此裨冕者玄冕而已。非鷩冕絺冕之類也。補天子朱袞衣。經無明文。周官司服曰。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鄭注云。凡冕服玄衣纁裳。此書所書往往與三禮不符。

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積猶辟也。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增案司服職。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德必稱位。增論德而序位。所以稱位也。

位必稱祿。增國語曰。祿以食爵。故必稱祿。

祿必稱用。增用

易ハ草類ノヨク芟夷セランタルナリ。

出實ハ田ヨリ出ス所ノ穀物ナリ。

時時焚キステネバシマツテオク所ナシトハ、其ノ餘リノ非常ニ多キチ形容シテイフナリ。

穢ハ草類ノハヘ茂ルナリ。

以無ハ顚倒ス、無以禮節用之ニ作ルベシ。

糾譑ハヒドク賦チ取リタツルナリ。

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增】彼字不穩。疑夫字誤。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增】易與穢字對。蓋謂芟夷草萊也。（易以豉反。下同。）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十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集】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增】夫音扶。故知節用裕民。名實皆美。【增】積子賜反。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增】穢草萊不易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增】好呼報反。而或以無禮節用之。【集】謝本從盧校。節作而。盧文弨曰。元刻作無禮節用之。王念孫曰。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楊注。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呂錢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譑發人罪也。譑音矯。【集】王念孫曰。糾收也。譑讀爲撟。（音矯。）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撟捎

民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樹事ハ人人自己ノ事ヲ勝手ニ樹立スルナリ。

娉ハ聘ト同ジ娶ナリ、內ハ納ニテ婚禮ノ納幣ナリ、逆ハ迎ナリ。

失合ハ配偶ヲ失フナリ。

以下一節國ヲ富マスノ術ヲ明ニス、臧ハ古藏ト通用ス。

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德謂敎化使知分義。增民字衍。○少詩照反。長竹丈反。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增古屋鬲曰。分爭疑倒。與下文爭功爭色對。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增好呼報反。分扶問反。下同。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爲禍也。增樹臣庾反。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增分猶別也。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爲婚。壻之父爲姻。言婚姻者。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爲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集盧文弨曰。娉說文問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後人又以詩作平聲娉婷。訛甚。注作聘。今字。增送左氏傳所謂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之類。是也。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爲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爲智。皆通。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明富國之術也。裕謂優饒也。善臧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集盧文弨曰。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注以今文解之。楊氏往往如此。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節用以禮。裕

物卽チ認メテ善トナス所ノ事物ハ知愚ニヨリテ差異ヲ來タスナリ、是所、可異ナリ、埶ハ勢卑階級ナリ、奮ハ奮起競爭スルナリ、說ハ滿足悅服セシムルナリ。

縣ハ懸隔シテ、相區分スルナリ。

欲惡同物ハ同ジ物ヲ多人數ニテ欲シ、又タ惡ムナリ。

唯一人ノ衣食住タリトモ、獨立シテ備フルコト能ハズ、必ズ多數人ノ手ヲカリテ成ルモノナリ、百技ハ百工ナリ、百工各〻特殊ノ技ヲ出シテ相成スナリ。

也。說讀爲悅。若縱情性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增】古屋鬲曰。勢同謂無尊卑之等也。（）說音稅。【補】窮困也。言行私縱欲。而無禍咎困窮。則民無所忌憚也。

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增】功名必成於治。

功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懸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

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懸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

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集】先謙案。承上縱欲不窮。申言之。【增】此節暗指墨子。

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增】惡烏路反。下同。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集】汪中曰。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耳。注非。【增】言人不能獨立而贍也。百技互通其功。而後各相養。蓋說以羣成也。孟子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亦此意也。

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增】本注技功。當作技工。

人不能兼官。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夔典樂。稷播種之類。【補】人之才能。不能兼衆技多官。故離居不相資。則所以養者不足。而窮困也。

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爲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增】相待通功易事也。窮困窮也。（）離力智反。分扶問反。下同。

窮者患也。爭者禍也。

此ノ篇ハ富國ノ要道ヲ論ズ。

萬物共ニ宇內ニ在ルモ各〻其ノ形體ヲ異ニシ、必ズシモ常ニ一定シテ宜シキニ合セズト雖モ、要スルニ孰レモ皆人ニ用ナキハナシ、是レ天然固有ノ定理ナリトナリ、爲ハ古于ト通用セラル。

人倫ハ人類、並處ハ群居、事物ヲ欲求スル所ノ情意ヲバ通有スレドモ其ノ欲求ヲ滿足セシムル方法其事物ヲ認知スルコトハ異ナレリ、是レ各人ノ性質性格ニ由リテ、此ノ差ヲ來タストナリ。

知者ト愚者トヲ問ハズ皆其ノ欲求ヲ滿足スルモノヲ以テ善トナス、卽チ皆有可ナリ、然ルニ其ノ欲求スル所ノ事

荀子卷第六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形體有異。【補】宇疑是生字誤。古字相似。卽艸木有生之生也。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集】先謙案。虞王本注。用下無人字。是各本衍。【補】宜義通。卽禽獸無義之義也。用謂其材可用也。【集】王念孫曰。無宜而有用爲人爲一句。數也爲一句。爲讀曰于。爲于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爲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爲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爲義。故失之。【補】數疑當作役。言爲人所使用也。

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爲善。或求爲惡。此人之性也。【增】人數猶言人道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雖同其求欲。如其求之之方則異也。○處昌呂反。知音智。下同。【集】王念孫曰。生讀爲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增】可者意以爲善也。有可謂有所可也。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

相懸ハ相懸隔スルナリ。

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遠矣。

集盧文弨曰、篇末自具具而王至此、文義淺雜、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増懸懸隔也。○夫音扶。

荀子卷第五終

謟ハ嫌ノ誤ナルベシ、疑ハ狐疑ナリ。
增注本、倪ヲ悅ニ作ル。
好取侵奪ハ民物ヲミダリニ取リ上グルナリ。
傾覆ハ順ニ進マザルナリ。
故モ詐ナリ。
用ニ死力ニハ必死ノ力ヲ用フルナリ。
藉ハ集解本ハ籍ニ作ル、藉斂ハ稅ヲトリ立ツルナリ。本務ハ農桑ノ事業ナリ。

貴賤則擧佞倪。【集】郝懿行曰。楛與苦同。謂脃惡也。謟者明也。謂喜明察而好狐疑也。倪與脫同。亦與悅同。謂喜近小人也。脩身篇。有佞兌字。則倪與兌同。當訓爲悅。謂諞佞容悅也。先謙案。倪蓋兌字。後人加人旁耳。說見脩身篇。【增】句。楛讀爲盬。不堅固也。謟當作嫌。音之誤也。○輕牽政反。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集】王念孫曰。呂本作好取侵奪。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富國篇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可見荀書自有此語。錢本無取字者。亦疑爲不詞而删之耳。古書不當輒改。謝本從盧校。有取字。今仍之。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擧幽險詐故。【集】盧文弨曰。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無。先謙案。故亦詐也。說見王霸篇。【增】句。【補】故巧也。莊子曰。去知與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藉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增】幽險幽深嶮險也。詐故姦詐事故也。故下舊本・宋本有人字。今據元本・標注本・孫鑛本除之。死力謂必死之力也。藉斂猶言稅斂也。詩曰。實畝實藉。鄭玄曰。藉稅也。又鹽鐵論曰。藉斂不過十一。是也。本務謂農桑也。○憍通作驕。詐側嫁反。慢與漫同。藉慈夜反。或如字。【補】藉斂謂非正稅而取於民也。管子曰。藉於室廡。藉於六畜。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增】五等者謂上文所論政事善惡其等差凡有五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

併閲ハ併セ審ルルナリ。

佚ハ逸ナリ。

厲厲焉ハ相疾ム狀、頓頓焉ハ敦敦焉ニテ相親ム狀ナリ。

傭ハ平常ナリ、故ハ故事ナリ。

之ハ其ナリ。

安存ハ大ニ興ラザルモ尚ホ危亡ヲ免ルルナリ。

楛ハカロ〳〵シクシツカリセザルナリ。

聚之　補十九子。積下有脱文。　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閲之砥礪之於朝廷。　増挫頓猶摧折也。閲閲實也。○并與併同。朝直遙反。補竭上蓋脱一字。　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　増弊罷弊。完完脩。○佚與逸同。　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　集先謙案。莊子人間世釋文。厲疾也。重言之曰厲厲。頓讀曰敦。詩頓邱。爾雅釋丘作敦丘。是其證。禮樂記。敦樂而無憂。注。敦厚也。重言之曰敦敦。頓頓猶敦敦。相親厚之意也。増厲厲犯政爲惡貌。頓頓頓首從服貌。○離力智反。或如字。　以是待其弊。安以其國爲是者霸。　集盧文弨曰。句。

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　郝懿行曰。傭與庸同。庸者常也。詩云。昊天不傭。韓詩作庸。是庸傭通。下云。則庸寬惠。此庸訓用。増句補循平常之故事。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　集先謙案。荀書多以之爲其。富國篇。以奪之財。以奪之食。以難其事。二之字與其連文。亦訓爲其。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以下。二之字同。増傭讀爲庸。庸中庸也。言雖不甚善。猶不至暴惡也。故事也。之於也。物茂卿曰。庸用也。○行下孟反。下同。補之猶其也。莊子曰。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　如是者則安存。　集盧文弨曰。僅免於危亡而已。

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

募選、材伎、漸、先、皆巳ニ上ニ見ユ。

相率貫ハ上下相率キテ聯絡貫通スルナリ。

厭然ハ安然トイフガ如シ。

拊循ハ大切ニスルナリ、掩蓋ハ藏スルナリ。

施民所欲。去民所惡。是也。往舊作性。今據宋本・元本・孫鑛本改之。補言脩仁政於其國。而天下之人。莫不願為其民也。莫不願上下。疑有脫文。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重意。書仲虺之誥。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增尙書以此事為湯之事。而此以為周公之事者。周公亦有此事。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也。宋本無本注重意以下二十六字。皆非楊注也。雖然有益于正文。不可刪也。孰能有與是鬭者與。集謝本從盧校。作就能。王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又補校云。呂本就正作孰。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增鬭都豆反。者與音餘。安以其國為是者王。增安語助。下同。安存如字。○王于況反。下者王同。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之士。增以字衍。○辟步亦反。補以字承上。與案以中立同。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集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儒效篇。之字衍。增厭然足貌。○厭於艶反。畜勅六反。下同。積如字。下同。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集盧文弨曰。日日。元刻作日月。下竝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增暴音曝。拊與撫同。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幷

ノ上ニ出ヅルコト能ハジトナリ。傾覆之人ハ他人ヲ傾覆スル人ナリ。

本事ハ農事ヲ指ス。棲遲ハ財物ヲツカヒチラスナリ、薛越ハ屑越ニテ、ムリニ民物ヲネヂアゲルナリ。

體ハ此ハ此ノ我ガ身ニツケテ行フナリ、與至ハ隨ツテ來ル者ナリ。

其上ハ彼ノ暴國ノ君ナリ、灼黥ハ燒キコテヲアテテ、入レ墨ヲセラルルナリ。

彼以奪ハ上文ノ王奪ニ之人ヲ承ケテ言フ、彼レ暴國ノ君ノ民ハ已ニ我ガタメニ收メラルルトノ意ナリ。

所莫不願ハ人人ノ皆希望スル所ナリ。

末於是矣。【集】先謙案、夫猶彼也。言如此則彼堯舜所以一天下。無以加之。【增】雖堯舜不能出其上也。○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集】盧文弨曰、薛越即屑越。後同。【增】案語助也。下同。本事農事也。棲遲貨財費散、猶人之棲息自廢於中野也。薛越讀爲屑越。通雅、賈閏甫謂李密曰、民以食爲天。而有司屑越如此。注曰、狼戾也。○知音智。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增】彼皆指暴國君。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增】其民謂暴國之民也。若灼黥。謂畏怖之也。○好呼報反。下同。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增】爲于僞反。惡烏路反。彼以奪矣。【集】郭嵩燾曰、承上文王奪之人、言彼所有之人。已爲我奪也。【增】此四字衍文。【補】以已通。彼既失其民。國非其國也。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增】呉語曰。

爲二王者之所一ハ王タルベキ者ノナスベキ所ヲナスナリ、滅亡之所モ同樣ト知ルベシ。爲二縱橫之事一ハ國家ヲ經營スルナリ、僈然ハ伏シタル貌、案ハ兵ハ兵ヲ抑フルナリ。

相卒ハ相捽ツナリ、觀ハ傍觀スルナリ。節奏ハ制度ノ施行ナリ。

剸ハ專ニテ獨リ卓絕スルナリ。集解本、案脩ノ間ニ然ノ字アリ。隆高ハ標準ニテ、卽チ禮義ナリ、伉ハ高ク勵マスナリ。

果シテヨク以上ノ如クナレバ、堯舜ト雖モ此

詳。蓋謂威彊立名聲美也。

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爲危殆滅亾之所。亦危殆滅亾。〔增〕所猶言所爲也。

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增〕殷之日。猶言殷之時也。案以中立。無有所偏。卽與禮記中立而不倚同義。案語助。下同。〔補〕卽愉殷之所。謂國勢殷盛之時也。

而爲縱橫之事。〔增〕謂能經緯邦國也。○縱將容反。〔補〕合從連衡。則有所偏。非中立也。

僈然案兵無動。〔集〕郝懿行曰。此云案以。下云安以。安案字亦同。荀書多用安案爲語助辭。如它書焉字。於字之例。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衡。古書皆然。荀書亦必作從衡。俗妄改之。先謙案。殷之日。與王霸篇濟之日。句法一律。

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集〕俞樾曰。卒當作捽。國語晉語。戎夏交捽。韋注曰。捽交對也。彼云交捽。此云相捽。義正同。〔增〕卒疑當作捽。捽捽搏也。國語曰。戎夏交捽。〔補〕案抑也。卒捽通。暴國相伐而共弊也。或曰。此句下疑脫。爲是之日。而權剸天下之重矣十二字。

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集〕先謙案。此句與下名聲剸天下之美矣相配爲文。勁上當有之字。剸讀與專同。

案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集〕俞樾曰。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

爲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增〕剸讀爲專。據下文例。勁上脫之字。伉猶極也。

權者重之。〔集〕先謙案。下兵勁名聲美。皆承上言之。此云權者重之。上無所承。疑有奪文。

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增〕三者字帶則義。

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

縣ハ縣絕スルナリ。

就ハ成、墮ハ隨ノ誤ナリ。吾ガ力足ラズ、已ムヲ得ズシテ暴國ニ與ストモ、興廢ノ大事ニ關セズ、大事ニ關スルハ反ツテ平日全盛ノ時心ヲユルシテ、矯飾ナキ際ニアリトナリ。

王霸安存危殆滅亾制與在我亾乎人。【集】先謙案。危殆滅亡制與在我。十二字一句。否補美反。亡乎音無。

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集】先謙案。縣天下。言能縣衡天下。爲四海持平也。說詳彊國篇。

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集】盧文弨曰。案渠與遽同。【増】懸天下義。見于正論篇本注。渠與詎同。詎亦豈也。蓋以豈詎二字。爲一豈字義。家語三恕篇奚詎。史記張儀傳寧渠。及陸賈傳何渠同此。（一）夫音扶。下同。【補】累苦也。

脅於暴國。【補】脅劫也。

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増】十字一句。

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爲堯。【集】先謙案。方言。黨知也。楚謂之黨。吾所不欲。即謂脅於暴國也。於是時而後知爲吾所不欲。與桀同事。而無害爲堯。爲時晚矣。功名安危所繫。當在國家閒暇之日也。擧堯桀者。聖君暴君之極也。議兵篇。以桀詐堯。天論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正論篇。有埶辱無害爲堯。有埶榮無害爲桀。並堯桀對擧。【増】行下孟反。【補】此二十一字不可解。疑是他篇之錯簡。

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集】俞樾曰。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集】郝懿行曰。般者盛也。言全盛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政刑之日也。下般之日同。先謙案。釋詁。愉樂也。愉般者。當般盛之時。而愉樂。素問風論注。赤者心色也。赤心者本心不雜貳。禮記檀弓疏。所謂處所。下同。【増】就成也。物茂卿曰。墮迺隨之誤。愛曰。言不得已而與惡人同事行者。非成功名。亦非存亡安危所隨來也。般讀爲安。以音誤。鹽鐵論有安愉之語。言功名所成。存亡安危所隨來者。在中心所愉安之善不善也。【補】末

辟公ハ三公ヲイフ。

振ハ振ヒ起スニテ巳ニ上ニ見ユ。

順比ハシタガヒシタガフナリ。

俗反ハ倍反ノ誤ナリ。王タリ覇タル等ノ事項條件皆具ハリテ始メテ王タリ、又覇等タルナリ。

制ハ制限條件ナリ、與ハ皆、此ハ此方ニテ即チ自己ヲ指ス、條件我ニアリテ他人ニ在ラザルナリ。

讀爲勉。偷薄也。前載宰司徒司馬職掌。此復載冢宰職掌者。案、周禮六卿皆六命。三公八命。而不必別置之。六卿中有德者帶之。如周公冢宰而帶三公是也。然則前載者、六卿職掌。此載者、三公職掌而已。非重複也。○度待洛反。盡津忍反。補盡當作藎。詩曰、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藎進也。

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

增行下孟反。覆扶又反。

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

集先謙案、言雖毫末之微、必振而起之。正論篇云、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此荀子論治之要。

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

增綦猶極也。致隆高、綦文理。已見仲尼篇。○比毗志反。

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增俗反之俗當作倍。字之誤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亾。

集先謙案、與上文知此三具者相應。具具者、王霸存亡之具畢具也。王霸篇云、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句義與此同。增具具上謂器也。下猶備也。言治國者宜擇用也。不可使亡國之器具也。○王于況反。下亦王同。

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亾乎人。

集王念孫曰、與讀爲擧。說見經義述聞禮運。擧皆也。亡不在也。說見經義述聞穀梁傳僖三十一年。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增用爲也。物茂卿曰、否也之也衍。○乘實證反。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十三字一句。王霸安存

リ。

易ハ草ヲ芟リノケナドシテ通リ易クスルナリ。

室ハ宿屋ノ類、律ハ肆ノ誤ニテ店ノ類、平ハアマネク取締ヲナスナリ。

治市ハ市長ノ如シ。

抃急ハ折愿ノ誤、解已ニ上ニ見ユ。

免盡ハ勉盡ニテ、勉強ナリ。

反。

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翔者誅之。平室律。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爲保也。集郝懿行曰、室律二字不成文理。疑律當爲肆字之譌。室謂廬舍。如市樓候館之屬是也。肆謂廛肆。如粟帛牛馬、各有行列是也。故下遂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事見周禮地官。增室當作質。音之誤也。王霸篇曰、質律禁止而不偏。注云、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集王引之曰、賓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爲𧶜。字之誤也。說文、𧶜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𧶜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𧶜。商行而𧶜遂廢。此𧶜字若不誤爲賓、則後人亦必改爲商矣。治市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抃急禁悍。抃當爲析。急當爲愿。已解上也。集先謙案、抃當爲折。說見上。增亦當作折。暴下云、使暴悍以變。亦可證也。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順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偸。冢宰之事也。集盧文弨曰、自度其功勞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谷永傳、閔免遁樂。皆以免爲勉。王念孫曰、免盡當爲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偸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偸。今本免譌作克。辯見君道。增順脩作愼、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免

鄉師ハ一鄉ノ教化ヲ掌ル者ナリ。

功ハヨクデキタルモノ、苦ハデキノワルキモノナリ、完利ハ堅全精利ナリ、專造ハ私造ナリ。

祲兆ハ變兆トイフガ如シ。
鑽ハ火ニテ灼クナリ。
陳ハ布ベルナリ。
攘ハ不祥ヲハラヒノケ、擇ハ吉事ヲエラビ取ルナリ、五トハ五種ノ兆形本注ニ見ユ。
擊ハ覡ニテ男ノミコナリ、巫ハ女ノミコナリ、古ハセムシヤチンバナド不具ノ者ヲ用ヒタリ。
採ハ埰ノ誤ニテ塚墓場、清ハ圊溷ニテ糞便ナドヲステタル所ナ

樂處鄉。鄉師之事也。 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增周禮。別有鄉師之職。其爵下大夫。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本注以鄉老當之。非也。○樂音洛。處昌呂反。

論百工。 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增周禮槀人職。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是也。

審時事。 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於時。皆審其時之事也。增周禮染人職。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及考工記。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是也。

辨功苦。 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增苦音盬。

尚完利。 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

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 專造私造也。

相陰陽。 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增相息亮反。

占祲兆。 占占候也。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蓏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增祲謂十煇之屬。兆謂四兆之類。詳見于周禮卜師職。及眂祲職。

鑽龜陳卦。 鑽龜謂以火爇荊菙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

主攘擇五卜。 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言兆之形也。

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 擊讀爲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覡胡狄反。增傴傴僂也。巫女巫也。○傴郁禹反。跛補火反。

脩採清。 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集兪樾曰。採乃埰字之誤。方言曰。埰。秦晉之閒謂之埰。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溷糞土壤。字亦作圊。玉篇口部。圊圂也。壟墟墓之閒。清溷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

易道路。 脩而平之。增易謂芟治草萊也。○易以豉

火憲ハ火法ニテ、山澤ヲ焚ク時ヲ定ムルモノナリ。

百索ハ凡百ノ需用品ナリ。

虞師ハ山澤ヲ掌ル官ナリ。

廛ハヤシキナリ。

樹藝ハ植エツケナリ。閒ハ閑ト同ジ、習ハスナリ。

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墝苦交反。【增】相息亮反。種主隴反。

省農功。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增】省悉井反。謹畜藏。謹嚴。【增】畜勅六反。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其他能也。治田田畯也。【集】郝懿行曰。樸與朴異。樸木素也。樸力寡能。謂力作樸素。技能寡少。故專治於田事。【增】樸舊作僕。今據宋本・韓本改之。王霸篇作朴。

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增】憲法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集】郝懿行曰。索者求也。百物供民求索。皆是。注以索爲上索。非是。王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爲素字之誤也。百素卽百蔬。富國篇曰。葷菜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蓏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楊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增】百索猶百求也。禮論篇曰。百求可以得矣。○索色白反。以時禁發。禁謂爲之厲禁。發謂許民採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增】屈求勿反。

順州里。使之和順。【補】順古文作巡。順巡蓋通用。管子作行鄉里。定廛宅。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集】郝懿行曰。廛宅皆謂邑里之居。在市曰舍。在田曰廬。此以廛宅竝言。則廛在市。宅在邑。養六畜。勸人養之也。【增】畜許又反。閒樹藝。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集】郝懿行曰。閒更代也。樹藝者五穀也。閒代謂田分上中下三等。歲一易之。三歲而徧更代。休息美惡同之。詳見周禮地官及漢食貨志。王念孫曰。閒與閑同。爾雅。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先謙案。王說是。【增】樹臣庾反。【補】管子作觀樹藝。簡六畜。閒當作簡。閱也。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敦孝弟。趨讀爲促。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

以時ハ適宜ノ時ヲ以テナリ、順脩ハ愼脩ナリ。

臧ハ增注本ニ藏ニ作ル。

艾ハクサヲカルナリ。

墝ハ瘠地ナリ。

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增憲命猶憲令也。謂學宮之法令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

審詩商。 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集盧文弨曰。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王引之曰。商讀爲章。章商古字通。〔柴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弦商。〕太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曲爲之說耳。〔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增禮記曰。樂師辨乎聲詩。又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由是觀之。詩商則聲音之名。而大師之職掌也。故荀卿云爾。樂論篇作誅賞者非也。謝墉曰。注其所上。謂誅賞三字脫。補或曰。商當作音。古字相似。然賈誼新書亦云審詩商。似非誤。

禁淫聲。 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

以時順脩。 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

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 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爲太。

脩隄梁。 隄所以防水。梁橋也。

通溝澮。 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

行水潦。 行巡行也。下孟反。增行如字。通之也。〇潦音老。

安水臧。 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溢。臧才浪反。

以時決塞。 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其時也。增塞悉則反。補冬安水藏。夏注稻田。不止水旱時也。

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艾讀爲刈。補管子立政篇作耘穫。劉績注。粉亦穫也。耘當是粉字誤。

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 高下原濕也。五種黍稷豆麻麥。

百宗ハ百族、立器ハ各地制スル所ノ器械ナリ。

乘白ハ乘伯ニ同ジ、乘ハ車、伯ハ百人ノ一團チナスモノナリ。

憲命ハ法令ナリ、詩商ハ詩章ナリ。

賜之餼牽。與其陳數。然則其實宰夫之職掌。而大宰長官。則與聞之。故曰知之也。知猶主也。又呂子十二月紀。令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是大宰掌祭祀犧牲。明也。抑以周禮宰夫職載之。世人多疑之。今考雖序官次第不詳。豈以宰夫發端哉。宋本宰之作之宰。似是。○食祥吏反【補】爾字不可解。疑當作宰夫。禮疏云。饔有酒。食有酒。

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

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奇器也。【集】先謙案。注奇器。各本奇作之。據宋台州本改正。【增】古屋鬲曰。小司徒職曰。致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是也。【補】宗疑當作縣。王畿千里曰百縣。縣方百里。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集】郝懿行曰。乘白似不成文。白蓋甸字。形近之譌。周禮。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詩曰維禹甸之。甸卽乘也。故此言乘甸矣。劉台拱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卒練士。擊毆衆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廝輿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王引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爲卒。與周官百人爲卒不同。〕四卒成衞曰伯。是百人爲伯也。〔淮南氾論篇曰。隊伯之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昭二十一年左傳。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者借字耳。〔史記伍子胥傳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古鐘鼎文多以白爲伯。〕乘乃車乘之乘。非四丘爲甸之甸。或謂白爲甸之譌。尤非。〔乘可言數。甸不可言數。乘甸之數。則尤不成語。〕【增】古屋鬲曰。白當作馬。音之誤也。如禡通作伯。音近故也。○乘實證反【補】注甸徒當作白徒。管子乘馬篇云。白徒三十人。奉車兩。蓋據此傳寫者因上有甸字而誤耳。

脩憲命。

脩憲法之命。所以表

一與一ハ彼モ一此モ一、動作常ニ純ラ一理ニ準據スルナリ。

序官ハ王者ノ官ヲ次第スルノ法ニテ、本節ノ題目ナリ。

宰爵ハ司徒司馬ト共ニ皆官名ナリ、之宰ハ俗本顛倒、今集解本ニ從ヒテ正ス。

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集】先謙案。詳文義。以當為而。與上三而字相配。反復言之。【增】家語曰。守至約而詳。亦此意。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為人者。則謂之聖人也。【集】先謙案。與讀為舉。〔見下王注〕上言以一行萬。是上之一也。喪祭朝聘師旅諸事。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舉下之一。故曰一舉一。富國篇云。故曰。上一則下一矣。義可互證。楊注未晰。【增】此謂純一於禮義為人也。君道篇曰。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補】諸說不妥。竊疑是當作奪。奪古文作敓。訛缺誤寫為是字歟。為去聲。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集】先謙案。樂論篇云。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則序官是篇名。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等語。及各篇分段首句類此者。疑皆篇名。應與下文離析。經傳寫雜亂。不可考矣。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集】俞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以爵為主掌。則既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為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為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增】宰爵。大宰爵。在周官六命者也。其不稱大宰者。下文司徒·司馬亦不稱大也。稱大宰為宰者。如家伯維宰是也。何以大宰獨加爵字。下文舉家宰帶三公八命者。故此加爵字。以示六卿六命者。案。周禮宰夫職曰。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又曰。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

碩ハ大キクナルナリ。

鰌ハ海ヘビ又ハウナギノ類。

孕別ハハラミ分娩スルナリ。

毒藥ハ魚ヲ殺スニ用ヒルモノナリ。

汙ハ水ノ溜レル處ナリ。

時禁ハ時期ニヨル禁制ナリ。

童ハ禿山ナリ。

聖王之用也ハ聖王財用ノ法上ノ如キナリ。

上察以下一節ハ聖人ノ德ヲ述ブ、察ハ明、錯ハ安ンジ置カルルナリ。

塞備ハ塞滿ノ誤ニテ充滿ノ意ナリ。

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爲之任使也。增令舊作命。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補用功用也。下文言功用之盛。增夭音殀。短折也。下同。

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增黿音元。鼉大多反。鰌七由反。鱣上演反。別彼列反。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酖者。增月令季春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〇罔與網同。罟音古。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增汙音烏。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也。增本注用謂上當有餘字。

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

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

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增上察以下。論聖人之德也。察明也。〇錯如字。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集王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爲滿。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俻、滿字俗書作𣸣、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管子霸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譌作滿。塞滿天地之間、卽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增塞悉則反。

微而

以義ノ以ハ増注本ニアリ、衍文ナリ。

宮室ハ家屋ナリ。序ハ次第ヲ分チテ仕事ニ便ニスルナリ。裁ハ制裁利用スルナリ。

六畜ハ牛馬羊鷄犬豕ナリ、長ハ長養ナリ、得命ハ生命ヲ安ンジサクルナリ。

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集】謝本從盧校。作曰以義。盧文弨曰。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以字。〔宋龔本同。〕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亦以曰義對曰仁・曰財。〕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先謙案。元刻是。今依王説改。【補】知義則不犯分。故和協。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増】物謂禽獸也。故序四時。裁萬物。【集】先謙案。裁亦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増】禮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此意。○舍音捨。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爲羣也。【増】本注善下。似脱羣字。【補】依音述義。猶天下歸往謂之王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増】當丁浪反。畜許又反。下同。長竹丈反。下同。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増】養長時謂不麛不卵之類。殺生時謂草木零落入山林。榮華滋碩時不入也。政

朝ハ諸侯ノ天子ヘ來ルナリ、聘ハ諸侯ノ大夫ヲシテ相訪ハシムルナリ、師ハ二千五百人、旅ハ五百人、一ハ理ノ一ナリ、理ハ上ノ始終聯關相成ノ理ナリ、下文ノ一也トイフモノ皆同ジ。

羣トハ社會ヲ成スコトナリ、彼此上下ノ區分アル故ニ、亂レズシテ相羣スルヲ得ルナリ。

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集盧文弨曰。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增本注一世下。疑當有終字。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爲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集盧文弨曰。注之治。舊作之始。譌。王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增一者謂事異而義同。下同。本注治字舊作始。今從謝墉說改之。○朝直遙反。

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於沮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增郝懿行曰。釋詁。知者匹也。詩曰。樂子之無知。此草木有生無知之說也。曲禮曰。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此禽獸有知無義之說也。楊注知謂性識。是已。蓋因有性識。然後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增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也。亦且有義。謂加之以義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增分扶問反。下分何。分義。無分同。分何以能行。曰。

モノヲ、大王更ニ之ヲ尊崇シテ一層大ナルモノタラシムルナリ、彼ハ天ヲ指ス、康ハ安ナリ、天然ノ美ハ聖人人爲ノ力ニヨリテ一層ノ美ヲ加フルヲイフ。

以類行雜ハ類ヲ以テ雜駁ナ事物中ヘ推シテ行クナリ、以一行萬モ一理ヲ以テ萬殊ノ事物ニ推シテ行クナリ、萬物共ニ千狀萬態ナリトモ皆一理ニ歸スルヲイフ、一理トハ卽チ下文ノ始終聯關シ、相成シテ離シ毀ツベカラザルコト是ナリ。

貫之ハ之ヲ習慣トスルナリ、致好ハ極メテ好ムナリ。

君子之始ノ之始ハ衍文ナルベシ。

理ハ治ナリ、參ハ參與者ナリ、摠ハ摠領統轄者ナリ、宋本ハ總ニ作ル、注ノ要也二字增注本ニヨリテ存ス。

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增既得其一。則萬可治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集王念孫曰。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增冢田虎曰。萬事萬物。與日月運行。四時代謝俱。而始終循環。乃是天下之治也已。○舍音捨。衰如字。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增治直吏反。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習學爲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集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增物茂卿曰。爲學也。積重積累申重也。愛曰。本注好上。疑脫極字。○貫與慣同。重直用反。好呼報反。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要也。集盧文弨曰。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補參猶言參佐也。摠猶言總管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增夫音扶。下夫是同。君臣父子。兄

文旄ハ旄トイフ一種ノ牛ノ尾ヲ染メタルモノナリ。

澤人ハ澤ニ入ル人、山人ハ山ニ入ル人ナリ。

斲ハ斫ルナリ。

[illegible]

飾ニ賢良ニハ賢良ノ人ヲシテ其位ニ相當シテ、車服ヲ美ナラシムルヲ得ルナリ。

大神ハ大妙用トイフガ如シ。

高山ハ岐山ヲ指フ、荒[illegible]ハ既ニ天然ニ高キ

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紶當爲綌右傍谷字。與去相似〔綌之譌爲紶。猶郤之譌爲却也。說見榮辱篇〕葛精曰絺。麤曰綌〔周南葛覃傳〕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絺則有綌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言以葛爲絺綌也。是東海有綌之證。紫與綌。皆可以爲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增】紫紶二物。紫謂染紫草也。桓公曾好服之。則東國之產乎。紶疑當作紈。列子曰。周穆王衣阿錫。曳齊紈。注云。齊名紈所出。班婕好怨歌行亦云。新裂齊紈素。是也。古屋鬲曰。禹貢青州厥貢鹽絺。紶恐是絺誤。暫記兩說。以待知者。○衣於既反。

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

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爲文彩者也。

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

【增】冶音也。賈音古。

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

物皆盡其美。而來爲人用也。【增】覆扶又反。盡津忍反。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增】樂音洛。

夫是之謂大神。

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集】郝懿行曰。釋詁。神者治也。然則大神謂大治。猶禮運云大當也。楊注以變通裁制萬物爲言。亦即大治之意。【增】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大神。○夫音扶。

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增】毛萇曰。作生也。鄭玄曰。高山謂岐山也。○大音泰。

○以

幽閒隱僻之國ハ僻遠ノ地ナリ、趨使ハ王者ノタメニ奔走スルナリ。無ハ雖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翮ハ羽ノ莖、齒ハ象牙、革ハ犀ノ革、曾青ハ銅ノ精、丹干ハ丹砂ナリ。

紫紶共ニ草ノ名。

謂奔走來王也。

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莫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敎也。增冢田虎曰。幽閒隱僻。謂遠境邊國也。○閒古晏反。樂音洛。補無。王霸篇作雖。韓詩外傳同。

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

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可以長人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增夫音扶。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

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集盧文弨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先謙案。謝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注地字。各本脫。據宋台州本增。增謝墉曰。注走馬下。當有脫文。○畜勑六反。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

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巂。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矸。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尙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集王念孫曰。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琅玕。非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丹矸即丹干也。既言丹矸。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增丹干本注前說是也。正論篇曰。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

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

紫紫貝也。紶未詳。字書亦無紶字。當爲蚨。郭璞江賦曰。石蚨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蚨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按。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蚨居業反。集盧文弨曰。注蚨元刻作蚴。同。今從宋本。王引之曰。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紶爲可衣之物。魚鹽爲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茈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染。練茈之

等賦ハ賦稅ニ等級ヲツケルナリ。

政事ハ民事ヲ正スナリ、財ハ裁ニテキリモリヲスルナリ。

什一ハ收入ノ十分ノ一ヲ稅トスルナリ。

關ハ關所、市ハ市場、幾ハ檢査スルナリ。

禁發ハ禁閉ト開放ナリ。

貢ハ差ナリ、土地ノ善惡ヲ視テ征賦ノ輕重ヲ差別スルナリ。

理ハ分ナリ、道程ノ遠近ニヨリテ貢物ノ分量ニ多寡ヲ別ツナリ。

歸移ハ財物粟米ヲ各地ニ運搬スルナリ。

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爲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集劉台拱曰。所以字當在財萬物上。王念孫曰。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富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政讀爲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等賦爲句。政事財萬物爲句。皆失之。增韓詩外傳。政事作正事。是也。此當讀爲正事。桃源藏曰。之下當有法字。而絕句。下文曰。是王者之法也。可以證焉。

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增幾禮記。禁異服。識異言。是也。○幾居希反。

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爲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增發。舊作法。蓋以音誤。今據宋本・韓本・孫鑛本改之。

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爲之輕重。政或讀爲征。衰初危反。集盧文弨曰。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增齊語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韋昭曰。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相息亮反。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集王念孫曰。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說未確。

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增孟子所謂無遏糴。是也。

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爲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

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其勞。

倘タルト同意、王タルモノノ倫類如何ヲ說クナリ。

幸ハ僥倖ナリ。

等位ハ官等位階、不遺ハ空位ナク皆其ノ人ヲ得ルナリ、析愿ハ正直ナル者ヲ擇リワクルナリ、必ズシモ王氏ノ如ク亦強セズ、不過ハアヤマラヌナリ。

王者之ノ下法ノ字ヲ脫ス。

云。此五等者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以王者之政爲一等。與此可互證。儒效篇人論。臣道篇人臣之論。王氏念孫皆讀爲倫。而於此失之。增古屋鬲曰。論卽下文定論。

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

幸微倖也。增朝直遙反。下同。

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

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增韓詩外傳。作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是也。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

析分異也。分其愿愨之民。使與凶悍之民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集王念孫曰。析愿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又下文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抃當爲析。急當爲愿。亦失之。又曰。析當爲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爲制。〕愿讀爲傆。說文。傆〔音與愿同。〕黠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爲暴未確。〔韓詩外傳。作折暴。恐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爲據。下文之誅暴禁悍。富國篇之禁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下文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亦當爲折。急卽愿之譌。前改急爲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爲急。〕增韓詩外傳析愿作折暴。今案。析愿禁悍。尙書所謂旌別淑慝之意。桃源藏曰。刑罰不過。言不過輕重也。補析愿韓詩外傳作折暴爲是。上言賞賢能。此言罰不善。

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增夫音扶。

〇王者之等賦政

類ハ一定ノ法ナリ。

王者之制ハ一題目、制ハ制度ナリ、以下數句已ニ儒效篇ニ出ヅ。

人徒ハ使ヒ人ナリ、等宜ハ等儀ニテ一定ノ類別アリテ混雜セヌナリ。

舊文ハ一定ノ正色ナリ。

王者之論ハ王者之倫ニテ儒效篇ノ人論ノ人

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也。集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增有法者以法行之。無法者以類行之。○斷丁亂反。明振毫末。振擧也。言細微必見也。補振當作脤。視也。擧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爲政之本。增夫音扶。○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爲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集先謙案。見儒效篇。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肯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集王念孫曰。楊注失之迂。宜讀爲儀。大雅文王篇。宜鑒于殷。大學引此。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爲儀法。亦失之。聲則凡非雅聲者擧廢。擧皆。增雅聲正聲也。色則凡非舊文者擧息。謂染綵畫繪之事也。增舊文謂五色也。禮記曰。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與此相發。械用則凡非舊器者擧毀。舊謂三代故事。增所毀者。禮記所謂奇技奇器之類。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擧也。增夫音扶。○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困反。集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爲倫。倫者等也。言爲君者能行此政。則是王者之等也。下文

眇ハ眇然トシテ遠ク一般ニ超エタルナリ。

王者之人ハ一題目、王業ヲ成ス人ヲ佐クル人ナリ。

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此曰五國。蓋傳聞之異也。桓公劫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爲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宅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爲王。所以危亡也。增以王以王禮遇之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集郝懿行曰。眇古妙字。古書皆以眇爲妙。荀書亦然。注皆失之。周易眇萬物而爲言。今亦改爲妙矣。古無妙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爲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增物茂卿曰。眇妙通。冢田虎曰。案。猶易所謂妙萬物而爲言之妙。王肅本作眇。眇是深妙之意也。世瑶曰。眇當作縣。字似而誤。正論篇。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之縣。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集先謙案。服人之道。謂上文仁義。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增而王于況反。〇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也。集王念孫曰。飾讀爲飭。古字通以飾爲飭。言動作必以禮義自飭也。楊分飾動爲二義。失之。聽斷以

漸ハ漬ナリ、先ハ誘導スルナリ。

友敵ハ親シキ友達對手ナリ。

覇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子。增選字絶句。議兵篇有招近募選之語。材伎材能伎藝也。

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集郝懿行曰。漸子廉切。讀若漸民以仁之漸。其訓漬也。浸也。深染入也。楊注凡漸皆訓進。故多失之。嚴刑罰以糾之。集先謙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作刑罰。各本罰誤賞。據宋台州本改正。存亡繼絶。衞弱禁暴。而無兼幷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幷讀爲併。下同。增存亡。狄人滅衞。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是也。繼絶。魯絶無嗣。桓公使高子存之。是也。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爲悅。下同。增冢田虎曰。脩友敵之道。言爲朋友匹敵之交也。所以親之者。以不幷也。幷之見。則諸侯疏[之]矣。見賢遍反。集謝本從盧校。疏下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之字。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幷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集王念孫曰。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彊者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則彊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閒。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衍。楊不知霸字之衍。而讀天下無王爲句。霸主則常勝矣爲句。（見楊注）則句法與前不合。增物茂卿曰。王霸之霸衍。

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閔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閔王出奔莒也。增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曰。

王覇主ノ王主二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備用ハ一切ノ設備使用ナリ。

募選ハ主トシテ兵士ニ就イテイフ、材伎ハ材能伎藝ナリ。

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楊注以慮爲謀慮。亦非。〕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而已矣。〔楊注以慮爲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

無王霸之主。則彊國常勝。主或衍字。〔增〕古屋鬲曰。本注主或之主。疑王誤。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

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集〕王念孫曰。楊訓備用爲足用。便足用之語不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作葡。字從用。從苟省。〔苟音棘。〕淮南修務篇注云。備猶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先謙案。王說是矣。荀書多言械用。卒言器用。便備用。猶言便械用耳。議兵篇云。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械用便利。正與便備用同意。以下文辨功苦。〔功與攻同。苦與楛同。〕尚完利。便備用。互證之。而義益明。〔增〕備用謂武備之器用也。左氏傳曰。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杜預曰。器用軍國之器。○辟步亦反。〔補〕注足當是器字誤。觀引左傳可見。

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

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集〕俞樾曰。募乃纂字之譌。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兮。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僎具也。食部。籑具食也。選與僎並從巽聲。纂與籑。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於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竝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技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士耳。纂誤爲募。楊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募選。誤與此同。說詳管

懷ハ古壞ト通ズ、諸侯皆ト交ヲ壞リ怨ヲ連ネ、常ニ我ガ其ノ敵タルコトヲ忘レザルナリ。

伺間ハ隙ヲ窺フナリ、承敝ハ弊ニ乗ズルナリ、此レ彊大ニセントスルモノノ自カラ危キニ陥ル所以ナリ。増注本此ノ上ニ也知彊大之敝ノ六字アリ。知彊大者ハ知彊道者ノ誤ナリ。

王命ヲ以テスルハ敢テ自カラ擅ニセザルナリ、凝ハ定ナリ。

之人也。【集】俞樾曰。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増】物茂卿曰。是以之以衍。

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接之道也。【集】郝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謂私相締交。接怨謂連續修怨。注非是。王念孫曰。諸侯莫不懷交接爲句。壞懷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敢壞。史記樂書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釋文。壞。服本作懷。楊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俞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王氏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先謙案。郝說是也。【増】懷字雖不穩。作壞者似是。【補】此疑有錯誤。當作諸侯交接。莫不懷怨。而其敵不忘。上八字句下五字連下十字讀成句。言與國離乎內。敵國伺乎外也。

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

殆危也。【集】盧文弨曰。元刻敝作弊。宋本敝下有也字。又有知彊大之敝五字。各本多同。係衍文。今從元刻去之。【増】承敝爲欲乘敝也。元本敝作弊。無也知彊大之敝六字。此蓋衍文。○間古晏反。

知彊大者。不務彊也。

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集】王引之曰。彊大當爲彊道。彊道謂所以致彊之道。即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則務彊而反弱。即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彊道者不務彊也。下文云。是知彊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彊道之不同。故此文云。知彊道者不務彊也。兩彊字亦上下相應。則彊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彊大。大字蓋涉上文三彊大而誤。楊云。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彊大。【補】大下疑脫之敝二字。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

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集】王念孫曰。慮猶大氐也。言知彊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氐以王

人ハ他國ノ人心、與ハ與國ニテ同盟國ナリ。

人ハ他人ナリ、出ハ士ノ誤、下文亦同ジ。

地來ハ土地加ハリ來ルナリ、民去ハ民ヲ失フナリ、累ハ煩累ナリ、守者ハ守ル所ノ土地ヲ指ス、所ニ以守ー者ハ土地ヲ守ル人ナリ、是以ノ以ノ字ハ衍。

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彊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増奪人謂得人心也。如太王在邠是也。與舊作與。今據宋本改之。注同。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増王于況反。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集兪樾曰。出當爲士。字之譌也。古書士出二字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士。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爲出。義不可通矣。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増惡烏路反。下同。鬬都豆反。下同。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民日不欲爲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増爲于僞反。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

筐篋ハ衣服寶物等ヲイルル長方形ノ竹器ナリ、漏ハモレツキテ涸ルルナリ。

能食之。不能教之也。【集】俞樾曰。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增】孟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取上舊有不字。據宋本元本韓詩外傳羣書治要除之。 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 言未及敎化也。【集】謝本從盧校。爲政修禮下。俱有者字。王念孫曰。元刻。未及爲政。未及修禮下。皆無者字。宋龔本同。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者字。

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增】王于況反。 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 士卒伍也。 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 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集】王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盝盝。爾雅曰。盝涸竭也。方言曰。盝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漏池也。漏池即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即是上富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皆未了。【增】夫是音扶。 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增】韓詩外傳曰。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國。危身亡國之道也。 ○王

曲當ハウマイグワイニ當ルナリ。

一出一入ハ或ハアタル處アリ、或ハアタラヌ處アルナリ。

無觀ハ觀ルニ足ラザルナリ。

聚斂ハ人民ヨリ重税ヲ取リタツルナリ、計數ハ權謀術數ナリ。

取民ハ民心ヲ收攬スルナリ。

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增】傳直戀反。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集】盧文弨曰。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由。【增】猶舊作由。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集】盧文弨曰。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愛重以雍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集】盧文弨曰。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因遣之。【增】數猶術也。呂氏春秋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增】民下當有者字。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

齊アレバコソ統一ヲ出來レ、若シ衆人差等ナクバ相制シテ使用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ベシ。

天數ハ自然ノ定理ナリ。

兼臨ハ一人ニシテ多クノ人ニ臨ムナリ。
書ノ意ハ眞ノ齊一ナルモノハ不齊一ノ上ニ存スルモノナリトナリ。

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增榮辱篇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與此相發。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增處處置也。○差楚宜反。處昌呂反。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增數猶道也。○夫音扶。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爲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不能足也。增惡烏路反。下同。爭則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有差等。然後可以爲治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增駭輿馬不安輿而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集郝懿行曰。惠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駭而厲債。靜以鎭之則馴矣。人駭而圖反。順以循之自安矣。故鞭箠不加於奔驥。而誘木不絕於堯年。昔蘧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增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收謂有常餼。補孟子所謂。春省耕而補不足之意。如是則庶人安政矣。

徒ニ一定ノ法規ニノミ率由シテ其ノ意義精神ヲ講論セズンバ、法規外ノ特別ノ事情ニ接スレバ取リ擧ゲテ辨ズルコト能ハザルベシ、職ハ一定專門ノ職務、通ハ一般ノ事ニ通曉スルナリ、隊ハ墜ト同ジ。

職之衡ハ聽之衡ノ誤ニテ、政ヲ聽キテ判斷スルノ標準ナリ、繩ハ軌範ナリ。

以類擧ハ類例ヲ以テ推シテ辨ズルナリ。

無經ハ至正一定ノ常法ナキナリ、辟ハ僻ナリ。

偏ハ徧ト古相通用ス、貴賤ノ身分均シクシテ別ナクンバ、スベテヲ皆十分滿足サスル樣ニ出來ズ、勢位ニ大小不

言寬和之失。故曰。是又傷之也。【補】上云。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此亦宜言大事小事之失也。蓋有脫誤。故不成言。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擧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集】劉台拱曰。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增】禮記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補】中和謂中正和易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擧。聽之盡也。類謂比類。【集】先謙案。無法者上。羣書治要有其字。【增】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謂之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爲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亾則其政息。【集】盧文弨曰。注兩則字。宋本無。先謙案。亂生上。羣書治要有而字。【增】傳直戀反。治直吏反。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集】王念孫曰。偏讀爲徧。言分旣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偏也。下文曰。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古贍字。〕正所謂不偏也。偏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增】物茂卿曰。偏當作偏。埶齊則不

和解調通ハ寛大温和ニ融通ヲツクルナリ、凝止ハ本ト疑止ニ作ル、定止ノ意ニテヨイ加減ニタヒ止ムルナリ。

嘗試之説ハ用ヒラルルヤ否、兎ニ角試ニ言フナリ、鋒起ハ蜂起ニ同ジ。

傷之ハ政ヲ傷ヅクルナリ。

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遂亦讀爲墜。〔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隊並與墜同。墜之通作遂。猶墜之通作隧。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石經論語殘碑。未隧於地。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並以隧爲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卽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俞樾曰。說文。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先謙案。王・俞並引正論篇爲說。彼以廢易遂亡四字連文。廢易二義。則遂亡亦二義。不得訓遂爲亡。王讀遂爲墜。說較長。注肯字。各本譌有。據宋台州本改正。増殆近也。遂據下文當作隊。與墜同。且案史記扁鵲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然則古音通耶。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

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不可也。集謝本從盧校。作凝止也。盧文弨曰。正文也字。宋本作之。郝懿行曰。按。此今官人中之和事者也。偏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遂云。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凝當作疑。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荀書凝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凝。經典亦多改疑。人皆知凝。不知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今亦改凝。其音則疑魚乙切。凝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凝爲俗冰字。唯詩膚如凝脂。正宜作凝。爾雅作冰脂。可證矣。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作凝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

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爲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増嘗試之說。商鞅說秦孝公。以帝王霸三道試之。不從。乃以彊國之道說之之比。詳見商君傳。鋒與蜂通。蜂起喩多。

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

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集先謙案。詩閟宮箋。大東極東。疏大者廣遠之言。此大字義同。増杜效曰。上言威猛之失。此

聽政之大分五字ヲ此一節ノ題目トス、大分ハ大綱ナリ。

願ハ慕フナリ、禁止ハ禁ズル事ハ其ノ禁ズル通リニ止ムナリ。凡聽ハ凡ソ政ヲ聽クノ道ハトノ意ナリ。假道ハ假導ニテ寛大ニ假借シテ導ビクナリ、周閉ハ畏縮シテ自カラ〆テ籠リカクルルナリ、不竭ハ十分ニ實情ヲ發露セザルナリ。遂ハ墜ニテ墜チクヅルルナリ。

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增】死猶殺也。○夫音扶。○

聽政之大分。【集】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台州本提行。【增】分扶問反。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集】王念孫曰。名聲日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卽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爲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矣。【增】願願立於其朝。藏於其市。耕於其野也。○別彼列反。治直吏反。聞音問。

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增】好呼報反。下同。道音導。下同。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而不竭盡也。【集】郝懿行曰。竭者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注訓竭盡。亦通。【增】恐丘隴反。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肯革弊也。【集】劉台拱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關白。故曰遂。王念孫曰。遂讀爲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鉗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

分アルガ如シトナリ。也ノ字增注本ニ從ヒテ存ス。

厲ハ厲ノ誤、歸ハ編入スルナリ。

一定ノ土地ニ安ンヅ居ラズアチコチヘ移リユク人民ニハ、一定ノ職業ヲ與ヘテ之ヲ習ハシメ、姑ク寛大ニ猶豫シテ、ユツクリト事ノ成ルヲ待ツベキナリ。

畜ハ養、棄ハ遠地ヘ斥ケ捨ツルナリ。

五疾ハ楊注ニ見ユル五種ノ不具者、收ハ收容、材而事之ハ各〻其ノ材能ニヨツテ之ヲ使用スルナリ、官施ハ官ヨリ之ガタメニ其ノ職ヲ逐グル方法ヲ施設スルナリ、兼覆ハアマネク保護スルナリ。時ハ當世ナリ。

士大夫之子孫[也]。【集】先謙案。宋台州本。句末有也字。與下文一律。此也字似當有。

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集】屬繫也。之欲反。【增】屬當作厲。字似而誤。禮記聘義曰。相厲以禮。富國篇。勸屬或作勸厲。羣書治要作勸礪之類可證矣。○行下孟反。下同。相息亮反。

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集】先謙案。姦事姦說。荀自解在非十二子及儒效篇。言亦說也。能亦事也。

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增】職周禮以九職任萬民。及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之類是也。或曰。本注當教不穩。疑當作掌教。【補】白鹿曰。注各當下脫其職二字。

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裔之比也。【增】禮記。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是也。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修聲。聾瞶司火之屬。【增】古屋鬲曰。收收卹也。如下文收孤寡之收。愛曰。漢書溝洫志。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顏師古曰。事謂役使也。

官施而衣食之。官爲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集】先謙案。收而養之以下三句一律。皆上之事。即官之事也。不應此處又增入官字。今案。官者任也。〔義具解蔽篇〕施者用也。〔義具臣道篇〕官施而衣食之。猶言任用而衣食之。王霸篇云。論德使能。而官施之。尤其明證。楊注誤。【增】施讀如字。衣於既反。食祥吏反。覆扶又反。

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集】王念孫曰。王者上當有是字。

此篇ハ王者ノ制法爲政ノ要ヲ論ズ。

爲政ノ要ハ先ヅ用人ニアリ、賢能ノ者ヲバ階級ノ高下ヲ論セズシテ擧ゲ用ヒ、愚弱無能ニシテ事ニ任ズベカラザル者ヲバ、早速退クベシトナリ、罷ハ賢ト相對シテ愚弱ニシテ役ニタタヌモノナリ、須ハ須臾ノ間ナリ。

元惡ハ大惡ニシテ致化ス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リ、中等ノ人民ハ先ヅ敎フレバ、必ズシモ刑政ヲ待タズトモ化シテ良民トスルヲウベキナリ、本文民ノ字ハ衍ナリ。

昭繆ハ昭穆ニテ昭ハ父ノ廟號、穆ハ子ノ廟號ナリ、人ノ身分階級未定ノ時タリトモ賢不肖ノ區別ノ自然ニ存スルコト、猶ホ父子上下ノ

荀子卷第五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擧。不以官之次序。若傅說起於版築、爲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臾也。【集】盧文弨曰、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竝作須。先謙案、罷謂弱不任事者。荀書多以賢罷對擧。王霸篇、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正論篇、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成相篇、基必施辨賢罷。與此同。【增】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云、罷病也。無行曰罷。須舊本・宋本作頃。今據元本改之。○罷音疲。元惡不待敎而誅。不敎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敎而誅之也。【增】元猶大也。大惡者、謂若禮記所謂析言破律之類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敎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集】郝懿行曰、中庸民言中等平常之人。賈誼過秦論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人。亦得其意。王念孫曰、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增】中庸民猶中人也。賈子過秦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繆讀爲穆。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也。【集】郝懿行曰、二語難曉。楊氏說亦不了。韓詩外傳四同。先謙案、楊說是也。此即下文所謂以類行雜。【增】分謂貴賤上下之分也。富國篇云、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下文亦云、制禮義以分之。○分扶問反。昭常遙反。【補】此二句不與上下相接、疑是錯簡。不可強解。雖王公

荀子卷第四終

蕩ハ漠然トシテ信ジガタキナリ。
不雅ハ不正ナリ。
臣レ之ハ臣レ之ノ誤、不レ外レ是ハ以上ノ事一定ノ範圍ノ外ニ出デザルヲイフ。

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

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爲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官謂之室。庭門屏之内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内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集先謙案。如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軍旅未學。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集先謙案。如樊遲問學稼學圃。孔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先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增夫音扶。

檢式ハ法式ナリ。人物ノ等倫區別ハ禮ニ於テ定メツクサルルナリ。

壇宇ハ一定ノ範圍、防表ハ一定ノ標準、一隆ハ尊重スルトコロ一定ナルナリ。

道德之求ハ政治之求ノ誤、政治上ノ質問ヲ以テ答ヲ求メラルレバ、國家人民ノ安寧存續ヨリ以下ノ小事ニハ說キ及バズトナリ。志意ハ志意ヲ修ムルコト。二ニ後王ニトハ後王ヲオキテ別ニ先王ヲ說クナリ。

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增天子下舊有之字。今據宋本除之。上文云。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增賈音古。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捴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讀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蓋盡於禮也。集王念孫曰。檢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分檢式爲二義。失之。增倫盧困反。○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堤。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集王念孫曰。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卽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也。先謙案。道有一隆。謂有所專重。如下文問政則專重安存。問學專重爲士。問治法。專重後王。是也。非厚於一之謂。楊說失之。增言有壇宇。非法不言也。防表謂禮也。○行下孟反。下同。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集先謙案。安存以百姓言。增下遐嫁反。下同。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爲士已上之事。增舊本士作事。今據宋本改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敎化也。人以敎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卽告不以遠古也。

顧ミルニテ、深ク交際スルナリ、荼毒ハ苦荼ノ毒ニテ、害悪ニ譬フ。人論ハ人倫ニテ人物ヲ等類ナリ、此ヲ下ノ一節ノ題目トス。

汙漫ハ汙穢ナリ。

其ノ字甚ニ作ルベシ。溝瞀ハオロカナリ、解前ニ見ユ。

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爲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增民猶人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集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衆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論。荀爽曰。倫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鄭箋。論之言倫也。公食大夫禮。倫膚七。今文倫或作論。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爲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楊說失之。又臣道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簒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爲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增論人品也。

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汙穢也。漫欺誣也。漫莫叛反。集王念孫曰。漫亦汙也。方言。浼洿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洿。與汙同。浼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篇。不漫於利。高注曰。漫汙也。楊讀漫爲謾欺之謾。分汙漫爲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汙漫者竝同。增漫無差別貌。○己音紀。下同。行下孟反。下同。

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瞀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集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以己爲智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甚。增溝瞀解前。○瞀音茂。知音智。下同。

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集先謙案。知而好問。不自以爲知也。楊注非。增好呼報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爲小儒也。

塗之人百姓ハ道塗ニ往來スル衆人ト百性トナリ。

人之所積ハ人ノ善良ナル經驗習慣ヲ積ミ重ヌルナリ、耨ハクサギルナリ、斲ハキルナリ、反ハ販ナリ、繼事ハ其ノ工匠ノ事ヲ習ヒツグナリ、其服ハ其ノ土地ノ衣服ナリ。

迪ハ進ナリ、忍心ハ殘忍ノ心、復ハ反復之ヲ

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　塗之人百姓。【集】先謙案、人百姓、猶言衆百姓。　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　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爲販。【增】耨乃豆反。賈音古。　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謂中夏。【增】夏戶雅反。　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補】靡磨切也。積靡猶積習也。　故人知謹注錯、愼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增】謹注錯習俗、謂由良朋也。性惡篇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補】注爲下脫大字。　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於宵反。【增】惡烏路反。好呼報反。【補】徼古堯反、求也。　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

情ノ字ハ積ノ誤、師法經驗訓練ヲバ積ムニヨリテ得、自然ノ本性ニ得ルニアラズ、性ハ獨立ニテハ治ムル能ハズ、必ズ積習ニヨリテ化スベキノミ。

爲ハ作リ出スナリ。

此ノ情モ積ノ誤ト知ルベシ、可爲也ノ也ノ字增注本乎ニ作ルハ非ナリ。

注錯ハ措置ナリ、種種ニ取扱フナリ。

并一云云ハ專ラ一事ヲ反復シテ他ニ移ラザルナリ。

質ハ氣質ナリ。

而爲ハ增注本謂之ニ作ル。

字中ハ空間、六指ハ上下四方、極ハ六極ニテ

荀卿唱性惡之意。蓋正文及注。好事者改之也。今正文及注。據元本改之。近來觀謝墉說。亦與余符。

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

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集】盧文弨曰。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楊注所稱或說。改情爲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增】情字爲積爲是。下情字同。【補】治下蓋脫乎字。此設疑之辭。

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

言天性非吾自能爲也。必在化而爲之也。【增】天命之謂性。非人爲也。

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

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或曰。情亦當爲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爲之也。【增】乎猶也也。【補】乎當作也。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

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

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

并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

習俗移志。安久移質。

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增】晏子春秋曰。汩常移質。習俗移性。愛曰。及既化而移性質。則足獨立而治也。

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

【集】盧文弨曰。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增】舊本・宋本作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今據元本改之。

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

通ハ物ノ理ニ通曉スルナリ、盡ハ物理ヲ窮メツクスナリ、速論ハ事物ノ是非ヲ速ニ判斷明辯スルナリ。

隆性ハ粗惡ノ本性ヲヨキモノト思ヒ尙ブナリ、積ハ性ト反シテ後天ノ經驗習慣ヲ重ヌルナリ。

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強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爲。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愼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曰、詩曰、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有爲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曰、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衞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其義。辯見釋詞。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曰、誰有不從。增元本無云字、是也。此蓋衍。不與非十二子篇云能同也。考本注意、亦非楊倞以後誤也。哀公篇曰、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爾也。○知音智。下知則同。

察則必爲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集王念孫曰、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了。先謙案、注聽、各本譌聼。據宋台州本改正。增誕如蘇秦張儀是也。○盡津忍反。下同。

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所欲。厚於積習謂化爲善也。集盧文弨曰、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閒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据元刻改正。增舊本性作情、積作性。注云、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宋本亦同、非。

實行ヲ待チテ始メテ事理ニ明達スルナリ。

爲ハ增注本謂ニ作ル。

豪ハ增注本毫ニ作ル。

識ハ記識ニテ知覺記憶、知ハ推測理會ニ達セル者。

雖當非仁也トハ實行ヨリ得タルニ非ザルモノハ、實情ニ疎キ故ニ、タマタマ理ニ當ル事アルモ施行ニ無理ナル所アルナリ。

云能ハ有能ト同ジ。

則擧錯而定。一朝而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增】擧錯而定。謂其速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集】盧文弨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增】說苑曰。夫耳聞之。不如目視之。目視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之爲聖人。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氂。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它。在止於行其所學者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集】盧文弨曰。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從宋本訂正。【增】謝墉曰。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增】敦敦詩書之敎。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擧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擧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云能自言其能。【集】盧文弨曰。楊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卽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卽營幹之

晻然ハ奄然ニテ、同ジクシテ違ハザル貌。

存ハ僅ニ存續スルダケナリ。

久ノ字ハ下句ニ連續シテ讀ムベシ、卽チ長クトモ三年ニシテ云云ナリ、後ノ字剩ルベシ。

錯ハ措ナリ、擧措ハ一擧手一投足ノ如ク容易ナルヲイフ、伯ハ白ト通ズ、大名盛德天下ニ顯明ナルヲイフ。

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凝作。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集】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晻然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弇同也。郭引詩奄有龜蒙。〔魯頌閟宮〕弇奄晻竝通。楊云。晻與暗同。失之。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亾。不義而好利。故亾也。【增】乘繩證反。下同。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脩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般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集】兪樾曰。楊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擧其久者言之。則以三年爲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卽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先謙案。兪說是。久而後三年者。猶言久至三年也。推極言之。宥坐篇云。綦三年而百姓往矣。與此同意。【增】以般湯周文充之拘矣。【補】此上疑有脫文。當言用千乘之國則三年而後天下爲一。用萬乘之國。則擧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爲措。伯讀爲霸。言一朝而霸也。【集】王念孫曰。楊讀伯爲霸。非也。信如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爲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鍾鼎文。伯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爲人上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王霸篇曰。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

自ハ用、內不用之以誣ノ意、下句モ同ジ。

淺ハ手近ノ處、持ハ類推概括シテ把握スルナリ、先王ト後王、古ト今、必ズシモ楊注ノ如ク拘泥セズシテ可。

如別白黑ハ其分類ノ容易ナルヲイフ、倚物ハ奇物ナリ、卒然ハ忽然ナリ、儗怍ハ凝滯ニテ、ユキツマリトドコホルナリ、一定ノ統體類例ニ照シテ比較推測スレバ、新奇ノモノモ皆サラ〳〵ト判斷解釋セラルルナリ、張法ハ其ノ法則ヲ廣ク運用スルナリ。

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增】知音智。【補】十六字句。韓詩外傳。齊作濟。知不能類。故明不能濟。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不自欺人。【集】盧文弨曰。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合。王念孫曰。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大雅緜傳。江漢箋。及大傳注竝同〕言內不用之以誣己。外不用之以欺人。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

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有雅德之儒也。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

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集】盧文弨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曰。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為以今持古。非。【增】以淺持博。以一持萬之意。上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蓋荀卿雖說後王。非廢先王之道。而貴後王。世人貴先王。而不知後王之道。有合先王之道者。故貴後王。而導子弟而已。其意擇先王後王之善者。而立制度也。故此以法後王論雅儒。以法先王論大儒也。本注拘。

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

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增】仁義之類。比類仁義而行也。【補】韓詩外傳。苟下有者字。

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

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

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

卒千忽反。儗讀為凝。怍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凝滯慙怍也。【增】怍當作慸。字之誤也。慸與滯同。

張法而度

呼ブハ稱フルナリ、委積ハ財物ノ貯蓄ナリ。揚揚ハ得意ノ貌。其長子ハ事フル所ノ君ノ世子、便辟ハ其君ノ左右ノ小臣、擧ハ譽ノ誤、上客ハ上位ニ置カレタル客臣、億然ハ儓然ノ誤ニテ安然ト同ジ。

明不能齊ハ法敎云云ト連續シテ讀ムベシ、齊ハ一齊ナリ、統一ナリ、法敎ハ一定ノ法度敎則ナリ、知不能類ハ其ノ知識未ダ此等ノ違ク離レテ在ル事物ヲ類推スルコトノ出來ヌナリ。

今從元刻刪。【增】說音稅。別彼列反。下同。【補】明字恐衍。韓詩外傳作不知分。

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　呼謂稱擧。

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　揚揚得意之貌。【增】積子賜反。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擧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爲嬖。擧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億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四拘之貌。莊子曰。睆然在纆繳之中矣。【集】王念孫曰。擧讀爲相與之與。〔與古通作擧。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求助也。楊以擧爲褒美。於義疏矣。又曰。億蓋儓字之誤。說文。儓安也。從人薏聲。〔薏於力切。〕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儓廢矣。儓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兪樾曰。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非其義。王氏讀擧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增】呂氏春秋曰。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敎之。阿而諂之。是也。物茂卿曰。擧當是譽字。○長竹丈反。

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

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增】已舊作以。今據宋本改之。【補】韓詩外傳。後作先。

法敎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有所未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集】兪樾曰。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敎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敎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

逢衣ハ非十二子篇ニ見エタリ、大キナル衣ナリ。淺帶ハ薄帶ナリ、解果ハ高峻ノ貌ナリ。

繆妄ノ學術雜然トシテ列擧スルナリ。

殺ハ敦ノ誤ナリ。

行僞ハ行爲ナリ。

者ノ字ハ衍。

分ノ字、增注本ニハ有リ。

利爲隆。是俗人者也。 增舊本無也字。今據宋本補之。 逢衣淺帶。解果其冠。 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陜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韰倮爲嬧。韰下界反。倮音果。嬧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彊爲儒服。而無其實。集盧文弨曰。韰當作䪥。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蟹螺彼作蟹堁。鄰圃作臣鄰。皆當從彼爲是。增淺帶薄帶也。本注拘矣。解果非十二子篇作第佗。未詳孰是。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 補句。 術。 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 繆學雜擧。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 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平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脩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集郝懿行曰。殺蓋敦字之誤。下同。楊氏無注。知唐本猶未誤。增繆非相篇遠擧則病繆之繆。集殺所界反。下同。補韓詩外傳無學字。此恐衍。注不足之不衍。 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 衣冠卽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集郝懿行曰。僞與爲同。行動作爲也。注非。劉台拱曰。荀子書言僞者。義皆作爲。此行僞。韓詩外傳作行爲。王念孫曰。行僞二字。〔行讀如字。〕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爲詐僞之僞矣。然而不知惡〔烏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當有者字。增行僞當作行爲。義解非十二子篇。者字衍。○惡烏路反。補韓詩外傳。作不知其惡。 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 集盧文弨曰。別上宋本有分字。

徵ハ徵驗ナリ、シルシナリ。有類ハ統類アリ。整齊ナルヲイフ。曲當ハツブサニ宜シキニアタルナリ。

其道一也ハ其言行ニ一定ノ統類アリテ千舉萬變ヲ一貫スルナリ、稽ハ成績ナリ。

嵬瑣ハ已ニ非十二子篇ニ見エタリ、瑣ハツマラヌ人ナリ、愧ハ集解本ニ媿ニ作ル。

死埋ハ此ノ人物ヲ埋滅セシムルナリ、立ハ此ノ地位ニ立ツナリ。

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脗合。王念孫曰。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增〕閻余廉反。畜許六反。

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

傾危也。徵驗也。〔增〕笞音痴。棰主蘂反。

其言有類。其行有禮。

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狂妄之言。〔集〕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增〕類統類也。○行下孟反。下言行同。

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

險危也。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

與時遷徙。與世偃仰。

隨時設教。〔增〕離騷所謂。能與世推移也。

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

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考也。成也。〔補〕此節論應變之妙。稽蓋應變不窮之意歟。史記樗里子傳云。滑稽多知。秦人號曰知囊。滑稽應物不窮之義。亦與此類。

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

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增〕嵬五每反。

衆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之後。故自愧也。愧或為貴也。

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

儒名。

天不能死。

〔增〕死猶殺也。

地不能埋。

〔增〕名不朽也。

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辨儒者之異也。

不學問。無正義。以富

至遠ハ致遠ナリ。

射遠ハ及遠ト改ムベシ。

窮閻漏屋前ニ見ユ、窮巷陋屋ト同ジ。

在一大夫之位云云三十二字已ニ非十二子篇ニ解ス、恐ラクハ衍文ナルベシ。

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增】造七到反。下同。父音甫。下同。見賢遍反。下同。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簒位者。【集】先謙案。弓宋台州本作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增】至讀爲致。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細微之物。【集】兪樾曰。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卽本正文。又王霸篇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增】射食亦反。中陟仲反。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集】盧文弨曰。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

乘ハ上ニ駕シテフミツクルナリ。

增注本進の字アリ。

蹈難ハ先驅シテ敵陣ヲ衝クナリ。

定ハ息ムナリ、三革ハ甲冑盾、偃ハ仆スナリ、五兵ハ刀劍矛戟矢ナリ。

合ハ合會統一スルナリ。

武象ハ周ノ樂、韶濩ハ殷ノ樂。

正文及ビ本注ノ濩ノ字、集解本ニハ護ニ作ル。

闔而不閉ハ戸扉ダケヲヒキ置キテ別ニ錠ヲオロシテ閉ヅルマデニセヌナリ。

蘄ハ圻ト同ジク境界ニテ、無蘄ハ四海一家ナルヲイフ。

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遂乘殷人。而進誅紂。乘乘其倒戈之勢。集盧文弨曰。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郝懿行曰。乘者覆也。謂駕其上也。注非。書序云。周人乘黎。僞孔傳。乘勝也。亦非。先謙案。注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台州本。增一乘字。文義較足。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人倒戈之勢。自殺之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增難乃旦反。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及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云。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濩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濩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集盧文弨曰。護與濩同。宋本元刻竝同。增因左氏襄二十九年傳。韶濩殷之樂名。而韶箾舜之樂名。是則自二物。非兼用舜樂也。補周兼用六代之樂。此言新樂起。而古樂自廢也。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扇也。集盧文弨曰。宋本閉作閇。係俗體。增舊本閉作閑。今據元本改之。○闔戶臘反。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集劉台拱曰。蘄蓋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俶眞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增跨猶跨馬之跨也。國語跨其國之跨。同于此。蘄舊作斬。今據宋本改之。字彙。正字通。亦蘄字注引此文。○蘄渠宜反。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太平如此。誰復備戒。○造父者。天

刳ハ胸ヲ裂クナリ。

知ハツカサドルナリ。

選ハ齊フルナリ。

厭ハ壓、厭旦ハ旦厭ノ誤リテ倒置セルモノニテ、旦ニ牧之野ニテ紂ノ軍ヲ壓シテ陳スルナリ。

易鄕ハ方向ヲ轉ジテ逃グルナリ。

盧文弨曰。案。共頭卽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汪氏中校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增】古屋鬲曰。共頭卽共首也。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音義云。共丘山今在河內。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

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

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

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增】知猶主也。○又惡音烏。

遂選馬而進。

選揀擇也。【集】兪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與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增】呂氏春秋曰。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蓋選馬則是銳兵也。

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

杜元凱云。戚衞邑。在頓丘衞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于百泉。

厭旦於牧之野。

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集】兪樾曰。楊注。未明已前謂之厭旦。於古無徵。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則此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止云厭旦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旦當作旦厭。厭讀爲壓。彊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爲壓。此文厭字與彼同。旦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旦厭。猶彼云晨壓矣。【增】厭且字倒。旦厭猶左氏成公十六年傳。楚晨壓晉軍而陳。謂昧旦壓笮紂軍未備而陳。且朝食暮宿旦厭。於文爲順。

鼓之而紂卒易鄕。

倒戈而攻後也。鄕讀曰向。【集】郝懿行曰。倒戈之語。非荀所稱。易鄕者。蓋謂紂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孟子不信漂杵。荀子不稱倒戈。其意

天子ハ增注本天下ニ作ル。

兵忌ハ兵家忌ム所ノ日ナリ。

太歲ハ凶星ナリ。

汜ハ氾ノ誤、氾ハ水名、懷ハ地名、氾ニ至リテ水汎（汎濫）シ、懷ニ至リテ道壞（破壞）スト音調ニヨリテ義ヲ成スナリ。

共頭ハ山名、隧ハ墜ニ同ジ、クダレオツルナリ。

刻。案。坐當作立。王念孫曰。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注氏中亦云、坐當爲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謙案、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增舊本天下作天子。今據元本改之。上文亦作天下。○屏必郢反、扆隱綺反。

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增夫音扶。下同。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增孰猶何也。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日。以兵家所忌之日。

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增迎歲星而伐之。必受其凶。事見于左氏昭公三十二年傳。

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而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集盧文弨曰。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鄗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從㔾。不從巳。其地在成皐之間。又漢高卽位於汜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劒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爲汜。而卽音爲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曰。汜當作汜。音汎。字从㔾。不从巳。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爲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鄗在鄭地汜爲證。〔僖二十四年〕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爲至汜之證矣。增謝墉曰。按。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鄗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从㔾。不从巳。其地在成皐之間。汜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爲汜。而卽音爲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愛曰。舊本汎作汜、壞作懷。今據宋本改之。

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爲墜。共音恭。集

風ハ詩ノ國風、不逐ハ流レクヅルルニ至ラヌコト。

光ハ廣ト通ズ。

至ハ盛德ノ至極ナリ。

鄉ハ向ナリ、如ハ而ト同ジ。

屏、及、籍ノ解上ニ見ユ、扆ハ屏風ナリ、坐ハ立ニ作ルベシ、天子ガ諸侯ヲ見ルニ屏風ヲ後ニシテ立ツナリ。

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爲襃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增〕文音問。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集〕郝懿行曰。光猶廣也。光廣古通用。詩序所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是也。〔補〕光大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亾。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爲向。〔集〕盧文弨曰。正文兩如字。俱讀爲而。〔增〕舊本畢下無是字。今據宋本補之。觀上文例。不可無也。臧當作存。音之誤也。如而也。○倍蒲悔反。〔補〕臧亡協韻。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增〕道言也。此章蓋詭激之論也。豈荀卿之本意哉。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增〕行下孟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閒謂之扆。〔集〕謝本從盧校。作履天下之籍。盧文弨曰。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

臧ハ善、不當ハ理ニ當ラヌナリ。

以上ハ大儒ノ德ノ外ニ現ハレタル狀況ヲ述ベタリ、如是八字ハ衍文ナリ。

挾治ハ浹治ト同ジ、浹ハ周治ナリ、全體皆治スルナリ、萬物ノ上ニ曷謂固曰ノ四字アルベシ。

治ハ增注本洽ニ作ル。

管ハ樞要ナリ。

以下十七ノ是ノ字ハ皆聖人ヲ指ス。

歸ノ上ニ道ノ字有ルベシ。

是條脩古字通。楊以脩脩爲整齊貌。與行字義不相屬。王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衍。

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葳蕤之蕤。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集 先謙案。此句衍文。說見上。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爲浹。浹周治也。集 王念孫曰。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竝作挾治。治字乃涉注文周治而誤。盧從元刻。非也。呂錢本治竝作洽。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洽。故曰浹洽。挾洽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治。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曰。萬物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王說是。改從宋本。增 盡津忍反。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增 標注云。上下十六是字。皆指聖人。古屋鬲曰。管管籥也。樂記云。禮樂之說。管於人情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集 劉台拱曰。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增 洮源藏曰。之下疑脫道字。補 以下文推之。之下疑脫言字。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增 行下孟反。樂言

我ニ威嚴アル故ニ他人我ニ對シテ禮アルナリ。
分分ハ介介ノ誤、堅固ノ貌ニテ、固守シテ變ゼザルヲ狀スルナリ。

猒ハ厭ト同ジ。猒猒ハ安安ナリ。
樂樂ハ櫟櫟ニテ、モト礫礫ト同ジク、又書シテ落落トナス、石ノ堅固ナル貌ナリ。

炤炤ハ照照ナリ。
脩脩ハ整齊ノ貌、能ク事物ノ統體ト類例ヲ適用シテ整然トシテ行ハルルナリ。

嚴嚴兮其能敬己也。【集】嚴嚴兮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爲儼。盧文弨曰。注干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虞王合訂本移正。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集】事各當其分。卽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集】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隸書介分相似。故傳寫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始終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爲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兪樾曰。分當讀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卽份份也。省偏旁耳。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先謙案。王兪二說並通。據下文又言綏綏兮其有文章。王義爲允。

猒猒兮其能長久也。【集】猒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也。【集】先謙案。猒猒兮猶安安然。見上。【增】猒猒猒猒夜飲之猒猒。毛萇訓安。○猒於鹽反。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集】殆危也。【集】兪樾曰。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卽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尟見。王霸篇曰。樂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樂讀爲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樂然。文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增】殆與怠通。○樂音洛。下樂人同。

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集】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集】郝懿行曰。炤蓋照之或體字也。經典罕用。釋蟲。熒火卽炤。用炤字。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劉韜兄弟。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今讀荀書。可知炤字由來已久。蓋起於周秦閒矣。王霸篇亦有炤字。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集】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集】王念孫曰。脩讀爲條。春秋繁露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爲行貌。故曰。條條兮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管子明法解篇。脩作條。集韻。脩他彫切。縣名。周亞夫所封。卽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

ヲ、平正ハ平政ナリ、博ハ摶ノ誤、摶ハ專一ノ專ナリ。

理ハ條理ナリ。

平正和民之善。增正讀爲政。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集謝本從盧校。聖人作賢人。盧文弨曰。賢人舊作聖人。誤。劉台拱云。博若一人。博當爲傳。議兵篇。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摶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衆。親附若一人。卽所謂和傳如一也。王念孫曰。博與傳。皆摶字之誤也。摶卽專一之專。億萬之衆。而專若一人。卽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曰。摶一純固。今本摶誤作博。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摶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摶爲專。詳見管子。又曰。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自井井兮其有理以下十句。楊注皆以爲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得又有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盧不知下文之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一句。在君子大聖之閒。遂改此文之聖人爲賢人。以別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篤厚君子。卽賢人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卽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先謙案。平正猶平政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政以齊民。與此平正和民。文義一律。正政古字通。王霸篇云。立隆政本朝而當。彊國篇云隆在脩政矣。二政字皆當作正。彼借政爲正。猶此借正爲政也。博當爲摶。王說是。盧改聖人爲賢人。誤。今正。增謝墉改聖人作賢人。是也。

井井兮其有理也。

井井兮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集盧文弨曰。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增井井經畫端正之貌。舊本理上有條字。本注有上無理字。案。有條字者似是。然如此注文不成語。則楊倞時無條字明也。故據宋本改之。

法ハ正、至ハ志、正文ノ橋ハ矯ノ借字、增注本撟ニ作ル。

當ハ理ニ當リ宜ニ適スルナリ、未レ諭ハ唯ダ見聞クラキニ據リテ言説シ、マダ眞ニ深ク心中ニ曉ラザルナリ、未レ安ハマダ天性ニ出ヅルガ如ク、ヤス〳〵ト行フコトノ出來ズ、強ヒテスル所アルナリ。大ニ其所レ隆ハ其ノ尙ブ所ノ人ヲ推崇シテ益、尊大ナラシムルナリ。數ニ一二ハ易キナリ、要レ節云云ハ如何ナル節文ヲモ待チ迎ヘテ安ンジテ行フコト手足ヲ使フガ如シトナリ、生ハ運ニ作ルベシ、詔ハ告ニテ天ヨリ示スナ

其身。民德猶ニ民行一也。

行レ法至堅。不下以ニ私欲一亂上レ所レ聞。如レ是則可レ謂ニ勁士一矣。

行法至堅。好ニ脩正其所一レ聞。以レ橋ニ飾其情性一。

行法謂ニ行有ニ法度一。行下孟反。橋與レ矯同。集盧文弨曰。案宋本橋从レ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ニ荀子一亦从レ木。元刻从レ手。亦可レ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レ此。作ニ行法而志堅一〔下同〕。據ニ楊注一行有ニ法度一。明行法與ニ志堅一對擧。不レ當レ作レ至。王念孫曰。法者正也。言ニ其行正一。其志堅〔楊云。行有ニ法度一。加ニ有字一以釋レ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不下以ニ私欲一亂中所レ聞上也。古謂レ正爲レ法。說見ニ漢書賈鄒枚路傳一。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至闇也。楊注。至當レ爲レ志。是其證。臣道篇云。相與彊レ君撟レ君。盧校云。撟宋本作レ橋。羣書治要作レ矯。明荀書以レ橋代レ矯也。增行法身行ニ法度一也。韓詩外傳作ニ行法而志堅一。○行如字。好呼報反。

其言多當矣。而未レ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レ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ニ周密一也。

未レ諭謂レ未ニ盡曉ニ其義一。未レ安謂レ未レ得下如ニ天性一安中行之上也。周密謂レ盡レ善也。增當丁浪反。下不當同。行下孟反。下其行同。知音智。下用知同。

上則能大ニ其所一レ隆。

集先謙案。所隆謂ニ其所一レ尊奉一者。言下能推ニ崇其道一而大上レ之。

下則能開レ道不レ己ニ若者一。如レ是則可レ謂ニ篤厚君子一矣。

增大猶レ尊也。隆言ニ己所一レ尊之人也。○道音導。己音紀。下同。

脩ニ百王之法一。若レ辨ニ白黑一。應ニ當時之變一。若レ數ニ一二一。

如レ數ニ一二之易一。增數所矩反。

行レ禮要レ節而安レ之。若レ生ニ四枝一。

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ニ於禮節一。若下身之生ニ四枝一。不上レ以ニ造作一爲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增韓詩外傳。生作レ運。是也。

要レ時立レ功之巧。若レ詔ニ四時一。

邀レ時立レ功之巧。謂レ不レ失ニ機權一。若ニ天告ニ四時一。使レ成ニ萬物一也。增韓詩外傳。詔作レ推。是也。

至ルナリ。

粹ハ碎ノ借字、舍碎折云云ハ身ノ碎折シテ亡ブルヨリ外ニ道無シトナリ。

誣賢ハ自カラ欺キ詐リテ賢トナスナリ。

傴身ハ「セムシ」ナリ、「セムシ」ガ高處ニ上レバ頭ハ矢張低屈シテ人ヨリ高クナルコト能ハザルニ、自カラ高クナリシトスレバ人ノ笑ヲ免レズ。

譎ハ決、解上ニ見エタリ。

辯增注本辨ニ作ル、二字古通用ス、辨モ治ナリ。

平平ハ辨治ノ貌、左右ハ左右ヲ辨治スルナリ、亦是ハ左右亦是ノ義、其辨治所ヲ得ル故ニ左右諸國モ亦歸順シ來ルトナリ。

民德ハ凡民ノ德ニテ、下ノ士君子聖人ノ德ニ對シテ言フ。

從俗ハ增注本ハ容俗ニ作ル。

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集先謙案。正論篇云。蹎跌碎折。不待頃矣。與此粹折義同。彼用本字。增能才能也。易大傳曰。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辟音譬。舍音捨。

身不肖而誣賢。集先謙案。不肖而自以爲賢。是誣也。下文云。內不自以誣。可證誣賢二字之義。君道篇云。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與此誣賢意同。

是猶傴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傴僂也。傴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集劉台拱曰。伸蓋卽僂字之譌。增傴身舊作傴伸。注云。伸讀爲身。字之誤也。今據宋本改之。○好呼報反。

故明主譎德而序位。集先謙案。譎決也。說見上。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爲治辯之極也。集先謙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苟篇。增譎德解在上。○分扶問反。治直吏反。

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辨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集王念孫曰。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增平平韓詩作便便。婢綿反。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集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王念孫曰。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增己音紀。下同。補養生謂厚奉

九皐ハ澤ノ最モ深キ處ナリ。

譽ハ與ノ借字ニテ黨與ナリ、名ハ名譽ナリ。

無良ハ良心ナキナリ、相怨一方ハ一方ニ居リテ人ヲ怨ム、即チ人ノ惡キ方バカリ見テ己ノ方ヲ見ザルナリ、小人ハ自己ヲ反省スルヲ知ラズシテ身ヲ亡ボスニ

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集謝本從盧校。起下有之字。盧文弨曰。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聲遠也。增聞音問。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爲愈。集王念孫曰。譽非名譽。即與字也。與譽古字通。射義。則燕則譽。鄭注。譽或爲與。堯典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度篇。忘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彊國篇曰。比周以爭與。下句鄙爭而名俞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楊注。無方無常也。譽亦讀爲與。與亦類也。周語。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爲聲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亾。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增鄭玄曰。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于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集己音紀。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

杅是杅ノ是ハ上ノ學者ヲ指ス、杅杅ハ于于ト同ジク廣大ノ貌、此ノ學ニ於ケル富モ財ニ於ケル富ト一樣ナルヲイフナリ。

遵道ハ遵遁ノ誤ニテ退讓ナリ、失至積虛皆貴名ニ就キテイフ。

者言。下文是杅杅亦富人。始就學者之富言之。

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杅杅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集】王引之曰。聽居居。視于于。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是杅杅亦富人已。【增】本注所引。今莊子不見。應帝王篇曰。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增】本注儒學二字。當作身字。與下文注互誤。○處昌呂反。下同。樂音洛。

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埶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增】本注身字。當作儒學二字。○比毗志反。下同。夸苦華反。下同。

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集】王念孫曰。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遵遁即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逡遁。與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蹲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傳作逡循。三禮注作逡遁。竝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今本亦誤作遵道。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夸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爲解。故失之。

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

胥靡ハ懲役人ナリ。

屑然ハ衆多ノ貌、千溢ハ千鎰、行貣而食ハコジキスルナリ、貣ハ乞ト訓ス。

大富之器ハ大富タル所以ノ器即チ千鎰ノ寶ナリ。

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圓轉於掌上也。隷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圓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圓。因誤爲圖耳。增原仁義。本於仁義也。而辨。如辨也。集知音智。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鋃鐺者也。擧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鎖連枷也。集王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疏也。宣十四年左傳。車及於蒲胥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蒲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煮棗無胥。魏策作無疏〕。疏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義也。漢書揚雄傳。客難曰。胥靡爲宰。寂寞爲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爲文。是胥靡爲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爲作宰者也。案張訓靡爲無。是也。其訓胥爲相。則失之〕。增今漢書鋃鐺作琅當。師古曰。長鎖也。補冢田大峰曰。禮樂刑政也。

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

屑然雜碎衆多之貌。行貣行乞也。貣土得反。集郝懿行曰。屑瑣細之貌。至寶不必盈握。故以瑣細言之。屑今作屑。溢作鎰。增屑然尊重之貌。○溢讀爲鎰。

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

下衣於既反。言已爲衣。則不可衣著。集盧文弨曰。案已以通。增上衣亦去聲。本注非。

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

僂疾。集郝懿行曰。上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注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注。僂疾也。按僂皆屢之假借字。釋詁云。屢疾也。售者讎之俗字。詩曰賈用不讎。增說文曰。售賣去手也。○售承臭反。

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

喩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集先謙案。楊說非也。此言藏寶者。不可衣食。不可僂售。然而人謂之富者。以其有大富之器也。不指學

アル歌ヲ作リテ汝ガ不正直ナル情ヲ盡クアラハス、汝モ亦何ゾ實情ヲ披瀝シ來ラザルヤトナリ、此詩ヲ引キテ狂惑ノ人ノ論シガタキニ譬フルナリ。

賤愚ヨリ貴智トナルノ道ハ唯ダ學ニアルノミ、然ルニ世ノ學ヲナスモノニモ士、君子及聖人ノ差等アリトナリ。

行之ノ之ハ斯ノ道ニテ即チ禮ナリ、曰士ノ曰ノ字ハ衍文、敦慕ハ勉強ニテ其ノ行ヲ一層勉強シテヤルナリ。

知ルハ單ニ禮ヲ行フノミナラズ深ク之ニ通曉セルナリ。

混然ハ闇愚分別ナキノ貌、涂ハ塗即途ナリ。

門室ノ辨ハ猶ホ菽麥ノ辨ノ如シ。

而辨ノ而ハ如ナリ、前ニ此例アリ。

曰士也猶言謂之士也。【增】曰士之曰衍。

敦慕焉君子也。

敦厚慕之。【集】王引之曰。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配五帝德篇曰。幼而彗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惇行孝弟。〔敦惇古字通〕是敦爲勉也。說文。慔〔莫故切〕勉也。爾雅曰。慔慔勉也。釋文。慔音慕。亦作慕。是慕爲勉也。〔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此承上文而言。言能行之則爲士。行而加勉。則爲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

知之聖人也。

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增】知之學而知禮也。法行篇曰。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

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

爲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爲聖人士君子也。

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

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涂與途同。【增】混然不分明貌。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

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集】王引之曰。楊以效爲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驗也。〔竝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曾混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爲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先謙案。王說是。議兵篇。隆禮效功。楊注亦云。效驗也。【增】曾則登反。【補】效致也。室謂門側之塾。考工記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注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言未學者。門室之別。猶不能決也。

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囘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

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囘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集】盧文弨曰。而辯之而。與如同。兪樾曰。楊注。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㘣之誤字。廣雅釋詁。㘣圓也。㘣囘猶圓轉

戇ハ愚、辟稱ハ譬言、老レ身長レ子ハ久シクノ意、上愚ハ極愚ナリ。

好ノ字增注本ニ從ヒテ補ス、雞狗ヲ相スルモノハ末技ノ徒ナルモ、其名尙ホ彼ノ詭辯家ヨリハ優レリトナリ。

蜮ハ狀鼈ノ如クニシテ三足アル水中ノ動物ニテ、沙ヲ含ンデ人ヲ射ルトイフ、詩ノ意汝ニシテ鬼ヤ蜮ヤノ如キモノナラバ、我ト相見ル事カナハザリシナランモ、汝ハ尙ホ靦タル面目アルカラハ人ナルベシ、人ナラバ時時他ノ人ト相見ルナルベク、我トモ遇フ時アルベシ、故ニ我今此ノ同情

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增好呼報反。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增戇陟降反。戇竹丈反。惡烏路反。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集劉台拱曰。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補徂徠曰。猶至愚也。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尙不如相雞狗之名也。集盧文弨曰。正文曾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畜。問富數馬。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增古有相雞狗之術。故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又周禮犬人凡相犬牽犬者屬焉。蓋末技也。集曾則登反。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汝爲鬼爲蜮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增韋昭注國語曰。靦面目貌。○蜮音域。靦土典反。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爲儒學者。能行則爲士也。士者脩立之稱。集先謙案。楊以彼爲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之曰士。上言爲儒學之人。於義爲複矣。彼學者三字讀斷。與上其唯學乎正相呼應。

中事トハ禮義ノ中ヲ得タルモノナリ。

充ハ實、施易ハ移易、實ヲ以テ虚トナシ虚ヲ以テ實トナスコトヤ、堅白同異（前ニ見ユ）ノ見方ノ判レタルコトヤナドノ説辯ハ、聰明ノ人ニモワカリガタキモノナリ。

僂指ハソレハ斯ク此ハ斯クト迅速ニ指サシノベルナリ。

無所容其察辯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竄其姦矣。竄字意正與此同。【增】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亦與此同意。【補】竄容也。大略篇曰、貧窶者有所竄其手。

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增】當丁浪反。長竹丈反。【補】白鹿曰、然後二字衍。

○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

行下孟反。【增】理音治。下同。避諱改之者也。

【增】中謂禮義之中也。

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

【集】王念孫曰、事行呂本作行事。錢本及各本、行事皆作事行。盧從呂本。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楊注、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案、楊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故此不復釋〕。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皆其證。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

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

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增】知音智。下之知同。說音稅。下同。中說如字。舍音捨。治直吏反。下同。

堅白同異之分隔也。

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異。同異已解上也。

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

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

不ハ否ト同ジク、然不ハ當然ト否トナリ。
相薦撙ハ互ニ蹈ミシキ抑ヘツクルナリ。

謫ハ譎ノ誤、譎ハ決ト通用ス、人人ノ德ヲ判決區別シテ其ノ次位ヲ定ムルナリ。

愼墨ハ愼到・墨翟、竄ニ其察ニハ其ノ察辯ヲ竄入スルナリ竄ハ容ルルト同義ト知ルベシ。

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卽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證。取舍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誤與此同。先謙案。卹恤通用。秦策。不恤楚交。韋注。恤顧也。

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

薦藉也。謂相蹈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慙也。【集】盧文弨曰。正文末有也字。今從元刻刪。【增】薦撙未詳。古屋鬲曰。薦進也。撙當作尊。○作才洛反。

若夫謫德而定次。

謫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譎。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也。【集】盧文弨曰。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洪頤煊曰。字書無謫字。君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謫疑卽論字之譌。正論篇。圖德而定次。圖謀亦論也。謫字又譌作譎。王念孫曰。作譎者是也。作謫者譎之譌耳。譎決古字通。〔睽上九。王注。恢詭譎怪。釋文。譎本亦作決。〕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譎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譎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譎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譎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改。【增】譎德。羣書治要及王霸・君道篇作論德。正論篇作圖德。下文作譎德。今案。禮記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是則作論德者固是也。雖然謫德圖德義亦通。則不必改之。唯下文謫德當作譎德。字似而誤。【集】夫音扶。下同。

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

任使各當其才。【增】所謂器人也。

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愼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

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集】先謙案。楊說非也。不得進其談。不敢竄其察。文義一律。竄與進意亦相配。不得解竄爲逃匿也。大略篇云。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爲容。言二子

正ハ止ノ誤、有所止ハ一定ノ立脚地アリテ必ズシモ人ニ過ギタルヲ尙ブニアラザルノ意ナリ。

物ト地ト相當ラシムルナリ、美惡ハ財貨ニ就イテイフ、備用ハ器具ナリ。

不然ノ然ハ刪ルベシ、

而已矣。桃源藏曰。所以二字衍。

君子之所道也。

集謝本從盧校作人之所道也。無君子之所道也句。盧文弨曰。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王念孫曰。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偏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

苟得其正。不必偏能。或曰。正當爲止。謂止於禮義。集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増羣書治要正作止。然則唐初未誤也。集知者音智。

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

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増相息亮反。下相美相雜同。種主隴反。

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

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

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

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集先謙案。備用猶言械用。說見王制篇。増便備用。謂便備具器用也。左氏傳曰。其材不足以備器用。

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

集王

思不服ハ不思服ナリ。

比中而行之ハ中道ニ順ツテ仁ヲ行フナリ。

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師長。宋本無通之字。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師者衆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爲大衆。謂衆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兵篇義亦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先謙案。如郝說。夫是之謂人衆。不詞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亦君也。周語。古之長民者。韋注。長猶君也。廣雅釋詁。長君也。人師猶言人君矣。王制篇。議兵篇語意大同。楊注竝訓師長。又王制篇云。上無君師。正論篇云。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又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禮論篇云。尊先祖而隆君師。皆作君長解。若如郝說。豈可通乎。【增】夫音扶。下同。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

【增】羣書治要謂作爲。似是。

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

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之也。【集】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曰。呂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作仁人隆也。卽涉注仁人而誤。比順也。從也。〔說見經義述聞比象傳〕言從乎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爲比類。未確。先謙案。下文以禮義釋中。則比中卽論語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呂本改正。【增】舊本仁之作仁人。今據宋本・韓本改之。仁之隆謂隆仁也。雖違本注意。舊來所考。闇與宋・韓二本合。則不得不從而改之。或疑刻宋本時以文義不明改之乎。

曷謂中。曰。禮義是也。

【增】禮記曰。夫禮所以制中也。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

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增】禮記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

法則度量皆規則ヲイフナリ。

此君義ハ此若義ノ誤ニテ、若モ此ト同ジ、三字ニテ「コノ義」ト讀ムベシ。

貴名ハ貴ブベキノ儒名、白ハ天下ニ顯ハルルナリ、治ハ願ノ誤、天下ノ人人之ヲ慕ヒテ從ハンコトヲ願フナリ。

竭蹶ハコロビ走ルナリ。

師ハ君師ナリ。

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集】王念孫曰。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增】量力讓反。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喧也。言聲齊應之也。【集】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君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苦。燕策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補】新序君作若。此君疑當作若此。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集】盧文弨曰。俗本注末有之貌二字。顧千里曰。治疑當作願。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舊本誤曰下衍聞。見雜志第三。〕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注。蓋已誤爲治。其實非也。【增】治直吏反。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增】竭蹶勞苦不休。以來至之貌。淮南子曰。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樂音洛。趨七住反。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

罔不分ハ罔罘分ニテ、罔ハ網ナリ、魚ヲ捕フルモノ、罘ハ兎ヲ捕フルアミ、其捕ヘシトコロヲ均分スルナリ、親ノアルモノハ稍〻多ク分配セラルルナリ。

曰。偩張詆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詆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爲相。市不豫賈。〔索隱云。謂臨時詐其貴賤。不豫定賈。失之。〕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俞樾曰。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丞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夅。故誤爲丞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爲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隷書或作佈。亦與脩字右旁相似。先謙案。豫賈王說是。必丞正王・俞說是。【增】豫價。豫言高價。如有請減之者。則計利減直。否則取貴直也。舊本也上有者字。今據宋本除之。○粥音鬻。【補】新序作布正以待之也。

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閑居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集】謝本從盧校。作罔不必分。盧文弨曰。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郝懿行曰。必字誤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罟分。說苑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爲一事。劉台拱曰。罔不分。當作罔罘分。罘罝罟也。一曰。麋鹿罟也。新序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王念孫曰。罔不分。宋・呂・錢本並如是。不即罘字。〔晏子春秋內篇曰。結罘罔。〕先謙案。宋本是。今依諸說。删必字。【增】禮記曰。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蓋此意也。罔無也。【補】新序作罔罟分。

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悌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集】盧文弨曰。下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

朝ニ羊ニ水ヲノマシムルハ其ノ乳ノ多カランコトヲ欲スルナリ。

儥賈ハ豫價ニテ豫ハ誑ニ同ジ、即チカケネヲ言フナリ。

蚤正ハ脩正ノ誤ニテ孔子先ヅ自カラ身ヲ脩正シテ人ヲ待ツカラ、以上ノ如ク風俗ガ化スルニ至ツタ譯トナリ。

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閻。閻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閻也。〔巷謂之閻。亦謂之閻。猶里門謂之閻。亦謂之閻〕漏讀爲陋巷之陋。說文曰。陋阨陜也。陋屋與窮閻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閻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言人所以莫不貴此人者。其可貴之道在也。文義爲長。修身篇云。雖困四夷。人莫不貴。非相篇云。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句法一律。俱無之字。此作貴之。不重貴字者。下貴字或作ゝ。轉寫者因誤爲之字耳。君道篇云。夫文王欲立貴道。又云。於是乎貴道果立。正與此貴道同義。【增】閻余廉反。

仲尼將爲司寇。

魯司寇也。【增】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史記云。由大司寇行攝相事。

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

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制。愼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增】沈式枕反。飲於鴆反。出尺類反。

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

豫賈定爲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爲價。【集】盧文弨曰。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郝懿行曰。豫與序同。古字通用。早正市價以待之。故鬻者不復論序也。劉台拱曰。孔子將爲司寇。而魯之人蚤自修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王念孫曰。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修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王引之曰。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失之。〕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惑謂之猶。亦謂之豫。〔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與與豫同〕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

編ハアミ入ル、順下ハ順従、餧ハ飢餓、增注本ハ餒ニ作ル、嗚呼云云ハ困窮シ居ル時ハ叫ビ呼ブモ、人之ヲ侮リテ應ゼザルナリ、財ハ裁ニテキリモリヲスルコト。

窮閻漏屋ハ窮巷陋屋ナリ。

之道ハ貴道ノ誤、人ヨリ貴バルベキノ道ナリ。

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埶在本朝。則事皆合宜。集王念孫曰。埶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埶者去。鄭注曰。埶埶位也。下文曰。埶在人上。仲尼篇曰。埶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正論篇曰。埶位至尊。是埶與位同義。楊以埶為權埶。失之。增劉向新序。勢作進。本朝已解仲尼篇。○朝直遙反。下本朝乎朝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必不為悖亂也。增編編戶之編。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補新序貪作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補新序嗚作叫。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棄。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集郝懿行曰。嗚俗字。古止作烏。烏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餧。若不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云烏呼者。李斯諫逐客書。擊甕叩缶歌呼烏烏。眞秦之聲。故以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為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嗚當為嘄。字之誤也。嘄與叫同。爾雅。訆叫也。周官大祝注。叫作嘄。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彷彿。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嘄讙於東崖。竝字異而義同。上言嘄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先謙案。楊郝二說皆非也。嗚呼而莫之能應。言儒者窮困之時。人不聽其呼召也。與無置錐之地句。相儷。然而句。與而明句相儷。文義甚明。財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閻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集王念孫曰。廣雅曰。閻謂之衖。〔與巷同。〕窮閻卽論語所云

サズ、始終一ノ如カリキトナリ、厭然ハ安然又ハ晏然ノ義ナリ。

執ハ位ト同義、本朝ハ此ノ朝廷、宜ハ萬事合宜ナリ。

注。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厭者合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厭合也。此厭字本義。其音一剡切。楊注厭然順從之貌。義猶近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說文。厭笮也。笮者迫也。此厭音於輒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剡切。荀書此厭訓合。此篇下云。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卽厭之叚借。楊氏訓爲猒足。失其義也。王霸篇云。厭焉有千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楊注引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爲黶。黶閉藏貌。楊蓋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爲黶。故訓閉藏。荀書之厭。自用本義。無取閉藏。何必依鄭讀厭爲黶邪。王念孫曰。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爲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爲仰易者。盧從元刻非。又曰。厭然安貌。字本作懕。或作猒。又作愔。方言曰。猒安也。說文曰。懕安也。玉篇音於廉切。爾雅曰。懕懕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昭十二年左傳。祈招之愔愔。杜注曰。愔愔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曰。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竝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順服之貌。古皆無此訓〕於猒猒兮其能長久。則云猒足也。於厭焉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爲黶。黶然深藏。千歲不變改。皆由不知厭之訓爲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先謙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是也。今依王說改正。厭然王說是。

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增】夫音扶。

〇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補】楊既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篇中亦宜復舊爲荀卿。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爲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埶在

滅ハ蔑即チ無視スルヲ云フ。

無天下矣ノ四字删ルベシ。

節然ハ適然ニテ、以上ノ事柄ハ時勢ノ變通上正ニ起リ來リタルモノナリトノ意。

周公ハ武王ノ子ニアラズシテ弟ナレバ枝トイフ、越ハ僭越ナリ、兄ハ管叔ナリ。

抑亦ノ一句上ヲ承ケテ言フ、周公ノナシタルハ大變動タルニハ相違ナキモ、然モ天下ハ安然トシテ毫モ變亂ヲ致

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補】此言所以即眞位也。古書言攝不言假。假字疑是後人因注誤加者。宜除之。元本删攝字。恐非。

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

【增】離力智反。

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

【增】滅讀爲蔑。冠古亂反。

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

鄉讀爲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補】無天下矣四字衍。

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

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集】王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埶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先謙案。王說非也。天論篇云。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節然猶適然。說詳彊國篇。楊注亦非。【增】節與天論篇是節然也之節同。

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增】越僭越也。

以弟誅兄。而非暴也。

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

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

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爲不順。

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

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集】謝本從盧校。抑亦變化矣。作抑易變化。注多抑易反易也五字。盧文弨曰。正文抑易變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抑易反易也五字

テ毫モ遲疑セザルノ貌、虛ハ墟ニテ殷ノ遺民洛邑ニ移サレテ、殷ノ都ハ墟トナリシヲイフ、戾ハ暴戾ナリ、偏ハ偏頗ナリ。

揜ハ襲ヒツグナリ、歸周ハ周ノ天下ヲ成王ニ歸スナリ。

當時亂世ノ餘幼少ヲ以テ天下ノ大事ニ當リ難ク、又假攝ニテハ經營シガタキ故ニ、周公ハ武王ニ及ギタリトナリ。

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增斷丁亂反。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爲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爲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擧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擧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集郝懿行曰。此總言之。左傳（昭二十八年）斷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爲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增史記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呂氏春秋曰。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蓋各傳聞之異而已。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道達。揜襲也。增揜掩同。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集先謙案。歸周者。以周之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以歸周反籍連言。非謂自歸其國。周公歸政。身在王朝。卽使偶至其采邑。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爲詞也。補周卽岐周之地。爲周公采邑。文王自岐山起。有西都八百里。至武王幷有東都六百里。而國號仍曰周。周公之周。與周王之周不同。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爲臣。明攝政非爲己也。增朝直遙反。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增物茂卿曰。少幼少也。當猶當國之當。愛曰。亂世之餘。民心未全定。故不可以少主當之。○少詩照反。不可以假攝爲也。周公所以

此篇ハ儒者ノ功驗ヲ論ズ。

荀子ハ天子三公ヲ大儒トシ、諸侯大夫士ヲ小儒トス、屛ハ斥クルナリ、及ハ兄ニ代リ繼グナリ、屬ハ繫ニテ天下ノ人心ヲカケツナギテ離レザラシムルナリ。

增注本天子ヲ天下ニ作ル、籍ハ位ナリ。

聽レ斷ハ政ヲ裁斷スルナリ、偃然ハ安然トシ

荀子卷第四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增〕效驗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屛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屛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集〕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屛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

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爲續。續天下之語不詞。〔增〕屛左傳屛余一人之屛。及顏師古注漢書曰。弟代兄位謂之及。愛曰。屬會也。禮記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蓋謂朝會也。周公之踐位。猶若魯隱之踐位乎。雖以成王爲主。數年之間。己有之而已。○屛必郢反。下同。惡烏路反。下同。倍蒲悔反。〔補〕屛退也。言成王當立。而周公退之。身繼武王。踐天下之位。以服屬天下也。此言固誤矣。然文意如此。

履天子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集〕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念孫曰。宋本作天子。是也。〔世德堂本同。〕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汜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爲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高注淮南。以籍爲圖籍。誤與楊同。〕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補〕下當作子。下文云。履天子之籍。負斧扆而立。籍藉通。疑謂天子所藉之席。淮南子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高誘注。籍或作阼。明堂位曰。踐天子之位。正與此同。

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

伏シテ天ヲ舐リ縊レル人ヲ救ハントシテ、ソノ足ヲ引ク、共ニ無效ナリ。

君子ハ時ト共ニ屈伸スルナリ。

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爲譬。咶與舐同。經縊也。伏而咶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集兪樾曰。舐天二字。甚爲無誼。人豈有能舐天者乎。以此爲喩。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眂天。眂即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眂誤爲舐。傳寫者又改爲咶耳。先謙案。漢書云。湯夢咶天而王。後漢和熹鄧后紀。湯夢及天而咶之。咶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爲譬。兪說非。彊國篇亦有此二語。注少詩照反。長竹丈反。行下孟反。咶音士。說必不行矣。兪務而兪遠。兪讀爲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埶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有埶不在上而羞爲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終

徧ク天下ニ行ヒウベキ方術ハ下ノ如シトナリ。

隆ハ隆正ニテ標準ナリ、勿レ貳ハ專ラ一標準ニ從フベキヲイフ。

從之二字ハ衍文ナリ。頓窮ハ困頓シテ窮スルナリ、疾力ハ勤力ナリ、申重ハ再三力ヲ重ネテ勉强スルナリ。

不レ知ハ我ヲ知ラザルナリ。

省レ求ハ要求ヲ少クスルナリ。

也。解蔽篇云。鮑叔甯戚隰朋。能持管仲。召公呂望能持周公也。增持扶持也。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增桃源藏曰。所爲必行之術也。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集兪樾曰。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楊注曰。仁仁人。失之矣。先謙案。以事君二句。上屬爲義。言行天下之術如此也。立隆句。下屬爲義。隆猶中也。立中道而無貳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楊注似未晰。仁人古通。兪說是。增欲事君而必通。爲仁而必聖。則立隆而勿貳也。隆謂禮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愼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尼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增舊本則下有從之二字。今據元本・孫鑛本・標注本除之。蓋考本注。古無之必矣。○先悉薦反。重直用反。補頓窮未詳。白鹿曰。頓窮竭力之意。則當作以。從之與先之相應。當以有從之二字爲正。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增勸倦同。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增舊本無行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夫音扶。○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爲

曲重其豫ハ其ノ豫備ヲ十分ニ重ヌルナリ、旤ハ禍ナリ。

度ハ法度、孔子ノ言ハ孰レモ反對ノ方法ニテ行爲ノ偏ヲ救フナリ。

本注ノ推、增注本排ニ作ル、擠有罪ハ之ヲ排擠スルナリ、輕舊怨ハ舊怨アル者ヲアクマデモ輕侮スルナリ、孰レモ人ヲ斥シテ極端ニ至ルノ謂ナリ。

恡ハ吝ト同ジ、上ヨリ惠施ヲ行ハザルヲ重要ノ事ト思ヒ、下ヨリ權力ヲ取リアゲテ人ヲ妨害スルナリ。

炊而傹ハ僅ニ飯ヲ炊ク間ダケトノ意ニテ、滅亡ノ來ル久シカラザルヲイフ、傹ハ竟ト同意ト知ルベシ。

墮ハ毀、持ハ扶持ナリ。

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增知音智。

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旤。是以百擧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旤。旤與禍同。增重直用反。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功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凌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集郭嵩燾曰。勝當讀爲識蒸切。說文。勝任也。言勇而好同。能盡人之力。則可以任天下之大事。

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推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集王念孫曰。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見上文。）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爲莫如予何也。楊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增字惠曰。舊怨蓋謂有舊怨於我者。〇妬與妒同。丹故反。輕牽政反。以恡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增恡與吝同。重如字。補當作爲重乎上。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傹也。炊與吹同。傹當爲僵。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傹音竟。集盧文弨曰。元刻作音僵。郝懿行曰。洪氏頤煊以傹爲滰。引說文。滰漸而行。郭慶藩曰。字書無傹字。傹當讀爲竟。說文。樂曲盡爲竟。引申之。凡終盡之義。皆謂之竟。炊而竟。猶言終食之間。謂時不久也。是何也。則墮之者衆。持之者寡矣。墮許窺反。集先謙案。墮毀也。持扶助

能耐任之云云ハ、若シ我ノオ能自カラ此大事ニ任ズルニ堪フレバ、自カラ其ノ道ヲ順當ニ推行スベシトナリ。

嗛ハ不足ナリ。

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集盧文弨曰。正文人字。元刻作之。增施始豉反。下施道同。能耐任之。則愼行此道也。耐忍也。愼讀爲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集王念孫曰。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能字皆衍文。耐即能字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鄭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成七年穀梁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管子入國篇。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耐即能字。耐任之。則愼行此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此承上理任大事而言。)則愼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爲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竝錄。而能字又誤在而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爲之詞。增耐猶堪也。言己之才能堪任大事也。愼如字。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增言己之才能不堪任大事也。舊本能下有而字。今據元本除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此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集盧文弨曰。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爲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爲之解。非是。增安隨其後。隨賢者之後也。安語助。○推它雷反。故知者之擧事也。滿則慮嗛。嗛不

徒處ハ獨處、象ハ法ナリ。

媚ハ愛スベキ哉ノ意、茲ノ一人ハ武王ヲ指ス、應ニ侯順德ハ此ノ順德ニ當リ祖考ノ功ヲ成スナリ、服ハ事ナリ、業ナリ、武王ノ祖考ニ繼ゲル道ヲカリテ、臣ノ君ニ事フル所以ヲ明カニスルナリ。

大重ハ大位ナリ、理ノ字衍文ナリ。

同之ハ人ト同スルナリ、下文直ニ其ノ事ヲ說ク。

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卽涉注文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刪。增善疑當作義。論語曰。義然後取。○盡津忍反。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獲也。增謂不以憂喜害其理也。本注非。

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爲姦也。增施始豉反。

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增徒徒行之徒。處處士也。○夫音扶。

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集俞樾曰。理字衍文。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爲義。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尙無理字也。理字蓋卽亘字之誤而衍者。增處昌呂反。下同。

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集先謙案。求善處之術。二十二字爲句。與下必無後患之術也相應。與前後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天下之行術。一律。楊失其讀。增物茂卿曰。二十二字長句。○乘繩證反。

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增好同之謂好與人同也。○好呼報反。下同。

援賢博施。除怨而

僔ハ撙ト同ジ、ヒカエメニスルナリ。嗛ハ謙ト同ジ。

愼比ハ順比ナリ、順ツテシタシクストモ徒ニ諂諛セザルベシ。

全一ハ純一、倍ハ背ナリ。

絀ハシリゾクナリ。

夸ハ奢侈ナリ。

謙ハ嫌ナリ、タトヒ主ニ信ゼラレタリトテ、人ヨリ威福ヲナスカト嫌疑ヲウクル如キ地位ニ立タザルナリ。

善而不及ハ我ガ善其ノ財利ヲ受クルニ當ラザルガ如ク思フナリ。而ハ如ナリ。

所以危也。增廣字未詳。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增處昌呂反。下同。

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卑退也。

主信愛之。則謹愼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集王引之曰。嗛與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嗛。故與謹愼連文。增嗛與謙同。

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增拘守而詳。脩身篇所解是也。

主安近之。則愼比而不邪。謹愼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謟佞。集王引之曰。愼比即順比。（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順愼古多通用。不煩引證。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謟諛也。楊分愼比爲二義。失之。增愼讀爲順。大雅皇矣詩曰。克順克比。○近巨斬反。比毗志反。

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增全純互通用。投壺禮。二算爲純。純音全。注。純全也。○遠于願反。倍蒲悔反。

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增絀讀爲黜。○恐丘隴反。

貴而不爲夸。夸奢侈也。增夸苦華反。

信而不處謙。謙讀爲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集謝本依盧校。不下有忘字。盧文弨曰。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爲嫌。云不處嫌疑間。則忘字衍。當去之。王念孫曰。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先謙案。忘字依注不當有。從各本刪。

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集謝本從盧校。善上有言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言字。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

卒業ハ王業ヲ成シ終フルナリ。

以ノ字剛ルベシ、無誅ハ化行ハレ刑措キテ用ヒザルナリ。

載ハ始ナリ、載ノ下之ノ字アルベシ、道ヲ百里ノ地ヨリ始ムルナリ。

楚ノ懷王ノ子襄王秦ノタメニ使役セラル。

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增古屋鬲曰。誅四。本注以密阮共崇當之。然阮與共是密人之所侵。非文王所誅。案竹書紀年。殷紂十七年。西伯伐翟。三十二年伐密。三十四年伐崇。三十六年伐昆夷。

武王誅二。

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集盧文弨曰。案。溫字有誤。或是盥字。俞樾曰。楊注所引。皆不足以爲二。所謂誅二者。殆卽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增古屋鬲曰。誅二謂伐黎伐紂也。本注溫字當作盥。

周公卒業。

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增呂氏春秋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卒遵聿反。

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

言其化行刑措也。集王念孫曰。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爲語詞而誤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

故道豈不行矣哉。

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也。

文王載百里之地。而天下一。

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集顧千里曰。載下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之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楊注載下已脫之字。增載始也。與哉通。

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

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埶。而不得如庶人壽終。增舍音捨。

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

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爲秦所制而役使之也。

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

畜積脩鬭ノ四字宜シク王霸篇ニ據リテ謹畜積修鬭備ニ作ルベシ。

委然ハ綏綏ト同意、美シク垂レタル貌。

災繆者ハ天下ニ災害ヲナシ、世ヲアヤマリミダスモノナリ。綦省ハ甚ダ少キナリ。四ハ四國ナリ。

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爲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增佚與逸同。畜積脩鬭。而能顚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戰鬭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集王引之曰。修鬭二字。殊爲不詞。楊注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修鬭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爲句。以是明之。增王霸篇作謹畜積。脩戰備。○畜敕六反。積子賜反。鬭都豆反。下同。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眞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眞仁也。增詐側嫁反。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補上節但言其所以成功耳。非美救時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鬭。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集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緌之緌。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楊彼注云。綏或爲葳蕤之蕤。蕤與緌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卽所謂綏綏(音蕤)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爲緌。而說文飢餧字。經典多作餧。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通。增徐鉉曰。委曲也。从禾垂穗。委曲之貌。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顚倒其敵也。增安語助也。下則安同。災害災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集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文王誅四。四謂

書社ハ戸籍簿ニ載セタル社數ナリ、二十五家ヲ一社トス、即チ一部落ナリ。距ハ拒ト同ジ、反對スルナリ。

增注本秩秩爲三字莫不ノ下ニアリ、秩秩爲ハ秩序アル貌。

節ハ行ノ如シ。

幸ハ僥幸ナリ。數ハ必然ノ數ナリ。

五伯モ政教ナキニアラザルモ、之ヲ以テ目的トシテ起リシモノニアラズトナリ。集解王氏ノ説迂ニ失ス。

遙反。惡烏路反。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戸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爲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集】盧文弨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郝懿行曰。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朱子集注援此說之。【增】論語所謂伯氏駢邑三百是也。富人謂大家也。謝墉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補】距謂禦而止之。

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增】長竹丈反。少詩照反。

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爲幸遇也。【增】數節所矩反。盡津忍反。夫音扶。

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集】王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爲平。字之誤也。(隷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爲本。)致仕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芣苢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爲本政教者四。(楊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說。)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

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增】隆高謂禮也。本注至字似剩。

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

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增】舊本無之字。今據宋本補之。王霸篇亦有。

乃ハ反ツテトイフガゴトシ。

佽然ハ眣然ノ借リ字ニテチョイト見ル貌、チョイト見タダケデ管仲ノ人物ヲ認定シタルハ、コレ天下智者ノ中ノ大智者タリトナリ。

出ノ字衍文ナリ。大決ハ大決斷ナリ。

高國ハ世世齊ノ上卿タル高國二氏、本朝ノ臣ハ舊來朝ニ仕フル老臣ナリ。

淫汏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呂・錢本。彼上衍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事。亦與楊注不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亦有如彼二字。盧氏删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從元刻。增彼字。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

於乎讀爲嗚呼。嘆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增大節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之大節。○夫音扶。

佽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

佽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佽他坎反。集兪樾曰。說文。覘暫見也。睒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佽即其叚字也。佽然暫見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失之。增能才能也。○知音智。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

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事之如父。故號爲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集王念孫曰。安語詞。〔荀子書通以安案二字爲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楊注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增安語助也。出字衍。仲父猶言伯父叔父也。本注非。

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

不敢妬其親密。增妬丹故反。與妒同。

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

高子國子。世爲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增本者對末之言。天下以天子之朝爲本朝。以諸侯之朝爲末。一國以公朝爲本朝。以都邑之朝爲末。漢書蕭望之傳云。以望之爲平原大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又見李尋及匡衡傳。○朝直

人ノ字删ルベシ。

般モ樂。汰ハ侈ナリ。

分ハ半分ナリ。

淫汰ハ前篇ニ見エタリ。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

集 王念孫曰。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下文同。）下文兩言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補 諸侯之長曰伯。據其臨天下而言則曰霸。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是已。霸卽伯去聲。猶王天下之王。讀去聲也。五伯與三王同讀如字。

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

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爲霸。或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也。

前事則殺兄而爭國。

兄子糾也。增 莊子曰。桓公小白。殺兄入嫂。

內行則姑姉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

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增 行下孟反。般音盤。樂音洛。

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

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

外事則詐邾襲莒。幷國三十五。

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爲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幷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增 詐側嫁反。邾陟輸反。莒居呂反。幷與倂同。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

事險而行汚也。行下孟反。

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集 王念孫曰。呂・錢本。險汚

弟佗ハ綐ト同ジク伏セルナリ、神禫ハ淡薄ナリ。

子張氏子夏氏ハ子張家子夏家トイフガ如ク、賤儒ハ專ラ其ノ門流ヲ指ス、嗛然ハ謙然ノ如ク、自ラ抑ヘヒカヘル貌ナリ。

耆ハ嗜ト同ジ。

宗原ハ常ニ原則ヲ旨トシテ離レズ、應變ハ種種ニ應用スルナリ。

詢與訽通。

弟佗其冠。神禫其辭。

弟佗其冠未詳。神禫當爲沖澹。謂其言淡薄也。集盧文弨曰。弟本或作弚。集韻。音徒回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弚靡。此弚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絻亦頗相似。俗間本俱作第作。先謙案虞·王本作第作。與盧說合。浙局本妄改作爲。非。

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

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增謂唱子張氏學者之弊也。下文子夏氏子游氏倣此。

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爲嗛於志也。集郝懿行曰。嗛猶謙也。抑退之貌。楊注非。仲尼篇云。滿則慮嗛。注云。嗛不足也。與此嗛同。增案字書。嗛訓口有所銜。然則默而不言貌。○夏戶雅反。

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集郝懿行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眞。正前篇所謂陋儒腐儒者。故統謂之賤儒。言在三子之門爲可賤。非賤三子也。

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

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增慢舊作優。今據元本改之。○佚與逸同。

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集先謙案。王制篇云。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注云。原本也。宗原者以本原爲宗也。應萬變而不離其宗。各得其宜。是謂聖人。注以宗原爲根本。又云。根本應變。皆得其宜。失之。增宗原應變。本其原。應其變也。

シテ緩ナルナリ、簡連ハ簡倨遲久ノ貌ニテタカブリキドレルナリ。
塡塡然ハ滿足ノ貌、狄狄然ハバラットシテオロソカナル貌、莫莫然ハ大キクカマヘタル貌、瞡瞡然ハチヨイチヨイト見ル貌、瞿瞿然ハスマシテ見ル貌、盡盡然ハ見ツメタル貌、盱盱然ハ目ヲ張ッタ貌ナリ。
瞞瞞然ハ目ヲトヂタル貌、瞑瞑然ハ見テ見ヌフリヲスル貌。
疾疾然ハ憎ム貌、訾訾然ハソシル貌。
儢儢然ハ仕事ノイヤナ貌、離離然ハブラブラスル貌、偸儒而罔ハ事物ヲカリソメニシテ勞苦ヲサケテ人言ヲ畏レザルナリ。忍謑詢ハ人ノ罵詈詬辱ニ堪フルナリ、詢ハ詬ト同ジ。

塡塡然滿足之貌。狄讀爲趯。跳躍之貌。莫讀爲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恒也。瞡瞡未詳。或曰。瞡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太察也。盱許于反。集郝懿行曰。狄與逖同。遠也。塡塡者盈滿之容。狄狄者疏散之容也。莫者大也。瞡疑與嫢同。嫢〔羌箠切〕者細也。方言。細而有容謂之嫢。然則莫莫者矜大之容。瞡瞡者鄙細之容。瞿瞿者左右顧望之容。盡盡者閉藏消沮之容。盱盱者張目直視之容也。凡此皆以相反相儷爲義。兪樾曰。盡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忍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叚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濜。然則津津之爲盡盡。猶津之爲濜矣。增瞡瞡自得貌。見正韻。○盡津忍反。

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

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好悅之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

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

謂憎疾毀訾也。

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偸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詢。音後。是學者之嵬也。

事業謂作業也。儢儢不勉强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儢心不力也。音呂。偸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謑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語。因隨所見而通之也。集盧文弨曰。正文謑詢。元刻作謑詢。案。說文。謑胡禮切。重文謑。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謑詢下引荀子作謑詢。正與宋本合。其引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奊詬亡節語。同此。彼奊音絜。元刻罵辱也下。有謑音奚三字。宋本無。郝懿行曰。此言學者之鬼容也。瞞瞞瞑瞑。〔與眠同。〕謂耽於酒食聲色。惛瞀迷亂之容也。疾疾訾訾。謂苦於禮節拘迫畏憚惰嬾之容也。儢儢離離。謂不耐煩苦勞頓嬾散疏脫之容也。皆以四字合爲雙聲。狀其醜態。爲學者戒。偸儒已見脩身篇。謑詢。楊注以爲詈辱是也。本或作謑詢。賈誼書所謂奊詬亡節。亦其義也。增離力智反。儒與懦通。汝朱反。又乃个反。下同。

壯然ハ莊然ノ如シ、祺然ハヤスラカナル貌、蕼然ハノビノビシタル貌、恢恢廣廣ハ皆ヒロビロトシテ人ヲ容ルル貌、昭昭然ハハッキリシタル貌、蕩蕩然ハヒロク平ナル貌、此ノ父兄子弟皆士君子ノ類ニツキテイフ。

儉然ハ恭儉自謙ノ貌、恀然ハ恃然ニテ、父兄ニ恃ミカカル貌、輔然ハ親ミ附ク貌、訾然ハ增注本紫然ニ作ル、孳然ニテ、カヨワキ貌、洞然ハ專心致敬ノ貌、綴綴然ハ長ク相結ビテソムキハナレヌ貌、瞀瞀然ハスナホニシテ利口ブラザル貌。

嵬ハ上文嵬瑣ノ嵬ト同ジク曲ノ意ニテ正シカラザル仕方ナリ。

絻ハ前方ニ俯シタルナリ、禁ハ紟卽チ帶ニテ、冠ノ紐ガ帶ノ如ク大ニ

官進徹之。鄭注曰。進當爲餕。然則峻之爲進。猶餕之爲進矣。增自此以下。說形容者。其字義不可詳辨。暫從舊說。後世諸家巧說者。皆以己意私作者也。且不知無妨於義者也。

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爲莊。祺然蕼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蕼當爲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增恢枯回反。

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謙卑之貌。恀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恀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爲恀。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集兪樾曰。漢書敍傳。嫪嫪公主。師古曰。嫪嫪好貌。恀卽嫪之叚字。嚴威儼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嫪嫪然好也。楊注失之迂曲。○瞀音茂。

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爲嵬行之形狀。嵬已解於上。集盧文弨曰。元刻正文無容字。今從宋本增。郝懿行曰。上嵬瑣注。嵬與傀義同。引大司樂鄭注。傀猶怪也。然則嵬容者怪異之容。故其下遂以重文疊句寫貌之。先謙案。學者之嵬容。猶言學者之嵬之容耳。嵬容二字不連。下文言是學者之嵬也。卽其明證。楊注說學者爲嵬行之形狀。亦不以嵬容連文。郝說誤。增語魚據反。嵬五每反。下同。

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爲俛。謂大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爲紟。紟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紟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

塡塡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所能ノ能ノ字增注本ニハ無シ、能ノ下ニハ王氏ノ說ノ如ク爲ノ字アリト知ルベシ、卽チ士君子之所ニ能ク爲不ル能ハ爲ニテ、下文數句ノ冒頭タリ。

可貴ノ義上ニ見ユ、可信可用皆同意。

進ハ峻ト通ジ高ナリ、逢ハ大ナリ。

君子之所能不能爲。【集】謝本從盧校。作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劃屬上段。盧文弨曰。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衍。王念孫曰。呂錢本竝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世德堂本同。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爲不能爲。乃總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爲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爲冒下之詞。而以爲承上之詞。遂劃出此句。爲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衍。則誤之又誤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此句連上。台州本卽祖呂本。是分段之誤。不自盧始也。然王說自是。今分屬下段。【增】舊本所下有能字。今據元本除之。【補】爲當移不上。下文言能爲與不能之事。元本無上能字。非也。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可貴謂道德也。【增】己音紀。下同。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爲人所汙穢也。【增】脩脩潔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僞也。【增】誠字解前。○夫音扶。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集】俞樾曰。楊注以冠在前爲進。不詞甚矣。進讀爲峻。峻高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逢。注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進峻音近。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

箸是ハ當ニ劉氏ノ說ニ從ツテ著定ニ作ルベシ、著定ハ定守シテ移ラザルコトニテ、下文離縱ノ句ト語意反對セリ。

行僞ハ行爲ナリ。

以不俗爲俗ハ俗人ト異ナレル俗ヲ作レルナリ。

離縱ハ離蹤ト同ジク尋常ノ蹤跡ヲ離脫スルナリ、跂訾ハ自カラ高クトマツテ人ヲ訾毀スルナリ。

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增處昌呂反。下同。

脩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

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集劉台拱曰。箸是疑當作著定。與上文盛靜等字爲韻。言有定守。不流移也。增標注本是作時。觀本注意似是。本注是字疑衍。補著與貯同。史記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言藏貯所是之道。以待善賈者也。

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

云能自言其能也。愼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爲云能。當時之語也。

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

好利不知足。而詐爲無欲者也。增知音智。

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

增行僞當作行爲。音之誤也。如詩采苓篇。人之爲言。或作僞言。音近故也。賦篇曰。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行下孟反。彊巨兩反。

以不俗爲俗。

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

離縱而跂訾者也。

訾讀爲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爲蹤。傳寫誤耳。縱與躧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弭反。訾將此反。集郝懿行曰。縱與蹤同。本作䟫。謂車迹也。俗作蹤。假借作縱耳。離縱者謂離其尋常蹤迹。而令人敬異也。舉足望曰跂。訾訓思也。量也。跂訾者謂跂望有所思量。而示人意遠也。此皆絕俗離羣。矯爲名高之事。故曰。士君子所不能爲也。王念孫曰。楊有前後二說。前說讀訾爲恣。以離縱爲離於俗而放縱。跂訾爲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說謂縱爲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儒墨乃始離跂攘背乎桎梏之間。離跂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跂訾。離縱跂訾。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衆之意也。楊訓縱爲步。而以離縱爲離於俗而步去。跂訾爲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亦非。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補蹤當作縱。注同。跂當作毀。毀訾謂毀訾世人以自高也。

○士

詩ノ意ハ殷王ノ生レ出デシ時ノ是ナラザルニハアラズ、先王ノ舊法憲典ニ聽キ從ハズシテ天子タルノ運ハ傾キタリトナリ。

士仕ハ仕士ノ轉倒、合ハ和合ナリ。

富貴二字誤アルニ似タリ、姑ク王氏ノ説ニ從ヒ可貴トスベシ、樂ム可キ貴トハ卽チ楊注ノ所謂道ヲ樂ムナリ。分施ハ均分ナリ。

士仕轉倒前ノ如シ。

觸抵ハ衝突ナリ。

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增宜猶可也是也。

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增時是也。○曾則登反。

○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也。

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集王念孫曰。士仕當爲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仕士二字倒轉。(下文同。)楊曲爲之說非。增士仕疑當作仕士。下同。對下文處士。敦厚舊作厚敦。今據元本改之。

樂富貴者也。

樂其道也。集兪樾曰。樂富貴。豈得爲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羞獨富者也。以獨富爲羞。必不以富貴爲樂。今雖不知爲何字之誤。大要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先謙案。富字當是可字之誤。正文言樂可貴者也。故注以樂其道釋之。惟道爲可貴也。下文君子能爲可貴。注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增樂音洛。下同。

樂分施者也。

施或所宜反。集先謙案。君道篇云。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均偏不偏。卽分施之義。增施始豉反。

遠罪過者也。

遠于願反。

務事理者也。

務使事有條理。

羞獨富者也。

使家給人足也。增家語曰。獨貴獨富。君子羞之。

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

汙漫已解在榮辱篇。

恣睢者也。

恣睢已解於上。增睢香萃反。

貪利者也。觸抵者也。

恃權勢而忤人。集王念孫曰。觸抵謂觸罪過也。此對上文遠罪過而言。楊云。恃權埶而忤人。失之。

無禮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

訞怪ハ妖怪ト同ジ。

刑ハ刑戮ナリ。

實疾顚也。二句皆譬況之詞。先謙案。郝說是。增利足而迷者。失途愈遠。負石而墜者。沒水愈深也。利足見于勸學篇。本注非。

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之心。集先謙案。宋台州本分段。謝本它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集盧文弨曰。元刻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集王念孫曰。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韓詩外傳。作不以欺誣人。說苑敬愼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爭。與本書合。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然後爲聖賢之德也。增窮人謂困苦人也。○先悉薦反。毅魚氣反。

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增長竹丈反。下同。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增少詩照反。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增恢古回反。苞與包通。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增狡猾狡獪猾賊也。○猾戶八反。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

好ハ工ナリ、ヨクスルナリ。

逆ハ悖理ナリ。深察巧辯ナルモ操術ハ邪僻ナリ、淫字ハ大字ト連ナル、大ハ汰ノ誤、之ハ乏字ノ壞レタルモノ、淫汰而用乏ハ其ノ云爲過度ニシテ實用多カラザルナリ。

利ハ速ク急ゲナリ、急ゲバ反ツテ迷フ、力量小ナル者石ヲ抱ケバ水ニ墜ツ、皆以テ力ト事ト相應セザルニ喩フ。

下文言辯而衍。」不急而察。卽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涉上句而衍。〕上文云。甚察而不急。〔今本急字亦誤作惠。辯見前甚察而不惠下。〕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

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爲僻。增行下孟反。飾非而好。好飾非也。集王念孫曰。飾非而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楊說非。增好如字。本注讀呼報反。

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增本注習姦。疑當爲翫姦。

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爲察察之辯。而騁其異見也。知如字。增本注知如字三字可刪。

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集王念孫曰。察辯二字平列。〔辯字義見上。〕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曰。君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可枚擧。增僻字句。桃源藏曰。大略篇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操如字。

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也。集兪樾曰。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爲句。誤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爲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大讀爲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匱神乏祀。釋文曰。本或作之祀。蓋之乏形似。故易誤耳。淫汰而用乏。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憚。至利足而迷。負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弃也。楊以大而用之四字爲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增桃源藏曰。仲尼篇。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大音汰。

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增好呼報反。

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

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集郝懿行曰。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窘步也。負石而墜。所謂力小而任重。高位

意チモ含ムト見ルモ可ナリ、法ハ唯ダ一定ノ法則チ奉ズルノミナリ。多少ノ少ハ言ノ誤、流湎ハ沈湎ノ如シ、惑溺シテ正ニ反ヘルコト能ハザルナリ。

論ハ喩ト同ジ、齊給便利ハ氣ノキキテハシコキナリ。

險ハ陰險、賊ハ賊害、神ハ機變鬼神ノ如キ也。

不惠ハ不急ニ作ルベシ、上文ノ察而不惠ト同意。

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增性惡篇曰。千擧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謂多言而類。

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

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集盧文弨曰。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王念孫曰。而與如同。先謙案。流湎猶沈湎。說見勸學篇。增流字絕句。湎然。大略篇作詰然。今案詰以音誤爲覵。復以形誤爲湎也。當以大略篇爲正也。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

民務四民之務。

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

律法。

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

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增辯說音稅。

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

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集郝懿行曰。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類。楊注未了。王念孫曰。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篇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淮南原道篇。偶瞎智故。曲巧僞詐。並與此知字同義。〕故下句卽云。爲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巇也。

爲詐而巧。

巧於爲詐。集俞樾曰。爲與僞通。爲詐卽僞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詐不敢鄉。正與此同。楊注非是。增詐側嫁反。

言無用而辯。

言辯而無用也。

辯不惠而察。

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而聽察也。集王念孫曰。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廣雅。辯慧也。慧通作惠。晉語曰。巧文辯惠則賢。逸周書寶典篇曰。辯惠于智。商子說民篇曰。辯慧亂之贊也。辯通作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不學而性辯。荀子性惡篇曰。性質美。而心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士。是辯與智慧同義。〕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論耳。無用而辯。卽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言字。涉

財ハ成スナリ。

長養人民ハ增注本養長生民ニ作リ、從服ハ服從ニ作ル。

通達ノ屬ハ凡ソ吾人ノ交通ノ出來ル限リニアルモノナリ。

類ハ統類ニテ類屬統整セルナリ、マタ類推ノ

侯。卽此況字之義。增一大夫以下難解。韓詩外傳亦以嬰意私改之。不可爲徵。暫從舊說。以待知者。儒效篇同。

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集王念孫曰。財如泰象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說見經義述聞〕財萬物。與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卽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楊云。裁制萬物。失之〕又曰。序四時。裁萬物。〔裁與財同〕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並與此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增長竹丈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集盧文弨曰。著宋本從竹作箸。下並同。增夫音扶。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增當知亦知音智。下同。補知可默而默。猶知可言而言也。是所以語默兩爲智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

テ天下ヲ教導スレバ室堂ヲ出デズシテ王化ヲ布キ、美俗ヲ興スヲ得ベシトナリ。
則ノ字增注本ニアリ。
置錐之地ハ立錐ノ地ト同ジ。狹キ土地ナリ。一大夫之位ハ下位ノミ、畜ハ止メ置クコト。天下萬世之大材ハ一君一國ノ用ニ非ザルナリ。成名ハ盛名、況ハ賜ノ意、賢者盛名アリ、諸侯其己ノ國ニ來ルヲ以テ幸ト爲スヲ云フ。願ノ下得ノ字ヲ脫ス。

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匡衡傳曰。學士歙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並同也。楊注亦當作歙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

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集 謝本從盧校。六上有則字。王念孫曰。元刻無則字。(宋龔本同。)是也。上文若夫二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下文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六說上亦無則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則字。增 親猶近也。○說音稅。下同。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

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增 置與植通。荀子中置錐倣此。畜許六反。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

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或曰。旣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之。集 盧文弨曰。成名句。卽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冗而未當。郝懿行曰。況古作兄。其訓滋也。益也。長(讀上聲。)也。此言聖人之名。有所埤益增長於諸侯。故莫不願得以爲臣也。儒效篇亦有此言。楊注不得其解。王引之曰。成名況乎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儒效篇。願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也。(宋龔本有。)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俞樾曰。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盛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灌夫傳。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

子游ハ子弓ノ誤ナルベシ、上ノ溝猶瞀儒ナル者、子思、孟軻ノ說ヲ受ケ傳ヘテ、仲尼子弓モ實ニ子思孟軻ノ力ニヨリテ、後世ヨリ重ンゼラルルニ至リタリト妄信ストナリ。厚ハ重ト同意。

壹ニ統類一ハ事物ノ全體ト各部トヲ調和スルナリ。大古ノ大ハ增注本太ニ作ル、大古ハ大道ナリ。斂然ハ歛然ニ作ルベシ、奥ハ室ノ西南隅、窔ハ東南隅、佛然ハ勃然ト同ジ、大道至順ヲ以

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瞀儒。合四字爲疊韻。郝懿行曰。儒效篇云。患陋溝瞀。注云。溝音寇。是也。溝猶瞀儒四字疊韻。其義則皆謂愚蒙也。漢五行志作傋霿。楊注引作區瞀。楚辭九辯作怐愗。說文作穀瞀。廣韻既作怐愗。又作嗀瞀。又作瞉瞀。並上音寇。下音茂。此等皆以聲爲義。不以字爲義也。嚾者呼也。玉篇。廣韻音渙。義與喚同。集韻或作讙。音歡。則其義當爲讙譁矣。先謙案。溝猶瞀儒者。溝瞀儒也。溝瞀訓愚闇。中不當有猶字。溝猶疊韻語助耳。儒效篇。患陋溝瞀。無猶字。是其明證。楊釋猶爲猶豫。非也。〔增〕溝當作傋。猶字未詳。儒效篇有患陋溝瞀語。字典作傋。而曰。俗本荀子譌作溝。集韻曰。與怐同。楚辭怐愗以自苦。亦與此同。○瞀音茂。

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

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集〕郝懿行曰。茲者益也。多也。與滋義同。俞樾曰。楊注。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爲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爲茲厚於後世者。茲卽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爲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郭嵩燾曰。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後云。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增〕子游當作子弓。注同。

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

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增〕太古。韓詩外傳作大道。似是。○夫音扶。

奥窔之閒。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

西南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堂室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集〕王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者。斂當爲歛。字之誤也。歛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歛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郝

蓋シ孔子ノ旨ニ本ヅク、然レドモ論語ナドニ見エズ、故ニ荀子之ヲ二人ノ創說ニ出ヅト爲スナリ。

僻違ハ邪、無レ類ハ無レ法、無レ說ハ說明ヲ缺グナリ、閉約而無レ解ハトヂコメテ解說ヲ施サヌナリ。

祗ハ敬ト同ジ、先君子ハ孔子ヲ指ス。

溝ハ怐ト同ジ、愚也。猶ハ定見ナキナリ、瞀ハ愁ト同ジ、暗ナリ、嚾嚾然ハ徒ニワイワイ騷グ貌。

孟子親義別序信也。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

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敎、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解佳買反。集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僻違皆邪也。說見脩身篇。類者法也。言邪僻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同。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爲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毅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爲類。儒效篇、其言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楊注、類善也、謂比類於善、失之。王制篇、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楊注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失之。富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楊注不以其類、失之。類之言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擧。蓋法與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補五行卽洪範五行也。言五行生克旺相之說、偏僻乖違、而不合義類。幽隱閉結、而不可解說也。或曰、五行中庸五道、孟子五倫。若然人道之綱紀、不可斯須離者也。荀卿議論、雖不免偏駁、豈如是非毀乎。漢志云、子思子二十三篇、孟子十一篇。今所存子思書、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孟子七篇而已。其逸篇中豈有言五行者、而致此譏耶。

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增案語助。〇祗旨而反。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增隋經籍志曰、子思子七卷。孟子七卷。〇和胡臥反。

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爲怐。怐愚也。猶猶豫不定之貌。瞀暗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嚾嚾喧囂之貌。謂爭辯也。怐音寇。猶音柚。集盧文弨曰、注怐。舊訛作拘。案怐愁愚貌。楚辭九辯、直怐愁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傋瞀。與此書儒效篇同。許愼作穀瞀。又作婁務。

ハ實際トカケハナレタル貌、歸宿ハ歸著ナリ。

經ハ經綸、分ハ上下ノ分限ナリ。

不惠ハ不急ノ誤、甚ダ明察ナレドモ役ニ立タヌトナリ。

統ハ統體ナリ、綱要ナリ、猶然ハユッタリシタル貌、材劇ハ多オナリ。

五行ハ五倫ノ教ナリ、中庸孟子ニ其說有リ、

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鉛察之。其字正作反。紃鉛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作反。【增】倜、倜儻之倜。○倜他激反。【補】紃當作糾。彊國篇云、天下倜然擧去桀紂、而犇湯武。綢然蓋離散分析之貌。

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田駢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愼到已解上。【增】駢薄田。薄亭二反。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爲是。

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讀爲奇異之奇。【增】辭舊作辯。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解蔽篇云。治怪說。玩奇辭。

甚察而不惠。惠順。【集】王念孫曰。惠當爲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性惡篇云。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楊訓惠爲順。失之。

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

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集】盧文弨曰。宋本正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注。郝懿行曰。猶然而當依宋本作然而猶。此誤本也。【補】猶字恐衍。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增】豐島幹曰。五行。中庸天下達道五。及

辨異ハ辨別差等、縣ハ懸隔區別ナリ。

法ヲ上トシテ尙ビナガラ自家ハ法ニ由ラズ、脩ハ循ノ誤ナルベシ、古ニ循フナリ、下循云云ハ古ニ循フヲ下トシテ卑メテ自ラ說ヲ作スナリ。

巧辯ヲ以テ上下ヲシテ聽從セシムルナリ。

文典ハ形式ノ整然トシテ見ルベキヲイフ、反紃察之ハ反復シテ之ヲ精察スルナリ・反ハ增注本及ニ作ル、偶然

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竝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爲太。而以爲過儉約。失之。優讀爲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爲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善注。訓曼爲長。失之。〕曼差等。卽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楊以優爲輕慢。亦失之。增大謂以此爲大也。優無差別貌。○優與漫同。差楚宜反。

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

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集先謙案。富國篇云。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卽縣君臣之義。增辨異謂上下等差。辨別殊異也。○會則登反。縣胡涓反。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

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音口莖反。

尙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

尙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爲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言自相矛盾矣。集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爲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爲。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爲下。而好作爲。失之。增脩脩古也。作自作也。○好呼報反。下同。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

言苟順上下意也。集王念孫曰。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

紃與循同。偶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循察。則疏遠無所歸也。集謝本從盧校。作及紃察之。盧文弨曰。注反覆二字。宋本無。王引之曰。元刻及作反。是也。反復也。謂復紃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紃察。則疏遠無所歸。則及爲

忍ハ矯ムルナリ。綦谿ハ極深、利跂ハ超然トシテ世ヲ離レテ高クトマルナリ、下文ノ離縱而跂訾ノ句ト語意相近シ。

權稱ハ猶權衡ノ如シ、亦禮法ヲ言フナリ。上、大共ニ尙ブノ意、優ハ曼ト同ジ、無ノ意、君臣上下ノ差別ヲ無視スルナリ。

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雎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增本注范雎魏牟。舊作范魏牟。今就本書改之。

忍情性。綦谿利跂。

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集郝懿行曰。此謂矯異於人。以爲高者。綦谿者過於深陗。利跂者便於走趨。谿讀爲雞。跂音爲企。四字雙聲疊韻。先謙案。荀子多以綦爲極。谿之爲言深也。老子爲天下谿。河上公注云。人能謙下如深谿。是谿有深義。綦谿猶言極深耳。利與離同。楊說是也。離世獨立。故曰離跂。跂企同字。廣雅釋詁。企立也。曹憲注。企即古文企字。增綦谿難讀。淮南子有慲觟離跂之語。慲訓忘。觟訓徯徑。徯徑即蹊徑。謂細小狹路也。仍案。此綦當訓極。谿當讀爲蹊。蓋僅極狹路。以爲己道貌。本注跂義上疑脫利字。

苟以分異人爲高。

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爲高行也。

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

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增大分謂禮也。非相篇曰。分莫大於禮。○分扶問反。下同。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

已解上。集盧文弨曰。解見不苟篇。彼作田仲。田與陳通。增鰌七由反。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

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

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

功用功力也。大讀爲太。言以功力爲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集王念孫曰。上與尙同。大亦尙也。謂尊尙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亦以大與尙竝言之。性

恣睢ハ放恣ナリ。

文ハ禮文、治ハ治理ナリ。

有レ故ハ其ノ主張ニ根據理由アルナリ、成レ理ハ其言ノ條理ヲ形成セルナリ。

嚻ハ囂ト同ジ。

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矣。兪樾曰。楊讀喬爲譎。是矣。訓字爲大。則與譎詭不倫。字當讀爲訏。說文言部。訏詭譎也。然則喬字猶言譎詭矣。先謙案。喬字兪說是。嵬瑣猶委瑣也。嵬委聲近。故相通借。史記司馬相如傳。摧崣崛崎。摧崣卽崔嵬異文。嵬之爲崣。猶嵬之爲委矣。相如傳委瑣握齪。索隱引孔文祥云。委曲也。委訓曲。則嵬亦訓曲。正論篇云。夫是之謂嵬說。嵬說猶曲說也。下文云。吾語女學者之嵬容。又云。是學者之嵬也。謂其容如彼。卽是學者之嵬。猶史記言曲儒也。（見趙世家。）正論篇又云。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英與嵬瑣對文。英爲俊選之尤。則嵬瑣爲委曲瑣細之尤。言小人極不足道者也。謝本從盧校。此句上有欺惑愚衆四字。今案。王說是。從元刻刪。增字與迂同。史記孟子傳曰。騶衍滾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漢書揚雄傳云。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或曰。本注明上當作明主。補本注大傀。周官傀下有異字。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增治直吏反。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爲。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之行。睢許季反。集謝本從盧校。作禽獸之行。盧文弨曰。元刻作香萃反。王念孫曰。呂・錢本皆無之字。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禽獸行。句法幷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之字。增性惡篇曰。縱情性。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行下孟反。下言行同。

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增禮記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是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也。集郝懿行曰。故者咨於故實之故。謂其持論之有本也。成理謂其言能成條理也。故皆足以欺惑愚衆。

是它嚻魏牟也。它嚻

此篇ハ當時ノ諸子ヲ非難セルモノナリ。

假ハ至ナリ。

梟ノ字增注本ハ澆ニ作ル、梟亂ハ澆亂ニテ、澆ハ水ノメグル貌ナリ。

矞字ハ譎詐又ハ譎詭ト同ジ、嵬瑣ハ委曲瑣細ニテ極メテ煩瑣ナル事ヲ曲論スルノ謂ナリ。

不得變也。 變謂教之使自新也。【增】姦人之雄。如少正卯是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集】盧文弨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幷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坿益。

假今之世。 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衆也。【集】王念孫曰。彊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爲是。【增】假至也。本注如今上疑脫今之世三字。○假音格。

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 ⿰氵梟與僥同。【集】盧文弨曰。梟宋本作⿰氵梟。注⿰氵梟與僥同。案。⿰氵梟字無攷。僥亦澆之訛。元刻作鴞。亦未是。莊子繕性篇。⿰氵梟醇散樸。釋文云。⿰氵梟本亦作澆。當從之。【增】⿰氵梟舊作梟。注同。今皆據宋本改之。⿰氵梟與澆同。莊子繕性篇⿰氵梟淳散朴。釋文。⿰氵梟古堯反。本亦作澆。淮南俶眞訓・後漢循吏傳。皆作澆淳散樸。可見澆。類篇云。水洄洑貌。王逸楚辭注云。回波爲澆。可以見⿰氵梟亂之形矣。○文音問。

矞宇嵬瑣。 矞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爲狂險之行也。瑣者謂爲姦細之行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烖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集】郝懿行曰。矞滿溢也。宇張大也。嵬者崔嵬高不平也。瑣者細碎聲也。此謂飾邪說。文姦言。以欺惑人者。矞宇所謂大言炎炎也。嵬瑣所謂小言詹詹也。此皆謂言矣。注以行說失之。嵬瑣又見儒效・正論篇。王念孫曰。元刻無欺惑愚衆四字。（宋龔本同。）元刻是也。宋本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矞宇嵬瑣。而不釋欺惑愚衆。至下文足以欺惑愚衆。始釋之云。足以欺惑愚人衆入。則此處本無欺惑愚衆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衆。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

無統ハ統一セル條理ナキナリ、統體ナキナリ。

物徂徠曰ク均ハ韻ト古相通ズ、聲音圓諧流利ノ美ヲ言フナリト、噡唯則節ハ一タビ口ヲ開キテ語リ又ハ返事スレバ自然ニ音節アルナリ、諸注皆不明瞭ニテ取リガタシ。

偃卻ハ高慢ナリ。

相通。說見唐韻正。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左傳注・魯語晉語注。）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楊注黨與讜同、謂直言也。楊注失之。【增】非十二子篇所謂多少無法而流是也。舊本無者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 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

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噡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集】盧文弨曰。正文均。宋本作於。郝懿行曰。均當依宋本作於。噡唯猶唯諾也。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信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噡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噡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也。噡字疑諸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為咏。讀之為嘖是也。俗書諾字或作喏。因誤為噡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譫。衆經音義十二引埤蒼云。譫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譫又為噡矣。噡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增】噡言語。唯男唯女俞之唯。噡唯則節。或言語。或唯俞。皆合節也。○唯維癸反。【補】順訓通。或曰。王下脫公字。

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

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增】奇偉偃仰。謂違拂于世以求名聲者也。【補】均音調也。噡多言也。唯應聲也。列女傳曰。夏桀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卻疑當作師。列子曰。偃師造倡者。歌合律。舞應節。言小人之辯。聲音如有調。言語如有節。徒足以樂人耳。可以比聲伎之屬也。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一定ノ分ニ據リテ辨別スルナリ。

辯説モ自カラ聖賢小人ノ別アリ。

當ハ理ニ當ルナリ、成文云云ハ形式整備シテ而カモ尙ホ事實ノ其類チ離レテ乖戾スルニ至ラザルチイフ、居錯ハ擧錯ナリ。

斯須ハ暫時、チョット言フ詞デモ聽ク價値ガアルトナリ、致實ハ實實ニテ、誠信堅實ナリ、黨正ハ讜正ニテ昌明雅正ナリ。

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爲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爲衍文。增分扶問反。下同。

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

言唱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增非十二子篇所謂。多言而類者也。○當丁浪反。

居錯遷徙。應變不窮。

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千古反。集王念孫曰。居讀爲擧。言或擧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擧錯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擧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擧錯之。遷徙之。皆其證矣。擧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擧。與時轉貨資。廢擧卽廢居。司馬相如傳。族擧遞奏。漢書擧作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擧事力者。韓詩外傳擧作居。增居當作擧。音之誤也。王制篇曰。擧錯應變而不窮。

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

斯須發言。已可聽也。

文而致實。博而黨正。

文謂辯說之辭。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爲重也。增非十二子篇所謂。少言而法者也。致如字。黨猶類也。本注非。

是士君子之辯者也。

集郝懿行曰。致緻。黨讜。竝古今字。讜言卽昌言。謂善言也。此明士君子之辯。文而緻密堅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辯之善者也。王念孫曰。致讀爲質。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卽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

吶ハ訥ト同ジ。

上下ニ起ルモノトハ倶ニ仁言ヲ指スナリ。増注本ニハ道ヲ導ニ、正ヲ政ニ作ル。

故ノ下ノ言ノ字ハ衍、故ハ下ノ君子必辯四字ト共ニ一句タルベシ。

小辯ハ瑣末ナル事ヲ辯説スルコト、見端ハ大端ヲ現ハスコト、見本ノ見ノ字ハ衍、本分ハ

字。今據宋本除之。

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增非仁之中。卽非先王之法言也。言君子言有壇宇宮庭。不出其中。舊本吶上無其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

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爲政。〕增導舊作道。政作正。有道與導同。正或爲政注。今據宋本改之。韓本亦作政。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如是也。集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爲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爲諫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救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

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集王念孫曰。楊讀故言爲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非也。故君子必辯爲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爲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增行下孟反。樂音洛。

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首。增見賢遍反。下同。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集王引之曰。本分上本

詩ノ意ハ南方ノ徐方國マデモ他國ト同ジク降服シ來レルハ、コレ天子包容ノ功之ナシテ然ラシムルナリトナリ。矜莊ハ愼重ノ態度、堅彊ハ耐忍、持ハ維持提唱ナリ、分別ト譬稱トハ入レ易フベシ。欣驩芬薌以送之ハ和氣ヲ以テ我ガ言ヲ人ノ心中ニ送リ入ルルヲイフ。

謂爲ノ爲ハ衍文ナリ。

既同。天下之功。此之謂也。

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喩之。譬稱以明之。

集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句。譬稱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喩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竝作譬稱以喩之。分別以明之。

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

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潔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集王念孫曰。芬薌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與方言同。周官鬯人注曰。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皆芬香和調之意。欣驩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增說苑作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似是。○齊側皆反。涖音利。又音類。處昌呂反。別彼列反。驩與歡同。

雖不說。人人莫不貴。

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增如孟子於齊宣梁惠是也。○說音悅。

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

不使人賤之也。集王引之曰。上爲字涉下文爲字而衍。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爲字。增夫音扶。補雖當作無。此二句連上文說常無不受成義。

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增傳直戀反。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

所善謂所好也。增好呼報反。下同。

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

仁謂忠愛之道。增險下舊有而

曲ニ得所謂ニ云云ハ思フ所ヲツブサニ說キツクスモ、人ト衝突シテ傷害スルニ至ラヌナリ。繩ハスミナハ、抴ハユダメ(弓檠)ナリ。

求ハ衆ノ誤、能ク衆ヲ容レテ大事ヲナス也。

罷ハ疲弱ノ輩、粹ハ純粹事一、兼術ハ人ヲ兼容スルノ法ナリ。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增不折傷。言不以辯言折傷人也。本注非。○折食列反。補或曰。雖說至亂之君。不折傷其身也。

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抴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抴當爲枻。枻楫也。言如以楫櫂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抴以世反。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匡弓弩之器也。集盧文弨曰。舊本抴枻多訛。今悉改正。韓說本考工記。郝懿行曰。抴余制切。與曳音義俱同。抴卽枻字。枻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己身。則以準繩。接引人倫。則用舟楫。謂律己嚴。而容物寬也。楚辭九歌。桂櫂兮蘭抴。王逸注。櫂楫也。抴船旁板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接毛詩傳。楫所以櫂舟也。故因謂楫爲櫂。櫂者引也。船旁板。曳於水中。故因謂之抴。俗字作櫂。作枻。皆非是也。劉台拱曰。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㯳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卽用枻之義。(㯳同檠)王念孫曰。案。考工記弓人。恆角而達。譬如終紲。鄭注曰。紲弓䩛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緄縢。毛傳曰。閉紲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柲。注曰。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紲與枻同。閉與柲䩛同。卽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枻與繩對文。若訓爲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爲楫。則於義愈遠矣。

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衆。集王念孫曰。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爲衆。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衆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衆也。楊注云。成事在衆。言衆而不言求。則求爲衆之誤甚明。

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補罷謂不賢無行者。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增知音智。夫音扶。

詩曰。徐方

埤汙皆卑下ノ意、傭ハ凡庸ノ庸ト同ジ。括囊ハフクロノ口ヲシバリタル如ク口ヲ噤ミテ寡言ナルナリ、腐儒ハ善ヲ以テ言說スルコトモ出來ヌ物ノ役ニ立タザル學者ヲイフ。至高至卑懸絕ス、故ニ直接ニ道ヲ說クベカラズ、必ズ古今ヲ援引スベキナレド、餘リ古キヲアグレバ繆妄ノ譏ヲ招キ、餘リ近キ世ノ事ヲ出シテハ平凡ノ嫌アルナリ。

偃仰ハ俯仰ト同ジ、贏絀ハ伸ビ屈ムトイフガ如シ、府然ハ俯然ニテ爲シ易キ貌、水ヲ通ズルニハ渠卽ヲ溝ヲ以テシ、止ムルニハ堰卽ヲ「セキ」ヲ以テシ、木ノ邪曲ヲ正スニハ「タメギ」ヲ以テスルガ如ク言說ヲ以テ人ヲ制スルコトノ自在ナルヲイフ。

言也。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庳同。豬水處謂之汙。亦地之下者也。庳音婢。汙一孤反。增傭讀爲庸。庸凡庸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喩不談說者。增易坤卦六四爻之言也。○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爲難也。說音稅。增卑議論卑也。○治直吏反。未可直至也。遠擧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擧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擧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集兪樾曰。世字當作擧。下同。遠擧近擧。相對爲文。楊注曰。遠擧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擧近世之事。則患傭鄙。蓋因正文有兩擧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擧下世。而曰下擧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卽涉注文而誤。增未可直至。謂難遽喩也。禮記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韓子曰。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譟人間。則見以爲誕。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擧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餘也。嬴絀猶言伸屈也。增嬴當作贏。絀讀爲屈。府然若渠堰檃栝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爲附。渠堰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集王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𩰚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匽通。卽堰字也。梁與匽同義。故以梁匽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爲渠耳。〔史記建元以來侯表。煇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彊梁原。水經渭水注作荊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谷。注引東觀記作高梁谷。〕增府然猶偃然也。○檃音隱。己音紀。下同。

此處專ラ言談辯說ニ就イテイフ、必ズシモ王氏ノ說ノ如ク言ノ字ヲ善ト改メズシテ可、但言ノ內容ハ固ヨリ善ニアルベシ、故ニ下文直ニ言ニ其所善ト謂ヘルナリ。

觀ハ下ノ聽ト相對ス、必ズシモ王氏ノ說ノ如ク勸ノ字ニ改メズ。

實ハ實質利便ナリ、文ハ形式文采ナリ、不恤ハ顧慮セザルナリ、恤ハ宋本ニ卹ニ作ル。

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增]誠孟子誠大丈夫之誠。○好呼報反。下同。樂音洛。下同。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集]王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爲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爲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此句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今本故下衍言字。辯見前。〕仁卽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增]行下孟反。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集]王念孫曰。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譌作觀。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部十五。正引作勸人以言。[增]觀古亂反。黼音甫。黻音弗。

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集]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曰。呂錢本竝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竝引作聽人以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增]以舊作之。今據宋本改之。

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

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補]卽不好

論ハ俞ノ誤ニテ愈ナリ、大ハ大體、小ハ部分ナリ。

下ノ詳ノ字ハ小ノ誤ニテ、大ト相對スルナリ。

節族ハ節奏ナリ解前ニ見ユ。

黨ハ曉ノ義ニテ、サトスト訓スベシ。

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增五帝以下十五字。舊誤入注文。今據宋本及韓詩外傳而改之。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補察著明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補韓詩外傳。論作愈。略而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集俞樾曰。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爲愈。榮辱篇。清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爲愈。是也。俞誤作命。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據訂。增論盧困反。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集王念孫曰。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補韓詩外傳。小作細。略作大。其詳作其細。下同。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絶。○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集郝懿行曰。注云。黨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郭注。黨朗也。解悟貌。此則黨爲曉了之意。法先王。順禮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朋黨親比之義也。俞樾曰。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朗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增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黨猶類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

度ハ上文ト同ジク測度推理ナリ。

說ハ言語上ノ說明、功ハ實際上ノ成績、道ハ己ニ實踐セル所、盡ハ究ムルナリ。

萬事萬端各各其恰當ノ類中ニアリテハ同理ノ推スベキモノアリ、時ノ古今ニハ關セズトナリ。

以此ハ此ノ類推ノ法ヲ以テナリ。

傳人ハ名聲事蹟ノ後世ニ傳ハル人ナリ。

似故誤也。上言衆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衆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增韓詩外傳無猶可之可。此蓋衍。

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

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集王念孫曰。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衆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因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增聖人何以不欺韓詩外傳作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是也。○己音紀。補韓詩外傳。度下有人字。

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

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也。補韓詩外傳同上。作以心度心。

以類度類。

類種類。謂若牛馬也。

以說度功。

以言說度其功業也。

以道觀盡。

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增盡津忍反。

古今一度也。

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集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彊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意竝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

類不悖。雖久同理。

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增悖步沒反。又補對反。

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燿而不惑。鄉讀爲向。

五帝之外無傳人。

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

數ノ字增注本ニ審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周代ノ道ヲ知ラントスルニハ、學者ガ貴ブ所ノ君子ニ就キテ其道ヲ審察スベシトナリ。

古今治亂ノ致シ方ハ異ナルガ故ニ、妄人アリテ古ト今トハ全然事情ガ違フトイヘバ、衆人ハ之ニ惑ハサレテ之ヲ信ゼントス、其實治亂ノ理ハ古今ノ異ナシトノ意ナリ。

說ハ理由說明ナリ、度ハ測度推理ナリ、所見ハ現在直接目觀スル所ナリ。

門庭之間ハ身ニ近接シタル事件ヲイフ、可ノ字ハ衍、增注本ハ也ヲ焉ニ作ル。

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增 舍音捨。己音紀。）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集 盧文弨曰。數字從宋本。俗本亦作審。）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集 劉台拱曰。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增 其人謂如仲尼子弓者也。勸學篇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又案。所下似脫以字。○億於力反。補 言詳審其人之所貴君子之說也。其人荀子自謂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集 謝本從盧校。作以其治亂者異道。王念孫曰。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呂錢本以其作其以。而脫去所字。盧本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其以。）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徒洛反。下同。增 韓詩外傳無亂者之者。無說作無知。是也。此衍一者字。○夫音扶。治直吏反。度如字。下一度同。餘皆徒洛反。）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增 焉案同。助聲也。○傳直戀反。補 韓詩外傳也作乎。）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集 兪樾曰。可字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

後王ハ上古ノ王ニ對シテ周ノ文武ナドチイフ、上古ノ王ノ事蹟ハ湮滅シテ考ヘガタシトノ意ナリ。

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尚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褫。卽因注文而衍。先謙案。俞說是也。法卽禮也。法數卽禮數也。守法數之有司。卽榮辱篇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之官人百吏也。極下自不當有禮字。增 極禮而褫。未詳。桃源藏曰。本注下脫。當作必脫。補 褫當作搋。搋搋離析也。言有司窮禮文。遺本逐末。而大經大法。分裂以滅也。

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集 劉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注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汨之。王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俞樾曰。劉注王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壽民。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增 觀下文。後王則謂周王也。荀子中稱後王者倣此。

彼後王者。天

分ハ名分ナリ。

故ハ衍字、文ハ禮文ナリ、息ハ滅ノ誤、節族ハ節奏ト同ジク進止ノ度合ナリ。

世世相承ケテ唯ダ一定ノ條規ヲ守ルノ官吏等ハ、久シク禮ヲモチツメテ遂ニ弛解ヲ致スナリ、褫ハ即チ弛解シテ物ノ役ニモタヽヌ樣ナルナリ。

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増有父子舊作為父子。今據宋本改之。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〇別彼列反。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疏之分也。増分扶問反。下同。分莫大於禮。分生於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則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擧。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集盧文弨曰。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郝懿行曰。族者聚也。湊也。湊與奏古今字。漢律志。蔟奏也。是其義也。奏湊蔟族。竝聲義同。然則節族即節奏矣。楊注是也。王念孫曰。故衍字。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焉二句自相問荅。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衍。下文曰。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為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増孫鑛曰。節族即節奏。註誤。今案。前漢嚴安傳。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然則族奏古通用。且荀子中節奏。或以禮言之。或以樂言之。其義皆可以止進解之。故字恐衍。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喩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與治。褫直吏反。集劉台拱曰。極疲極也。王念孫曰。褫之言弛也。言疲於禮而廢弛也。俞樾曰。極禮而褫。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褫三字為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褫。正與久

狌狌ハ猩猩ナリ、形笑ハ形相ノ誤ニテ形狀ナリ、毛ノ上無ノ字ヲ脫ス、面ニ毛ナキヲイヘルナリ。

胾ハ音「シ」、切リ肉ナリ。

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增 飢舊作饑。今據宋本改之。○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是禹桀之所同也。

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增 舊本特下無以字。足下無而字。今據宋本補之。

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獸似人而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集 郝懿行曰。狌狌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惟有毛爲異耳。俞樾曰。形笑二字。甚爲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望文生義。未足爲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其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猩猩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先謙案。狌狌卽猩猩。宋羅願爾雅翼。說猩猩云。其狀皆如人。與狒狒不甚相遠。荀卿曰。今夫猩猩形相二足無毛也。既言二足。而又言無毛。則去人不遠矣。據此宋人所見荀子本。形笑作形相。而毛作無毛。李時珍本草綱目言。猩猩黃毛如猨。白耳如豕。人面人足長髮。頭顏端正。是猩猩身非無毛。其面如人無毛耳。李又引荀子言。猩猩能言笑〔參用注文。〕二足無毛。是李所見荀子。已作笑字。而云無毛。則同此文。當作無毛。俞說是也。自來說狌狌者。謂其能言能嘯。無謂其能笑者。能笑迺狒狒食人之物也。疑注形笑者七字。後人據誤本荀子加之。非楊氏元文。荀子固不當云狌狌笑也。增 本草注形笑作言笑。藝文類聚引此文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非二足無尾。以知禮也。今案。藝文類聚大異同。而難爲徵。然形笑則古當是言笑。毛上亦當有無字。物氏亦爲脫無字。○夫音扶。下同。

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臠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胾測吏反。增 啜昌悅反。故人之所以爲人者。

漉漉ハ雨雪盛ナル貌。宴然二字ヲ增注本ハ見晛ニ作ル、宴然ハ毛詩ノ見晛ト同義トナリ、日氣ノ現ハレ來ル也。雨雪ハ日氣一タビ現ハルルニアヘバ忽チ消滅ニ歸ス、小人肯テ自ラ下ラズ、常ニ上位ニ居リ、驕リテ忽チ敗滅ニ歸スルコト亦此ノ如シトノ意ナリ、隧ノ字增注本遺ニ作リ、屢ヲ婁ニ作ル。

以下專ラ辨說推理ノ必要ヲ論ズ。

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蓋聲之誤耳。晛日氣也。隧讀爲隨。屢讀爲婁。婁斂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自消。喩欲爲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集】郝懿行曰。毛詩本出荀卿。荀所引詩。多與毛合。毛詩。見晛曰消。韓詩。曣晛聿消。毛云晛日氣也。韓云。曣晛日出也。二說義相成。廣雅釋詁。曣晛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荀卿引詩作宴然。卽曣晛也。宴晏曣古通用。玉篇曰。曣同晛。如段氏說。然則毛詩見晛之見。應讀爲現。現宴雙聲。然晛疊韻。亦兼雙聲。俱音近假借字耳。聿曰二字。古亦假借通用。荀引詩與韓毛本無不合也。下隧。毛作下遺。古讀遺隧音同。如旞字。或作䢨。見於說文。可證矣。隧與隊同。隊墜古今字也。下隧者。以言小人莫肯降下引退。如雪宴然消滅。方用居位而數以驕人也。屢當作婁。婁者亟也。數也。毛詩傳自荀卿。今推荀義。以補毛傳。義或當然。鄭箋。遺讀曰隨。婁斂也。與毛異。不當援以注荀。楊注失檢。先謙案。此詩毛作見晛。韓作曣晛。魯作宴然。宴然曣晛之省文。宴燕古文通用字。廣雅曣晛煗也。正用魯訓。漢書劉向傳。引詩雨雪麃麃見晛聿消。顏注見無雲也。晛日氣也。案。見不得訓爲無雲。據說文。暥星無雲也。晛日見也。依顏注。是劉向引詩。見正作暥。顏所見本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向用魯詩。尤可證合。玉篇廣韻皆云。晛暥二形同。韓之曣晛。卽魯之曣晛耳。麃瀌省文。屢婁古今文之異。荀子傳詩浮邱伯。伯傳申公。爲魯詩之祖。荀書引詩異毛者。皆三家義。而郝氏强爲毛傳合。失之遠矣。餘詳余所撰三家詩義疏。不復出。【增】宋本見晛作宴然。遺作隧。注遺同。婁作屢。注曰。消下有作宴然三字。爲隨下有屢讀爲婁四字。不然本注不解。且案詩意。以雪比當時之小人。莫肯下遺。謂消盡也。婁宋本作屢。是也。不必讀爲婁。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遂消。無有遺者。而不知之居常屢驕傲而已。○雨羊遇反。瀌符嬌反。晛乃見反。聿與曰通。婁與屢通。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

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增】已。其。居同。語助也。本注非。

曰。以其有辨也。

辨別也。

飢而欲食。

非相ノ意以上說ク所ニテ盡ク、以下恐クハ他篇ノ錯簡ナルベシ。

人ニ向ツテハ順ハズ、人ニ背イテハ之ヲアナドルナリ。

縣ハ懸ト同ジ、我ノ迂曲ト彼ノ正直ト大ニ相懸隔セルナリ、明ハ尊ビテ世ニアラハス也。

三ノ字刪ルベシ。

州本刪。增謝墉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並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增禮記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長竹丈反。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增好呼報反。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爲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集先謙案。若順也。向則不順。背又謾之。故必窮。下文方言與人相縣。則此若字不得訓爲如。楊注非。增偝或作背。音倍。謾與慢同。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護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爲懸。集王念孫曰。曲直有(與)又同)以相縣矣。呂錢本並如是。元刻脫相字。盧依元刻刪相字。非。楊以明爲明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士不能明。明與推。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爲明。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並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晉語曰。晉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祗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證矣。先謙案王說有相字。是。今從宋本補正。增推它雷反。人有此三數行者。集王引之曰。三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數行。數行謂上文之三不祥與三必窮也。其三字卽涉上文而衍。增數所矩反。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

儇子ハ輕薄才子ナリ。

姚冶ハ妖冶ナリ。

士ハ少年未ダ娶ラザルモノノ稱ナリ。

中君中父等ヲ擧ゲテイフハ、必ズシモ上君上父ヲマタザルモ、皆亂君儇子ノ患ヲ知ラザルナケレバナリ。

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議論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慧也。與喜而翾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集俞樾曰。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增姚冶亦妖冶之意。女態也。○冶音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集郝懿行曰。女士對言。如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爲未嫁娶之稱。增士蓋少年之稱。毛萇詩傳。訓子弟。○處昌呂反。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爲有司所束縛也。增則猶而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爲。增既夕記曰。主人啼。兄弟哭。鄭玄曰。啼哭哀有甚有否。○呼火故反。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益乎。集盧文弨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竝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先謙案。謝本衆下有而字。案文不當有。今從宋台

參牟子ハ三眸子ト同ジク、瞳子ノ三ツアルナリ。

從者ハ學ニ從事セルモノ、比類ハ比較、文學ハ學問、差ハ差別ナリ。

姣美ハ身體ノ好美ナルコト。

越勁ハ輕勁ナリ。

僇ハ戮ト同ジ、稽ハ考ヘテヒキアヒニ出スナリ。

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云。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也。

堯舜參牟子。

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矣。【增】今世閒有三瞳子者。愛得見之。然則重瞳三瞳。傳聞之異也。堯之重瞳。見于淮南子。

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

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耶。但以好醜相欺傲也。【集】盧文弨曰。從者猶言學者。注非。【增】差擇也。○從才用反。下同。邪音耶。差音叉。

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

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集】王念孫曰。案。如楊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也。說文云。赳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娍。說文曰。娍輕也。廣雅同。玉篇。音于厥切。娍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貌。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言毋輕發厥令。以自傾覆也。鄭注以越為顛蹷。非是。說見經義述聞。說文。跋輕足也。義亦與越同。【增】越勁其強勁超越于衆也。史記殷本紀曰。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筋音斤。

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爲證。【集】盧文弨曰。稽止也。此即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郝懿行曰。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惡者。比之桀紂。是與之同。楊訓稽考。疏矣。正論篇句義同。先謙案。王霸篇・正論篇文與此同。楊並訓稽爲考。儒效篇。是大儒之徵也。又云。是大儒之稽也。楊注。徵驗也。稽攷也。稽徵對文。義當訓考。卽尚書稽古之義。荀書它篇用稽字。亦無二義。當從楊說。

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

將ハ且ト通ジ「シバラクし」ノ意。

目馬ヲミルベキハ、其體セムシニテ俯視スルコト能ハザレバナリ。

倛ハ假面ナリ。

斷菑ハ枯木ノ切り株ナリ。

見膚無シハ一面ノ鬚髯ニテ皮膚ノ現ハレタル處ナキナリ。植鰭ハ魚ノ鰭ニテセムシノ形チ狀スルナリ。

須麋ハ鬚眉ナリ。

跳ハビツコ、偏ハ半身不隨ナリ。

丈數。揣高卑之揣同。度也。揆與過秦論度長絜大之絜同。又度也。志讀爲識。言不謀長大輕重。唯識其心耳。謝墉以心字爲衍。於文似穩。然觀上文論心術。則難從也。○揣初委・丁果二反。

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

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集盧文弨曰。馬。元刻作焉。注同。今按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增史記秦本紀曰。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韓非子曰。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馬。舊作焉。今據宋本改之。蓋考本注意。古作馬必矣。且焉・馬易誤。君道篇有數十焉。元本作有數士馬之類。皆以字形似誤也。補史記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駰謂。號偃者蓋由此。此說不經。猶勝楊注。

仲尼之狀。面如蒙倛。

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倛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增物茂卿曰。蒙如左傳蒙皐比之蒙。倛爲假面。故曰蒙。補注子虛當作羽獵。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爾雅云。木立死曰椔。與菑同。集郝懿行曰。皇矣詩傳。木立死曰菑。菑者植立之貌。周公背傴。或曰韈僂。其形曲折。不能直立。故身如斷菑矣。

皐陶之狀。色如削瓜。

如削去皮之瓜。青綠色。增陶音遙。

閎天之狀。面無見膚。

閎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鬢髯。蔽其膚。集盧文弨曰。注鬢一作鬚。增天於驕反。見賢遍反。

傅說之狀。身如植鰭。

植立也。如魚脊之立也。集郝懿行曰。鰭在魚之背。立而上見。駝背人似之。然則傅說亦背僂歟。增說音悅。植時吏反。

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麋與眉同。增須讀爲鬚。

禹跳。湯偏。

突禿ハ禿頭ノ突出セルモノ、長左ハ左脚ノ長キナリ、軒較之下亦容貌ヲ言フナルベシ、義詳ナラズ。

不勝其衣ハ瘠セテ弱キヲイフ。

揣絜權、皆ハカルナリ、長大輕重ナドハ餘リ必要ナキ故ニ、タダ心ニソンナ事モアリト記シオケバ可ナリトノ意ナリ、集解本ハ心ノ字ヲ刪ル。

陽郡。

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輢上出式者。詩曰。倚車較兮。集盧文弨曰。今毛詩本。倚誤作猗。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增物茂卿曰。突禿蓋謂頭禿無髮。如突出然。愛曰。軒較之下未詳。或長爲去聲。左爲在誤。亦未穩。暫從舊注。〇禿他谷反。較古岳反。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集郝懿行曰。白公之亂。子高入國門。不介冑。蓋由微小短瘠。行不勝衣故耳。增勝音升。

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增白公之亂見于左氏哀公十六年傳。

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集王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著字之譌。隸書著字或作著。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摯立不善。索隱古本作不著。俞樾曰。善乃蓋字之誤。隸書蓋字或作盖。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增古屋鬲曰。善賞譽也。易曰。善世而不伐。

故士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揳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飾耳。集盧文弨曰。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先謙案。廣雅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言古之聞人。不以相論。故事不揣絜長大輕重。亦且有志於彼數聖賢也。楊注非。增士舊作事。今據宋本改之。揣與左氏昭公三十二年傳。計

再三云云ノ注ハ集解本ハ故相形云云ノ上ニ在リ。

爲ハ發聲、面ノ意アリ、面ノ長サ三尺モアリテ而モ廣サハタダ三寸バカリニテ、ソレニ鼻目耳ガ不恰好ニ具ハレルナリ、カカル面貌ノ人タルニカカハラズ、其ノ名聲天下ヲ動カスヲ得タリトナリ。

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再三言者。深非之也。增舊本順下有之字。今據宋本除之。本注舊誤在上不道也下。今移之。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

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漢書儒林傳。馯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集俞樾曰。楊注。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增朱熹曰。荀卿趙人。名況。學於孔氏門人馯臂子弓者。未知其所據。又論語皇侃義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倶錄以備一考。

昔者衞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爲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集盧文弨曰。案。焉字古多以爲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增焉與案安同。助聲也。廣文選作眉。事文類聚作額。皆私改者。不可從也。○長直亮反。廣古曠反。

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

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增孫叔敖名饒。見歐陽公集古錄。呂子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期思縣。漢書地理志屬南

此篇ハ當時流行セシ骨相法ノ妄誕ヲ非難セルモノナリ。

相人ノ人ノ字增注本ニハ無シ、人ヲ相スルコトハ古ノ君子ノ說カザル所ナリトナリ。

擇術ハ道術ヲ見テ擇ビ分クルニテ、實踐ノ工夫如何ヲ見テ其人ノ善惡ヲ區別スルナリ。

荀子卷第三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集]盧文弨曰。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增]相息亮反。篇內相人・形相並同。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集]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謙案。有相人。卽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爲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爲無有耳。因當時崇尙。儒者惑焉。故極論之。[增]舊本相下有人字。今據元本除之。錢櫝曰。首句去上人字。爲是。[補]視人之形骨也。漢志云相人。是也。元本無人字。非也。

古者有姑布子卿。

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增]姑布子卿。相孔子者也。事見于韓詩外傳。

今之世梁有唐舉。

相李兌・蔡澤者。[增]唐舉事見于史記蔡澤傳及戰國策。

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術道術也。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則形相雖惡。而

荀子卷第二終

柝ハ木ヲウチテ夜ヲイマシムル夜廻番、皆收入ノ寡キモノナリ。斬而齊ハ儳而齊ニテ出入不等アリナガラ齊一ヲ得ルヲ云フ、正名篇ノ差差然而齊ト同意。

共ハ珙璧ナリ、下國ハ諸侯ナリ、駿蒙ハ駿駹ト同ジク英駿ナリ、天子自ラ大將帥トナリ、天下ノ大小諸侯ヲ平治スルコト、平治ノ意ヲ以テ上文ヲ結ブナリ。

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爲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爲寡也。【增】監古銜反。柝敕宅反。【補】御禦同。禦旅謂止行旅。以察姦人。卽監門之職也。史記云。監門之養。不轂於此。蓋監門者祿寡之極也。故擧之以對祿天下也。

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喩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集】劉台拱曰。斬讀如儳。說文。儳儳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儳。韋注云。儳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儳互不齊。乃其所以爲齊也。王念孫曰。僖二十三年左傳。鼓儳可也。杜注。儳巖未整陳。義與此同。儳而齊。卽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先謙案。劉・王說是。【增】荀卿主意。在不同而一之一句。王制篇曰。勢齊則不一。與此相反。

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集】先謙案。厖作蒙。魯詩也。方言。秦晉之閒。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厖。明厖・蒙聲近通用。【增】共・珙通。珙璧也。小國大國諸侯。執以爲贄者。天子受之。駿蒙。齊詩作駿駹。蓋馬英儁者。以比强力奔走。帥治下國也。正論篇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補】此喩貴賤各盡其職也。

載ハ任ジ行フナリ。

愨祿ハ穀祿ノ誤ナリ。

察ハ明察ナリ。

監門ハ門番、御旅亦監門ナリ、抱關ハ門卒、擊

然而也。爰曰。案語助。○夫音扶。下是夫。夫是同。爲于僞反。

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

集謝本從盧校。知下有賢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賢字。是也。知讀爲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爲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爲知識之知。則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

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載行也。任之也。增長竹丈反。差楚宜反。分扶問反。

然後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

愨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集郝懿行曰。載如大車以載之載。載猶任也。愨者謹也。謹謂謹其多少厚薄之數。使祿各稱其事。不失均平。楊注載行。愨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語。又見君道篇。俞樾曰。愨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穀所以爲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愨者聲之誤也。楊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先謙案。俞說是。增愨當作穀。字之誤也。王霸篇云。穀祿莫厚焉。

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

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爲械。無盛爲器。增盡津忍反。下同。賈音古。增察謂察物之功苦。

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

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增知音智。

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

謂爲天子。以天下爲祿也。

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

反鈆ハ反復ナリ。

羣ハ羣居シテ社會ヲ營ムナリ、獨ハ孤棲也、足ハ自ラ足ルナリ。

從ハ縱ニ、埶ハ勢ニ同ジ、贍ハ充足ナリ。案ハ則ナリ、説明前ニ見ユ。

既知一。則務知二。補一為之。而可再復也。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鈆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卻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集先謙案。楊反字無注。而以卻字代釋之。非也。反者反復也。反鈆察之者。反復沿循而察之。禮論篇。則必反鈆過故鄉。反鈆二字義與此同。非十二子篇。反(今本譌及。)紃察之。注云。紃與循同。又云。反覆紃察其義。當矣。增好呼報反。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故聖王所以治人之七情。脩十義。捨禮何以治之。增利通利之謂。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於此。集王念孫曰。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為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敦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字上屬為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為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執蹠痏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意者其是邪。為懸擬之詞。則上下文理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為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足下加樂字。反為贅設。仍當從楊注斷讀。增子道篇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獨樂其意。皆謂不達之君子。獨樂其道也。○樂音洛。補以獨則足樂意者七字句。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集王念孫曰。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先謙案。從讀為縱。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增古屋鬲曰。然則猶

二同ジ、成モ亦功ノ義ナリ。

増注本孰ヲ熟ニ作ル、孰上順ノ字アルベシ、順孰ハ従順精熟ナリ。

綆ハツルベナハナリ。

不幾ハ不多ナリ。

再ハ其ノ従事スルコトヲクリカヘスナリ。

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集】郝懿行曰。溫與蘊同。蘊者積也。左傳。蘊利生孽。經典通作蘊。此作溫。皆段借耳。如禮器云。溫之至也。溫讀爲蘊。亦其例。楊注非。王引之曰。楊讀盛爲茂盛之盛。非也。盛讀爲成。成亦功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稾人曰。秋獻成。是成與功同義。〕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盛古同聲而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也。〔莫成乎艮。卽成言乎艮。說見經義述聞。〕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備已成也。〔高注。盛彊也。失之。〕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楊注。盛讀爲成。〕臣道篇曰。明主尙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盛讀爲成。成亦功也。〔楊注。盛謂大業。失之。〕故說苑臣術篇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增】溫當爲澤。字之誤也。王霸篇曰。其利澤誠厚。〇爲于僞反。

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脩飾作爲之君子也。【集】王念孫曰。禮論篇曰。非順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修治也。爲作也。此文脫順字。楊望文生義。當從禮論篇補順字。【增】熟成熟也。

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增】冢田虎曰。幾多也。韻會。物無多曰無幾。管子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愛曰。戰國策。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亦與此幾同。〇知音智。【補】幾將及也。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

幾不ノ二字ハ衍ナリ。

正文ノ大ノ字ヲ增注本ハ太ニ作ル、屈ハ竭ナリ、安モ則ト同ジ。

瓢囊ヲ操ルハ乞食タルナリ、瘠ハ胔ノ借字、胔ハ行路死者ノ肉アル骨ナリ。

況ハ況ンヤ能ク知ランヤノ義ナリ、分ハ制ナリ。

汙ハ古ノ流ノ字、溫ハ蘊ニ、盛ハ成ニ、姚ハ遙

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集王念孫曰。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不二字。蓋涉下文幾不甚善而衍。（下文幾字有音。而此無音。則爲衍文明矣。）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爲豈。增偸苟

觀本注。上幾字下。亦當有注。蓋脫耳。○己音紀。今夫偸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

且也。增而與之通。語助也。○夫音扶。知之音智。曾則登反。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

［大讀爲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前。集盧文弨曰。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爲太四字注。今從元刻。增則猶而也。屈窮言屈竭窮困也。太舊作大。有大讀爲太注。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集王念孫曰。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言凍餓而轉死於溝壑。故曰爲溝壑中胔。作瘠者借字耳。（說見管子八觀篇）楊以瘠爲羸瘦。失之。增瓢所以盛飲。囊所以盛食。共乞匃者所操也。莊子曰。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操七刀反。

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爲生業。尙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汙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汙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爲溫足也。亦厚矣。

下ノ不ノ字ハ衍文。

方知ノ知ノ字増注本ハ多ニ作ル。

刀モ布モ皆錢ナリ。

囷窌ハ圓キアナグラナリ。

約者ハ重要或ハ貴重ノ物ナリ。

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爲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爲豈。後注既言幾。亦讀爲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爲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何指矣。增與以古通用。○治直吏反。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增豢胡慣反。繡思又反。下同。夫音扶。下同。積子賜反。

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爲不知足。剩不字耳。或曰。不足猶不得也。增累力軌反。

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豬彘。集盧文弨曰。正文方知。元刻作方多。郝懿行曰。說文。豕三毛叢居謂之豬。後蹏廢謂之彘。是豬彘異。故此分別言之。

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囷廩也。圜曰囷。方曰廩。窌窖也。地藏曰窌。窌匹貌反。增畜舊作蓄。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囷去筠反。補此句當移下文然而行不敢有輿馬上。

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集俞樾曰。楊注曰。約儉嗇也。既云儉嗇。則不敢有輿馬。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衆爲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囷窌。爲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嗇之謂也。增藏才浪反。補此句當移上文然而衣不敢有絲帛上。絲帛宜承筐篋。刀布囷窌。富於筐篋。

是何也。非不欲

下文反鈆察之ノ注ヲ参照セヨ。

僩ハ禮ニ習フナリ。

不行ハ上文ノ告示ノ民ニ行ハレザルヲイフ。

此亦民ハ上ノ行フトコロニヨリテ善トモ悪トモナルノ説ナリ。

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楊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故人知謹注錯。愼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儇聲近而義同。是靡之儇之。皆積貫之意也。〔補〕靡磨切也。儇慧利也。沿因循也。亦中重之意。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

僩與撊同。猛也。方言云。晋魏之間。謂猛爲撊。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僩兮。毛云。僩寛大也下板反。〔集〕盧文弨曰。注撊字。宋本作僩。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僩當爲嫺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僩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此以僩與陋相對。義亦合。又曰。注陋者俄且僩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郝懿行曰。注前說謬。後說引詩瑟兮僩兮。鄭云。僩寛大也。此說是矣。盧疑僩當爲嫺雅之義。引賈誼書傳職篇。文義亦相近。而非本義。今詳賈子之僩。爲假借。荀子之僩。爲本義。何以明之。陋爲陜隘。僩爲寛大。故以僩陋相儷。證以修身篇云。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又以閑陋相儷。閑亦僩之叚借。閑謂寛閑。即僩訓寛大之義。楊注訓爲閑習。亦非。王念孫曰。盧說是也。修身篇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閑與陋對文。是其證。僩閑古字同耳。楊後說以僩爲寛大。近之。〔陳說略同。〔增〕僩讀爲閑習之閑。謂知禮義。閑習於威儀也。○塞悉則反。知音智。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集〕王念孫曰。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楊注失之。

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增〕王念孫曰。豈本作

臭ハ嗅ナリ。無ノ字ハ衍ナリ。

人者ハ增注本ニ仁者ニ作ルニ從フベシ。

靡レ之儇レ之ハ服習積貫スルナリ、鉛ハ沿順、重ハ反復、共ニクリカヘシ重ヌルノ意ナリ、

彼臭之而無嗛於鼻。臭許又反。嗛當爲慊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集盧文弨曰。案下忝。元刻作胡簟。郝懿行曰。臭今作嗅。嗛不足也。與歉同。言嗅之而無歉於鼻。與嘗之而甘於口句相儷。王念孫曰。臭之而無嗛於鼻。無衍字也。嗛苦簟反。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趙策曰。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嗛快也。臭之而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嗛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楊讀嗛爲慊。而訓爲厭。失之。汪說同。先謙案。王說較長。補嗛當作嫌。惡也。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增夫音扶。下同。邪音耶。以夫桀跖之道。集先謙案。鄉射禮鄭注。以猶與也。言以先生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爲豈。下同。增以與古通用。縣縣隔也。○縣胡涓反。補縣當作與。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人者好告示人。集王念孫曰。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先謙案。各本皆作仁者。與王所見本異。增仁者舊作人者。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殃於良反。好呼報反。重直用反。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鉛之重之。靡順從也。儇疾也。火緣反。靡之儇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鉛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集王引之曰。楊說非也。靡之儇之。郎

開內ハ開納ニテ、小人ノ心ヲ開イテ善ニ導キ入ルルナリ。隅積ハ道理ノ特殊ナルモノト普偏ナルモノトナリ。

呥々ハ嚼ム貌、鄉々ハ飽ク貌。

以ニ至足ニ云云ハ満足スベキモノハ此ノ上ニ無シト思フナリ、瞲然ハ驚キ視ル貌。

得埶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增】重直用反。內音納。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集】王念孫曰。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字下。先謙案。楊釋隅積之義未晰。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相配爲文。皆人所不可不知者。隅道之分見者也。積道之貫通者也。解蔽篇云。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擧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以爲足而飾之。惟孔子不蔽於成積。此卽隅積之義。天論篇云。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荀子因時人蔽於一偏。肆爲曲說。故作解蔽以明之。此以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並擧。亦其義也。【增】廉隅各一德。如砥厲廉隅是也。此分以爲文。

亦呥呥而嚍。鄉鄉而飽已矣。呥呥嚍貌。汝鹽反。嚍嚼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許諒反。【集】先謙案。楊讀鄉爲向。故訓爲趨飲食貌。但呥呥是嚍貌。則鄉鄉當是飽貌。若解爲趨飲食貌。文義不一律。且趨飲食反在嚍嚼之後。未免倒置。楊說非也。鄉當爲薌之省。薌亦香字也。重言之則曰鄉鄉。猶美之爲美美。漢鐃歌上陵曲。苾芬之爲苾苾芬芬。〔詩信南山。〕正飽食甘美意。

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補】正如以順爲正之正。其心以口腹之欲爲主也。

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潔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瞲然驚視貌。與獝同。禮記曰。故鳥不獝。許聿反。【集】盧文弨曰。宋本注作與眓眓同。禮記曰。故鳥不狘。許聿反。眓或爲狘。與元刻微異。【增】豢胡慣反。睹東魯反。

變故ハ故ヲ變ズルコト、卽チ性質ヲ變化スルナリ。
修之二字ハ衍。盡ハ盡性ノ盡ト同ジ。

之所積耳。在所積習。集先謙案。執字無義。以上文言注錯習俗證之。則執字爲衍文。增堯禹舊作堯舜。今據宋本改之。勢字衍。○賈音古。下同。錯七路反。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集王念孫曰。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隔斷上下語脈。故知爲衍文。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集俞樾曰。力乃多字之誤。與寡對文成義。下同。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爲彼堯禹。而爲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者也。增佚與逸同。補力當作多。古字相似。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增句。補白鹿曰。脩之二字衍。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爲于僞反。集俞樾曰。修之二字衍。起於變故。成乎修爲。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修爲二字連文。可證。增古屋鬲曰。變故謂變化其性質也。○夫音扶。爲如字。盡津忍反。人之生固小人。集先謙案。生性字通用。此卽性惡意。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

汙優ハ汙漫ト同ジ。

怪ハ異常ノ事ナリ。

臊ハアブラクサキコト、理ハスヂメナリ、養ハ癢ト同ジ。常生ノ常及ビ執ノ字ハ共ニ衍文ナルベシ。

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史記秦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先謙案。節異猶言適異也。非謂節限制之。節與適同義。說見彊國篇。

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優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優當爲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澶漫爲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欺誑之也。增行下孟反。優與漫同。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集盧文弨曰。元刻故下有曰字。宋本無。又曰。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怪二字。謝本無。今增入注。增舊本故下有曰字。今據宋本・韓本除之。補道由也。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增好呼報反。惡害烏路反。鹹戸緘反。酸先丸反。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集先謙案。常字以文義求之。不當有。上下文。所生而有句。竝無常字。此常字緣上下文而衍。增常字衍。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執注錯習俗

注錯ハ措置ナリ、之チ積ミテ習慣トナル。

雅ハ夏ト通ズ。中國チ謂フ。

節ハ制限ナリ。支配ナリ。

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增舊本以作似。矣作也。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補賢人卽君子。言小人羨願有似君子。而不知君子本與己無異也。宋本似作以。與注意合。然不與下文應。不可從。

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

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集王念孫曰。楊後說得之。注錯二字同義。廣雅。措銈置也。措銈卽注錯。是注錯同訓爲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敎字。涉下得敎而衍。今據上文刪。〕儒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愼習俗。注錯二字。皆上下平列。增夫音扶。錯七路反。下同。當丁浪反。

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

增十五字一句。

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集盧文弨曰。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爲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並同。烏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爲況。然亦太迂曲矣。王引之曰。雅讀爲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楊云。正而有美德。謂之雅。下詩曰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楊注原文。則與上二句不對矣。增本注詩曰以下可刪。補下疑脫小人安□一句。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集盧文弨曰。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王念孫曰。習俗雙聲字。俗卽是習。非謂所習風俗也。說文。俗習也。〔廣雅同。〕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楊注。俗謂從其俗。亦誤。〕又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餘見前注錯下。〕大略

小人ハ思慮ナメグラストモ、心正シカラザル故ニ事理ニ通ジ難ク、其行邪僻ナル故ニ安固ナリガタク、其把持スル事ハ成立シガタシ。

不隱ハ其德益〻顯ハルルナリ。

願ハ慕フト訓ズ。

誕。力爲詐也。上文云。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以申重之。是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

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增己音紀。下同。詐側嫁反。行下孟反。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顚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集王念孫曰。此言小人慮事不能知也。蓋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楊注難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不合。增慮之難知。謂用智慮於所難知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集俞樾曰。楊說非也。尚書皋陶謨篇。簫韶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謂終爲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下文於君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竝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彊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竝當訓終。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增脩正以身言。治辨以事言。○治直吏反。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增易以豉反。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

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

陶ハ謠ニテ陶誕ハソシリアザムクナリ、突盜ハチカシヌスムナリ。

惕ハ蕩ニ、憍ハ驕ニ同ジ。

偸生反側ハ死スベキニ死セズシテ、不安不定ニイキナガラフルナリ。楛優ハタシカナラヌナリ。

疾ハ力ナリ。

原與愿同。比毗志反。

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増文音問。倚音奇。

陶誕突盜。陶當爲檮杌之檮。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集郝懿行曰。陶古讀如謠。謠者毀也。離騷云。謠諑謂余以善淫。陶誕即謠誕。謂好毀謗誇誕也。突盜謂好侵突掇盜也。每二字爲一義。注似失之。王念孫曰。楊釋陶字之義未安。余謂陶讀爲謟。(音滔。)謟誕雙聲字。謟亦誕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謟。其行也悖。謂其言誕也。即上所謂飾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臽從匋之字。多相通。小爾雅。綯索也。綯即宵爾索綯之綯。小雅菀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說文。搯搯捾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搯出曰掏。皆其證也。)彊國篇曰。陶誕比周。以爭與。汙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四字義。竝與此同。増陶疑當爲啕。廣韻曰。多言也。

惕悍憍暴。惕與蕩同。集郝懿行曰。憍即驕字。經典俱借驕爲憍耳。此皆姦人邪說詖行之事。増憍通作驕。

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増反側。輾轉居住不定貌。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優。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也。増舍音捨。楛讀爲盬。優與漫同。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増知音智。下知慮知能同。好呼報反。下同。惡烏路反。下同。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集王念孫曰。疾猶力也。言力爲

其義ハ法文ノ意義、其數ハ法則、損益ハ變更ナリ。

持ニ王公ニハ王公ニ奉ズルノ意。

原愨皆謹ナリ。

輸錄ハ局促ノ如ク勉强ノ意、疾力ハ努力ノ如シ、敦比ハ治ムルナリ、久視ハ長壽ノ意ナリ。

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摸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集〕盧文弨曰。正文循。元刻作修。各本同。今從宋本。先謙案。注刑法之書上。當有刑辟二字。〔增〕量力讓反。辟必亦反。

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 若制所然。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

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集〕王念孫曰。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則度量刑辟圖籍。（見上文。）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雅。奉持也。是持與奉同義。楊以持為保持。未確。〔增〕持扶持也。

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集〕先謙案。君道篇云。官人守數。正論篇云。官人以為守。注。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霸篇注。官人列官之人。荀書每以官人百吏竝言。猶周官所云府史胥徒之屬耳。

孝悌原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

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集〕盧文弨曰。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軥錄疾力。語相似。軥錄蓋勞身苦體之意。孝弟原愨。以行言。軥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為拘錄。非也。郝懿行曰。原與愿同。原愨皆訓謹也。軥與局同。錄與逯同。逯者行謹逯逯也。軥錄猶局促。竝疊韻字也。君道篇作拘錄。王引之曰。敦比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公孫丑篇。使虞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比讀為庀。襄二十五年左傳。子木使庀賦。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杜注竝云。庀治也。周官遂師。庀其委積。故書庀為比。鄭司農讀為庀。大司馬比軍衆。比或作庀。是庀與比通。敦比其事業。猶云治其事業耳。彊國篇。敦比於小事。義與此同。楊注以為精審躬親。亦失之。〔增〕軥錄勉强之意。如列子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淮南子察慧捷巧劬祿疾力是也。比。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之比。事見說苑。○

衆民各各自ラ其ノ位置境遇ヲ取ルナリ。

臨官ハ官署ニ臨ムコトナリ。
刑辟ハ刑法ノ書、圖ハ地圖、籍ハ戸籍ナリ。

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王念孫曰。大戴記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家語作士信。民敦而俗樸。（樸・朴・璞竝通。）男慤而女貞。王肅云。樸慤愿貌。

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集王念孫曰。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增樂音洛。下同。易以豉反。下同。

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

亦大率如此。增夭於表反。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

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集盧文弨曰。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增本注敗之之字。當在取之下。謝墉亦有此考。○夫音扶。

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

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增行下孟反。下同。

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

舉措時。謂與力役。不奪農時也。集盧文弨曰。元刻首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曰。政當爲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增斷丁亂反。補言凡事之舉措。皆得其時宜也。

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增治直吏反。

脩法則度量。刑辟圖籍。

度丈尺。量斗斛。刑辟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

無志ハ無識又ハ無知ニテ、天命ヲ知ラザルヲ云フナリ。

己ニ德ナクシテ之ヲ人ニ求ムルハ迂遠ナリ。不迂乎哉ハ增注本不亦迂哉ニ作ル。

大分ハ大略ナリ。

一也。然則俗者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隷書亻旁或從篆作刀。(見隷辨)與月相似。谷或作去。(漢冀州刺史王純碑。郤埽閉門郤作却。今俗書郤脚二字。亦作却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爲胠。兪樾曰。胠當作阹。文選吳都賦曰。阹以九疑。注曰。阹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阹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闌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阹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先謙案。兪說是。增胠與呿通。呿張口貌。呂氏春秋曰。呿而不唫。莊子亦云。口呿而不合。可以見矣。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

人亦猶魚也。增挂古買反。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

徒憤怨於人。不自脩者。則窮迫無所出。

怨天者無志。

有志之士。但自脩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集王念孫曰。志讀爲知識之識。(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楊彼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此注以志爲志氣之志。失之。增法行篇志作識。此當讀爲識。

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迂失也。反責人也。集王念孫曰。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語意正與此同。先謙案。三句與法行篇同。反之人與君道篇反之民。反之政同意。言反求也。增迂迂遠也。○己音紀。

○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

增分扶問反。下同。

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

受制於人。

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

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

材慤謂材性愿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集汪中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慤與

浮陽ハ浮揚ト同ジ。

胠ハ遮ギルナリ、善ク浮揚スル魚モ沙ニ遮ギラレテ後ニ水チ得テ浮揚セント欲スルモ及バズトナリ。

小人之勇也。增或曰。據前後文例。輕死上有脫文。○輕。牽政反。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集俞樾曰。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在持義之上。增重。直用反。撓。乃教反。

○鯈⿰魚本者浮陽之魚也。

鯈⿰魚本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魚本字。蓋當爲鮍。說文云。卽鱣鮪鮍鮍字。蓋鯈魚一名鯈鮍。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鯈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渤海縣名也。鯈音稠。鮍布末反。集郝懿行曰。⿰魚本不成字。鮍非魚名。疑當爲鱧。俗書體或作体。然則鯈⿰魚本卽鯈鱧矣。王念孫曰。衞風碩人篇。鱣鮪發發。說文作鮍鮍。則鮍非魚名。且鯈魚亦無鯈⿰魚本之名。楊說非也。竊疑⿰魚本爲魾字之誤。爾雅云。魴魾。魾卽魴之異名。則鯈魾爲二魚也。隸書丕字或作丕。見漢趙相劉衡碑。本字或作夲。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魾誤爲⿰魚本與。增字彙⿰魚本作⿰魚夲。音喬。轉注古音以作⿰魚本音鉢者爲非。蓋皆後世之音。雖不足徵古書。錄以備一考。陽揚互通。君子陽陽。與晏御揚揚之揚同。戰國韓策。揚言救而陰善楚。揚與陽同。然則此陽字。當與揚字通而讀之矣。

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胠與抾同。楊子方言云。抾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胠篋篇。亦取去之義也。集盧文弨曰。案方言袪作抾。王引之曰。魚去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案胠當爲俗。字從人。谷聲。谷其虐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篇。俗渠戟切。倦也。集韻。俗。方言俗也。俗與倦同。或作⿲彳谷卩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徼谻受詘。郭璞曰。谻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谻。郭曰。窮極倦谻。疲憊者也。說文。⿲彳谷卩徼⿲彳谷卩受屈也。谻⿲彳谷卩⿲彳谷卩竝與俗同。窮極倦谻。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券。鄭注考工記輈人曰。券今倦字也。⿲彳谷卩窮⿰忄備與憊同。遯象傳。有疾憊也。鄭注。憊困也。極也。趙注孟子離婁篇曰。極困也。呂刑曰。人極于病。困疲羸倦。⿲彳谷卩窮憊極。其義

鬪爭スル者ハ狂者病者ノ類ニ入ルベカラズ、聖人モ遠慮ナク之ヲ誅戮スルナリ。

悻悻然ハ物ホシキ相ナリ、利字ハ衍文。

振ハ很ノ誤ナルベシ。

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鬭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増病邪舊作病也。今據韓本元本改之。補屬謂附其屬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鬭爲異耳。増多與祇同。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補注賢字宜除。人之有鬭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爲鬭也。○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利。賈音古。補盜疑當作豎。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辟讀爲避。悻悻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牟。集王引之曰。飲食上。本無利字。唯飲食之見。言猶彘唯見有飲食也。下文悻悻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作利飲食之見。利字卽涉下文利字而衍。増利字衍。○悻莫侫反。下同。爲事利。爲事及利也。爲于僞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集王引之曰。振當爲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戾。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戾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非。増古屋鬲曰。振奮也。輕死而暴。是

乳彘ハブタノ子ナリ、集解本不觸ノ不ノ字無シ。
猶ハ狗ト同ジ。

鑴ハ刺スナリ、牛矢ハ牛糞ナリ、語ノ意ハ立派ナモノモ穢レタルモノニ用フルナイフ。

字耳。○王念孫曰。案。後說爲長。

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集】盧文弨曰。俗本舍作赦。今從宋本。

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不]觸虎。【集】先謙案。觸虎者。蓋衞其母。當時有此語耳。

乳猶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集】盧文弨曰。人也各本作小人。今從宋本。先謙案。人也二字。下屬爲句。【補】乳彘乳狗母也。親當作子。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增】舊本。觸上無不字。今據宋本・韓本・標注本補之。乳彘乳狗。謂彘子狗子也。與漢書甯成傳乳虎之乳不同。○乳如遇反。曾則登反。

凡鬭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增】己音紀。

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鐲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鐲刺也。之欲反。古良劒謂之屬鏤。亦取其刺也。或讀鐲爲斫。【集】郝懿行曰。斸斫音讀不同。斸雖訓斫。而不讀爲斫也。玉篇。斸或作鐲。與斫音異。不知楊氏何故同之。正文又無斸字。此注當有脫誤。鐲訓刺。亦未聞。【增】矢與屎通。父音甫。【補】鐲鉏而除之也。

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

不說ハ人ガ己ノ說ヲ解セザルナリ。

勝也ハ人ニ勝ツヲ好ムガ故ナリ。

劌也ハ人ヲ傷害スルガ故ナリ。

貪利ナレバ利ニ當リテ怯トナルコトアリ、故ニ憚カラレズ。

剸行ハ專斷シテ行フナリ。

憂ノ字ハ下ノ誤。

篇○象胡慣反。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集王念孫曰。後說是。俞樾曰。楊注二義皆非。淮南子俶眞篇。辯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增辯者宜爲說。今不能然者。與人爭故也。○說音稅。補汀田子錦曰。說上脫見字。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刻己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集王念孫曰。廉而劌謂有廉隅而傷人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稜也。劌利傷也。較此注爲勝。增劌九衞反。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增好呼報反。補謂獨專行之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增鬭都豆反。下同。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增論語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也。○喪息浪反。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鬭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鬭。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增舊本惡下無也字。今據宋本補之。○惡烏路反。下同。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夏。又夏轉誤爲憂

涂ハ塗也。大道ハ獨歩スベシト雖モ人多ケレバ讓ラザル可カラズ。小徑ハ人多ク行カザル處ナレバ危險ナキヲ保セズ、故ニ危(殆)アミテ謹愼ス、孰レニセヨ小心謹愼セザルヲ得ズトナリ。

忿怒ハ一時意ヲ快ニスルニ足ルモ亦身ヲ亡ボスニ足ルナリ。

人ヲ忮害スル心アレバ事理ガワカッテ居テモ反ッテ傷殘セラルルナリ。

博ハ博辯ナリ。

身行高潔ナリトモ自ラ之ヲ說ケバ反ッテ濁ルヲ致スナリ。

交際利ヲ以テスレバ養ヒテ愈ヽ薄クナル也。

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集盧文弨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

殆

近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

增舊本者下有也字。今據元本除之。

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集王念孫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爲待。言共行於道涂。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叚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爲攘。攘之攘。說文女部。孃煩攘也。經典無孃字。多以攘爲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攘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攘攘就駕。李善引埤蒼曰。攘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先謙案。俞說是。增本文巨涂以下十六字。必有脫誤。案。諸子品節無此十六字。然則陳深亦疑而省之乎。

○

快快而亡者怒也。

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集先謙案。快快即肆意之義。大略篇云。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楊注云。人有肆意。是快猶肆也。快快與有快同義。肆意而亡其身者。由怒害之。下文所謂。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矣。

察察而殘者忮也。

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

博而窮者訾也。

言辭辯博。而見窮感者。由於好毀訾也。

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潔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爲愈。集先謙案。或說是。

豢之而俞瘠者交也。

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集先謙案。以利交者。利盡則絕。故曰。豢養之而愈瘠也。此言小人之交。故下文以小人總結之。好交乃好文之誤。說見上篇。楊引以證本文。非。增豢養也。言與暴國結交。則求無厭。邦國愈益顛頓也。養交之語。見于臣道

此篇ハ榮辱窮通安危利害ノ分カルル所以ヲ論ズ。

憍泄ハ驕溢ト同ジ、殃ハ禍ナリ。

偋ハ併ノ字ノ訛ニテ、併ハ屛ト同ジク除キシリゾクルナリ。五兵ハ刀劍矛戟矢。

刺ハ傷害ナリ。

恭儉ノ德ノ人心ニ入ルコトハ、戈矛ノ人ニ入ルヨリモ深シトノ意。

薄薄之地ハ廣大ノ地、危足ハ足ヲソバダツルナリ。窮シテ足ヲ容ルル所ナキニ至ルハ、皆言ニヨリテ禍ヲ致セルナリ。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

泄與媟同。嬻也、嫚也。殃或爲祆。集謝本從盧校、作橋泄。盧文弨曰。橋、元刻作憍。劉台拱曰。橋當從元刻作憍。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作憍。憍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汏、或作忲、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爲世室。大子亦爲世子。子大叔亦爲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爲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泄爲汏。先謙案。劉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元刻。增憍舊作橋。今據宋本・元本改之。憍通作驕。泄當作溢。如王制篇注漏溢。諸本誤作漏泄。皆以音誤者也。不苟篇曰。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殃於良反。

恭儉者偋五兵也。

偋當爲屛。卻也。說文有偋字。僻窶也。與此義不同。偋防正反。集盧文弨曰。五兵。元刻與俗間本、俱作五六。今從宋本。先謙案。偋當爲併。彊國篇併己之私欲。君道篇併耳目之樂。併皆讀屛。是荀書例以併爲屛也。此言屛卻五兵。其文亦必作併。妄人誤加尸爲偋耳。五兵說見儒效篇。增兵舊作六。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

言入人深。

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

增煖於布帛。言其利於人。勝於布帛之煖也。非相篇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集王念孫曰。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爲更深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今本以字亦誤作之。辯見非相篇〕樂於鐘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竝作傷人以言。增其害人深於矛戟。故謂言害人者。終至於危足無所履。補當作溥博。

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

傲之ハ之ヲ陵グナリ、類ハ一概ノ義ナリ。
柔ハ懷柔シテナヅクルナリ、故意ニ人ノ惡ム所ヲ愛スルヲイフ、求ハ故意ニ務ムルナリ。

晻世ハ暗世ナリ。

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王念孫曰。案。盧以注云賢人欲惡不必異於衆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增謝墉曰。人上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愛曰。好惡與人同者。仁人之情也。荀卿之所取也。本注之字當在欲上。

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集先謙案。荀書用夫字。俱訓彼。它篇竝同。增古屋鬲曰。類率也。○夫音扶。下同。

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集俞樾曰。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增柔懷柔也。案。史記灌夫傳曰。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蓋亦此之流也。補求逑通。等也。

是非仁人之情也。集俞樾曰。仁字衍。上文蓋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故於上句加仁字。以對下姦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

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晻與暗同。增求傲富貴。柔貧賤之名也。險以險徼幸之險。補險姦邪也。

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衞大夫。字子魚。貴直也。集盧文弨曰。田與陳古多通用。郝懿行曰。陳仲之廉。史鰌之直。雖未必合於中行。衞之末俗。固可以激濁流揚淸波。荀之此論。將無苛歟。夫名生於不足。盜生於有欲。盜不可有。名不可無。程子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推此而論。夫荀行以實心。錢穀兵刑。何非爲己。假令心本近名。割股廬墓。豈非爲人。然則荀卿此論。蓋欲鍼砭於流俗。而非持論於衡平矣。增田仲・史鰌之行。見于非十二子篇。○田與陳通。非十二子篇作陳。鰌七由反。

傾ハ利ノ在ル方ヘ心ヲ傾ケルナリ。

塞ハ閉塞不通、神ハ神通自在。

欲惡取舍之權六字ハ一段ノ題目、權ハ權衡ニテ、標準規範ノ謂ナリ、大學ニ所謂絜矩ノ道ナリ。

失陷ハ缺陷ナリ。偏ハ偏見ナリ。

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集兪樾曰。文選孫子荊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卽無所不盡。楊注非。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愨生通。詐僞生塞。多窮塞也。增詐側嫁反。塞悉則反。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增夸苦華反。此六生者。君子愼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欲惡取舍之權。擧下事也。增惡烏路反。下同。舍音捨。下同。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增恐禍之託于福故也。而兼權之。熟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熟甚也。猶成熟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集顧千里曰。案。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楛優。上下文皆卽此義明甚。楊注已脫衍。非也。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爲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集盧文弨曰。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

庸言庸行ハ平常ノ言行ナリ。

流俗ニ效ハナイ樣ニ力ムトモサリトテ又己ノ獨リ有スル所ヲ以テ、甚ダシク人ニスギテ異ヲ立ツル樣ナコトヲモセヌナリ。

愨士ハツツシミフカキ士ナリ。

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增】分爭於中。謂爭訟之事。比中而斷之也。【補】上非則諫上。下非則諭下。分爭於上下之中。不循阿比之私。而害義理之正也。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

不怨君而違悖也。【集】郝懿行曰。悖者倍之假借字。倍訓反。與背同。王引之曰。悖讀若勃。〔玉篇。勃蒲突切。又蒲輩切。廣韻同。〕悖怨懟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篇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言。倖懟也。廣雅曰。勃懟也。倖怨懟恨也。悖・倖・勃字異而義同。〔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一作勃。莊子庚桑楚篇。徹志之勃。勃本又作悖。秦策。秦王悖然而怒。悖然卽勃然。〕楊注非。【補】長如字。下同。悖步沒反。又補對反。

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

受祿不誣。

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集】郝懿行曰。情實也。竭擧也。言短長皆以實偁說。不加文飾。所以爲直士。王念孫曰。郝說是也。說文。竭負擧也。揭高擧也。廣雅。揭擧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補】情實也。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愼之。

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愼。【增】行下孟反。下同。

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

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爲君子也。【集】王念孫曰。甚當爲是。言不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書甚字作甚。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譌爲甚。荀子賦篇。嫫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尟是少也。从是少。今俗作尠。皆其證也。楊注非。【增】所謂和而不流也。【補】或曰。法當作拂。聲之誤也。言恐違拂流俗。而不敢爲獨立之行。唯愼庸言庸行耳。故曰愨士也。愨謹愿也。

若是則可謂愨士矣。

端愨不回。

言無常信。行無常

室ノ字增注本ニハ無シ。

比ハ比黨シ同ハ雷同、疾ハ下ハ下民ヲヤマシメ、クルシムルナリ。

中ニ分ツハ公平ニ中分スルナリ。

盡之。言操彌約
也。增盡津忍反。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
術然也。
舉皆也。集盧文弨曰。正文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王念孫曰。室非
衍字也。內則曰。灑掃室堂。書傳中言室堂者多矣。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
情舉積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
室字。錢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宋本。增舊本堂上有室字。今據
元本標注本除之。於文
義為平。○下遐嫁反。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
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
若是則可謂通士矣。
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
集王念孫曰。辨者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謂事有疑
而能辨之也。說文。辯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為
之必將曲辯。楊注曰。辯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辯。儒
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辯彊固之道焉。[有讀為又。
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據楊注乙正。楊以辯為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議
兵篇曰。禮者治辯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修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宣明則下治辨
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辯者。皆兩字同義。倒言之則曰辯治。小雅采菽
傳曰。平平辯治也。荀子君道篇。君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辯同。韓詩
外傳作辯治。成相篇辯治上下。增辨如多多益辨之辨。謂善治事也
不下比以
闇上。不上同以疾下。
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集先謙案。上同苟合於上。
成相篇云。愚而上同。國必禍。增岡白駒曰。疾下謂嫉下
民也。訓嫉非也。
○比毗至反。
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

材盡ハ性盡ノ如ク性ノ段々完成スルヲイフ。
長遷ハタエズ進歩スルナリ。
操術ハ一定ノ主義宗旨ニ由リテ廣ク事理ヲ推スノ道ナリ。
則ノ字增注本ハ是ニ作ル。
論ハ推論ナリ比論ナリ。
拜ハ拜ノ誤、拜ハ古ノ拱ノ字、端拱ハ端然手ヲコマヌキテ従容トシテ勞セザル貌、推知スルノ易キヲイフナリ。
立ツル所ノ意義ハマスマス簡約トナレバ其中ニ包括類比スル所ノ事物ノ範圍ハマスマス大ナリ。

不復挺之意。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集】盧文弨曰。正文則字從元刻。宋本作是。【增】元本下是字作則。似是。○邪音耶。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補】謂古今一度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補】謂文武之道也。戰國之王。豈有道乎。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醨難以爲治。故荀卿明之。【集】郝懿行曰。端疑振書端書之端。端者正也。謂正容拜議。非必衣元端也。注言端拱。又言元端。二義似歧。王念孫曰。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爲拜。拜今拱字也。說文。収竦手也。从斗又。拜揚雄說収從兩手。拱斂手也。从手共聲。今經傳皆作拱。形與拜相似。因訛爲拜。端拱而議。卽楊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楊云。端拜猶言端拱。近之。乃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爲拜之譌耳。先謙案。王說是。【補】言試使君子審後王之道。而陳於古昔百王之前。則論議從容。無所愧怍。卽中庸考諸三王而不繆之意。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集】郝懿行曰。荀意當以句股法開方而言。故以五寸

不形ハ大德ノ實現サレザルヲイフ。

人格ノ德ノ次第ニ顯ハレ來リタルニアラデ急ニ故意ヲ以テ命令ストモ民ヲ化スル能ハジトナリ。猶若ハ依然トイフガ如シ。

萬有ノ秩序ハ合理ノ作爲ニテ維持セルノミ一旦不合理トナレバ悖戾錯亂ニ終ハル。

居ル所ノ境遇皆其德ニ應ジテ化スルナリ。

之ハ誠ナリ。

輕ハ事ノ擧ゲ行ヒヤスキノ意。

獨行ハ個性脩養ノ事進行スルヲイフ。

不舍ハ進ンデ已マザルナリ。

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

不獨則不形。

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集愈樾曰。上文云。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所謂獨者。即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它事。無它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

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集王念孫曰。若猶然也。言雖出令。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爲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增若語助。古文多有此例。○見賢遍反。

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

卑謂不爲在下所尊。增謂不誠無物也。○知音智。

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

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增所居君子所居也。德不孤。必有鄰之意。○夫音扶

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

操持。增操七刀反。下同。舍音捨。下同。

操而得之則輕。

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擧也。詩曰。德輶如毛。是也。

輕則獨行。

擧至誠而不難。則慎獨之事自行矣。

獨行而不舍則濟矣。

至誠在乎不已。

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

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增不反其初。雖有槁暴

嘿然ハ默然ト同ジ。順命ハ順道ト同意、行爲皆其ノ道ニ順適シテ悖ルナキハ先ヅ自己ヲ合理ノモノトセシニヨルナリ、愼ハ誠ト同ジ、誠ハ即チ合理ナリ。

不獨ハ自我ノ獨立完成セザルヲイフ。

字通。〇夫音扶。下同。

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增嘿與默同。施始豉反。

夫此順命。以愼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愼其獨。所致也。愼其獨。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集郝懿行曰。此語甚精。楊氏不得其解。而以謹愼其獨爲訓。今正之云。獨者人之所不見也。愼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篤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如槁木死灰。而後髣髴遇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又曰。不獨則不形者。形非形於外也。〔楊注誤。〕形即形此獨也。又曰。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方是見於外之事。而其上說天地四時云。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云。夫此順命。以愼其獨者也。順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楊注尤誤〕言化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君子感人。嘿然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愼其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愼當訓誠。據釋詁云。愼誠也。非愼訓謹之謂。中庸愼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矣。愼字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爲釋。大學兩言愼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愼愼獨爲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古音。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讀以今音。每致舛誤。此其一也。餘不悉舉。王念孫曰。中庸之愼獨。愼字亦當訓爲誠。非上文戒愼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大學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愼獨不當有二義。陳碩甫云。中庸言愼獨。即是誠身。〕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爲貴者曰。是故君子愼其獨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慤。是愼其獨。即誠其獨也。愼獨之爲誠獨。鄭於禮器已釋訖。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沖遠未達此旨。故訓爲謹愼耳。凡經典中愼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愼之爲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誠爲古義。而謹爲今義也。唯愼獨之愼。則當訓爲誠。故曰。君子必愼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學・荀子之愼獨。其義一而已矣。增言君子則效天之明命。以篤身行。故有此威親。

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

無它事ハ他ノ方法無シ、但下ニ言フモノアルノミトナリ。

内部仁義ノ徳ハ誠心ニヨリテ外部ニ實現シ來リテ一切ノ事物チ變化調齊スルナリ。理ハ文理條理ノ理ニテ統整シタルナリ。變化代興ハ仁義ノ力ノ事物チ變化スル作用カハルガハル發動シ來ルチイフ。此邊文義頗ル中庸ト相似タリ。期スハ豫期スルチ得ルチイフ。至ハ致ト同ジ致レ誠ハ十分合理ニシテ毫モ謬錯矛盾ナキナリ。

作汝汝。○己音紀。掝音或。補潐當作燋。明貌。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集劉台拱曰。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大學之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之至誠無息是也。此言養心莫善於誠。即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集王念孫曰。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是其明證。楊說非。先謙案。王說是。羣書治要引作致誠無它。唯仁之守。唯義之行。刪數字而語意倍顯。是唐人解此文。與楊注義異。增無他事。言別無方法也。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增守仁而身化焉。故如神。唯其如神。故下化順之也。補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增誠心行義。王霸篇所謂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也。案。本注易下脫知字。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爲化。春生冬落。則爲變也。增禮記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即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與此相類。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增期其時氣來謝也。○推它雷反。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增言天地四時。有常致誠。故百姓期也。至致古

治之爲名ハ治ノ名義ナリ。
絜ハ潔ト同ジ、辯ハ身ノ字ノ誤。

潐潐ハヨク物事ガ判リツクセル狀、掝掝ハ惑ト同ジク事理ニ昏クシテマドフ狀ナリ、己ノ明ヲ以テ人ノ暗ヲウクルニタヘザル事ヲアゲテ清潔ナルモノノ汚穢ニタヘガタキノ譬ヘトセルナリ。

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亂。爲脩而不爲汙矣。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脩整也。謂不煩雜。【集】盧文弨曰。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辯作身。先謙案。外傳作身是也。絜其身。善其言。對文。若作辯。則與言複。絜辯二字亦不詞。荀子原文。自作絜其身。傳寫誤辯。下文故新浴云云。正申言絜身之義。楊注謂不煩雜。似所見本已誤爲辯矣。【增】絜舊作挈。宋本作絜。元本・韓本・標注本作潔。蓋絜潔同。而經典皆用絜。故從宋本。韓詩外傳作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

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集】盧文弨曰。外傳。此下尚有牛鳴而牛應之六字。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潐潐明察之貌。潐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掝當爲惑。掝掝昏也。楚辭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昏昏者乎。潐子誚反。【集】盧文弨曰。案。潐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一作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汙然。皭與潐古音同。混汙與掝掝音又相轉。此皆假借字耳。楚詞作察察汶汶。當是也。又案。上云。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亦與楚詞同。先謙案。焦爵雙聲。故從焦從爵之字相通假。而義皆訓盡。如噍之與嚼。禮記少儀釋文。噍本作嚼。說文。噍或从爵。醮之與釂。說文。醮冠娶禮祭。釂飲酒盡也。釋水。水醮曰厬。釋文及本書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注。皆訓爲盡。則借醮爲釂矣。並是。故嚼嚼亦爲潐潐也。掝當爲惑。楊說是也。字書無掝字。蓋惑亦作惐。遂轉寫爲掝耳。儒效篇云。無所儗㤰。楊注㤰與怍同。惑之爲惐。猶怍之爲㤰矣。【增】潐潐舊作僬僬。觀訓盡則誤也。故據宋本・韓本改之。本注昏昏。今楚辭

偏ハ偏頗ナリ。

弃ハ自暴自棄。儑ハ不慧ニテ馬鹿ゲタ事チスルナリ。

兩進ハ順境ニ在リテモ逆境ニ在リテモ精進シテヤマザルナリ。

案ハ亂而治之ハモトノ亂ニヨリテ其ノママテ治ムルナリ。

之翾然。音許緣反。或曰與懁同。說文云。懁急也。

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增挫自屈節也。窮則弃而儑。弃自弃也。儑當爲濕。方言云。濕憂也。字書無儑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集郝懿行曰。玉篇儑五甘切。不慧也。廣韻五紺切。云傝儑。龍龕手鑑一云。儑五盍反。傝儑不著事也。傝他盍反。傝㒌儑劣也。又音儑。不謹貌也。然則諸義皆與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卑弃失志。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楊氏未見玉篇・廣韻。故云。字書無儑字。又云。儑當爲濕。並非。韓詩外傳四。儑作累。恐亦字形之譌。累與濕皆俗字。濕當作溼。累當作纍。與此字形音義遠。增儑字玉篇・字彙皆訓不慧也。○儑五甘反。補集韻儑鄂合切。傝儑不著事也。

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增傳直戀反。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增治治上如字。下直吏反。下謂治。以治。治之。爲治同。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爲語助。與此不同。增案抑案也。○與音餘。去起呂反。下同。被皮義反。人汙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脩爲善。集俞樾曰。修當讀爲滌。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滌濯之滌。是其證也。滌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失之。荀子書每以修與汙對文。並當讀爲滌。增脩脩潔也。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脩汙也。

君子道通ズレバ其道ヲ廣ク天下ニ顯彰シ、窮スレバヒキシマッテ獨リ其道ヲ精究詳明シテ世ニ傳フルナリ。

傾ハ邪僻ナリ。

漸ハ詐ナリ。

兌ハ銳、ハシコキナリ。

輕ハ輕佻。翾ハ浮躁ナリ。

篇云。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注云。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亦竝是理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違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回改作治。惟此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爲本文。故仍而不革。楊氏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爲之辭耳。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治。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放此。王念孫曰。宋呂・錢本竝作兩理字。劉說甚允。先謙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增】仲尼篇曰。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

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補】約如約禮之約。守其要而詳審之。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集】盧文弨曰。宋本淫上有流字。今案。元刻及外傳俱無。【補】淫不正也。傾不平也。

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集】郝懿行曰。漸與潛同。此言小人知則攫盜而潛深。不敢發也。愚則毒賊而爲亂不知懼也。語意甚明。荀書多以漸爲潛。楊氏不知。例以漸進爲訓。而不顧其安。如此注亦以漸爲進。則難通矣。王引之曰。漸詐欺也。小人之智。則攫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訓漸爲進。又訓爲浸漬。皆失之。〕義竝與此同。呂刑曰。民興胥漸。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也。〔傳以漸爲漸化。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李頤以漸爲漸漬。失之。〕此皆古人謂詐爲漸之證。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先謙案。王說是。【增】漸字解于脩身篇知慮漸深下。○漸音潛。

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

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徼幸而倨傲也。【集】先謙案。兌與銳同。謂捷利也。楊注非。說見脩身篇。【增】兌音悅。

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增】論語曰。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失據。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

詩ノ意ハ左右ノ事ニ執レモヨク通達シタルノ德アルヲイフ。
增注本ハ此言君子ノ下ニ之ノ字アリ、應ノ下ノ故ノ字無シ。

天而道ハ敬天而道ニ作ルベシ、道トハ道ニ合スルナリ。節トハ節度ニカナフナリ。
類トハ類推統括ヲ行フナリ。
法トハヨク法度ヲ守ルナリ。
止トハ本分地位ニ安ンジテ居ルコトナリ。
閉セラルルトハ道ヲフサゲラレテ達セヌコト、齊トハ整然トシテ自カラ亂ラヌ貌ナリ。
理ハ理ニ當ルナリ、上ノ理ハ治ニ作ルヲ可トス。

義變通應事也。義本無定。隨所應爲通變。故曰變應。孔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以義變應之謂。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入神變也。致用應也。下言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俞說改讀。至君道篇之變應。宋本作變態。此元刻誤文。又不足取以爲證矣。【增】義之與比。故其智當曲直也。○知音智。當丁浪反。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應【故】也。

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其宜也。【集】盧文弨曰。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

與小人相反。【集】盧文弨曰。此段舊不提行。今案當別爲一節。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集】盧文弨曰。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傳四。作即敬天而道。王念孫曰。天而道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節對文。楊注失之。【增】韓詩外傳。天而道。作敬天而道。是也。

知則明通而類。

類謂知統類也。【增】知音智。下同。【補】類謂推義類也。

愚則端愨而法。

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

見由則恭而止。

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補】老子曰。知止不殆。

見閉則敬而齊。

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補】齊側皆反。肅也。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

皆當其理。【集】謝本從盧校。作憂則靜而違。盧文弨曰。外傳四。作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違。此作和而理。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劉台拱曰。案注云。皆當其理。則楊氏所據本。兩句竝是理字。盧據外傳。改下理字作違。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違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有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徑據彼以易此也。又仲尼

ナリ、疵ハ訾ニ同ジ、ソシルナリ。

擬ハナゾラヘ似セルナリ、參ハマジハリ列スルナリ。

夸誕ハ大言、懾怯ハオソルルナリ。

以義變應ハ義理ニ由リ變通シテ事ニ應ズルナリ。

義直指。擧人之過。非毀疵也。

疵病也。或曰。讀爲訾。集盧文弨曰。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擧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王引之曰。案。義讀爲議。韓詩外傳作正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議也。韓策曰。嚴遂政議直指。擧韓傀之過。是其證。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議。史記趙世家。議作義。史記鄒陽傳。畢議願知。漢書作義。又韓子楊權篇。上不與義之。東周策。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淮南泰族篇刺幾辯義。義竝與議同。增指與旨同。

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

集盧文弨曰。宋本各本倶作禹舜。今從元刻。

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

蒲葦所以爲席可卷者也。集郝懿行曰。屈伸當作詘信。荀書皆然。俗妄改之。此言君子屈伸隨時之宜。當其屈也。柔從若蒲葦。當其伸也。剛强猛毅。靡所不信。(信即伸字。)其屈與伸以義。知當曲直。曲直即屈伸。又引詩言君子左宜右有。然後總結之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屈亦當爲詘。荀子之文。往往反復申明。欲令辭必達意。不避重緐。爲使人易曉也。)增華言無實曰夸。○己音紀。夸苦華反。怯去業反。

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

信讀爲伸。下同。古字通用。

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

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集兪樾曰。變讀爲辯。周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偏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竝云。今文辯作偏。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爲偏。以義變應者。以義偏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偏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竝遇變應而不窮。變與竝對文。可知變之爲偏也。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先謙案。此文變應與非相・儒效・王制・君道諸篇言應變者不同。卽儒效・富國二篇。事變得應。事變失應。君道篇。應待萬變。與此義亦異。以義變應者。以

君子ハ廉直ナレドモ直ニ過ギテ人ヲソコナヒイタメル程ニハ至ラズ。本注ノ刃ノ字增注本ハ刄ニ作ル。

激ハ徼ノ誤ニテ徼ハ人ノ意ヲムカヘ取リテ知ッタフリスルナリ。

寡立ハ直立ノ誤、勝ハ陵ノ意、君子ハ特立獨行ストモ人ヲ陵グニハ至ラズトノ義ナリ。

流ハ雷同スルナリ、容ハ人ヲ容ルルナリ、又寛裕ノ義アリ。

至文トハ文理ノ極メテ調和シテアラハレタルヲイフ。

正義ハ正議ト同ジ、直指ハ遠慮ナク指摘スル

也。分異也。如字。增樂音洛。分扶問反。補分辨別也。莊子曰。大小之辨也。語意正同。○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怠惰也。

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集盧文弨曰。注刃傷疑是刄傷。本或作兩傷者訛。增本注刄字舊作兩。宋本作刄。今據韓本改之。○劌九衞反

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增激當作徼。字似而誤也。論語曰。惡徼以爲知者。

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人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兇暴。集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寡立當爲直立。字之誤也。俗書直字作直。寡字作寘。二形略相似。故直誤爲寡。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注引此。已誤。勝讀若升。漸六四。終莫之勝。虞翻曰。勝陵也。小雅正月篇。靡人弗勝。毛傳曰。勝乘也。乘亦陵也。管子修靡篇。得近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不能勝君子也。此文云。君子廉而不劌。辯而不爭。直立而不勝。榮辱篇云。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增物茂卿曰。不勝。言不求勝也。即榮辱篇。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意義相關。愛曰。寡字疑直誤。蓋寡或作寘。與直字似。

柔從而不流。增禮記曰。君子和而不流。

恭敬謹愼而容。不至於孤介也。○王念孫曰。案楊說未確。容之言裕也。言君子敬愼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子篇。恀告導寬容之義。韓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古者東侯二部共入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谷爲聲。史記平準書。盜摩錢裏取鎔。漢書食貨志。鎔作鋊。音浴。亦其例也。

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也。增夫音扶。

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增溫溫義見前。也舊作矣。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

易懼ハ小事ニモ畏懼警戒スルナリ、義死ハ義ノタメニ死スルナリ。

比ハ好メル者ト狎レテ黨ヲツクルナリ。

辯ハ辯明、不辭ハ文辭ヲカザリタテテ言ハザルナリ。

蕩蕩乎ハ公明正大ノ貌。

開道ハ開キ導ビクナリ。

縛絀ハヘリクダルナリ、畏事ハ畏敬シテ事フルナリ。

驕溢ハ驕滿又ハ驕慢ト同ジ。

分ハ分別ナリ。

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芄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爲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改知爲和。失之。王氏謂當從外傳。非也。增韓詩外傳知作和。是也。○易以豉反。下同。

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心以爲非。則捨之。增禮記曰。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暱狎。增親親昵也。比阿黨也。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比毗志反。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集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辭作亂。其義較長。此形譌。王念孫曰。不辭當作不亂。楊加騁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增易曰。吉人辭寡。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增易以豉反。不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事人。縛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也。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增僻違。注見于脩身篇。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增妬丹故反。與妒同。嫉音疾。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

吟口ハ口吟ト同ジク、口吃リテ言語ノ明亮ナラザルコト。

詩ノ意ハヨキ物アリタリトテ、テウド適當ナ時ニ用ヒズバ、貴バレズトナリ。

君子ハ公明ナルガ故ニ相交リ相接シテ相知リ易キモ、好惡スル所ニ僻セザルガ故ニ狎レガタキナリ。

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集盧文弨曰。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增舊本。能下有精字。今據宋本除之。以不平爲平。以不比爲比。以不襲爲襲。以無須爲有須。以無毛爲有毛。故荀子以爲難。而諸家强解之者非也。○析星歷反。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也。集盧文弨曰。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郝懿行曰。案。吟口。說苑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遂爲吟口。楊氏據誤本作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久。楊氏所以深信不疑。俞樾曰。吟蓋黔之叚字。黔口卽黔喙。周易說卦傳。爲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先謙案。後漢梁冀傳。口吟舌言。章懷注謂。語吃不能明了。吟口當與口吟同義。盜跖吟口三句。與揚雄解嘲孟軻雖連蹇。連蹇謂口吃。猶爲萬乘師。文意近似。諸說皆非。

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集盧文弨曰。苟傳與上文同。俗間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作苟傳。增舊本。故下無曰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傳舊作得。謝墉曰。苟傳與上文同。俗間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作苟傳。今從之。

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

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喩當之爲貴。增舊本。維作唯。今據元本改之。詩經亦同。

○君子易知而難狎。

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集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知作和。於義較長。此形譌。王念孫曰。案。外傳是也。和與狎義相近。懼與脅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易懼而難脅。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俞樾曰。案。外傳作和。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

山ハ淵ヨリ天ハ地ヨリ高シトハ普通ノ見解ナルモ、一層高大ナル所譬ヘバ天上或ハ大宇宙ヨリ見降セバ、山ト淵トハ平均シ、天地モ相等シク毫モ高下ノ差別ヲ認メザラン。齊秦二國ノ距離隔絶セルモ、宇宙ノ廣漠ヨリ視レバ、合シテ一國トナル、襲ハ合ナリ。入乎ノ六字ハ勸學篇中ノ語、錯リテココニ入リシナラン。鉤ハ魚ヲ釣ルモノ、須ハ魚ノ鬚ナリ、鉤ヲ以テ魚ヲ釣ル、故ニ鉤ニ須アリト云フベシトナリ。鳥類ノ卵ヨリ生レ出ヅルヤ毛羽アリ、コレモト卵ニ毛羽ノ素質アリテ然ルナリ、故ニ卵ニモ毛アリトイフモ不可ナシトナリ、持シ難キハ維持シ難キニテムリナ說ナリ。

見本傳。此約取之。

山淵平。天地比。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集〕盧文弨曰。張湛注列子云。地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

齊秦襲。

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爲一國也。〔增〕襲猶鄰也。〔補〕襲因也。言以與地之大勢觀之。則如齊秦相因也。

入乎耳出乎口

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卽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似有口也。〔集〕盧文弨曰。注末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訛。〔增〕此六字勸學篇之語。錯亂入此而已。今爲衍文。

鉤有須。

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卽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集〕俞樾曰。鉤疑姁之叚字。說文女部。姁嫗也。嫗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啑鉤爲說。謂鉤音拘。與須音相近。啑鉤者須出乎口也。案。大元迎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啑鉤。范望及溫公集注。竝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鉤與須音近。則啑鉤卽啑須也。以說此文。是爲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讀鉤爲姁。亦卽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增〕須讀爲鬚。

卵有毛。

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增〕卵盧管反。〔補〕物徂徠曰。須魚須也。魚上鉤則鉤有須。亦卵有毛之類。

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

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爲政。子產執而戮之。案左氏傳。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

此ノ篇ハ君子ノ事物ニカリソメニセザルヲ擧ゲテ、其ノ小人トノ分ヲ論ズ。

當ハ道理禮義ニ當ルナリ。

負ハ抱クナリ。

中ハ中道ナリ。

荀子卷第二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聽察。增察精察也。○行下孟反。下同。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集盧文弨曰。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王念孫曰。案。呂錢本竝有故懷二字。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見內則注。淮南說林篇注。)謂抱石於懷中。而赴河也。韓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負字之義。而誤以爲負擔之負。故以懷字爲不當有。而竝刪故字。劉台拱曰。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竝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先謙案。謝本從盧校。刪故懷二字。今案。王說是。仍從宋本增入。增申徒即司徒。史記曰。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楊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集盧文弨曰。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

作好作惡ハ私ノ好惡ヲナスナリ、王之道王之路ハ共ニ禮ヲ云フ。

之端也。賦篇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束理也〔爾雅。東擇也〕勞勧而容貌不楛。好文也。先謙案王說是。增好交未詳。黑川好祖曰。交疑當作文。○好呼報反。下同。

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

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增惡烏路反。

荀子卷第一終

懼ハビクビクシテ之ヲ避ク。

安燕ハ事ナクシテ安ラカニクツロギ居ルナリ、枯ハ楛ニ同ジ、行儀ヲ崩スナリ。

過奪ハ取リスギ、過予ハ予ヘ過ゴスナリ。

理ハ文理ニテ禮ナリ、束ハ檢ニ同ジ、檢束サルルナリ、交ハ文ノ字ノ誤、文モ文理ニテ禮ノコトナリ。以上二條共ニ禮ニヨリテ身體容姿マデモヨク調和ヲ得タルヲ明カスナリ。

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害。又君子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竝正之。增害舊作思。今據宋本韓本改之。○遠于願反。

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集王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集王念孫曰。枯讀爲楛。（天論篇楛耕傷稼。韓詩外傳作枯。鄉射禮注。肅愼氏貢楛矢。釋文作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惰。雖勞勸而容貌不楛僈。楛僈猶苟且也。（榮辱篇云。其定取舍楛僈。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淮南時則篇云。工事苦慢。苦慢與楛僈同。）彊國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非十二子篇云。君子佚而不惰。勞而不僈。（此謂君子之容也。故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大略篇云。君子勞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楛。或言慢。或言楛僈。其義一而已矣。

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增勸與倦同。予音與。下同。

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

富貴而體恭。殺埶也。減權埶之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

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簡同。言柬擇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增柬理未詳。方苞曰柬與檢同。謂檢束于義理也。

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集郝懿行曰。榮辱篇云。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注云。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此云然。以榮辱篇注。互相參訂。原注殆不可易。王念孫曰。好交二字。與容貌不枯無涉。楊說非也。交當爲文。隸書交字或作文。（見漢尹宙碑。）與文相似而誤。上言柬理。下言好文。（好呼報反。）理與文皆謂禮也。禮論篇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又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性惡篇云。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辭讓之心。禮

惕悍ハ亂暴ナリ。

不詳少者ハ不祥ノ少年ナリ。

父老ヲ尊ベバ子弟ハ自カラ來リ歸ス。

窮卽チ無能ナル者ヲ其能クセザルトコロノ事ヲ以テ苦シメズ憐ミテ之ヲ用フレバ、才能アル者多ク集リ來ルナリ。

善ヲ人ノ知ラザル所ニ行ヒ、人ニ施シテ報酬ヲ期セザルトキハ賢者モ不肖者モ皆歸シ來ルナリ。

以上ノ三善行アレバタトヒ不幸ニシテ大禍ニアハントスルコトアリトモ、天ハ之ヲ救ヒテ大禍ニハ至ルマジトナリ、過ハ禍ト通ズ。

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增】儒與懦通。汝朱反。又乃个反。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增】本注謂上當有惕悍二字。

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

詳當爲祥。【集】盧文弨曰。案二字古通用。先謙案。不詳少承上惡少言之。謂少年而不祥者。猶言不祥人矣。知其將陷刑戮也。【增】詳與祥通。

老老而壯者歸焉。

老老謂以老爲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矣。【集】盧文弨曰。大老宋本作達老。

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匱也。積塡委也。旣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義與此同也。【集】俞樾曰。楊注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晁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强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爲鰥寡。則通者豈不鰥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卽可說此文不窮窮之義。【增】呂氏春秋曰。賢主不窮窮。【補】桃白鹿曰。不字衍。窮窮與老老同意。

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

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也。【增】本注務報疑望報誤。○施始豉反。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佑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集】俞樾曰。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當爲禍。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特不知過爲禍之叚字。故不得其解耳。【增】古屋鬲曰。據注考之。過恐禍誤。注同。○行下孟反。○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

【集】謝本從盧校。作遠思。盧文弨曰。遠思疑當是遠患。王念孫曰。呂錢本作遠害。

然ハ物ノ水ニウルホヒタル貌、圓滿ニシテ缺乏スル所ナキヲ状スルナリ。

禮ニ然カ然カトアツテ其通リニスルハ、是レ吾ガ情ガ禮ニ安ンジテ居ルモノデアル、又師ガ云云シタル通リニ吾モ云云スルハ、コレ吾ガ知師ノ如クナルナリ。

舍ニ亂妄ニ無レ爲也ハ其ノスルコト皆亂妄ナルヲイフ。

法レ禮ハ師ノ禮ニ效フナリ。

正儀ハ模範、貴ニ自安ニハ弟子ノ自然ト師ノ模範ニ化シ入リテ安著スル樣ニナルノガ善イトノ意。

帝ノ則ハ天ノ法則ニテ、師ノ模範ニ譬ノ。

鈞ハ鈞等、上ハ己ニ優ル者、略ボ自己ト同等ノモノアリトモ、別ニ拔ケ出タル人モ見エヌ程ニナレバ、漸ク君子ノ域ニ入リタリト知ラル。

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增知若音智。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爲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爲此也。集王念孫曰。舍亂妄無爲。言所爲皆亂妄耳。揚說非。增好呼報反。舍音捨。故學也者法禮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爲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爲貴也。禮或爲體。增法禮。舊作禮法。今據宋本・韓本改之。言學者效師之禮也。師者躬親行禮。以爲正儀。而貴弟子自安之也。〇夫音扶。補師自安於禮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喩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增引此詩以喩師順禮儀者。宜則效之也。〇端愨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增少詩照反。下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集兪樾曰。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增本注或說爲是〇好呼報反。偸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飮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偸儒

卓越スルコト能ハズ、入ノ字ハ人ニ作ルヲ可トス。

法ハ禮法ナリ。

志ヲ堅固ニシテ禮法ヲ身ニ體察シテ踐履スルモノハ君子ナリ。敏捷聰明ニシテ禮法ニ通ジ、進ンデ止マザルハ聖人ナリ。倀倀然ハボンヤリシテ手ノツケドコロヲ知ラザル貌、以下三句ハ上ノ三句ノ意ヲカサネテノブルナリ。義ハ禮法ノ本旨精神、渠渠然ハ外貌ダケザワザワシテシツカリシタ處ナキ風。聖人ハ已ニ一般ノ禮法ニ依リ、更ニ進ンデ深ク類ヲ以テ推知シテ始メテ圓滿ニ至ル、溫溫

入疑當作出人。言不能出人前也。王念孫曰。出入當爲出人。言爲學而多暇日。則或作輟。其出人必不遠也。（下文云。好法而行上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正謂聖人之出人遠也。）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通。文選登樓賦注。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此句有誤。）出人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先謙案。道雖邇下。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增出入當作出人。謂秀出於衆也。韓詩外傳。作出人不遠矣。方苞刪定荀子亦同。

○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集先謙案。法卽禮也。好法以下。文義不連上。宋台州本提行。今從之別爲一段。增好呼報反。

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集王念孫曰。爾雅。篤固也。（說見經義述聞。）體讀爲履。篤志而體。謂固其志以履道。非謂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業篇。戴大圜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增體體於法也。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集王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明連文。楊說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下。補齊側皆反。

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也。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倀倀乎其何之。增倀敕良反。

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矣。集陳奐曰。案。渠渠猶瞿瞿。齊風傳云。瞿瞿無守之貌。楊注失之。增志識古音互通。

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學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先謙案。凡荀書法類竝言者。解依勸學篇。增類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之謂也。詳見乎大略篇。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

崇ハ高ナリ。
本注重意以下二十三字集解本ニハ無シ。
厭ハ塞グニテ、瀆ハ水ノハキ出ヅル口ナリ。
懸ハ縣隔ナリ。
致サズハ至ラズト同ジ。
足ハ增注本ニ從ヒテ矣字ノ誤トスベシ。
增注本ハ爾ヲ耳ニ作リ、其上ニ之ノ字有リ。
暇日多者ハ怠惰ノ人ナリ勉勵セザル者ハ人ニ

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增】桃源藏曰。學當移曰下。學遲當是古語。解蔽篇。故曰心容。文法合符。【補】曰遲疑是日進誤。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增】胡何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重意老六十四章。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集】盧文弨曰。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間本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羼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竝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增】淮南子作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宋本・韓本。無重意以下二十三字。今案。元本有互注・重意・重言。世德堂本除之。蓋非楊倞注也。而此獨存者。有益于正文。不可去也。○蹞音頍。跛補火反。下同。鼈必列反。下同。累力軌反。輟張列反。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增】瀆音豆。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增】懸懸隔也。足當作矣。字之誤也。【補】足當作爾。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集】謝本從盧校。作或不爲之耳。盧文弨曰。宋本作或不爲爾。王念孫曰。呂・錢本竝作或不爲爾。盧從元刻。於不爲下增之字。爾改耳。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集】郝懿行曰。爲善惟日不足。多暇日者。遊閒不事事也。出

二屬性タル堅ト白トハ觸覺ト視覺トニヨリテ別別ニ離シテ認識スベキガ故ニ、之ヲ堅石ト言フ時ニハ白石トイフベカラズ、白石ト云フ時ニハ堅石トイフベカラズトスルナリ、其ノ同異論ハ諸物ヲ特殊方面ヨリ視バ各ミ異ナルモ普閲方面ヨリ視バ一樣ナルコト人馬牛羊ノ相異モ動物トイフ點ニ於テ同一ナルガ如シ、惠施ノ有厚無厚論ハ厚サト廣サトハ分離シテ思考スベク、厚サナクトモ廣サハ千里タルベク厚サ千丈タリトモ毫モ廣サナキコトヲウベシトノ意ナリ。

止之ノ之ハ禮義ナリ。

倚魁ハ奇怪ト同ジ。

學ヲ爲スニ遲トイフ言ガアル。遲トハ待ノ義ニテ彼レ賢者止マリテ我ヲマチ、我レ行イテ之ニツキ教ヲ受ケ道ニ至ルトナリ。

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卽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摠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爲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增]莊子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是則荀卿所非也。

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止而不爲。[集]先謙案。楊注非也。止與大學止於至善之止同意。言君子之辯之行。皆不止乎此。解蔽篇云。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與此止之義合。[增]標注曰。止之也。道無取于過中也。

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爲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繚也。[集]盧文弨曰。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郝懿行曰。倚與奇。魁與傀。俱聲近假借字。奇傀言其事譎觚不常也。先謙案。不苟篇。申徒狄。行之難爲者也。惠施鄧析。說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貴。亦卽此義。文可互證。[增]倚魁讀爲奇傀。周禮大傀異烖。注云。傀猶怪也。○魁五每反。行下孟反。下如字。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集]郝懿行曰。古人名遲。字須。須者待也。故遲之訓爲待。音直吏切。學曰者。蓋古學侶虛設此言。以相警厲。必曰遲者。猶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我當遄行而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見下文。）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

人トムカヒアッテ自分カラ先キニウツムクノハ、先方ヲオソレルカラトイフワケデナイ。得罪云云ハ衆人ト大ニ異ナルコトヲシテ、衆人ニ惡マルルヲ欲セズトナリ。

止之ハ止マルベキ所ニ止マルナリ。

詭辯家公孫龍ノ堅白論ハ堅キ白キ一ツノ石ノ

倚相近。至俗間本。竟改作乖戾。謬之甚矣。了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王念孫曰。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轊。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者。謂非懼其有所抵觸。而俯項以避之也。與上下文同一例。楊說失之。俞樾曰。擊戾者拂戾也。考工記弓人。和弓轂摩。鄭注曰。轂拂也。擊與轂通。郭仲奇碑。鷹犄電轂。轂卽擊字也。先謙案。王說是。增方苞曰。俯項猶俯首。愛曰。本注了戾字。出于方言郭注。猶言屈曲也。世德堂本作乖戾者。不解其義。而私改之者也。元本作子戾者。誤加一點者也。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也。增恐丘隴反。然夫增古屋鬲曰。然焉安同。發聲。○夫音扶。補比俗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猶里俗也。周官。五家爲比。五比爲里。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集郝懿行曰。駑馬日可百里。十日則亦可及千里。遲速先後不同。其歸一也。增夫音扶。下同。驥音冀。下同。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增止止極也。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步行。增不識謂不知。逐無極乎。有所止乎也。○與音餘。筋音斤。意讀爲抑。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

辟違ハ前ニ見ユ、邪ニシテ不中正ナリ。

程役ハ一日何程ト仕事ノ分量ヲ定メテ事ニ從ヒ、定メタダケノ事ヲ爲スナリ、錄ハ十分ニ力ヲ盡クスナリ。

冀ハ翼ノ誤、供翼ハ拱翼ト同ジク恭敬ノ容貌、君子行クニ恭敬ノ態度ヲ持スルハ泥水溜ニ漬カルヲ恐レテニアラズ、歩行中首ヲウナダレテ居ルカラトテ何ニカ物ニブツカルノヲオソレテ居ルワケデモナイ。

之。不畏人言。無所委曲。故曰不曲。楊訓不曲爲直取之。是也。而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則非其義矣。不苟篇見由則兌而倨。兌亦當讀爲銳。注佞。各本誤接。據日本影宋台州本改正。增兌音悅。

辟違而不慤。

乖辟違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爲僻。集王念孫曰。楊分僻違爲二義。非也。僻違皆邪也。周語。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敎將不入。韋注竝曰。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共工善言。其用僻。是僻卽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違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義竝與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卽僻違。〔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毛傳曰。回邪也。大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曰。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靜譖庸回。杜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

程役而不錄。

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之也。增物茂卿曰。程役謂立程就役。不敢盡力也。爰曰。錄拘錄之錄。勉強之意也。詳注于榮辱篇。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行而供冀。非漬淖也。

供恭也。冀當爲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集盧文弨曰。供疑是張拱之義。郝懿行曰。供與拱。冀與覬。俱音同字通。其義則冀覬俱訓望也。此言行而張拱顧望。乃是恭敬審諦。非恐漸漬於泥淖也。先謙案。楊前說是。釋名。恭拱也。自拱持也。是供訓爲恭。而拱義卽在其中。釋詁。翼敬也。論語鄉黨篇。趨進翼如也。孔注。言端好。賈子容經。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以此文推。供冀之義。正狀其趨走疾速。是爲禮之容。非因有泥淖漬之也。若張拱顧望。非所以爲禮矣。增供與拱通。古屋鬲曰。拱翼謂拱手翼如也。補字林。濡甚曰淖。言拱手翼如者。非爲衣袖漬濡。而斂其容也。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

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集盧文弨曰。案。方言三。軫戾也。郭注云。相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刻訛作子戾。形

事ヲ審ニスルナリ。任ハ我ニ信任スルナリ。執ハ埶字ノ誤ニテ埶亦詐ナリ。順ハ愼ト通ジ、法家愼到ヲ指サシ、墨ハ墨子ナリ、取ル所ノ方法二子ノ如ク偏頗ナリトノ意、精ハ情ノ字ノ訛。

偷ハ骨ヲヲシムコト、儒ハ柔弱ニシテ仕事ヲハバカルコト、轉脫ハウマク仕事ヲ免ル、ナリ。本注轉脫者三字、增注本ハ解輸懦ニ作リ、偷懦、偷ノ字無シ。佞兌ハ佞銳ト同ジク、利口デサトク進取ニスルドキナリ、曲ハ委曲ニシテマワリ遠キナリ。

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

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爲愼墨。愼謂齊宣王時處士愼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爲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集盧文弨曰。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訛。蓋有分并之故也。王引之曰。執詐當爲埶詐。字之誤也。議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埶詐。尚功利。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險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埶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錯埶於會稽。李賢曰。埶謂謀略也。增觀呂子所載。墨子似魯人。本注三十五當爲五十三。互誤也。蓋墨子七十一篇闕其十八篇。今家藏本明板墨子。存五十三篇。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篇數異。○詐側嫁反。順與愼通。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

補言小人雖顯達。人皆賤之也。

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儒弱畏事。皆怠惰之義。或曰。偷當爲輸。楊子方言云。儒輸愚。郭璞注謂。懦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集盧文弨曰。此注多訛脫。今案文義改正。郝懿行曰。注引或說失之。儒者柔也。弱也。選懦畏事之意。故下又云。偷儒憚事。注義甚明。不必改此爲輸。而援方言爲訓。增物茂卿曰。轉脫宛轉苟脫也。愛曰。本注解輸儒今方言作解輸稅。郭璞注。稅猶脫也。○儒與懦通。汝朱反。又乃个反。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集俞樾曰。不字涉下不愨不錄而衍。曲者委曲也。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楊注誤。先謙案。俞說非也。兌與銳同字。(史記天官書兌。漢書天文志作銳。)議兵篇云。兌則若莫耶之利鋒。亦以兌爲銳。佞兌即佞銳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左成十三年傳疏。)銳亦利也。(廣雅釋詁二。)文選五等論云。夫進取之情銳。李善注。銳猶疾也。疾與捷義亦同。此言遇勞苦之事。則偷脫以避之。遇饒樂之事。則身口捷利。以取

ヨキ商人ハタトヒ損ヲナシ又品物ガ久シク賣レヌ事アリトテ、ソレガタメニ商賣ヲ廢スル樣ナコトヲセヌトナリ。

情愛人ハ情愛仁ニテ仁愛ノ情アルヲイフ。

橫行ハ廣行ニ同ジ、困ハ窮メ至ルナリ。

拘守而詳ハ自己ノ職務ヲ十分ニマモリテ、其

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達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集顧千里曰。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爲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俞樾曰。荀子之意以爲。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志補。誤也。郭嵩燾曰。通則言聽計從。恣其所欲爲。順則委身以從之而已。文義在亂君窮君之分。亂君爲暴。而窮君不能爲暴者也。先謙案。仕能得君曰通。仲尼篇云。以事君則必通。

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

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集盧文弨曰。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日曰閱。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增閱謂不急賣。而積日月也。○爲于僞反。下同。

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

術法也。集王引之曰。人讀爲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仁也。愛仁猶言仁愛。廣雅。惠愛恕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埶詐・順墨・雜汙。亦兩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人字即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增術道術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

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集盧文弨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之曰。橫讀爲廣。堯典光被四表。今文尚書作橫被。漢成陽靈臺碑成陽令唐扶頌。竝作廣被。增謝墉曰。橫行天下。猶書所謂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補言君子雖困窮。人皆貴之也。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拘守而詳。

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增樂音洛。下同。

橫行天下。

ヲ去ルベシ。
怠慢ニシテ自棄シテ身ヲ修メザル者ニハ、禍災ヲ得ベキコトヲ示シテ懼レシム。
愚款端愨ハ所謂馬鹿正直ニシテアヤツヤナキナリ、通之ノ一句ハ删ルベシ。
徑ハ速カト訓ズベシ。
本注ノ不好惡、集解本ハ不怒惡ニ作ル。

傳ハ傳說ナリ
內省則ノ則ハ增注本ハ而ニ作ル。
兩矣ノ字集解本無シ。

通ハ出世利達、順ハ道ニ順適スルナリ。

災。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爲僄。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增不苟篇本注云。弃自弃也。補韓詩外傳。僄作摽。爾雅。摽落也。

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愨。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集俞樾曰。自血氣剛强。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爲衍文。楊注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未衍也。增款苦管反。索色白反。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好惡也。集盧文弨曰。案。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治古今黈所引正同。王念孫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之神以成。皆其證。非好善不怒惡之謂。增好呼報反。

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增夫音扶。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君子能役物。小人爲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集謝本從盧校。首次句末。竝有矣字。省下則作而。盧文弨曰。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王念孫曰。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爲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爲對句。則失其旨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正。增輕上牽政反。下如字。省悉井反。傳直戀反。

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道順ハ順道トイフニ同ジ、和順ノ道ニテ勇猛ヲ救フナリ。

齊給便利ハスバヤクハシコキナリ、之ヲ調節スルニハ動止ヲ以テス。動止ハ韓詩外傳ニ靜退ト作レル如ク、時時運動ヲ止メテジツトシテ居ルナリ。

廓ハ恢弘ニテ心胸ヲヒロクヒラカスルナリ。卑溼ハ意氣ヤ志ノヒククイヤシキコト。重遲ハグズツキテ遲鈍ナルコト、此種ノ人ハ高遠ノ志氣ヲ鼓舞シテ之ヲ振ヒ起スベキヲイフ。

增注本ハ本注亦謂ノ下ニ之ノ字アリ。

平凡劣等ニテ駑馬ノ如ク、又身ノヒキシマリモナキモノハ師友ヲカリテ矯揉ヲ加ヘテ舊性

沈漸。漸竝與潛同。楊訓漸爲進。又訓爲浸。而音子廉反。皆失之。增智。舊作知。今據宋本改之。韓詩外傳。漸深作潛深。標注曰。漸與潛同。書沈潛剛克。亦作沈漸。物茂卿曰。漸深卽沈潛。有潛藏深阻。內含機械意。故下曰易良。○漸音潛。易以豉反。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集郝懿行曰。膽字疑誤。韓詩外傳二。作勇毅强果。俞樾曰。順當讀爲訓。古順訓字通用。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卽導訓也。楊注非。

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

爾雅云。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除也。集先謙案。注給。各本作急。據宋台州本改正。

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濕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方言。濕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濕。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恒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濕之疾。不能運動也。集盧文弨曰。溼。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郝懿行曰。卑溼猶卑下也。韓詩外傳二。作卑攝貪利。王念孫曰。卑溼謂志意卑下也。說文。㬹讀若蟄。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是濕爲下也。㬹濕古字通。抗舉也。見小雅賓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注・士喪禮下篇注・文王世子注。志意卑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注皆失之。增古屋鬲曰。本注亦謂之之字衍。愛曰。本注高志上脫以字。補濕隱通。下濕曰隱。卑隱謂心志汚下也。韓詩外傳無重遲二字。此蓋衍。

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

庸衆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增刦與劫通。从去从力。孫鑛本既作劫。說文。欲去以力脅止曰劫。物茂卿曰。刦云者學用榎楚之類。○散音繖。

怠慢僄弃則炤之以禍

秏ハ眊亂ノ眊ニテ古通用ス、虛秏ノ秏トスルハ非ナリ、增注本ハ耗ニ作ル。

此一段別ニ治氣養心ノ術ヲ論ズ。

漸ハ潛ニ同ジ、智慮アマリ潛深トナレバ反對ニ平易ニシテ、ワカリヨキ道ヲ以テ之ヲ救ヒテ平均サスルナリ。

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少謂擧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秏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秏。也。集郝懿行曰。漏與屚同。屚之爲言猶漉也。屋下水穿。俄頃滲漉。故易忘者似之。秏猶暴也。〔本王制注。〕傷敗之名。詩雲漢釋文。引韓詩云。秏惡也。然則多而雜亂。斯之謂惡矣。王念孫曰。楊讀秏爲虛秏之秏。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爲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秏。其失也鑿矣。今案。秏讀爲眊。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眊亂。是也。眊與秏古同聲而通用。續史記日者傳曰。官秏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秏亂者。師古曰。秏不明也。讀與眊同。食貨志。官職秏廢。酷吏傳贊。寖以秏廢。師古並曰。秏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秏矣哀哉。師古曰。秏虛也。言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秏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秏而彌遠。精神篇。志氣日秏。高注並曰。秏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秏與治正相反。則秏爲眊亂之眊明矣。呂刑耄荒。釋文耄作秏。〔賈昌朝羣經音辨曰。秏老也。書王秏荒。鄭康成讀。賈音本於釋文。是釋文耄字本作秏也。今作耄者。陳鍔依衞包所定今文改之耳。秏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耄及之。杜注曰。八十曰耄。耄亂也。字亦作眊。漢書刑法志曰。穆王眊荒。〕秏耄眊古並同聲。耄荒之耄通作秏。猶眊亂之眊通作秏矣。增顏師古曰。秏亂也。愛曰。本注少謂之謂疑衍。○易以豉反。治直吏反。秏虛到反。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集先謙案。此與上言扁善之度。各自爲義。上言治氣養生。故以後彭祖爲說。然其道不外由禮。故下文曰。禮信是也。此自論治氣養心之術。與上不相蒙。楊廼云以禮修身。不必如彭祖。謬矣。

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集郝懿行曰。漸與潛。古字通。韓詩外傳二作潛。是。良作諒。亦古字通用。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生。易諒即易良也。王念孫曰。漸讀爲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潛並作漸。漢書谷永傳。忘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祝睦後碑。漸心於道。太尉劉寬碑。演策

笑語卒獲ハ笑語スラ皆其宜シキヲ得テ間違ナシトニテ、ヨク禮ニ合スルヲイフ。

諂ハ不善ヲ以テ人ヲ導クナリ。

趣舍ハ取舍ト同ジ。

偍ハ前ニ見エタル提優ト同ジク遲滯ナリ。

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增卒遵聿反。○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增先悉薦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爲不善和人也。集王念孫曰、楊說諂字之義未確。諂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諂。（道與導同。）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是諂諛即導諛也。導與諂聲之轉。諂諛之爲導諛。臽及之爲導及。禫服之爲導服。皆聲轉而字異也。（說見史記越世家。）增本注諂諛解似附會。補注諛與俞同義。義當作音。是是非非。謂之智。能辨是爲是。非爲非。謂之智也。增智舊作知。今據宋本改之。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增榮辱篇曰、定取舍楛優。蓋趣舍取舍。其義兩通。○行下孟反。詐側嫁反。易如字。又以豉反。舍音捨。保利弃義。謂之至賊。保安。集謝本從盧校。作保利非義。盧文弨曰、非義。元刻作弃義。王念孫曰、盧本作非義。爲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先謙案、王說是。今正。增保保有也。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與提媞皆同。謂舒緩也。增偍音題。

勃亂ハ治ノ反對、提僈ハ弛慢渙滑ニテ通ノ反對。

觸陷ハ和節ノ反對ニテ、矛盾衝突シテ調和チ失フナリ。

夷固ハ倨傲、辟違ハ不中正、庸衆而野ハ凡人ト同ジクシテ野卑ナリ。

不生ハ生活スル能ハズトノ意。

度ハヨキ度合ナリ。

達。〔此涉上宜於時通而誤〕達與僈爲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心怛怛之怛。〔齊甫田〕字從旦聲。而與桀爲韻。故事可勸也之勸。〔禮運〕與列蓺爲韻。〔藝古讀爲臬〕不賞而民勸〔中庸〕與鈇爲韻。以按徂旅之按。〔大雅皇矣〕孟子引作遏。〔梁惠王〕皆其例也。外傳作不由禮則悖亂。亂與達亦合韻。

不由禮則勃亂提僈。

提舒緩也。爾雅云。提提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也。集郝懿行曰。勃與悖。僈與嫚竝同。嫚謂相侮易也。荀書多以僈爲嫚。或以爲慢。慢謂惰也。提者。詩小弁傳。提提羣貌。箋云。提提然樂。然則提者羣居相樂。僈者狎侮相輕。皆不由禮使然。先謙案。下文。難進曰偍。注云。偍與提媞皆同。謂弛緩也。是提僈二字義同。故與勃亂對文。言不由禮。則血氣强者多悖亂。弱者多弛慢也。郝說非。增知音智。治直吏反。勃與悖通。韓詩外傳作悖。提音題。僈與漫同。補提僈與媞嫚通。方言。姣媞欺嫚也。提僈蓋輕慢之意。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

集先謙案。和節猶和適。

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

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郊野之人。集郝懿行曰。雅對野言。則兼正也嫺也二義。野者反是。王引之曰。楊分夷固爲二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修身篇又云。體倨固而心執詐。〔今本執譌作埶。辯見後執詐一條〕是固與倨同義。〔楊注固鄙固也亦非〕祭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詘卑詘也。固倨也。〔立而不詘是倨傲也。鄭注詘充詘。形容喜貌也。固猶質。陋也。皆失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增觸陷謂居處動靜無禮。觸物陷禍也。生疾謂食飲衣服無禮生疾病也。野不中禮之謂也。禮記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處昌呂反。辟音僻。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

扁善之度ハ善惡ヲ辨別スルノ尺度標準、卽チ禮ヲ言フ、禮ヲ以テ氣ヲ治メ生ヲ養ヘバ長生スベシ、禮ニ由リテ身ヲ脩メテ自カラ勉強スレバ名堯禹ニモナラブコトヲウベシトナリ。後彭祖ハ彭祖ヨリモ長生スルノ意。

時モ處ト同義、禮ハ啻ニ通ニ居ルベキモノノミナラズ、亦窮ニ居ルベシトナリ。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

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卽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爲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爲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矣。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集】盧文弨曰。案。扁外傳作辯。則扁當訓平。尙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尙小。壽世之益更大也。郝懿行曰。扁當爲辯。韓詩外傳一作辯是也。辯訓平也。治也。楊讀爲辨而訓別非。荀書多以辨爲辯。王念孫曰。扁讀爲徧。韓詩外傳作辯。亦古徧字也。〔說見日知錄。〕徧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徧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徧善之度也。楊讀扁爲辨。而訓爲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爲平善。亦非下六句意。王引之曰。以修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修身自爲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性。〔與生同。〕則身後彭祖。以修身自强。〔今本脫以字。〕則名配堯禹。於義爲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增】謝墉曰。案。外傳扁作辨。則扁當訓平。尙書平章平秩。古作辨章辨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桃源藏曰。後如松柏後凋之後。愛曰。後彭祖。謂壽於彭祖也。又案韓詩外傳。後上有身字。自名作自强。配上有名字。似是。○扁音平。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

信誠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集】盧文弨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王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通。而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猶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猶處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緜篇。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說見經義述聞。〕韓詩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增】處昌呂反。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

【集】王引之曰。下文以節疾爲韻。雅野爲韻。生成寗爲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通疑當依外傳作

菑然ハ物ノ立テル貌、此處ニテハ堅ク自ラ惡ム義ナリ。

當ハ向ッテ來テ相手ニナルナリ。

致惡ハ惡ムコトヲ極ムルナリ。

噏噏ハ小人ノ威福ヲナス貌、呰呰ハ小人ノ私利ヲ求メテ自營スルノ狀、此等ノ狀勢アルハ甚ダカナシムベキナリ、カカル所以ノモノハ君臣俱ニ善ナル謀ニハ違背シ、不善ナル謀ニハ就キ依ルガタメナリ。

呼報反。下同。

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集謝本從盧校。身下增也字。盧文弨曰。上句也字宋本無。王念孫曰。元刻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衍。上文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呂・錢・龔本竝無。郝懿行曰。輪人注。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爲菑。詩皇矣毛傳云。木立死曰菑。然則菑者植立之意。楊注非。相篇是。此讀菑然爲災然非。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刪上句也字。增物茂卿曰。菑緇音同。通用。蓋如泥滓汚身然。愛曰。舊本身下有也字。今據宋本除之。○惡烏路反。下同。

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極也。下同。增諂敕檢反。下同。諛音臾。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以爲賊。增物茂卿曰。爲笑謂以爲笑具也。○己音紀。行下孟反。詩曰。噏噏呰呰。補朱傳云。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噏噏然患其上。呰呰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噏許急反。呰音紫。集盧文弨曰。噏噏呰呰。元刻與詩攷合。宋本作潝潝訿訿。注同。○

ルヲ完成シタル人トナス。

光ハ廣ナリ、全ハ德ノ完全ナリ、明、廣、全ハ天、地、君子ノ發揮スル特色ナリ。

此篇ハ省察脩養ノ道ヲ論ズ。

脩然ハ身ヲ整ヘル貌、自存ハ自省ト同ジ。

愀然ハウレフル貌。

介然ハ堅クシッカリシタル貌、好ハ善ヲ好ムナリ。

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增應禮記所謂方物出謀發慮是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爲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集劉台拱曰。光廣古通用。王念孫曰。劉讀光爲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舝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繫辭傳。廣大配天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博亦廣也。明亦大也。)故君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俞樾曰。按。兩見字竝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爲見耳。光與廣通。言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增全謂全禮義也。天論篇曰。在人者。莫明於禮義。○見賢遍反。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集王念孫曰。爾雅。在存省察也。(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注。存省也。大傳。五曰。存愛。注。存察也。察有仁愛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存皆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之有不善與否也。楊解自存失之。增論語見賢思齊焉之意。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增論語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之意。○愀子了反。省悉井反。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增好

置キテ體察スルヲ爲ニ其人ニト云フ。

是ハ學問ノ道ナリ。

致ニ好之ニハ極メテ學問ノ道ヲ好ムナリ。四個ノ之ノ字皆於ト同ジク、「ヨリ」ト讀ムベシ。

此レ皆學問ノ道ニ得ル所深キノ效ヲ言フ。

德操トハ德ヲ操守スルナリ。

思慮內ニ靜定シテ能ク外物ニ順應シテ謬ラザ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爲之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增本注爲字當作謂。音之誤也。○處昌呂反。

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

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增論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集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爲學之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卽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竝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尙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數句之誼。先謙案。俞說是。增四之字猶於也。古此例多矣。言其好禮義。甚於聲色貴富也。○好呼報反。

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

蕩動也。覆說爲學則物不能傾移矣。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集郝懿行曰。德操謂有德而能操持也。生死由乎是。所謂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庶幾近之。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增由是由禮也。○操如字。下同。

德操然後能定。能定

禮法ニ明文無キモノハ類推シテ之ヲ通シ、仁義ノ道ニ專一ナラズンバ善學トイフニ足ラズ。出入ハ道ニ出入スルナリ、一出一入操守常ナキハ路上往來ノ人ト同ジ。

全レ之盡レ之ノ之ハ斯ノ學問ノ道ヲ指サス。

誦數ハ誦說ナリ、誦說思索ハ講讀思考トイフガ如シ。

其人トハ我ガ理想トセル人ナリ、自ラ身ヲ其ノ理想トセル人ノ地ニ

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增蹞音頍。）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增古屋鬲曰。本注謂一上脫所字。）學也者。固學一之也。（增謂一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增子張所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集盧文弨曰。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增謝墉曰。按。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增二之字指善。儒效篇曰。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盡津忍反。）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也。集俞樾曰。誦數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一年穀梁傳。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即說也。先謙案。兪說是。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增夫音扶。下同。粹雖遂反。）思索以通之。（思索其意也。增索色白反。）爲其人以處之。（爲擇賢人與之處也。集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爲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爲其人以

方ハ筋道、理ハ細カイ道理、致ハ極致ナリ。又一ヨリ進ミテ言フナリ。

其身トハ其人ナリ、君子ノ言フト言ハザルハ先方ノ人ノ與ニ言フベキト言フベカラザルトニ從フナリ。天子ノ予フル所トハ天子ヨリ賞賜アルナリ。

有沽功。鄭曰。沽麤也。增楛讀爲監下同。謂不堅固也。言問不堅固者。告之無益。必悱悱憤憤者。而後爲有益也。

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

道不至。則不接。增不由其道至。則不接也。

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

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

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

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瞽者不識人之顏色。集盧文弨曰。順宋本作愼。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郝懿行曰。傲與敖同。敖者謂放散也。謹順其身。身猶人也。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增順據宋本・韓本改愼。

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紓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集盧文弨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紓。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爲學之效。與爲學之要。末亦引詩以證之。應爲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爲姣。廣雅曰。姣侮也。言不侮慢不怠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增匪上與彼通。下非鬼反。不也。紓式居反。予音與。

○百發一失。

禮憲ハ禮法ナリ。

湌ハクラフナリ、古人壺ノ中ニ食物ヲ貯フ、乃チ之ヲ取リテ食ハントスルニ箸ヲ以テセズシテ、キリヲ以テスルハ迂ナリトイフベシ。

已ニ禮ヲ隆ベバ未ダ明達ノ士タラズトモ禮法アル士タルヲ失ハズ。察辯ハヨク事理ヲ知ルナリ、散儒ハシマリノナキ學者ナリ。

楛ハシッカリセザルナリ。

釋名曰。掔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掔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吏捕索掔頓。不以道理。褚少孫續史記滑稽傳曰。當道掔頓人車馬。【增】古屋鬲曰。頓與扽通。博雅曰。扽引也。愛曰。本注下禮字衍。○勝音升。數所矩反。【補】頓置也。言如挈裘領。而全衣順之。屈五指而置之。則仁義羣類順而得之者。不可勝數也。注禮皆順也。當作皆順禮也。

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

道言說也。憲標表也。【集】王念孫曰。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爲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富國篇。不足以持國安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增】物茂卿曰。道猶由也。愛曰。憲法也。

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湌壺也。

【集】謝本從盧校。湌作飧。盧文弨曰。飧同餐。王念孫曰。呂・錢本作湌。元刻作飧。案說文。飧餔也。從夕食。思魂切。餐呑也。從食𣪠聲。或從水作湌。七安切。玉篇・廣韻。飧作飱。而飱・餐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餐屬寒部。飧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之餐。與檀干漣廛貆爲韻。三章之飧。與輪漘淪囷鶉爲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爲飧。而集韻遂合餐・飧爲一字矣。今俗書飧字作飡。而錢本作湌。自是湌之俗字。非飧字也。盧從元刻作飧。云飧同餐。非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正作湌。以錐湌壺。言以錐代箸也。古人貯食以壺。中山策。君下壺湌臣父。韓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湌以從。皆其證。

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

【集】先謙案。法士即好禮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非禮是無法也。又云。好法而行士也。皆可互證。下文散儒。楊注云。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爲無禮法之儒。正與法士對立。

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爲散木也。【增】舂書容反。飧音孫。散音繖。

問楛者勿告也。

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爲沽。儀禮

經緯蹊徑トハ其ノ由リテ進ムベキ所ノスヂミチナリ。
順トハ毛ガ皆同ジ方向ニ揃フナリ。

者。志與幟同。謂標題也。如今學僮課讀。用紙爲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謂陋儒但能標志。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曰。此文本作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卽古識字也。今本竝出識志二字者。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字爲句。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作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人竄改之謬。先謙案。學雜識志。王說是。安猶案也。特猶直也。此云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猶解蔽篇云。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也。安・案竝猶則也。荀書用安・案字。或爲語詞。或作則字用。其用則字亦然。彊國篇云。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使楚也。）謂使左則左。使右則右也。臣道篇云。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謂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也。正論篇云。暴國獨侈。安能誅之。（能字衍。）謂暴國獨侈。則誅之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蔽篇云。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謂以聖王爲師。則以聖制爲法也。此竝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爲利也。仲尼篇云。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已。大略篇云。至成康。則案無誅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用。安・案亦語詞。彊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天論篇。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數則字語詞。則亦猶安・案也。[增]物茂卿曰。志字衍。爰曰。解蔽篇末世作沒世。蓋古音通。識音志。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

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增]正其心正其口腹也之正。

若挈裘領。詘五指

言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集]盧文弨曰。

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頓猶頓挫。提擧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王念孫曰。楊訓頓爲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爲挈。盧以頓爲頓挫。於義尤迂。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詘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扽引也。曹憲音頓。古無扽字。借頓爲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

經ハ道ナリ、學之經ハ學問ノ道ナリ。隆禮ハ自ラ禮ヲ以テ身ヲ取リ締マルナリ。

安ハ案ト同ジク則ト同義ニ用ヒルアリ、單ニ語助ニ用ヒルナリ、此コニテハ語助ノミ、特ハ「タダニ」ナリ、增注ニ物徂徠志ノ字ヲ衍トナス、今集解ノ王引之ノ說ニヨリ識ノ字ヲ衍トナス、雜記ノ書ヲ學ビ詩書ヲ奉ズルノミニテ、大道ニ通ズル能ハザルヲイフナリ。

讀方爲傍。轉致文義支離也。【增】集韻曰。方效也。愛案。方・放・倣通。與禮記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之放同。之與而通。禮記惡夫涕之無從。家語之作而。論語恥其言而過其行。皇侃本而作之之類是也。偏矣之矣衍。【補】周於世矣。此四字贅。疑是後人因注文加之。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

學之大經。莫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爲次之。【集】王念孫曰。經讀爲徑。卽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此徑字訓爲疾。莫徑卽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騫傳。從蜀宜徑。如湻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傳集解。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語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卽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賈子立後義篇。其道莫經於此。莫經卽荀子之莫徑。楊以爲學之大經失之。郭嵩燾曰。近其人。謂得其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隆禮謂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謙案。王讀經爲徑。引脩身篇之莫徑。謂卽本篇所謂莫速。是學之速。莫速乎好其人。於詞爲複。上文學莫便乎近其人。亦無此複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染。有始・知分・驕恣諸篇高注并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經。禮與刑。又云。聽之經。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言治之道。聽之道。與此學之經一例。是荀書自有此文法。【增】成相篇有聽之經及治之經。與學之經同句法。○好呼報反。下同。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集】郝懿行曰。安猶然也。焉也。特直也。猶言但也。學雜識者。識記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詩書

囋ハカマビスシキナリ。

増注本嚮ハ響ニ作リ本注首ノ四字無シ、如響トハ君子ノ人ノ問ニ答フルハ緩急多少、響ノ聲ニ應ズルガ如キヲイフ。

禮樂ハ大體ノ法式ヲ示シテ細事ニ説キ及ボサズ、詩書ハ故事ヲ擧ゲテ當世ニ切近ナラズ、春秋ハ簡約ニシテ速通シガタキモ、一旦賢師ニ直接シテ學ベバ、其道崇高ニシテモツタイナキ所アリ、深ク心得シテ世道ニ通達スルヲウルナリ。

方其人云云ハ君子ニ倣ヒテ其ノ説ヲ習フヲ云フ、之ノ字ハ而ト通ズ。徧ノ下ノ矣ハ衍、徧周ト熟スルナリ。

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爲傲。可證也。傲即躁之叚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叚傲爲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爲傲。實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躁爲傲乎。先謙案。兪說是。增本注聲口噭噭然。聲字衍。

問一而告二。謂之囋。

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彊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唱。古字口與言多通。集盧文弨曰。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啐聲貌。啐與囋及𪡏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啐今文選注誤爲啐。郝懿行曰。囋者嘈囋。謂語聲䌛碎也。陸機文賦。務嘈囋而妖冶。義與此近。楊注非。增集韻曰。囋聲多也。愛曰。陸機文賦。務嘈囋而妖冶。是也。○囋才曷反。楊音則旰反。

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

嚮與響同。如響應聲。增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是也。響舊作嚮。有嚮與響同注。今據宋本・韓本改之。

學莫便乎近其人。

謂賢師也。增近巨靳反。下同。

禮樂法而不說。

有大法而不曲說也。

詩書故而不切。

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增本注故曰以下。失論語之意。

春秋約而不速。

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

補方猶至也。言至賢師之習熟君子之說者。則無所不通。而可尊信也。以文理推之。此句全屬其人。

周於世矣。

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集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爲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徧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爲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

端ハ喘ト讀ミ、喘息微言ノ義。蝡ハ蝡蠢微動ノ意。君子ノ一言一動皆法則トスベキヲイフ。

小人ハ學ブトモ修身ニ益ナシ、故ニ猶ホ禽犢タルニ止マルノミ、禽犢ハ上文ノ禽獸ノ義ニ同ジ。

傲ハ躁ノ假リ字、人ノ未ダ問ヒ來ラザルニ我ヨリ先ヅ告グルハ輕躁ナリトナリ。

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增】著直略反。

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端讀爲喘。喘微言也。蝡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蝡蠢微動。皆可以爲法則。蝡音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集】先謙案。臣道篇云。喘而言。臑而動。而一皆可爲法則。與此文同。則讀端爲喘是也。說文。喘疾息也。蝡動也。【增】禮記曰。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

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塗說也。

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集】盧文弨曰。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劉台拱曰。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增】軀音區。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增】此語出于論語。○爲于僞反。己音紀。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禽犢饋獻之物也。【集】郝懿行曰。小曰禽。大曰獸。禽犢謂犢之小。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己有。非可獻人。直以爲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爲玩好而已。故以禽犢譬況之。注據致士篇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犢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楊注固非。郝說尤誤。上言君子之學。入耳箸心。而布於身。故曰。學所以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於爲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爲先。人無禮則禽犢矣。上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是其言學之宗旨。又云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獸禽犢。特小變其文耳。小人學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嗷。【聲】口嗷嗷然也。嗷與傲通。【集】盧文弨曰。口嗷嗷舊本作聲口嗷嗷。今改正。郝懿行曰。傲與謷同。說文云。謷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兪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讀躁爲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

止ハ存スル所ナリ、詩ハ本ト樂ト伴ヒ歌ハルルモノナルヲ以テ此言アリ。

古ノ禮ト云フモノハ、凡テ人事ノ法度也、但法度必ズシモ皆禮ニ制定サレズ、故ニ禮ニ制セラレズシテ人ノ行為ノ法タルベキモノハ、禮ニヨリテ類推スルヲ要ス、是レ法之大分云云ノ言アル所以ナリ。

禮ニ敬ト文トアリ。

褒貶ノ意、隱微ナリ。

箸ハ增注本ニ著ニ作ル、今集解本ニ從フ。

動靜ハ動作ナリ。

之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集】郝懿行曰。按下文。方云樂之中和。詩書之博。詩樂分言。則此中聲疑非即謂樂章。且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與此言詩為中聲所止。可互證。郝說非也。【增】詩謂詩經。物茂卿曰。止猶存也。【補】下云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中聲即中和。可以言樂。不可以言詩。疑詩者下脫論詩之文。中聲上脫樂者二字。

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

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集】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刻無羣字。（宋龔本同。）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增】羣類謂衆類也。〇分扶問反。

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

【增】夫音扶。

禮之敬文也。

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

樂之中和也。

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增】周官大司樂職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詩書之博也。

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

春秋之微也。

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

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所謂古之學者為己。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

凡ソ物皆感應アルコト前ノ諸例ノ如クナルニ、今人アリテ毫モ聲響ノ聞エザルハ、恐クハ其善ヲ積ムコト未ダ十分ナラザルガタメナランカ、此處語意婉曲、不積乎ノ下ニ積則ノ二字ヲ加ヘテ見レバ文意明ナリ。不積ノ不ノ字衍トセザルヲ可トス。

數ハ課程ナリ、義ハ要旨ナリ。

入ハ自得ノ境域ニ入ルナリ。

沒ハ死ナリ、學ハ終身怠ルベカラザルヲ云フ。

紀ハ猶ホ記ノ如シ。中聲ハ中和ノ聲音、所

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爲之潤黷。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困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江賦・文賦注竝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集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篇。先謙案、大戴記作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爲善或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至於成者。此文亦言爲善或不積邪。積則安有不聞者乎。語意曲而有味。治要作爲善積也。徑刪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增草木舊作木草。今據宋本・標注本・正文本・韓本改之。不字羣書治要無。此蓋衍。或曰、不當作而。〇枯讀爲涸、戶各反。邪音耶。

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增惡音烏。

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集盧文弨曰、典禮疑當是曲禮之誤。增數卽下誦數以貫之之數。

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脩身也。集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爲三等。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士終聖人。

眞積力久則入。眞誠也。力力行也。集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增入、國語非學不入之入。謂得于身也。

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也。增禮記曰、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后已。是也。

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增舍音捨。

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

詩者中聲

きしばとノ數子ヲ育ツルニ、每日其爲ストコロヲ變セザルヤウニ、善人君子ノ行爲威儀モ端然トシテ齊一ナレバ、精神モ固結堅定シテ其事一ナルヲ得ルナリ。

流魚ハ沈魚或ハ潛魚ニ作ルベシ。

六馬ハ天子ノ駕ニ用ヒル六種ノ馬ナリ、一車ニ六馬ヲ駕スルニアラズ、仰秣ハ聽キナガラマグサカフナリ。

鼠明矣。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鳲鳩之篇。毛云。鳲鳩鴶鞠也。鳲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鳲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集盧文弨曰。注鴶鞠。元刻作秸鞠。毛傳作秸鞠。增儀威儀也。〇鳲音尸。

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也。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魚躍也。集盧文弨曰。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鱏魚。亦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沈魚。是也。魚沈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潛魚。潛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湎。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湎。君子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羣書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高注以爲長頭。口在頷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鱏魚口在頷下合。故論衡作鱏魚。此二書別爲一義。盧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是游魚。何云出聽。望文生義。斯爲謬矣。增淮南子流魚作游魚。今案。流游互通。左氏傳游纓。漢書韋玄成傳。德盛而游廣。皆與流通。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也。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雕軫。六駿駮。又曰。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秣仰首而秣聽其聲也。集盧文弨曰。駕雕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增韓詩外傳曰。雞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謂感之甚也。〇秣莫葛反。補李周翰曰。食草之際。仰首而聽。餘草在口也。注乾六車六。當作文。

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增禮記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〇聞音問。下同。行下孟反。

玉在山而草木潤。集王念孫曰。玉在山。

衢道ハ歧路ト同ジ、兩道ナリ。

兩眼單視シテ物ヲ見ルコト明瞭ナリ。

梧鼠ハ鼯鼠ノ誤、むささびナリ、此獸五種ノ技能ヲ備フルモ、孰レモ拙ニシテ十分ナル能ハザルハ、騰蛇ノ如ク專一ナラザレバナリ。

記。冥冥作憤憤。惛惛作緜緜。增物茂卿疑明爲名。愛案。說苑云。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文子亦有此語。○冥莫庭反。惛音昏。

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集郝懿行曰。案。楊朱哭衢涂。見王霸篇注云。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大意與此注同。但兼二義訓釋。實則楊朱見歧路而悲。卽莊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不必泥爾雅四達謂之衢也。王念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歧旁。歧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歧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爲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辯見大略）則荀子書皆謂兩爲衢。先謙案。王說是。增衢其俱反。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

集盧文弨曰。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念孫曰。呂錢本俱有能字。元刻無兩能字者。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兩能字。今依王說。改從宋本。

螣蛇無足而飛。

爾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增螣直錦反。又徒登反。

梧鼠五技而窮。

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伎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集盧文弨曰。本草云。螻蛄一名鼫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王念孫曰。本草言螻蛄一名鼫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螻蛄之蛄。鼫鼠之鼠。合爲一名。而謂之蛄鼠。又以蛄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鼫鼠五技而窮。鼫與梧。音不相近。則梧爲誤字明矣。當以楊說爲是。補梧當作鼯。爾雅釋鳥。鼯鼠夷由。郭注。狀似蝙蝠。肉翅。亦曰飛生。正韻。五技鼠也。說文以鼫鼠爲五技鼠。楊注從之。今按。鼫鼠見爾雅釋獸。郭注。形大頭似兔。好在田中食粟米。其非五技

里ニ至ルベシトナリ、毎日朝車ニ附ケラレ暮ニ車ヨリ去ル、是ヲ一駕トス、十駕ハ十日ナリ。

鍥而舍之ハ刻ミカケテ其儘ニサシオクナリ。

跪ハあし、螯ハはさみ、蛇ハへび、蟺ハうなぎ、寄託ハ身ヲ寄スル、躁ハサワギマハリテ自分ノ住居ヲ造ルコト能ハザルヲイフ。

冥冥惛惛ハジットシテ心ヲ潛メ力ヲコムルナリ、明ハ名ノ字ノ誤。

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躒。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爲韻。步舍爲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云。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劉台拱曰。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譌字。盧反引以爲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旦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爲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王念孫曰。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與駑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駑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騏驥一躒。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字雖譌。而步字不譌。辯見大戴記述聞。增騏音奇。驥音冀。

功在不舍。集盧文弨曰。此句當連上文。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鍥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也。增朽香久反。鏤力于反。

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也。集盧文弨曰。正文螾字上。宋本有蚯字。無注末蚯蚓也三字。今從元刻。增筋音斤。

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集盧文弨曰。案說文。蟹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先謙案。蟺同鱓。增謝墉曰。案說文。蟹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盧曰。大戴禮蟺作蛆。今案。蟺與鱣・鮋・鱓通。蟺魚似蛇者也。後漢書楊震傳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蟹諧買反。跪渠委反。螯五刀反。虵與蛇同。食遮反。蟺上演反。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集先謙案。大戴

醯ハ粥ナ酒ニ和シテ作リシモノニテ、酸味ノモノナリ、醤ニ和シテ食物ニ味ヲ附ケルモノナリ、醯ガ酸ニシテ味美ナレバ蜹ガ聚ツテ來ルトナリ。

善ヲ積ミテ德ヲ成就セバ、自ラ神明ニ通ジ、聖心ヲ備フルニ至ルナリ。

千里ノ遠キモ半步ヲ積ミテ始メテ到達スルヲ得ルノミ。

一日千里ノ駿馬タリトモ、唯ダ一躍ダケデハ十步ノ距離ニ至リ難イガ、駑馬タリトモ十日モ續ケテ驅スレバ、千

鵠也。增的丁歷反。

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

喩有德則慕之者衆。增質的以下四句。皆喩自取。之不必分析。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愼其所立乎。

禍福如此。不可不愼所立。所立卽謂學也。集盧文弨曰。愼其元刻作其愼。大戴作愼其所立焉。增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故君子愼之。所立謂禮也。○行下孟反。補大戴記。乎作焉。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集謝本從盧校。作聖心循焉。盧文弨曰。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備。古音與德得爲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呉棫韻補。)正與德得爲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竝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循。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偹。循字隷書或作循。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案。孔廣森大戴記補注。以積土成山至末爲一段。今從之。言學必積小高大。一志者成也。榮辱篇云。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起於變故。成乎修爲。待盡而後備者也。與此言積善成德。聖心乃備義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增而猶則也。備舊作循。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戴禮改之。

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

半步曰蹞。蹞與跬同。增蹞音頍。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集盧文弨曰。江海宋本與大戴同。元刻作江河。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河海。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

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集盧文弨曰。不

榮辱之來必象其德ハ人自身ノ德ノ善惡ニヨリテ榮來リ或ハ辱來ルトナリ。杜ハ折ノ字ノ訛ナルベシ、彊キモノハ折レル、此レ強キガ故ニ然ルノデ自ラ招クナリ、束ハ束ネラルルコトナリ。

若一ハ一樣ニスルナリ。

爲芷。漸以滫及酒。皆不美。惟漸之鹿醢。乃能益其香。而賈易匹馬。故曰。其質非不美。所漸者然也。增蘭槐必二物。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可以見。古屋鬲曰。槐通作櫰。蓋櫰香也。本草曰。根如枸杞根而大。煨之甚香。或曰。芷蓋香草根通名。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增擇鄉擇鄰之類也。就士友其士之仁者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

凡物彊則以爲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集王引之曰。楊說彊自取柱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爲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爲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爲注。聲之誤也〕增柱當作折。大戴禮作折。又案。六韜云。大彊必折。列子引老子云。木強則折。淮南子云。大剛則折。大柔則卷。○出尺類反。蠹都故反。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

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增構舊作搆。今據宋本改之。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

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

疇與儔同類也。集劉台拱曰。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王念孫曰。羣居與疇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增疇如國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之疇。大戴禮。羣焉作羣居。似是。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

扶ハ竹木ナドニテ支フルナリ。

漸ハ浸スナリ、滫ハ便溺ナリ。

射音夜。集盧文弨曰、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翣。廣雅、烏蓮射干也。蓮翣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增木當作草。案篆文木作朩、草作屮。其形相似、故誤耳。○莖渠更反。莖長直亮反。下如字。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集王念孫曰、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爲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竝見荀卿子。案、上文引傳曰、青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羣書治要曾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燕禮注、乃猶而也。)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同。)考荀子書、多與曾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曾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增洪範正義引此、直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八字。大戴禮・三王世家・說苑皆同。此蓋脫文。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卽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集盧文弨曰、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滫久泔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湛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滫爲溺。未見所出。又曰、高誘注淮南人間訓云、滫臭汁也。意亦相近。郝懿行曰、大略篇云、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與此義近。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麋說苑雜言篇作鹿。滫久泔也。芷卽茝也。茝芷古字同聲通用。此言香草之根

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喩脩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集】王念孫曰。生讀爲性。大戴記作性。【增】呂氏春秋曰。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箸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集】盧文弨曰。蒙鳩。大戴禮作蠓鳩。方言作蔑雀。蠓讀如芒。蒙·蠓·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蠛蠓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箸張略切。俗閒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又曰。說文有箸無著。箸但訓飯攲。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日恪位箸。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傅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徐與此同。【增】謝墉曰。案。蒙鳩。大戴禮作蠓鳩。方言作蔑雀。蠓讀如芒。蒙·蠓·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蠛蠓音義近。楊云。當作蔑似非。○繫音計。苕田聊反。卵盧管反。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山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

君子安息ヲ恒トセズ、自ラ戒メテ其位ニ靜恭ナレバ、自然ニ大ナル福ヲ得ン、以テ學者ガ學ヲ好ミ道ヲ嗜メバ、自ラ福ヲ得ルヲ言フ。學ヲ爲シテ道ニ化スレバ其德神ト一ナリ。

利足ハ人自身ノ足ガ速クナルナリ。
能水ハ水ニ耐フルナリ。

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喩勤學也。〔增〕朱熹曰。靖與靜同。愛曰。好是正直。好學嗜道之意。○共音恭。好呼報反。介音界。〔補〕神如神而明之之神。神之謂化於道也。聽之謂聽而從之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脩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集〕兪樾曰。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卽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先謙案。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爲例。遂斷上引詩爲一節。以此二句提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愼其所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上節。亦未安。各篇引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之末。此處不當分段。今正。〔補〕爲學化道。與鬼神合其德。故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卽自求多福者也。不必別有神也。

吾嘗終日而思矣。〔集〕先謙案。大戴記。吾上有孔子曰三字。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擧足也。〔增〕跂音器。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集〕王念孫曰。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爲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爲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說叢篇竝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作江海則同。兪樾曰。能當讀爲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增〕直度曰絕。○見賢遍反。聞音問。

君子

干・越・夷・貊四國ノ小兒生レシ時ハ啼キ聲同ジ、長大ノ後風俗異ナルニ至ルハ、教ノ力ナリ、教ノ效ヲ言フ。

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大謂有益於人。増大廣大也。

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干越猶言呉越。呂氏春秋。荊有次非。得寶劒於干越。高誘曰。呉邑也。貊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貊莫革反。集謝刻從盧校。干作于。注文作于越。猶言於越。盧文弨曰。于越。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呉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佽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干遂。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隧。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爲釋。劉台拱曰。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呉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爲呉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也。宋刻・呂夏卿本・錢佃本。竝作干越。干・越・夷・貊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爲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爲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辯見漢書貨殖傳。淮南道藏本及朱東光本。皆作干。它本皆改爲于。兪樾曰。案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呉越。亦恐不然。干與越竝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業篇。昔者呉・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則干與呉且爲敵國。非卽呉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爲江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呉。蓋邗古國名。後爲呉邑。哀九年左傳。呉城邗。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爲呉邑。而卽訓爲呉也。先謙案。王氏雜志引文選江賦注所引墨子。以利荊楚干越。呉都賦包括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及淮南原道訓。以證漢書貨殖傳之于越。當爲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殊路篇。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亦一證也。呉・干先爲敵國。後干倂於呉。管子呉・干戰。及左傳呉城邗。卽其明證。干爲呉滅。而呉一稱干。猶鄭爲韓滅。而韓亦稱鄭。(竹書紀年。書韓哀侯作鄭哀侯。)兪氏所駁亦非也。今依劉・王說。改從宋本。増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呉。杜預曰。於發聲也。本注非。夷王制所謂東方曰夷是也。此言性相近也。其異俗者在習也。○長竹丈反。

詩曰。嗟爾君子。無恒

槁暴ハ生木ガ乾クコトナリ、生木乾ケバ自ラ量減ズ、此文ハ眞直ナ木ヲ曲ゲテ車輪ト爲スニ、後ニ木乾キテモ反リテ眞直ニナラヌノハ、始メニ十分ニ曲ゲタカラデアルトイフ義ニテ、以テ學問ニヨリテ本性ヲ十分ニ矯正スルノ必要ニ喩ヘタルナリ。

羣書治要作青取之藍。是唐人所見荀子本。已有作取者。且大戴記即用荀子文。亦作青取之於藍。不得謂荀子本作出於藍而作取者爲非也。宋建監本歧出。亦緣所承各異。故王氏應麟無以定之。謝本從盧校。今仍之。增已止也。取舊作出。今據宋本・韓本・羣書治要・大戴禮・困學紀聞所引改之。蓋後人私改之。無所據者也。

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

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集盧文弨曰。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藃。鄭注云。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又注贏舊本訛作羸。案。贏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贏。增本注贏字。諸本皆作羸。字似而誤也。今據謝說改之。○中陟仲反。輮與揉通。忍九反。暴音曝。復扶又反。

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

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行下孟反。集兪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己。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謙案。大戴記一本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與兪說同。孔氏廣森云。參己者。學乎兩端。以己參之。一本作而日參省乎己焉。與荀子文同。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荀書自作而日參省乎己。參三義同。羣書治要作而日三省乎己。易參爲三。是本文有省乎二字之明證。與楊注義合。兪說非。增智舊作知。有音注。今據宋本改之。○參息暫反。與三通。省悉井反。己音紀。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

荀子卷第一

唐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　楊倞　注
清　王先謙　集解
日本　久保愛　增注
日本　豬飼彥博　補遺

勸學篇第一

增 以勸學發端者。本于論語。唱洙泗道者之冠也。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

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集 盧文弨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王念孫曰。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自注云。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栞熙甯舊本。亦未爲善。又云。請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是王以作出者爲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卽本於建本。監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竝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卽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錢佃本從監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卨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先謙案。

荀子補遺序終

荀子補遺序

蘭陵之書。漢儒未有治之者。故編簡錯脫。傳寫誤訛尤多。至唐楊評事。始爲之注。博徵羣書。正其脫誤。然其注義紕繆亦不少矣。近時物徂徠著讀荀子。正其紕繆。吾敬所先生。壯年治諸子。考此書正文脫誤注義紕繆。二家釐正。猶有未盡者。時錄其所見。著荀子考二卷。雲藩桃白鹿。讀其稿本。大賞之。書肆葛西氏因請上梓。先生聞先輩治此書者有數家。欲悉得其書。集大成之。故不允。後多病不果。今茲先生讀久保筑水增注。校讎諸本。採輯衆說。誤脫悉正。危疑始釋。往年所錄。十之七八。與此暗合。其喜可知也。乃盡除其合者。更加他說可取者。幷爲一卷。名曰補遺。以授葛西氏。命弘校字。因敍其由云。

文政丁亥秋七月

岸和田儒員　三宅弘　謹識

荀子增注卷首終

之餘。其誤亦多。宋本・韓本。始錄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謝本則上贅唐字。揚作楊。夫揚作楊者固是也。而謝墉非正其是非而作楊者。承誤而已。卷首既已如是。書中繆妄可以知矣。然至其說之是者。先生猶尚拾以明正文。

注文異同。多從宋本改之。不必錄其事。至其義難通者。非此例也。

武州　飯山義方　識

章盡殘闕而已。

元本有可疑者。宋本勸學篇智明。元本作知明而注知讀爲智。榮辱篇政令法。作政法令。而注當爲政令法。或曰。政當爲正之類是也。蓋其人未見宋本。其所藏本。智作知。政令法作政法令。則補楊注而刻者也。至如世德堂本。作政令法。而傅會元板所補注。則不成文義。皆不得不從宋本而改之。

宋本雖古且善。其校閱則粗也。始錄登仕郎・守大理評事。似唐時舊也。楊倞作揚倞者誤也。木易者弘農楊族。手易者自別一族。子雲已有其辨。而倞則弘農楊族也。可从手乎。如磬筦將將。作管磬瑲瑲。則古書異同。固可有之。如注引毛傳將將。而作瑲瑲。則全後人改之者也。既改注文。則其改正文。亦未可知也。且觀倞不注詩經異同。非無可疑之端。今先生取宋・元二本之長而定之。雖未全復古。其去古不亦遠矣。

近年渡來有謝墉本。其人尊信宋本。是也。然未見原本。其所爲正。傳寫

韓本異同。多與宋本合。自卷首題名以至注文盡然。唯有一二不同而已。全據宋本而刻之者也。始有金澤文庫藏書印。惜未見其原本而已。世德堂本・孫鑛本・標注本頗相似。而世德堂本稍勝矣。其原則皆除元本互注・重意・重言。而以宋本取舍之者也。且宋・韓二本。注文多正。而明時諸本多誤。則未見宋本全書者乎。抑亦孤陋闒師。爲書賈倩者。固不解事。則糅雜米鹽而刻之乎。蓋明人校書之粗。不特荀子。往往皆然。則或其類矣。

宋本・元本是者。從而改之。增注必錄其事。不敢私損益一字。其兩可難裁者。入于標注。他書異同是者。入于增注。兩可者。復入于標注。元本異同。其非者不錄之。其他諸本亦復如之。何則世間其書多也。至宋本異同。如藏作臧。彊作強。勢作埶。一作壹之類。雖則同字。必錄異同。其非者加非字以分之。蓋其書無傳也。學者就此書而集之。雖歷百世。宋本完然。可備具于掌中矣。世必有嘲其迂者。然非好古如此。則千歲之後。舊

字脫文。十之七八。既復其正。元本者。非因宋本。或寫本。或印本。自別有一本而刻者也。蓋其時既後。則其誤謬錯脫亦多。雖然可以次宋本取正者。元本也。且其稱互注・重意・重言者。要非杜撰也。其非宋與元者。後人私補刪者也。譬如宋本靑取之於藍。元本作靑出之藍。雖有得失長短。皆李唐以來。傳習之異同。而足徵者也。明刻諸本作靑出之於藍者。其義則未有優劣。不因宋元二原。則私改之。不足徵者也。故今所校。雖因世德堂本。其後人私改之者。據宋本改之。宋本不是者。據元本改之。要期復古。二原無異同者。雖他書有之。不敢妄改之。如王良諸家皆作王梁。孫鑛本獨作王良之類。孫氏以荀子中例改之者也。然王良作王梁。季梁作季良。梁輈作良輈者。古書中往往有之。以古音通也。方知孫氏陋。天論篇二飢渴。宋・元二本。上有渴。下無渴。是上渴字衍也。羣書治要。上下皆無渴字。是爲正。然宋・元有渴字。難妄改之。不改之。則其文例不可無渴字也。故從世德堂本。而不改之。非以爲正也。

凡例

山夫子閱世德堂刊荀子正文誤脫。或注文編次錯亂。頗有難讀者。於是兩漢以上之書。苟有解荀子書。若辨誤者。盡集之。正其編次。辨其難讀者。當時既有一適作。未全備而卒。筑水先生據其說。以作增注。二十年前。授于平安葛西氏。近日將上木開而閱之。有未安者。得宋本・元本・小字元本・韓本・孫鑛評本・標注本・謝墉本。加以享保以來諸家之說。而再校之。至如正文本・孟荀合刻本・諸子品節。非無異同。其鹵莽反足生疑惑。是以先生不必取之。

荀子有二原。宋本・元本是也。宋本者。先是未有見之者。享保中。葛西應禎頗購求之。不得。乃校世德堂本而梓之。其子豐書得抄宋本異同者。至孫豐章。始見宋本。揭其異同而藏之。其書非不善也。而未可遽從者。先生不見其原也。丙子春。先生友人狩谷氏得之。文字大。剞劂巧。楷法遒美。可以法則。天壤一物。可以珍重。就而校之。舊來物子・山子所疑誤

似當然矣。且魏鄭公之論政事。髣髴於益稷・皐陶之議虞廷矣。然而其集群書治要。多取荀子。至若孟子。僅僅二三條而已。然則評事所稱。其有據哉。謙曰。唯唯。於是識其言。以辨後之疑楊序者之惑云。

男　東都　久保謙　識

言。[之舊作諸。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曾則登反。]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省悉井反。]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子。[荀下舊有卿字。今據宋本・韓本除之。]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舊篇第載舊目錄。移易者載新目錄。]

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謙問家翁曰。唱洙泗之道者。前有孟子。後有荀子。故稱孟荀。獨楊評事序。稱荀孟者何也。豈以己所尊信。而更其昭穆乎。家翁曰。否否。評事貞士。不必至阿其所好。抑秦漢之人。貴荀子甚。或比殷湯。或方周文。或以伊尹・管仲當之。以其所居。爲國家之存亡輕重。孟子以聖自居。議其好辯者有之。未聞許之者。以是觀之。評事所稱。特本於古人之言而已。不必至阿其所好。曰。然則後來道子弟者。七經已通。則授荀子。而後施及孟子之書可乎。家翁曰。噫。以余膚淺。豈可定二大賢之月旦乎。唯是以其弟子之所稱。國策之所載。劉光祿之所錄觀之、

掎挈當世。（掎音几。）撥亂興理。易於反掌。（易以豉反。）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補】荀子後孟子。而稱荀孟者。言之便也。猶稱韓白・班馬・操莽・孫劉。不拘前後也。）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三綱。君者爲臣之綱。父者爲子之綱。夫者爲妻之綱。）倞以末官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炎黃。神農・黃帝。）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嘗立博士。（代舊作氏。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傳習不絕。（習舊作誓。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好呼報反。下同。）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復舊作獲。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復扶又反。）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夫音扶。）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脫舊作說。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抒當作紓。思息吏反。○）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齊楚言異。出于孟子。）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重直龍反。）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

荀子注序 (舊本無注字。今觀其文。非荀子序。楊倞注荀子之序也。故據宋本韓本補。)

唐虢州楊倞撰

上州山世瑶正編

日本信州久保愛 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三五。三皇五帝也。)損益夏殷之典。(夏戶雅反。)制禮作樂。(事見于禮記明堂位。)以仁義理天下。(理讀爲治。避高宗諱。下理要。與理同。)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幽王名宮涅。殺於西戎。厲王名胡。流於彘。)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平王名宜臼。幽王太子。此時東遷于洛邑。【補】晏子春秋曰。禽獸以力爲政。強者犯弱。)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復扶又反。)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被皮義反。)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申申不害。商商鞅。孫孫武。孫臏。吳吳起。○詐側嫁反。)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慎慎到。墨墨翟。蘇蘇秦。張張儀。○說音稅。)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幾音祈。)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爲于僞反。)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闡昌善反。)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

楊倞注之。而世亦知之者少。則先師雖精之愛雖增益之豈必期使海内之紙貴矣哉。雖然世有欲泝洙泗流從政而取之者。未嘗無少裨益矣。

文政庚辰。冬十一月。

信州　久保愛　撰。

天下之大。不能無一人尊信之者。孟子雖精撰。動輒有言行相反。而難委任大事者。則海內之廣。不能不有一人窺其短者。是以弈世提衡。聲譽相發。唯是孟子書夷。其誦之者。皆疎明章句。善正誤脫者也。荀子文奇。其閱之者皆有大略。而取樞要。非拘攣於章句。善辨錯亂者也。乃一登仕郎注之。其寡儔。焉得盡其義乎。吾山夫子。既校正經藝。以其餘力。施及諸子。觀先時葛西應禎所翻刻荀子。比之諸家。似有所長。猶尙正文誤脫。注文錯亂。頗有難讀者。於是博考羣書。而明辨之。愛壯年日。據其說。以作增注。近日將上木。開而閱之。猶有未安者。於是再校以諸家本。而後物子・山子以來所疑者。渙然一時氷釋。唯未見宋刻原本。是以猶豫未正誤補脫。俄而友人狩谷卿雲得宋本。就而校之。雲霧始開。白日再明。乃據宋本善者。正之。間亦有以元刻改之者。何則二本者原也。又享保以來。諸儒先之所論。苟有可補正者。盡取之。必錄其姓名。以分之。而後增益師說者。不止十之三四。夫荀卿業已不遇。其書亦不大行。

荀子增注序

觀秦漢諸儒之所錄。荀子之德隆矣哉。至乃當時之人。以成湯・文王・伊尹・管仲比之。孟子聒而語之。議其好辯者有之。不聞其許之者。亦唯自以聖賢居而已。豈況學在行事。而軻才止口舌也夫。遊其門。受其業者。亦皆則效其師之所行。或爲一時奪席之言。或述軍國經略之言。萬章・公都子輩所爭辯。李斯・韓非子等所筆記。章章于殺青之餘。如觀二叟家學學風也。若夫性善性惡之殊異。稱堯舜順後王之不同。非有優劣。道術爲天下裂。有以虛無者。有以恬憺者。有以非鬪非樂者。有以堅白同異者。學士各據其所見。以立流派。互相競爭。則孟荀亦以此與當世之人辯而已。孟子書七篇。追琢既盡。斐然成章。蓋欲傳天下後世而著之者也。荀子書三百二十二篇。有重複者。有䭸駁者。雖除二百九十篇。猶尚有不煥乎者。蓋雜記而特示門人。無傳天下後世之志者也。唯其言入肓之上。膏之下。有士之君。輔國之臣。聞其一言。有足與邦家者。則

荀子集解卷首終

荀子新目錄

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集]盧文弨曰。傳習不絕。俗閒本作傳誓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杼。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序

臣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愼・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臣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

未嘗適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爲蘭陵令之文。計至春申君死。郇卿廢。其間十八年。十八年不誤。未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議兵于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秦。與秦昭王・應侯相問答邪。凡此皆見于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爲劉向所爲乎。至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讒郇卿之文。緣飾而成。更屬駕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引詩。實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爲劉向采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竄入國策耳。今世所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汪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囿此武斷之說于世也。

此說殊武斷。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劫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爲疑邪。其說靈王也。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郇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卽斥爲刻覈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悱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禦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爲郇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其文。然未明言是郇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割取以妄爲之。向之博學篤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人邪。郇卿遺春申書。與歌賦。本屬二事。何得云文義不屬邪。但國策所載歌賦不全。今賦篇末佹詩一篇皆是也。乃云詞賦乃郇子佹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一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漫不加考。寔莫甚焉。妄云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

弓。不過因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以爲必仲弓。方可比孔子耳。殊乖事之實也。王弼注論語云。見經典釋文。朱張字子弓。郇卿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據。以爲郇卿所稱子弓。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郇卿不能受業。卽以爲郇所受業。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郇卿動曰孔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邪。　劉向云。董仲舒作書美郇卿。案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多殘闕。不見美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汪氏述學。極詆國策記郇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會不一言。泛引劫弑死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王楚之先君。豈宜斥言其罪。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失之矣。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郇子佹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爲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君死十八年。其間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卽因此緣飾。末所引詩。乃詩外傳之文。國策亦並載之。案。汪氏

不可考。然漢書儒林傳。東海蘭陵孟卿事蕭奮。以禮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據劉向云。蘭陵人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卿蘭陵人。善爲禮。又字卿。必得郇卿之傳也。惜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于后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傳儀禮。篇次各殊。見賈公彥儀禮疏。　由是言之。儀禮蓋亦郇卿之傳也。　郇卿之師子弓。韓昌黎以爲馯臂子弓。此說不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之曰。荀子作子弓。楊倞注非相篇云。馯臂子弓受易者也。傳易之外。別無聞。非馯臂也。楊注力辯非馯臂子弓。則唐以前之說。皆以郇子之子弓卽馯臂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者也。應劭云。子弓子夏之門人。蓋子弓學無常師。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郇卿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也。楊倞以子弓爲仲弓。云子者。著其爲師。元人吳萊以爲。子弓之爲仲弓。猶季路之爲子路。考其時世。郇卿不得受業于仲

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撮九卷。授孫卿。卿授張蒼。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郇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陽武人。此云武威。傳寫之誤。張蒼。蒼傳洛陽賈誼。此左氏春秋郇卿之傳也。　楊士勛穀梁疏。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魯人。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授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是其證也。顏師古亦云。穀梁受經于子夏。傳郇卿。此穀梁春秋郇卿之傳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今本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韓昌黎云。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馯臂子弓。則昌黎所見之史記未誤也。張守節所據本誤。致令今本皆誤。子弓傳江東矯子庸疵。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亦誤。當以史記爲正。今漢書子庸・子弓二名互易。幸留江東二字在中間。不誤。然子弓。史記云楚人。漢書云魯人。未詳孰是也。郇卿善爲易。得子弓之傳也。郇卿傳易于何人。不可考。　郇卿尤善于禮。今授受源流

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末學所不解矣。

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毛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此毛詩得郇卿之傳也。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嘗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浮丘一作包丘。見鹽鐵論毀學篇。浮丘蓋齊地名。因以爲氏。浮包同聲字。如春秋浮來之地。左傳浮來。公穀皆作包來。是其例也。）伯孫卿之門人也。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卒業。文帝時。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號魯詩。此魯詩得郇卿之傳也。

劉向別錄。（左傳正義引。）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

左傳正義引。李淑疑非郇卿作。不過因秦公子譜。下及秦亡而已。不知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秦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下及子嬰之世。又何疑邪。據云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書之善可知。又云。其間不無訛繆。其中必有與史記諸書不合者。如皇甫謐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攷訂史記者。卽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爲訛繆矣。其書不見引于羣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猶存。竟至亡佚。惜哉。虞荔鼎錄云。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劉向云。孟子以爲。人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性惡。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郇卿著數萬言而卒。是孟郇著書。皆在晩年。故據孟郇之卒年。相去百餘年爲言也。向徧讀中祕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別傳從之。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逆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闕里志等書。皆出宋明人之手記。孟子生卒。言人

良。辨孼殃。是第二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道古聖賢。基必張。是第三篇。自顧陳辭。顧陳辭上脫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喩意。是第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之。成律貫。是第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賦十篇者。亦脫一字。當作十一篇也。隋書經籍志。有楚蘭陵令郇況集一卷。注云。殘闕。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賦一卷・成相一卷也。脩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賦也。徒見郇卿賦篇僅六賦。不可分爲二卷。疑有殘闕。故注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郇況集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有郇況集二卷。皆據隋志梁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別有全本也。　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郇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其閒不無訛繆。案。郇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世本左丘明作。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出皇甫謐帝王世紀。世本有姓氏篇。見

三十五年之後。敍此事畢。接書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歎。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爲郇卿爲之不食之明證也。　劉向讎校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言中祕所藏孫卿之書。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十二篇。餘皆重復之篇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已言之矣。然漢志既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于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明其故。蓋郇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漢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曰。莊子貴支離。悲木槿。注云。成相出淮南子。據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篇。今已久佚。漢志亦從本書別出。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蠶・箴五賦之外。有佹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請成相。世之殃。至不由者亂。何疑爲。是第一篇。自凡成相。辨法方。至宗其賢

兩爲蘭陵令。不過三四年耳。 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郇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相秦。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尚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郇卿以湣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完世家。湣王三十八年。伐宋滅之。而郇卿說齊相之辭。但曰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不及宋國。時宋已滅明矣。說齊相不從。郇卿乃適楚。必湣王三十九年之事。蓋郇卿之來齊。亦卽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郇卿年十五推之。當生于周赧王十六年。計至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別傳云。卒年蓋八十餘矣。

李斯傳。斯長男由爲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郇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所謂郇卿爲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盛。其戒斯之詞歟。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追念師言。不覺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

一章。是其事也。據范睢傳。睢爲相封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誅。應侯懼。蔡澤說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卽楚考烈王八年。郇卿爲蘭陵令時。應侯既罷相矣。劉向稱秦相應侯。約言之。郇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得其實矣。秦昭王在位。盡五十六年。郇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三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卽由秦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　客再說春申君。春申君請郇卿于趙。國策不言在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咎諸客。疏而遠之。前讒郇卿之客。必在所疏之中。于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津人朱英。春申君徙楚都壽春。一切所爲。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郇卿于趙之客。蓋卽朱英歟。由是言之。郇卿復爲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二十五年。春申被李園所殺。郇卿廢蘭陵令。計前後。

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尊崇稷下之士。號曰列大夫。威王時並無列大夫之號也。卽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湣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卽湣王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爲之說耳。

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郇卿爲蘭陵令。然則郇卿被讒。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藉以百里之勢。不便于君。審其詞意。必郇卿爲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卽謝郇卿。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于趙孝成之前。卽此時矣。

劉向云。孫卿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郇卿書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于人國。一章。彊國篇有應侯問孫子入秦何見。

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愼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郇卿湣王末年至齊矣。今郇卿書彊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諫湣王矜功。五國謀伐齊之事。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湣王奔莒被殺。襄王復國。稷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郇卿適楚。不久卽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襄王時尚修列大夫之缺。言湣王末。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尚能脩列大夫之缺也。　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本劉向故也。說者遂疑郇卿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實威王初年始聚之。湻于髡傳。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髡使趙請兵。是其證也。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十八年。乃尊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

公稱荀卿。其後裔荀淑等。皆曰荀。相沿至今。皆曰郇子。故不復稱孫也。

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書言孟子爲卿于齊。孟子自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爲卿。蓋卿卽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爲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爲卿于齊矣。史記虞卿傳。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郇卿亦爲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郇卿之稱卿。蓋法虞卿矣。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爲卿。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卿。尊之之辭也。蘭陵弟子稱郇卿。美之之辭也。　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劉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云。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誤倒耳。郇卿來齊在何時。史公・劉向・應劭皆未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

又如張良爲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案。謝東墅駁郇卿
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惑。以爲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
非也。郇卿之爲郇伯之後。以國爲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
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于戰國正屬趙。故爲趙人。又稱孫者。蓋郇伯公
孫之後。以孫爲氏也。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
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
由是言之。郇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混一。故人有兩
姓幷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田完。陳恆見論語。史記
作田常。陳仲子見孟子。郇卿書陳仲・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
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卿之稱慶卿。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
正。二字同音。遂致移易爲言。尙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別傳不稱孫
者。以別族在當時宜稱孫。擧近者言也。孫氏各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
宜稱郇。以著所出。故郇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郇卿自稱之辭也。自史

荀淑傳。稱淑爲荀卿十一世孫。則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元和姓纂。誤衍一字歟。抑今本後漢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歟。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爲荀。此乃想當然之辭。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黃帝之後。國語。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姬・酉・祈・己・葴・滕・任・荀・僖・姞・儇・依是也。郇國之郇。詩郇伯勞之。竹書紀年晉武公滅郇。此據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所引紀年之文。今本紀年皆作荀。不作郇矣。國語訾祐言范文子受以郇・櫟。字皆作郇。并不作荀也。而左傳諸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郇。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作鄦。凡經典之中。竟無鄦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并非有故去邑爲荀明矣。今別傳中。皆用郇字以著受姓之源。　史記稱荀卿。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爲避宣帝諱詢。故改稱孫。謝東墅云。漢不避嫌名。時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瑤。亦不改字。何獨于荀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軻謂之荆卿。又謂之慶卿。

言。向故元王交之孫。交郇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深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汙不至阿其所好也。向校讎中祕書。定著郇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郇卿之功臣哉。唐儒楊倞。復爲之注。表彰之功。亦向之亞矣。

〔又郇卿別傳攷異二十二事〕林寶元和姓纂。郇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爲氏。詩。郇伯勞之。毛傳云。郇伯郇侯也。郇本侯爵。郇侯曾爲二伯。詩擧重者言。故毛傳云然。 後去邑爲荀。晉有荀林父。生庚。裔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淑。生儉・緄・靖・燾・汪・爽・肅。時人謂之八龍。案水經注。涑水逕猗氏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伯國也。其地卽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之境。郇國晉武公所滅。見竹書紀年。故郇伯之後仕于晉。獻公之世。有荀息。魯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于息屬之親疎未詳。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寅。昭二十九年。與趙鞅城汝濱。定十三年。入于朝歌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寅至郇卿。幾二百年。由哀五年至周赧王十六年。得一百九十四年也。 其閒幾世。不可詳矣。林寶所云。皆据郇氏家傳。信而有徵者也。但後漢書

子弓受易。並傳其學。稱子弓比于孔子。從虞卿受左氏春秋。以傳張蒼。蒼傳賈誼。穀梁俶亦爲經作傳。傳郇卿。郇卿傳浮丘伯。伯傳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世爲博士。郇卿尤精于禮。書闕有間。受授莫詳。由是漢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郇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囂・毛亨・浮丘伯・張蒼而已。當時甚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爲學。皆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法郇卿也。教澤所及。蓋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遂。遂生淑。淑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著于東漢。迄魏晉六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論曰。劉向言。漢興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可比于傳記。可以爲法。諒哉斯

服矣。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申君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郇卿。郇卿不得已。乃行至楚。復爲蘭陵令。春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郇卿遂廢蘭陵令。因家蘭陵。二十餘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爲秦相。郇卿聞之。爲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因葬于蘭陵。方郇卿至稷下也。諸子咸作書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郇卿退而笑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孟子言人之性善。郇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爲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篇。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本儒術。闡道德。崇禮勸學。著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公子血脈譜。郇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又傳浮丘伯。伯傳申公。號魯詩。從馯臂・

走出。踰于外牆。射中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
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縣于廟梁。宿昔而死。
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
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
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禍心。李園女弟之陰謀。郇卿早知其必發。
故以書刺之也。又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曰。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
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
縱横。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
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凰。比干
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
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
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
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

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然終不能用郇卿也。郇卿在秦。知不見用。無何由秦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郇卿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郇卿于趙。郇卿遺書謝之曰。諺云。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

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問其重儒也。因問曰。儒無益於人國。郇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里。闕里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郇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出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

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郇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埶。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郇卿。卿去之趙。趙以爲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爲變詐之兵。郇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郇卿子議兵篇。卒不用於趙。遂應聘于秦。初見應侯范雎。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郇卿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畱。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偲矣。兼其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

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郇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湣王奔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卽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湣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爲襄王。襄王復國。尚脩列大夫之缺。諸儒反稷下。其時田駢之屬已死。惟郇卿最爲老師。于是郇卿三爲祭酒焉。後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楚相春申

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如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之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

學士更盛。且數萬人。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擧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湣王不聽。各分散。愼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郇卿亦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埶。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埶。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埶。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埶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埶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埶。亶有之矣。然則胡不敺此勝人之埶。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利當作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世俗之所爲。則女主亂之宮。詐臣

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胡元儀郇卿別傳〕郇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郇伯之遺苗。郇伯公孫之後。或以孫爲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子爲卿于齊。郇卿亦爲卿于齊。虞卿爲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曰虞卿。郇卿亦爲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荀年十五。有秀才。當齊湣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淳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來者益衆。居稷下。宣王十八年。尊寵之。如孟子・鄒衍・鄒奭・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卒。湣王立。

劉向敍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　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　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僇。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　本書彊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畱楚太子横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

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爲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爲蘭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爲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爲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爲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鰌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幷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爲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王東徙壽春。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攷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爲應侯。儒效・彊國篇。有昭王・應侯荅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悼襄王元年	二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子孝文王立。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	二年	三年	始皇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春申君徙封于吳。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李斯列傳。斯辭荀卿。西入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				

秦兵罷。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平原君卒。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

八年
以荀卿爲蘭陵令。
九年
徙於鉅陽。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列傳。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秦圍邯鄲。魏信陵君奪晉鄙兵。平原君求救於楚。楚使春申君與魏救趙。卻秦存邯鄲。	十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楚世家。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于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春申君傳。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案六年圍邯鄲。傳作五年。誤。	七年
					議兵篇。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臣道篇。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拂矣。又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三十二年	十七年	四十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十八年	四十一年 拜范雎爲相。封以應。號爲應侯。	三十三年
孝成王元年 秦拔趙三城。平原君相。	十九年	四十二年	三十四年
二年	王建元年	四十三年	三十五年
三年	二年	四十四年	三十六年
四年	三年	四十五年	考烈王元年 春申君爲相。

儒效篇載秦昭王與荀卿答問之語。彊國篇載應侯與荀卿答問之語。

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于趙孝成王前。又秦四世有勝。又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皆謂孝公至昭王。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東保於陳。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議兵篇。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							彊國篇。今楚父死焉。至是乃使讎人役也。仲尼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襄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田單殺燕騎劫。	六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鄢。秋，復會於穰。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秦伐我，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列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議兵篇。齊之田單，世俗所謂善用兵者。燕能幷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滅宋。	三十九年		四十年	燕・秦・趙・魏・韓兵破我濟上。王走莒。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親。	十五年		
						王伯篇。齊湣用強齊。中足以舉宋。				仲尼篇。湣王毀於五國。	王伯篇。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

則楊倞爲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惠文王元年　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	湣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
四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四年
五年	三十年	十三年	五年
六年	三十一年	十四年	六年
七年	三十二年	十五年	七年　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本書列傳。

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佹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閒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卽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　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

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殺之。夫厲雖癰腫痂疕。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荅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刼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策。其敍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刼弒臣篇文。其言刻覈舞

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

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强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爲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

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脩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爲是。）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

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敍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敍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衞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敍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

惟君子知嚮矣。此本仍作如嚮。不相應。因知伯厚所擧者。嚮響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何校本仍作如。）若盧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薲所擧。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間別有朝鮮古刊本。亦略與此本同。余又合元纂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蘭皋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子四卷。）冢田虎。（有荀子斷四卷。）久保愛。（有荀子增注二十卷。）豬飼彥博（有荀子補遺一卷。）所訂。別爲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緒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

攷證下

〔汪中荀卿子通論〕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敍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

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實與北宋本無異。眞希世之寶典也。余齋所載南宋本中。當以是爲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按。文政五年壬午。當道光二年。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土所傳荀子宋本有二。一爲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爲南宋錢佃江西漕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爲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慶閒。盧抱經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卿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澗蘋。皆有異議。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雙鉤本數卷。訪之迺知爲狩谷望之舊藏台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厥後從島田篁村。見影摹全部。因告知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別有熙寧元年中書劄子。曾公亮等銜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擧四條。

窩先生題籤。亦希覯之珍云。　狩谷望之手跋云。右宋槧荀子。爲淳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撫歐陽。朱熹按唐仲友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内。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僞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剞劂氏之姓名。蔣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事。喜甚。獨怪是不良人。爲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讀齊東野語。知其詆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二則。足爲仲友吐氣。今并錄以備攷。近來舶來盧文弨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爲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歟。將所謂影宋本有落葉歟。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

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楊・文中子・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値。還納本州軍資庫訖。此即四種之一。卷末有劉向敍目。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蓋淳熙八年繙雕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即第六狀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爲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錢遵王稱爲字大悅目。信然。

〔台州本末。經籍訪古志二跋〕荀子二十卷。宋槧大字本。求古樓藏。 唐楊倞注。首有荀子注序。次新目錄。接序後。每卷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末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十五名。又有淳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六分。幅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

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爲補遺一編。竝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敍。時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石臨終詩注。藝文類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繹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櫨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黎庶昌古逸叢書敍目〕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　朱子按唐仲友。爲

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爲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爲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爲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志。校荀子後敍〕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澗薲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卽同是呂

者僞也。僞卽爲耳。孟荀之恉、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顧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箸書。其恉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疐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摳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

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爲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

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爲緐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爲大醇小疵。蒙意未喩。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竝衡。以是爲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錞于。沁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幷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卽惡。必假人爲。爲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性惡。其善

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易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敍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竝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

竊。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蕆事。以墉謭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傲。俱不避元帝之名驁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荊軻在衞。衞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

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注。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檮昧。閒附管

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
一盧文弨校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墉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竝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愼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竝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飮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

之黃蕘圃先生云。　楊倞序。元和十三年。　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　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　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爆爍。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鄉巖周君收藏。蕘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　他日儻竟爲蕘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澗蕢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一宋巾箱本。一纂圖互注宋巾箱別

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撫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爲宋槧。
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
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　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爲二十卷。
幷劉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
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爲精好。予又藏呂夏
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影寫宋呂夏卿大字
本。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後有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
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
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
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爲庸妄子
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眞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一函十冊。　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幷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　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卽是人。第書首標題爲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顚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賈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旣不畫一。板式亦復懸

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周荀況撰。唐楊倞注。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爲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爲定論也。倞注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一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一函八冊。　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欹器・大路・龍旗九斿三圖。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爲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爲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摽・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眞僞之僞。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注。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

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敎。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賢聖耳。其在當時。固亦卿

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苟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棨。熙寧舊本亦未爲善。當俟詳考。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内府藏本。　周荀況撰。況趙

至倞始分爲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 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靑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 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

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爭。傲災祥。尚强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　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爲十二卷。

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徼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餔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比君子所爲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右趙荀況撰。

與蒐補遺逸。監書寖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閩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鋟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氐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駮。益難信。据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

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祕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尚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參阡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到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　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溫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尙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錞。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先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坿著之。

攷證上 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荀況。〔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汝士子。大理評事。〔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戰國趙人荀況書。〔又〕楊保倞誤。注荀子二十卷。

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本同。熙甯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湻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並見攷證。此卽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栞。熙甯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竝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坿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攷證。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卨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蘋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爲補遺一卷。敍而行之。坿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敍・佚文竝見攷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皐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藏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圍。全錄校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彷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尙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閒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

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蒓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

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爲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爲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竝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攷證。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刊。次荀子讎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影鈔大宋本。元刻纂圖互註本〔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眞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騫槎客。吳縣朱奐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弓。嘉善謝墉金圃輯校。〔輯諸家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末錢大昕跋。見攷證。校勘補遺一卷。案。此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眞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爲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譏横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爲重屈也。國朝儒學

荀子總目次終

漢文大系第十五卷

荀子總目次

荀子解題終

ルナリ。
荀子ノ書、勸學ニ始リ堯問ニ終ル。正ニ論語ノ體裁ニ倣ヒシナリ。亦以テ孔子ニ私淑スルノ心、孟子ニ劣ラザルヲ見ルベシ、現代支那人、子思・孟子獨リ孔子大同ノ旨ヲ知リ、荀卿ハ僅ニ其小康ノ義ヲ得ルニ止マルト爲ス者アレドモ、此レ孔子ノ敎旨ヲ政體ノ變化ニ傅會セントスルヨリ生ジタル曲説ニシテ、本ヨリ取ルニ足ラザルモノナリ。

文學博士　服部宇之吉　識

孟子ハ辭シテ楊・墨ヲ闢キ、聖道ヲ衞ルヲ以テ自ラ任ジ、韓退之ハ其功禹ノ下ニ在ラズト爲セリ。荀卿亦異端ヲ排スルニ力メ、殊ニ墨翟・宋鈃・惠施・老子等ノ說ヲ破スルニ力メタリ。而シテ異ヲ排スルニ熱心セル餘リ、攻擊亦子思・孟子等ニ及ベリ。孟子ノ異說ヲ攻擊スルヤ、論鋒銳利譬喩巧妙、辯論術ニ於テハ堂ニ上ルト言フベシ。然レドモ嚴正ナル論理ヲ以テ之レヲ照セバ、往往論旨徹底セザルモノアリテ、人ノ口ヲ默セシムルニ足ルモ、人ノ心ヲ服セシムルニ足ラザルモノアルヲ免レズ。蓋シ孟子ノ辯論多クハ敵手ト相對シテ之ヲ爲スヲ以テ、勝ヲ一時ニ取ルニ急ナルモノアレバナリ。荀卿ハ則チ獨處シテ諸子ノ說ヲ批評攻擊ス。故ニ多クハ冷靜ナル論理法ニヨレリ。虛心ニシテ之ヲ論ズレバ、辯論術ニ於テハ孟子ハ荀卿ノ上ニ在リ、論理的頭腦ハ荀卿反ッテ孟子ニ優ル者ノ如シ。攻擊思・孟ニ及ブノ故ヲ以テ、後人荀卿ヲ病ム者アレドモ、荀卿ハ思・孟ノ說ヲ以テ孔子ノ旨ヲ失フト爲シテ此擧ニ出デタルモノニテ、亦學者自ラ信ズルコト篤キノ致ス所ノミ。宋儒ガ孔子ノ仁ヲ說キ性ヲ論ズルヲ以テ未ダ到ラズト爲シ、自ラ見ルコト孔子ノ上ニ在リトス。而シテ人宋儒ヲ怪ムヲ知ラズシテ、獨リ荀卿ニ於テ之ヲ病ムハ何ゾ。當時學界ニ於ケル思・孟二子ノ位地ハ、決シテ後人ノ見ル程高カリシニアラズ。荀卿ヨリ見レバ同門ノ先進ノミ。其說ノ異ヲ擧ゲテ之ヲ非ルモ、亦怪ムヲ須ヒザ

天ニ關スル孔子ノ思想信仰ノ一面ヲ明ニセント勉メタルモノノ如シ。孔子ノ天ニ關スル信仰ハ、偉大深遠ナルモノ有リテ、孔子人格ノ根柢此ニ存シ、孔子敎義ノ淵源此ニ在リ。而シテ孔子ハ古來天ニ關スル幾多ノ迷信的思想信仰ヲ排除シタリ。荀卿ハ專ラ後者ニ關スル孔子ノ義ヲ明ニセントシタルナリ。唯ダ惜ムラクハ天命ニ關スル孔子ノ信仰ヲモ併セテ闡明セザリシコトヲ。

荀子ニ正名ノ一篇有リ。專ラ論理學及ビ認識論ニ關スル說ヲ擧グ。此種ノ說ヲ爲ス者、當時所謂名家ノ徒有リ、墨子ノ徒有リ、法家者流有リ、而シテ儒家ニ在リテハ實ニ荀卿ニ昉マル。墨子ノ書、經・經說・大取・小取ノ諸篇、思想ノ法則ヲ明ニシ、立證ノ法ヲ論ズルモノアルモ、說明ノ方法宜シキヲ得ザルモノアルガ爲メ、其流遂ニ詭辯ヲ弄スルニ至リ、墨子ノ本旨ト相去ルコト遠キニ至リシモノアリシガ如シ。專門名家亦此弊ヲ免レズ。故ニ莊子ノ如キハ力メテ之ヲ排セリ。荀卿非十二子篇等ニ於テ、此レ等詭辯ノ徒ヲ斥ケ、而シテ自ラ正名篇ヲ著ハシ、自家ノ說ヲ明ニセリ。支那ニ於ケル論理學及ビ認識論ヲ論ゼントスル者ノ最モ注意スベキトコロニシテ、ありすとてれす及ビ其後ニ於ケル論理說及ビ認識說ト一致スルモノアリ。戰國時代此種ノ說ニ於テハ實ニ出色ノ文字ナリ。

ルノ功ヲ稱セザルベカラズ。而シテ其社會的生活ナルモノハ、君主ヲ中心トシテ組織セラレタル國家ニ於ケル生活ヲ意味スル者ニシテ、君主的國家ノ成ルヲ、社會發達ノ結果ニ出ヅルニアラズシテ、生民ノ初メニ即チ天意ニ出ヅト爲ス。此レ孟子ニ引ケル泰誓等ノ思想ニ本ヅキ、儒敎ニ於テハ自明ノ理タルモノナレドモ、之ヲ論ズルコト荀卿以前ニ、荀卿ノ如ク詳ナルハ莫カリキ。荀子ノ書屢、道ハ必ズ後王ニ法ルベキヲ論ズ。其所謂後王トハ、孟子ノ所謂先王ト相同ジキモノナリ。但先王ト言ヘバ尚古ノ傾有リ、後王ト言ヘバ尚今ノ傾有ルガ如クナルモ、歸スルトコロハ一ニシテ、孔子ノ先進ニ從ハント言フガ復古ノ意有ルガ如クニシテ然ラズ、周ノ郁郁乎トシテ文ナルニ從ハント言ハレシト矛盾セザルガ如シ。中庸亦今ノ世ニ處リテ古ニ反ヘラントスルヲ非トシ、復古ヲ排セリ。道堯舜以前ニ溯ルハ孔子ノ敎ニアラザルナリ。荀卿必ズ後王ト言フハ、孟子ノ先王ト言フニ比スレバ、孔子ノ義ヲ明ニスルニ便ナリ。禮記往往太古ヲ貴ビ、三代ヲ賤ムノ言有リ、復古ノ思想戰國以後漸ク盛ナルヲ見ル。荀卿必ズ後王ヲ言フモノ、蓋シ孔子ノ義ニ本ヅキ、此謬説ヲ排セントスルナリ。正論篇ノ如キ最モ其ノ用意ノ存スル所ヲ見ルニ足ル。荀子ニ天論篇有リ。先儒或ハ天ニ關スル世俗ノ謬説迷信ヲ破ルノ目的ニ出デタルヲ以テ、其論自ラ矯激ニ過グト爲ス。予ヲ以テ之ヲ觀ルニ、此篇亦

法正ヲ知ルベク能クスベキノ資質、人ニ本具ナルコトヲ許シタリ。此レ亦性ノミ。但荀卿ハ之ヲ性ト言ハザルノミ。今孟子ガ性ト爲サザル方面ト、荀卿ガ性ト言ハザル方面トヲ各〻其性ト爲シ、性ト言ヘルモノニ合ハスル時ハ、孟荀二子ガ人性ヲ觀ルコト、各〻善惡二面有ルニ於テ一致スベシ。而シテ各〻相反スル一面ノミヲ取リテ性ト爲セルナリ。孟子性ヲ善トシ、且之ヲ微ナルモノトス。故ニ擴充ノ說ヲ生ズ。荀卿性ヲ惡トス。故ニ矯性ノ說ヲ生ズ。孟子ノ擴充ハ一面ニ性欲ヲ矯ムルコトヲ含ミ、荀卿ノ矯性ハ一面ニ仁義法正ヲ知ルベク能クスベキ本具ノ資質ニ順フコトヲ含ム。故ニ發程ノ點東西相反スルニ似テ、其行路ハ大體ニ於テ一轍ニ歸セリ。孟子性善說ガ後代ノ性說ニ影響スルコト固ヨリ大ナリト雖モ、荀卿性惡說亦後人ノ思想ニ影響スルコト決シテ小ナラズ。漢儒ノ性善情惡說ハ、明ニ孟荀ノ二子ノ說ヲ併セ取リテ成リシモノニテ、宋儒ノ本然氣質ノ說ト雖モ、亦荀卿ノ影響ヲ蒙ルトコロ無シト爲スベカラズ。

荀卿最モ禮ヲ重ンジ、禮ノ義ヲ說クコト最モ詳ナリ。而シテ常ニ中ヲ以テ禮ヲ言フ。是レ周禮大司徒ノ職ニ五禮ヲ以テ中ヲ敎フト言ヒ、中庸ガ禮ヲ以テ中ヲ期スルト同意ニシテ、實ニ禮ノ本義ヲ明ニシタル論ナリ。荀卿既ニ禮ヲ重ンズ。故ニ又人類ノ社會的生活ヲ以テ倫理ノ絕待條件ト爲セリ。此レ殆ド自明ノ理ナリト雖モ、特ニ之ヲ闡明セ

ノ系統方メテ言フヲ得ベシ。蕭奮ノ門ニ孟卿有リ、孟卿ノ門ニ戴德・戴聖・慶普有リ、各〻禮ヲ以テ家ニ名ヅケタリ。二戴ハ戰國諸子等ノ禮ニ關シテ記述論議セルモノヨリ采擇シテ、戴德ハ禮記八十五篇ヲ、戴聖ハ禮記四十九篇ヲ編メリ。前者ハ所謂大戴禮記、後者ハ所謂小戴禮記ナリ。後世小戴禮記盛ニ行ハレテ禮記ノ名ヲ擅ニシ、大戴禮記遂ニ微ナリ。而シテ二戴ノ記荀子ニ取リシモノ甚ダ多シ。二戴ノ學專ラ荀卿ニ出デズト雖モ荀卿ニ負フトコロ大ニシテ、荀卿ノ學ト言フモ不可無キナリ。荀卿ハ戰國衰亂ノ世ニ於テ聖學ヲ講明シ、之ヲ後代ニ傳ヘタル功勞實ニ偉ナリト言ハザルベカラズ。辭シテ楊・墨ヲ闢キ、聖道ヲ衞リシ孟子ノ功勞ニ比シテ、決シテ遜ルトコロ無キナリ。東坡荀卿論ヲ作リ、荀卿・李斯ヲ假リテ王安石・呂惠卿ヲ譏リシニ、後人乃チ直ニ荀卿ヲ非ルト爲シテ、荀子ノ書ヲモ併セテ顧ミザリシハ思ハザルノ甚ダシキモノト言フベシ。

荀卿性惡說ヲ爲シテ孟子ニ反セリ。後人之ニ因リテ荀卿ヲ非ルモ、今公平ニ之ヲ論ズレバ、性惡ノ說決シテ荀卿ノ創見ニアラズ。古來性ニ關シテ二樣ノ說アリシナリ。例ヘバ、尙書召誥ノ節性ハ、是レ荀卿性惡說ノ本ヅクトコロニシテ、詩大雅卷阿ノ彌性等ハ、孟子性善說ノ本ヅクトコロナリ。孟子仁義禮智ヲ以テ性ト爲スモ、性欲ノ性タルコトモ亦之ヲ認メタリ。但君子不レ謂レ性ト言ヘルノミ。荀卿性欲ヲ以テ性ト爲スト雖モ、仁義

ノ如キハ荀卿ノ傳ニ出デシモノアルコト、前文略ボ之ヲ說ケリ。今再ビ之ヲ詳ニセンカ、漢ノ詩學ハ齊・魯・韓・毛ノ四家ニ分ク。魯詩ハ申公ニヨリテ名ヲ得、而シテ申公ノ師浮丘伯ハ荀卿ノ門ニ出デタリ。魯詩實ニ荀卿ノ學ナリ。韓詩ハ燕人韓嬰ニヨリテ名ヲ得、嬰ノ詩說今ニ存スルモノハ外傳ニ止ルヲ以テ、其全豹ヲ窺フヲ得ズト雖モ、外傳ニ荀子ヲ引クモノ十七條ノ多キニ及ブ。以テ韓詩ガ荀卿ニ負フトコロ多キヲ見ルベク、韓詩亦荀卿ノ流ヲ汲ムト云フヲ得ベシ。毛詩ハ故訓傳ノ著者大毛公ヲ荀卿ノ弟子ト爲ス說アルノミナラズ、毛傳ノ說荀子ト合スルモノ亦少カラズ。周南卷耳ノ毛傳ガ、荀子解蔽篇ノ說ヲ用ヒ、又毛鄭異說有リテ、古來議論多キ所ノ婚姻ノ正時ニ關スル毛傳ノ說ハ、全然荀子大略篇ノ說ニ從フ等、皆毛傳ノ荀卿ニ出ヅルヲ證スベキモノナリ。春秋ニ於テ穀梁・左氏二傳皆荀卿ノ傳フルトコロナリ。但二傳ニ於ケル荀卿ノ關係ハ、其學ヲ傳授セルコトヲ知ルニ止リ、自家ノ學說ヲ何程マデ之ニ加ヘタルカハ、今得テ詳ニスベカラズ。禮ハ荀卿ノ最モ力ヲ用ヒタルトコロニシテ、漢代禮學トノ關係ハ遠ク他學ノ上ニ出ヅ。抑、漢ノ禮學ハ、初メ徐生ト高堂生トノ二派有リ。徐生ハ禮容ヲ主トシ、經ヲ抱キテ禮ヲ說ケルニアラズ。高堂生ハ則チ今ノ儀禮ヲ傳ヘタル者ナリ。徐生ノ流ハ禮ノ實際ヲ主トシ、高堂生ノ流ハ禮經ヲ說ケリ。高堂生ノ門流明ナラズ。蕭奮以下傳授

ナラント言フモ、此レ新唐志ヲ辯護センガ爲メノ想像説ニシテ、未ダ信ズ可ラズ。倞ノ何人タルカハ遂ニ知ルニ由無キナリ。楊倞ノ後ニ荀子ニ注シタル人亦多カラズ。蓋シ宋以後ニ在リテ、性惡ノ説學者ノ嫌惡ヲ招キ、此書ヲ讀ムニ力メザリシヲ以テナリ。近時頗ル此書ヲ好ム者有リ。清ニハ盧文弨ノ校本荀子有リ、謝墉之ヲ刊ス。頗ル案語ヲ加フ。王念孫ハ盧ノ校本ニヨリテ更ニ案語ヲ加ヘタルモノアリ、讀書雜志ニ見ユ。又郝懿行ノ荀子補注・兪樾ノ荀子平議等有リ。本邦ニハ物徂徠ノ讀荀子・冢田虎ノ荀子斷・久保愛ノ荀子增注・猪飼彥博ノ荀子補遺等有リ。而シテ此レ等先哲ノ説ヲ集メテ大成セルモノヲ王先謙ノ荀子集解ト爲ス。今集解本ヲ取リ、增注及ビ補遺ヲ之ニ附ス。若シ年代ノ先後ヲ以テ論ゼバ、當ニ增注本ヲ主トスベシト雖モ、集解ノ采擇廣汎ナルニ從ヒテ之ヲ主ト爲セリ。集解ガ增注ト説ヲ同ジクスルモノ少カラズ、既ニ集解ノ説ヲ擧グレバ增注删ルモ妨ゲ無キニ似タレド、增注著者ノ苦心ト卓見トハ、後人ノ説之ト同ジキモノアルニヨリテ沒却スベキニアラズ、故ニ重複ヲ厭ハズシテ之ヲ存シ、以テ本邦學者ノ爲メニ氣ヲ吐カントス。但增注本鼇頭ニ異本ヲ校シ、文字ノ異同ヲ論ジタルモノハ、印刷ノ關係ニヨリ全部之ヲ删レリ。敢テ先哲ノ勞ヲ沒シタルノ罪ヲ謝ス。

荀卿戰國ニ生レテ秦初ニ死シ、其學漢學ニ影響セルモノ甚ダ大ナリ。詩・禮・春秋ノ三學

セ非ルハ本ヨリ怪ムニ足ラザルナリ。韓詩外傳ハ荀子ヲ引キテ故ラニ思・孟ヲ非ルノ一節ヲ略シタルノミ。豈ニ外傳ニヨリテ荀子ヲ疑フベケンヤ。荀子ノ書中後人ノ加筆ト認ムベキモノハ、前記二條ノ外ニ出デズ。其餘ハ皆荀卿ノ手ニ成リシモノナリ。

荀卿ハ禮・詩・書・春秋ニ精シカリシノミナラズ、又頗ル文學ニ長ジタリ。漢書藝文志賦家ノ部ニ孫卿賦十篇ヲ錄ス。隋書經籍志別集類ニ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ヲ錄シ、殘缺、梁二卷ト注セリ。新舊唐志共ニ趙荀況集二卷ヲ錄ス。宋以後ノ目錄ニハ復タ之ヲ載セズ。今書賦篇有リ、禮・知・雲・蠶・箴五篇ノ賦ト佹詩二篇トヲ錄シ、成相篇亦有韻ノ文ナリ。漢志等錄スル所ノ賦ハ、此レ等諸篇以外ノモノナリシヤ否、今得テ知ルベカラズト雖モ、韻文ニ於ケル荀卿ノ技倆ハ、此レ等諸篇ニヨリテ窺ヒ知ルベシ。

荀子ニ注シタルハ楊倞ヲ以テ最初トス。楊注ハ初メテ新唐志ニ錄セラレ、且汝士子。大理評事ノ七字ヲ注セリ。大理評事ノ四字ハ、今書ニ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ト有ルニヨリシ者ナルベシ、汝士子ノ三字ハ何ノ據ルトコロ有ルカヲ知ラズ。楊汝士ハ新舊唐書共ニ兄虞卿ノ傳ニ附見ス。本傳ニヨレバ子二人有リ、知溫・知至ト云フ。新唐書宰相世系表ニハ、知溫ノ弟知至ノ兄ニ知遠ト云フ者有リ。傳表何レカ正シキヲ知ラズト雖モ、汝士ノ子ニ名ヲ倞ト云フ者ヲ見ズ、紀昀ハ汝士ノ三子中ニ名ヲ倞ト改メタルモノアリシ

荀子二十卷ヲ擧ゲタリ。宋以後ノ目錄復タ十二卷本ヲ載セズ。楊倞ノ自序ニ分二舊十二卷。三十二篇一。爲二二十卷一。又改二孫卿新書一。爲二荀卿子一ト云ヘルヲ見テ、今本二十卷ハ楊倞ノ改メタル者ナル事ヲ知ルベシ。唐ニハ新舊二本並ビ存シタルモ、宋以後楊注行ハレテ舊本遂ニ亡ビタルヲ以テ、復タ十二卷本ヲ言ハザルナリ。古今卷數ノ異同ハ此レニテ明ナリ。篇數ニ至リテハ、楊倞ガ三十二篇ト云フハ、蓋シ劉向ノ書ハ目次別ニ一篇ヲ成シ、本書ト共ニ三十三篇ナリシニ、楊倞ハ目次ヲ數ヘザルヲ以テ一篇ノ差ヲ生ジタルナラン。楊倞ハ自序ニ舊本ノ篇第ヲ移易シ、類ヲ以テ相從ハシメタリト言ヒ、移易ヲ行ヘル場合ハ各、篇下ニ之ヲ注明セリ。以テ古今面目ノ異同ヲ知ルニ足ルベシ。堯問篇ノ末ニ、爲レ說者曰。孫卿不レ及二孔子一。是不レ然云云トテ、荀卿ヲ辨護スル一節有リ。明ニ門人ノ手ニ出デシモノナリ。又議兵篇ニ屢、孫卿又ハ孫卿子ト稱ス。此レ亦門人此書ヲ校定スルニ當リテ加筆追書セルモノナルベシ。王應麟困學紀聞ニ云フ、韓詩外傳ニ荀子非十二子篇ノ文ヲ引キテ、十子ノ名有ルノミ、子思・孟子ヲ非ルノ一節無シ。因リテ知ル荀子モト非十子ヲ以テ篇ニ名ヅケタルニ、韓非・李斯ノ流、子思・孟子ヲ非ルノ一節ヲ加ヘテ非十二子ト爲セルナラント。今案ズルニ、荀卿ハ孟子ノ性善說ニ對シテ性惡說ヲ立テ、性惡篇ニ於テ孟子ノ說ヲ擧ゲテ之ヲ破セリ。而シテ孟子ノ說ハ子思ニ出ヅ。荀卿ガ思・孟ヲ合

ハ即チ小毛公ニヨリテ名ヲ得タルモ、實ハ大毛公ノ學ナリ。經典釋文敍錄ニ毛詩ノ傳授ヲ敍シ、或説トシテ子夏ノ學五傳シテ荀卿ニ至リ、荀卿之ヲ魯人大毛公ニ傳フト云ヘリ。此レ蓋シ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ノ説ヲ取リシナリ。此レ大毛公ヲ荀卿ノ門人ト爲ス所以ナリ。申公ハ詩ニ於テハ荀卿ノ門人浮丘伯ノ學ヲ傳ヘタルモ、穀梁春秋ハ之ヲ荀卿ト浮丘伯トニ受ケタリ。蓋シ荀卿ニ學ビシ後、又浮丘伯ニ事ヘ、遂ニ悉ク其學ヲ傳ヘタルナリ。（楊士勛穀梁疏及ビ漢書儒林傳ヲ參取ス。）張蒼ハ漢初ノ丞相タリ。史記ニ傳有リ。左氏春秋ヲ爲ム。經典釋文敍錄ニヨレバ、其學之ヲ荀卿ニ得テ賈誼ニ傳フト云フ。其他漢初禮ヲ以テ名有リシ孟卿ハ蘭陵ノ人ニシテ、卿ヲ以テ字ト爲スニ徵スレバ、荀卿ノ學ヲ傳ヘタルモノナルベシト雖モ、系統今得テ知ルベカラズ。又韓詩ノ一派ヲ立テタル韓嬰ハ、其著韓詩外傳ニ多ク荀子ヲ引クニ徵シテ、亦荀卿ノ學ヲ傳ヘタル者ナルコトヲ知ルモ、其傳受ノ統ヲ詳ニスルコトヲ得ズ。

荀卿ノ書劉向校書敍錄ニ、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ト云ヒ、漢書藝文志ニ孫卿子三十三篇ト有リ。今書ハ三十二篇二十卷ニシテ、篇ニ於テ一ヲ減ジ、卷ニ於テ八ヲ增セリ。且題名モ荀子ト改メラレタリ。舊唐書經籍志ニハ孫卿子十二卷ヲ錄スルノミナルニ、新唐書藝文志ニハ別ニ楊倞注

起傳二其子期一・期傳二楚人鐸椒一・椒傳二趙人虞卿一。卿傳二同郡荀卿名況一トアリ。虞卿ノ事ハ史記ニ傳有リ、其他先秦ノ書ニ見ユルモノ少カラズ。楊士勛春秋穀梁傳正義ニ、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二經于子夏一。爲レ經作レ傳。授二孫卿一トアリ。穀梁子ノ名ハ異說多シ。公羊傳ガ公羊高ヨリ子孫數世ニ傳ヘタル例ニ徵スレバ、穀梁傳亦蓋シ一人ノ傳ニアラズ、俶ト赤トハ一人ニアラザルベシ。況ヤ經ヲ子夏ニ受ケ、荀卿ニ傳フト言フハ、時代ノ上ヨリシテ維持ス可ラザル說ナルヲヤ。穀梁子數世家學ヲ傳ヘ、遂ニ荀卿ニ傳リシナラン。其荀卿ニ傳ヘシ人ハ、穀梁赤カ穀梁俶カ、今得テ知ルベカラズ。其他荀卿ノ師承ハ今之ヲ詳ニスルヲ得ズ。荀卿ノ學、禮ニ精シクシテ詩書春秋ニ通ズ。蓋シ一師ノ傳ニアラザルベシ。

荀卿ノ門ニ學ビシ者蓋シ少カラザルベシ。今其姓名ノ考フベキモノハ、韓非・李斯・陳囂・浮丘伯・毛公・申公・張蒼七人有リ。韓非・李斯ガ荀卿ノ門ニ在リシ事ハ、史配荀卿本傳・韓非本傳及ビ李斯本傳ニ見エ、本書議兵篇ニ李斯ガ荀卿ニ秦ノ事ヲ問フノ一節有リ、鹽鐵論亦李斯ガ荀卿ノ門ニ出デシコトヲ言ヘリ。陳囂ノ名ハ議兵篇ニ見エ、楊倞以テ荀卿ノ弟子ト爲セリ。浮丘伯又包丘伯ニ作ル。前漢所謂魯詩ノ祖タル申培（申公ト稱ス。）ノ師ニシテ、鹽鐵論ニハ李斯ト倶ニ荀卿ニ事フト言ヘリ。毛公ハ大小二人アリ、大毛公名ハ亨、詩故訓傳ヲ作ル。小毛公名ハ萇、大毛公ノ詩傳ヲ以テ漢ノ河間獻王ノ博士タリ。所謂毛詩

家シテ郷人ヨリ多大ノ尊敬ヲ受ケ、蘭陵ノ人喜ビテ荀卿ニ倣ヒテ、卿ヲ以テ字ト爲スト劉向ノ言ヘルハ、獨リ荀卿ノ學德ノ感化ノミナラズ、其年齒ニ對スル尊敬ヲモ意味スル事ヲ想フベシ。要スルニ荀卿ノ生レシハ湣王ノ初年ニ在リテ、孟子ノ死ト殆ド相前後シタルベク、其死ハ秦始皇帝二十六七年ノ頃ニアリテ、年齒蓋シ九十餘ナラン。

荀卿ノ學、之ヲ何人ニ受ケタルカ、本書屢〻仲尼・子弓ヲ並稱ス。楊倞ハ子弓ヲ仲弓ナリト言ヒ、注中之ニ本ヅキテ、鄭玄六藝論ニ論語ノ撰者ヲ子夏・仲弓ト言ヘル仲弓ナリト爲セリ。經典釋文論語佚民ノ條ニ王弼ノ說ヲ引キテ、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二孔子一ト言ヘリ。朱張ハ論語微子篇ニ見エ、孔子ガ古ノ逸民トシテ稱シタル者ナリ、荀卿ノ師ト爲スベカラズ。仲弓亦時代ノ上ヨリ荀卿ノ師タルベキ者ニアラ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ニ、商瞿易ヲ孔子ニ受ケ、楚人馯臂子弘ニ傳フトアリ。經典釋文敍錄ニハ、商瞿ノ再傳弟子ニ馯臂子弓アリ、韓愈・張守節等ハ、此子弓ハ卽チ荀卿ノ師子弓ナリト爲セド、此レ亦信ズベカラズ。子弓ノ何人タルカハ竟ニ得テ定ムベカラズ。經典釋文敍錄ニ詩ノ傳授ヲ說キ、或說トシテ子夏傳二曾申一。申傳二魏人李克一。克傳二魯人孟仲子一。孟仲子傳二根牟子一。根牟子傳二趙人孫卿子一トアリ。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此說ニ同ジ。根牟子ノ事古書見ル所無シ。何人タルカヲ知ラズ。釋文又春秋左氏傳ノ傳授ヲ敍シテ、左邱明作レ傳。以授二曾申一。申傳二衞人吳起一。

ヒ秦軍ヲ破ル。楚ノ將軍景陽楚軍ヲ率キタリ。臨武君ハ蓋シ此人ナルベシ。韓詩外傳・戰國策・劉向敍錄等ニ曰ク、荀卿楚ニ在リ、人或ハ之ヲ春申君ニ讒ス。春申君荀卿ヲ謝ス、荀卿趙ニ歸ル。後又客有リ、春申君ニ荀卿ヲ斥クルノ非ヲ說ク。春申君人ヲ遣リテ之ヲ召還ス、荀卿應ゼズ、書ヲ贈リテ辭ス。春申君固ク請フ、荀卿乃チ楚ニ還リ、復タ蘭陵ニ令タリト。韓詩外傳等荀卿ノ春申君ニ送リシ書ヲ載ス。其言一モ去就ニ及バズ、徒ニ故事ヲ引キテ楚ノ先君ヲ誹ル。且韓非子姦劫弑臣篇ト荀子賦篇トヲ取リテ綴輯セル跡、歷歷見ルベクシテ甚ダ疑フベシ。蓋シ後人ノ綴輯ニ出ヅ。春申君ノ擧動亦兒戲ニ類シテ信ズベカラズ。故ニ予ハ荀卿ト春申君ノ關係ハ、春申君ノ死ニ至ル迄未ダ嘗テ中斷セズ、荀卿楚ニ入リシ後、未ダ嘗テ此レヲ去ラズト爲ス。考烈王位ニ在ル事二十五年ニシテ死シ、春申君亦李園ニ殺サル。荀卿因リテ職ヲ失ヒ、蘭陵ニ家居ス。堯問篇ニ荀卿下遇暴秦トアリ、始皇帝一統ノ業ヲ見ルニ及ビタルガ如シ。桓寬鹽鐵論毀學篇ニ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ト云ヘリ。堯問篇ト相發明スルニ足ル。始皇帝ノ天下ヲ一統シテ皇帝ト稱シタルハ、春申君ノ死後十七年ニシテ、齊湣王ガ燕ニ破ラレテ死シタル年ヨリ、正ニ六十三年ニ當ル荀子年五十ニシテ襄王卽位ノ二十年前後ニ齊ニ來ルト爲セバ、其死セル時、蓋シ百歲ニ近カルベシ。蘭陵ニ

見タリ。宣・湣・襄三世列大夫ヲ置キタルガ、稷下ノ盛ハ宣・襄二王ノ時ヲ推ス。（劉向敍錄ニ威王亦列大夫ヲ置ケリト言ヘルハ誤ナリ。）荀子ノ來游セルハ何レノ時ニ在リシカ、古人四十ヲ强仕ノ年ト爲シ、五十ヲ大夫ト爲リテ官政ニ服スルノ年ト爲ス。未ダ五十游學ノ例有ルコトヲ聞カズ、司馬遷・劉向ノ言疑フベシ。然レドモ十五ノ少年遠ク他鄕ニ游學スルコト、亦古ニ聞カザル所ナレバ、風俗通ノ說亦信ジ難シ。蓋シ史記・劉向敍錄ノ五十游學ハ、五十ノ時來リテ稷下ニ游ブト言フニ過ギザルベシ。其死ヨリ溯リテ推算セバ、宋濂ガ襄王ノ時ニ在リト爲ス說最モ信ズベキヲ見ル。襄王ノ時田駢等皆已ニ死シ、荀卿最モ老師トシテ尊敬セラレタリ。襄王廿七八年、荀卿齊ヲ去リテ秦ニ入ル。時ニ昭王秦ニ君トシ、應侯之ガ相タリ。儒效篇ニ昭王トノ問答アリ、彊國篇ニ應侯トノ問答アリ、皆此時ノ事ニ屬ス。尋デ又齊ニ歸ル。始メテ齊ニ來ル後列大夫タリ、秦ヨリ歸リテ再ビ列大夫ノ位ニ居ル。史記・劉向敍錄ニ「三爲祭酒」ト言ヘド、三ノ字必ズシモ實數ヲ以テ言フニアラズ。後齊人荀卿ヲ王ニ構フ。乃チ去リテ趙ニ行キ、遂ニ楚ニ行ケリ。蓋シ齊王建九年、楚考烈王七年ノ頃ナルベシ。時ニ春申君楚ノ相タリ。荀卿ヲ用ヒテ其封邑蘭陵ノ令ト爲ス。趙ニ行キシ日、臨武君ト兵ヲ孝成王ノ前ニ論ズ、議兵篇ノ文是ナリ。劉向ハ臨武君ヲ孫臏ト爲セドモ、時代符合セズ。史記等ニ據レバ、孝成王九年卽チ考烈王六年、楚魏兵ヲ合シテ趙ヲ救

荀子齊ヲ去リテ楚ニ往キ、楚相春申君以テ蘭陵令ト爲ス。春申君死シテ荀卿廢セラレ、遂ニ蘭陵ニ家シテ終レリ。此レ荀子年代ノ首尾ヲ見ルベキ主要ノ記載ナリ。今案ズルニ、春申君ノ死ハ齊宣王ノ死ヲ去ルコト八十七年ナリ。若シ荀子年五十、宣王ノ時齊ニ來レリト爲セ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此說ヲ爲ス。）荀子死セル時少クモ百四十歲ヲ下ラザルベシ、是ノ若キハ信ズベカラズ。風俗通窮通篇ニハ劉向敍錄ノ文ヲ采リテ、獨リ年五十ヲ年十五ニ作レリ。其說ニ從ヘバ、荀子ノ年齒ハ信ジ得ベキ範圍ノモノト爲ルベシ。而シテ宋濂ノ荀子辨ハ、荀子齊襄王ノ時來リテ游學スト言ヒ、汪中ハ、湣王ノ末年齊ニ來ルト爲ス。皆荀子ノ年齡ヲ百歲以內トシ、春申君ノ死ヨリ溯リテ、齊ニ游學セル時代ヲ推定セルモノナリ。史ヲ案ズルニ、齊ガ稷下ニ士ヲ聚メタルコトハ宣王之ヲ創シ、湣王・襄王ノ世亦其事アリシモ、湣王（宣王ノ子。）ノ時燕ニ事アリ、尋イデ燕秦楚三晉力ヲ合セテ齊ヲ攻メ、齊殆ド滅ビントセリ。故ニ稷下ノ盛復タ宣王ノ時ニ如カズ。襄王ノ時、稷下ノ士再ビ盛ナリキ。稷下ハ齊ノ城門ニ近キ地ニシテ、宣王此處ニ列第ヲ築キ、天下ノ名士ヲ聘シ、騶衍・淳于髡・田駢・愼到等七十六人ヲ此ノ處ニ居ラシメ、與フルニ大夫ノ祿ヲ以テシ、而カモ政治ニ與ラズシテ優游談論セシム。從ヒテ游ブ者甚ダ多ク、稷下ノ盛一時ニ冠タリ。孟子亦此時ヲ以テ齊ニ來レリ。襄王被殘ノ後ヲ承ケテ復タ賢士ヲ招キ、再ビ稷下ノ盛ヲ

荀子解題

荀子名ハ況、戰國趙ノ人ナリ。其事蹟ハ本書以外ニハ史記孟軻荀卿列傳・劉向校書敍錄・應劭風俗通窮通篇等ニ見エ、近人ノ著作ニテハ、汪中述學荀卿子通論最モ詳ナリ。漢人ハ之ヲ孫況又ハ孫卿ト言ヒ、本書彊國篇及ビ堯問篇ニ孫卿又孫卿子トアリ。蓋シ劉向校定ノ舊ニ據ルナリ。司馬貞・顏師古ハ、漢宣帝名ハ詢、漢人之ヲ避ケテ孫ト改メタリト言フモ、荀ノ詢ニ於ケルハ所謂嫌名ニシテ、漢人ハ嫌名ヲ避ケズ。且左傳等ニ晉ノ大夫荀氏ノ名多ク見エ、一モ孫ニ作ルモノ無シ、何ゾ獨リ荀卿ニ於テ之ヲ改メン。荀孫二字音近キニヨリテ轉ズト言フモノ、眞ヲ得タルニ近カラン。其卿ト稱スルハ、晩年時人其齒德ヲ尊ビ、其嘗テ齊ニ在リテ列大夫タリシ故ヲ以テ、位ヲ以テ稱セルナリ。

荀子ノ年代ニ關シテハ、史記本傳ニ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云云。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トアリ。劉向校書敍錄ニハ、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多。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云云。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云云トアリ。此レ荀子ノ齊ニ於ケル事蹟ナリ。史記本傳・劉向敍錄等ニヨレバ、後年

ニ集解本ニ從ヒテ段落ヲ分ケ、復タ增注本ノ分段ヲ注明セズ、而シテ毎段必ズ首ニ圜ヲ置キテ之ヲ示セリ。

一、注文ノ次第ハ、首ニ楊倞本注ヲ置キ、次ニ黑地ニ白字モテ集ト示シタルモノハ集解ニシテ、次ニ同ジク增ト示シタルハ增注、終リニ同ジク補ト示シタルハ、補遺ノ説ナリ。集解原本往往細字雙行ノ注有リ、今其體裁ニ從フニ便ナラザルヲ以テ、凡テ單行ニ改メ、括孤ヲ施シテ之ヲ區別セリ。

一、訓點送假名ハ、必ズシモ集解又ハ增注ノ説ニ從ハズ、間〻己ノ意ヲ以テ句讀セルトコロアリ。

一、本書ノ校訂頭注ハ太半、文學士北村澤吉君ノ熱心細密ナル助力ニ負フ。此ニ感謝ノ意ヲ表ス。

大正二年三月春季皇靈祭ノ日讀經樓ニ於テ

隨軒　服部宇之吉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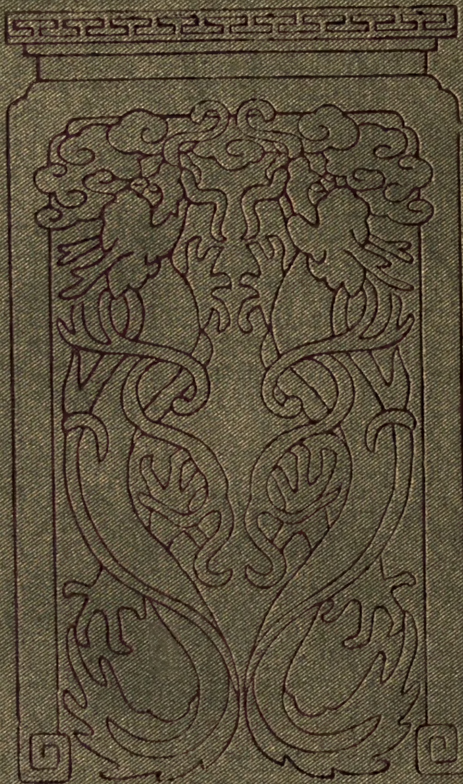
荀子例言

一、集解增注二本同ジク盧文弨ノ校、謝墉ノ刻ニ係ル本ヲ主トスト雖モ、集解本ハ宋本ニヨリテ改メタルトコロアリ。又元刻本ニ互注・重意・重言アリテ、明ノ世德堂本ハ之ヲ删リ去リシガ、集解本ハ明本ニ從ヒ、增注本ハ元刻ニ從フ等ノ異同有リ、取舍往往軌ヲ一ニセズ、是レ正文及ビ注文往往文字ノ異同出入アル所以ナリ。今集解本ヲ本ト爲スト雖モ、增注本トノ異同出入ハ兩存ヲ期セリ。故ニ文字ニ異同アル場合ハ、集解本ニ從ヒテ之ヲ錄シ、增注本ノ文字ハ別ニ鼇頭ニ之ヲ標出ス。二本文字ニ出入有ル場合ハ二者並ビ擧ゲ、其文字ヲ細キ線ニテ圍ミテ之ヲ標識シ、且鼇頭ニ增注本ノ出入ヲ注明セリ。但注文ニヨリテ異同出入ヲ知リ得ベキ場合、若シクハ二本古今字ノ異ニ止マルモノハ、必ズシモ之ヲ標出注明セズ。

一、一篇中段落ヲ分ツモノ、集解增注二本必ズシモ一致セズ。今一

荀子集解

漢文大系



東京 富山房藏版